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03/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

ISBN 7 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二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玄晏齋困思抄三卷玄晏齋詩三卷

〔明〕孫慎行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四書湖南講九卷

〔明〕葛寅亮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〇七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一）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四五

玄晏齋困思抄三卷玄晏齋
詩三卷

〔明〕孫慎行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晏齋困
思抄三卷》提要

讀困思抄集題

學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
之道不可見而見之於書
其言雖千條萬端而其大
要不外于人倫物理必倫
理明而後成世界天地得
以位日月得以明苟無倫
理則舉世皆昏冥之即
心身性命安置何處堯舜
開道學之傳便以明倫爲
第一義大學明德親民歸
于止至善又恐人不知至

困思抄集

題

一

善爲何物故引文王之敬
止只在君臣父子國人以
示的而且謂不知此者卽
不如邦畿之民與綿蠻之
鳥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後
世執儒妄以知止爲聖學

之秘傳務深求其說而於
聖人之所自訓自解反棄
而不顧又日紛々然爲致
知格物之辨夫人倫物理
之不知卽是物之不格何
以能誠正何以能脩齊治

乎如是而欲言致知知止
豈不悖哉余昨歲南歸遇
孫淇澳宗伯于途偶爲談
此宗伯出其困思抄相示
開卷言知止卽與余合余
喜而盡讀之其所講解

明皆從實證實脩體貼拈
出而又無一字一語不根
于倫物至其精警痛切處
足以醒人耳目沁人心骨
則又多余所不能殫者是
大有功于聖學而今日天

壤間不可無之議論也往
余在成均與宗伯有一日
之雅比濫政地而宗伯家
居時以書相規切語多侃
侃其後宗伯入都稍知余
之苦每晤輒言天下國家

困思抄集

題

四

大計無一語及私其裋躬
刻勵當官盡節皆余所不
及嘗力請

分封事曰此事不了某與師
皆當拚一死余曰何至是
去可矣宗伯曰去何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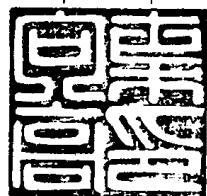
塞責蓋其凡事認真不顧
利害皆如此其於知止之
學必真有得者余故書此
于簡端以見宗伯學問之
大意焉

福唐友人葉向高書

困思抄集

題

五



玄晏齋困思抄叙言

今

聖明道教翔洽學士大夫率
都雅而譚名理顧天下國
家之事一屬於躬或素心
為變而末路多挫何也則

玄晏齋困思抄

序

一

豈非不根極於性體第倚
辨於材氣其中有所不足
者乎先生文章道德歸然
望於寓內體與用合宰不
敏惡聞一班唯是受事庀
職之餘獲聆先生提誨有

日因請所為困思抄者讀

而卒業津津數千萬言靡
不根厥夙脩抒自靈詮證
獨見於百家匪求為異剖
未發於千古不害其同其
大旨要在闡明孔孟性善

玄晏齋困思抄

序

二

之說使人自見本來面目
其上焉者有以知堯舜之
可為而下焉者亦不忍為
暴棄之習抽關啓蔀直可
與太極圖西銘諸書俟諸
百世蓋知性無過先生矣

夫知性者無足也而無不足也無足則撐柱乾坤任天下於吾身而冲然若見其不足無不足則一切禍福利害寘吾身於天下而怡然又自見其至足信理

臺齊園思抄

序

三

而行豈顧問哉是故可以不緇纖介可以譬立千仞可以百責擔當矢諸衾影夢寐可以一片血誠對諸天地鬼神可以昌言悟立而不尸其功可以一辭去

國而不有其名疇謂先生而以材氣用事也者蒸民之頌山甫也盛稱其夙夜補袞之功以為天生保茲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夫以德

臺齊園思抄

序

四

性為職業斯真職業古大臣作用固如此矣今其在先生矣

歲甲寅仲秋既望禮部祠祭司郎中林宰等謹序

玄晏齋困思抄三卷目錄

第一卷庚戌

知止解	自謙說
性命說	昭昭
關雎	反古之道
學文辨	仁說
不念舊惡	不思勉說
慎思解	莫知我章
篤行說	小人之中庸
有子	慎獨
尚論說	助長說
本末辨	貴道
致身解	生說
性善圖說	氣質辨
告子	自反
義外	勿正說
內交	舍已
致中和	時習

第二卷辛亥

執中	言志
天命說 <small>二段</small>	周南召南 <small>九段</small>
不及	求志
辭達	毀譽
無物辨	耳順
偶言	正命
兩端	格物辨
知味解	素位說
盡心辨	稱惡辨
不與退	義利
四端	欲惡
浮雲	知命解
時中	鄉原
先覺	大學義
鬼神	
第三卷壬子癸丑甲寅	
忠恕	成章

爲仁由己	弗如
克復	知之次說
深造以道	山梁雌雉
成己	致曲
性教圖	問孝
春秋	闢楊墨
命過	掘井
與知	不謀其政
中立不倚	絜矩
朝聞	知生
小人無忌憚	干祿
未發解	浮海
性說	氣說
知道	取與
知天命	順天
似忠信似蕪潔辨	聖人辨
懺心	困思抄
目錄終	

玄晏齋困思抄第一卷 庚戌

晉陵孫慎行著

知止解

知止二字不明非徒錯看一部大學竟錯過一生學問止卽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以此明德德始明以此克民民始親豈難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故特稱止知得至善真然後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相因而至故曰於止知其所止知止最吃緊今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卽不可謂知止卽一出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得與中庸得一善同是知邊事到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兼全方是實止方究竟一得字經文有三知知先後知本俱已明列只知止引證文王在後人却忽而他求纔說箇止輒想到奧妙去說箇定靜安慮又想做脫空守寂類諸子百家之說去何不試思之人豈能勝是文王文王所稱緝熙敬止也只這仁孝敬信慈在在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曰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若此處不知卽不知格致誠正
脩竟爲何齊治平又却何來從此一動步便不是路
頭更何暇論大道蓋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
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卽
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
嗚呼何不于知止急求之文王之止未及夫婦故後
足之以桃夭未及兄弟故後足之以蓼蕭朱子所謂
推類以盡其餘者也非是倫外尚別有道別有學孟
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弗受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子夏曰賢賢易色事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見砥行脩名凡屬意見
用者縱做到讓國事業聖賢視之只是舍簞食豆羹
唯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以爲實學所以爲大人
中庸明善只明此至善也知仁勇達德全在行五達
道諸章至聖至誠至道至德便明挑出至字誠身便
是寔止

自謙說

自謙只合從謙字今人鮮自欺也夫豈只說不能實
好善惡惡夫不能直自怠耳不可謂欺須是未能而
飾爲已能方謂自欺然則已能而常若未能得不謂
之自謙乎好色之好惡臭之惡人情終無滿足時也
脩身者好惡如此非自謙而何若小人爲不善見君
子方厭然真是自欺且又捨不善著善如何可謂之
自謙也謙字寂是學人向進銛鋒從此便切磋琢磨
愈覺有不能已之勢不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親
賢樂利沒世不忘不肯歇脚然非實有一副爲已心
焉焉能謙謙深造不已故君子慎獨獨非獨處也對
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
見吾所以行此真獨也中庸曰內省不疚無惡于志
是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
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歛盡一世心思不至
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故曰誠於中形於
外又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獨真立竿見
影空谷聞聲所爲對天地而通民物者唯些須一肱
豈易承當小人自欺故只爲人君子自謙故常慎獨

王文成說謙字義亦如是

性命說

性命只是一箇孟子分作兩邊說正要破人兩邊見說性處便有命何得謂性說命便有性何得謂命君子不謂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君子不謂命故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昭昭

曩有友疑中庸甚謹嚴今夫天一條文稍衍余心知其說非也然無以對歸而積思久之是中庸直指性體而天所以開人與入所以合天者盡在是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湊泊直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真有積累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故能常繫常覆而不測之用神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又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正此物也故地與山川俱詳列並言正欲人博觀俯察而悟昭昭之覆果無窮也然地山

川則曰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有形可見故有一可指而天直曰斯昭昭雖有愚人當下可見雖有智者無從名說君子請以是試思之

闕雅

哀樂皆根乎性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實于是在始吾誦闕雅之樂不滯哀不傷以爲聖人之有至德而已而曾不知反之性也已而知聖人之盡性而滯傷哀樂之際茫不知辨也及吾忽有省焉而後知其辨也吾蓋身試之哀而然始吾哭吾父也數千里奔歸見星起者百餘日忽聞人言若不聞者即平常語忽不辨明年坐寺中連雨無事一晝覺心有懸絲視蛛絲更細長不能分一番直下心爲之醒自後期年喪事吾尚能執勞夫兄於父豈不相懸絕哉然吾哭仲兄半月餘當午恆營惓惓力遣未止然猶一月哭也及聞伯兄喪哭仆地再哭不能聲兩足軟不步者年餘夫吾誠不能致哀吾父然以兩兄之情論又不啻減半矣而億乃倍說者以爲年漸加長且重喪之後其摧必甚是固然然而未悉也吾念方哭父時第

知父可痛悼而已心一往而計無還以陽明勝者也
及其哭兩兄也陰氣之乘多矣思兩兄氣稟皆兼人
又伯兄五十仲兄更少五喪直在百餘日內人生呼
吸竟不可保不覺內顧而傷故每一哭泣輒若骨節
解碎及居閒時思對人時言仰天時歎銷靡愈裂至
今數年猶然豈必盡以兄故乃思吾之哭兩兄果誠
哀也當何遽至極億孺子終日啼號無損天和中年
傷感困頓不支人生往往如是乃知哀與傷辨夫
哀性也而傷特情之私也性愈用而日新情一沉而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六

反古

今天下同軌同文同倫夫子曰吾從周其心不過自
同凡民之所爲而已夫以夫子至聖豈不深于古之
道而其心祇欲自同凡民之所爲彼反古者其品不
過賢智之人而其心遂有不可一世馳騁千古之意
其淺中狹量何如故曰言足以興議禮制度考文之
謂也默足以容吾從周之謂也然則信而好古與好
古敏求者又謂何曰好古非用古也唯用今之道方
不失古之意且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子
不祖述堯舜乎而其所憲章唯文武夫唯有堯舜之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七

學文辨

人之所以爲人實行而已若不孝弟不謹信不親愛
何暇言學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儘他全力欲都
用在行上文卽古人道術教人行者也但說弟子之
行尚敦朴一邊源頭多有未洞徹處條理多有未停

當處須學文方日長益文者道之燦然可見者也學
文蓋將入道也故弟子以學文爲行之終君子直以
博文爲約之始孝弟直到禮節文樂舞蹈謹信直到
庸德庸言慥慥汎愛親仁直到曲成道濟方稱博文
約禮然從博而約卽文爲禮總只是因文見道縱造
詣到極全其聰明未免以偏至入故但可曰弗畔若
顏子博約並入無先後可言且曰博我約我則又躍
然得所以爲我而文與禮特其名目得我則無在不
是文禮無時不是文禮而道益無容言說是顏子卓
爾未由所以爲深見道處至如弟子記四教曰文而
不言博又曰行曰忠曰信而不言禮檢三字方合得
一禮字足知見道與成德不同在顏子方能深見乎
道在諸弟子不過各成其德耳夫文無窮盡隨人所
見若論文之極卽文思文明夫子文章文不在茲檢
不這是與約禮豈真兩截有先有後但後人學道不
得不從文入耳凡學人俱得稱弟子非年少之謂也
若世之文意見技能支離多術豈古人所謂文乎禮
云甘受和白受采聖門文學唯游夏而子夏以賢賢

忠孝爲學子游謂洒掃應對逐夫忘本足知古人所
重在此不在彼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仁說

夫子稱復禮爲仁孟子又以仁禮存心分言心只是
一仁禮是兩項名卽禮智信亦然如云禮者義之實
也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何可截然爲五辟
如五行五音迭相爲宮又辟諸五色迭相爲質若不
是一如何迭相爲得今人見聖門多言仁易言元善
輒以爲仁無不該而他心然此可謂不知必者夫
水一而已矣及雜技之辛甘酸苦卽味隨變謂味非
水不可謂舉一味而以爲水性不可夫性猶是也後
人至有以孔門重仁者孟子重義者有謂後儒重禮
者講良知重智者又以爲土于五行無不在重信者
此無異執一味而以爲水性專在是也如孟子明說
於其良心蓋指仁義也至後輩以本心指義復以人
心指仁人路指義又復以人之安宅指仁無穿窬之
心指義言之卽異會之卽一

不念舊惡

不念舊惡昔人以爲清者之量予直以爲仁者之心夫所以惡人者爲其惡也若已改尚念是獨何心夫唯不念而後與人善之途寬故曰仁也且彼所爲念舊者非真惡惡也人唯與已關也卽非有甚惡輒仇讎疾之若與已不關縱大惡搖手不問已耳不然嘻咲當之已耳中藏鄉愿之操而外不敢爲夷齊之行其心曾何見惡之可惡哉而況于舊者又奚嗟嗟爲夫夷齊惟不忍人惡故不樂念人舊惡彼嗟嗟然洗索之苛切者真汎汎然疾病之無與者也予故曰夷齊仁也往邳中有友聞予言而正之者曰夫子不厭不倦仁也而夷齊非也予因舉孟子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以對友無以難予遂言曰夫夷齊不立不言之心正夫子不厭不倦之心也人情多有好勸之不從痛絕之乃始改心易行者夫夷齊之惡蓋亦出於無可奈何也至不念而本懷盡見故孟子謂百世之下聞風者興於此見仁體之流注焉予因是歎今世不獲善人之用士人不獲自新之利俱念舊之爲患也非必惡也卽一青輶車亦爲無已蓋人才

之壞多矣讀韓子原毀一篇可爲明鑒

不思勉說

世間人不誠只爲有思有勉吾人立下要見得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實理真切明白是爲擇善擇久分明將從前思勉心一切放下日用云爲純是性真運用是爲固執然則聖人中道何獨言從容曰從容者正不思不勉之謂也或疑聖人無擇執曰伏羲畫卦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可不謂博學乎舜好問好察可不謂審問乎周公夜以繼日可不謂慎思乎堯舜惟精惟一可不謂明辨乎非知之艱行之唯艱可不謂篤行乎夫擇執非思勉之謂也然又有或勉強而行之者何也夫勉强直謂力當勉用而非謂道可勉中也且愚到必明柔到必強道亦何嘗不從容中今不知不思不勉之實理而徒執有思有勉之虛見以求誠身且謂唯聖不思勉人自當思勉豈天道有兩耶抑人道亦有兩耶寧有思勉俳佻便可稱誠之者耶或謂思勉何可不用余曰窮天地亘古今唯此一點不容思勉處默相感動如何却要思勉古來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儘有殺身同而精神光彩與不光彩風聲
磨滅與不磨滅只一獨知獨覺之中從容與勉強者
微不同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種種工夫正
爲思勉猝難去耳曰若是則世人俱不合思勉耶余
曰卽世人亦何處用得思勉譬如見入井惻隱豈嘗
思入井之可哀而後勉爲惻隱否孩提愛敬豈嘗思
父兄之爲親而後勉爲愛敬否夫四海之當保獨何
異于孺子天下之可達豈獨遜于孩提嗚呼此可與
知性者道也

孟子齊國思抄

一卷

十二

莫知我章

會中舉莫知我章問予首以不怨不尤對予曰此是
吾人一生貼實脩請處人情怨尤只爲遭際不好若
論孔子五倫上竟無一毫扯平得少孤子死絕糧畏
途西栖君臣不合以孔子道德便是與堯舜中天並
駕尚未足而遭際如此常人有一不如意便覺拂逆
莫遭際比古人該好多少然怨天尤人之意尚時時
橫于胸臆不是猛斷怨尤如何略有進步又問如是

足盡學否曰未盡也然實學問却是不怨尤中來且
莫說聖學比如常情失了父母纔覺孝心親切無了
兄弟愈覺悌意真懇夫喪妻後恨不極做賢夫父哭
子時恨不倍做慈父蓋遭一番摧折自然平却一番
心地平却一番心地自然抖出一番精神寧暇曉曉
說浪頭話作湯天事卽欲不小心下學亦是不能不
然何故孔子首說不怨尤又問上達如何曰未嘗下
學何知上達如中庸說經綸立本推到知天地之化
育又推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吾儕觀之未有實
印證于今只宜先絕怨尤根欲絕怨尤亦未易能須
自忖平生德業若何享用若何只有微幸過分決無
枉屈受虧如此自應勉勉孜孜日用人倫內著實不
令分毫放過便不知不愠不亦君子遷世不悔唯聖
能之恐上達當亦不遠夫孔子原自謂人莫知吾儕
更復何言但深感怨尤易動覺於此撤得方有學路
不然慕外希高談玄說妙自以爲大學問總不過是
怨尤種子正吾儕所宜深戒

慎思解

孟子齊國思抄

一卷

十三

夫天地萬物何以位育三千三百何以經曲豈是人
揣度可容商量可盡唯有慎思一法能使心神照聚
性體時彰艱難處一切貫穿鋪張處一齊收束孟子
謂思則得之不啻誠之不思也此說誠者不思而得
不妨人之致思也余嘗積以思驗若思嗜慾未思而
中若燔矣思詞章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
此心肅然不搖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
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
且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
玄晏齋困思錄 一卷 十四

篤行說

今以學問思辨爲擇善以篤行爲固執夫學之弗能
弗措則學非專知也然則篤行可爲擇善乎曰可夫
專字研窮多未親切一經踐履中始豁然學人得力
往往如是以此知篤行果爲擇善也如人登高山方
知山中光景涉長路方知路上風物篤行卽精力所

聚見地愈開視簡冊遺言師友論辨胷中摸索所得
孰淺孰深孰虛孰實真有不可同年語者以此知擇
善必篤行始了也然則固執何居曰學問思辨行所
以擇卽執所以固也 固者四塞之義 然則又何言誠
身曰擇善是求明固執方是實明如舜好問察執中
用中顏子擇中庸得一善服膺勿失真明善也至其
斯爲舜見舜分量與回之爲人出回面目是謂之誠
身如是益知明善卽誠明之明亦大學明明德之明
不是單知不得以致知爲虛力行爲實致生人兩種
玄晏齋困思錄 一卷 十五

岐見

小人之中庸

小人中庸最難分疏然看古來所稱胡廣中庸則畢
竟近乎人情者是然人情天理原無兩項唯循天理
卽人情自安所以謂君子中庸若徇人情未免扳附
天理所以爲小人反中庸人情所最欲者利故聖賢
常以天理隄防之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至衣
食安飽屢空貨殖之際辨析極明而許衡乃曰學者
以治生爲急夫治生與學道何關而顧以之爲急聽

其言若民情日用之所宜而究其用卽壞方寸之極
敗名檢之尤不過此一念爲蘊釀然而公然書之冊
以告後人可謂無忌者也蓋至今祖之以口實竊之
以行私者中人以上往往不免故董子曰皇皇求仁
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皇皇求財利常恐
匱乏者庶人意也嗚呼此董子所以爲醇儒也由此
以推則凡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謂君不能託之將順
細人姑息婦子嘻嘻似乎皆人情日用之所宜而其
終不至大敗極弊不止此真後世之中庸所謂小人
而無忌憚者

古史考因思錄

一卷

十六

昔公儀休爲相見妻織布怒而出其妻之令見如
葵極而拔其葵人問之則曰吾已爲相又奪園夫
織女利乎夫爲相而家尚織布若葵今人看之尚
不失爲賢者事然而公儀子深不欲而董子且首
述之以明士大夫義利之大
坊此上吾人一則酌時中處

有子

予嘗聞之人云有子得聖人之內子貢得聖人之外
爲仁務本用禮貴和其於道直探蘊與故曰內謂博
施爲仁謂不言何述宗廟百官之見日月天階之仰
其視聖道直瀾湯布濩故曰外說者曰有子言語氣

象似聖人外也若子貢一貫之授性與天道之聞果
專外乎曰性道文章金言猶二之也唯聞文章而後
知性道不可聞終以文章入者也一貫之授恍惚疑
信間多學而識之心未忘也曾子直以江漢秋陽皜
皜折有子意亦有子所少耳故孟子謂二子知聖而
其言一曰見禮聞樂外可名象一曰出類拔萃虛處
形容豈非證歟夫聖人之道苟窺其一曲皆足成身
况如二子之得其大雖然據二子之得固不失聖人
之體段卽合二子之得終未足契聖人之精神何則
一有所見卽見自爲畛域隨所得力而入卽終身究
竟不能自開此聖人所爲大而化之聖不可知者也
若諸子則韓子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近者雖然不
偏得不入道夫時習之後輒以孝弟之言先非無意
也吾從其內

慎獨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所爲爲天地立命者唯此一點
兢兢業業不容已之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如
此則順不如此則逆正末章所謂其唯人所不見

古史考因思錄

一卷

十七

此性體也故無忌憚非小人之性也若性則豈君子
有一性小人又別有一性且見君子而默然此心更
何從來今人徒說戒慎恐懼是工夫不知即此便是
真性却丟却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至謂所不
覩所不聞是天命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身
終粘連不上一生操脩徒屬人爲又如何有至于命
時禮云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以此印
證不覩不聞最親切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十八

吾聞云戒懼乎其所不睹即庸德之行即不動而敬
恐懼乎其所不聞即庸言之謹即不言而信明此之
爲明善誠此之爲誠身

象山詩壇墓與袁宗廟飲斯人千古不磨心論漢
滴自涓流水奉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
只今朱子云只疑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之性也即
是戒懼恐懼君子戒懼恐懼便爲存非是別有他
物而將此存之也

尚論說

誦詩讀書知人即鄉國士皆當爲之何至天下士方

尚論要見論古與學古不同學古是壹意以古人爲
師論古方與古人爲友論者品第高下必我造詣意
見與他差不多方可論如一鄉善士當不敢論國士
一國善士當不敢論天下士即論來也無有當况古
今善士豈可輕論知人亦不止知彼一人之人直須
知從古以來之人故當論世孟子曰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如一鄉一國止可謂
之地必盡天下看方可謂之一世然則盡今天下
看亦不過謂之世如子貢說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九

王莫之能違便是貢的知人論世孟子說由堯舜
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五百餘
歲中間見知聞知之人一一指數過方是孟子的知
人論世

助長說

天之生人也有一人即有一人之精神力量可以集
義可以生浩然之氣若助長者蓋一誤用焉而後無
復之者也夫忘比于不耘苗苗不長其生意在也忘
者氣不即生其精神力量在也使其一旦用之未必

不可有功若助長者直舉精神力量盡用之粉飾張皇以求可悅而不知一念妄求集義根原已先斬矣夫天下之人欲入道者苟覺其非未有不可圖其是也獨助長乎終無可改圖之日如管子盡掃三代之遺風以求伯齊政教法今一新齊則既伯矣而天下不復爲王矣安石盡掃真仁之培養以求強宋紛紛興作征伐四出宋則似強矣而天下瀕于亡矣使以兩人才力能無欲遠見小而循循爲必世之功則周室未必不復王宋室未必不長治也唯其有速伯速強之心以幾傲幸是故一伯強而不旋踵敝也吾儒學術何莫不然彼夫色取行違卽邦家聞矣而以之于達必不得矣爾然媚世卽衆皆悅矣而以之于中行亦必不得矣世豈有無長之實可得長之形貪僞長之利尚能成真長之益者夫日運而不息者心也一往而不返者氣也求之心慊縱不浩然于旦夕不姑待浩然于積久求之助氣則未得其似浩然忽喪其真浩然此真樞苗而不悔而尚自謂有功者也傳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言雖淺可以喻氣

本末辨

凡一物定有箇本末如一林樹並無截去枝葉而猶成爲樹之理故曰物有本末只是種樹必須從根頭培植起故要知本古人明明德于天下便是脩身爲本若務明德不務親民便是獨了學問何言明明德于天下夫世無舍己而獨爲人舍人而獨成己者然則所謂末者何指如知本章使無訟是本聽訟是末治國章德是本財是末夫治天下者豈有舍聽訟理財而猶成爲天下之理然但于聽訟理財上著力而不知慎德以爲聽訟理財之本便是逐末中庸云立天下之大本又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孟子云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要見得身不脩則其病不獨在明德不明卽所求乎人處亦終不可謂之親民也不過聽訟理財把持天下孔子所謂聲色化民者而已改古之人唯恐人不脩身而特揭爲本今之人乃唯恐民之妨脩身而故剖爲末豈其舍明親外別有淵嘿之脩身舍爲人君爲人父爲人臣子

與國人交漢與天下不相聞而別有超然獨詣之明
明德耶吾不知之矣

貴道

嗚呼此曾子臨終囑付最切最苦之言後人何得悠
悠視之曾子拈出道字又說君子所以貴道只爲客
貌顏色詞氣三事此三者一有不得曾不足以立人
曾三斯字君子只於道著力三者自不期然而然即
中庸所謂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不啻親切夫遠
暴慢遠鄙倍近信殊平常無他善然細玩之即堯舜

玄安齋困思錄

一卷

三

性之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不過是曾子一生弘毅
任道忠信省身故其于道得力如此即前章戰兢臨
履啓手啓足正所云動容等項實驗耳若遵豆之事
不過以爲有司存夫孔子俎豆嘗聞入廟每事必問
籩豆豈不是切要正欲將此切要的形容道尤切要
大凡運用無形而純然有以自養者謂之道功能稍
著而灼然有以自見者謂之事今人知事不知道即
畢力助勦蓋世猷爲摠謂之遵豆事耳當時魯秉周
禮三家亦有學禮于夫子者故曾子直欲奪其平生

所最慎重者而反之道至比于有司曰惡之科其言
絕痛嗚呼曾子特恐人之不省也故曰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今人若不心知道果可貴豈不辜負斯言

致身解

事君致身朱子以爲行之盡誠漢註則曰不過能致
身而已若甚易漢去古未遠人皆知道看得君臣
之義重死生之際輕且以事君言致身本非極至事
古云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夫子
謂殷有三仁謂武子愚不可及縱一死豈遽完得所
以古人致身不過如賢賢能易色事親能竭力交朋
友能有信皆平常日用之當然者而已故能致身不
過人臣之常若不致身便是不臣之極蓋自叔季以
來世道交喪朝君臣暮讎敵其流弊至不忍見止緣
一死判不下耳由宋儒而言欲看得死難即人之舍
生宜真由漢儒而言欲看得死易即人之偷生更可
媿

生說

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

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爲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唯是理義之悅性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

玄覽齊國思抄

一卷

三

然則生終不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爲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于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于禽獸

孟子性善○可使爲不善○

上圖卽性相近

下圖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

善○不善○

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氣質辨

○性卽理

如此並衡便把真性來使兩件孟子說性善卽習有不善不害其爲性善後人既宗清賢○性善又將理義氣質才學于氣金銜是明理有性善氣質有性不善與可以爲不善○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向在後人將性惡和作兩件卽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

玄覽齊國思抄

一卷

五

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爲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

朱子云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于張程說云以事理考之程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

孟子謂故者以利爲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爲善此其非人人共知宜不必辨但荀子以爲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荀子以爲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

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焉諸君也荀子明王道迷禮樂其言矯性爲善最深最辨故唐宋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云荀子從祀至國朝方革由孟子之性善則雖爲堯舜之事業初不見其增益使天下歡忻鼓舞而急還其本然者必此言由後儒之變化氣質則或一鄉一國之善士已不勝其功能使天下矯強畏難而偷安于已然者必此言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三

今若說富歲凶歲弟子降才有殊說肥磽兩露人事不齊而謂楚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于天成形于地受變于俗正肥磽兩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爲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嘿嘿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

之不善而復還一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夫二之果可爲性否

孟子諄諄性善爲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足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即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于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今人尚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三

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則孟子所謂道性善也或疑既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劣湯武也正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爲知之一

辟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終同故八
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筭不能盡其才
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
其異後儒既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
朱子解天心之性章止說一性卽理也四字極的當
卽孟子性善意一味

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卽有物之謂
也至理亦附焉卽有則之謂也朱子知性于宋儒中
極爲穩實上接孔孟下折衷諸儒可謂集其成者

孟子學問全在知言養氣不動心而其原實宗曾子

告子

告子

告子屢言性曰杞柳柳最易長曰湍水水最易動曰
生之謂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
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着使庸常者由之而目見
吾性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使賢智者知之而默
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圓活教人
自謂見性極真無踰此已而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
旣以濟其私迷不知檢坊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
歸着近代來雖有向道之士習見流俗之可鄙不過

出于高明之可喜悅而已性善之義曾未有堅持而
不跳力信而不疑者宋儒之直提此者吾得立本之
說焉明儒之直提此者吾得良知之說焉嗚呼含善
無性含明善無率性外之模胡于尚論猶可言也內
之模胡于知性不可言也蓋荀楊之說爲世嚆矢使
吾性幾泯然駁雜而無可追求又不特一莊列之玄
虛汪洋浩大與告子共相熾煽而已

自反

孟子學問全在知言養氣不動心而其原實宗曾子
自反故說君子存心一于自反便可爲舜又說行有
不得必反求諸己便可身正天下歸故曰守約如是
方能不動心今人祇見得養氣須自反當直不知知
言要自反欲知天下人之心卽我心是我心方在病
痛中卽人有病痛焉能覺得凡人言下一有不得便
覺忡忡兀兀方寸搖撼甚至面頸發赤不能自寧皆
是非不明故也是非不明起于不自反凡人只爲一
不明故纔有議論便相矛盾甚至事爲學問都成聚
訟人旣不肯見吾之是而安爲屈伏吾又不能見吾

之非而更求進步門戶日多道術日亂終身自坐
設淫邪遁中而不知故所謂褐寬博之懶與千萬人
之必往豈獨氣有之言亦宜然故知自反真是知言
明道第一義嗚呼此告子不得於言勿求于心所以
爲不可也雖然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
也其宗旨當在不得已之先不使至于不得已只是聖
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其預養唯恐一不得也及其不
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爲自反之圖要于理無
不明即言無不善義無不合卽氣無不生而後已夫
其皇皇焉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
弗欲者也不知唯動于不得已而後不動于其無不得
者真必如告子之無不得已也是則心不動矣而聖賢
小心之義荒矣

義外

中庸說仁知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義何獨不然
故曰故時措之宜也告子謂仁內而非外義外而非
內都是偏的告子不知性又以仁義俱強爲故其言
如此前孟子謂其戕賊仁義此則姑放下仁單就義

闢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孟子只非義
外並不曾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既墮外
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故公都子一
說行吾敬故謂之內却被孟子就敬長彼此說果
在外非由內便無辭以應終于孟子決不肯專說內
只將庸敬斯須一段圓活機關指點與他卽義合內
外便了然至孟子又轉執果在外非由內所以公
都子飲食在外之說得以終申與孟子嗜炙說一般
只剖彼非便自立明路上想當時公都子等既爲孟
子闢義外便專執義內今人又見孟子不闢仁內便
認仁內爲是非獨闢仁義之大道并失告子之初心
所謂矮人觀場到處迷誤

勿正

告子勿求于氣未嘗養氣疑于正助無預且孟子方
以告子勿求爲可所謂善養浩然只求行慊心亦未
嘗求氣也正助俱是義襲義襲却是求氣正字亦無
弊病但謂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慊則行事自
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

道且心不先憚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書云唯先格王正厥事格王之心在先正王之事在後卽下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是其明証故戒云勿正又特提心勿忘若說必在有事勿用正心孟子方欲人憚心而茲且以爲不必正得無相背無乃反到義襲了余于此不無疑

朱子以窮必爲正外求效于事不內求憚于心與章旨合

內交

內交要譽惡聲三者摠屬私情然要譽惡聲摠一名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三
上起念不知何故作兩項分割看來三者之中亦有緩急夫內交可不內也其事緩卽要譽與亦可不要也于吾身未急至不仁之聲及我乃急矣今人欲做一好事可稱人猶得咲其沽名若去一不好事云懼人議論人未有不以爲急切而亮之者可知惡聲是人情不能不有的唯不能不有的而惻隱尚不爲此足知本心毫無夾雜毫無顧盼一切世間有所利而爲與有所畏而不爲心俱沾染不上故曰人之生也直若有沾染便是不直故曰乾以易知知此故易

坤以簡能能此故簡吾心本與萬物一原與乾坤同德而人不察耳今人或恃亡已甚肆爲殘賊一無顧忌并一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尚有存安望非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復能自醒噫

舍己

凡人不能進善只緣看得已太重纔做一事便欲好名歸已卽與人相議論唯恐善言不出乎已以此爲已却是壞已明者不然如漢高祖刻印銷印躡足附耳事可謂極舍已彼只爲利害已明便是不能不舍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三
夫害於事猶然况害於德乎若人知執已如墮溺坑穢卽欲不舍不可得凡人好自高大袒屬見小故六舜稱大知知既大知自然覺得善爲充天塞地之善不覺此身爲充天塞地之身何所不取何所不用故曰用其中于民卽如顏子希舜有爲自然無伐無施若人明知善本大海汪洋已從何處湊泊卽欲不舍亦不可得舍如古來豪傑巨萬家資一散立盡千百軍中一奮便非大勇猛不能然二者雖舍其外未舍其內何則已猶有意見在若欲并舍意見直須篤志

道德洗心自治之人然能舍得一分便有一分進益能舍己自能從人能樂取能與人爲善正如破竹不可禦舍得盡却是聖賢吾人須從平生寂用力寂自得處急會起

致中和

中和尚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也一致中和辟如天平有針爲中兩頭輕重鈞爲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煞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不相對更是未發時象看到此孰致中孰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便中和嘿嘿在我便知致字無兩條心路

時習

習于鳥爲數飛記云鷹乃學習是也數飛是活動意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舉一隅以三隅反學人之習也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三

溫故知新君子之習也聞一知十大賢之習也默而

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習也習品分不同當其習而忻然解會適悅于中心則一也非是則俗學而已矣則勤苦難成而已矣曾子所謂傳不習乎亦懼此病故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又曰善學者相悅以解易之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其次則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夫習之獨見于坎兌者何也坎與澤皆水也天下之萬物有定形而水獨無定形然唯無定形而隨物爲之形乃周流萬變而不可窮故曰水哉水哉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君子獨于是取習焉夫洊至所以爲時而麗又所以爲悅也且諸卦名唯坎獨加習是習也周易所以爲周易曾論所以爲曾論者其精義莫先乎此若止認作服習重習專有入工絕無天趣卽終身從事轉入拘板嗚呼此學所以愈不明也或曰易中唯兌坎二卦有習字兌于德爲和悅坎于德爲險難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兌之謂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坎之謂也

玄晏齋困思抄

一卷

三

玄晏齋困思抄第二卷 辛亥

執中

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希微孰甚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僅此幾希危孰甚焉惟精者精察此微惟一者緊守此微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非天下之至中不能持天下之至危然非天下之至微不足言天下之

玄晏齋困思抄

二卷

一

言志

不善便只說如見肺肝後人唯見有氣質之性故因生出一種形氣之心與孔孟言心性處頗異

凡言願者皆有志未能之辭豈唯共敝無憾由未必能無伐無施回未必能卽老安朋友信少懷夫子未嘗自謂已能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也唯未能方覺隨在皆致力之時終身有不滿之願聖人所以爲聖人也豈唯聖人卽子路聞義未行先恐顏子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是復何心後世求志者不求聖賢實處徒說氣象大小謂二子有意不若聖人付物不勞舉聖人一團無可奈何心事反爲湮晦予嘗痛之夫老無自安之理朋友無自信之理少無自懷之理聖人卽付物豈能無意且安之未必卽安信之未必卽信懷之未必卽懷聖人雖欲不勞亦何可得故心愈肫懇則德業愈光所謂無爲而成直從至誠無息而生何暇氣象之言乎予以爲今人之患非在有意與勞也患在無意與不能勞若真汲汲皇皇有志未能是今人所以善志聖賢處子路之志只要打一

玄晏齋困思抄

三卷

二

個利字類淵之志却要打一個名字若夫子則與天下共游乎利與名之中而亦不見超然忘利與名之跡故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天命說

君子自脩只是盡性盡性自然不怨不尤而俟命能俟命自然行遠登高無一毫虧缺無一毫不響應不到大德受命不已俟命反之之聖也所謂君子行法以俟命者也必受命性之之聖也卽舜是也然則俟命而馴至受命反之亦可以爲性之乎曰及其成功

玄晏齋困思抄

二卷

三

一也何不可中庸明說武王未受命足知武王可以爲舜也曰未者蓋究竟而後同也然則立命何如曰看脩身以俟則立亦從俟來而未必盡受命故特言立必受則欄柄在我命可勿論焉立則欄柄亦在我受與不受又可勿論焉舜武受命者也孟子立命者也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言一命字便見與天爲一而又超乎立與受卽欄柄在我又可勿論焉孔子是也又只自任知天命又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蓋命之難言如此

辭命卽聲爲律之意

古稱天地之性人爲貴又稱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事尚靠人做故至誠盡性盡民物贊化育參天地卽

人之能便爲天命獨凡人與天二耳然則如天配天不二乎曰就形氣旣分論則我與天地並立而三而未分則天地人合三者而總爲天如之參之就形氣之天言也天命則就天地人所合之天言也天載者載此達天德者達此故曰天命之謂性至誠只說其天更不言如參又潛伏之言獨曰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人之所不見則其爲天之所見可知故說盡吾心之天而求合在天之天便成二了然詩書中往往說在天之天此神道設教意如小民無知則惕之以王法人不足畏則儆之以天威故曰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若知天君子只盡吾心之天便是在天之天更無兩事

天命

甲寅夏

今人之言命者多說命脉夫命脉者從吾之有形言也夫吾所以有形者從何始乎始于天心之好生也有天心之生而後有吾心之生有吾心之生而後有

吾身之生則世之所謂命脉者正聖賢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也今人之言命者又多說命運夫命運者從吾之有享言也夫吾所以有享者從何終乎終以天心之陰陽也有天心之陽而後有吾心之陽有吾心之陽而後有吾身之陽則今之所爲命運者正聖賢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也是以君子知天事天可以立命

周南召南

二南諸詩自兔置甘棠羔羊而外所言皆閨門女婦性情此何與文王而顧以首經且夫子特以教伯魚也夫人情玩忽最莫如居室卽禁之不馴訓之不洽而乖離亢悍之易作者尤無甚婦人女子婦人女子可化則凶頑其易者也性情可令各得則政教號令之無不達其粗者也今誦二南之詩想文王之德其刑于寡妻雍雍在官者雖無指實要以無貴無賤無近無遠無不沐浴太和漸被教化卽文王不濡不傷潛移默感之精神可想見不然何能不疾速不爲成如是夫有文之德不患無文之化雖無文之位未嘗

不有文之責卽未必文之純不可不常師文之意後世人士行誼蕪隅外非不脩飭而家行缺焉卽家行尚或有聞而燕私媒嬖所謂衾影不媿者弗能慎其坊以此談學術語事功無乃面牆立而思遠到此真必無之事故爲二南則爲誠爲達猶有火之必先也不則爲僞爲踈猶無基而欲厚牆也今人視二南則曰此聖人之道也我何能爲其自視則曰吾上之不爲文王中之亦不失爲自立夫一廢而百不振者必此矣是將爲敝儒而已卽其盛者不免爲伯儒而已余懼焉謹略述經義所載取明寂切者數條時用省觀

易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迓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迓者乎

書云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

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有扁斯石殷之卑兮
子曰有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一
家之懽心以事其親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
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
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東齋困思抄

二卷

七

子思曰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

母子思始

禮內言不出于梱外言不入于梱

余蓋誦出母之言而益思孔氏之家法也內則之言
出婦二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又曰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說之出子不宜其妻父母說之不出古人之
厚于禮而薄于色如是故遇其幸則爲文王之二南
遇其不幸則爲孔氏之出妻夫其不難于出也是正
孔氏之所以爲二南也若後世有欲出妻而其妻數

之淫慝數十事遂終身廢于世如是而妻可出乎而
又况于妻悍夫弱及爲受制而不能出者乎嗚呼生
民之本禍福之原君子蓋不可不深思也

子夏論學而首賢賢易色夫賢賢易色卽夫婦之倫
正也易色則必不至小加大賤加貴而淫辟之意消
乖戾之端泯卽父母之順始于好合北門之忠可無
室謫鷄鳴靜好終之雜佩所謂竭方致身言信何莫
不以是根基故特首言之亦足明子夏之深于二南
矣夫子之詩蓋授之于夏

東齋困思抄

二卷

八

不及

夫子稱商也不及而子夏之徒有田子方子方之徒
有莊周其言汪洋漫衍世所謂最過高者也說者以
爲矯其師之敝而然予曰非也夫聖人之道仰之彌
高特不以高見耳子夏篤信聖人卽廣大高明所得
多矣然而猶謂之不及者苟率性之中略有幾微之
不合便爲不及非世之促促凡陋者比也夫于小道
則曰致遠恐泥于大德則曰不踰閑以此知其遠大
也是以在四科則居文學又曰有聖人之一體至說

教西河人之尊事擬于夫子豈非儼然道術之大全歟然則周雖高所得未必如子夏之弘也唯以其跳越于道之外而不善爲高故其高易見乃子夏直循循于道之中而不以高見卽于道不及其于周也去之不啻千里焉聖人之道猶天然豈不信哉後世好奇之士多祖稱莊周適見其不知大道而蔽于小也

求志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夫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義也就應世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夫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意也就操心言隱居非舍也卽世欲我用而我不輕爲用如漆雕之吾斯未信是行義非用也卽世不我用而我未嘗不思爲用如夫子之皇皇歷聘是古人不說志善與不善只說得志與不得志蓋人之志未有不公諸天下者也然名利之來旣已汨沒於外晏安之氣復自頽廢于中此志便茫無欄柅唯隱居卽世氛不入心境方清隱居以求卽靜養旣深本心易白此非衡泌自樂山澤爲高者比也如是而有所以行有所以藏是其抱負深遠處

玄晏齋困思抄

二卷

九

如是而可以用行可以含藏又其應用安閑處故曰唯我與爾有是蓋行藏非異也而所持是以爲行爲藏者人不得與焉故又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若徒認隱居行義爲窮達便無從識聖賢所以隱居行義意

辭達

文章之奇生于見之有不全也全則無所謂奇矣議論之妙生于見之有不平也平則無所謂妙矣故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玄晏齋困思抄

二卷

十

毀譽

常人之自視也常有求全之毀而未必有不虞之譽常人之視人也多有不虞之譽而未必有求全之毀夫唯君子平觀兩者蓋皆有焉

無物辨

無物之物對已而言謂之物盡物之物對人而言謂之物若對已而言則合人物皆謂之物然則何知已之不爲物也曰自天地而言則我與人物皆謂之物然不可謂之不誠不誠者從人道言不誠但可謂之

無物而不可謂之無已已雖不誠但不成耳而已尚在也物自物也有誠方有物若誠不積乎方寸之間則物將距之藩籬之外矣雖謂之無物可也且就我而言則天地人物摠皆謂之物天自天也地自地也人自人也物自物也而我不誠則漠不相關安得有物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則物之終始何以知其亦非已也曰以其終始是以知之從已而言則有始也有終也對物而言則我雖誠不能始也能終其始而已夫有始有終此則天道本

玄安齋困思抄

二卷

十一

然我與物共得之而我不能爲於物者也終其始則人道當然物卽不能自爲而我之所得爲于物者也故始終天命之謂性也終始致中和位育也贊天地之化育終始也知天地之化育終始而幾合始終者也易曰大明終始大學曰事有終始皆其義也故誠不誠都就己身上看便將對己之物會得親切故曰非自成己所以成物

耳順

常人豈盡是自滿已善與忌人善的但內不足者外

多途卽見善聞善偏不以爲善卽說是善亦多少艱難不肯領受處辟之連城之實過者不識有以投之反生憎棄唯聖人于天下無不有故無不知無不知方無不合舜達聰夫子耳順是也如孟子稱舜則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莫之能禦然則善不屬于言行而屬于聖心之决常人視之悠悠耳當時子貢知聖人亦窺見此意故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不賢者莫不有夫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然則道不屬于在人而屬于聖人之善學常人索之茫茫耳故

玄安齋困思抄

二卷

十一

舜唯大知夫子唯知天命乃能有是可見學人須開眼具最大識見方能虛心有無限精進九層之臺累而愈上曠視寰中便別有一番胸次一番境界

偶言

吾聞云須知三仁不遇童冠偕遊總是一般意思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西又曰一朝而覺生平之過失是爲聞道

正命

桎梏蓋喻也以道術論吾聞云於陵仲子之辟兄雖
母桎梏死者也鄉愿居似忠信行似廉潔桎梏死者
也此皆不盡其道者也盡道便率性而行正正平平
絕無意見東縛處故云順受正命盡無窮之道方合
不已之命或疑小人行險以僥倖謂桎梏死爲險不
可歟曰易險以道術論不以世途論君子依中庸避
世不悔是爲居易又易險以心地論不以形迹論子
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又曰有殺身以成仁是
爲居易

兩端

舜精一而已夫子之道一貫而已乃稱舜則曰執其
兩端用其中于民而教鄙夫則曰叩其兩端而竭此
何以故天下不過一可一否一行一止卽天地之道
亦不過一陰一陽一闔一闢兩端而已言兩端則千
變萬變皆盡于是易之生生不已卽是物也故曰一
故兩兩故化唯兩而一之用于是日新而不可窮然
唯有一則兩者衡量始出且舜之執自好問好察來
夫子之叩亦從已無知而鄙夫空空來可見聖人

中非特兩端不預設也卽一亦渾然無可名狀殊非
後人執一之一夫四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嗚呼其真
有得于此歟

格物辨

天下想只一物窮得一部大學條理明白便是格物
若欲格物另傳則置大學何地知本又是八條目中
大綱領其脉絡後諸章中無非此意若其他節目應
用直舉此措之耳漢儒却重誠意中庸齊明爲脩身
第一事漢儒見得頭腦不差然說脩身爲本元無不
該在內故知本便是致知處格物從此而辨如何是
自欺自慊如何慎獨此方是誠意處格物若夫如何
正脩如何齊治格物自可類推故予常以平天下無
傳見之治國格物無傳散之諸章者此也至格字諸
家訓付諸曠異若以爲格非心則侵誠且不先知如何
辨實非心出若以爲格式則侵正脩且不知却認
何者是格式若以爲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知豈
能會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于我的道理要
知格之功無在不有故格之義無處不通然必先格

物窮理而後格非格式感格可隨時盡也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卽陽明數番抽換摠脫不得朱子窮理卽說致良知還是真窮理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卽窮吾性之理也若以爲名物支離此則後人不明朱子之過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嗚呼是可謂之名物支離耶否耶

知味解

食而不知其味此一時之失也鮮能知味此終身之失亦舉世之失也一時之失從忿懣等之有所生則終身之失從喜怒哀樂皆失節生可知也夫謂世之無知味似不可信而謂世之人喜怒哀樂之皆不知節則確乎可信者也顏子好學止稱不遷怒卽其他可知故曰鮮能知味夫一世既皆不知味則今雖欲辨知與不知將何處印証卽欲退而反求吾真知又將何處醒察嘗以吾大病之時驗稍得彷彿吾嘗幾絕復甦不飲食者幾經旬徐而飲之湯殊覺悠然有餘味又徐而少嘗之以糜卽以爲天下之味莫加此

也夫是皆向之所謂泊乎無味者也而今何津津是剝極而復人盡而天清明之識所爲乍見者也及夫湯糜不足而繼之辛甘辛甘不足而繼之鹽酸臙厚嗜欲紛紜與尋常無異則雖有寂珍味交乎前而吾意營營然而口茫茫然其不爲食不知味者鮮耳可見大病之餘庶幾乎性之回而尋常之飲食則多奪于情之偏也古人云多病道心生是也使夫人嗜味常如病回之初節之又節謹之又謹則中和之性可漸還而有味必知隨味隨知何至饑渴之害爲心害哉噫世之人盡釀病者耳其自覺爲大病而飆然欲反其初者有幾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又脩身則首曰齋明淡則太羹玄酒有遺味一唱三歎有遺音蓋聖人常以性之近者導人也夫齋非特于口也而實齋于心夫齋于口者則諸味之所不能溷也齋于心則又廢知之所從生而飲食之所不能囿也然而家真寂切者無如飲食焉耳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首說一飲食繼說一造端夫婦今之人既不自知其不知味又視學術與知味無關是終身日

用業已失性之真而欲以一時知解窮性之量豈可得哉夫性有垂而必露情無溺而不流若以不知味之人爲道無異糞丸而擬質隋珠也聖人故不得不首惕之

素位說

今富厚之家雖有千百金出入曾不爲意也若三家之市乍得數十金則驚愕失措何者以非其素也凡人情唯素則安不素則不安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夫位則朝莫通遷彼此條更何可素也然唯君子之

玄晏齋困思錄

二卷

十七

心安于其位則若素然于文云故舊平常曰雅素夫唯狎之若故舊則所以處之之道不燥而習矣唯等之若平常則所以處之之心不降而平矣如是而何所不自得而又何外之足願附之韓魏之家而自視歟然此賢者之素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此聖人之素也

盡心辨

盡心一章先儒頗多分疏如以知天事天未至而立命爲至則知天卽至誠知化育也事天卽文王昭事

也可謂未至歟如以知天爲生知以事天立命爲學

知困知夫文王昭事何以明其爲學知歟湯武身之行法俟命何以明其爲困知歟且又謂以學當從妖壽不二脩身俟命始則性天之弗知何以能立命歟其于致良知之說得無自相整歟以予仔細看來功夫實處全在盡心二字事天立命乃盡心之實也知性知天乃盡心之由也朱子以知性爲格物以盡心爲知至可謂深見本躰若以大學細擬之知性是格物知天是知至盡心則意誠之謂也存養事天則心正之謂也不貳俟命則脩身之謂也然正脩與誠本非截然兩事正則從誠後加之保護脩則從誠正處貞之純一故先儒謂大學一書盡于誠意余以爲孟子盡心一章盡于盡心知性知天卽中庸之明善也盡心事天立命卽中庸之誠身也中庸又言至誠盡性性言分量心言效用心盡故性盡然亦有心之盡而性未必盡者矣盡性卽聖賢未可以易言盡心卽凡庸皆可以自竭

稱惡辨

玄晏齋困思錄

二卷

十八

夫意見不明而誤認人之惡爲善其過小宅心不平而強執人之惡爲善其過大夫惡宜痛絕之不宜稱之也稱者必其借人之惡以自飾者也又必其利人之惡而相濟者也是將是非倒置可否失衡惡人高張善人暗塞殊可深惡若以爲說人惡卽非忠厚而惡之是宜言說惡不宜言稱也夫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生平未嘗臧否人物終日談未嘗及時事此特三代以下士人德行恐非聖人大中之道且其流將至同俗爲鄉原又將篤厚周慎爲胡廣之中庸竊意聖人之惡又宜在此不在彼聖人第曰誰毀誰譽而已非其并善惡而一切不及也舜之隱惡蓋隱痛之耳風雅三百篇中刺淫慝憂時事者何直切也而聖人且以爲溫柔敦厚春秋之義不虛美不隱惡一字褒鉞而人心之懼與直道在焉且得謂之稱惡否卽孟子所云言人不善當如後患何恐其言一事而壞及終身言一人卽貶貶世事此苦心之言非辟患之言也而概以稱惡爲說惡使人必阿容忍默而後爲忠厚此第以訓浮薄則可耳明於道術者當不若是夫

子又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夫稱人惡之心卽成人惡之心也是安得不惡若第以說人之惡爲失厚舉世誰不知惡之恐不獨君子

不與退

聖人只與人進寧與人退退是不肯向進若與退却是棄人度外便爲已甚故人潔已進只與今日能潔寧保往者不潔者不保其往則來者之當保可知蓋彼既有意來學則往有所爲固應一切勿問我既有意教他則後有所爲自當急與維新故曰往者不追又曰來者猶可追今人徒以不逆將來一言誤解與退若謂將來我可勿保如是則今日方洗心而學道明日便可任意而爲非礙不干學人分上開一縱容之條却于教者門中生一解免之路近世有壞師門學術人多口實其爲惡不小朱子云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義本嚴明何可不守

朱子又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卽孟子性者不追來者不拒之說也故云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途與順相反

義利

喻義喻利當時象山一辨之令人感泣今者萬語千言以爲義中有利利中有義分割愈析塗經轉寬如孟子說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壹何明直痛快而今之人轉借之間之說以爲精密若利善之間常有相雜者然夫利善何啻黑白爲善爲利何啻東西今不應東行而尚雜西行而尚雜東也人情多好善不決視利無傷故每好言精密以自解免若決信得舜跖所由分僅一善一利之間爲狂甚易爲聖不難夫人何事甘爲跖不爲舜亦何苦必趨利不

查安齋困思抄

卷一

三

趨善此心自應日夜傍徨媿汗不能已其感泣也當不止如聞象山之言而已然則利善宜如何辨曰不爲不欲此義也善也反是卽利不爲不欲又宜如何辨曰無爲元吾所不爲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卽得甚明白而不可以欺所謂嘖蹴之來寧死勿受乞墻之行妻妾爲羞是也若舍是而求之外卽名理無窮利中善善中利之說未必不紛紜中我也故無爲不爲無欲不欲性地寂明不容夾雜今若過剖之間而謂世

有相雜之利善則人豈亦有相雜之真性耶豈疑爲疑不爲似欲似不欲尚有二三不能自決者耶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無可雜也孔子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孟子之所謂無他正孔子之所謂道二也

四端

孟子劈頭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于心若仁在中而惻隱之

查安齋困思抄

卷一

三

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于德不應言德根于心也若心根于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真之時唯德根于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真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于文生心爲性唯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克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克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于心便是

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克也

欲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句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句得之不去也

處去非從身言凡能遂所欲之謂處能無累于所惡之謂去世人只見欲惡不見道聖人特提一道字說個不處不去聖人亦未嘗不欲人享富貴脫貧賤但

孟子齊國思林

二卷

三

只要道上明白富貴元實有富貴好處如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是也貧賤元自有貧賤好處如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也蓋人心卽爲天理天理原不拂人心以道如堯舜之達真是可欲如孔顏之窮實無可惡不以道如臧文仲之竊位安見可欲如噍丁之居於陵殊爲可惡舊說專以身之富貴貧賤論去處夫富貴貧賤皆之爲非人所不能處且去也雖然不處猶可言也或卻而逃之可也

若不去豈唯君子雖常人其有能去之者乎且南河陽城不能終舜禹之辟風雷板木終以速周公之召卽富貴亦非人所能不處也豈唯不能縱能之不過賢人以下若節節行事耳其于聖人與道委蛇一圓仁體流注尚不知其幾千里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若有意不處不去是獨有無道富貴之耻而絕無有道貧賤之耻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如不處不去是獨有行乎貧賤之自得而絕無行乎富貴之自得也適有友爲余傳是說者余聞之驚汗久而益恍然悟因知聖人之道蕩蕩平平如是未可以賢者之見窺聖人之心也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富貴自有富貴之味惟能處者知之貧賤自有貧賤之味惟能去者知之或疑旣言道何又言仁何又說成名夫名名教也言道猶名也徒言道不言仁則恐濡忍富貴者心不必實處而自託能處以濟其私勉強貧賤者心不必寔去而自託能去以飾其高縱名爲君子實非君子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如好好

孟子齊國思林

二卷

三

色如惡惡臭方爲誠意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方爲潔矩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脩道以仁此之謂也

浮雲

孟子說四十不動心金不可說心不動若說心不動便不勝倚着了夫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並不可說我視如浮雲若說我視如浮雲便不勝粘帶了不動心是活心不動是死於我如浮雲是安我視如浮雲是勉且說心不動即心已動了說我視如浮雲便不可爲浮雲矣

知命解

君子何以貴知命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者君子也若不知天命即不畏即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直無忌憚之小人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何以言畏天命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詩書言天命不出此即中庸所云栽培傾覆者也善即福不善即禍無念不善即無不禍一念不善即無不禍得不畏耶然唯君子知命故不敢不畏若以爲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特莊列之知命非夫子

之所謂知命也夫以爲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其視命

也真氣數之適然其來吾不能却其去吾不能止舉

古聖賢小心昭事感格凝承之理一切都置不道而

徒以悠悠曠達當之而已蓋其說疑于俟命而實非

俟也中庸稱居易俟命孟子稱行法俟命夫俟之之

心正畏之之心也一毫不敢期必一毫不敢恃違此

其敬畏何如而顧可以悠悠曠達當之哉孟子又以

妖壽不二脩身以俟爲立命夫壽縱百年不可姑待

明日夭即一息此志不容少懈此君子之所爲脩身

俟也非不可奈何而姑安之之謂也故以脩身爲俟

則凜然爲善凜然去惡天人感應毫髮不差君子所

以畏天命也若以不可奈何而安之爲俟則何言爲

善何言去惡氣數之遭直付之造化而我無心焉小

人所以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然則孟子於堯舜禹之

禪讓則曰天也非人所能爲非歟曰言天而必謂自

民視聽又謂禪繼義一則亦以理言天而未嘗以氣

數也夫理之流行即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

降殃正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

天命則妄意爲之而未必爲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夫曰非人所能爲正爲行險僥倖者說也而非人之果不能爲也故道之將行將廢則曰命不遇魯侯則曰天栖栖列國歷聘齊梁正孔孟修身以俟命處昔子夏亦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自不知者觀之直將以爲無可奈何自知者觀之有命在天其可畏宜如何也故繼之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蓋聖賢之言命類如此余懼世人言命者盡以莊列之安爲俟而不求諸君子之畏也作知命解

玄晏先生困思抄

二卷

三七

如何是天命曰易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書皇極母作好母作惡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則知天之命不過一福善人之心不過一好善故曰天命之謂性舜武之受受此者也文之純純此者也不然何誠身處特言明善禍福先知處特言善不善至如孟子說無道之天下而有文之仁則必爲政頑嚚之瞽瞍而有舜之孝則必庠誼蓋萬有不齊之內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天道福善禍淫所謂禍福者非壽夭窮通之謂也有天不爲禍者顏子是也有壽不爲福者盜跖是也有通不爲福者桀紂是也有窮不爲禍者孔孟是也薄德厚享是則爲禍厚德薄享是實爲福洪範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禮云賢者祭必受福非世所謂福也內盡于已而外順于道之謂備備之謂福

玄晏先生困思抄

二卷

三八

今人譏咎于命動輒言顏之夭與伯牛之疾曾不知夫子所謂不幸短命者正言德也傷其上不得爲舜之受命次不得爲湯武之俟命而徒以未見其止終也卽執牛手而曰命得非進之以命而欲牛之自反所爲盡性至命者乎其再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使牛可以省他人可以懼使謂牛不宜疾而竟疾顏不宜天而適天如世人譏咎于命則是夫子方以不怨天自明而尚未免以怨天之心待二子也必不其然古人之所謂命非今人之所謂命也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莫如之遂遷繹而卒若子曰知命成子受祿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性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情棄其命矣二子之言皆深知天命之謂性者

程子云書言天序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既知道如是即天命之性益可理會示于二命道令也此言寂確凡人要做事都實有天默使豈不是命故惡人放肆便是悖違天命善人敬謹方是順承天命

時中

忌憚卽是戒慎恐懼性也善也中庸一書無非欲人明善然單說善尚恐人以善爲不善以不善爲善卽

玄是齋困思抄

二卷

三九

說仁義禮智信安知無執一而差縱說時中尚可假借得直以小人無忌憚相反人方無躲閃處夫子言君子三畏正與小人之狎反唯君子則無不畏唯小人則無不狎要知慎獨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真傳要指無忌憚三字尤賢古人對病之藥若今人祖述宋儒主敬說終日靜坐泥塑說常惺惺法未免隔一關也

鄉原

狂狷者中行之徒而鄉原者小人中庸之徒也夫鄉

原闌然媚世似乎深有忌憚的如何却解小人之徒

曰鄉原一生營營所忌憚者世情耳觀其訛嘲狂狷

不可與入堯舜其無忌憚豈不顯然明白夫無忌憚

之爲可惡也爲執有我見也同流合汙豈真謂世之

當從但恐世不我悅耳內矜名行外精窺覘無非無

刺總之成就一有我腔調有忌憚者固如是乎且所

貴忌憚者以理論也夫鄉原之有忌憚于世正其所

以無忌憚于理也故孔子以爲德賊賊常畏人見孟

子以爲邪惡則深入人而不見者也蓋鄉原者

玄是齋困思抄

二卷

三十

深懷小人之心而小人者大克鄉原之量觀新莽借竊成于歆求胡廣庸庸據正多撓鄉原之必爲小人尤可概見今人若遇說小人誰肯自居至鄉原則心畏其名而未嘗不身祖其實至聞鄉原之訛狂狷則陽詘其議而未嘗不陰謂其然夫言行不相顧與跼蹐涼涼此皆鄉原之目狂狷而非狂狷然也今人動輒以狂爲諱卽狷亦多狹小之不敢道夫以孔孟力稱之而不足以鄉原一破之而有餘嗚呼何鄉原之毒中心甚也

先覺辨

至誠先知不過一明善天下之禍福與善不善皆應
絲髮不差常人不知禍福只爲見善不明至誠既明
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苟一造其至卽成敗得失分
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至誠盡民物窮古今貫幽明
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
不先知又如古醫師之制方書其言人脉理症候與
死生之故不啻燭照雖在千百世之上看千百世之
下無能一逃如此見得親切方曉得先知境界故曰
玄晏齋困思抄 卷二 三十一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
知之者也非其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爲異也若異便
不是道然則先知與先覺有辨否曰知是洞析之於
我心覺則便有開通人心使之潛移默奪處漢書云
事覺伏誅律令云互相覺察是衆人皆知而心有感
動之謂也故伊尹云先知覺後知五字纔寫出一覺
字隨繼云先覺覺後覺又自以爲予天民先覺將以
斯道覺斯民看來人不共知便是知到極頭止可言
知不可言覺故古稱明道覺人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是也論語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億則推度彼已
間以求相信先覺則感動人心無所用推度而無不
信故夫子特曰賢然則至誠之知顧不如賢之覺耶
曰至誠初言先知至成已成物如措之宜而人人無
不仰之功用消故曰成物知也是知卽先覺之知至
誠所以一心通萬心萬心爲一心者也至不賞民勸
不怒民威其爲覺更不待言矣如繫辭曰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則謂賢卽至誠可也

大學義

玄晏齋困思抄 卷二 三十二
文成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吾深以爲然但說誠意
微不同誠意者知脩身爲本卽實實脩身爲善去不
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方是所謂善者只是人倫止
至善若小人爲不善而著善卽不知脩身又何言誠
善不善非對立者也出乎至善却是不善人之一身
意爲主則誠意則已壹意于善無復有不善但用情
處未免有所之其所亦至善累也故須正脩故曰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意見誠意之爲正心樞
紐也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見誠意之爲

齊治平樞紐也予故亦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此漢
 疏已提出不獨文成也然文成又云誠意之功格物
 而已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
 說得播弄鼓舞只緣看誠意不作實脩身故未免多
 出支節古本經文直捷可明此予所謂微不同者也
 昔人以韓子原道不及格致為不知大學由今觀之
 正其深知大學處大學一書無非格物也豈必另言
 所謂致知只是知修身為本更無別有知處脩身者
 人人脩身即明明德于天下是也六字便該一部大
 學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韓子云古人之正心而
 誠意者將以有為也此明發脩身為本義極精切何
 須另言致知唯今人不把知脩身作致知却視明明
 德于天下之外尚別有一種學術一番見解方為致
 知所以大學益不明故曰韓子深知大學
 大學言潔矩矩者方也既有種種名目便有方所故
 三圖皆取象方若太極圖道理揔包無可方所故取
 象圖故性善圖亦從圓

齊安齋困思抄		二卷		三	
天		下		平天下無俾揔之為天下	
格格格格格格		國家身心意知		格物無傳在處是格物	
身身身身身身		國家口心意知		身于五處散	
身身身身身身		身身身身身身		言而卑脩身	
中		詳在誠意篇		則無可說其	

人倫

人倫之理是至善至
善是明德止至善是
明明德至善民不能
忘沒世不忘是親民

鬼神

世間人凡有所爲便可見凡有所言便可聞且當其
爲時無不欲人見者當其言時無不欲人聞者夫卽
此欲見欲聞心腸并可見可聞事業其于世能幹旋
幾何夫子特將微之顯鬼神揭出說鬼神卽世間伎
倆功能一切超越而于天載無聲無臭者真冥合幽
贊故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可遺其爲德盛如是所
謂德者行道而有得焉者也非虛論理氣屈信往來
之謂也所謂誠不可掩者正是鬼神實得處誠者何

善是也人之仰鬼神只爲能福善禍淫鬼神之所以

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欲人人俱爲善故福而不

敢喜禍而不敢怨折福免禍而終凜凜不敢必使天

下齊明承祭洋洋如在可格思而終不可度且射者

誠故也倘一出乎誠便入乎僞僞則感格幾闕自然

阻碍縱有功用摠不出向來見聞窠臼烏能不可掩

如是故德盛到鬼神作用纔無踪跡至誠到合鬼神

精神纔不滲漏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夫禍福而必要之善不善可見

鬼神所以能司禍福者唯其實欲人爲善去不善至

誠所以如神者唯其有善無不善也成已成物時措

之宜善之謂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如神

之謂也又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道只是

一個善故明善誠身推本天道至誠知天是能以人

道見天道卽以天道爲人道者也至于世法世則有

望不厭其與體物不可遺豈非同一消息夫子言庸

德庸言旣詳而特揭鬼神微顯卽首章不覩不聞與

末章闇然日章其機械脉絡全在是君子不可不深

思焉中庸詳說誠之是人道誠字却從鬼神點出可見不待生存不隨死亡徹始徹終會無止息惟此誠而已

玄安齋因思抄

卷二

忠恕

忠恕

玄安齋因思抄第三卷

壬子

忠恕之說非特諸子百家不能及卽上古聖人亦未嘗言故夫子以爲吾道而曾子亦以爲夫子之道說忠恕詳于道不遠人章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中庸之至人人皆可以爲之而人人皆不能盡之者也然唯夫子始發之古來如堯舜執中禹建極湯建中文武純與敬皆未嘗及忠恕卽不辜未嘗明揭忠恕爲教可見群聖人之道皆各造其極夫子之道則默立其極各造其極者尚未免各出一面目默立其極者終未嘗自出一面目群聖人各以聖人爲天下而夫子要使合天下爲聖人真所謂教萬世無窮者也賢于堯舜遠與生民以來未有于斯更見實處魯論中如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忠恕之實也在大學

則藏恕絜矩在中庸則至誠無息眈眈淵淵浩浩皆是也孟子及身而誠強恕而行又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豈非獨承孔氏之脉者歟故夫子初言一貫正的指在是而不明言曾子之唯蓋已確然見是而不待顯言也非其初之唯者別見一境界而後之言忠恕者乃更借一門戶也聖門最稱穎悟無如子貢然初曰一貫至問終身可行而後曰恕當其言一貫也尚不知其爲忠恕也及其言恕而始知其可貫也是則一義而須再告又

玄安齋困思抄

三卷

二

恕益白故曾與顏無二脉也二之便不足爲夫子之道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觀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即孝弟全要忠恕做今古說堯舜孝弟以此責人人尚可諉曰不能若以忠恕責人如俗云將心比心人便不可諉曰不能故知夫子之道獨立萬世之極

贊

夫子之前未言忠恕夫子之後不識忠恕唯曾思孟獨祖忠恕故知聖道只是忠恕求人非人唯恕喻人君子絜矩父母斯民不善好惡拂性苗身故知一貫只是忠恕不願勿施是不違道子臣弟友胡不慥慥至誠無息配天浩浩故知一貫只是忠恕老幼推恩惟心所度約以脩身胡施不博強恕爲仁反誠是樂故知一貫只是忠恕

成章

壬子

登東山小魯登太山小天下此聖人之達也夫魯與天下元非外得不小乎即吾心亦具有魯與天下可謂聖人獨小之乎若說觀海便不是海盈科而行使我無不是海若說遊聖人之門便不是聖人成章而達便人人皆可以爲聖人狂簡者成章而裁尚費一

重轉手志道者成章而達却是一條直路成章是美大達則化矣成章是闇然日章達則至矣水之瀾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皆成章而達一理會處

贊

吾性淵源渾渾無涖日用活潑觀瀾即是盡字內事即已性事達者曠觀寧介胃火希聖難言唯道是志性體章明川之方至願學何繇反身皆備嗚呼孟子深知孔子

爲仁由已

宮室齋田思拙

三卷

四

世間做事由已不由人萬事皆然何獨爲仁且萬事由已雖三尺童子亦莫不知何尚以告顏子又何爲獨以告顏子要見爲仁殊不易言群弟子問仁雖多夫子告爲仁者二一則曰克已復禮爲仁一則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若其他止一端即先難後獲但曰可謂仁矣未直許之爲仁也必至行五者于天下而後謂之爲仁然隨事數效尚可期必唯至一日克已復天下歸仁到此未免堯舜猶病似乎由人不由己境界故夫子直決其機以全天下付授真非顏子不

能承當若仲弓所請事不過家邦無怨其分量未免懸隔今人做事動輒充人到得分量未滿處雖賢者亦將以爲我無如人何未免放下唯古聖賢終不肯放下如曰篤恭而天下平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何等決截故曰未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真由已不由人之明証也

弗如

聖賢只有一點精神疊疊不肯放下便是萬古常流不息處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此夫子之精神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精神也到子貢說何敢望回便幾乎與孔顏精神一條線路故曰吾與女弗如也至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精神所爲續孔顏于不已者也人却疑孟子自任夫孟子之說孔子也直謂自生民以來未有敢自謂已

克復

易云子克家克已便是能已克已自然復禮日之運行于天每日一過一日克復即克周遍消毫無滲漏

故曰天下歸仁此獨夫子所能亦顏子所可幾及故特語之若非禮全是知誘物化與已絕不相關故勿則已之所以爲已也非禮皆勿則一身自全故曰一日克己復禮今若以己爲己私欲克去之此不過常人制私事夫視己爲不善之已而欲去之何等艱難若視己爲本善之已而務還之何等易簡故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以爲難不以爲仁不應以克去尚告顏子也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正顏子純粹絕無沾染處非其身有不善而後去之也若有不善而後去之何言不遠復一日是終日若以爲一朝決斷則志氣猛迅但可以語學人而不可以語顏子或疑一日用力何如曰用力于嗜欲玩好則力有不足者矣唯用于仁卽愈用之愈無不足故云一日夫力無不足正夫子所謂已也夫用力力無不足正夫子所謂克已也

知之次說

竊嘗疑夫子至聖其知何止爲次說者以爲謙非也嗟知之次所以爲夫子古稱堯舜性之也是堯舜真

生知若夫子而亦生知則亦爲堯舜已矣而所謂賢于堯舜遠者幾不可見矣夫唯有堯舜之心情而不有堯舜之面目是所以爲夫子世之人多聞多見夫子亦多聞多見世之人擇之識之夫子亦擇之識之坦坦平平共游天下萬世之常而特立天下萬世之極是所以爲賢于堯舜遠也且夫子非徒自處學知而已曰發憤忘食困也又曰終日終夜以思無益困也必如是乃爲真好學晉王坦之有言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子深以爲知言

深造以道

凡學以知解精研求者愈精研卽愈極枯學以行誼惇篤求者愈惇篤卽愈倍馳足知造雖深未必皆真得也惟君子之深造必以道道者率性者也以道方自得自得者非由外鑠我固有之者也故自得方始安貧深到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卽我固有者也凡人誰不以固有者用而曾不知其爲用真所謂對面不相識者也逢者無心而忽遇之謂亦又隔而重親之

謂左右逢原卽隨所應用本體自還而我之所爲深造者始無幾微毫髮之滲漏富有大業日新盛德皆于是在此自得之實益也蓋非以道之君子不能有之故云終身由而不知其道者衆夫終身由亦可謂深造矣而不著不察卽所行習者祇從名義上周旋形迹處檢點而固有者茫無干涉故曰愈惇篤卽愈倍馳又云所惡于智者爲其鑒也夫鑒者于造非不最深然從素隱起知不于易知起知者也夫以利爲本吾固有之智何嘗不洞然而乃以屑屑然人力過

玄安齋困思抄

三卷

八

求爲哉故曰愈精研卽愈極枯中庸說君子無入不自得孟子說契之教人以人倫使自得之兩者便是深造以道法程王文成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形容逢原最親切

山梁雌雉

翔和洽也雉爲離離爲文明又士贊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所謂翔而後集者也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所謂色斯舉矣者也鄉黨一篇終以是義可見夫子太和元氣與物同流而一有行行者參其間遂不免有

豁然之感此亦脩身處世之一鑑也嗚呼虞廷默拜志聖之隆山梁雉時志聖之逸

成已

仁者人也所謂二人爲仁是也如是方見得親親爲大孟子何又曰合而言之道也由我而言則有人盡人而言則爲合如曰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所謂仁也者人也曰五者天下之達道所謂合而言之道也唯有合人之道方有脩道之身故曰成已仁也然則成已之外復有成物盡性之後復有盡人之性何

玄安齋困思抄

三卷

九

耶曰舜之大孝正所謂親親爲大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庶豫成已也瞽瞍庶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便是成物與盡人之性然則成物者別無道耶曰中庸正恐人之求諸物也故特曰自成自道而卽曰所以成物然必至誠無息直到高厚悠久而後復載成之用弘是成物雖無他而功化須積久也如舜玄德升聞尚成已時事到後便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若論舜之德止是如此非初時有一道而後來化天下又有一道也大凡德到積久卽精神光彩

別是一番感動非人可測然成物又云知者何也至誠如神善不善必先知是正其所以幹旋成物處然知善知不善乃實明善元非成已外事也故曰仁者人也恣之包涵在內了

致曲

至誠誠也至聖明也致曲所以誠崇禮所以聖也曲者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發育峻極皆此也凡理到委曲至處便克周而濩君子以致曲為實心以崇禮為能事即覆物載物成物之業俱不出議禮制

古安齋困思抄

三卷

十

度考文之外也合之則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又經曲異言者到至誠即渾全有餘當致曲即推廣無盡也立本知化育即經綸極功也中庸書出自禮記原為禮作聖誠禮之至也戒慎恐懼禮之精也無忌憚禮之反也故古稱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不言信者誠即信也合六者便為至誠不言禮者六者皆所以崇禮者也六者虛而禮則實聖門多人授受惟告顏子獨言復禮

經曲二字正相對如經三經緯經是直的大經如

三里或五里細分疏是為致曲合來却未善不是朱子以一偏為曲正此意對大經言即曲處便是言法便委曲

性圖

性體中和仁壽信禮義廉恥恭儉無黨無私大道自誠明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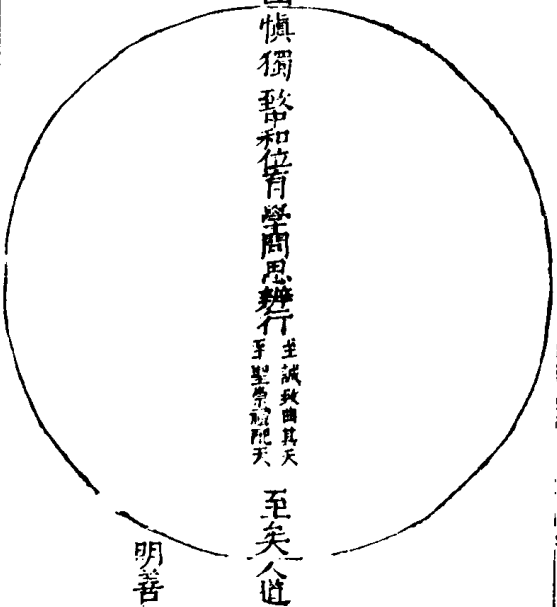
古安齋困思抄

三卷

十

教圖慎獨敬和位育學問思辨行至矣人近自誠明即教

生誠與曲其天至聖樂於天



至誠無息處點出文德之純文之施于天下者顯故
不論其道止論其心三重王天下後極贊仲尼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仲尼之施于天下者未顯故不論其
心詳舉其道至誠性德則曰仁曰知宜曰義誠曰信
四者所以為精神而周世不息者也屬虛形一邊君
子凝道則獨曰禮禮者所以為行事而成身不過者
也屬實體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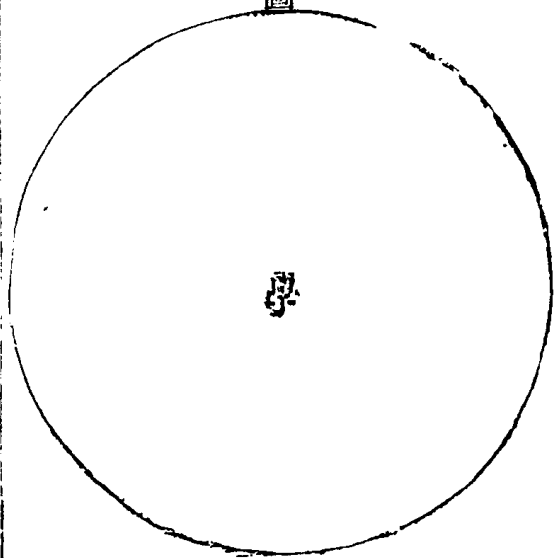
國學明三字為何聖何可言國天德即大德小德
也即聰明亦不可言國固者四塞之義

玄學齋因思抄

三卷

十二

論語圖



問考

趙韓王常對人言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半部論語
佐太平興建公晚年居常案几上唯存論語一帙

問孝四章夫子答各異說者以為因病而藥夫因病
而藥不過答問一端耳即夫子鈞陶大德與群弟子
佩服深心何從窺見夫當時及門之徒蓋三千焉豈
盡無一言教誨即高弟七十有二人計其問答亦當
數四不置而魯論所述三十人止耳夫子之言本無
高下特諸人之造自有淺深唯其深造篤行之久各
成其德各達其材始恍然能憶夫子之授我與其授
他人者何若也而特筆之於書以志故從一言稱述
即為其人終身之品局如顏稱復聖以克復子夏獨
傳詩教以可與言詩游聖人之門蓋真難為言矣言
孝之異乃弟子行成後之異見定後之異也初何必
疑夫子之言之異且天下道理本無可異也夫子自
嘗曰下學上達又告人再曰一以貫之故數十人中
此不必聞彼之聞彼亦不必得此之得唯一有所言
即以終身佩服是所以為善學是魯論所以為傳萬
世無窮末世去聖已數千載又多是凡人資見乃欲

盡爲講解講愈多心愈惑嗚呼是直欺他人貨物何益自己實用

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說者指命德討罪言夫春秋特是非之書非賞罰之書也然則何言天子之事夫志一家不過士大夫之事志一國不過諸侯之事夫春秋者直以一國之史志天下故稱天子之事如是則又何以知我罪我罪我者非獨世哀道微大義不明亂臣賊子懼爲已患也凡人意見之所不及卽同異易生力量之所不到卽雖黃未免春秋之作游夏尚不能贊况其他乎故後之邪臣至有以爲腐爛朝報不肯進講者卽當時更可知矣豈必行天子之事乃罪哉夫子而果行天子之事則真無辭乎罪也已矣春秋雖是是非非其效者無由取其人追賞之罰之卽存者亦不能執其人明賞之罰之也夫子自言其義則竊取之矣夫旣謂之竊取其義則非明試其寔益可知也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著作固所以爲行事也今徒誤認見之行事

一句而直以春秋爲行天子事義殊不然

闢楊墨

世疑孟子好辨孟子只自任距楊墨然自墨者夷之與楊子爲我兩章外金不及楊墨不應距楊墨之言盡削不存也又不應諸所泛論辨皆謂爲楊墨余嘗反覆思之楊墨之罪直到無父無君孟子首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卽此便是距楊墨大端矣一書無非說仁義也說仁義卽楊墨不距而無不距且孟子道性善性仁義所出也道性善則楊墨敢自外名教而終不能自外本性故曰萬物皆備誠身強恕其全也如此曰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其別也如此曰得志兼善不得志獨善其用之時也如此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其權之精也又如此凡皆性術中流出幾希一脉直接堯舜禹周孔子之心傳而獨闢其道者也道闢卽楊墨自無不距凡軍戰而勝之陣上曰克未戰而遇之境外曰距辨則戰而克者也開聖道則不戰而距者也夫戰而克卽彼縱能服其傷實多不戰而距卽我常不敗其利無形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曰今之與楊墨辨者放豚既入又從而招之孟子亦未嘗欲人辨也又曰及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惡矣予乃今知孟子一書無非所以距楊墨也

命過

人知中庸言性命不知大學未嘗不言性命中庸言性命深而詳大學言性命明而約如曰見賢不能舉舉不能先命也曰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爲拂人之性是性命總不出好惡外第不退不遠人疑何獨言

玄安齋因思錄

三卷

十六

過不言命不知過是人命也是人如舜誅四凶而後命官性之實事也舉臯陶而不仁違命之極功也何可一諉之天卽說過說命元無分別但命屬命德一邊過則觀過知仁有愛人之心而未免優容之過故屬退不肖一邊耳君相造命大君有命君子盡性以至於命皆是在人之責何必言天如此方見得天命之謂性無容二視亦不必他求以此知大學未嘗不言性命卽詩書言天命禍福總不出此意以道理虛言天命乃是後儒之事

掘井

凡學重本原知本原卽淵泉之出其出不窮若徒矻矻工力者是掘井九仞不及泉者也卽穿鑿之智日深而活潑之幾愈隱故孟子以爲棄井凡學務平易求平易則庸德之進其進無疆若徒悠悠高遠者是爲山未成一簣者也卽添入之力日厚而峻極之體反虧故夫子以爲吾止然則其棄也不在九仞之後直在掘井之初其止也亦不在一簣之後直在爲山之初是故君子不可不慎所往焉易稱井通言其可

玄安齋因思錄

三卷

十七

與知

人心有仲尼世駭陽明之說而不知卽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世未深信孟子之說而不知卽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之說也與知之知卽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卽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者見人人皆可以爲聖也又必言夫婦者生人倫理由茲始也夫淑女窈窕文王雖謂自世觀之以爲古今絕德最難能若自性觀之寔亦

無加于尋常本分之當然而特夫人之多自汨沒耳
故有山妻農女守貞死節卽志士仁人不能過者此
何來耶真與知與能之一証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
從本根上論不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
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率性固未嘗不同也今之
人多從枝葉上用力故意見太多伎倆太勝自視愈
高而猷薄愚不肖愈甚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夫愚不肖
之於道何不可知也何不可能也謂世有不能矣天
之爲不能躍淵之魚吾終弗之敢信

古學齋因思抄

三卷

十八

不謀其政

不謀其政先儒以爲若君大夫問而告則有矣余以
爲問而告非謀也魯論言政頗多群弟子不暇論如
葉公問則告以說近來遠康子問則告以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可謂謀乎夫謀者不止言其理而深與其
事夫子固未嘗及其事也第言其理耳卽言之詳莫
如答哀公問第曰人存政舉五達道九經皆古今治
天下大規模其見于禮記者不過成身敬親類耳曾

未嘗一及魯事可謂謀乎大凡謀者深言其事如其
人可用不可用某政可行不可行蓋無其責而以身
擔其是非利害者也夫言理則我出之無心人聞之
足誠言事卽聽者未必見庸而其究易生得失盡言
取禍不密失身其爲危道多矣故曰嘿足以容往嘗
疑夫子之諄諄言政而未嘗嘿今乃知其言而未嘗
不嘿不謀故也然則顯更不宜伐陳恒宜討獨非事
耶曰夫子從大夫後不敢不告又曰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是不得以不在其位例且言不宜伐未必不伐
言宜討竟不討蓋亦旁議之而非身親之明規之而
非密畫之也是終不得謂之謀故夫子至是邦必問
其政而子貢直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聖德有五
溫良之仁恭儉讓之禮僅居二耳夫不有聰明剛毅
審察之足稱者乎第從聞政言則憚攬當世之故與
周知衆人情狀聰明毅察疑于有餘溫良恭讓疑于
不足夫唯夫子愈不足而人愈親就之此聖德之
通所以超尋常窺測萬萬也故曰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由此而言卽必聞其政亦非夫子意又何況乎

古學齋因思抄

三卷

九

謹其政

中立不倚

中立非特立也中自無倚不倚從立來中者天命之性由天者也中立者率性之道由人者也由天則無倚由人則不能無倚故至誠立天下之大本而曰夫焉有所倚或問中可立乎曰唯立而中始實有於我不然其不視爲穆然淵然茫無歸著者鮮耳故有子云本立孟子亦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絜矩

大學齊因思抄

三卷

三

竊疑今之言絜矩者第以爲欲惡與同曾不言欲惡何事卽言財欲公不欲私欲舉賢不欲混不賢於孝弟慈絕不干涉不知矩從何生所謂絜又從何準的蓋至仁親爲實與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而後知爲人上與爲人下者其老老長恤孤之真性皆于是任好者順此者也惡者悖此者也慎此之爲慎德不然不到爭奪不已用此之謂實善不然不到用媚嫉與畜聚欲不已故言拂人之性菑必逮身好惡至此而後性可明性明而後矩可絜夫大學諸重

未有外孝弟慈而稱明新稱至善者也盡性之謂至成性之謂矩故曰規矩方圓之至也絜矩何獨言惡人情欲之勢順惡之勢逆順者易推逆者難化故違道不遠從不願勿施上說不欲無加卽子貢尚非所及君子絜矩宜須人情所最難者而推卽易者可知故仁人好惡止言放流有國者以義爲利止言不畜正此義也上下前後左右何細說不厭詳也說者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爲矩非也篇首三以上稱不將以上自居而視已之身有特出乎衆者耶苟視已之身有特出乎衆而其爲驕泰甚矣矩惡能絜夫唯平竟之身設處乎儔人廣衆之中有時爲上亦有時爲下有時爲前後亦有時爲左右視吾與人毫無等差亦毫無壅隔而後謂之能絜矩故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嗚呼此君子忠信以得之之實也所謂得衆得國有人有財好義終事正興孝與弟不倍之明效也非君子絜矩誰能如是

朝聞

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此
朝聞夕可之大闢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朝聞夕可之實地也獨惟今
之言道者其視道若維玄維嘿不可體會視夕可死
又真若獨去獨來不可名言曾不知道不過率性聞
道不過知性古之死忠死孝死節死義者皆聞道之
人也皆夕死可之心也不得以其行偏而少之也夫
行有偏率性無偏人知道果如是則日用尋常各有
定則無可忻厭無可趨辟吾聞之人云若論世情人
時時是死若論聞道人時時可死

知生

或問事人事鬼何以曰誠又問知生知死何以亦曰
誠或疑之曰中庸不云誠者物之終始乎夫誠非虛
言理也君子慎獨始覺性命之真須臾不可離曾子
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知死之說也顏子曰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此知生之說也由也不得其死是不
知死食輒之食爲非義亦不知生

小人

大學誠意說小人中庸亦首引仲尼說小人今人視
之有一以予觀之則一而已矣夫人所以勉強爲善
者唯有忌憚故也若無忌憚而猶不至乎爲不善者
未敢信也至若見君子厭然果遂爲有忌憚乎夫本
有不善而故拚之以爲無本無善而故著之以爲有
蓋用罔之極而真心之死也久矣而忌憚惡乎在予
故曰一而已矣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相在爾室
不覩屋漏密密脩持何嘗有一毫拚著意故大學慎
獨之君子卽中庸慎獨之君子本無有二卽小人亦
安得而二大學之言小人也備寫無忌憚之形狀中
庸之言小人也單提無不至之精神君子卽堯舜湯
文武周孔子是也小人是莽操之類孟子一則曰舜
之徙距之徒一則曰是堯是桀足知小人與君子對
立人又謂篡弒小人何所拚著予謂謙恭下士自以
爲舜禹桀天子令諸侯自以爲周文王却不是明明
拚著足知無忌憚與掩著正是一條心事

干祿

論語有祿在其中者二以爲究必得祿非也如是則學爲祿學縱言行之脩依舊是干祿之計縱君子憂道依舊是憂貧之心是必不然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仁義卽祿更不必計彼富爵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又曰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更不言仁義聞譽之中卽有膏粱文繡之獲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耕卽克于口

玄晏齋因思抄

三卷

五

而餒于腹學也祿在其中學卽貧于身而富于心如是方可銷人世慕而專人道力不然于張說學干祿亦何曾不學其干祿也亦何所別營爲而全與學不相涉世蓋亦見中庸之必得位必得祿而云爾也夫聖人之必得祿也直合之以聖德若學人之祿在中也須堂之以潛脩

未發解

癸丑

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涉玄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卽所爲未發者亦屬影響故直謂

人無未發之時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皆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私枯卽發之時猶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之則終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卽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著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窠廊萬物衆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唯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形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形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今若以爲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爲未發又將以何者爲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真脉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謂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母乃兀存閉目以求玄妙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爲慎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爲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中庸慎獨本指

玄晏齋因思抄

三卷

五

也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恭一義

浮海 甲寅

凡涉世則其途彌險濟世則其道彌艱夫子之乘桴浮海卽易之利涉大川也易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又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此皆巽德之善而材之足貴者也若子路之喜正與相反凡人材非不足在所自取善取之材覺目通不善取之材覺目塞凡人不深心則智不出不慮變則用不周浮海也而易視之是喜事之心豈練才之路哉故曰無所取材他日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皆夫子達材之教也說者曰何以知浮海之非隱子路之喜非爲隱也曰以子路之言知之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若浮海果隱是所謂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而子路顧聞之喜乎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則身之仕不仕固不係于道之行不行也而可以道不行之故遂謂浮海

隱乎說者又謂居夷浮海摠一意夫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亦欲道之行于夷而非欲身之安于夷也而謂居夷隱可乎然則聖人稱含藏者何居夫藏特道之不爲世用而非心之遂忘世用也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此真識聖人之心者也古人稱陸海宦海滔滔皆是卽海不過焉是以夫子特借義于浮海明闡義于取材

性說 甲寅三月十六日

古聖賢未有實言性者天命章說中和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爲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爲聖人主靜立人極遂開儒學之宗至豫章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接程啓朱大爲得力予蓋從三十始玩中字幾十年而後覺一靜字妙始知教人求未發真是學問要領又數年思之覺得求未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真學問要領然將一靜字替中字恐聖學與儒學便未免于此分別宋儒只爲講一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苦

費分疏補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
補凡學問一有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
了舜度躬行便有一半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
性而行便爲道故云致中和不干中處調和亦不干
和處還中徹始徹終要在慎獨間政章說達道達德
九經皆云所以行之者一故知看未發之中只儒學
入門法不可便謂與聖學無異若以靜替中更大有
懸隔後人專以靜求性恐終有病痛在

氣說

甲寅五月十八日

孟子齊國思抄

三卷

天

孟子說氣之實一則曰平旦之氣一則曰夜氣二者
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
與夜卽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若君子便自強不
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尚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
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沉沉熟睡之時自家
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尚是清明一
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絕而
天尚未嘗深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
爲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然則氣終無不善者耶

曰除是天地氛祲人身疾病若有不善時節然疾病
之來特能中人形體終不能中人心術若其心持得
定久之氣未有不清疾未有不回者也此亦是氣無
不善一證若夫天地氛祲從古及今金無有說天地
不善者何獨于人頓疑今人不仁不義戕伐措亡何
異長病之人滔滔酒色了無回悟終到元氣日亡一
日今不罪已之戕伐措亡而以爲氣稟原有不善是
爲長病滔滔之人作解說也

知道

甲寅夏

孟子齊國思抄

三卷

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曰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可見知道終非常人可能不知幾
千萬學人中出得一个人又不知幾數十伯年中出
得一人朱子勤勤開誘專務與民由之一邊象山急
急提省却併要人知道所以教法有廣不廣然聖賢
教人則不然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從此由卽從此知更
不得分爲兩截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迩
辟如登高必自卑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即所以由所以知其次第法度更一齊付與人了

取與 甲寅夏日

今人說取予多援孟子交道接禮孔子受之之說以爲交際宜無不可受又有一種談學之人且援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于予之說以爲宜無不可受于世者曾不思孟子曾爲卿于齊終不受祿蓋守身如此其嚴也夫君祿且然况交際與其食于人者乎今之事君者必有不輕受祿之心乃

孟子因思抄

三卷

三

可以商孟子之取予孟子又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然則其生平所受者必其不可不取而非僅可以取者也而彭更猶以爲傳食之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蓋學于孟子之門者其守身之嚴類如此予以爲今之涉世者必有彭更萬章之心乃可廣以孟子之取予

知天命 甲寅夏日

五十知天命此聖人極至之造從五十以前志學立不惑此聖人好學日新與年俱進事從五十以後

順從心不踰矩此聖人好學無已至老不退事知天命卽中庸知天地之化育也若是知得透徹如知性知天而盡心恐止是不惑事不消到五十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知天命之寔德業也孟子曰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此知天命之寔精神也唯五十方有此造位前之志學與立已實有見此後之耳順從心亦不過優游乎此而已夫耳順而一聞一見若决江河從心而周

孟子因思抄

三卷

三

旋中禮盛德之至此皆聖人所優爲事豈知天命時尚不能然直至六十七十始能然耶凡人至六十則志雖存而形易憊故稱耳順蓋自信其耳之能爲用也凡人至七十則不唯形易憊而心亦難持故稱從心蓋猶覺其心之能爲主也此聖人深慮其衰而幸其能不衰所謂不知老之將至者也若說五十後重有此兩進步則豈其耳有遺聰而輒能知天命亦豈其矩尚違心而遂可謂知天命耶此必不然譬頭堪出一箇志字尚我爲運用末方點出一心字見復

本體其實一生不過以天命相終始而已此允學問

大頭惱處

順天 甲寅夏

世說以爲景公能順無道之天夫景公非能順天者且天曷嘗有無道時然而有道無道之後曰二者皆天何也夫無道正天之所痛也其相役以力至于小役大弱役強正天所以罰無道之天下也若小德卽役大德小賢卽役大賢正天所以命有道之天下也故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云仁不可爲衆也于此見

玄晏齋困思抄

三卷

三

天之所與果在德不在力也夫唯文王而後謂之順天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所謂易無道而還有道者也今若謂無道之以力相役亦天所當然然則尚德尚賢于無道之時其遂可謂之逆天乎夫景公者因循不自立直途天而已矣涕出女吳其於亡也亦一間矣若謂順天者不獨當順以德相役之天又須順以力相役之天則戰國併吞五季干戈直亦謂天道之所當然而舉世之人不至瓜剛之搏齒剛之嚙不止耳

嗚呼可異哉

似忠信似蕪潔辨 甲寅夏

忠信蕪潔不易言似者亦不易辨如尾生仲子可謂之似忠信蕪潔然刻意獨行則所謂同流合汙者未見其然也如王祥馮道可謂之似忠信蕪潔亦可謂之同流合汙然大節全虧則所謂無舉無刺者未見其然也吾以爲如石建兄弟居恭謹至數馬恐譴死在朝無所匡言則可謂之似忠信非忠信如公孫弘爲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然迺驚于功利曲學阿世則可謂之似廉潔非廉潔卽目以同流合汙無舉無刺誰曰不宜然特鄉原分派餘派也尚不足當鄉原鄉原力量更大煅煉更熟凡人忠信者未必廉潔廉潔者未必忠信才性常各有至唯聖賢兼之鄉原卽能兼而竊之無尾生仲子硜硜刻意之氣而時襲其風有王祥馮道不顧大節之心而不露其跡大詐若忠大貪若蕪厚貌示誠小謹徵善其爲術甚工而事跡亦不可確確乎指實也君子第見吾真方能不惑彼似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玄晏齋困思抄

三卷

三

節而不可奪也斯忠信之寔用也子曰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斯忠信之實心也孟子曰非其道也非其義
也一介不以予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斯廉潔之實
用也又曰鑄爾與之行道弗受蹴爾與之乞人不屑
斯廉潔之實心也此皆振拔風塵之外而何至爲同
爲合又皆不妨日月之更而何嫌有舉有刺姑舉一
二焯焯者爲標如治朝而以忠信廉潔見用者曰汲
黯曰陸贄如亂朝而以忠信廉潔見厄者曰屈平曰
陶潛汲黯常面折人主過自謂輔少主守城深取責
焉卷之三
言不能奪則可謂之忠信矣陸贄自少于泉貨數萬
不受晚藩鎮一靴有詔終不能強之受則可謂之廉
潔矣屈平內圖國政外應諸侯終以群小不容沉江
而死愛君憂國不忘則可謂之忠信矣陶潛去今祗
以不肯五斗米折腰屢空宴如則可謂之廉潔矣夫
賢有內行脩潔之聲贄有排邪守正之素平有與衆
皆濁之悲潛有屈身禪代之耻卽忠信非缺廉潔廉
潔非虧忠信也蓋才性所稟各有特見其至者然至
聖賢道術不知所深入何如然鄉原之精神蹊徑必

如是乃能杜絕不得中行而思狂狷縱狂未可輒當
以狷真不嫺者已士人學道且無暇論中行要須識
狂亦未可志狂要在學狷學狂狷不得猶爲君子學
中行不得易成小人今人終身學鄉原則亦終身爲
賊而已矣東京之顧厨氣局類狷晉室之稽山氣魄
類狂顧厨猶是特操稽山不可立教然忠信廉潔亦
皆曠然不欺者也叔度之汪汪千頃林宗之循循善
教德性幾類乎中行亦不知其聖賢道術所能深入
何如也然至于似忠信似廉潔則終無一毫沾染處
焉卷之三
聖人辨甲寅
或問聖人所不知所不能謂何曰聖尚有至不至單
言聖則有所不知不能如伯夷伊尹柳下惠是也知
清不知和知和不知任知清和任不知特也若至聖
則無所不知不能孔子是也時則無所不至然則聖
人之道稱大哉豈亦有未至耶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發育峻極禮儀威儀而又極言其洋洋優優所
謂至也然則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何耶曰單說天地
卽形氣之天不過與聖人而三有憾者也故至聖不

猶如天如淵而終之配天至誠不獨知天地之化育而終之其天如之知之尚形氣之天也直到配天其天與天命之天合方于世無所不知不能而極君子之道之至且至誠盡性既說天地參繼之能化如神悠久無爲而後終之天命不已與聖德之純合故末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天命之天超乎天地聖人者也首曰中庸其至矣乎此中庸之至正與天載之至一夫舜稱大知大孝武周稱達孝乃至聖至誠漢儒謂子思特以贊仲尼而他與焉豈其無見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足知聖人之果未爲至也

慊心

甲寅

孟子欲人盡心說盡字幾令人無可程量無可印證養氣處說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只一慊字令人一毫瞞昧不得處處印證一毫放鬆不得時時程量義不義從此分途大學誠意實此者也中庸戒謹恐懼唯恐有悖乎此也即夫子所謂知我其天惟慊故可知又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唯慊故常行

世間人儘有智術足牢籠人而方寸之地終打不過亦有名義支撐儘覺無傷而被人一指破病痛便面頸發赤而無所容皆是一些慊不慊爲之獨知獨覺可見學問源頭最是易了世間尋枝摘葉徒成浩汗吾于此不無深省

困思抄

問如何是慊心只求得一個是所謂無是餒與是集義正此也且兩其爲氣也其字來歷亦緣此

古漢以來治語孟者不下千百家其說亦不止億萬言矣而愚之說有不盡與儒先合者豈諸賢之有不備而待余言歟抑豈諸賢之反有不當而發余言歟余每憬然而思之終有慨然而不能已者夫所宗孔孟者宗其道而已所宗孔孟之道者宗其盡性者而已言性者非不盡宗孔子而獨疑孟子之性善若涉一偏多稱引三說以爲全卽其醇者亦未免借變化氣質之說而陰爲之回護夫心孔子之心者孟子也見孔子之見者孟子也言孔子之言者孟子也蓋毫末未之有異者也苟毫末之有異焉曾不足爲孟子

夫繼善成性夫子不嘗贊易乎秉彛好德夫子又不
嘗贊詩乎大學言道則曰止善中庸言誠則曰明善
是則善之說夫子以傳之曾子曾子以傳之子思而
子思以傳之孟子者也孟子一書無非所以闡孔
思之意而詳其不發之蘊者也今人多以爲夫子止
說相近未嘗說善曾不知唯善故近也倘有不善卽
不免黑白反矣而何近耶又多執上智下愚之不移
以爲不同曾不知所謂不移者乃其人之自不肯移
而非性之果不可移也果性之有不可移則夫子又
何以曰必明必強又何以云知之一成功一耶孟子
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夫世變江河新新無
盡而唯是本真固有純粹至善聖人之所不能獨愚
不肖之所不能亡故曰故也苟故之不同而又何所
持以言又何所以一天下韓子謂今之言性者奚言
不異予謂今之言性者雜三說雜諸子百家言奚而
不異夫孟子之言原不異于孔子而諸賢之言乃獨
自異于孟子吾終弗敢信也諸賢之言已不免自異
于孔孟而欲使吾之言盡同于諸賢吾亦弗能爲也

故偶有窺竅輒寫爲篇久而成冊名曰困思蓋困而
思思而彌覺其因爲姑存之以俟正于世之知性者
若夫知止之實在知人倫明善之要在明戒懼此皆
經傳中明義世無能出入增減之者也而說者多不
能歸一子卽異而未嘗異卽求爲同而終有不能盡
同者也

玄晏齋詩敘

夫惟圓與超其致懸矣圓者波流與俱常俛仰于衷懷之不勝給超者蟬脫塵埽而自決于雲霄之外等是乾坤也而超者處之風雲助其神思花雨相其天趣山水發其奇靈其所樹立劃然一定不熒于是非不蒂于去就來不可圍往不可禦此古之聖賢豪杰所爲夏絕八尋而不徒文

章之煥郁也玄晏齋詩少

宗伯毘陵孫先生集也先

生視禮篆凡所擘畫要于

光

主德而襄鉅典綦拮据矣乃

公餘稍暇不廢吟咏一日

請先生所著詩將付剞劂

余儕幸卒業再四讀異焉

詩分內外襍三篇內篇挾

先天之秘而洞玄機外篇

括諸藏之解而參禪偈襍

篇感物興懷嗟嗟韶景而

逼真盛唐之律蓋以堯夫
之胸次紫陽之理解而從
容出之直寄李杜于唇頰
渢乎有聲蔚乎有色雋永
乎有旨也夫玄與禪儒家
所不恒道謂彼竊吾儒之

緒以成其旁致耳乃丹經
萬卷何往非易楞嚴千語
摠歸一艮彼謂禪玄不道
猶之乎圓之說也超世者
出入于今古之風神而獨
擅其至無非玄而非玄無

非禪而非禪此老杜之所
爲精于樂府也然茲特緒
屑焉耳先生值

朝家典禮殷繁有爭之十餘
年不得者先生翼翼然盡
力維持積誠感動置禍福

利害于弗顧然後知先生
之樹立迥不可及而不獨
以詩名矣頃以病請輒飄
然拂袖高風亮節耿如也
真超世而不囿于世者青
原白鷺之間其恬適寧有

既乎它日起邁軸而調敦
彝則先生事業文章正勃
勃乎其未有文也

甲寅歲仲秋望日禮部主
客司郎中潘潤民等謹序

玄晏齋詩

序

五

玄晏齋內篇詩一卷目錄

九章詠四十五首

坎一五首

坤二五首

震三五首

巽四五首

中五五首

乾六五首

兌七五首

艮八五首

離九五首

序

易義

四正脫先天圖詩

八卦變現

萃詩

玄晏齋詩

目錄

四純對圖詩

贊

先後天總玩

乾詩

先天詩

玄晏齋外篇詩二卷目錄

夜雨

續懷靜峰示友人二首

夜寤

偶記

金剛贊偈

法華經授記品偈

聲觀

偈

海月大士像咏

戲題像

摩訶菴靜坐	九月八日滄州道中登岳陽遺跡樓	踏空吟	茅山四言	牛頭師坐石	懷靜峰漫作偈言	世法歌	和唐人韻	同偈	平旦吟	堂堂詩	僧吟	玄晏齋雜篇詩三卷目錄
		白衣觀世音偈	偈	偈	偈	鄭明初見示稍次定作	偶題	入寺見牛頭二首	偈	一切	後天圖詩	觀錢塘潮
												出仁和門
												哭黃以度三首
												戲題
												清明日同孫梁二丈郊游二首
												入寺
												送周坦老南歸

城邊柳	送客	看新燕	苦雨作和允修韻	秋風十二首	秋月	秋鴈	秋虫	駕臨樓觀獻倭倭志述四首	感時四首	山居	少年	七夕	呂梁	庚子孟夏往金壇哭姝四首	玄晏齋詩	宿天寧	夏日寺居七首	外弟白從謙過宿寺中有作和之三首	和新柳	入寺	之西清卽事二首	掃墓二首	病作三首	訪寺	友遠惠藥書此志感	題劉幼宸百可園卷志感三首	題環山小隱圖	偶占	紀述	寶鈴山集

偶題

秋窓讀書

維揚拜外大父新祠 上方山

聞靜峰被盜所有畫空貽詩一笑

悼友

感歎

春窓作

過嘉賓射所

已亥秋南歸後君美諸丈皆曾以詩見懷近君

美寫見投既感深心且有餘愴燕和韻以報

仲兄比愚謁選宰籃山送別十四首

觀莊定山詩

讀白沙集

玄晏齋詩

目錄

四

感事重賦呂梁

書感

悼姜汪六首

朝聞吟五首

讀春秋

臨行阻雨兼別友作

九月八日滄州道中登岳陽遺跡樓得灰字

自傷

謁茅山森中得詩

朱允修同宿神樂觀

朱元介小圃二首

牛頭道中

游牛頭

牛首

塔影借言

寓舅氏所一首

宿棲霞同允修子尹四首

石佛

歸途憶

病後言

懷鄒子尹

書懷

雨花臺望

栖霞別允修和韻三首

青陽訪呂澄南贈作 間門夜記三首

閱諸公送太初行卷作以和之

已酉元日城南樓中 重謁茅山得律

春日城南齋居十首 白髮

玄晏齋詩

目錄

五

宿先賢祠別友作

續和朱陸二先生韻

續八卦吟

掃墓作

讀古漫詠

茅山夜望

古意

寺中和孫鑑湖韻

京口九華

招隱亭

甘露道中

遊金焦

園居

朱允修來吳作

夜過城南園中

姑蘇嚴宅園

園居

偶觀書吟

園坐	園中湯詠二十首
謁東坡祠下作三首	
孔林後泰安道中作二首	
關中坐	題郭蘇門百泉圖
金扇題	道中青柳
聞進士遊街	讀荀子
乙日朝天行	棋局
出部	道上吟
望月吟	道上絕句
玄晏齋詩	目錄
讀方正學集	寄郭原仲
贊玄晏	半月吟
臆吟	悼謝朓
書懷	夜讀史
輿中吟	見宋黨禁有感
明月吟	雪吟
署竹	署吟
朔風	聽鶴吟
更殘	讀宣公奏議

明月	偶言
此生	除日
祀先	純陽觀四首
經天詩	紫薇
東風厲	感懷
桐江行	綠竹吟
偶成	閒居
玉石	玄晏齋
又疊唐詩	蚕繭行
玄晏齋詩	目錄
問來行	瑞香行
得寶吟	赦詔行
憶吳	昭關行
夾行贈方渭津	焦山
金山	大道
贈錢丈行	

玄晏齋內篇詩第一卷

晉陵孫慎行著

九章咏四十五首

坎一五首

不是元陽一綫來既分形氣孰爲回先天有主終傳
脉大地無形忽聚胚濬發根源真不測宵藏機括却
須開誰能識得淵泉體獨向初機嘿嘿培

順卽江河去不還迨將造化握曾間祗從活潑心來
遠方識流行勢尚艱至實摠由虛作母極平須以險

玄晏齋內篇

卷一

一

爲關玄冬凜凜機藏密何處能容思議板

序易何緣獨首屯乾坤非此不成春時時徧滿稱純

德在在冲涵是大人他日爲雲天際事几回行地險

中身無窮掀揭從君造內省何如抱一真

茫茫宇宙本無垠一畫從中旋轉動從此漸能回地

軸不然終恐喪天君人當夜半几常勃水自冬深氣

倍殷造化樞機真有的心亨之外復何云

陽德先天去漠冲一爲形陷險無窮木堅定自心多

實德廣無先耳聰聰欲使滋培流正脉常將勞苦惕

深衷人生剛直元來足片念能回卽子中

坤二五首

天一纔生眇若絲卽看坤大佐南維水得火來溫養
茂火從土伏發榮滋風霆時借潛神氣山澤長因奠
厚基造物深深固藏意鴻濛寧有几人知

滿函陽氣欲周時賴有坤貞善護之若往應須後得
主雖高寧勿下爲基露生是處堪流教水至先時卽
履危翕聚無多誰發散祗將心地密脩持

天地循環似迭移却從巽位作坤維盡知嚴肅冬爲

玄晏齋內篇

卷一

二

盛誰識涼風地所司一不獨生全賴偶水從多蓄出

方時二中須有不二者試覓承天天是誰

莫道純陰祗作寒舊來情性急回看向從承盡全肩

荷此日息回更造端不用用時從類易有爲爲處喪

朋難北來便作南中主始信乾坤疾轉丸

渺渺重淵不可游西歸流火正相求三陰調御都由

母萬類生成不在秋不見而章從我握無成而代與

天謀閉藏母謂陽消盡滿世陽和却此收

震三五首

人生直率苦難探都爲柔靡欲所酣復後渾淪元是
一發時飛迅自成三因之省舊中多懼持以當前義
不慚始信初陽有餘振重淵積壤豈能龕

世運悠悠逐化新若爲不省窀穸人心心共載唯真
意木木相傳是至仁欲奮一機難頃刻初謂百蟄盡
陽春東郊迎序來從古須豁衷懷對此辰

常慮營營動易侵却嫌當動反淪沉優游不撤羣迷
緝直遂方知造化心暗暗炎鑪爲溫育深深淵底自
沈潭春來一派網緼意轉撥關頭何處尋

玄吳齊內篇

卷一

三

每見東窓乍啓扉道情世念兩依依何當獨省往來
意相與重尋迅發機忽地動時男志氣乘龍出後帝
光輝羣陰從此齊分布須信功先開化微

任汝天轟輿地摧吾心淵默亦悠哉元由艮止根基
固兼識離門光耀來萬物向榮欣自得一中鼓鞑秘
誰開丈夫無限經綸局不出從生載震胎

巽四五

習習東風滿境春是誰豪簫使之神一元有性來機
密大治無礙入處親肌隨暗淪真得竅霧雲繞捲印

芳辰人生合有拂嗟處何忍虛明蒙垢塵

盛衰倚伏不須更古人說盛唯始樞木芽苗由西北
地水源動自西南隅東北溫厚火所產東南照耀金
爲居君如不信先庚意試看青郊有墮榆

造化闔闢何無停一陽繞動一陰承天門暗辟風隨
鼓地戶初開木漸昇繼體母功方右却率先女德更
南征舒徐莫謂全無果柔道從來不抗衡

四達心源本一齊纔滓欲徑輒淦泥常將和煦時時
鼓便覺清明嘿嘿提資斧喪時寧少斷史巫紛處未

玄吳齊內篇

卷一

四

終迷承剛直是齊心稟從此生生與日躋
幾見芳菲不住吹東郊正是麥秋期默噓應到垂成
日善制無如方長時志氣如神還主宰轉旋從物自
張弛文明正值南天近應復潛中自護持

中五五首

萬物紛紛似列屏漠然皇極自中凝圖書有象終非
象爻畫無形無不行出坎入離真脉路秉奇諧偶各
時情何人解得環中趣地轉天迴無動傾

四氣並生原一德中央之象宛然存不是并歸方得

數豈須排布別爲門時行觸處機常合星拱無爲極
自尊摠是真陽舊德在森羅名目俱兒孫

盡言萬物生由土土爰生從何處來觀化羣生卽神
理認形大地也塵埃思通出入心源秘用溥生成性
地開五物看來原一物請君還自識元胎

偏何居偶正何奇自是陰陽分位差獨據天心正中
正全挑法象奇中奇一氣之中九爲用四維之列十
爲支從教河洛紛紜互樞紐從中摠不移

奸惡人人易險陂誰將極理細思維無偏無黨原民
玄晏齋內篇 卷一 五

秉惟一惟精獨主持終古乾坤常未濟兩間雷澤合
相隨轉旋用盡終非我氣象分明未發時

乾六五首

渾淪剖後全屬坤到頭終是歸乾門造化生成常合
併純水世界金爲根體本純強用不息機從圓轉施
無煩用六只居陰面目方知無首乾元尊

靜着天德明明是動覺人情擾擾非不到見飛先露
角直從厲元難拂衣所以高明多覆敗寧知沉晦生
光輝請君終日戰兢念屋漏不愧自知微

父母從來愛所生寧居辟地不居成東西少長森成
列南北從中各主盟位逼陰終唯有戰時當正午却
輪明從茲一派收藏令漸見復來陽德精

冲虛莫禦是真機終古茫茫不可窺日月摠行九道
裡星辰不越四游司盡歸續序陰成地略露光芒帝
出時摠是純易性只一瀾天元氣滿空滋

造化無鑒誰爲開盛處元從傾處來萬古貞觀常法
象一真冲漠實胞胎盡看倚蓋從旁轉寧識元龍自
地迴嘿嘿退居真大德紛紛可見摠几枋

玄晏齋內篇

卷一

六

兌七五首

陰陽何止互相根相制相求說可論火一入金金愈
煉澤從居火火俱溫中心實有卓持他外境誰非利
應門試憶生身泉動後幾回變化澤還存

戰兢寧不自衷持恰值從容坐享時柔得數奇方有
制陰居位正摠無爲歷人間世應各得收天下春不
一遺自是吾心能順應機緘默湊豈人知

物物秋來欲奏功何當雨露及時逢遙看坎離原同
體緊接乾坤與代終世路剝從形跡後人情孚豈面

類中認得無言真倪處友朋講習正和衷

衆生役役苦勞神不遇收藏不見真正當晚歲爲歸

地尚靠元陽是主人少女相時功未艾太陽潛後曜

重新造化殺生寧是殺風霜應併作陽春

適觀七氣自西施歷數從前變到茲坤南便見巽兌

從乾北旋應艮震移尋常易簡無多事大約欣和此

一時轉換一機君識否兌還居坎震還離

艮八五首

闔闢之機呼吸迂晝夜寒暑莫不然况從闔又闢方

玄晏齋內篇

卷一

七

大成始成終寔在焉生之闢先闢在後成之闢後闢

在先時止時行自有節篤實愈見光輝全

試看林木鬱蒼然萬類精英到此全信有貞陽凝地

庑都令生氣冠峰巔泉流時出來何遠雷火潛埋勢

欲然莫問出機能預握八埏栽植已綿綿

思從有位方中止道不躬豈外求但使根基似山

立自然變化與天伴一卷莫謂非全體萬仞休言獨

出頭正是土行潛寄處乾坤全力少男收

時時動靜合防閑嗜欲誰能止不姦徒覺外來常不

足寧知天付本無慳思時得窅幾須捷動裡翻身力

更艱世上幹持多少事歸還纔得到茲間

光明恰值到頭時檢點從身細不遺失足失言應共

指何思何慮復誰知形骸遣後神全定物我融時心

不滓爲是火金享煉盡更從淵底獨需遲

離九五首

陰陽老去屬誰終調燮乾坤獨此中已日近看依母

德子交終是屬男功雷從風薄威逾烈澤自山藏精

更融在處光輝元一體始知明德照無窮

玄晏齋內篇

卷一

八

天德何時不出寧元陽凝處嘿惺惺原從滿界都流

用直到終天不露形吾自見吾真獨照物之相物共

含靈繼明體段人人足南面休疑聖獨聽

炎陽藏處人晏安無盡天機捫可採長養維時偏獨

旺韜融無物能相參都將卦氣虛爲御直運心精實

作龜終始循環樞嘿嘿寸衷今已得司南

乾統三陰坤統易一從中剖途殊方機從陽始陽非

用妙在陰含陰更章無首光明方溥徧先天機象更

沉藏人人若得虛中意一畫於今總未亡

從來顯著必由微用到終時盡密几祗見麗中坤氣象寧知用九乾樞機真火煖來金不躍重淵浴出日增輝虛明默向南天對爲問心源似也非

序

九章自坎至離直乾坤一大料如此人便得離後無從起坎微不將去所以聖人不深爲人說破夫子所說出震到艮成只是順方位排布畧爲贊揚其終始迴環之機直使人相漸相盪其中而不覺首乾終未濟有以也雖然離誠得處亦是用處果能虛中忘我不元不拘震時震巽時巽兌時兌艮字艮元從坎中一畫光明運之全無蹤踪如是方得乾坤在手息息不停故曰用六未貞以大終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從坤用後還乾乾只出離面目何始非終何終非始夫有終有始者天道之運無終無始者吾心之明迭終迭始者不息之機卽終卽始不二之理嗚呼此可達者耳道也不然尋文逐義泥數拘方恐轉多一番話柄一番支節矣

易義

易經已是後天義一部先天何處尋欲覓先天天更遠後天運用正其真

四正脫先天圖詩

五月十一日作

天生茂德是誰名火照山開木上升雷動東方蹇爲解水生西地泰還恒一朝頓識前時有九用還從異日成才者自生生未已中天大有善門盈

癸丑六月十四日

巽圖巽一乾二坎三離四震五兌六坤七艮八

八卦生成摠由巽一陰動後三陽順一易中氣從茲凝直向南天作大明中氣生生動不已滿西滋潤生澤水東西元是一處成轉看西沒又東生坤元包裹大荒外流行不息山巖等一月一日自橫縱兩用本來同一空月盈月晦摠由日相蔽全在崑崙室世人却認兩般象爭知金水光蕩漾乾坤漠漠自中虛懸自中天照八區一動一說坤藏後元氣默停還相如淋漓散渙沒踪跡潛入中央周無極世間孤亢寧有

就沁入精神相邂逅一朝日月頓清輝乾陽居正爾

宮闈

八卦變現

癸丑六月二十三日

一物何緣八物形龜文龍象宛然凝含章坤士金纔
產麗日離光赤更靈血脉坎藏真一點文章艮止體
雙擊雷聲淵默君知否日向天中看水晶

萃詩

癸丑九月二十日

大地茫茫裏誰將元氣理幽可聚天魂明方合人紀
世上心險黑不過鬼神比極謂獨抱一自然萬物喜

玄晏齋內篇

卷一

十一

風塵正湏洞落得泊然俟貪賈競三倍將身蕩寒瀾
無能擢一竿叫囂冲天起縱有濟川才舒徐且甞止
如彼太阿劍鋒可截犀兕也要孕精光韜藏不輕使
一朝遇大熟切鐵如泥滓當其砥鐸時直須寸心死
身不入虎穴焉能得虎子遇火或焦頭直突薪早徙
一緩更一急算彼更筭已三軍臨孤城面面無敢通
一夫忽先登衆前急如矢直落妖邪頭痛治敵骨體
朝廷盛作養高位徒空爾只是剖精誠敷天同臂指

四絕對圖詩

九月二十一日

天下紛紜各有對個中得一真爲責任他奇偶自縱

橫面面行行自成隊天陽在上亦在下坤陰在下亦

在上動止皆由易主持虎視靈龜得吾養萬物有睽

必有家風主澤浸火無遮一點真易時出沒窮通雖

異用都嘉否極何時不生泰六子周流彌內外水是

中央徹始終澤歸真火乾坤賴養之又養得所居風

生澤潤顛倒餘昂礪調和誰作主甘泉流徧還吾初

贊

癸丑九月二十六日

數載竹林之居十年蒲坐之餘一朝當官受任萬事

玄晏齋內篇

卷一

十二

剖章直書心無營而自結眉常蹙而不舒性原遠于

嗜酒食方戒乎有魚披圖以爲課業弄石以爲懽愉

好我欲尋無所蕭然玄晏之廬

先後天揔玩

一畫本無形彌天元氣成向來損益意此時剥垢情

或以隨時用或以泰道行東西與南北先後任君名

乾詩二十四日

天馬翩然西北來大荒有象凡人猜兌從缺後方能

附震自動時金出戶一中太極從易入坎自金藏澤

不溢異金轉坎又歸山一團元氣成人寰此是微茫
 氣繞結化屯便入坎中穴水易從此亘天中九轉成
 金煉不窮水冷漸歸坤腹煖激作雷聲勢不緩雷陽
 一動萬物生木秀叢叢金暗成還中更復乾來面金
 水相合大澤現收功之後漠然清一片融光滿界明
 斜行縱轉後先別別者徒名陽只一巽兌艮震略翻
 倒坎離中峙乾坤老乾坤交泰後天行離坎東西兩
 不傾一正一反周文易無始無終歸太極太極元來
 摠一物愈新愈變成日月東西南北任君名來往盈
 虧寒暑成長女避坤理生事又爲父母元無二子少
 安然不作家山光晚色收無涯坤地渾淪形西展坤
 功浩渺水潛演金水合來天德寧乾元無象觀冥冥
 終始唯乾一不動滿世機關隨運用若從天乙識真
 元淵底無聲玄更玄獨抱一易還太始大人繼明明
 不已請從中漠問真五宣尼有易君何祖

先天詩

且健包涵一點易九陽離日流行繞缺澤生光四美金元
 麗來易照剛逾出震三明出動處時行德更藏艮八藏實

相入憐深女成母坤三妻金相輝魄映澤爲彰兌七舍月
 還歸山老終成父乾六子金畜養坤弘只此易坎一抱景

玄晏齋外篇詩第二卷

晉陵孫慎行著

夜雨 壬寅夏

醒夢從今雨聞聲是昔人都無一滴受陡覺片時親
寂寂元非定聞聞摠未真堦前有芳草今日倍生春

念將話別鈴戶悄然滿目蒼雲徒增悵喟願言

洪度未結丹盟 壬寅冬

西風寒竹共蒼然世外人逢正法緣迷雨渡頭情浪

歇慈雲深處佛燈懸誓將精衛千年意不斷曹溪一

玄晏齋外篇 卷二

脉傳從此扁舟棹明月清波猶出舊時泉

續懷靜峰示友人二首 甲辰秋

一滴能將海水翻見吾誰識見非原當機乍借塵中

主觸境長新物外言疑到極時纔有路悟從偶爾豈

知門碧天晴日光如洗萬象明明何處論

堦前風葉數飛翻日夜誰抽變化原片色當空人晏

坐秋聲入聽默忘言休尋彼岸升沉路獨覺疑根去

住門無可議中重擬議時時摩詰座中論

夜寤

嘿嘿靈機萬仞深先天何處更追尋請君中夜清心
耳自識無絃琴外音

百道光芒一剎間幾人到此誤疑玄而今始識元來
面天地青青月上弦

偶記 壬午秋

生來佛性本溫溫臨難人方念世尊患難來時如不
有此身應卽飾長存

金剛贊偈 丁未秋

自悟自度何曾佛度悟了無悟何曾有度無度方度

玄晏齋外篇 卷二

人天失路日照空澄度卽非度絕無非度絕無回互

坦然平等十方洞露般若無心金剛無杵無意無疲

妙修行路

法華經授記品偈

我看如來諸授記却是一張空頭契云過無量無邊
時當令饒富稱汝意我觀世間推命人屈指幾年得
豪富日下飛騰志卽揚若云少待便嗔恚誰能猛發
大乘根不愛現前証果利皇皇只叩四智門默然常
持一句偈豈無多聞及獨覺畏若坑谷易顛墜我言

其人卽不歸已歸賤氣辟則當筵歌樂盛須
更歡愛成拋異有爲有作盡空花寧似還依真實地
主人一念生迷着頓使魔軍遂克殲六根功德本來
圖何用西方尋拔濟若說無邊卽剎那依然校想成
貪計願把深心奉佛恩塵勞永永無捐棄如是斯人
真契主四止明明親印識一富能令衆生富隨宜說
法稱大智

聲觀

何處尋三昧旋聞消息真無聲空谷響喚醒本來人

玄晏齋外篇

卷二

三

一語入流聞不擾耳聾心始洞然了蓋天蓋地本自

如寒照光明人莫曉

無常影伴不離身只爲根塵積業因罪福本空何處

着真常元是聽聲人

偈

共爾良知人共思良知不知爾何時爾若不思何有
知知不知時是阿誰

無聲自有聲聞聲更不聲卽聲諸漏盡聞性本無生

海月大士像咏

此身直放大洋東有念如聞呼必通手執青楊一盂
水洒周沙界不曾空

曠劫逍遙世外游可悲可痛是問浮何人却識聞思
路超盡情塵証法流

觀生嘿嘿本無依煩惱菩提何處歸唯有海門秋夜
月蒼波處處自清輝

戲題像

幻人如識幻究竟卽知幻本無自性有人繫得摩尼
珠青黃赤白從君睽

玄晏齋外篇

卷二

廓落天機何處省露柱青松點頭領可憐拍面更挨

肩拋却真人只看影

君今欲識幻究竟應取此圖作明証坐與同坐默與

俱熾然清堂說法性

摩呵菴靜坐

無相光中獨露身無邊無量是吾春有人問我玄脩
旨咲眼呵呵舉未真

九月八日滄州道中登岳陽遺跡樓

不須重撫岳陽景此地求人亦省妙德圓成無上

道清風爲御日爲影

萬里青霄護劍芒遠遊聊此却琴裝
竭來海外傳經久不信人間得趣長

又紀一絕

大覺圓明無古今浮生夢幻在勞心
從今始識還鄉路拋却皮囊撼碎琴

踏空吟

丁未九月十日

一朝踏空身墮墮者是身非我坦然無住無依萬却
刹那超過

玄晏齋外篇

卷二

五

白衣觀世音偈

水精瑩映玲瓏殿八方上下俱聞遍
如來幻色不離身常向空中作方便

茅山四言

上有太清下有太寧隨緣不掛在處長生一燈煌煌
洞照今古冥然識取立超仙祖

偈

六祖定是誰身園花路柳生春認得元來面本依然
法界重新

偈

聞盡薰聞總未休可能超識出常流而今但使情如
鏡一日修來易到頭

牛頭師坐石

尋師坐處端坐者佛是師是佛爲二爲一
旁有師象疑佛分身是象是身誰幻誰真

偈

空性空時見本聞碧天元自淨無雲咲看世幻無窮
盡好取心香到處薰

玄晏齋外篇

卷二

六

無位真人在此栖重關寂寂絕來跑直須聞到無聞
處終日聞聲自不迷

懷靜峰漫作偈言

是身如葉向風翻何處研尋見本原見前公案誰曾
了積世因緣不在言佛爲化城多設寶人歸華屋始
知門竭來疑義消無盡稽首香臺靜夜論

佛手親垂倒正翻大千從此共迷原水流花放時時
態風葉寒碁處處言明覺翻成流轉相狂疑終戀涅
槃門道人老去江湖倦不恡從頭向我論

杖頭拂下幾騰翻
咲我從人覓本原
六用行時誰是一
三車演盡摠非言
逍遙是處金沙界
清淨無窮甘露門
賓主不存權實互
却前天地任君論

定後禪心任運翻
山河大地識來原
往來天際看雲在
朝暮窓前聽鳥言
迷出無門空傍法
覺來無法是真門
嗟嗒仰天吾只爾
欲將誰物共齊論

偈

歷世脩來道未窮
祗緣心閉在形中
若知淨染元無與
一念堅剛慧眼通

玄覺外篇

卷二

七

世法歌

世法破道法生道法
勝世法成塵飛芥墮
緣何事日射波心
明更明

鄭明初見示稍次定作

有耳會真空蕭然夜半鐘
一聲何處起萬劫此時通
感赴誰前後遷流絕異同
金鷄能斷識木馬解相逢

和唐人韻

道德無多一念餘
直須戰勝始安居
冬葉未凋春樹茂
大地元來徧此書

和

一尋丹經何處通
得心之後了然融
純陽玄晏俱名跡
今古遷流入未窮

獨坐誰將我念通
片時天地覺和融
簷聲滴滴歸何處
萬尺深淵應未窮

一剎光飛萬劫通
几將磨刮几韜融
只今寂寂無依地
翹翹深山伎易窮

誰是愚痴誰是通
覺性人人周徧融
請君好惡渾忘却
月映波心照不窮

玄覺外篇

卷二

八

偶題

寧當毒蛇吞噬苦
不受世間邪佞權
若使本心常滿足
須彌立碎巖髓乾

聞偈

未聞何所有既聞何所守
聞與未聞時心定爲一
不入寺見牛頭二首

世間何物最安心
慈我見牛頭獄卒司
突出大雄真面目
無明深處利刀追

問伊何故作牛頭
也是剛腸業未酬
追到利刀無下

處方知煩惱沒來由

平旦吟

天宮地獄元都幻江海滄桑豈是真唯有天鷄一聲
醒清明來處卽陽春

滿身病是前誰覺一點緣清後復牽牽後再清清已
滅舉心何處見重玄

偈

盡知木座是佛假說無邊空濶不知打破木皮個裏
重尋有物

玄晏齋外篇

卷二

九

堂堂詩

堂堂正正丈夫身一日能全萬古人苦使真常仍未
得披沙枉覓水中銀

一切行時一切定一切忘時一切性性忘到處煩惱
休性定隨行功德正

僧吟

既識僧非俗如何俗是僧俗僧憑我做僧俗任人稱
我人俱是俗稱做摠非僧若會如如理吾提我亦曾

後天圖詩

中間空者是何物身在靈臺坐丹穴一丸太極自虛
凝纔有動幾形未列八方情性悉中涵半點光芒若
團結借名未發已想像欲尋戒懼無軌轍請君回思
善保持唯有乾乾是真訣

在乾之先在坤後不在坎左不離右外成名位徒匡
廊中有寄居亦補湊昔賢個個苦搜求獨於此處偏
難透亦有依稀善悟者否向子午尋復姤以茲索解
玄又玄辟車無轂誰相輳請君念念還真元莫逐名
言徒滲漏

玄晏齋外篇

卷二

十

玄晏齋雜篇詩第三卷

晉陵孫慎行著

觀錢塘潮

扁舟歸越日當晝忽停棹驚見天邊湧方知海上濤
長風吞岸捲片雲近山高望裡乾坤許江亭醉眼豪

出仁和門

蒼林滿徑綠蘿垂歌舞遙傳越宋時古道不堪秋槿
冷夕陽猶上表忠碑

苦熱行

玄晏齋雜篇 卷三

昔聞熱行宜見呵我今何爲下潞河平明忽報相辭
天走馬攀追愁不前此時赤日正悍驕炎威鑠金山
可焦數日無霖塵滿面亂蟬柳外空嘵嘵我行十步
五休辛雨汗縱橫不可撥獨有樓樓去國人愁心一
片寒銷骨五夜金門侍空老九重閭闔排難越以茲
感歎且吟遊野寺蕭蕭碧樹幽心事却看雲影外功
名應付夕陽流須臾河畔見敝車相公微服行無驕
殷勤桓是懷明主慷慨還將說故吾搖情落月深寒
渚別淚聲吞不能語歸來仍自向炎途何日清秋坐

玉壺

哭黃以度

相要每千載相別已一年累求重會面忍聽忽歸泉
駒隙浮生共龍門妙手偏傷心趨拜處書卷素幃前

二

素旄忽翻飛來時尚褐衣空懷晨省戀不作晝遊歸
賦舊雲猶鬱歌新露已稀悠悠多老大難測化工微

三

人生不可期榮華反是悲一官未歲月萬里遺妻兒

玄晏齋雜篇 卷三

風冷白楊浦霜淒紅葉時鉛山歸徑仄迢遞不堪思

元日

歲去常無那朝來壹惘然風催塵際馬雲鬱望中天
頌栢貪長命傳詠讓少年家園人集處何事不堪憐

戲題

老去猶憐客寒來自熱中相過常伺夜高卧不經風
脉脉寒喧意勤勤注挹功冰壺何自苦寒落向秋空

清明日同孫梁二大郊遊

朝來細雨過四野覺塵稀上客城闌出佳人壠上歸

柳花軟插髮蘭氣暖浮衣似此同春樂年年願不違

又

幾日看春意逢辰逐伴遊輕風堤驟馬新雨樹鳴鳩
帳俯清池映歌聽翠管流喧喧人未已明月送城陬

入寺

春色烟郊滿還來碧寺門松風噓撫几柏蓋蔭移樽
逸興未云遏清言聊共論應知今日罷城市隔山村

望夫石

誰言心匪石長望在山巔征人去何所石在長依然

立晏齋雜篇

卷三

三

山頭風葉翻山下麋鹿走若解石人心蕩子應迴首

上清

洞府千秋勝深山一徑通峰峰斜插嶺澗澗曲迴宮
道業傳何所靈心映不窮王程車馬客於此浪西東

送客

經年聞客意祖爲送人忙雲起籠黃闕塵高暗綠楊
有情悲道路無緒說江鄉上馬頻回首千家月樹蒼

看新燕

我是南天客而巢亦乍成乘春餘幾日戀子獨多情

雲尾歸還哺風簷出欲騰閒庭看未足呼婦聽雛鳴

苦雨作

積雨不出戶悵然懷有餘病尋知已約懶東古人書
愛火烘衣濕臨堦照髮疎無能補天漏坐看水盈除

秋風

郭何郭朱共社以下共十二首

日中駟馬出秋半不知涼乍對花宮寂徐聽松韻長
雲光清法宇鍾響徹虛廊人吏歸休促吟風興未央

秋月

秋日行苦熱秋宵寐苦長寧辭羅袂薄壹對玉壺涼

立晏齋雜篇

卷三

四

盡角傳清漢霜林團素光姮娥好如可見昔昔不忘

秋鴈

正愛簷前燕踈簾幾個回忽驚空外鴈清響一行來
綠樹雲陰合青天嶂塞開宮城南去影幾日到吳臺

秋虫

繁蕊荷遺放高陰柳正垂今年秋意早昨夜暗虫知
時傳響風中欲和誰何必山間宿能生猿夜啼

駕臨樓觀獻倭俘志述四首

天上重樓拂曉開將軍窮海戰初迴滄波知濺無窮

血更擁殘倖幾隊來

歲歲金門望輅塵天顏喜動凱歌春不知扶杖田間
叟何似呼嵩闕下人

征旗日日彌遼水轉餉年年千萬里箕壤流入昨夜
歸漢家寬詔從今始

天意分明奉我皇蠶夷誰更犯顏行五雲閣下鐃
歌響應逐東風震夜郎

感時四首

山居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五

常時山居愁蛇虎虎肅深林蛇伏莽今日山頭盡壯

夫居人朝出暮何苦

少年

少年策馬出都下割酒吞腥不用價却嘆道傍羸老

翁秋風春雨空鋤稼

七夕

嫋嫋涼風清碧霄經年斜漢渡星遙長安今夜千門

望盡說龍輿會鵲橋

呂梁

人間不信有滄桑滿目平沙舊呂梁千里波迴魚鱉
處至今童稚咲寒裳

湯嘉賓江上詩見寄感懷賦此 戊戌冬

客路誰能破笑顏逢君清話便更闌別來幾度塵中
月夢失孤帆江上山書滿幽齋閑不展門當誰市畫
長關此心元是悠悠者何日追攀烟水間

庚子孟夏往金壇哭姊妹之亡已巳亥夏也余
以大故歸歸半載乃得往哭傷哉

便節辭家日天親各宴然流光驚過隙人世恨彌天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六

淚盡看雲路吟亡味鴈篇黃泉如可見嗟爾奉親先

三

猶憶燈前去汪汪淚共滋問鄉纔隔舍恨別已先時

霜露催人迫椒漿莫日遲一聲魂欲斷莫遣九泉知

四

自我浮名絆曾無再見辰空餘匪我淚偏對鼓盆人

綠水迴舟暮芳源秀麥新歸庭無復面步步欲傷神

宿天寧

摧剝誰能問刳灰且將孤榻寄雲隈一春啼鳥無朝

暮蒲院遊僧自去來香飯故將居士共草衣應息野
人猜行行忽覺城頭近明月虛廊步獨迴

夏日寺居

去家未數武幽意類巖棲問字人難覓聽經日易
白雲依殿近綠草到牕齊每憶塵勞事都令心意迷

一

向晚臨風院猶餘炎氣蒸稍看林月爭涼意似秋澄
天濶飛雲野堂清護法燈觀空無限意嘿嘿對山僧

三

三長齋雜篇

卷三

七

世網還多緒禪林乍掩關有管知境窄無戀卽身閒
今古閒雲去乾坤獨鶴還清言能餉我客到一開顏

四

無嫌一室小喜得近諸天况復高僧對時時說妙道
寂喧風過戶聚散鳥啼前未日青林畔何方更是禪

五

乍聞朝市說攘攘欲悲惶幸不窺諸有無心念厚亡
烟雲開水榭花鳥亂風篁憔悴閒居者慈陰獨借涼

六

遊禽啼未已疎柳放看叢累劫蒼茫緒浮炎指顧中
卷開知性懶奕罷失心雄幾度清魂處疎鐘鳴夜風

七

自顧無超識空知禮法堂賸聞千佛語難得寸心降
脩竹宜炎夏高樓背夕陽更憐終日去花雨負幽芳
外弟白從謙過宿寺中有作和之

薄暮庭還敞初秋涼未生席移嬾草蜜燭定見星明
爲入雲林靜翻成火宅驚山僧今夜話徒倚萬端情

二

三長齋雜篇

卷三

八

高齋絕市鄰夜語轉情親相別能幾日相看都棘人
枯魚千載恨浮浪半生身切切那堪道秋虫響復新

三

碧樹簷前倚陰陰忽到秋僧提拄杖語人爲野雲留
問法多迷路冥心豈智舟探尋知不厭遲爾上方遊

和新柳

辛丑春

岸柳初舒煙景融碧枝金縷靜含風千家從此分春
色一派青青映遠空

驚啼何處報春融翠柳行行欲舞風幾度龍葱烟雨

後晴雲一拂九霄空

入寺

常愛雲中賞偏耽竹下居
試尋心定後喧寂復何如
不爲三生戀應知萬法虛
行行時伴侶明月滿前循

之西清即事 庚子次

十里清溪宛轉流蘆花深處問松揪
起庭何路傷心

日萬樹寒聲到一舟

踏徧蒿萊勢未窮誰家蒼壁自西東
青山何處重開

眼忍付天工默定中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九

掃墓

烟郊一望草初青痛哭重泉兩歲經
何日新松更千

尺東風回首鬢絲星

摧咽猶驚昨歲魂弟兄相對共聲吞
東風畫起人歸

遠鷺麥青青鳥雀原

訪寺

壬寅夏

終歲香臺訪相看識者稀有言寧住
法無得即傳衣
佛相迷前是天花悟後非曉風林月
白宿鳥競

病作

壬寅秋

簾掩秋光晝不開桂風何處暗香來
床頭殘卷唯周易日使兒童讀幾迴

不到雲林忽半秋竹風時想妙香幽
水壺坐對寒空

夜俗慮禪心一樣休

強出棋囊對酒卮離心病骨兩淒其
可堪雪裡都門

別七載重逢落葉時 潘少遠見訪作

友遠惠藥書此志感 癸卯秋

從來短髮憐癯骨數月長安白轉多
束帶送迎知不

減青囊有藥奈人何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十

題劉翊宸百可園卷志感

西風吟斷白華殘却悔從前解綬難
滿目園林當日

舊樓頭惆悵獨凭闌

驕馬僧人別舊廬高樓春閉月明虛
花欄爲向兒童

囑一一親庭剪植餘

題環山小隱圖

倦客驚聞長樂鐘山居長憶故園蹤
村頭路轉疑無
路檻底峰高復有峰春色數株臨水
杏歲寒千尺拂

雲松日來庭戶間間對何似深山真
伴農

偶占

曉來驅馬午忘餐轉覺山林靜福難庭際雙松能翳日披衣欲出每盤桓

紀述

野馬羈路臺却憶在山樊山樊豈不曠性得忘寂喧我來湫隘巷車馬聲闐煩懶性喜自由晝眠常閉門道上傳呵聲百過吾不論屋頭繞高樹四顧疑鄉村何意方冬時好鳥雜啼言無數朔且集風葉爲飛翻室虛涼蕭蕭日到乍生溫傲然味其中風雅道可尊

古人去緬邈千載通精魂言淡味彌遠今時好不存案上有陶韋可以忘我餐

書鈴山集

作者無苟然要用寫中趣詩書賢聖遺非供媚人具鈴山性好吟巧才何曲起身承盛明恩披瀉極傾注徒有奏賦工毫無諷言布謝遺偏諸公渴贊亦屢屢寧知古贈言道義相勉務人謂鈴山才勿棄以人故言甘中自苦吾固鄙其素好下必多乘嬉咲甚罵怒伊昔沉下僚顯位可奔焉片辭適殷勤功于貨財賂

偶題

一朝橫得意凌轡誰復顧身敗名亦醜翻爲汗墨汗嗟古直躬者豈盡紉遭遇人生自有分姑亦循簡素

野蛙閭水涯秋蟬啼清露古人重抱朴一諾豈輕付灼灼通流人宛轉爲世務高門出卷軸市里傳毫素贊言巧如流豈盡中情慕清夜一以思皮骨都成滂遂令咄咄者闕筆不能吐鄭璞與周璞貴賤有時誤滿目錯玄黃所用在辰輅吁嗟文僞繁何日迴高步

秋臆讀書

志懷外大父荆川翁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十二

蒲采遺書讀未能外家風味少聞稱草衣歲歲耘苗叟蒲坐時時病骨僧見破門庭合朱陸文成神髓得歐曾秋窓幾夜燃藜對河海徒令浩歎增

蒼碑亭畔古橋隅故老依然說步趨歌悄茅堂風雪蒲步迴原野月明孤七編手定完仍綴三夜心勞絕後蘇司馬少孫何以似青春飽食媿吾徒

維揚拜外大父新祠

行藏何意值倥忽江海經營西復東誰忍卧高看殺戮長緣師出勦英雄深冬廢粥行郊外獨夜馳戈遠

戒中此意勞勞誰復曉低徊祠下憶無窮

上方山 甲辰夏

百里尋幽轉愈深山形直俯幾千尋僧來山下鐘鳴
頂客轉峰頭月到林草樹盡生談咲色溪泉真醒坐
忘心却憐絕洞幽栖者一榻殘經老碧岑

聞靜峰被盜所有盡空胎詩一咲 甲辰冬

生平營身外事事欲美甘欲慮紛無涯多享應實難
遺物若山丘徒增身後歎人苟念于斯雙空殊足歡
何用爲錢刀感慮顏眉攢翻令中夜驚寤寢不能安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十三

古來稱夜壑藏舟不常完况于上人心素作空幻觀
吾頂踵可磨吾肉鷹可殮是復區區者得失杳無端
等爲乾坤有誰主復誰干莞然一咲餘彼我忘慳貪

悼友

巨眼光芒鬚未華却緣何事天天涯日來剩得孤僮
在夜半還酣賣酒家

一入京華已隔年孤魂蕭寺月淒然今朝須信還鄉
好兒女依依哭向前

感歎 乙巳春

人生能歷幾何春歲歲年年尚一身永夜夫妻愁緒

共年時兒女夢魂親冠裳驅馬人還羨圖史堆窓宇

未貧滿目家僮俱有子堦前歲拜轉傷神

紛紛兒女插花春獨坐蓬窓咲此身七尺幻形爭俯

仰千秋刼習校疎親狂疎似我真成塞婚嫁看人轉

患貧畢竟樂憂何所底薰風蘇酒未娛神

春牕作

連朝稀緝賓獨坐一牕春呵筆寒開硯移書日就人
閒來心是道趣到古爲新從此彌年歲韋編覺可親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十四

過嘉賓射所

共厭客京塵相遇趣此春開窓疑在野出巷不逢人
意得詩書舊時來草木新空原多晚色掙語送偏親

已亥秋南歸後君美諸丈皆曾以詩見懷近君

美寓見投既感深心且有餘愴焉和韻以報

人事與心違當年泣涕歸蓼莪綿恨重騷雅得緣微

光散青藜關山深白板扉每從天未望秋夜舊遊稀

二

爲見新題句深嗟舊結盟片言未獨慊數子重相更

游覽無忙暇談有縱橫于今重金馬花社已無情
仲兄北愚謁選宰簞山送別念舊數十年情神
交淳于懷爰製律言略爲闡志

兄弟人皆有恩情亦自殊慈親早背棄父教獨貧劬
業爲年相亞要因久不渝真懷賢達勉寧獨苦寒俱

二

兄始逾總角弟亦眉髮齊十指裂見骨一衣掩及臍
清霜自獨苦高雲勢共躋春風冠蓋日憶罷有余悽

三

歲闌無師傳中夜共探奇私營異文字明忍庭晉省
我懷豈無惻兄義獨有知投世更廿載賞音者其誰

四

紛紛牕外雪倚戶兄吟思烈烈几硯水呵毫弟續之
俗言不入目宜書壹解願聚首共點綴心恐長者知

五

人生長多惑志意少不忘負米恨季路啖薺健建陽
夜談火久滅晨煥日纔光十載共惕息無人知此腸

六

七

骨肉非無情人誰不已愛憐余病彌留誓身身相代
倉忙醫巫緒靈響夢魂態自忖願兄時深心恐弟對
婚嫁未云畢患慮多所攢一病兄幾亟三載家無安
數步扶不易長跪起卽難此景勿可念食梅有余酸

八

一日誰不倖獨使吾兄屯驚馬巖握憶儔鶴山野春
耕名自俗議植立由當人巖邑善爲政媿此陸沉身

九

弟言少需儀終當科復第兄咲家門光不在兄與弟
五十豈吾心千齋迫入訊旋當拂衣懽應勝若羈係

十

人以膏故明魚以水生堅強誠有異耗費安可輕
領務必纖纖動衆須神情亮知力保膏能勿心懸旌

十一

邛中常念里伯兄居京京簞山壹何阻湘水壹何長
三人立語夜重冬見瓦霜從今天各一柰此春暹光

十二

澄澄水月淨格格鎖鋤鮮以昔橫經義方今理人年
剛腸定直鈞皓志寧適羶臨行頻語意每欲寬蒲鞭

十三

何意今除夕兩人能在都堂中拜父像天外泣兄孤
院吏作供木盃盤終缺蘇貧官寥落意相念復相娛

十四

萬語池相支三冬累獨奇從今祗意積莫更望人知
長日書還疊深牕烏亦窺忍思門外別爐酒雪風吹

觀莊定山詩

玄晏齋雜編

卷三

十七

本憑樂意開詩卷却爲看詩更苦心獨坐不知春野
色青青鶯語喚前林

讀白沙集

飛躍超超是性真肯將天巧闔詩人東窓拍手江門
子風月重游擊壤春

何詩咏水不吟山纔說詩情隔幾關兩兩三三吟咏
趣江門應節是人寰

感事重賦呂梁己巳春

驚雷萬里下龍門清濁誰窮天漢源賈客胡商且停

棹金朝魚鼈去年村

書感

稜稜頽面當權貴寂寂門庭絕餽遺縣裡不知王吏
部人間莫道有妍媸

悼安汪己巳秋

當晝殷勤勸粥湯夜中聲息聽偏長娥眉何處人無
妬辛苦閨人爲妾忙

絳唇玉貌自矜誇滿意拋身到宦家可惜主人綦綳
意一年元日暫簪花

玄晏齋雜編

卷三

十八

也是三生舊託根春風一度未成恩都緣世債無時
了重欲他姬覓子孫

嬌姿落落只含羞暗裡相呼未轉頭月澹長看花未
放至今閑憶若爲休

臨去連呼主母賢兩年何事意凄然有身未必終無
享空爲愁多送少年

自少伶仃失兩親艱難十載託他人恠來爲我拋鄉
井也識京華一二春

朝聞吟丙午臘月

豈知何夕夕直待可死死明明聞道心屹屹今朝是

二

道從何所聞何者卻名道心頂簪然聞一聲雞喔曉

三

每尋生死事使吾疑徹底識破底無根應知可矣未

四

朝時春花開夕即春花果花開而果成借問可不可

五

朝聞真歷歷夕可豈冥冥月照寒山色風吹古道聲

玄真子雜篇

卷三

十九

讀春秋

早夜孜孜何所求春秋萬古是春秋直須參得無留

滯萬語千言一句收

臨行阻雨兼別友作

橫雨連朝似倒盆將歸猶恨不飛翹鄉心賴爾頻相

慰世事逢人未敢論床下蛙鳴愁徹夜市中車過訝

荒村從今水濁泥途滑到處閑居好閉門

敢對時人說隱淪兩年愁夢到家頻心當痛定重開

眼刀向衰時轉愛身未信燕影終願信先貧端水合

長貧天南何路酬知已寂寞書牕念古人

九月八日滄州道中登岳陽遺跡樓得灰字

河畔高樓面面開急停舟棹徘徊滄州自古垂竿

處道士何年跨鶴來秘眼直窺天地始真心幾見却

塵灰清風皎人人如對始信仙凡別有材

臥病經秋歸去來忽逢勝賞徒登臺仙翁有意留靈

跡客子知音脫俗胎琴劍且拋於世混丹砂不煉已

心灰明明信有朝元路瀛海蓬壺莫浪猜

自傷 戊申

玄真子雜篇

卷三

二十

謂病歸來事事煎幾人貧苦幾歸泉不如浪作無情
漢也得風光過壯年

謁茅山窠中得詩

一杯澗水洗心頭萬事從今盡可休莫信冠裳成外

獲須知丹竈滿山丘長生有藥人難服大道無緣自

強求出世卽看依入世春風還與爾相迷

夜與友同宿神樂觀

松聲靜更來晴閣夜還開遠道能携被清言莫放杯

驚心別後景屈指眼前材寤語情方勢鷄聲自遠催

朱元介小圃二首

斗室剛依赤石頭紅橋竹裡見行舟客來對酒看雲臥春水春山無盡休

千古崢嶸說石頭往來客似水浮舟金陵學士初開圖野興官情闕未休

牛頭道中

郭外初晴塵不起山光鳥語迎人喜相看半日短輿行森森盡在圓林裡

游牛頭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健說佳山在帝京適今纔補廿年情東峰醉後西峰覽偏謝和風送日明

牛首

僧指獻花巖夜亭燈明見燈明常不滅花獻人徒羨明發陟巉岩紅紫空山遍

塔影借言

相從何所來却向此中見歛盡六牕明圓光時一現母爲談色空吾茲觀露電

寓舅氏所

丰儀連日侍猶似昔年同闢易從心後談時運掌中

雨間松牖局暖醉杏園風尚說官衙束登山興未窮

宿棲霞同允脩子尹四首

連朝游冶同幽賞復山中月白峰遠出天青林暗叢久聽鐘磬寂漸覺雲烟空勞苦僧供茗袈裟尚在躬

二

步步欲登梯峰峰盡向西江光三面俯霞色一山棲努臂支拄杖齋心咬宿壺倘逢知識者坐此叩菩提

三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我徒休促駕染翰且盤桓強爲山僧請其如巧匠看軒當春日朗簾捲夜雲寒袖手蕭蕭念勞生役萬端

四

數年物外興都爲俗緣欺幸值公多暇忻從我所之山鐘清映月谷爲巧穿枝多少幽棲勝僧家自不知

石佛

三十二妙好百萬億寶珍本來俱是幻何處更尋真君看石中石誰非身外身

歸途憶

長日有餘情青山尚送行村林共對合涓涓流泉鳴
豈不有佳勝寧如共發生

病後言

尸居纔數日塵境欲長逃漸覺捐書快方知兀坐勞
孤身裁夜壑萬物齊秋毫緣慮何時歇茫茫咲我曹

懷鄒子尹

相逢緣不偶相逐意何勤遠步松壇月同眠蘭若雲
真言觸處叩綺語悟時焚早使功名遂從君世外羣

書懷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自從病軀中心意稍閒悅理境汨汨來奈何筋力缺
執書頭即眩把筆脊爲折却悔身安時何不早研斲
歸來將數月人到早餐咽傍徨良久坐半是無情說
委巷瑣細事動欲關唇舌一爲喟彼窮一爲咲吾拙
百千計分割脂囊神情竭有哀尚自忍未敢哭流血
家門既零落樹立望弟姪慨欲談詩書半口自悶噎
對友思咲言偏多訐寬結負財至剝膚對我命欲絕
平生狷鄙性苦無方便設不如少食臥身熱中不熱
舉頭有古梅綠葉何森迭雨後碧天遙好鳥時一咲

微言忻意會愈覺好時節客來忍倨辭願言恕羸劣

雨花臺望

長千里外幾經遊年少青衫易白頭高閣鐘聲連旦
暮古賢祠壘各春秋江明晴練山初洗鳥噪歸霞客
未休一上空臺醒人目分明花雨遍皇洲

栖霞別

金門多少雁行群年少才清獨讓君今日春風烟景
裏兩人相對攝山雲

短轎春風寂莫行空山鶯燕不聞聲談詩坐失清宵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友孤驛江邊月尚明

喜對京華舊別人對時翻使別情新悠悠觸處春山
話寫入詩中半未真

青陽訪呂澄南贈作

水淨山青見遠鄉世人盡識呂青陽宋唐譜在家千
載秦越名高洞一方月引青林迎繫纜燭燒紅橘送
飛觴殷勤細說平生意病客都忘夜坐長

閨門夜記

天外蕭蕭鴈陣來一川明月浸樓臺道人欲聽朝元

曲忽被笙歌喚夢回

盡樓簫鼓四紛紛
獨坐溪頭看白雲
秋雨最宜閒客
對棋聲夜半隔船聞

青山咫尺不能前
秋雨秋烟漲滿川
獨有一株疎菊
在綠衣紅面向人憐

閱諸公送太初行卷作以和之

慷慨延陵一脈香
紛紛當局獨何師
片言就死此心
快半載投荒聖主慈
世事憑誰回末路人
間不合有
先知明明義折明明棄
且攬汀蘭紉佩系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五

已酉元日城南樓中

燒竹夜方輝
春光忽轉屏
祗增新歲感
尚抱去年非
多病詩神減
輕言道力微
小樓堪養寂
綠樹坐依依
重謁茅山得律

白日清泉閱歲年
無情相對轉悠然
衰殘漸迫吾寧
老食着如空世
卽仙萬里玉門真
事業五陵寶馬憂
風煙如君不識
寰中事枉說修行
玄更玄

春日城南齋居十首

一室豈云陋
盤桓適我真
誰能比君子
其敢忘朝人

巷窄少行客
膚高無比鄰
端居纔幾許
庭葉再抽新

二

柰也一院幽
定似人林丘
床寂偏驚曉
曉寒長類秋
身名真野馬
天地本浮鷗
何必蒲團息
能爲汗漫游

三

咲對盆中蘭
幽馨愜吾情
天趣自黠黠
人態何營營
一得終一失
有虧還有成
感來增浩歎
獨自上樓行

四

一局枯枰上
終朝堪陸沉
有時飛翰墨
聊洩牢騷心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五

雪色春還
在梅枝月已臨
新詩經歲歇
何以報知音

五

寂喧唯所取
在世苦何緣
吾方憂混俗
人謾呼隱仙
日華清架上
竹響清枕邊
多愁無善病
好理養生篇

六

數日不出戶
行徑便生苔
欣此束書臥
畏有叩門來
看雲各是性
種樹實須才
四壁常落落
榮之若鼎台

七

幾度陰陰天
楊花復糝
蠹餘連篋內
蛛網罩簷邊

中宵歌對雨鎮日厨無煙問我何能爾予懷方浩然

八

薄暮披襟坐幽淒不可名歸鴻逐陣遠微月到階平
不遠市廛地而無鳴吠聲登樓方一嘯清析應巖城

九

生我形骸懶衣帶常不收獨看青天笑好鳥鳴相投
浮雲多變幻流俗重公侯底事吾不識洗耳可長休

十

何必眺奇勝郭門雲樹蒼景借垂楊外心舒流水傍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且適中林駕無憂岐路羊春風詠歸後晏服自清涼

白髮

每到秋來添幾系不應言早合言遲焦勞若肯如顏
子頭白何須到此時

省光賢祠別鄭太初作

虛堂連日話臨岐塵事無關心境夷乍喜靜中能得
趣却因言下倍沉思行行肯落前修後念念應如未
發時萬里秋空涼月白襟期能有幾人知

續和朱陸二先生韻

宋室儒風夙所欽襟脩尚負少年心學因汗漫迷歸
地道轉孤危隔遠岑但使虛明常覺悟即看日用儘
深沉驚湖自有無言意同異空煩說到今

又

性天終日本欽欽吾是吾誰轉覓心水淨清風來遠
堊山空明月出高岑一聲牧笛響非響千尺釣系沉
更沉從古聖賢傳不盡當幾能會只如今

續八卦吟

茫茫造化本無根奇偶從中細劈分數畫流傳傳不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盡始知吾道簡而文

掃墓作

斑髮蕭蕭苦易侵白楊正復感人深父兄相繼來何
促子女方慳信轉沉何物能爲百歲計幾時常動九
泉心松秋在望須臾遠歸路西風獨痛吟

讀古漫味

若欲有書都解會書未有時當奈何便使同時更同
地也應聞此不聞佗清心照後乾坤在睜眼看時日
月忙但自生心長不匱千言萬語豈加多

茅山夜望

樓臺深處瑞烟凝，疊疊危峰護太清。料得仙人鶴駕歸，

馭月明長向此中行。

白雲頻上看雲盡，明月樓中見月親。仙子風流隨處滿，夜深天語向時人。

古意

居身澹素別無營，自是平生舊準繩。縱使新奇多意見，寧如純粹發精靈。建安而下不足數，盧楊歌調優倡舞。蘇韓氣脉尚有存，成弘以前可具論。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九

陳少賜祠錢企新美養冲同謁賦并志別

玉貌堂堂白日臨，高風遺跡共披尋。身當生死寧他計，臣到忠貞揔一心。黃閣尚然仇白藹，紫泥何以下青衿。雲埋霧掩從來事，徒使英雄憤到今。

京口九華

已酉

盤石幾年且連雲，何壯哉方知佛力浩未可。世情猜慧眼，何嘗閉凡心。未肯開群來瞻仰者，試覓舊靈臺。

招隱亭

本爲逃名隱，誰知隱更傳。山行忻遠俗，雲臥憶前賢。

密樹天幾隱，清流戶暗穿。讀書當此地，真可嘯忘年。

甘露道中

高高塔影出長坡，漠漠重林輕騎過。蒼翠眼前看不足，風光翻比入山多。

遊金焦

誰謂登臨興，金焦一日中。穿雲輕草露，避日愛松風。簫鼓江聲急，樓臺夜色重。輕舟乘月返，回首碧山空。

園居

終日對幽篁，陰陰綠滿塘。魚游應自得，蟬噪獨何忙。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九

把卷吟忌午，開軒臥受涼。俄然知友至，箕踞共相忘。

朱允脩來吳作

何事金陵騎東游，轉到吳逢人懶冠帶。好我樂江湖，雨果登山約有還。染翰連聯舟經月，意寧爲泛姑蘇。

夜過城南園中

何當後夜臨悄戶，傍城陰縱乏樓臺景。聊明山野心，迴塘沾露重。密樹得雲深，待到歸途月蕭蕭。鐘漏沉。

姑蘇嚴宅園

他山一片色相園，百年基縱感荒苔。積終驚累石奇。

新花明暗牖古木蔭空堦人世年何幾爲園揔恐遲

二

喧喧歌舞地黯黯昔今思寧妬他人樂終看萬事移
風花從過眼泉石且開眉此去還吳棹相期月滿時

園居

高樹重遮竹萬餘秋風春月幾經居眼前三十年來
意空妮悠悠漫讀書

坐聽林巷噪蟬餘靜掩松齋晝獨居竹外叩門人忽
到扇頭時索數行書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偶觀書吟

案頭架上紛紛疊多少從來未開摺古人苦思似蚕
抽今人到眼即便休似此悠悠捱過日雪霜何似也

盆頭

園坐

深林高聲清鷗鳴窓間過乍來未展卷且爲抱膝坐
白日照遙天庭空雲不鎖

園中漫詠貳拾首

何處簫聲緩同爲翫月吟水邊涼易得浴罷意方新

二

雲山如列堵松桂自行伍猶喜蓬茅經不是繁華塢

三

雖居城闕地不異山野閒客來時一送客去卽長閒

四

天青雨初過月白煙如戢愛把竹枝攀不知衣袖濕

五

青青新竹嫋恰恰枝頭鳥爲問古今心誰人談盡了

六

有客愛我竹擬自月中來連宵不見月猶倚竹徘徊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

七

忽送夕陽去彌覺幽情舒岸側暗動草池中明跳魚

八

東城歌未已南陌醉方歸予知歌醉樂予樂知者希

九

自咲懶種植竹樹何有餘造化多幸人令我此閒居

十

草樹忽更洗池塘看漸深方知天地澤不用桔槔心

十一

吟浥青蓮香嘿慙居士身涼風動秋草何處是吾真

十二

有鶴來池畔亭亭故不飛晴光綠水映逾自顧毛衣

十三

日莫城邊行煙光滿四鄰入門過幽徑月掛梧桐新

十四

長日何所事時就石上枰竹外須閉門恐有別逢迎

十五

對客坐中林林陰不知午心心在羲皇語語摠鄉魯

十六

暢然大地寬舉首時長望城上東西樓遙遙似相向

十七

橫嶺總下松風來榻前家鷄當午啼使我不成眠

十八

月到水中亭四面森沉綠夜半軒牕開獨客看未足

十九

晨光纔熹微蟬噪何健羨無事未全閒有情能不厭

二十

獨以炎涼意而將天地猜雨從何處起風忽樹頭來

謁東坡祠下作

溪泉屈曲清如注鼓棹依違未忍去寂寂青山半畝
宮不見高人讀書處

之元南來寄一生吳山便作蜀山名人心都似千秋
好辛苦還應蜀道行

空篋能將宅券還何心更買義興山只今一片殘碑
二分得潯溪數曲灣

孔林後泰安道中作 壬子秋

何緣對聖獨欽欽半世尋求只此心行路方知無盡
路上山須上寂高岑秋陽在在光元滿夜氣人人息
易沉賴有依希開發處忍教踈放昧如今

二

今日何如昨日欽回看寧有兩般心泉從涯合方成
渡山自崇向不見岑夢裡羨厝何處是眼前飛躍向
來沉太和熏後晴光遠地下天高自古今

閩中作 癸三

已得榮華好立身却怜未第廬生貧有心便是三生
業隻眼看成一咲春桃李芳菲非不艷鹽鹽風味是
吾真明明閱盡前人事枉覺伍頭媿我真

題郭蘇門百泉圖

身為長安客不帶長安塵元爲百泉主乞得百泉身
聲名從世幻山水足吾真樵父日來往寧知長咲人

金扇題

癸丑三月初六作

金金相對是天機懷袖雖親識者稀一片直方渾不
缺滿章隊伍恰成圍臨風不會飛形質見日偏能耀

玄晏齋雜稿

卷三

三五

采輝祗恐金剛易淪落心心願與爾同歸

道中青柳

初九日

嫩色綠可染風中枝可捲道傍送行人人去眼還遠

青青復青青柯老枝偏軟曾入章臺宮侍從君王輦

雲雨已多年一身常轉展世事俄翻覆水日吞還捲

大醉忽中權柔條歲歲第一朝易光叔塵沙纔可免

斬去靈枝葉抽從本根行萬里青霄冲萬民齊着眼

乾坤自清寧春陽三月顯

聞進士游街 二十一日

滿道喧喧笙鼓鳴不知誰是千人英異才定是危時
出大用須從平日成春色暗栖楊柳浦東風遙揭鳳
凰城擎天有柱晴雲裡日日書齋心胆驚

讀荀子 二十九

吾性從何得異名桓因邪說久縱橫一言矯性三無
畏再佐焚書萬不平天地自來憂覆折聖賢常只說
微精留他攪亂機關在好與人心助戰兢

乙日朝天行

四月二十七日

一日朝天向玉京今朝無事意還醒陽明有性猶舍

玄晏齋雜稿

卷三

三六

歛陰事無端屢恣行梁棟直須觀世眼艱危全仗枕
戈情可言勲業由天定人力斯時尚緩營

棋局

五月初十日作

世事真如一局棋高人不著者還低春風愁講三千
禮夏日貪占萬一著猿鶴心情朝市在火湯肝胆見
神知明朝縱有億億景官負丹衷一點期

出部

六月二十六日

奏請扎頻封憂皇意百重綠陰深雨後白浪平

道上吟

天晴山色近霧卷碧雲遙若問雲山色今朝卽往朝

望月吟 癸丑重九日

長安月到秋水潔又是今朝值佳節瑤臺羽客心相
結口吐明珠手持訣天君何事太勞切一片深衷流
丹血舉頭愁見清輝送玉輪長滿光無缺莫使蟾蜍
暗窺威

道上絕句 癸丑七月

行去心偏急歸來路不勞風塵中道事晴日北窓高

讀方正學集 癸丑八月十二日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偏地山川已不容謀人家國恨無功何心更受皇封

詰重向青山起碧宮

寄郭原仲

楓林落盡去年枝屐冊評書又一時半晌明窓寫仙

傳好將貞石託心知

贊玄晏 癸丑九月九日

門外青山對竹林蕭然一榻獨沉吟書中意味來何

處終日清清好自尋

半月吟 十月初七日

莫言月魄生纔半清光萬戶人忻看高槐葉脫風颺

應往日重陰不暫留街頭何事傳聲急來往醉呼人

未歇吾家門洞對清光一片寒心冰玉涼不知蓬萊
去幾許獨坐沉吟共誰語

窓吟 十月十八日

獨坐寒齋擁舊袍忘撈風葉自蕭騷任渠萬卷攤高
下自覺此身無逸勞長憶共和竟何往敢言玄晏是
吾曹青霄滿眼君知否駕鶴騰空未是前

悼謝拙

玄晏齋雜篇 卷三

憶昔齊朝禪讓時唐虞高議儘撐支後來屢拜能辭

命屈志子陵胡復爲須知一死了心易莫待優游歷

路岐

書懷 十月十二日

繁華世界艱難過勞擾人情清淨持累月封章無一

補心寒清枿夢回知

夜讀史

寒月驚心聽漏遲燭殘書卷未完時滿懷今古疑囊
篋賢奸便列眉感慨無窮何處起懽忻有得自

家知庭前老樹孤雲盡鳥鵲南來借一枝

輿中吟 十月十三日

朔風吹耳聽沙水雲霄宮林雀亂鳴自暮自朝官舍
事乍來乍往世途晴陰不日愁難破雨雪同車快
自行莫道憂天真過計幾回中夜涕還零

見宋黨宗有感

誰知奸黨目翻作褒忠碑千秋感尚爾一時豈無知
朱紫從來眩丘山尚可移 聖朝恩澤久朝論幸無
訛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三九

明月吟

一天明月浸如泉萬里烟波釣客船動用無邊都是
此莫居塵世憶天仙

雪吟

癸丑十一月初一日

湧空不辨天與宅老樹一株挺孤格掃去塔前俄復
積心中無事愛何劇鐫壘不用意疎索眼着書卷漸
光澤屋瓦相對幾到夕正欲濡毫寫虛白門磬一聲
傳客容

暑行

癸丑十一月初五日

一株簾映尚青青弱力能將老樹撐冠帶不肥清瘦
影唱呼時溷寂寥聲枝枝節節分明透暮暮朝朝戰
兢擎賴有在庭松檜色雪天踈澹共爲榮

署吟

脉脉行藏曉夜思多艱欲濟任非宜驚心寒甚空庭
雪峭骨枯於老樹枝簿領稀時窺故事封章煩處痛
今時吏人謂我清齋苦自付清齋尚素尸

朔風

十一月初六日

識面頗已少論心應更難所期 宗社泰寧怕肺腸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

劍三事誠輯註 九閭胡阻闢立談毛骨凜不爲朔
風寒

聽鶴吟

癸丑十一月二十八日

庭前雙鶴徐徐步每聽呵聲輒徊顧公室冠帶列森
森獨來獨去看青雲爲宿齋頭中夜冷忽聽清聲猛
心省三吳脩頓抗高姿我獨愁相對按時昂藏多志
苦難展堪伏狐情終躲閃爲憐呈路已崎嶇且轉和
顏與俗超幾回長歎床頭發聲聲鶴唳如相答

更殘

天道自應凜吾心未免酸老大獨身寄疎慵多事
不道緼火易方知禁酒難街頭無衣者何以過更殘

讀宣公奏議 癸丑十二月十三日

古今事勢多翻覆明者觀之有定局一著看來一着
應明明只要易剛性萬金不取自少恬豈在當場故
作庶紛紜案牘任堆滿飛白連章欲脫剗聖衷有怒
幾回奪萬姓多危幾存活姦邪藏智如蛾鬼日鏡高
懸洞顛委強藩悍將不敢謀白叟黃童涕淚收古稱
片言拒十萬大猷祗可扶艱患朝廷奔播未息肩垂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十一

明月

何事蓬萊漢無謀學子房閉門人道懶明月照心忙

偶言

寥落秋窓一席儒菜羹肉汁也贏餘天南問我行藏
事流泪中霄到歲除

此生 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純陽觀作

此生安得有兩身一爲朝貴一作民既有山泉終歲
樂復拖金紫百年紳人情萬萬無止足天意悠悠多
阻進進愁毀譽輪高臥居當寥落又長貧休官偏向
長安說樂隱難逢下里人摸帶飯眉堪一嘆羞將俗
意負明神

除日 三十作

年年歲歲常千里歲歲年年只一身雲日自依京郭
媚杯盤不厭禮曹貧心當剝後知吾舊物及春來盡
欲新抱冊被圍更無已清泉白石獨牽人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十二

祀先

杯酒今朝奠弓裘百代思豈應當半百猶是未逢時
筋力從來薄心情幾許虧孤身何敢道獨媿老親期

純陽觀四首 正月初六日

云方外意聊作區中緣道在應無俗陽回別有天
春聲會哈哈日照草芊芊湖海何能跨長空意渺然

二

才在身爲累信濃境未舒歸歎生遐想最爾眇端居
鶴道人還遠琴調事亦虛回陽何處所終歲托圖書

又

誰云帝城側却有山墅觀散步遺俗慮懷仙得真歎
何時日月會長使風雷搏晴窓一默坐鈴響來簷端

又

世上誰無苦吾敢獨云超夜氣生靈府春風聽伯勞
願言忘往日贈子以今朝一步一回首一坐一吟謠

經天詩

甲寅十一二日作

經天只有一易日久久看來却分秩從一生三摠是
陽從三歸後還只一一者方中天萬物無與匹中心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三

有威斷不在弱與弱返無不照邇無不聖隱無不宜
奸無不栗精神默默自周維無異朝朝環一室似不
可必寔可以豈有河車力士雲旌霓師從旁窺測此
淵謐風后能揚不能見其質雷公能鼓不能操其質
炎光洞朗衆心明題魑妖狸恍如失以茲變態轉新
新尚在陰崖弄狡蜺寧知陽精有反節把握在寧壹
邪者自披猖正者自祥吉一日一日更日日明明光
照還歸乙震雷春後羣陰藏異令重申自有容多年
枉用譖訴嫉霧散氛消勢終畢獨有明於人天機傳

皇恩忙忙坐經理瑕隙從前室泰道自光華勿爲平
陂恤

紫薇

甲寅正月十七日作

孤子年年熟客腸忽逢春日酷思鄉山園綠竹舊長
客池塘白魚新跳忙知已雖希有一二盤飧縱乏亦
尋常大書數幅聊寫悶傍人持之懸高堂賦詩數篇
或憮意觀者笑不學盛唐陶心韋與千古在披圖索
卦無時忘辭歸敢說疏傳事休沐還思鄭俠裝不謂
春風中夜意尚傳消息紫薇香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四

東風厲

甲寅二月初一日

東風連日何大厲人人觸之便生患偶得齋中一日
清明默見蒼蒼意世情不平誰可平世事有異不
知異空抱撐持一片心自詫剛疆半生志大家顏面
趣相懼少翰肝膽便或忌非分之求吾忍依不報之
施吾徒識不如意者常八九踰望外者幸一二草木
何能酬造化冠紳難用羅明智幾回昂首獨憂天有
懷匿影想縮地從來好乎易濡染從來弱症難調治
山園花木向春妍一起鄉思渾欲淚

感懷

人人姑息心事事聊且意愛起間有端茫然不爲異
苟得日承行不干好我矣桓虞有罅隙或遭好事議
滿身盡瘡病時亦愁一痣當年黑白見豈提此倒置
利害使之然沉溺令人恃易涸川澤源難補丘山費
易怨小人心難降壯夫伎問悶得不傷軒軒或可致
竊恐老幹歆沃灌無從施高墉非桓桓何能逃樓季
彌文有好言無異塵土戲迂顛倘無效千祈更莫與

桐江行

初六日作

玄晏齋雅篇

卷三

四五

桐江徹底清無魚況復高臺千仞餘豈有長絲能作
釣却來盤石坐踟躕四山青黛如畫碧一曲灣洄一
山隔望之入處不知來祖聽行舟櫓聲噓當年到此
經初秋深林忽鳴雨來樓躡衣纔上踐苔下漁橙隱
約明沙洲後來返棹初晴日綠樹叢叢山翠出登臺
眺處迤太虛片時頗覺高人逸經今廿載縈心懷頭
白京華道路乖肝食張燈了公事不知春日春風佳
猶有嚴宣自中發典制明明敢踰越雖然得失能自
諒忍付是非天下咄從來拙宦自迂迴責重才輕亦

殆哉縱使山家乏梁肉何如官路蒙塵埃清晨忽對
天氣好野情悵憶富春老豈無廊廟濟時心逍遙不
若巖居早

綠竹吟

初六日

南園之竹今如雲林中人語池上聞行行竹下步來
往疑是山中超世群把書簾間獨坐對重門深閉無
埃氛方春叢叢草初出新竿未成舊竿密青青之色
映池光曠野園空恍如一樓臺繁華自滿城茲園何
陋足快佚主人黃綬乃湖南我亦長安懷不堪好鳥

玄晏齋雅篇

卷三

四六

佐詩不用酒對客談供時掛冠何爲置此違勞役綠
竹大咲令人慙

偶成

甲寅三月十二日

三十年前苦索思三十年後暗提攜始識蒼蒼真愛
物忍令魚蠹久吾欺

閑居

三月二十七日

瞻顛心寒數月餘適綫花鳥對閑居不知歸泊終何
所應悔當年學讀書

玉石

三月二十七日

玉石元同體仙凡豈二門憂時應隨竭爲國敢聲吞
花發年年藥山移處處根無端惆悵事難對智人論

玄晏齋

滿屋書雲寄此生耻將纓冕尚牽情凝眸終日憶何
事拊手中年苦無成大地文章窺不盡九天星月對
常清看春未久俄驚髮錦石熒熒浴水明

又疊唐詩

四月十五日

問君何事有消渴祗恐研書愈膠葛夜來白月滿芸
窓吟罷遠遊心意活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二

吞繭行

甲寅五月十一日

莫謂年年只養才養才已就看脫胎千絲萬絲曾吐
出白色黃色身造來三三兩兩忙成事剝剝裂裂拋
作堆金刀湯鑊生平願文章黼黻天家裁

問來行

五月十四日

問來何處是吾家杳杳香清煙景賒不知塵事如朝
露獨把澄心映彩霞頂冠束帶聊偶爾驚魂戰膽渾
無涯來自何因歎何注汚于何損淨何加青史榮華
如聚蟻白雲恬淡亦恒沙悶時欲觸九天柱喜處思

乘萬里楂閣筆停籌何所憶白衣黃石未堪誇

瑞香行

五月十四日追志

瑞烟青紫凝書戶窠廓晴光晝呵護主人晏坐無舉
措開眼心驚靈豁露經年芳襲懷中素半晌祥生景
外悟道力千秋幾超度俗室時時駐仙步清澄灝然
常周護分明忽見雲霄路靜對長空窈如故

得寶吟

五月二十三日

一朝知好便是得寶悔于得遲恨不知早
人生有識莫便窮老知日高明行無煩惱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六

人多逐外不知內討外有華腹中便枯槁

赦詔行

甲寅五月廿四日

一則 朝廷有法律一則 祖宗有靈威一則人情
有痛楚一則世間有是非一則職掌不可負一則本
心不可欺公卿百官齊會面天青日白東風吹此時
剛腸欲奮吐寧論首事多睚眦痛渠倉皇豈不自取
肆羅織成宗支憐渠子姓幾百億爲與天潢償命奇
四十五人犯何律八九百人都囚羈一朝 君王赦
宥出得見天日真可喜有客來從中都說十年困苦

聲妻其當年不過浪逐客智謀何蓄能反爲亦有開
門詩書者競將名姓俛入之終身燭火不見面兩參
公食直苦饑相對愁歎盡骨肉相逐忙無尊卑相
憶盡是王侯種相聚了如牛馬嬉常時柳聲哭浩浩
蒲地骸骨堆壘縱令一身死尚可奈何闔門如誅
夷此時此獄不平及普天何用 恩詔垂他時他人
或怨怒微軀嬰毒不敢辭幸有執政肯申理聞言膽
壯直致詞昔時 君王壹何怒今朝 君王何特慈
雷霆擊後敢說汪太陽回照真無私張機布網縱巨
玄晏齋雜篇 卷三 四九

測叫天慟地誰不知昔賢不忍一人命寧棄官箴將
法持人生禍福亦有數安能嘿嘿徒伍眉卽今群宗
盡脫枯山園寢臥甘如飴議者怕茲事體大測目首
事生差池伊余何人敢奮袂慷慨抗說直可和亮渠
豈竟執迷者欣聞 詔下應解願縱令當場或會面
也應執論重涕洟

憶吳

甲寅五月二十七

山寺明月上昭關霞色蒼渡頭人語急乘興逐歸航
江水流何遠送人情未忘滿收風月好今古是漁郎

昭關行

甲寅五月二十七日

古往今來者大夫獨著稱心爲父兄竭力將相君撐
受恩有深處畢忠無隱情江波流浩浩千里吳中迎
江上烈烈風萬古大夫聲豈不貴高尚耻見偷滿盈
所指非樂禍所甘豈殉名千山有時暗寸心自常明
奕行贈方渭津 甲寅五月二十八日

少年好奕不得竅恨無國工指要妙經今垂白猶俗
調如君吾伊自孩提何著何著夢語知信有天巧非
人思四十年未聞高義我方舟南下經月戲成風萍亦

玄晏齋雜篇

卷三

五十

有餘地一生獨握常勝兵讓將後輩與成名超然歛
手忘輸贏我見世徒日蠻觸大聲赤面忙相逐安能
申屈唯吾欲進退闔闔疑有微成虧往復無停機懶
向時人談是非如君渾渾天下稀如君渾渾天下稀
焦山 甲寅六月一日

金山

若問神仙事山光與水光海天開浩大江月照清涼
去市不數里栖雲如異方經過冠帶客暫爾意傍徨
如魚縱大空簫鼓送飛蓬蹊徑忽然斷津梁從此過

特超烟水界盡露聖凡宮登山飛興處涉險意都融

大道

甲寅七月五日

大道何從得有明咲看千載說縱橫尋枝摘葉千般
景捉影追風幾萬程字字傳神心不了時時對古口
難名鋪雲星漢鏗燿燦宸極無爲萬象衡

贈錢丈行

甲寅秋

朔風落落齋無火世年舊識來溫我此時情緒割如
刀直言使我志氣高夏月奄奄不成枕布帖攤書共
評品蘭絲理窟細評論用非寒窓風義存半百流光

玄晏齋雜稿

卷三

五

駒過急少壯存亡淚堪濕賴茲官舍暫留停我向家
山君敬亭雄文不入時曾服苦心不輟齋頭卷春風
桃李且暫時秋江明月繫人思

元晏齋困思抄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孫慎行撰慎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自萬
歷庚戌至甲寅積年抄存其中頗多心得之語然
亦不免好出新論如解鄉黨色斯舉矣節以虞廷
獸舞志聖之隆山梁雌雉志聖之逸又以中庸致
曲之曲爲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雖才辨縱橫足
以自暢其說然非經之本旨矣卷首繪性善性教
爲二圖卷末一條則慎行自序其作書大旨也

四書湖南講九卷

〔明〕葛寅亮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湖南

講九卷》提要

於此中且信且疑未肯卽安讀書自登
代而下語錄子史而外兼及梵典靡弗
披文見志觀旨識歸盡滙之以印證孔
孟隨以孔孟濟世之心爲仕隱備嘗之
事益曉然於六經之註我矣強半乞休
里居爲聚徒湖南相與討論其下帷也
易幾也孔孟之書漢儒疏其語而事析
朱儒推其義而理彰嗣後墨守宋轍屹
如堅城姚江出而特揭良知破盡從來
支離之障庶幾孔孟心印哉而其所重
在悟影響之狂解亦因之以竄入予師
峴瞻先生自爲諸生時對卷便有深意

陳書湖南講序

言事卽見諸情雖居恒微行儼若笑啼
其於實字觀理於虛字摹神到語造語
量以品分正言寓言辭隨旨易了義不
了義當機絕不相借譬之寫真者總此
原來面孔而喜怒哀樂觸處逼真欲易
喜容爲樂容不可得寧復有蒙面而易
兀對一編剗心凝慮宵焉疑喪吾我其
登座也微言快語琅琅若懸河若霏屑
直發人意中之覆而四坐爲之解頤諸
弟子得於聽受卽筆記之復呈先生削
正如是者幾三十年始成全帙讀是書
言理卽見諸事雖性天奧義皎如指掌

原缺第四葉前半葉

向也者蓋訓詁諸家之所見以我解孔
孟而先生之見以孔孟解孔孟而卽以
解我日之偏全見處當必有辨則先生
之學海內自有知其解者友敢曰飲河
而遂以測其深也哉

崇禎辛未長至日門人鄭尚友謹序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誦詠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意學字時字習字悅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詳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迥異矣即論語一書說仁說學已居其半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字要無多字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盥洗定目精將通章本文熟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能返還

湖南講

課語

於自己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為明下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固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為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為感各神情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意便當住手若刻定張數不去思想止將此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好為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宗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親貼亦是勉強附會於書何與去此二略而後可

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思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為度心之鍼矣

凡聽講須將所講書先期看過其中意旨雖未必能了而實有憤悱之意然後聽受有基講時又須將前之所見盡情撇開不問語不他顧不雜想不昏沉靜心聽受歷歷分明講完不得聲氣浪談以亂思緒即宜退居私室再理前講務要不忘所講於本書體貼相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安不妨另發疑義反覆辯難蓋聖賢之旨皆從其身心所實踐者為言必身至其地方能洞曉余與二三子皆所謂射覆者徒以一目之長偶或億中而總非發覆之人也然發覆之人又豈遠求是

湖南講

課語

即吾與二三子能思索之心耳特此思索之心有能通與不能通得人以啓之斯力省功倍非謂不必思索而可以人之通為我之通也予每見今人看書信人太過雖有師至腐爛穿鑿語亦必聽受習不反之自心試以自己能思索之心與本文一相理會則平日所聞師說及所見講義或安或否必有耿耿於中而不能自己者故予欲與二三子互相參駁以求其安益不徒信予之言而自信聖賢之本亦不徒信聖賢之本而還以信自己之心也然而人各師心樊然淆亂安所取衷則又自有真面目惟不離本文者為是耳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此方有根據夫子

好古敏求要不外六經爲刪述則以此而相印證正爲同氣之求非若他書時居孔孟之後學非嫡派之傳而不可混入者也至如先儒語錄乃六經之鼓吹理學之淵藪讀四書五經在無識者或以渾成難入習熟生誦而語錄則辭旨敷暢耳目忽新觸發反易如陽明見地卓然尤機鋒之敏捷者學看即不賸五經等書則無論胸中酸俗之氣難以掃除而看書時亦且學昧源識孤借證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此外更有出世奇書者必當經眼而心粗者恐難驟入姑且置而弗論也

初南講

三課

學者多困習聞不能取大患有不知讀書以明理有如按予所論看書之法以求升經書之旨則誦誦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挈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驚而暴我心於霄電之下快然自得而置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廣見大則向慕非比將聖賢之面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矣卽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返躬處寧不刺心諸友弟驗之誦誦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也

讀書惟收鍊心是忌其俗如處於冠履言談耗志於園基博塞皆俗趣也一留心於此則挾策呻吟莫非道聽塗說之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

沈思熟味以起自易不遠遊居窮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叩其胸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蓋其氣象不粘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清而不收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既疲未見得手便須於誦讀之餘捲書閉筆明窓淨几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遺情以若失或領趣以欲狂一日之間量暫片刻於此而默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心常如無之在水如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潑潑方能心曠而聞見可以互融神恬而思慮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卽讀書之至訣也不寧惟是

初南講

四課

此而心境日清理路日近覺聖賢言語皆吾心性中所自有而漸漸可體之富身所云豁然惕然快然之景象必有時露吾前而不可遏者又寧止作誦讀觀而已哉

商內姓氏

杭州鄭尚友	杭州施惟中	仁和柴世基
仁和柴世堤	仁和張殷甫	錢塘徐時泰
錢塘孟師尹	錢塘湯自新	錢塘曹觀文
錢塘吳太冲	桐鄉吳應旻	晉寧邵學唐
江都姚思孝	歙縣方如騏	泰和蕭士璋

以上俱錄請

杭州薛宏繹	杭州虞宗政	杭州施惟誠
杭州虞宗瑤	杭州陸鳴埏	杭州陳周臣
杭州狄養謙	仁和林泰業	仁和張岐然
仁和任嗣宏	錢塘陸暹昌	錢塘王一虞
錢塘唐時雍	錢塘陸鳴時	錢塘李宗舉
錢塘狄秉謙	錢塘葛孟真	海寧郭凝之
富陽張作揖	嘉興譚貞默	嘉興徐世綽
平湖劉亮采	德清劉在明	紹興史起慶
餘姚何位	開化劉國裕	松江朱存標
青浦宋存楠	江陰張有譽	徽州吳孔嘉
歙縣方士亮	歙縣吳德鑑	休寧金聲
南昌李明睿	新建姜曰廣	東鄉艾南英
餘干羅伏龍	瑞金楊以任	
以上俱訂正		
杭州王道焜	杭州王師濟	杭州沈繼震
杭州王三錫	杭州錢彭會	杭州張湛然
杭州沈廷松	杭州吳朝焜	杭州吳希文
杭州柴紹綱	杭州柴世培	杭州朱之翰
杭州柴世城	杭州凌吉徽	杭州戴明

杭州湯汝楫	杭州吳漢翊	杭州程汝揚
杭州程遠猷	杭州程雲登	杭州朱煒
杭州吳之蘭	杭州李茂科	杭州顧若矜
杭州顧若群	杭州陳錫章	杭州金維垣
杭州馬燦如	杭州許光宸	杭州許光宗
杭州吳洵	杭州朱逢泰	杭州胡萬鏞
杭州陳天錫	杭州洪基	杭州方允達
杭州王懋光	杭州葛鳳舉	杭州沈起鵬
仁和朱濟之	仁和陳賡泰	仁和沈允捷
仁和石荆玉	仁和馬揚	仁和卓人月
仁和凌元徵	仁和陳之煌	仁和仲震
仁和翁與明	仁和張鴻舉	仁和張鶚舉
仁和張卓然	仁和汪一龍	仁和湯吳如
仁和周士昌	仁和金維璆	仁和湯鵬新
仁和柴世坊	仁和沈樹聲	仁和柴允鈔
仁和朱佳致	仁和陸夢龍	仁和黃昌胤
仁和唐庚	仁和黃金聲	仁和胡承明
仁和張廷晉	仁和莫若明	仁和張標
仁和蔣文會	仁和鄭雲澍	仁和胡萬鏞
仁和奚胤昌	仁和邵振光	仁和朱七英

仁和王懋德	錢塘張大烈	錢塘王光濟
錢塘吳文燦	錢塘畢登賢	錢塘趙仕輝
錢塘許國士	錢塘鄭尚媚	錢塘徐尚仁
錢塘袁蔚先	錢塘王文垣	錢塘洪度
錢塘邵耿光	錢塘柴紹煌	錢塘吳之斗
錢塘沈泰	錢塘張再聰	錢塘周薦
錢塘潘賢鑑	錢塘施鑑	錢塘張之紳
錢塘曹逢吉	錢塘戴士揚	錢塘程甯
錢塘唐琳	錢塘戴月	錢塘黃之堯
錢塘茅偉曾	錢塘朱燦	錢塘吳士齋
錢塘吳漢卿	錢塘翟御	錢塘吳昇
錢塘楊奇徵	錢塘張堯政	錢塘吳洪度
錢塘吳之坤	錢塘朱大捷	錢塘倪元陞
錢塘張堯克	錢塘張杞	錢塘黃儼之
錢塘童桂枝	錢塘鄭侃	錢塘湯汝璉
錢塘金維衡	錢塘吳瀛	錢塘孫洪俊
錢塘葛一真	錢塘葛季真	海寧章物采
海寧方天眷	富陽丁熙章	富陽陳齊鳴
富陽俞屏曉	富陽鄭君愛	富陽楊朝採
餘杭沈名世	餘杭沈振龍	餘杭董天植

餘杭陳其儀	餘杭董玉燦	餘杭孫章美
臨安羅用世	新城羅應垣	新城凌千磐
嘉興孫胤茂	嘉興沈宏敷	嘉興金景寅
嘉興朱茂陽	嘉興錢泮	嘉興錢應金
嘉興屠琬	嘉興屠瑛	嘉興包元錫
秀水陸周行	秀水徐世濂	秀水孫繩武
秀水夏胤紳	平湖鮑之聰	平湖曹穎瀾
平湖韓衡	平湖徐必達	平湖沈原浚
嘉善葉培恕	嘉善蕭敬明	海鹽方朝岳
海鹽朱玉鉉	海鹽朱本融	海鹽方朝鼎
海鹽徐逢辰	崇德沈居敬	湖州俞流
烏程唐時	烏程沈藥	烏程沈榮
長興王明睿	長興王五載	德清沈爾寧
紹興諸國光	紹興楊鵬	山陰陳剛
會稽張石民	會稽陳朗	會稽沈應熊
餘姚史孝蒙	餘姚蔣茂德	餘姚陳以禮
餘姚葉脩教	上虞倪嘉賓	上虞倪嘉元
蕭山黃衍祚	慈谿姚元凱	慈谿應對
蘭溪湯大節	西安鄭慈賢	西安留大廷
龍游徐道立	常山徐長文	永嘉陳登明

處州周 德	縉雲鄭萬齡	青田林片春
應天馬之駿	應天金 鉉	應天汪從憲
徽州洪應繼	徽州汪汝翔	徽州洪嗣康
徽州戴簡儒	徽州唐 昕	徽州洪嗣彥
徽州程繼祐	歙縣洪天泰	歙縣方如驥
歙縣吳孔光	歙縣方應符	歙縣方如驥
歙縣汪德沛	歙縣許光元	歙縣方可亮
歙縣方可恭	歙縣洪如璧	歙縣潘秉倫
歙縣唐 璉	休寧江調鼎	休寧戴士模
休寧丁先庚	休寧朱鳳虞	休寧汪見龍
休寧朱三聘	休寧程純祐	休寧黃子孝
休寧程開祚	休寧吳 芝	休寧程開世
休寧黃昌熙	婺源江可思	蘇州陳義勳
蘇州孫懋聖	蘇州王元懋	長洲張國翰
吳江沈白駒	吳江呂星徵	嘉定張 猷
太倉呂劬龍	太倉呂人龍	太倉浦 璋
太倉浦 喬	松江徐繼溥	松江楊初復
松江盧慶遠	松江何世能	華亭高允升
上海莊一敬	無錫陳仕茂	鎮江荆 良
鎮江錢 雨	鎮江喬世增	鎮江 恩

丹陽賀懋廉	丹陽賀懋謙	揚州李玉柱
揚州洪德吉	揚州洪德帝	揚州汪時霖
天長戴調元	天長卽受采	天長陳迪明
六合江之璧	六合江萬國	新建戴國士
廣信余祚徵	弋陽李調鼎	三原韓星岳
達州李長齡	鹽亭任九思	鹽亭任九言
貴陽楊文聰	凡聽講商內無名者不錄	
附匡山書院		
九江周之偉	九江趙堯朴	九江劉邦彥
九江熊 飛	九江王純臣	九江陳日俱
九江李 浩	九江王 昂	九江李 佐
九江吳士魁	九江劉紹燿	德化黃堯彩
德化吳士文	德化邢士俊	德化閻兆祥
德化周夢熊	德化羅士俊	德化吳應科
德化秦崇正	德安萬堯臣	彭澤劉日曦
瑞昌劉紹耀	南康但宗臯	南康俞忠宸
南康但宗傳	南康孫 儀	星子黃學顏
星子鄒學孔	都昌余應桂	都昌陳文鴻
都昌徐孔徒	饒州史秉古	饒州曹奏績

饒州鄭韶光	鄱陽詹特雨	鄱陽方之翰
鄱陽江學海	鄱陽閻繼訓	浮梁余謙
南昌徐元朔	新建萬日佳	新建魏士準
泰和曾大奇	泰和曾文饒	臨川傅朝佐
臨川傅朝宸		

海南諸

十格

大學論明篇

此論照今本次序還應以詰中所論爲首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爲表裏中庸另有論誠篇茲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最爲一書綱領親民乃明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即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論知止定靜安慮得乃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止即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通推之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即明之之義末後結以脩身爲本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相應者也歷引書詩爲因明德親民止至善似出創聞故借古聖賢之格言爲證康誥太甲帝典即明明德盛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即親民邦彥黃鳥文王之詩即止至善大學湖南講

而夫子總說一語又即知本之義皆以印證前文而抽釋之義也綱不與目並列故止證而不釋若八目則格致之義已發明於經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既無剩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衆目中故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蓋格致爲擇如目之視翳眼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卽爲要着故獨提誠意而兩言必慎其獨若正心則忌助雙遣溫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融釋之功皆徐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開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

好好色。正心之忿。慍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為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操之。已在家國天下。則以此矩繫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繫矩屬行。知圓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豈有兩傳中。如毋自欺。見聞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繫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貫於行。也孟子所謂知譬巧。聖譬力。而中非爾力者。此乃作者精神脉絡所在。不可不詳察者也。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懼不弛。恐懼不聞。以慎獨。故所重在慎獨。

大學湖南講

明則顯諸仁。而可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此則藏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從明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詳於恭提。是為自明誠之教。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礙。直了真心。以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為自誠明之性。然格致之後。即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真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即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而人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兼舉焉。斯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為孔氏祖孫家語。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憂道學失。傳作大學。為經中庸為緯。明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朱熹又云。右經一。章。然孔子之言。而自子思之。

不離古者近是。以漢志。父賈逵為博士。則學庸實皆千思所作。謂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與賈逵。本與不分。經傳。朱始分。首章為經。後各章為傳。明子欲從鄭。本近曰。管東漢。與賈本。復以已意訂正。而與觀。非又從鄭。本俱各有。考鄭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未與有也。之後。又理極為相屬。似不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聖王之有也。也。按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聰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誠意。章既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為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釋。明新至。恐二綱八目。原是一貫。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覆。亦似失體。考賈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在全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証。以抽釋全書中餘意。如中庸才章。引衣錦尚絅。等語。一例。漢覺有味。而且。有賈本。為難。非出杜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標。又覺文理難順。似當以鄭本為主。止移所錯詩書。一以。案賈本。而置於篇末。序次。應以合。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作上。即解為經文。亦定。格致。既首。明是。分。之。為。傳。引。書。詩。當。總。為。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得。完。全。

大學湖南講

知但得朱說已更定。今講內不敢易置。○湖南講以畢諸士故。從今本另有大學註。乃予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錢塘翁寅亮 講

錢塘鄭尚友 錄測

泰和蕭士璋 錄演

仁和柴世基 錄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學湖南講

全

親如字諫

測大學重明故首揭明明德若親民止至善乃即從明德中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亦即從明德親民至善中析出而定靜安慮得又即是格致功夫每提知字云知止知先致知總是要歸於格致亦即要歸於明明德以首重夫明也學稱爲大乃字宙爲量物我兼成而非一偏一曲之學道乃所學之途徑明德者其本體原通天地徹古今洞然

無疆實具於吾心而

非從外取者故謂之明德明上加一明字是以功夫合本體將元明之德提醒如故不令有一毫障礙便是明明德此乃全章之要旨最爲提綱挈領處也民者廣衆通稱論學皆以匹夫而具大人之量故以君臨者論而稱民不必分果相臨凡身所值者即是親則我去提醒他使他心下明白與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真如一體然故謂之親民善者純粹無疵至者極盡無欺易云繼之者善誠之者性是善乃性體之本來不落情識爲純粹之極者在中庸即未發之中亦即至誠人心息息遷流無少隙之停能止則直援至善之本然一定定在上面而毫無走作也親民以達明德之用至善以立明德之體總以爲明德者在

朱學湖南講

全

則謂大學之道專在於此乃就見成道理指示之耳然欲得此止怎麼樣用功必先要知止此知是能識至善所在不過信得堅牢者未知止時此心移東走西沒有定向既知止只望這條路去死心向前真如矢之赴的豈不有定未定時心不免動搖定則專精於此耳無他聞目無他見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方纔能靜未靜時心不免枉枉靜則相爲恬適如饑渴之於飲食睡臥之於枕席雖有別樣困苦疲勞亦不覺得方纔能安定靜安雖分三項其實總是一心繫總在止上專爲用慮之地慮乃參提功夫何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即慮亦湊泊不來惟慮定靜以至安則精詳出於暇裕方纔所用思慮能專

篤無二。鑽研得入。謂之能慮也。慮則注意之極。必定透悟。乃爲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即參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牽纏膠擾。震撼昏亂等處。一切掃除。單逼迫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霾之後。卒然覩此。得未曾有。故謂爲能得知止是。虛解如欲到一勝地。而先訪知其風景也。能得是真悟。如已照見勝地。而明知其風景也。此承上止來。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慮即是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句重在明明德。故於格致獨先發之後。傳中不釋格致。亦爲經文中已自道過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產虛總教上。

大學綱目

全卷

文。本指德末。指民總是一物。始指明。終指親。總是一事。本始便當先末終。便當後又以虛起下文先後意。知所先後。則入門有路。用功不差。故可許其近大學之道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乃知所先的榜樣。明德本是我心裡的。今欲將此明德盡明之於天下。是要遍世界的人。都一樣明其明德了。欲乃志願者。字亦不虛下。說這等大宏願的人。既有此大宏願。必不肯造次下手。故要討個先着一步步推將上去。國視天下爲近。伺候緩要荒。每服各五百里。必須以次漸達。天下未平。且把天下放緩。先去治國家。視國又近。欲化行畿甸。必自肅雍宮闈始。國未治。且把國放緩。先去齊家家之所親感在身。家有未齊。必須端刑

予之化。自盡其道。感化家人。只該從身上做起。然身子本是蠢然的。若逐處簡點。頭疼救頭。腳疼救腳。終不停當。惟是心者身之主宰。百體所繫。稟命。故先正其心。然心體虛圓。難以把握。如何下手。惟是意者。心之端倪。功夫乃有用處。故先誠其意。然意有好歹。一味任他不得。又須先致知。知即前明德。乃本明之體。何假外求。只就吾意之不自昧處便是。致者。推而極之。務滿其量而無虧也。然致知須有個方法。當於何處。乃在格物。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謂之物。格乃通徹而無間者。蓋他處所論。皆帶着心意言。此將心意等別出爲物。則知乃懸空無寄。而物正知之所寄。凡物所在。無處不是我知體之龜。

大學綱目

全卷

括。若於物上有一毫間隔。即於知內有一毫虧欠。故須用格。謂於意心身家國天下無一處之不通徹也。然此實根上文止來。止即貫於物中。慮即研於格內。惟於止。握知之宗。慮無不極。即於物盡知之量。格無不通。故謂上文定靜安慮得。即是格致之義云耳。在字與先字不同。先則有次第可分彼此。而在乃即此便是。無分彼此。故格物只是致知中事。不宜作兩項看者。格致是求知之法。只到得徹悟處。若實證之功。須自誠意以至平天下方竟也。致知本屬我。必歸於格物。又屬人。則前半天下本屬人。必貫以明明德。又屬我。是明德親民。雖分八月。而首尾相生。如迴文詩。如連環結。人我合成一串。而無分彼此。前一欲字直

質下。其發願之宏如此。物格而后知致等句。上說先。此說後。先是論用功。後是論得手。得手須根着功夫。不可躐等。即先難後獲之意。改致爲至者。致是方去推求。與格一同並進。至則已至其域。乃在能格之後矣。故將格物倒作物格。言而后知至也。知未至。一切虛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能致。纔有起念。便自照了。方可不瞞昧其意。意雖此誠矣。意未誠。必能累及其心。只看人於不好處。平時結想純熟。無意中不覺忽然萌動。此乃是意根種入心內。故能爲心累耳。意既能誠。則不以妄念繫心。方可養得本體冲和。心雖此正矣。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即着力簡身。終有顧此失彼。不及救護之處。心既能正。則繇根心而生色。方

下。都擔在一身。真所謂厚德載物者。若人雖要他明德。不過隨緣化果。這重擔卸不得與他。故謂之薄。若倒行逆施。萬無此理。此反言以決修身之爲本也。
〔演爲學之大〕有以一身而該乎天下者。其道安在。在卽吾心本明之德。使之不蔽。而明其明德。在卽同具明德之民。使之不厭。而親愛其民。在卽明德本體之至善。使之不遷。而止於至善。欲得止。須先知止。能知至善所在。則心不兩岐。而后有定。定則心不動。擾而后能靜。靜則心不枉枉。而后能安。安則心不昏散。而后能慮。慮則思極必通。而后能得此止矣。繇斯以觀。凡一物必有根本。有末節。凡一事必有結果。有起因。知得本始在所先。未終在所後。則用功不謬。而近乎大學之道矣。古之發大願。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願力既大。自不鹵莽加功。於天下之中有國。較天下爲近。先理治其國。國之中有家。較國爲近。先整齊其家。家之中有身。乃所以儀刑乎家者。先脩飭其身。身之中有心。乃所以主宰乎身者。先端正其心。心之中有意。乃所以萌動乎心者。先誠實其意。意從何能誠。知乃意之明覺處。而照了一切者。先推致其知。若夫致知方法。則在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使知與物會成一片。通徹無間而已。功夫俱要一步步將尤切者着緊。至於物既通徹。則知隨物到而知至矣。知既至。方能意無所覆。而后意誠。意既誠。方能心無所緣。而后心正。心既正。方

能身無所染。而后身脩。身脩以後。方情無偏用。而后家齊。家齊以後。方孫親追疏。而后國治。國治以後。方篤近舉遠。而后天下平。其得手一毫不容躐等者。觀此先後之序。可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切總是以脩身為根本。其本先亂。而未反治者否矣。何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其所厚者薄。以昏昏自處。而其所薄者厚。能使人昭昭。斷乎未之有也。此以見本之爲獨重耳。

商賈宗理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畢竟到聖人地位方能。初學未易及此。當如何用功。答曰。此原只頂上句。泛論大學之道。在這等處。並不指着何等人。論分量。原非聖人不能圓成。而論功夫。雖初學亦可下手。其功夫。卽在下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中。

宋學湖南講

性一

而格致功夫。又卽在定靜安慮中。此處乃總括之綱。特下文方發明。原非另有一義。○鄭孕唐問。近講善以至言。卽無善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無乃所以爲至何如。答曰。本文止云至善。卽中庸亦云明善。云擇善。並不言及無字。何得添捏。卽無聲無臭。乃根上天之載來。裁卽是事。恐其着相。故以無聲無臭化之。只是去其事中之相。非併事而無之也。若至善則純粹之稱。有何體相。蓋有心之善。分乎陰陽。而善與惡對。便着相。無心之善。返於太極。而離惡稱至。便不着相。是善者本直實之體。至者只執着之相。必欲去無。似須云無善之善。乃爲至善。庶乎無病。曰。前講至善卽至誠。誠乃真心。恐不免有着。曰。誠者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更何着之有。薛宏繹曰。後文以仁敬孝慈信證止至善。似着在事上了。曰。正惟以仁敬孝慈信作證。鑒鑒可據。故不宜將無字滂掃乎善。蓋仁敬孝慈信。乃小德之川流。緝熙敬止。乃大德之敦化。止至善原指大德。而小德卽在大德中。以多證一。以事證理。頭頭是道。原無不合者耳。○吳太冲問。首揭明明德至矣。如何又另以止至善足之。豈雖明尚有未善。必止此方完耶。答曰。明德之本體卽至善。原非有兩。至善如鏡之體。明德如鏡之光。鏡體若動。何照鑒物。明德之推極於至善。卽明之必邇於誠。所謂卽寂而照。卽止而觀。不容有岐者。曰。至善既爲明德之體。則本當屬之至善。今以明德爲本。何故曰明德

宋學湖南講

性一

之本。乃對親民之末言。不及至善者。卽攝於明德中也。大學所重在明。故以明德爲本。而攝至善。中庸所重在誠。誠卽至善。則又可以至善爲本。而攝明德。因所入手不同。故其提宗亦各有所重。○譚貞默問。章內知止知先。致知知至。四知字。是同是異。答曰。知字本一樣。或止或先。或致或至。却是不同。知止是知其究竟。知先是知其起手。致知是方一起手。知至是已窮究竟。譬適京師者。要曉京師實在何處。是知究竟也。先曉起行發腳之處。是知起手也。○徐時泰問。知止一向俱說已足能止的了。因何說是虛解。答曰。知止若看得淺。則應待作何下落。所以講到應與得。只得着在外邊處事上。將聖賢恭恪得力處。顛倒說粗

了。曰。知止。猶可輕看。若定靜安。似心境。已到了手處。恐難。他。曰。定靜安原有不同。惟證道了手。女纔是大休歇。若初時見些光景。只可功夫借他好做。謂之。休歇。此定靜安在應得之前。則其於所止尚未能得。方藉應以研之。當只是小休歇於了手尚隔遠在。○施惟中問。人心當不能應時。直是費盡思索。何以能定靜安。答曰。若念頭專一。便安心力索亦相安適。程明道謂金革百萬。與蔬食油肱無異。只是心專於此故。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則應原是。不好字眼。今能得何以反躁於應。曰。到得後。自馴至於何思何慮。未得時。方要借他用功。如何便得不應。然止即不應之體。應以求止。是正應其所不應者耳。○柴世

大學南講

全卷

基問。知止定靜安應得。舊講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相配。今獨指為格致功夫何故。答曰。此單看一應字。思有所圖曰應。故謂為參提功夫。證之顏子。如定靜安。即墮體黜聰。應即仰鑽瞻忽。應而得。正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亦是中庸之擇善。亦即是明。故只屬之格致。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是中庸之固執。亦即是誠。當屬之誠意。蓋格致思而得也。誠意勉而中也。正心脩身。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即孔子耳順從心。乃何思何慮境界。是誠正脩處。於應字說不去。只可斷自格致為止矣。且格致功夫。既發揮明盡。則後面不為格致立傳。更可推也。曰。定靜安應得。既發明格致。何不接於格致之後。而乃預列於前。曰。格致以至善

之止為宗。因說止至善。遂緊接知止說去。既頂上文發止。則語氣不能再斷。遂詳論定靜安應得。以預發格致之義。曰。格致何以必根止來。曰。格致若不到得止。則所知僅在半途。見地尚未為大徹。即用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其學亦只到下學。而不能上達。其治亦只到小康。而不能動變。去大學之道遠矣。是格致為眾目之樞。而止又為格致之樞。絕不得相離者也。○方士亮問。得止屬之格致。豈至善亦盡於格致中耶。答曰。格致之得止。原只屬之擇善。則後面尚有固執以後功夫。在誠正脩等處。豈得遂盡乎止。曰。得字似有可執者。若單屬擇一邊。恐於得字義未盡。曰。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思而得。思之弗得弗措。皆以擇為

大學南講

全卷

若執則云拳拳服膺。云勉而中。云行之弗篤弗措。並不言得。則得字屬擇更親切。○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應得。專屬之格致。豈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應耶。答曰。此問最精。格致前之定。乃定之影現耳。至意誠則真定矣。格致前之靜。乃靜之影現耳。至心正則真靜矣。格致前之安。乃安之影現耳。至身脩則真安矣。蓋格致之前。靠止作把柄。應作功夫。若見此定靜安光景。非有止以繫乎應。則定靜安未免作輟。以尚有慮在故。而誠正脩。則應而不慮矣。曰。齊治平內。亦必有定靜安應。又若何。曰。至於齊治平。則不定之定。而無乎不定。不靜之靜。而無乎不靜。不安之安。而無乎不安。誠即稟即定。即動即靜。即危即安。而圓通無礙。更

何待於慮爲。此正所謂何思何慮。亦即所謂大休歇者。至此則定靜安何嘗不深。但前文爲慮字隔斷。不得不淺視之耳。○方如騏問。明德只在我心。今說明明德於天下。却像把這明德。看做世間人公共的。要大家同明。如何合得健來。答曰。卽今諸友共處一堂。耳所聞處。目所見處。孰不明了。然分得那一處是我所明了的。那一處是人所明了的。如燃千燈於一室。其明各各遍照。不相分別。亦不相妨礙。其形骸雖有千百。性靈總只一個。人若只求自己明了。不去開導他人。卽自心便成障礙。又若只去開導他人。不先明了自心。卽人情亦終隔絕。陽明子謂明德功夫。在親民上做。親民功夫。在明德上做者。此也。陸運昌曰。要

說無又不慮。與有對。而獨執之可乎。惟真空妙有。不落邊見。以此言心。庶其義乃圓而無漏。陽明子云。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然則說有說無。亦只是應機接引。未爲實論。曰。然則如何。是心之體。曰。明德是心之體。卽陽明子所提之良知。蓋此知遍天徹地。亘古達今。如大圓鏡。光涵萬象。無一物不森羅。而亦無一物之可着。心無體。以此知爲體。其量亦復如是。所以世界必有成虧。而此知不虧。萬形皆有消滅。而此知不滅。卽造至聖人。凡念俱空。而此照心獨不空。鋼至極惡不肖。凡念俱昧。而此良知獨不昧。誠先後天地而無有終窮。溥遍靈蠢而莫之遺漏。爲人人各具之靈性。所以大學

端倪而非可專以所發言者也。○但宗皇問格字漢疏訓來。程朱訓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今何以獨用通徹之說。答曰。訓來訓至頗近。而於格字不直貼。若格去物欲。則與物有本末物字相悖。格不正以歸正。則與正心正字相混。總之格去格正格式。俱像誠正脩中義。惟通徹之訓。出自呂東萊於致知方體貼得着。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徹乎我是來格。卽論孟中有耻且格。亦當訓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當訓臣之通徹於君。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桂曰。格字以通徹訓。似卽致知之義。恐兩下太無別。曰。知與物却有別。重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正相離不得。故不用先字而用在字。○劉日職問。物是意身心家國天下。則物乃紛然不齊。格之功何處下手。答曰。原說功夫只在一意字。今人但認分別爲知。不知如何是知。但認着念爲意。不知如何是意。但認含識爲心。不知如何是心。但認欲爲身。不知如何是身。於此正須要審。曰。家國天下。豈亦難認而待察耶。曰。若於意心身外。別爲家國天下。便成扞隔。察得透時。內無我相外無人相。卽意心身卽家國天下。卽家國天下。卽意心身。息然則寂然不動。起照則感而遂通。何得更作殊觀。陳文鴻曰。卽

意心身亦各不一。豈能逐項分察。曰。總不外於一止。雖云格物而實從物中格止。慮而得。則已悟到此止。繇是一止能止衆止。月在天心。而百川皆映。號物之數。處處可通。蓋合之爲根本之智。既參悟自心。而分之爲差別之智。卽照了諸境。更有何物。能礙吾之格耶。但宗傳曰。既重在止。只須知止慮得。卽盡致知之義矣。何必又增格物。紛然淆。使人難以理會。曰。子以知何所在。將在意耶。在心耶。在身及家國天下耶。總之知體無物不通。不能別其何處爲知內。何處爲知外。而可容分裂者。惟物原卽在知中。故必須格物以盡其量。而物中一貫之宗。則已自齊知止在。趙光朴曰。格物與慮止。終覺話分兩頭。何能強貫爲一。曰。若不相貫。則格物與慮止功夫須兩路去做。如何下手。蓋非物無以盡知之量。非止無以握知之宗。兩下相合。則入乎至顯之中。得乎至一之解。物止可以交攝。一多豈不互融。故謂卽顯子之擇乎中庸得一善。亦卽子貢之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也。○蕭士瑋問。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是功夫一時並用。還是完了。一件方做一件。答曰。數項境界。原無分彼此。故功夫但有重輕。得手方分先後。蓋知乃意之所覺。意乃心之所倪。心乃身之所宰。而身則隨其所值。運吾之心意。知以交於家國天下。身心意知固是一。卽家國天下。亦隨所值便是。是數項一時俱有。境界之無分彼此者也。惟境界無分彼此。故功夫亦不得分兩截。

格致時卽做誠意等而格致爲重。誠意時卽做正心等。而誠意
爲正。脩齊治平等等皆然。至誠正脩齊治平時。仍不忘格致。亦
重。而輕在此。是功夫之微有重輕者也。惟功夫有重輕。故
得手固分先後。只得益微。方於誠意能着實不虛。而正心則難
有意化於無意。脩身則難有心化於無心。齊治平則又難近而
漸推漸廣。以化及於遠。是得手之有漸次者也。非分非合。亦分
亦合。非先非後。亦先亦後。在用功者自會之耳。○張殷甫問。知
乃同一明德。而講中有解有悟有證。何以各別。答曰。以見地有
淺深。故歷境亦有虛實。凡知止知先知本。皆所謂解耳。必慮得
而物格知至。乃悟也。易所謂知至至之。孟子所謂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意誠以至天下平。乃證也。易所謂知終終之。孟子所謂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今借傳文以影之。如格意之物。則明乎其
欺。而知至於意矣。格心之物。則明乎其所以至於心矣。格身
之物。則明乎其辟。而知至於身矣。格家之物。則明乎誠求。而知
至於家矣。格國與天下之物。則明乎矩。而知至於國與天下
矣。此皆從悟後通之。而證則未然。又如知意如何誠。必實到毋
欺。方證乎意之知。知心如何正。必實到無所。方證乎心之知。知
身如何脩。必實到無辟。方證乎身之知。知家如何齊。必實到誠
求之中。方證乎家之知。知國與天下如何治平。必實到絜矩而
上下前後左右之皆同。方證乎國與天下之知。此乃所謂證也。

此知惟析之既精。方合之無漏耳。○孟師尹問。物格知至以下
時說。皆謂了此卽能得彼。今謂了此方可到彼。似又有漸次等
待。何也。答曰。物格完了。卽能知至。獨此句可說得無漸次。若知
至意誠以下。則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纔見造詣實際。
如見地透悟的。虛妄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尚
解脫。得虛景而忽實脩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淨總
爲意不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
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尚然見獵有喜。心豈卽隨意正乎。心正
固大槩身脩。然身子憑人照管。初時着意簡束。似覺容易。及至
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悞。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
十始能。蓋難言之矣。至脩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尚
有頑瞽。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霎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
有國不治者。又如舜當烝烝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煩天
誅。則國人豈能逃竄。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
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歸。正是參差不平處。故謂而后云者。
非了此卽能得彼。乃了此方可到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密於
此。正須逐漸需次。俟其功夫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
要非終隔遠而難企者矣。○鄭尚友問。衆目功夫。各在必先處
做。若而后處。又有漸次。似須又做功夫。未免重複。答曰。前講原
說。先是用功。后是得手。蓋因必先與而后逐句相照。惟必先處

太學湖南講

功夫逐節有重輕。故而后處得手亦逐節有次第。若說知至便能意誠。意誠便能心正。則與必先處逐段換去者。反不相肖矣。况逐句一氣凌駕過去。則許多而后。要他何用。毋乃文煩而不殺乎。曰。前講一止能止眾止。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逐項又有次第。豈止尚不能一以貫之耶。曰。前以悟言。而此以證。悟如寐者之得醒。開眼便能了然。故只須得一止。以該眾止。證如視者之辨物。逐處應為閱歷。故又必盡眾止。以會一止。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夫。原一不可缺。而其樞要。却總不外於此止。○徐世淳問。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似功夫只該在身上做。前面却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又將念頭馳向天下去。這是為何。答曰。志願必合天下以歸一身。功夫必繇一身以逮天下。○葛五真問。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即是行。今獨重在明明德。似即陽明之旨。然否。答曰。知行難說絕無可分。亦難說絕有可分。如格致屬之擇善。知也。誠正脩齊治平屬之固執以後。行也。知行安得不分。然求知須用格致之功。是知不離乎行。用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即實踐格致之所見。是行不離乎知。知行安得不合。要此只就進步時言耳。若到了手。則所行皆屬應跡。而不留所知。乃返本體而常照。惟本體自知。故初時以格致為恭提。即要見本體。隨後以誠正脩齊治平為造詣。亦要證本體。始終總歸一知。而行特其中之過影耳。知行雖或分或合。而究竟仍歸

全

於一者。大學所重在明。予只照本書數端。不敢於先儒有左右袒也。

太學湖南講

管東漢曰。明從日月合體成字。而含內照。不照二義。內照謂涉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表。此言明明令外。之謂也。○大學之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惡對善。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合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死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於性。得其本然。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於性。得其本然。或問近儒之講至善。多究極於上天之載。死於無與。果是大學宗旨否。曰。大學從格物始。至天下終。不過紮好惡之矩而止。矣。好惡之矩。豈謂不從死聲無臭中來。然必執死聲死臭之話頭。以論大善之止。至善。便浸淫於禪門。覓心了不可得之公案。據後章關到止至善處。原以文王之止。仁敬孝慈信為的。豈必借路禪玄。以漢至善之說。唯文王之所以止。至善。却是通於天命之穆穆者。其要則在於緝熙敬止。五言學者當求所以緝熙所以敬止之着落。○天子之明明德於天下。不待言矣。庶人無位。則如之何。曰。中和一致。位育潛通。由家以風。民由君

全

大學湖南講

大學湖南講

廣明明德之說何昉乎。康誥言文王克能昭明其德。太甲言成湯顧察乎上天監臨之明命。帝典言帝堯克能明其高峻之德。夫自文邇之湯。自湯邇之堯。並無有異術。悉皆自己求明也。而明明德謂非聖聖的傳哉。

商吳應旻問。皆自明自字。正與在明明德相發明。乃歸重自己之意。何爲不重。而反重皆字。答曰。歸重自己。乃在此。謂知本處。若此章證明明德。自字止。當得德字。惟皆字。乃總指三書。取證愈多。則宗旨愈確。故獨重此。○陳周臣問。自此至此。謂知本。明是釋明德親民止。至善何謂非釋。答曰。後面誠意正心等章。俱以所謂提起。此謂結束。而此處獨無。豈得以釋文例論。且後面

大學湖南講

二十六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卽是前面明親至善等中事。後既釋而前又釋。更覺重複。蓋此因前明親至善之說。似出創開。故歷引詩書。把古人成法。以作印證。而趣味難盡。復爲闡釋之。所以作者絕不自立議論。間有發揮。不過爲作註脚耳。至聽訟二句。又是引夫子之言。雖此謂知本句是釋語。而文內未有發知本意。蓋似釋非釋。要亦相證之意云耳。○陸鳴燧問。此後引詩書各章。與中庸衣錦章。皆謂證首章而釋之。何相同至此。答曰。既皆是引詩書發論。便與他章迥別。蓋證者是前義已完。借古人以徵信。釋者是餘味難竟。借古人以引伸耳。○色色相符。雖欲不同而不可得者。此克明等章。當參古本。合併移作末章爲

是然而未敢遽更也。

管東溟曰。顧天之明命。卽天子畏天命之說也。古人慎獨之學。恒從畏天命中來。其言顧諟明命。卽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意也。人情見君父則肅。見師保則敬。非以有所忌憚而然。然況乎赫赫天命。日監在茲。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而可以傷心。遠志然其間。時時顧之。慎獨之功。斯密矣。或曰。審若是。則有所畏而不爲惡耳。豈聖人先天之學。不知峻德如堯。猶曰。欽若昊天。德配于天。猶曰。昭事上帝。聖人與天合德。正以其畏敬之常存耳。此大學以顧諟之訓。入於康誥堯典之問。而總結之曰。皆自明也。宋儒懲二氏之虛無。又欲撥去因果。而謂天命爲當然之空理。則底無益其何以發人顧諟之誠。近儒復影二氏先。天宗義。輕言宇宙在天。命自我立。則流於小人之無忌憚焉。亦異乎夫子畏天命之說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大學湖南講

二十七

凡人雖爲夙習蔽錮。安能無一念醒悟之時。夫使其終於蔽錮。則已。苟不能終於蔽錮。而有一日之新。安可把這好念頭。度過。苟字下得最圓活。正使人自己反求。乘此一念。今日新矣。明日或不加洗濯。便依舊是今日模樣。明日新矣。後日或不加洗濯。又依舊是明日模樣。如何得有長進。故須要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向來通在垢穢中。今日固洗滌淨了。向後每日要洗。不畧有間斷。此是泛論常新之法。不專屬自己。卽作民亦不外此耳。新民者。民向時染於紂惡。今歸周。有向化方新之意。爲上者。要迎着他新的機括。爲之鼓舞。是作起其方新之民也。此新字。屬在民上。若我去動民。乃在作字內耳。詩乃頌文王者。維是

助辭辭周自后稷開國其來已舊至於文王脩德格天惟天眷
德雖未嘗取有天下而化行南國人心翕從上天眷注之命已
屬於周與前國運不同故謂之新此乃格天之學也極字指三
聖人之成法即日新作新維新此亦不重所重在無所不用見
成規具在處處可尋不容一毫少遺者此是歷引書詩以印證
親民而釋之者也

〔演〕親民之說何助乎湯之盤銘言設使人於一日之間煥然自
新不可忽畧而遽止繇此更加洗濯日日增新又日增新月異
而歲不同焉康誥言振作其向化方新之民詩言周雖舊邦至
文王脩德格天其天命之眷注於此為聿新自古如湯如文如

大學南講

全

武皆新之之極者而成規存在在可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以為親民法焉

〔商〕王一展問湯銘日新又新則新新不已矣乃首章止於至善
又似有住足處何也答曰止善如把舵日新如行舟○畢登賢
問玩新字似親民還作新民方與相合答曰經文原是親字如
何因後改前曰以新字頂親字似意不相蒙曰若聽人安於舊
染便是棄之一體外了惟使之煥然一新乃為親愛則新之正
所以親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書中儘有何必拘定字眼頂
來○王道焜問新命不必說到受天命上看來天視聽即民視
聽民德皆新即是新命若意在受天命便是有為而為了答曰

天命之謂性人性原從天命來故功夫必至合天方為究竟况
人世上寵利還可有心邀求天命無私若非真有不睹不聞之
功與無聲無臭者相合安能感通此正是無所為而為處○任
嗣宏問其命維新命字與顧諟之命亦相同否答曰命總是上
天囑付之意然細分之以神理言則為降衷之命以氣數言則
為降祥之命○何位問盤銘章既是證親民只宜作新民一語
足矣乃始之以日新終之以新命何也答曰日新即該明明德
新命即該止至善三項功實相因雖分證而義難判然故亦兼
及之耳

大學南講

全

〔吳〕觀我日有垢之謂故如在塵鏡明隱而非滅去垢之謂新
離塵鏡明顯而非增○日日新之謂不已又日新之謂不住○
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為
親也明顯而已新而不親其為新也察察而已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
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
不忘也

淵邦畿爲王者之都。千里則無所不容。悉聽民之居止。此直述其詩不加訓釋。而至善之當止。隱然寓於言外。土高爲丘。隅是一角。詩言丘隅可以避繒繳。而鳥止之。故夫子嘆其於當止處。能知其所止。可以人不如鳥者。借鳥以動人之知止也。詩咏文王。正是能止的樣子。本說明德。乃反言穆穆者。蓋其明德在隱微處托基。最爲玄默。卽不識不知之意。於嘆辭。緝字從系。如繒之聯續。照字從火。如火之光明。敬者儼若思。以敬爲止。乃儼若者。常主於中也。然本體既稱穆穆。難以識認。於是從作用處指點。爲人君。如四民筑獨。各得其所。猶切如傷之視。是其止仁。爲人臣。如三分有二。猶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是其止敬。爲人子。如事王季。能盡問安視膳之節。且靡悔之德。這追來孝。是其止孝。爲人父。如開本支百世之業。且使武周之聖。世德作求。是其止慈。與國人交。如萬邦作孚。至於虞芮質成。相愧而反。是其止信。這仁敬孝慈信。雖有五件。總敬止之發於君臣父子國人而隨在。異名各各指點者。要令止之易曉耳。此是歷引詩以印證止至善。而釋之者也。有斐君子。乃衛人美武公者。爾雅切治骨。殘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合之總是已精益精之意。但既分兩項訓。骨角是脆的。易治。玉石是堅的。難治。琢磨較切磋更深也。這訓言。乃指詩句所言之意。學是學問。要研究得精微。自修是自己脩爲。要克治得堅密。瑟如琴瑟。其絃條理井然。最爲嚴密。關者。

武猛之意。恂嚴謹貌。乃心之不散亂。懷戰懼貌。乃心之不昏惰。恂慄卽直解瑟個者。赫乃顯盛。一身之舉動。式於九圍。喧乃大語。一言之吐露。播於四方。威者有威可畏。如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儀者其儀不忒。如行爲世法。言爲世則。斐文貌。誼訓忘盛德至善爲民之不忘。乃同然之感。有以深入乎人心。而不可解也。逐句還他各爲訓釋。不必互相聯絡。道學指格致。自脩指誠意。恂慄指正心。威儀指脩身。盛德至善之不忘。指格致誠正脩之造其至。此是借詩以證格致誠正脩而釋其旨者。前王。指文武君子。是有學問的人。小人是無學問的人。賢如前王之仁讓。是其賢處。做之以典仁讓。卽賢其賢也。親如前王之老老長長。是其親處。做之以爲老老長長。卽親其親也。樂者。前王之教化。使風行俗美。何等快活。樂其樂。是受享前王遺下的好風俗也。利者。前王之生財。使家給人足。何等利益。利其利。是受享前王遺下的好生業也。其實賢親小人亦有樂利。君子亦有各從所重言之耳。遺澤一日在人。則人心一日未泯。故沒世不忘。此是借詩以證齊治平而釋其旨者。程朱謂兩引詩皆釋止至善。以文中原有至善義。若不將本文移置篇末作結。則白須權從程朱爲當矣。

止至善之說何助乎。詩言邦畿有千里之廣。惟民之所居止。詩言緡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夫子讀是詩而嘆曰。

鳥於當止之處。猶知其所止。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知止不如鳥乎。能止之式何如。詩言穆穆然玄默之文王。於乎緝焉聯續。熙焉光明。而以敬爲止。如爲人君。仁是至善。則止於仁。爲人臣。敬是至善。則止於敬。爲人子。孝是至善。則止於孝。爲人父。慈是至善。則止於慈。與國人交。信是至善。則止於信。蓋隨其所值。可得乎止者而止。至善不於文王昭示之耶。云何有格致誠正脩之說。詩言瞻彼淇澳之水隈。萋竹猗猗。其美盛。有文斐之武公。其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瑳。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兮巖密。儻兮武猛。赫兮顯盛。喧兮宣播。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忘兮。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其爲學之研窮。卽格致也。所謂如琢如磨者。體之自

商王五戚問仁。敬孝慈信。卽是敬止。否。答曰。然。曰。如此則仁敬孝慈信。似只指心體。不宜說向作用上。曰。本文明說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如何不是作用。近日講書。套子件件要說到心體。且問能作用的又是誰。若畫定存主的。纔是心。作用的不是心。則心上管定腔子內。所謂止者。亦將局守方寸而爲頑然一死物矣。又何至善之有。○曹觀文問。時說切瑳。先在欲上刮除乾淨。琢磨方在理上脩琢完竣。似說得精細。答曰。理欲原互爲乘除。欲上未淨。卽於理上未妥。理上未妥。卽於欲上未淨。學脩時總爲着理欲之消長。安得分作先後兩路。恐於心學上難體會。○虞宗政問。惻隱似卽敬字之義。但文王是自然的武公是勉然的。當有安勉之別。答曰。惻然敬止。固是自然。惻訓恻。乃是狀其心體之謹密。而無纖隙可乘。亦非勉強者所能。蓋此總是引詩之成語。以證首章之旨。俱就見成的說。不必論其人之有功夫與無功夫也。○劉國祿問。瞻彼淇澳與前王不忘二段。當是證止至善。何以讚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答曰。據今本置於各傳之前。只得要以證止至善爲訓。豈知賈逵古本。原在全之末。明是總結。則八目與三綱皆謂歷引詩書以作證而繹之。其旨趣不更爲悠長乎。

卑矣者必當局學射者必矚引學射之脩也知矣者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測〕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雖分三項而根本只在明明德故復引夫子所論無訟以作證而抽繹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所言訟的人言語虛花全沒有一毫真心乃無情者使無訟是無情的人不敢將辭說展辯惟恐虛言負疚志向上十分害怕大畏民志即頂上無情一直說下蓋此句還是歇後語究所以大畏畢竟露已之明其明德而有以觸發之者此謂知本亦只就無訟本於畏志泛泛論個知本而明德為本意自

大學南講

見於言外

〔演〕知本之說又從何助者夫子嘗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是無情實者一對之我即不得盡其虛辭乃有以大畏民之志向論無訟至於畏志如此此謂之知本而所謂明親至善之歸本於明德豈漫無所證而云然哉

〔商〕羅應垣問此謂知本舊講不指民志之畏乃指已德之明似亦直截答曰從來刑驅勢禁只可使民外邊畏到畏及其志則感從君德自不待言因本文原本指出不添贅更覺有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鄭康成古本此二句原在其所傳者厚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業為駁結原未嘗亡謂定靜安慮格致更可互證但程朱所移置於此今不敢復言第為發明

〔測〕此謂知本應上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結之最為貼切此謂知之至者何蓋脩身中原以致知為盡着乃本中之本其最重故格致功夫上文定靜安慮得已詳言之既知脩身為本則必能窮本之盡處用格致之功而知可至故接以此謂知之至也單結知至以其為本中之獨重而非六目之可並且以應前明明德明字以見大學重在自明誠之意

〔演〕惟推本於脩身此謂知本惟推脩身之本而定靜安慮以格致此謂知之至也知既至而德之明者不已適明之也哉

〔商〕羅伏龍問此謂知之至也明似傳中之結句六目皆有傳以釋何獨致知無釋答曰此謂知之至但有結句無引首句且結

大學南講

句亦與各傳不類明是首章之結語至釋誠意又不類正心脩身等之兩下關合獨提誠意若斷自誠意為始者則致知之不立傳似非無謂也施惟誠曰凡傳俱有發明此謂知之至真上

太空即謂定靜安慮是發明格致義相隔太遠恐承頂不來曰既是結語乃總收通篇之旨此謂知本句業緊結脩身為本矣此謂知至句又即承知本而結通篇豈但定靜安慮即明明德

且相為呼應有何隔遠難承耶湯自新曰八目並列而獨結知至謂所重在格致有何為據曰八目先說平天下乃不云平而云明明德於天下又推本於致知格物首尾俱是重明且篇中

定靜安慮若非發明格致則與誠正脩等未免夾混將從何處

下手。恐此義無安頓處矣。既是經文中獨發格致。則顯是專重格致。故篇首說明明德。篇末結知之至。皆意主重明。而天然相爲呼應。豈得夷格致於衆目。而可代作傳爲耶。

管東溟曰。或問宋儒論學。必曰知行並進。而禪家亦惡解。於行。今經大學格致章中結語。全不提此。力行單拈此。謂知之至也。不幾於重解而輕行乎。曰。知行何嘗相離。禪家則解先而行。後。故儒者以知行並進。挽之。然曰並進。則猶二之也。此是儒學非聖學。亦是賢希聖之學。非聖希天之學。聖學之所以爲妙。全在合內外之道。言致知。更不必以力行補之。行在知中矣。言力行。亦不必以致知補之。知在行中矣。然聖人行無轍迹。所過者化。其所隱然獨覺而莫可測其涯涘者。知也。知是聖學之進位。處格物之格。正合知行合一之義。而非並進之謂也。俗儒好效佛氏之說。將正覺妙覺等義。而故掃之。然則亦掃孔門知本知至之案乎。其矣。成心之碍。聖學也。吳觀我曰。首篇之末。特結以知至之一言。則正以明夫全體之旨。皆歸格致。而不必更爲之釋也。知格致之不必釋。而可以知傳之不必補矣。

大學湖南講

全卷二十六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撝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厭如字讀

測毋自欺者。不要欺瞞了自己心之知。此在格致以後。固能靈知不昧。然不特賢者有之。即看下面閒居。小人見君子。厭然撝者。本心何嘗不明白。可見此知人人皆有。只爲自己瞞昧過了。所以吃緊道一句。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在提此自心之知作主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如字。直接毋自欺形狀。謂其樣

子猶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凡人情他念皆有寬假。獨是觸着惡臭。便心下十分煩惱。見着好色。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喜歡之念。無不罄盡。則本心便已直達。至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原難取必。總置不論。且此只就人情好惡形狀。不當以善惡相攙混也。惟本心直達。當下更無欠缺不滿意處。故謂之自謙。謙註疏作慊。獨即指自。乃意之萌處。以其離人。單有自己。故又以獨言之。凡人當對耦時。皆知簡點。無耦便易放肆。不知自作自受。正在此獨。瞞了他。落得自討煩惱。依了他。落得自討快活。故君子必慎其獨。下文引小人。正發明獨之不容欺處。閒居是沒有交際。人所不及見者。此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自道

大學湖南講

全卷三十七

極有趣味。及見君子。方纔露出厭然模樣。厭者厭惡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怕將出與人看。於是撝其不善而著其善。把平時做的不好事。藏匿過了。不曾做的好事。鋪排出來。人看視已已字。是小人自指。小人當撝著時。於人之視已。恰像把肺肝。盡情看破了一般。乃自心覺得如此。夫撝善者不善。本爲要欺人。却又自道。被人看破。而厭然之狀已露。撝善者得甚事。則何益矣。誠中誠字。從來俱作好字眼看。即頂小人他行事。固不好。厭然如見的念頭。却是真實。誠中形外。正指此厭然如見之念。既已實具於中。則其情態自必形見於外。而無能復匿也。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昧。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前義。

而曰君子必慎其獨。此獨不專屬閒居。即見君子處。俱是。如人面孔向着人。口裡對人說話。心中暗自思忖。人不及知。豈不是獨。曾子曰。三省。據賈逵謂大學是子思所作。則此乃引曾子之言爲證者。所視所指。只是虛說。有個所在。爲十目一齊所視者。十手一齊所指者。指視周圍森布。無一隙之空。故嘆其爲嚴。本意則實指此獨之肺肝如見。誠中形外也。惟誠中必形外。故富而有財者。能潤屋。有德而誠意者。能潤身。德即指誠意。心廣體胖。正是潤身處。心體包乎天地萬物。原極廣闊。一有私僞。此心擔不出來。與人看。便被皮囊裹定狹小了。誠意的人。其心仰不愧。俯不作。上下與天地同流。何等廣大。胖。即詩伴與爾游之伴。

乃寬舒展布。無局促拘攣之義也。心廣體胖。則正心脩身之驗。亦於此發其端矣。夫惟有德者。方能潤身。而心廣體胖。則意一不誠。正脩之功。皆從此斬絕。更無可入手處。故君子必誠其意。此章雖獨提誠意。而毋自欺句。爲致知格物收實踐之功。心廣體胖句。爲正心脩身啓馴養之路。並見相關之義。而或先或後。俱於此着力。則誠意洵爲吃緊處也。

演所謂誠其意者。當直達其本心之知。毋得自己欺昧也。其直達之狀。一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情無不竭。乃始快足於已。而無餘歉。此之謂自謙。欺慊皆屬於自是功夫。全不涉人見。止在意中無耦之獨爲根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即以小人觀之。當其閒居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將獨知之本念已盡情發過矣。及至見君子。而後厭然疚惡之狀。覺有不能自欺者。於是拚蓋其不善。而張著其善。此時又於人之視已。却如見其肺肝然。更覺有不能欺人者。則拚著亦何益矣。此謂獨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獨之不容自昧如此。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嘗言十目之所環視。十手之所環指。昭布森列。其嚴密矣乎。讀此言而誠中形外之獨。更有惕然者。大凡財多而富者。必潤澤其屋。意誠而有德者。必潤澤其身。於心則不愧作而廣大。於體則無局促而伴與有德之潤身若此。皆誠意所致。是誠意實從悟起脩。最爲學問吃緊。故君子必誠其意。

商詹時雨問。格致後登猶有自欺。而乃以毋爲戒。何也。答曰。人儘有見地高明。自負能悟。却不去實落用功。實行終不副其所見。所謂釋乎中庸而不能守者。總之本心人人自知。人人未必能自慊。不慊便是自欺了。○史乘古問。惡臭好色。明是爲善惡。作比喻。何爲好惡不貼善惡。答曰。世人惡惡好善。與惡惡臭好色。孰爲絕無一毫之欺。曰。自然惡惡臭好色。爲最真。曰。既如此。則以二如字緊頂。毋自欺形狀。豈不直截痛快。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原爲毋自欺作比喻。若說爲善惡比喻。是於毋自欺處。又添一層。反覺寬懈矣。曰。若不求決去必得。於好惡猶恐未盡。曰。若求決去必得。則世間不如意事甚多。何以能自慊。

大學南講

吃緊在喚醒兩自字。不得添補致掩原文。○李宗舉問。此慎獨於中庸慎獨同否。答曰。中庸之獨。概上性來。乃指性體。慎獨之極。則為至誠。學問已到盡處。此之獨。概上意來。止是意之萌處。慎獨之極。亦只了得誠意。乃學問中一節。口誠意之慎獨。豈不必造到至誠耶。曰。造到至誠。則意已盡化。豈復誠意之可言。蓋中庸重在誠。故總提慎獨作主。而大學重在明。故慎獨止列之一節中。○曹泰續問。小人為不善。至於肺肝如見。皆謂作事敗露。今何故以獨之不容自昧言。答曰。人之視已。已字。明是小人自道。非真有人見他。蓋其為不善時。獨念夾寔。曉得不該做。但只是將他欺瞞。不依此作主。所以纔到君子面前。獨念便不能相安。自己厭惡起來。只得向外邊多方掩飾。然獨念又在內。慌張驚恐。道是被人覷破。可見這獨。夾埋沒他不得的。若其形外。則在厭然。揜著看出。有此情態。自難逃於識者。但此為關明誠意。惟狀獨之不容自昧。最要緊耳。○張右民問。十目十手。明指獨之不容自昧。何故要虛說。答曰。此引曾子平日之言。總是狀其指視之是眾。以警惕人。原來說定何處。究竟不外一獨。而或自己驚疑。或被人覷破。惟虛說則俱可該得。○方之瀚問。心廣似明。說正心。體胖是明。說脩身。何謂發其端。且此是釋誠意。何為預及正脩之驗。答曰。心廣止能致廣大。未必盡精微。正心則精微兼盡矣。體胖止於晬而盎背。未必周旋中禮。脩身則周旋

全卷

為極則也。

悉中禮矣。其驗原自有別。蓋誠意承致知而為心身發端。功夫實相貫串。故正脩之效。雖未畢彰。而亦已漸露。要非判然兩截。○俞忠宸問。世亦有誠意而不致知者。如子路錯認衛事。自甘一死。然其心實未嘗有欺。答曰。然此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夫子嘗教以勿欺。則強不知為知。終亦脫不得自欺。跡此以推。凡實行精嚴。而見地未徹者。其於誠正脩處。恐未可自信。為極則也。

大學南講

管東溟曰。有聰明曉達之士。或預聞於聖學。或參契於禪玄。觸發性靈。漸入真境。亦庶乎其知止焉者。而偽根未拔。世味轉深。反以其圓通無礙之宗。滋長其徇外為人之念。聽其言。見道之言也。驗其行。動眾之行也。而察其心。則自欺之心也。故大學於物格知至之後。尚嚴慎獨之防焉。○獨以無對為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一分於善惡。即有對矣。焉名為獨。曰。善惡有對。而好惡之真。則獨體也。觸於善惡。而好惡之真。幾迫露。其幾迫露。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隨矣。至於自欺。必自憐。而慎獨始無涉焉。○謙之請儀。正如說之請悅。吳觀我曰。意能分別物我。而馳於二。亦能比度物我。而反於一。能對境生情。而增其妄。亦能因言得意。而悟其真。能以後念持前念。而益其迷。亦能以後念破前念。而損其執。心之所以即聖而凡者。以其有意也。非有意之也。心之所以轉凡而聖者。亦以其有意也。所之有也。物非意不格。知非意不致。心非意不正。身非意不脩。民非意不親。善非意不止。○開居非獨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閒居之謂乎。夫物我之妄心。無時而不用。誠意者用慎獨之照心。以破之。一念不用於照。則一念用於妄矣。念念不用於照。則念念用於妄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如字。

○測念憶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所發者。乃不曰心而曰身。是不

全卷

必因乎正也。若實落用正之功。則未經道及。

廣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人從氣質上起念。身有所忿懣。則忿懣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懼。則恐懼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好樂。則好樂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憂患。則憂患以有着不得其正。因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引其心而不在焉。則百體誰爲覺察。將目視而不見色。耳聽而不聞聲。口食而不知其味。一身舉動。悉茫然矣。心與身相關之切如此。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商王純臣問。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答曰。身無知。卽藉心以爲知。心爲氣質用事。便不是心之本然。故

子有終身之憂患。其不能也。便是憂患。凡此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卽正矣。閔兆祥曰。如此恐未免作意。說不得正心。曰。發得自然。而然卽屬之心。如夫子本毋意。而亦發憤忘食。豈不是心上作用。○李浩問。不見不聞。不知味。還是視聽食失其理。若謂真實不見不聞。恐無此事。答曰。嘗聞先輩有專心讀書者。家人食以糖糕。彼以糕餒墨而食。不知其非糖也。安得謂無此事。本文原只說視不見聽不聞。失理嫌於補贅。○邢士俊問。畢竟正心當有功夫。如何樣去做。答曰。心上最難着力。纔着力便是意。惟從誠意後。養未發之中。以化成心。調已發之和。以消執念。是乃正之功也。傳者止欲發明身心相因處。故此不之道及。

魯東漢曰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測焉
 心體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心體也然情惡懼
 樂憂思乃意中之根塵耳大學以之言正心者何曰此承致知
 誠意之後而言悟境猶存而我心未盡不無忿懣憂樂之心所
 為皆意根為之障也蓋纖塵未化即與天地不相似而心非其
 心矣安可謂知已致意已誠而忘所事哉下章以親愛賤惡之
 辨言身不脩亦此意也○即忿懣憂懼以正心則可親愛賤惡
 懼以求心則不可心之體當求諸忿懣憂懼所不可遷之地亦
 不可泥方寸之地而求心也丙典謂山河大地及我心我身俱
 妙明真心中物又謂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是善狀心
 者
 吳觀我曰心之知動於好惡之意而有忿懣憂懼好樂憂思之
 異名內含於身而外達於家國天下身也者好惡之根也公好
 公惡者借身以發機故即有還無而心得其虛靈之正作好作
 惡者釋身以起見故自無適有而心繫於偏倚之端正心者正
 其忘身之心而已脩身者脩其身而心之身而己是故益之而損
 者有身之病也損之而益者治世之醫王也大學一書多標
 對治脩齊二釋直指病源識病不識治者有抱薪救火之虞識
 治不識病者有斬草遺根之患此身有之身善乎其言正脩也
 更之曰心是亦不可以已乎○四因之誠念憤而無所忿憤勝
 子之戒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握之勤好樂而無所好樂澤水之
 驚憂患而無所憂患何則因於民而不生於身也不生於身而
 易有於心哉心無在故無不在身無為故無不為○有而無
 者心之用也如鏡照萬象而一空之相恒如無而有者心之體
 也如鏡涵一空而萬象之性以具即川澄體有為之應迹全起
 體妙用神無念之靈知普照不偏不倚時指時宜正也脩也寧
 有二道乎哉○問周子以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即數其
 善樂正心者可不勝乎曰主靜誠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
 非但以靜坐為事也靜坐雖可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
 排遣為功也何則有托於家國天下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
 之業行有餘力則靜坐以涵養之勿失其時而已矣雖事求靜
 則偏於靜矣其正且大見我之有時援忻美而進之以靜見
 物之可時援忻美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靜因也假令久久得
 靜正如巨石壓草石下潛滋當其靜時似有歸著及至應物猶
 然故吾君子奚取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安心之心不生而求
 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
 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綿綿密密寂寂惺惺
 較動得收歛從收歛得純益從從得澄湛從澄湛得光明
 是之謂主靜以涵動君子之於動也不昧覺念之不起而求覺
 覺之不昧於事事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

其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丁了明明堂堂正正
 敬畏得開然從開然得脫酒從脫酒得圓融從圓融得泯合夫
 是之謂攝動以主靜然則繫解之道非但用之於動而亦用之
 於靜矣立極之道非但主之於靜而亦主之於動矣靜之所
 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入靜以保任之以明契止雖止而不
 晦其明以止發明常明而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致誠正所以
 不在家國天下之外而大學之脩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
 之外也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身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
 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則人之其所入字乃通論人情之訓往猶言向着這一邊去辟
 則加齊敬而有偏矣親愛是情相洽者賤惡是不肖者畏敬是
 分相者其於人是失所者放情是不必加禮者此五者一家之
 內難定屬那一等人亦有一人而兼有幾件者親愛畏敬哀矜
 是好然其人豈無惡處賤惡放情是惡然其人豈無美處人只
 因辟了見得這一邊便不見得那一邊故好知惡惡知美者天
 下鮮有深嘆平情之難也顧訓大引諺不但證好惡之辟正以
 人情之最切者微醒之人只要道子好便惡也一味護短不曉
 得人只要嫌苗惡便頑也一味過望不曉得目前極易見的事
 尚然如此此章不說身如何不脩家如何不齊惟將情之出乎
 身而行乎家者歷狀其偏受病只在「一偏字」而不脩不齊之相
 因已自昭然於言外

〔演〕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也。常人之情，一之於其所親，一之於其所愛，一之於其所畏，一之於其所敬，一之於其所哀，一之於其所矜，一之於其所惡，一之於其所好。便偏於親愛而辟焉，一之於其所畏敬而辟焉，一之於其所哀矜而辟焉，一之於其所惡好而辟焉。故好是人也，猶知其惡；惡是人也，猶知其美。能不至於辟者，其用情甚難。舉天下鮮有矣。故俗諺有言：常人喜於子善而莫知其惡，患於苗敗而莫知其碩。自前極易曉事，尚且有蔽身之接於家者，若此，安望其以脩而得齊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商〕史起夢問：正心後，何以有好惡之辟？答曰：辟非必作意，乃其人應好應惡，而無心中或稍踰其則。蓋學問雖已湮造，而無始

大學綱南講

全卷四十六

來習氣，最難盡除，故正心者亦恐未免。然既云人之其所即就人情之通，發論亦可不必拘定在正心後也。○王師濟問之其：所句時說謂之字，即辟字意，着力還在之字。答曰：如此則當云人之其所親愛焉，之其所賤惡焉，何必又贅一辟字？○孟師尹問：脩身即可齊家，何以大舜猶有傲弟？有不肖子？答曰：處置得宜，乃所謂能知其子之惡，正不妨於齊家者。

吳觀我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慮，好惡之見諸事而通家國天下之人者也。事必本諸身，故於正脩之釋發之，而師民之仁暴於是乎分矣。親愛賤惡哀矜矜恤好惡之加諸人，而成家國天下之事者也。人莫親於家，故於脩齊之釋發之，而用人之德失於是乎判矣。合之非一析之不殊，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老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國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大學綱南講

全卷四十七

〔補〕教人之人，指國人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無條教之類，所以能成就者，全縣家之率教爲榜樣也。下三句正解此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即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一法，弟與慈亦然。引康誥獨發慈，以使衆，因此章爲治國設，較重在使衆耳。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是言保民如保子，母之於子，將此心真切去體貼他，則啼笑之間，必有彷彿其所欲者，此縣心以誠通，無假於學，就慈幼而使衆，可類推矣。彼此一體爲仁，先後有序爲讓，與是國人效家之所爲而興起也。貪則只要自討便宜，不管人吃虧，與仁反戾，則只像自意行去，不顧人不堪，與讓反作，亂亦效其貪戾，而相爲爭奪也。幾者，幾之也。

動處撥指於此破的於彼一發便往是借來形容字眼如此
着與仁與義作亂言機括之迅速不爽是這等樣的此謂二句
引成語爲證復引堯舜桀紂而推本於所好卽誠求之意也有
諸已指仁讓無諸已指貪戾是所好者求諸人亦教之仁讓非
諸人亦教之母貪戾是所令者以此律已卽以此教人謂之恕
我之所告戒爲人之所明曉謂之喻藏身不恕而能喻人者必
無之事正與前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相頌而意更明
切矣故結以治國在齊其家章內許多字面分之爲孝弟慈合
來是仁讓再合來是仁存之卽爲誠推之卽爲恕只是一件蓋
惟誠乃根於所好方能以恕爲令其教人仁讓以盡孝弟慈自
大學南講

無乎不中而人人皆喻一誠求足以貫之者也三引詩乃咏嘆
前義宜其家人詩中本屬女子而釋詩則就治國之君子言矣
宜家人宜兄弟與之相合宜也其儀不忒表儀處不差忒卽足
法之意也三詩只正是四國句指國其餘皆單指家而作者推
及於國正見教國卽在教家中已寓復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單就三詩以結之

〔演〕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其家不可教誨而反能教
誨國人者無之故君子身不出家而自成其教化於國何以明
其然孝於親者卽所以出而事君也弟於長者卽所以出而事
長也慈於幼者卽所以出而使衆也方法原無兩樣卽以慈親

之康誥言如保赤子大凡爲母者以其心真切赤子之欲雖不
盡中亦相去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夫者也赤子無知尚
可以誠求而况國人哉一家講然相親而仁自一國效之皆興
起於仁一家退然相遜而讓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讓一人貪
而不仁戾而不讓一國皆必效其貪戾至於相爭而作亂其機
括之捷於響應如此此謂一言之失卽以債敗其事一人之得
卽以安定其國自古如堯舜倡帥天下以仁而民卽從其仁如
桀紂倡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其暴桀紂何嘗不令民爲仁但
其所出令反其所好尚民只從好而不從令是故君子有仁讓
於已而后以其有者求諸人無貪戾於已而后以其無者非諸
人此乃推已之恕民皆昭然可曉若所藏蓄乎身不恕而能曉
喻諸人者決未之有也正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言桃天天其少好葉蓂蓂其美盛之子于
歸往嫁必宜合其家人夫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
宜其家人不特此也詩言宜兄宜弟夫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教國人使皆宜兄宜弟又不特此也詩言其儀不忒乃表正
是四國夫惟其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足以爲人之法則而后
民之爲父子兄弟者取法之也卽三詩觀之而齊魯相因之理
不有更相倡和而詠詠不窮者乎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商栗世基問孝卽所以事君乃以王祥之孝而身事二姓何如

答曰事君時須將孝去用。若置之不用。則理雖一而人有二。矣。如能愛已子而不能以愛已子者愛民。亦此類也。○王陽明問。堯舜帥天下。似論及平天下。何以人之治國章答曰。有諸已無諸已。藏身不恕。皆就切身處言。則所謂帥天下。原指身之所倡帥。未便及於天下。民從似即親炙所帥之民耳。於治國亦說得去。若論天下字。則天下章內。又有長國家者。彼此原可通用。不必拘拘也。○秋秉謙問。如桀紂之君。其求人非人。必顯然不恕。何謂藏身不恕。答曰。以所好對所令。則令播之天下。而好藏於一身。即謂之藏。非必藏匿不露也。然世有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藏匿意亦不盡無。

大學湖南講

卷五十一

聖賢其曰民之取法。國治在家齊之後。身之作法。治國在齊家之中。是故明明德。天下之效。可以漸收。而明明德。天下之效。不可以不頓發。明明德。天下之事。可以漸養。而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不可以不頓脩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愛。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大學湖南講

卷五十一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咎。為人者。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嫻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大學湖南講

命如字讀

死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驩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寡。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箇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爾平天下實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
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絜矩以與民同好惡故言好惡之公私
而結以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是以民心之向背言得失絜矩在
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
純疵言得失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通結以忠信財
得歸泰則失是以君心之敬肆言得失一步警切一步然理財
貴於生故又論生財之大道用人戒於聚歛故又論聚歛臣之
道害是理財復關乎用人而實總歸於絜矩者也上老老長長
恤孤根上文治國來乃指上之施於下者不以在家言但下文
有絜矩尚要推開則此止虛論上施下感之情要未實舉其事

絜矩模樣故緊接此之謂絜好之道乃證明前義絜矩即格
物上下前後左右即是物亦即盡乎天下絜此矩而所惡反觀
知上下前後左右之情同即格物也絜此矩而所惡弗施使上
下前後左右之各得即平天下也但格物所該者廣而絜矩止
就平天下一端論耳此正是明明德於天下爲通章最緊要處
下文公好惡而理財用人皆爲此也這好惡能絜與不能絜關
係非是小可故引樂只之詩要將父母字挑醒民之好惡我即
好惡之是我與民合成一個而愛民如子故謂民之父母又引
南山之詩要將師尹挑出有國來見師尹尚爲民具瞻有國者
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慎一辟便爲天下修了此處好惡之利害
猶分說復引文王之詩合斷之道字俱訓言得衆得國項上同
好惡而爲民父母即未喪師之配上帝者失衆失國項上好惡
辟而爲天下修即已喪師之當監者二則字文氣甚緊纔得衆
便得國纔失衆便失國畧無停待正見峻命不易之意民心向
背其幾如此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看是故二字絜頂上文原無
分截德即是絜矩之矩慎即有國者不可不慎之慎一念稍肆
絜處便不周偏故君子他務未遑急急慎德有德則得衆此有
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前得衆得國說來有土
則率土所出盡入朝廷貢稅此有財有財則府庫所藏悉歸
廷經費此有用惟人土財用必因乎德故斷其德爲根本財爲

末節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者原相因。若外本內末。是將德置之身外。財歛之身內。本末反倒置矣。爭民施奪者。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也。既奪其有。則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與財必無並聚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悻悻出意。又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言悻而出者。亦悻而入。悻悻而入者。亦悻而出。空言尚且要報。實利豈能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惟命不於常。又以用財之利害合斷之。善則得。頂上慎德而人土財用相因。不善則失。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皆出此。亦有一則字。畢無停待。以見天命不常之意。夫天命得失。一係於君德。

本學湖南講

全卷五十四

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實善。而外此無足寶者。故隨引楚書。舅犯之所論實者。說去楚書。王孫圉答趙簡子白珩之問者。惟善爲寶。謂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因秦穆公諷以得國。而教之相答者。仁親爲寶。謂親死不獨與於哭泣。而思盡仁孝也。觀兩言無以爲寶。似於理財合惟善以爲寶。似於用人合獨仁親句兩無所屬。總因成語實字相連帶說。蓋繇理財暗過到用人斷而不斷。藕斷絲連之法也。秦晉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作誓以告羣臣者。斷斷是斬釘截鐵。絕不粘帶。即無他技模樣。林休書作德心適日休。是樂易和美之意。如有容者。要說他有容先爲摹擬之詞。技是有才者。參

訓美聖訓。是有德者。不啻若自其口出。謂口中非不十分誇揚其心中所好吐露。盡不止若自其口之所出也。是能容之。正應轉如有容。因休休心事。難以一句道盡。故如此形狀之耳。尚亦有利者。謂其利不特在我一身。雖至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益。甚言其遺澤之遠也。媚是妬疾。是病人有才技與他何與。他眼中恰似形賽了短處。利害切身。深加憎惡。人之彥聖彼腹爲水炭。違背不合。多方阻抑。使不得通達。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亦甚言其貽害之遠也。此兩種人。一可好。一可惡。誰不知之。然惟獨仁人以天下爲一體。視小人害人者。真如芒刺在身。拔去始快。故必放流之。恐其到處害人。直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正

本學湖南講

全卷五十五

言惡人。則好人自在言外。不必添贅此謂二句。引成語作證。能好能惡。謂盡其好惡之用。而不留餘力也。命是以賢才升進。委之氣數。全不自做主張。過是待不肖。優客太恕。不得其宜。此正是不能好不能惡。反跌以見仁人之獨能耳。甚至妬惡全與人相反。是謂拂逆人之性。當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此矣。是故君子是故字。直從前面緊矩收來。大道即紮矩之大道。中心不偏之謂忠。乃吾之本心也。言在人傍之謂信。謂言之不欺。亦即心之不欺也。忠則能以誠求。而中乎人之欲。信則能以好今而喻乎人之心。所好所惡。無不與人心相通。故得此大道。驕者氣高而凌人。恭者志滿而恣已。凌人則人所不堪。恭者

施去恣已則已所欲爲者縱情做來所好所惡如何與人心通得過故失此大道忠信卽頂上能好惡之仁者驕泰卽頂上好惡之拂人者此亦合斷而加一必字乃決言非忠信不得非驕泰不失兩念實相對待以平天下之大道而止決於君心片念之間章內雖三言得失此獨爲究竟一着也然紮矩之大道又豈外於理財無財則無物以公好惡而紮矩亦難行矣財不可聚而不可不生故說有個生之之大道生之者聚凡驪遊惰之農闢土闢荒及山海禁弛桑麻廣植俱是食之者寡凡朝無侍位及無事冒食者槩抑塞焉爲之者疾凡三時不害及田唆勸農督促他上墾去做用之者舒凡朝廷匪頒宴饗闈閭冠婚喪祭俱有定式定時不使急急用盡者財足通君民言以財發身謂攝了財發起其身乃財散而民有父母之戚者也以身發財謂攝了身發起其財乃財聚而身爲天下保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是決言仁者之必能發身而終事享財則又見財之不終無者凡上以一體愛下爲仁上愛下下亦必愛上換文爲義者分之所宜也好則各出於真心而不容解非徒爲報施要結者事者所令民之事如生衆爲疾之類民皆樂趨而完成其事故未有不終者府庫乃所生之財見輸於庫藏必無停出常可安享故未有非其財者然理財不當皆歸於用非其人故引孟獻子之言以爲戒畜馬乘是士初試爲大夫馬四死爲乘

不察者不諳其孳字之方伐木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用者皆百乘之家是有采地而自賦於民者聚斂之臣剝百姓之財盜臣竊君之財故寧舍彼取此以利卽前用聚斂之臣以義卽前好義而好仁亦攝於其內下文正發明之小人巧於彌縫人主但見其聚財不知其欬怨故以爲善之至於天雷人害並至而善者亦難施挽回則噬臍何及矣此方明說用小人聚斂之害而上文好義以致終事享財之報者愈相形而見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兩言此謂前虛後實而意只一樣以理財歸結於用人蓋用人爲理財而設而理財又爲紮矩而設者耳

演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國與天下情本相同如上能養年高者而老其老民卽興起於孝親上能敬分尊者而長其長民卽興起於弟長上能撫年幼者而恤其孤民亦卽恤孤而不倍乎上可見明德人人同具度之皆合如爲方之矩然而可以紮度乎物者是以君子有紮矩之道也紮矩何如人情不觸於已之所惡恒逆施於人而不覺如親所惡於上卽知使下之矩紮之而毋以使下觀所惡於下卽知事上之矩紮之而毋以事上觀所惡於前卽知先後之矩紮之而毋以先後觀所惡於後卽知從前之矩紮之而毋以從前觀所惡於左卽知交右之矩紮之而毋以交於右觀所惡於右卽知交左之矩紮之而毋

以交於左所惡周罔絜過則面而皆方無處不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言可樂只之君子能爲民之父母君子何以爲民父母正以能絜矩而民之所好我即好之民之所惡我即惡之眞愛民如子者此之謂民之父母詩言即彼高峻之南山雖石巖巖其可畏赫赫高位之師尹民具以爾爲瞻仰師尹不過有家尚係民具瞻有國者更不可以不慎好惡一偏辟則爲天下試修矣詩言殷之未喪師衆曾克配乎上帝繼此宜監視於殷天之峻命不易保守此言好惡同民而得此師衆則爲民父母即以得國好惡一辟而失此師衆則爲天下慘即以失國民心之向背其關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他務未遑先慎乎絜矩之德有

大學湖南講

全卷
五十八

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量入爲出此有用繇斯以觀德者能致乎財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乎德乃德之末節也若外本內末舍德而財是務是爭利於民施之以奪矣民其肯係心我哉是故財積聚於上則民解體而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歸心而聚於上究竟民既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亦以悖理而入貨以悖理而橫征入者亦以悖理而劫奪出康誥言惟天命不於常言慎德而善則有人有土得此天命外本內末而不善則民散悖出天命即失之矣君德之純疵其關係又有如此者則人主舍善更安所寶哉楚書言楚國無以白珩之玉爲寶

惟觀射父左史倚相之善人以爲寶舅犯言亡人無以得國惟仁孝乎親以爲寶秦誓言若有一个臣斷斷斷斷無他技能之粘帶其心之休休焉和美難以想像其如有容焉於人之有才技若自己已有之人有彥美聖曆之德口中雖極加讚嘆其心好之尚不啻若自其口出蓋真寔能容之非獨我一身受其利以此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妬疾痛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之俾其阻抑不得通達蓋真寔不能容非獨我一身受其害以此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亦曰殆哉惟仁人以中國爲一體恐此不能容之臣爲之肆害必放流之逆諸四夷之遠不與同居中國惟其愛人情

大學湖南講

全卷
五十九

切自用惡不容少恕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古訓良不虛者若夫明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推讓之先是聽之於命也明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放流之遠是失之於過也豈得爲能好能惡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逆人之性而人情尤所難堪苗必逮及夫身矣惟好惡必同於天下是故君子有絜矩之大道必忠信而盡已不欺人方好惡能通乃以得之驕泰而凌人恣已即好惡相隔乃以失之君心之敬肆其關係又有如此者而大道寧能廢財即財亦有生之之道人無遊惰而生之者衆饑無冗蠹而食之者寡急於耕稼而爲之者疾緩於興作而用之者舒則凶荒可以無患上下之財

恒足矣。仁者本不爲身，惟公其財於天下，而民自愛戴以財去。驟起其身不仁者，本以爲身，却不顧俯之我逮而一味歛財，以身去發起其財，世未有上好仁以真心愛下而下不好義，以真心戴上也未有好義於君生財之事，不急於樂趨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所貯之財，悖出爲患，而非其財者也。彼發身之仁者，又安患無財哉？孟獻子言：大夫畜馬，乘不諳察於雞豚，卿大夫伐木之家，不畜牧乎牛羊，總之食君之厚祿，卽不當侵民之微利，有采地百乘之家，其祿愈厚，不當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侵民之利，寧有盜臣侵已之利。此謂國不以聚歛之利爲利，以民好之義爲利也。何者？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人君

大學南講

全卷

自爲，必自小人引導之矣。彼但見財聚於上，以爲善之殊，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歛怨日深，天苗人害。時並至，事壞之後，雖有善者，亦難施拯救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聚歛之利爲利，使受苗害之至，而以民好之義爲利，坐享府庫之安者，也能用人方能理財，能理財方能絜矩，至於絜矩則老老長長恤孤，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商陸鳴時問前章論脩齊治皆就身與家家與國兩相關處發，問平天下獨不然者何也？答曰：國與天下地勢雖有廣狹，設施更無兩般，只要充拓得開其義，絜矩二字內足該之矣。○唐時雍問平天下者原爲要明明德於天下，章內教民之意何以

反畧？答曰：教則老老長長恤孤，已具道之矣。至於絜矩而上下前後左右之遍達，豈非盡天下皆明其明德耶？何得謂之畧？曰：畢竟下文理財獨詳，似養之意居多。曰：子以人之老老長長恤孤，何所事事？不過令其父兄子弟咸飽暖安逸，而各各得所，非財則俯仰不給，室人且交謫矣。何以得盡夫孝弟慈爲人上者而不使泉貨流通，上下交足？又以何物爲之導民，但在小術，離教以爲養，而在大道，卽養以爲教。其老老長長恤孤，直貫於生聚食寡爲疾用舒之中，至於生財而上好仁，下好義，則明明德於天下之效，殆不離財而見一斑矣。○張殷甫問：老老長長恤孤，分明卽是孝弟慈，何以不指在家言？答曰：正爲不說孝弟

大學南講

全卷

慈，而說老老長長恤孤，故有不同。孝則孝吾親，弟則弟吾長，慈則慈吾幼，是皆行於家者。若老老長長恤孤，則泛指人之老而吾老之，人之長而吾長之，人之孤而吾恤之，不必屬在自已，且彼以齊家起治國，此以治國起天下平，意義原各有所屬。○柴世埏問：絜矩從來解作推心，未有以格物解者，不知有何證據？答曰：絜矩原是借用字法，非有實義，就本書尋一證據，只有正心並無推心，未免添出。惟格物則爲本書第一義，本文上下前後左右俱是物，而格字與絜字又俱有推廣之意，適相符合。乃大然之解，不煩增釋者也。張有譽曰：既如此，何不直說致知而又另立絜矩名目？曰：此爲平天下而設，天下極廣闊，上下四旁

一處不到。卽不得其平。惟矩則有個準則。可繫能處。處字。物乃待矩取方。正不容違於矩者。且格物止於明了。而繫矩則見之施行。雖同而亦不盡同也。○楊初復問。解繫矩處。何以不說所好。獨說所惡。答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此單要動人知覺。方會推廣得開。故獨就所惡處說。○洪度問。先慎乎德。時說俱指格致誠正。今何以只繫矩。答曰。德字只是有得於心。其後深自難執定。如明明德。指格致誠正。德潤身。指誠意。此德又指繫矩。各隨本章文義爲證。然繫矩又安在。非格致誠正中來。○方士亮問。德者本也。二句舊說德爲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爲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爲財本。財爲德末。似說微一致的。不甚有低昂了。答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真心去體貼。今如平天下者。要慎德。慎些甚麼。不過繫矩。卽繫矩。繫些甚麼。不過以財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卽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輕。其實不是兩個。○吳德鑑問。財散若將君上的散與百姓。恐不免爲驕虞之政。答曰。不但驕虞亦恐難乎爲繼。此只是朝野問泉貨流通。不壅積帑內。而布散於天下。卽謂之財散耳。○羅伏龍問。仁者能愛人。固也。惡人亦屬之仁者。恐不類。其義若何。答曰。能愛能惡。總是一體之愛上生來。其人能推廣吾愛。則愛之自不容釋。其人妨礙吾愛。則惡之自不容貸。若侵容小人。至

於作奸肆虐。流毒生靈。則豈非以小不忍。成其大殘。刻哉。故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仁者之用心。當是如此。○徐時泰問。泰字論語俱作好字義。此何以與驕並言。答曰。泰惟與驕反。故善若與驕合。卽不善矣。且彼論持身。則貴於自得。此論撫世。又貴於下人。亦須隨地異觀。○施惟中問。仁者不求自利。何以發身爲言。答曰。若非發身。則何以管天下利權。而爲斯世斯民造福。天下既蒙其利。則尊親之戴。民情自不容已。豈仁者有意要求。且傳者將此與不仁對言。明是爲公財者。修其得筭。正使貪主之醉眼知醒耳。○張作楫問。觀用聚斂之臣。以致傷害則理財實難於用人。似宜重在用人。邊答曰。子弟想還是理財爲用人設。還是用人爲理財設。○趙仕輝問。脩身後猶有貪戾齊家。治國後猶有好惡拂人之性。何故。答曰。貪戾與仁讓對。好惡拂人之性。與能愛惡之仁人對。乃彼此相形之辭。而非上下文相承比也。○管東溟曰。繫矩之道。卽格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物也。上則事下則親。前則從後則先。左右則交格物也。矩一繫而天下卽平。矩必繫於天下。而後物格知至之能事畢。○吳觀我曰。繫矩之難。有在位者。而無位者。繫矩之道。有身者。而無身者。通是故聖人在上。則用其權以行其道。而群之者。團於齊治均平之天。聖人在下。則脩其德以定其權。而知之者。脩其格致誠正之學。○好惡者。民之情也。以性言之。何居曰。如月之影。謂之影可也。謂之月亦可也。如水之波。謂之波可也。謂之水亦可也。好惡之情。尚可以言性。而虛靈之知。豈不可以言德也哉。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謂也。○夫曰忠信以得之。曰不曰欺妄以失之。曰驕泰以失之。曰謙慎以得之。曰此五端之義也。欺妄之曰。發揮於驕泰之情。驕泰之情。還藏其

愚妄之臣。兩者民之習。以成性。而好惡之短。所以不能常禁者。也。愚信者。所以伐欺妄之本也。謙慎者。所以絕驕泰之根也。其起也。同時而伏。故謂之忠信。則不言謙慎。而謙慎之德已彰。其夫上之好仁。豈曰使好義之民。終我之事。守我之財。如坐而待。虎云爾哉。事非我。有為民而有百官之事。財非我。有為民而有府庫之財。民所以生財。財所以成事。事所以保民。故府庫之財。用之於神者。為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為其資民也。用之於旅。為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為其衛民也。雖其用之於若者。亦為其臨民也。而非為其獨異於民也。○恕之名。見於齊治之經。而時乎並舉之。而不為有餘。時乎偏舉之。而不為不足。○治國之要。獨詳於教民。而握錢於恕。平天下之理。獨詳於富民。而歸本於忠。此文之點相為用者。

大學湖南講 全卷終

大學湖南講

全卷終

論語湖南講 一卷 論語較原刻間有改正

錢塘翁寅亮 講

仁和柴世延 錄測

錢塘施惟中 錄演

錢塘徐時泰 錄商

講內凡涉處因論語原係口說與學庸著述者不同故純用俗語其記事無口氣如鄉黨類者皆不用演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測夫子形狀學中趣味以歌動人悅樂不愠者自己生平實

論語湖南講

用處故言之不覺其有味何註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註學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也二義宜兼謂效先覺以求覺也習者重習乃時常不輟此學學記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也不亦者謂世人所悅所樂之事非一情欲嗜好多方去討快活若此學習與朋來不也是悅樂的麼不亦字乎字含決意於疑詞不一直接定正要待人自去想像學中原有自得之趣功夫作輟便杆格難入既學能時習則肯綮之深宵神情之酣適富有獨得其趣而不能自己者故必有悅非徒此也人情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眾朋是與我共學者自遠方來則我此悅人亦此悅其悅更為暢快又散而為樂矣蓋學中趣味對

臭味不投的人。自難強勢。唯是朋友。方能與他相對。莫逆。名教樂地。真莫有踰此者。人不知。不定是何許人。但不曉得我所學的。皆是慍鬱悶意。此處稍有芥蒂。悅樂便爲他移動。至於不慍。則養得此心。純是悅樂體段。人品方爲成就。故謂之君子。此君子亦以不亦言者。別處君子。都論到功夫造詣。費盡苦心。此只就不慍看來。一味快活。也是箇君子了。三不亦語氣。似淡實濃。似寬實緊。覺有手舞足蹈。口不能狀之妙。真快活。真快活。

所。我沒有一毫鬱悶。心裡一團都是悅樂。不也是箇成德的君子麼。人試去自家尋討看。

蒧陸鳴時問。學字。陸象山謂無頭柄說話。朱晦菴謂明善以復初。至近來講者。或指性體。或指心體。不知聖門論學。果是何事。答曰。學乃是論功夫。何必以主意裝入。夫子只因世上肯向學的少。以把學。學得快活處誘人。待他要尋快活。肯去用功。再與說主意去。遲王五咸曰。孟子論學。只在求放心。似心體之說。不爲不是。曰。看書若論道理。道理原只一箇。凡論學。俱以心體言。有何不可。但聖賢語言之妙。全在字句變換。如化工賦物。雖是一箇生氣。處處各樣。所以山河喬嶽。動植飛潛。光景錯出。即

如人之面貌。各各不同。若不論面長面短。處處道他是箇生。則盡人面者。那有許多異樣。今人不知看書。動輒論理。而不顧其語氣。復安得有傳神之妙乎。曰。陽明先生以悅爲心之本體。何爲又取之。曰。悅却不是功夫。說本體誠得。然要知口氣所重。亦不在此。○王文垣問。學以效言。恐依人作解。障已悟門。還從覺字爲勝。答曰。原學所助。易文言。學以聚之。書說命。學於古訓。俱效字。意爲長。夫子亦以敏事慎言爲好學。又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不惑方可謂覺。則學雖究竟要覺。而初時必先於效。故二義難偏廢。曰。未有書契之前。如伏羲作易。有何效法。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不是效法。故云賢希聖。聖希天。○王光濟問。悅的光景如何。想已到夫子樂以忘憂處。答曰。此語亦微上微下。如樂以忘憂。如欲罷不能。如理義之悅我心。如浴沂風咏。如吟風弄月。難以一端說定。總因功夫之淺深。以爲得趣之淺深。人肯耐心於時習。自必知之耳。曰。畢竟學中見何妙處會悅。曰。學以求覺。偶學而未通者。如在懸絲中。不得醒豁。一覺則大寐忽醒。豈不喜悅。○譚貞默問。朋來之樂。有謂誼已之是。固屬小。且有謂成物之廣。似亦合聖人。心事今何獨以相對莫逆爲言。答曰。成物是樂的心事。莫逆是樂的景象。心事尚須推求。景象直堪描玩。曰。朋來甚多。爲能人人皆我莫逆。曰。高者機鋒相奏。固爲針芥之投。卑者雖未能盡清領

豈亦有一二承當。纔知向學。便與俗人面貌不同。對之自有意味。○郭凝之問。朋來之樂。為成就後學也。人不知而不愠。將母置人度外。而與所樂之心異乎。答曰。愠則未免有煩惱意。必至厭棄人。惟不愠。方能寬心平氣。循循引誘。此正善行吾之所樂者也。○張作楫問。此君子只一味快活成就。果可不用勤苦功夫乎。答曰。功夫未嘗不用。心境自是快活。此只頂不愠落脉。不必說及用功。一着艱苦。便失夫子自陳得趣之妙。

陽明先生曰。樂是心之本體。人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忻合和暢。原無間隔。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體。始有間斷。不樂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忻合和暢。克周無間。本體之忻合和暢。本末如一。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功夫只是時習。

論語精義

卷之一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測。自為人至道生。虛虛說箇影子。本意只要卸到孝弟為仁之本處。其為人也孝弟。言他做人是箇孝弟的人。犯上。止是詞也。抵觸長上。作亂。乃至行事肆為叛逆。不好者。莫道不做這事。所無欲為之念也。本立。影着孝弟。道生。影着為仁。孝弟的人。遇着親長。能知痛癢。不為形體所隔。便遇着天下人。在在皆知痛癢。更無間隔之處。為仁。乃無人不愛。而發念必從親長始。故以孝弟為為仁之本。
今有道德生。行一守之。則為身。為物。為家。為國。為道。

○演。有子說他做人是箇孝親弟長的。便渾身都是和氣。倒喜去衝撞長上。自鮮少了。既不喜衝撞長上。倒喜去造為叛逆。一發決沒有了。君子只是用力在根本處。根本既能植立。而支分的道自必發生。所說為人孝弟。這正是做出仁愛的根本與。
○商。徐時泰問。陸象山謂有子之言何支離。蓋以犯上作亂。尋常人不可為。何必以之論孝弟。似亦說得好。答曰。固亦是。但有子不過借此。形起下孝弟為仁之本意。不必過為執着。○王明廣問。今人有辨仁為孝弟之本。孝弟為仁之本。二語何如。答曰。本字原不將仁與孝弟對。乃以仁民對孝弟。說孝弟為仁之本。仁民為仁之本。易仁宜曰。為仁者。

論語精義

卷之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測。巧言。令色。且莫太說壞。方與鮮字有味。巧言者。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口頭說得巧妙。令色者。滿面和風。謂然可掬。其色最為令善。這樣人待人十分親愛。有似乎仁。然外邊忒覺熱鬧。多是在皮面上。揸抹。未必能心內一體相關。故曰鮮矣仁。鮮。訓少。蓋從言色上。揣其心事。而疑之也。

○演。夫子說人若言語說得巧妙。顏色裝得令善。見着人忒覺親熱。他心中倒或冷淡。所鮮少的。是仁。

○商。虞宗堯問。古今巧令之類。不止一端。如佞人利口。均為巧言。諸臣媚子。皆有令色。何以只在假仁邊看。答曰。本文有鮮字。

故知其所假在仁耳。曰：仁以鮮言，豈巧令之人尚有仁乎？曰：固難謂絕無，亦未必尚有，但假處反要仔細着眼，故不與一言判絕。○湯目新問：仁是心德，今何以愛言答曰：心德乃體同之言，仁義禮智無所不該，指性則可。若仁須與性有別，孟子言不忍人之心，正是此愛，正直訓此仁者也。曰：以不忍人言，近於作用矣。曰：不忍人之政，纔是作用，作用正從不忍人心內引出，方畧豈可混擡仁於性內，而濫推愛於用中？仁字論語言之最多，此為聖門宗旨，學者所當細究。如顏淵問仁，及子貢博施，樊遲問仁，章通室雅，看方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何註曰：曾子弟子曾參。

○測身屬自己，最易回護，故每日之間，必以三事省察其身。忠是中心，未發謂中，吾之本心也。人若肯將本心去為人謀，那有不盡信字。言邊從人，卽就言上說人。若口裡果真實，那怕心裡不真實。習卽時習，一時聽着師長好話，非不動興去做，不久便自厭倦，不能時常習熟，到底與我無干。這三者有無俱不敢信，故下三箇平字為自猜之意。此合一貫章看，忠恕卽忠信，一貫之唯卽傳習，但此則省察於平日，彼則印証於一朝。

○曾子說：我每日把三件事，查考自己的身子，替人圖謀，或不把本心去為他麼？與朋友交，或不把實話去對他麼？傳受於

師，或不會時常去依他做麼？這三件那一日能放得下。

○問：鄭尚友問信字舊指心與忠一例，今何以獨在言上說？答曰：信字若單舉，卽兼忠說亦可。若與忠連舉，卽俱指心說亦可。獨兩字對舉，各有所屬，便須分別。曰：為人謀須忠，心固矣。何以朋友獨屬信言？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似於約信為多也。然人若無心，怎會說諸言？信卽是心信，不必說心，纔是心。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何註曰：同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于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時，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測道訓理，乃經理其國也。敬事，每遇一事，卽把心對付着，如敬

敷五教之意，信謂號令之出，信實不爽，節乃限箇一定之制，如周官以九式節國用，定額之外，不使有溢，愛人待臣若民視之如一體，句中都有而字，而者抑又之詞，既有此而又兼彼非對舉也。時使專為農事，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使之之法，則家不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也。

○演天子說：經理千乘的大國，一心對着政事，而又號令信實，節定了費用，而又愛恤那眾人，若有事使他不可妨農，把箇空閑時候，造字乃以通治其國如提提海，調事也。傳子法身看下面所為批

○商劉亮采問：節用愛人，明是兩事，何為非對舉？答曰：固是兩事，固中開有而字為轉語，故知其文法從下落，如有節無愛則所

節者未免自私。又須愛人。方無弊。然此實不關緊要。又他處作助語辭者亦多。要不必執一。節字重一為上。不致妄費非微。高也。人欲近之而信。則學猶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測〕弟子乃對父師之稱。不只是蒙養。看下面功夫。自幼學至成人。實終身繇之不盡者。弟乃盡其為弟之禮。弟以出言不指。兄而指師也。父母生我之身。師長成我之德。恩當並隆。故兩則字。文氣最緊。纔入便孝。纔出便弟。視此為第一義。不少放寬。謹謂行之不肆。信謂言之不欺。汎愛如水之泛濫。遇人仰愛。不分彼此。親仁則於仁者。視為骨肉。更加親厚也。行此數者。原無了期。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但事佛不仙。是力無可用。而謂之餘則學。文則字。文氣亦緊。非敦行便學。文更無一刻放逸。文如前言往行見之載籍者。學之則可以簡束身心。開發識見。皆敦行之方也。

〔演〕天子說做弟子的力行最要緊。入在家便孝順父母。出在外便尊敬師長。做事謹慎。而又說話信實。衆人一樣愛惜。而又於仁者更加親厚。行了這幾件。若有多餘氣力。便去習學文藝。討求躬行的方法。不要待他一刻放閑。

〔商〕程開祥問。出弟何以獨指師言。答曰。弟當對兄。然入則事父兄。既出即非兄矣。若泛指年長之人。又與弟子不相應。惟對師亦稱弟。而下文有學文字。固知此弟子乃從師問業之人。弟即

盡其道於其師也。○柴世基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似行先文。後矣。至告顏子。則博文而後約禮。是學文當在力行之先。而此何獨不然。答曰。說話雖有次第。功夫卻是一齊做的。餘力學文者。隨所行空隙。即去學文。則一日之間。其為學文亦多矣。非必事事俱完。方去學也。至於隨博隨約。其事亦然。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註曰。子夏弟子。卜問。

〔測〕賢者。因其賢而我賢之。視賢人如美色一般。是把色移在賢上了。故謂易色。竭者。力力所能為。無不竭盡。致者。推而極之。把吾身盡數交付與君。雖曰未學。不是真有人說他未學。力抑

卷之一

論語湖南講

揚其詞。以激起下句。汲許其得學之實。故斷然說他是學的。至其果然會學。與果然未學。俱不可知。總置不論。

〔演〕子夏說賢人的賢。移換了好色。事父母。會得盡竭他力。做事君。會得委致他身子。與朋友相交。說話有信實。這等人。雖或說他不曾學。我看來為學。不是這幾件。更有甚麼事。一定斷他是學的。

〔商〕方如驥問。易色還是易其好色之心。如何把色移得在賢上。答曰。究竟實亦是移心。但本文只言易色。不宜加出心字。易乃以彼之美。易置於此。即所謂六宮粉黛無顏色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惺改

〔測〕此總是論學。不字、無字、勿字、皆反語。獨生字爲正言。是忠信乃所主。而其餘特輔之者耳。不重者。語言輕佻。舉止躁率。器宇不能凝重。人惟凝重。使人不測其津涯。莫窺其底裏。自然望而畏之。若不重。則撼之輒動。挹之立窮。容易玩弄。覺無威嚴矣。從自已說。謂之不重。從人看他。謂之不處。無有兩意。固乃牢固。雖或有學。而輕於發洩。儲蓄不牢。安得有拳拳服膺的守。故所學不固。然此特從外貌窺之耳。其受病必在心上。故須要主忠信。忠是本心。信是實心。主者奉爲所學之主宰。提此一念爲宗也。友不如已。則矜長而善不進。憚是怕改。既怕改過。則護短而惡。

卷之一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不除。兩者皆是爲學之大累。故曰無日勿。並在所禁。

〔渾〕夫子說。君子若舉止不凝重。便沒有威嚴。所學的也容易走作。便不牢固。若要外邊好。須全把箇忠信的心。靠他做主張。又不要相交不如我的人。有過失。切莫怕更改。這也是爲學的輔佐。

〔面〕郭凝之問。學能變化氣質。云學不固。亦既是學的人。何不能變化。反被他搖動了。答曰。此只在用功時。便不牢固。原不曾到得手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測〕終。卽書經之慎厥終。乃要之於後。遠。卽武王之不忘遠。乃測

之於前。今人用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只在一時間親熱。以後就不顧了。再久遠則忘之矣。若能相與到後邊。仍加謹慎。就是久遠。也常追想上去。此只就用情之厚。說民德。是民間風俗。歸厚者。都能用情從厚。趨向到厚中來也。

〔渾〕曾子說。爲上的。若能謹慎到後面。追念到前面。是這等情。長民間的用情。自都趨歸於厚了。

〔商〕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何註曰。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邢疏曰。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

〔測〕子禽莫測聞政之繇。故以求與兩端揆夫子。不必定把求字裝埋他。夫子之聞政。亦不專在邦君就問。入其國。觀其民風土俗。再入其朝。觀其朝會聘享。俱可知政。但如此說。止在自己識見好一邊。無了感通這一段。子貢所以將德容來說。溫是溫和。良是良善。恭是恭敬。儉是儉約。讓是謙讓。此就一時氣象。而揆擬之。因其德容。非一端可盡。故有此數字。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意。有此德容。把邦君精神都收攝了過來。其者固可聞而知。卽其不告者。亦可見而知。乃以此得聞政。非無因至前。故卽以亢所謂求者目之。然夫子之求。又與亢

求畢則夫子雖求亦是妙的其言似謔而以形狀聖德自有不可名言之趣真所謂善戲謔兮者也

演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每到這邦必定問得他國政是夫子求問來的還是邦君說與他的子貢說夫子德容有不躁的溫不犯的良不惰的恭不侈的儉不僭的讓許多好處把這德感通去自然得將來的夫子之求之也另是一樣方法其諸異乎世人之求之與

商柴世埏問夫子德容之盛既足以攝天下之精神則當周流列國宜能使人用他不止聞政而乃至老不用者何故答曰夫子一時相接不由邦君不感動及過頭又未免爲他誘所移這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也是人之常情一時見正人君子亦或傾心露膽但轉背又依不來所謂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測父在子無事可爲止可觀其志向至父沒則有行事可觀矣

觀行句處即在三年無改處觀他無改乃是人子心中不忍背親故謂之孝然此單論其善者若不善而幹蠱蓋愆自不可已蓋彼乃值其變而此只道其常也

演夫子說爲人子的於父在時觀着他志向能承順否父沒後觀看他行事能遵依否到了三年不改變父所行的道纔是不忍背親可道他是孝了

商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測前言禮貴於和後言徒和之不行正爲和申辯以見和之原屬可貴也用字與下由字行字總是一義禮有尊卑上下之分有登降揖遜之度等級一毫不可僭差如父坐子立兄先弟後主賓揖讓之雍雍皆是心安意適絕無勉強拘迫之勞何等樣和這纔爲可貴先王之道是究其制作之原制禮一因人情原以斯和爲美故人之小事大事俱率由之此即發明可貴意有所不行不是全不行乃和間有行不通處知和者只知和之爲美而和則一味和了去絕不把禮節制之如父子兄弟要大家和煦乃至坐立先後俱不照序又如朋友要忘形畧迹乃至箕踞笑傲揖遜全無如何使得不惟在彼不能相容我心下自是過不去亦字正與前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無禮之和亦不可行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演有子說禮的作用雖等級森嚴實要和悅爲貴先王制禮的法則原以這和爲美世間小事大事都率由他再沒有不行時間或有所不行只爲曉得和好一味和將去全不把禮來節制他這便將和錯用亦不可通行也豈和真是不貴的

商施惟中問觀曲禮無不敬則禮實是嚴的有子恐人一意從

絕去其根。只是以所重奪所輕。如今習舉業者。一心爲着功名。他於晏安之情飲食之奉。亦能置之不問。求道之士。大率類此。但爲功名者。得了功名。便依舊落在居食場中。此正如膏火之膏。息者。若求道。則原以爲道。初間念頭。固沒功夫。在安飽上。追夫得手形色。化爲天性。視世間紛華。嗜慾。自一切味如嚼蠟矣。向後功夫。誠有到時。而初間則還難作此好看話也。○蔣茂瀨問常說言行分看。今把慎言合着敏事。何故。答曰。論語中論言行最多。何爲每論言必跟着行。且言不令盡絕。而止欲能慎。此可想見其意。蓋士君子主持世教。若一味藉口結舌。世道何賴。夫子豈令人爲此。只因人說話。多不顧前後。於學問中事。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十六

非實到這地。而信口高談。便決不能反身去做。執此以觀道學之書。說得平實者。倒能實踐。說得玄虛者。倒未必實踐。所謂過頭話。好說。過頭事。難做也。故所云慎言。謂未行之言。不可輕發。蓋慎言。專爲敏行而設者耳。其他論言行處。總是一例。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那疏曰。詩衛風淇澳之篇。

〔測〕無諂。無驕。是對治貧富之法。若非加工學問。安能有此。可也。亦是道他好。惟已道好。而又有樂與好禮一重境界。乃見等與更進之妙。諂者。因不足而情媚。驕者。因有餘而氣傲。貧是苦。

樂則自有天趣。絕不爲貧所苦。好亦是樂。但富原是樂境。單說好不得。惟好禮。則所樂不在縱欲。而在謹度矣。這樣人。心胸別有趣味。眼前貧富。却如不關我事一般。較之無諂無驕。與貧富作對頭者。天淵相隔。故謂其未若。即此便見學問等級。無有窮盡。故子貢引衛風之詩。以咏嘆之。爾雅以切爲治骨。磋爲治象。琢爲治玉。磨爲治石。今連用來。總是喻學之已精益求精。凡斯字。必承上有指。即謂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也。其悟處自在言外。詩多含蓄。非觸類難通。可與言詩。意解在下。往是理之言。過的。即指樂與好禮。來是理之方來的。即指切磋琢磨。謂之往來者。理路原自相通。纔舉起一端。而相類者。已躍然心目。勃乎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十七

其來。知來則能觸類而知之也。此因子貢善悟。故許其可與言詩。然亦只是聞一知二之見。

〔演〕子貢問說。貧窮沒有諂媚。富足沒有驕傲。這等人品。怎麼。夫子說。這能對治得過。儘使得了。但還不如貧窮自會快樂。富足好着禮制的人。子貢說。賜不料學問這等無盡。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精了。更要求精。其即斯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之謂與。夫子說。如賜這等人。方纔好與他說詩了。告他說過的貧富。便曉得方來的詩。良心下是這等善悟。

〔商〕陸鳴勳問。處貧富是學。知義理無窮。亦是學。詩特別來一証。非到此纔知也。舊說論學知詩句。恐未妥。答曰。詩固是素曉得。

的。因處貧富觸起引來。則此時於詩。又覺有一番眼前光景。便說論學知詩。亦有何礙。○張作揖問。時說斯字。不指定上文。要推開說。摹寫他恍然有悟之意。答曰。據經書中斯字。那有一處是空說的。曰。吾斯之未能信。曰。此斯字。卽上仕字。凡斯字俱虛上文所說者便是。其恍然有悟意。自不可少。然却不在字眼上。幹旋。○吳應旻問。子貢引詩。是能善悟不窮。故以告往知來。與之。非如舊說。指着已言未言也。答曰。因未言不貼來字。故易以理之方來。然究實論之。舍却貧富及詩。則往來字。更何所指。且此原非大悟。不必說玄說妙。其大悟乃在多學而識章。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十八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湖惠是心之憂慮。不得求得。乃精神結聚處。不患人不已知。不是棄置世人。任他迷昧。但將已不知人照看。則更有要緊一着。在蓋人不知我。雖於接引之心有孤。而於我本體猶無加損。若我不知人。則吾心先受其沒聞。而於彌世資身之道。其舛又不待言矣。相提並論。緩急較然。人生平學術。全靠此一片精神。那得有閒心。且去浪用。故不患人不知已。只患已不知人。人不已知。要人知我好處。則不知人處。亦在好一邊。蓋人之造詣。若高我一分。我便不識得他一分。顏子未得善誘。猶患仰鑽。此真學問中所最急者。

○演夫子說世人都要人曉得我。倒不愁人不曉得我。只愁我心

下不明白。不會曉得人也。

○面徐世濂問。謂何知人。只在好一邊。答曰。因患不知人。緊緊與不患不已知。相打。故俱屬好一邊。卽學者用功實益。亦該向着知人好邊。不該向着知人不好邊。道理自是如此。○羅應垣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答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爲己。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測爲政。不外條教號令之施。但此是虛套子。當不得實事。德乃體諸身而有得者。以此爲政。是以躬行者。貫徹於條教號令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十九

中也。譬如北辰居其所。正輪爲政以德。而衆星共之。乃是喻民心向往。玉海云。居所。如天之磨心。然其傍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觀此。則衆星若無北辰居所。便如無心之磨。如何轉動得來。德者。人所同得。卽是衆人的磨心。握此方能令衆心轉動。羣衆百姓。遍爲爾德。如星之拱矣。此不是無爲民歸之說。

○演天子說。做正人的政。若把自己的德去做。譬如北辰居在樞紐處。那四面。的衆星。便都拱向。依着他轉動了。

○面顧若羣。問爲政以德。以謂我欲正人之不正。全在於德。不用條教號令。插入。何如。答曰。條教號令。正是爲政之具。若令此將

以何物頒布天下。曰：夫子嘗說唯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曰：彼因答不仕，故只虛論其理。此既說到民歸，則須實舉其事。只看古來帝王，如堯舜之德，亦必治曆授時，明刑敷教，封山濬川，省方觀岳，何曾有廢條教號令而可為治者。但政令着德便是好的，離了德便是不好的。所爭只在德上。○宋存標問：居其所原以不動解，因何不用答曰：只一不動，如何便能感化天下。曰：感化意已在為政以德，此正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此止解得居字。所者方所，明是個樞紐。惟居在樞紐上，所以轉移得天下。動曰：以北辰為樞紐，眾星隨之轉移，似指斗杓，非指北辰。曰：北辰考証紛紛，正義亦以斗為北辰，總之天文非予所能曉，止

論語南講

卷之一

取其與書相貼者用之，故今從玉海之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邪疏曰：思無邪，魯頌篇

測蔽是遮蓋得盡。大凡六經之書，易春秋其言微，讀者未易解。悟書禮其言顯，看去便了然曉得。不動人想頭，惟詩觸事感懷，托物比興，所言在此而寓意在彼，使人抑揚反復，低徊不能自已。所以說個思，然詩有邪有正，思何以能無邪。大凡要人為善，若劈頭直說，其意易盡，惟旁引曲喻，邪正雜陳，待人一唱三嘆，緩緩思量，浮氣躁心俱已過頭，自然好的歡喜，不好的嫌憎，動起向善之念來，即如同一情慾，關雎何以為好，述鄭衛何以為淫，蕩平心思之難，道肯以關雎為不如鄭衛，即此一念便是思。

無邪。故謂一言足以蔽三百之旨。

演夫子說詩有三百篇，這許多却像不一樣，只消一句話把去遮蓋了，那一句魯頌駉篇說：思無邪便是。

商王師濟問：昔人以申公小序為據，謂鄭衛淫奔，藥狎之詞，皆賢士大夫所作，似詩中原非有邪也。答曰：桑間溱洧，東門等詩，小序所無，安見不是淫詞。曰：淫則何以不刪。曰：情之所鍾，聖人不能滅也。故齊王好色，而孟子云與百姓同之一情也。聖人以之同人，賢者以之制已。曰：如此，不幾於導淫乎。曰：發乎情而止乎禮，詩之教也。縱情則為不肖矣，故云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論語南講

卷之一

測凡人去惡從善，全靠這羞惡之心。為上者，但提得百姓這點心，出則人心風俗之美，如田單火牛，自住不得，道是引他一條路走。政即為政之政，齊如切物劃然整齊，刑則因其背政之輕重而加之罪也。此時法令嚴密，民求免於刑罰，亦不敢為犯法之事，但無有耻心，若刑所不及處，便不可知。此亦非輓近易及，如唐太宗時，外戶不閉，行旅不資糧，便是德，即為政以德之德。把吾身做個榜樣，禮則冠婚喪祭之類，皆有箇品式，使賢知得，以俯就，愚不肖得以企及，即德之頒布於條教間者也。德禮本人心所同具，今既激發其心，則稍有不類，必知慚愧。善長者一

觸即動。即不率者。當此風行俗美。彼我相形。亦必措身無地矣。格乃感格之格。把上民免無耻。照看將心匪過。明是與君隔絕。今有耻則直獻肺腑。君以心感。民以心應。非感格而何。此等治化。如孔子相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是豈刑法政令之所及哉。然德禮未嘗廢政刑。政刑亦未嘗廢德禮。但所尚在政刑。遂為政刑之治。所尚在德禮。遂為德禮之治。

漢夫子說。人君一樣要百姓好。若是引道他。把個條約的政。整齊那不依的。把個罪罰的刑。是這等百姓一定怕懼。要免於刑罰。其實不曾羞耻。自心下過不得。若引道他把個身體的德。整齊那不依的。把個品節的禮。是這等百姓看見好處。便有了羞耻。且能心相感格。這都是要百姓好。這該用着那一條。

論語精義

卷之一

箇孟師尹問。格字有以就格式訓者。字義原有其兩解。他處云。感格。而此云格式。似不必定要相同。答曰。一字具二義。固有之。但格字只可訓格式。加一就字。便須添補。惟訓感格。則就格式。意自無不該。即如七旬有齒格。只說感格。而來歸意已寓。曹觀文曰。感格必積久。乃能似耻心一動。未便到此。曰道德齊禮。你知道夫子限他多少日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測此夫子自叙一生所學。繇粗入精。繇精入化。總一為學中。有

此漸證之階級。夫子本天縱聖人。為何復假於學。要知生知安行。是本質。日就月將。是功夫。若不攸功夫。則本質亦虛。而無用矣。十年一進。夫子必無虛言。今就其言。揣之學。即時習之學。志者。決定主意。念茲在茲。一心向着這學上。更不為他務分心。立即立於所學之中。自志學後。更加操鍊。則心與理打成一片。絕無出入之端。卓然植立矣。不惑。不是事事物物之理。凡所學為何事。必有本領處。前此非無所見。尚在想像。能立以後。更加體認。則實到此地。自見得分明。不復疑惑矣。天命。即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書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乃上帝所付予者。與之契合。天命詳訓中庸章句內知天命。又從何處證入。知性。則知天不惑。是

論語精義

卷之二

知性。從知性上。又加參究。直徹源頭。即知天命矣。這四句。辟如有一好山水處。志學是一心要去游玩。立如身到其境。不惑如就中景致。一一看過。知天命如將山川風物。細始緣繇。俱已識透。學至知天命。已無可進步。過此止須逐漸消化之耳。耳順。是聲音入耳。不假思維。自然通順。所謂廢心而用形者。從心所欲。隨起一念。身之所行。自合於矩。不相踰越。矩所以為方之器。即方法也。此又是廢形而用心。顛之倒之。無所不可。耳順從心。俱是化境。語信。又有十年之隔。益耳順在知一邊。無形迹者。化之易。不踰矩在行一邊。有形迹者。化之難。故耳。此章中庸可以印證。志學。即擇善。立即固執。不惑。即明誠之人道。知天命。即誠賢

之天道耳順即不思而得，不踰矩即不勉而中。有在知邊說者，有在行邊說者，功雖彼此互該，而意則各有偏重，固不宜泥於分析，亦不必強為渾融。

演夫子說，我自十五時，便一心向着學上，思量個終身着落的地方，到了三十方纔沒有起倒，念頭能立得定，到了四十方纔能明白得這件事，沒有疑惑，到了五十方纔識透了上天的明命，又到六十，但耳裡聽得的心下不消思量，便已順潛，又到七十，但隨着心裡要怎的，身子不消照管，便已不越過了矩度，從今向後，不知又有甚麼光景呢。

論語精義

卷之十一

此章是夫子想着從前光景，謂十五志學，自謂能把持得定矣，到三十纔立而後知十五時，猶未能拿着些子也，立時自謂有定見矣，到四十纔不惑，而後知三十時，尚未能見一班也，不惑自謂大悟矣，到五十，命而後知四十時，尚未透宗也，又進之至耳順而後知五十之猶未化也，又至從心不踰，而後知耳順之猶假於耳也，寫出從今恍然自失之意，是否答曰：此是進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賢者改過不吝的學問，在夫子生平只說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止是望道未見，歉然不足有之，若追悔目失，覺無證據。○蕭士瑋問：陽明子謂孔門志學，志不踰矩之學，龍溪謂聖學先於辯志，不踰矩即志到熟處。

或又謂聖人初年，便志在知天命，或重志，或重矩，或重天命，是谷口几章內提出一字貫串，雖理或可通，而口氣終不肖，不如順文散說，說去。惟學字原是籠個字義，或用之亦不礙。○李調鼎問：使夫子再加十年，難道更無進步，則不踰矩亦未可說定，但七十後更進，不知其造詣又何如。答曰：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聖人亦預料不得，我輩如何能道。○董玉燦問：知行合一，其化如何分難易。答曰：知原有兩樣，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行合一，恭行先之知，是見解，行後之知，是證悟，行在中間，知是徹首徹尾有的，宋儒執見解為知，遺了證悟，陽明執證悟為知，畧了見解，今且就見解之知看，起手時必先知了方行，則化境時亦必先化了知方化行。○洪嗣廉問：夫子既是生知安行，謂何又要用積累功夫。答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亦必要將足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超直至也。去子孫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

論語精義

卷之十一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問：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何。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樊遲弟子樊須。○左傳：孟懿子，魯大夫也，無違，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言與前當取，收歸事仲尼。○則懿子之父，傳子臨卒，令懿子學禮於夫子，此因問孝而告以

無違似有隱意。蓋欲其無違悖禮之遺訓也。懿子未必能達而不再問。故復語樊遲以發之。三家偕禮。既越於分外。則分內又必有缺遺。禮字內太過不及。俱可該得。雖意似指三家。語氣只須寬說。

演孟懿子問孝。夫子說孝親只不要違悖。偶樊遲為夫子御車。夫子說適纔孟孫問孝於我。我對他說無違。未知省得否。樊遲問說這是怎麼解說。夫子說只是依禮行去。父母生時奉事他。也把這禮。死時殯葬他。也把這禮。祭祀他也把這禮。

商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何註曰武伯懿子之子也。

論語南講

卷之十

此以父母至情。動人子。如今人子與他說父母要你做好。人中人以下。例必漠然。若說父母愁你疾病。必無有不動心的。此是人情最真懇處。而惟其二字。尤為激切。但看父母於子。要他立身揚名。保世元宗。所憂何止一端。然一遇有疾。便百念俱廢。只要病好。即不肯子平日十分惱恨。到此一切難提。也割捨不下。要去看顧他。可見父母之心。單單獨獨。只此憂疾之念。是為吃緊。世間人子愛父母的心。如何及得父母愛子的心來。諺謂養子方知父母恩者是也。人能知得父母愛子的心。則人子愛父母的心。自不待言。至夫牢身惜行之說。猶落第二義。
演孟武伯問孝。夫子說你要去孝順父母。父母沒有別樣事。

心單單只把兒子的疾病來憂愁。這心腸好迫切。

商方如驢問人情有所耽戀。便連身子也不顧。怎肯還想着疾病。知道父母的心。腸恐於此未必盡皆動心。答曰。有所耽戀。或為着富貴。為着好色。為着嗜欲。一時誠有不動心者。向使置此身於異鄉。飄泊之。外患難顛沛之際。人窮則呼父母。此時語以父母在家。恐你愁出病來。必定悲哀。呻吟。如不欲生。亦是人情之所必至。而不可謂盡無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別乎。養如字。何註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

論今之孝者。是說如今人的孝。是謂能養。只是謂其能養。自養以外。皆所不論。此等處。通俗相沿。已成結習。若不痛與說破。何繇提醒。故以養犬馬與養父母對較。正使舉世相安不覺者。二時聞此。猛然悚惕。原是通世人論。非為子游而發。不必曲為回護。

論語南講

卷之十

演子游問孝。夫子說如今孝順的。別樣再不提起。只是說他會把食奉養。若只會奉養。便到極賤的犬馬。也都會有食養他。父母不加敬。將甚麼與他分別呢。

商。按此等處。不珍三言兩語。而必於此中。以見其能養之不能養之。無不加以。故何到子。此等處。必以養犬馬。比奉親。豈不齊。豈不。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

存心 食弟子饌

〔測〕以訓用人各有作用。所做的事便是視。乃大畧一看。而趨得其樂矣。由訓從是起因所在。如同一做事。而所起根因又各不同。觀則即就所以加詳耳。安者安適。其所行手舞足蹈。不知其然而然者。謂之安。若鞭策其手足。竭蹶而前。則出於勉而不可保矣。察則從以處。又加詳也。由與安俱不在心意上看。人心無形無聲。如何看得。有此心術。必有此行。誠中形外。莫顯於此者。只就行事處看。以由安一時俱備。視觀察亦可一時齊到。故兩言人焉。度度者。匿也。正決其心之畢窮於貌。而無藏躲處耳。

〔賓〕夫子說要曉得人。須視他的行用。操何術業。觀他的經由。從

何起因察他的便安。得何趣味。有這幾樣看法。人從那裏度匿哉。人從那裏度匿哉。

〔商〕吳應旻問。所安應所以所由之善否。則所安亦宜該善不善。當云安於善。安於不善。幾於所字體貼得來。答曰。視以觀由。亦只從善一邊說。提起好邊作主。反此即是不好。自無躲閃處。且所字正指以由安所在。非謂善不善也。○鄭尚友問。觀人者。似必觀其心意。所從來。方無躲閃處。今以由安俱從事上看。何故。答曰。要觀人心意。難道剖開他肚皮來看。少不得人的心思。愈念就擺在人面貌眉目上。小人肺腑之見。即不出厥然拚著。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測〕此全要人開悟頭。故與新是活發字眼。不必指實。只從前已知的便是故。溫者。不令放冷。即時習之。學因溫故上觸起悟端。於平日所未知的。忽然了徹。是為知新。此如顏子困文禮之竭才。而見卓爾者。大凡為師。須因病發藥。執死方療活病。常至殺人。惟因故得新。則心地圓通。必能隨機指點。你不錯引了人。故可以為師。若以所叩不窮為言。還是落後一着。

〔賓〕夫子說把原曉得的故溫習他。而於未曉得的新能觸發起來。這便是有悟頭的一定。會指點人。好做得人的師了。

〔商〕魏士準問。故字時講指心說。即所謂故物者。似亦撥本之論。何如。答曰。心之故物亦是。但可盡拋開。則夫子當日。何不以此

生知自任。而云學知。云好古。為此說者。總為要看得玄妙。不知妙處正在知新。到知新時。方是吾心實有證悟。若溫故。則或從性。或從見聞。所借之筏。各隨根器。安可執定一格。

子曰君子不器

〔測〕易云形而下者謂之器。禮云大道不器。凡落才技事功。執而不化者。俱命曰器。君子雖功能遍天下。而形迹盡化。不以才技顯長。不以事功滿念。故謂其不器。若使伎倆外見。則屢中之子貢。亦止以器稱。又若意氣內溢。則如仁之管仲。更不免於器小矣。

〔賓〕夫子說君子於伎倆都融化了。不落個形器。

商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淵問君子是要討個做人品的方方法。夫子教以不必遠求。只口頭便是。凡人言語。不特聖賢。句句合道。即至愚不肖。在人面前。亦能說幾句好看話。但纔到行上。便與說的絕不相類。其言者。即其自己口中所言也。人只須把自己所說的。且不說出。先着實行將去。待行後。方以言從之。何人不成個好人品。蓋人生受害處。固在此言。得力處亦在此言。正要借以自備。非重行輕言之說。

論語湖南講

落做了。方隨後去說出來。

商張大烈問。先行謂隨其所言而先行之。則世有下流之人。甘為放僻邪侈之言者。固不足論。如鄉愿說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等說話。豈可行得。答曰。不肖的人。言涉自己。無不放僻。若旁觀議論。仍會說好話。曰鄉愿之言。恐難道他好。曰鄉愿若不說些好話。人如何肯聽。即生斯世也等語。出自鄉愿。則為媚世。若正人君子言之。亦未見不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淵問者。周遍無人不愛。本出於公。比者。比附。彼此相為依倚。本出於私。但在形迹上。則皆似親愛。故言此以別之。

淵夫子說君子待人周遍。却像比附。其實不比。小人待人比附。却像周遍。其實不周。

商柴世基問。而字舊說俱作屋字。視貼過。謂周自不比。比自不周。一直說下。今講獨作轉語者。以周比易相混。故有意以辨別之。耶。答曰。然。不特此也。即如和與同。驕與泰。皆以其容易相混。故下一轉語以別其異。如和與爭。羣與黨。又以其容易相涉。故下一轉語以表其難。凡用而字處。有一轉語氣。定亦有一轉意思。然亦有直說下者。如本立而道生之類。不必盡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論語湖南講

淵學若單舉兼思在內。此學與思對言。止是憑着見聞。模倣成法去做。一味學人不將來自己思想。縱然行過。終是心下不明白的。罔者。有所蒙蔽於外也。此如暗中跟人走路。不會識認路程一般。思則將心去想。一味懸空憶度。不傍個成法去做。縱然想到。終是心下沒依據的。殆者。有所杌枕於中也。此如想着走到某處。不曾實落走過一般。學多為求修。而所之者。悟則其修亦是盲修。思多為求悟。而所之者。修則其悟亦是影悟。後世或尚修。或尚悟。各聚兩家之訟。不知正宜相濟。不宜相攻。夫子早已道破。

淵夫子說功夫有分不開的。若只學樣去做。不心下思想。到底不得明白。便為罔蔽。只心下思想。不學樣去做。到底不得安穩。

便爲危殆

商羅伏龍問學而不思則罔。似學思不可偏廢。而又云以思無

學。亦偏在思一邊的。以學收之。非謂可徒學而不用思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測〕攻字。以攻其惡鳴鼓而攻。看當作攻擊。端則未至顯然相背。不過端倪微有不同。此際能潛消默化。猶可泯於無迹。若直加攻擊。則因一異之端。而相激相爭。至於無所不異。構釁敗謀。害且立見。曰斯者。速其詞也。

〔演〕夫子說攻擊那相異的端倪。必定因小異。激成大異。便有患

論語初南講

卷之一
三十四

害了

〔商〕

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死子。將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而所學端緒與充實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何註曰。由弟子姓仲字子路。

〔測〕子路平日聞斯行之。未免信奉聞見太過。而不將自心體察。終是學而不思則罔。故教以知之之法。知之是自心所明處。不知是自心所不明處。爲知者。自道是知。爲不知者。自道是不知。

自心原見得分明。更無瞞昧。是知也。謂卽此是知。三字提喚。最爲直截。其他一切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耳。此處正須掃除。乃爲逗机。不得又扯來補綴。

〔演〕夫子說由阿。我教你個知的方法。你心下曉得的。自認做不得。心下不曉得的。自認做不曉得。這會分剖的是甚麼。正是你的知也。你不要自心錯過。

〔商〕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寡悔。祿在其中矣。
○何註曰。子張弟子姓。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測〕子張學于與之。學于祿。乃以爲學于與乎祿。非盡操空質以

論語初南講

卷之一
三十五

邀之也。但既有此心。稍稍有得。遂急於自見。必不知博取而約用之道。故夫子以學告之。多聞多見。或攷究古先之載籍。或親就當代之名賢。皆是空疎之識。無以爲闕且慎。張本。故聞見要多。疑殆是從我心下察究。覺得有信不及。放不穩處。姑且闕之。闕如空闕。不把來算在聞見數內也。其餘是將疑殆揀出。其所餘。卽不疑不殆者。慎言。慎行。於臨言行時。更加謹慎耳。尤字。照疑字看。我心裡既信得過。人心裡亦信得過。庶幾少了尤。悔字。照殆字看。起頭原自心安。後來有何不安。庶幾少了悔。聞與尤行處亦有見與悔。言處亦有。今各就相近一邊分言之。祿在其中。與餘在其中一例。皆謂所求在此。所得反在彼。不相謀而

相值之意。寡悔只是要盡我學問中事。何心於得祿。然則
禮賓與之典。不外於德行。祿自不出此言行而得。故謂之在
其中。在字正與千字相對。下如韓昌黎之三上書相門。在如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總一爲學。總一得祿。只爭個以學就祿。
以祿就學。便天地懸絕。

演子張做學的事。便要下與着祿。夫子教他說祿倒不消得干。
你但多聽些好話。於那心下疑惑的。且關起。着其餘已信得過
的。又謹慎說出來。便人都信得。你過自少下怨尤。多見些好事。
於那心下危殆的。且關起着。其餘已放得穩的。又謹慎做出來。
便你也自心安穩。自少了懊悔。是這樣說的。少了尤做的。少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三十八

悔。本只爲着學問。然言行好的。該得舉用。祿就在這言行裡面
了。

商吳德鑑問時說。謂子張多故。教以博而約。收之意。重關與
慎邊。答曰。如此何不直說。寡聞疑寡見關殆。○張再聽問寡
尤寡悔。單指疑殆看。似遺了慎餘。豈尤悔全不關於不慎耶。答
曰。舍疑殆。外更慎些甚的。○呂星徵問。夫子平日只教人敏行。
未嘗教人慎行。如云敏於事。敏於行。過其行。此獨言慎行者。何
也。答曰。學問之行。主於敏。應酬之行。主於慎。○汪德沛問。在中
二字。覺難理會。答曰。昔錢德洪與魏良政輩。從陽明先生講學。
其父心漁翁。疑有妨舉業。先生云。不特無妨。乃大益耳。學道者

於舉業。譬之治家。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享之日
周不窮。今之爲舉業者。如貧家請客。供具莫不逼借。借亦不備。
客去則還。終作一饕人而已。明年錢便魏良政並發解江浙。此
豈可玩。

袁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何註曰。袁公魯君諱。

測民服。定非刑威驅迫得的。必民心道我所行果是。方纔肯心
服。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雖當身或昧。而旁觀必清。直者是
是。非曰非。枉者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舉是於衆人中。舉出。加於
百姓之上。凡上而厭替可。下而聽斷曲直。俱係此輩人在百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三十九

姓利害相關。耳目交屬。故服與不服。於此攸分。錯謂安置於彼
不舉便是錯。錯的人多。故加一諸字。

演袁公問說。怎麼作爲。使得民輪服。孔子對說。舉用那直的人。
諸凡枉的都錯置下。這與衆人的心相合。民便輪服。舉用那枉
的人。諸凡直的都錯置下。這與衆人的心相反。民便不輪服。

商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
垂善而教。不能則勸。○何註曰。康子魯季孫服。

測敬忠是敬忠於我。以勸是即。勸勉。康子發問。
止有敬忠一邊。夫子歸其責於上。故三平對之。臨之以莊。即

敬的模樣。孝者所以事君。樹標可以作則。慈者所以使衆。因施
可以得報。故得民之忠。勸是相勸於善。善者愈加求進。不能者
亦欲企及。

〔演〕季康子問。要使民敬。忠君上。以此相爲勸勉。該怎麼樣。夫子
說。臨蒞他。把個端莊。民就恭敬。孝親慈幼。盡了我爲子爲父的
道理。民就忠愛。舉用那善的。又教誨那不能的。民就上相勸勉。
要使民只在自盡。

〔商〕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那疏曰。書周書君陳篇。

論語湖廣講

卷之一
三十八

〔測〕孔子不仕。必有所爲。當時季孫意如逐昭公。彘於外。立其弟
定公。受制意如。不能討賊。則孝友缺然。以下文証之。或必爲此
也。君陳篇云。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此雖帶
友言。而從孝說起。故止云孝乎也。言惟其能孝親。又友愛。故能
以此施於所有之國政。是亦爲政是字。指孝友。謂孝友正是爲
政的實事。奚其爲爲政。上爲字。指居官。謂何必居政之虛位。乃
爲爲政。此卽政者正也之意。言外便見居其位。卽宜行其事。若
不行其事。便不宜居其位了。

〔演〕或人向孔子說。子怎麼不去居官以爲政。夫子說。書中云。孝
乎。惟能孝順父母。又友愛于兄弟。因能設施於所有的政事。

中是這等說。可見這個孝友及人。卽便是爲政了。何須居官爲
之。纔算做爲政。

〔商〕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那疏曰。大車牛車。輓輹端橫木。以縛輹。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
車。輹者輹端上曲。鈞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

〔測〕不知與何以口氣一猜度。詰問緊緊相爲呼應。人字下用
一而字爲轉語。則人字亦儘着力。謂之人。便子臣弟友家國天
下。無時無處。不與人相往還。若做人一味虛假。使人無可憑準。
縱有掀揭天地之才。牢籠一世之術。怎麼去使。故以不知其可
虛揣之。輹輹以駕牛馬者。車若無此。便與牛馬不相聯屬。將何

論語湖廣講

卷之一
三十九

所憑藉以行。此只就車說。而無信意自在言外。

〔演〕夫子說。做個人若沒了信實。教人作不得準。不曉得他怎麼
使得。只看大車沒了輹。小車沒了軌。把甚麼去行之哉。

〔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測〕夫子嘗說夏禮。學殷禮。周禮。今夏殷之禮不存。而周禮見在。
其中所載。不過六官之典。如官制田賦禮樂兵刑之類耳。凡一
代之典。卽有一代制作。豈能劈空做起。必竟以前代禮制作一
底。本是謂之因。前代聖王立法未嘗不善。而傳之千百世後。

秦代何也。至誠前知。此恐未易以拘儒管見。妄爲臆度。

演子張問十世這等長久也可預先曉得夫子說這有個看法當初殷繼夏卽因襲夏時制作的禮其中所減損所增益就夏禮看來便可曉得也周繼殷卽因襲殷時制作的禮其中所減損所增益就殷禮看來便可曉得也自今以後設或有繼周的只照周的樣子看來雖是百世這等長久亦可預先曉得也這有何難事

商徐世淳問。禮指三綱五常損益指制度文爲。照註疏分釋。何如。答曰。禮字見有周禮可考。不必多辯。且所損益所字。指着所非承上文禮字。語意便無着落。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測一是不當爲而爲。是當爲而不爲。胸中各爲禍福二字所驅使。故非其鬼者。不是祖宗及應祀神祇。與我没相干的。見義是明看得道理合當如此。

演夫子說不是自家的鬼反去祭他這是求福爲諂媚也明見得該做的義却不去做這是怕禍沒有勇力也

夫子以惠臨我爲三家疎泰山不討陳恒而救迫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論語胡南講

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邢疏曰謂者評論之稱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人人爲列八八六十四

卷之一

人諸侯六六三十六入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舞勢壹方
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減

測此是就舞佾景狀變動他怵惕之心出來。下節是就歌詩語句挑醒他羞惡之心出來。兩處都不把名分與他較。全從心苗中去鈞剔。佾訓列。天子八佾。大夫四佾。每行人數如其佾數。庭是家廟之庭。光景全在八佾舞於庭處。如人看戲做到關目傷情處。便欲悲欲涕。不勝動情。今以天子象功昭德之具。舞蹈於我廟庭中。儼然臨其上者。是何等人。對此真令毛髮俱竦。肉骨不安。如何可忍。可忍者。心下好忍得過也。此處可忍。便至弑逆大故也。看得不在心上。更何處不可忍。季氏原未嘗有不安之心。又去忍住。然夫子偏不認他無此心。正就他麻木處痛下。

劍

演孔子私下說季氏把天子的八佾舞於自己廟庭裏，這等的事，心下一定難過，他還好忍得，再有那一件事不好忍？季氏心腸怎的這等硬。

商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何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曰：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

測三家者者字，言三家這一起人，雍徹是歌，雍詩以徹祭，相謂助祭辟公，謂諸侯引雍詩不獨道助祭的是諸侯，主祭的是天子，三家所無，而穆穆語意更可玩，天子聲色不動，端拱於內，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一

有有乎顯若的氣象，今這一夥僭名犯分嘴臉，不知怎麼去裝模做樣，有取於此詩，只摘雍詩二語，醒問他不必明言，自有滋味。

演記者記三家這夥人把雍詩來歌了，收拾祭祀的物件，天子說歌便繇你歌，只是詩裡有兩句話說道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這辟公天子的光景，不知有甚麼取義歌於三家的堂內。

商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測不仁，即上忍心禮樂，即上舞佻歌，雍人心於各分所在，少有踰越，便十分過意不去，這是不忍的仁心，以此達之，登降揖遜。

便為禮宣之舞蹈詩歌，便為樂，若人而不仁，方蔑裂乎各分，

正是隄防各分的，兩者如何合得來？方恣睢平意氣，樂正是銷鎔意氣的，兩者又如何合得來？如有人於此，本要凌鏢人，乃反深拱大揖，做謙虛的套數，本要嫉妬人，乃反和顏悅色，做親愛的套數，你道像也不像？如禮何？如樂何？言沒奈何，他何雖在那裡用禮樂，却自多了一番勞碌，禮樂有甚相干。

演天子說做人若不仁，心下忍得過，便一味要僭強，怎奈這謙讓的禮何？做人若不仁，心下忍得過，便一味要競氣，怎奈這和順的樂何？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二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測本字不出上面仁字，當時僭禮樂者，皆起於心之殘忍，林放或有見而問，未可知，大哉問，稱其有關於世道也，奢在用度後靡逸，儉在用度省約，過喪亦是禮，以其切於人情，尤易心下反求，故特為舉，似易是容易，將喪禮做成格套，舉起便是，若不打算，第一般戚是躑躅哭泣之類，奢易儉戚，都不是本，但人有是維分愛親之心，必先從儉戚起，方逐漸流到奢易，則儉戚去本近，奢易去本遠，然此義不明言，玩與其字，寧字乃就中較量而本自見。

演林放問禮的根本在那裡，夫子說這問與世道有干係，大哉

問你要得本。但把禮來比量。若用度恁地奢侈。倒寧可在省儉一邊。體裡面單把喪一件來比量。若做作恁地容易。倒寧可在哀戚一邊。就中便好推勘個本出來了。

商余應桂問。儉與本如何分別。答曰。辟之樹。本是根。儉戚是幹。奢易是枝葉。曰。夫子何不將本明告他。曰。他曉得問本。胸中豈沒些見識。只清如此較量。便點頭應腦了。曰。儉固不是本。戚則在心。還更有甚麼本在。曰。你道父母死了。為甚麼要戚。曰。只是戀著父母。放捨不下。曰。這不是戚的本麼。○陳文鴻問。觀禮之用。和為貴。是以和為本。老子禮者忠信之薄。是以忠信為本。禮云章朱註。以敬為本。諸說不一。何以獨指仁言。答曰。和原以用。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一

言非本也。若忠信與敬。都可作本。但夫子論用禮樂。說個不仁。他日告顏淵。又云克己復禮為仁。禮為仁之條目。仁為禮之本。原兩者相關。似夫子本意原是如此。曰。仁與禮如何體貼。曰。親愛長上是仁。把這親愛行得有條理是禮。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測

演夫 說夷狄雖有君。見在他的規矩。還不如諸夏遇着變故。

沒有君的時候也。○說夷狄。分兩端。不知之地。我不知之。知我中國有君。是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收與。對曰。不能。子曰。鳴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註曰。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

測。祭山之名。諸侯祭境內山川。泰山非季氏所當祭者。嗚呼。嘆其不畏神明。無知妄做。真可憐。其可憐意。正在下句。林放尚知問禮之本。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豈反不知禮。不如林放既知禮。則借禮責神。必在所罪。非止不享而已者。大可怕。故以嗚呼哀之。

演。季氏要去祭泰山。夫子私下向冉有說。你是他臣子。難道不能救止麼。對說不能。夫子說。這事真可憐。嗚呼。林放還曉得問禮的本。難道泰山神明。不曉得禮。倒不如林放麼。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五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那註疏以揖讓而升下而飲。朱子以揖讓而升為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袪決遂而立。堂下階之東南隅。西面射。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階上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西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當西。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兩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堂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有不勝者。至堂北面坐。取解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辭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辭。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二節事。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是。

測。無所爭。是君子與人一體。彼我俱作平等觀。沒有所在與人爭競。要尋他爭。必須是射。揖讓而升下而飲。一氣讀。揖讓二字。

貫到底。射禮每三人為一耦。將射時。出位及階。行至階下。各一

揖共三揖然後升堂是揖讓而升也於是發矢以射射畢一揖而下堂復位是揖讓而下也衆耦都射畢勝者與不勝者又照前三揖升堂不勝者自取酒立飲示罰是揖讓而飲也升下飲揖讓共有三節射乃較勝負本是相爭却又再三揖讓舉不動一毫氣便爭也是君子此不必補君子依舊無爭只要是個君子雖爭也無害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再沒有所在與人爭競要尋他的爭競除非是射麼然他却揖讓升堂方纔射射完了又揖讓下堂等待衆人都射完了又揖讓那輸的飲酒似這般兩下賄輸處還只一味揖讓他便有爭競畢竟是個君子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七

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註曰倩笑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朱註曰倩好口輔也素粉地絢采色繪事繪畫之事

測巧笑美目就是素倩盼就是絢巧笑美目上自然生出倩盼來不消粉飾素就當得絢了子夏不是解他字句不出乃是問他意義所在先有素地方能加繪畫是繪事必後於素詩人本說素即是絢而夫子却說素可爲絢乃會意解法也禮與繪事一樣則禮之先必有個素在禮如升降揖遜儀文度數之類先乃人之素心也夫子原曉得世間所行的禮都不是而此時偶

未急被子夏一道破連自己心下亦覺豁然故謂爲起予而許其可與言詩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然想到禮止於口頭說話內發出一段道理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之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此禮亦即左傳所謂儀也非禮也若夫子平日所論之禮原自該本在內

演子夏問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質素以爲絢彩兮把素說做了絢彩是怎麼緣故夫子說你只看繪畫的事必後於那素地有素方做得絢來子夏說這樣看來世上裝飾的禮文正與繪事一般都應是後邊的莫不還有個素在麼夫子說我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七

倒不曾想着那禮你說起來連我也心動起發我的是商也學問惟詩最含蓄難解似你這般會悟方纔好與你說得詩了

商方朝鼎問註謂子夏疑以素爲飾夫子答以繪事後素似相照應今謂問其意義則夫子之答反若不喻所問矣答曰看上巧笑倩兮二句分明謂有此素質不消粉飾便當得絢蓋作詩者原要過爲形容如靡有孑遺之類夫子之答正不以末害辭不以辭害志善於識詩者○顧若矜問或謂詩之教欲人黜浮崇雅夫子所言後素意在重質而子夏迷悟及禮後所以許他言詩答曰近日看書者專執個意見去揣摩聖賢不知當日師弟相與口頭問來亦即口頭答去有其重質之意難識夫子時

測凡前王制作正後王損益所藉原該存之以備參考杞爲夏後已淪東夷固不足徵宋爲殷後當時列國尚有因之問禮者戴公時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刪詩卽公其七則雖存亦多零落總謂之無徵耳杞宋既不足徵夫子能言何從得來蓋識大識小列國未必無人如問於老子長弘劍子之類而他處載籍亦或有可互見者夫子零星湊集於胸中自能會成二代之典但只是杞宋文獻皆不足徵說來也淺入信爲可惜耳

演夫子說夏的禮制。我會傳說得。但杞爲夏後。不足徵驗我的言語。殷的禮制。我會傳說得。但宋爲殷後。不足徵驗我的言語。這是爲他文籍獻典。都不足的緣故。若是足時。我就將他文獻來徵驗我言語。人自然取信。怎肯把夏殷禮制。都任他埋沒了去。

商書覲文問時說周之文原本於夏殷之忠實到文勝時初意盡失故夫子欲借夏殷以挽之正是從先進意思不然別朝的典禮存他作甚答曰本文止說夏禮殷禮謂何又扯個周禮來若謂先朝典禮便可廢置我國豈大明會典已備何用存唐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邢疏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稷，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禘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類考之。主陳於太祖與禘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類考曰：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與瑞共灌，獻之珪陳於舊典室中，近北陳饗，有饗人掌濯，事和饗，饗以賓饗而陳之，將灌則王服玄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禘，從士而入奏齊夏，次乃尸，人則奏肆夏，王以圭璋酌齊饗之，饗以授尸，尸受以璋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羹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酌酌黃羹之饗，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羹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自後王始迎牲入，奏貼夏，縣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王爵，后酌瑤觥，饗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論語胡南講

則不欲觀之故。或謂成王賜伯禽以禘祀。周公爲非禮者。或謂魯惠公時。使宰讓請禘於平王。僭禮在未世者。或謂魯躋僖公於閔公上。以弟先兄爲逆祀者。或謂灌後行禮。君臣誠意懈怠者。其說紛紛。難以懸斷。總之孔子口中。不曾說出爲甚麼。且只虛講禘有九獻。先是天子酌酒授尸以灌地。纔爲一獻。自既灌而往。則從祭起到結末。都是不欲觀的了。其不欲觀之攸自在言外。

演夫子說禘是極大的祭。起初擺列齊備。一心貪看。不料自灌地降神行起。直到臨完。我只是沒些意趣。全然不要看。下商程開世問。夫子不欲觀。諸說紛紛。還是那一件道着。答曰。正

不說定爲那一件。件件俱可該得。

湯周修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謂魯公傳述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詳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之賜乎？禮祭統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借禮何始也？春秋閏二年，書禘於莊公，禘之儀始於閏也。僖三十二年，書四卜郊，郊之儀始於僖也。魯頌閏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魯，配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故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宋之郊也，宋之郊也，祝湯也，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食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魯頌曰：臣必私謂後世有王者起，以備分討，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儀，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儒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測禘之義，其祭立始祖之廟，乃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又合羣毀廟之主，共祀一堂。古人祭祀，必思其居處，言容笑語，如身親見他一般。此在近世祖宗，或曾奉事他過，或曾聽人傳說，祭時尚可想像。至數世以前，連人也不知怎麼樣的，直欲與之精相爲感，有如親見，這段意義，真難明白。即太子說來，或人也不會領畧，只索對之以不知於天下，是治天下，乃謂

昔天之下，事物繁多，不易明。若解說得禘，出則於天下事，了。然目前，就如示諸斯一樣。此可見禘祭是天下第一難明的了。示者物來呈示於我，不是我，我去視物。夫子因斯字，不會說明，就把掌來指與他看。

或問禘祭的解說，夫子說禘的禮制，意義深遠，我實不曉得也。昔曉得禘祭解說的，他胸中十分明白，於那遍天下事情，就像把他看這個一般。夫子說了示斯，因自指其手掌。

商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測祭神句：增一神字，則知祭如在，是祭祖先祭義云。八室像然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聲容，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可見古人祭祀，真如身親見之，不像今人只擺列些饗飯，拜幾拜，便是這光景。就人心亦可想得，凡人只除眼裏不曾見過，便罷。若曾看見過，不要說是祖考，就是廟中泥塑木雕的神，心下一想，便如在我眼前一般。然此只緣自心，何又假祭祀，蓋內緣必與外緣相結而成。若無外緣，則內緣無所憑依。若無內緣，則外緣亦爲虛設，故不與祭，便如不祭。正見祭時，必不可無如在之見也。

演記者：記祭祀祖宗，就像祖宗見在面前，祭祀神明，就像神明見在面前。夫子常說我若祭祀時，皇子不得親與祭，見他來

格的光景便就像不曾祭祀的

商鄭君愛問。如在只是心裏想像未必便實感得鬼神來格答曰。常人不可知。聖人則必能使格。觀孔子聽琴於師襄。謬然思。畢然高望而遠眺。云丘追得其人。近擊而黑。願然長嘯如望。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對云。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夫子與文王而世。又不知師襄所彈何操。只一聽琴聲。便能見其面貌。則於鬼神豈不真有可見者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邢疏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室內西南隅其處雖尊而無所禱也。問靜無事處者飲食之所雖卑處卑祭為家之急用。

則媚與二句世俗之言。以喻分尊不如權重。而賈舉以為問。未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二

知其意何屬。總之。擇媚於神。非正道。故夫子舉天以壓之。不然者。媚與媚竈。都不是。美天。即上帝至尊。無對。我若獲罪於天。更無處可以禱免。人知鑒臨有天在。而趨炎附勢之熱腸。亦可水消矣。

演王孫賈問有人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與尊竈卑。用媚反異。這是怎麼說。夫子說。這媚與媚竈的筭計。全然不是。人舉頭有個天在。若自己取罪於天。再沒處好禱告得也。媚與媚竈有何用。

商徐時泰問。不然是說媚之言不合道理。若謂非筭計。似屬禍福。答曰。子看獲罪於天二語。還是論道理。禍福曰在禍福。

邊說曰。既如此。則於不然二字又何疑。

管東渡曰。獲罪於天二語。從媚與媚竈說來。則此天明指上帝為百神之主宰。福善禍淫之柄者也。奧竈其能達諸使天而可以理訓與奧竈亦可以理訓矣。燔柴之祭。不亦虛乎。宋儒病二氏因果之說。為不經乃併虞書肆類於上帝。與周書后稷文王所禱之天。與上帝而俱幻視之。雖其德行仰不愧天。而其流能使君子中人。亦如小人之不知天命。而不要因而仰大人侮聖。事以為固然。勢亦不細。此非闕疑慎言之道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是監視。謂周之制作。看了夏商的成規。斟酌損益。務求至當者。此即周因於殷禮之禮。乃六官之制也。易物相雜。故曰文。事事有個條理。而經之緯之。不相紊亂。所以為文。郁郁即文的景象。這個文隨時漸增。如唐虞之世。視無懷葛天盛矣。夏商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三

世。視唐虞又盛矣。至有周而六官之制。最為詳盡。其文正到極盛處。此非德化之有加。而風氣日開故也。迨至周季。弁髦初制。人都為史為耆為不遜。歌雍舞佾。請隧請纓。紛紛僭妄。全是一團粗率之氣。那可言文。譬之花。成周以前。如蕤而末吐。或吐而未開。成周時。如花正開。鮮妍奪目。周末則彫殘滿地。不復可言花矣。夫子看了當時景陵。誦習氣。追想周初盛時。好光景。故有從周之說。此即憲章文武意。

演天子說。周初的禮制。看了夏殷斟酌損益出來。從質上加飾。真郁郁乎文彩哉。這樣好制度。如今那裡有。我只是依從着周。商方如騷問。一說謂周末文勝。夫子言周監二代。正以夏尚忠。

商尚質將忠質來挽回文勝之意。答曰：文何常不重？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於堯云：煥乎其有文章。於已云：文不在茲乎？論學亦云：博文重質之說，金無証據，若質勝文便失之野矣。總之風氣以漸而開，人文以漸而盛，觀于云：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則質在商已不及文，安得謂商所尚質？至忠則在心，何可亦對文質而言？夏所尚也，此乃漢儒之言，不足為據。○洪應麟問：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位，無制作之權，亦不得不從，使夫子得位，則損益四代如夏時，殷幣周鼎，節舞矢不專於從周也。答曰：衆皆拜上夫子獨拜下，豈亦是不得不從？若得位不專從周，則須應運而親操制作之權，方得。然恐亦未可也。

論語精義

卷之五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何註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測〕太廟以祀周公者，夫子平日或攷究於載籍，或博問於識者，固是預先曉得。至入廟時，則凡器數儀文之屬，實未嘗親見，故夫子於禮說他不知也不是，說他知也不是，蓋知原有聞而知，有見而知，平日只是聞而知之，此時正以所聞証於所見，乃見而知之也，不曾見過的，原該問，問就是禮，記云：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門問諱，可見入廟問禮，豈不是禮。

〔演〕夫子初入太廟叩祭，凡事見了件件問過，或人譏他說：那個

道人的子曉得禮哩。他到太廟裡一些也不會件件去問人。夫子聽了說：因不曉得去問人，這正是應該的禮也。

〔商〕洪嗣彥問：說惟天子有太廟，魯僭非禮，故夫子以問禮動魯人，使循名責實，自悟其失。覺論頭更大，答曰：夫子於宗廟固便便言者，使果謂非禮，何不明說，而為此腹誹，況夫子始仕時不過一陪臣，觀或人云：鄒人之子，忽易可知，隱諷之間，那便能傳聞魯君感動得他，此等意見，正如三家村漢說朝廷事，何其鄙陋。○柴世培問：是禮也，若除去朱註敬謹之至，所以是禮處，畢竟謂何？答曰：要知是禮，實不外敬字。如入國問禁，敬其君也，入門問諱，敬其主也，但此乃所以然之故，非由氣中道及。

論語精義

卷之五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測〕鄉射禮文曰：射不主皮，能射穿皮固好，然却不專主穿皮，力是人生成的，如何做一個科則齊得，但取巧足破的，德足比禮便是，說個古之道也，有撫今追昔之意。

〔演〕夫子說：射只要中，不定要穿皮，正為人的氣力有強弱，不同一個科則，這樣尚德不尚力，真好風俗，乃是往古所行的道也。

〔商〕子貢欲去告朔之餼，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邢疏曰：頒告朔於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而受行之，牲生日餼。

〔測〕告朔乃尊君親的大典，餼羊則告朔所用者，魯自文公始不

告朔而羊猶供。故子貢欲去他。蓋國家有一費必有一用。無用之費。雖小宜節。子貢亦是一見。賜也字不虛下。有情其所見不大之意。此羊原爲行禮。看他是虛費的。便所愛在羊。看他是行禮的。便所愛在禮。同一羊而見有不同。非兩物也。說個愛禮而指望挽回紹復之意。自在其中。不必添入。

〔演〕子貢見魯國供了餼羊。不行告朔。要去那告朔的餼羊。夫子說。賜也是個有見識的人。爾倒爲了虛費。愛惜那羊。我還爲着告朔愛惜那禮。

〔商〕汪調鼎問。時說俱謂去羊是有激。今講何以反從舊。時惜費之說。答曰。不要看得一羊爲小費。既供之自民。其間國牧之耗。

論語湖南講

輸納之勞。胥吏之賄。至不可言。即今北地供馬一匹。價值幾何。常至破人家產。往在南都。見一浙人來輪船。不過十餘疋。乃經縣內庫。分外誅求。守候數月。至稱貸以償。安見曩時無此賠累。况魯國正當虛耗之日。於此搜剔一番。亦是節用之一道。聖賢所見。雖大小不同。而無非爲國。何必曲爲附會。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測〕禮有截然不易之矩。過則爲諂。不及則爲不。今恰好盡得這禮。人倒以爲過了。蓋當時以臣亢君。相習成風。凡鞠躬盡瘁。俱道是不消得的。非有意裝埋人。而所見如此。若另一番世界。另一種議論者。大有慨世之意。此只是泛說。不必認在夫子身上。

〔實〕夫子說。禮是從古不易的。事君只竭盡那當然的禮。如今人說。禮是過當。指爲諂媚也。這議論如何解。當時君子。各以其所見。一說。禮是過當。見那孔子。反時是過。或人說。禮是無以自白于天下。夫子所爲。皆深微。非自白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何註曰。定公魯君諡。

〔測〕禮以維分。雖體貌加隆。而定分自截然不易。節制之意。隱然寓於其中。忠乃根於本心。而不徒以貌爲恭敬者。

〔演〕定公問說。君的使臣。臣的事君。該怎麼樣。孔子對說。君使臣要把那品節的禮。臣事君。要把那腹心的忠。各有箇自盡方法。〔商〕王五咸問。忠在本心。則禮亦宜在心上講。答曰。外邊有禮必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七

繇於心。心裏果忠。必見於事。一意原可互見。認心與事爲兩截者。皆不明道理的俗說。〔定〕公魯君諡。之臣改時之忠。子日。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日。關雎。雎鳩在河之洲。窈窕之窕。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測〕關雎。申公說。詩謂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克媚御。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朱註謂宮人於后妃始至。美其有幽閑貞靜之德。而作二說。未知孰是。然此所重不在詩。只在樂。關雎之詩。歌於樂章。而管絃應之。如歌關雎。亦吹彈此關雎。歌雎字。亦吹彈此雎字。聽了聲音。便可知他情性。樂是求得淑女時。在暢快一

現在未來過去三意說是陳說其
諫是力爭其行也管是

屏藩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所以蔽塞之六夫

位正反皆反爵之非在兩極之間人若與海國為好會其獻辭少
屬更顯則各反爵於其上大夫則無之

測夫子嘗以如仁稱仲明是大其功了。器小只在量上惟器量
不廣有此功業便不免盈溢卽下不儉與僭禮雖非實訓器小
而器小亦於此可見三歸臺名攝兼攝其事樹塞門設屏以蔽
內外反玷反爵於玷上

論笑子說管仲的器量容受不廣小哉或人說管仲器小想因
器量不捨得用莫不是儉麼夫子說管氏有二歸的臺官所理
事不相兼攝這都要費財怎能得儉或人又說建臺備官想器
因器不可缺莫不是知禮麼夫子說邦君為樹屏塞門障蔽內
外管氏也樹塞門邦君為兩君好會有反爵的玷管氏也有反

論語南講

卷之一
六十一

玷分不該的都去楷了管氏這等人若曉得禮那一個不曉得

禮

論唐時問有這一分器量方做得這一分事業管仲既器小如
何有一匡功業想他人品卑劣卽功業亦偽而不足道者答曰
立功本於濟世之心不有其功本於忘己之量如仲之功固夫
子所深嘉而仲之不忘其功亦夫子所深惜惟其嘉之至所以
惜之深功大器小不妨並論果如後儒所許則夫子何以有如
仁之稱微管之嘆徒執一身之小潔掩其蓋世之大勲似未平
心不忍置口○虞宗致問或人以仲為儉固器小至知禮則
斤斤於禮規模不濶大亦似根器小來今謂此句從儉而發

恐未免話上纏話答曰禮經緯天地豈得以知禮反為
兩下問答漸漸說開去亦是常事那見末後言語定根着開首
一句像如今做時文一般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
釋如也以成從如字讀○何疏曰大師樂官名○廣韻翕合也純
粹也增韻純不雜也通作醇梅福傳一色成體謂之
醇廣韻敝明也敝也又珠玉白貌說文釋抽絲也从系畢聲

論樂已殘缺失次而云可知者照下翕純敝釋看來是其聲音
節奏猶可聽而知樂記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是也翕訓
合乃眾音翕然並作從之是接連着始作而不間歇也既翕小
便易攪雜如鼓鐘之聲宏簫管之聲細兩者初不相諧純則衆

論語南講

卷之一
六十二

聲和成一派更沒有不合腔的攪雜在內既純又容易相混
如簫管之聲常為鐘鼓所掩敝則聲聲各別更無有一聲聽不
出的既敝了又容易斷續如鐘鼓奏不簫管來簫管又奏不鐘
鼓來釋則如抽絲眾音互相聯絡更無間斷此乃一時而衆妙
俱備非有先後卽從釋如內聽之又必敝如純如矣以成言如
此純敝釋方成個樂不如此便不成樂了只聽此音聲便曉得
樂故謂樂其可知

論夫子語魯大師樂說樂的妙處就他聲音自可曉得也試仔
細去聽始初作時那眾音一齊並舉有個翕合的模樣卽跟前
作將去就翕合裡而他却許多聲湊成一派相和相雜有個純

一的模樣就純一裡面却又每一聲自爲一音件件分曉有個明徹的模樣就明徹裡面却又此音奏着彼音互相接續有個絡繹的模樣似這般音韻方纔成得個樂

商吳孔嘉問俞純嘏釋乃太師素所從事者矣待夫子之言而後知答曰何代無樂何代無樂官其節奏豈盡能合法曰樂中自有精義夫子何不以此告他但說這聲音曰精義須有所屬聲音是虛的如韶樂有韶的精義武樂有武的精義此顯其制樂之人何如耳若俞純嘏釋則韶武俱有凡作樂的俱不可廢○洪慶問觀舞樂九成武樂六成此以成還是一終之意答曰所引九成六成如記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等是倣一節完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一

一成倣兩節完名再成若俞純嘏釋則一成再成乃至九成俱有安見此專指一成況將一成爲訓則以成爲字如何可貼曰以成固是結上純嘏釋還要就聲音上討個妙處方見得他成就曰夫子已說純如嘏如釋如許多妙處還道沒有妙處呢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邢疏曰儀封人衛國儀邑與封疆之人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古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問禮教於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鳴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旌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測玩封人請見之詞言外有自己平日見賢之殷及賢者不

絕他俱隱然可味文事振木鐸是要夫子以德禮開導天下人以設教言似貼切但看何患於喪分明是失位天下無道分明是失位道不得行則爲木鐸以設教實該有得位意在內將字乃且然而未必之辭語甚活落

演儀邑封人請見夫子說凡是君子到這地方我一定蒙他接納再沒有不得見面的從者因引他人見夫子及至見了出來說三子們何消愁着目下的喪失只看如今天下不成個道理已長久了天難道忍得忽然不拜將要夫子去設教喚醒世間人把倣個木鐸

商孟師尹問木鐸照夫子終身看似只是主文教而不必兼得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二

位答曰口氣中原不必說得位若究其實則亦不礙夫子果不必得位便只安安坐洙泗杏壇講解些道理教了何消周流列國無君則皇皇卽如相魯三月便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途難道不相魯能得假使夫子得位行道天下也如此一樣了蓋無位則信從我的方可教誨不信從的便化他不得有位則借政令以施德化文教方行得廣所以夫子之欲得位如此三三子之望夫子如此則封人之慰安三三子亦如此今人做官只曉得要銀子好做人家帶紗帽好驚歷人別沒個爲天下爲百姓的念頭將小人心事來看聖人所以諱言得位曰封人太有識見的如此看則夫子不得位封人不說了虛話麼曰你道封人

之言不驗便沒見識看夫子到臨歿方說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子當時周流一生不早休歇難道也是沒識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昔經帝曰契志欲不言聲依永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日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發下管發鼓合止祝歌笙簧以間鳥歌象箏箛九成鳳凰來儀舞干戚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應手而舞○禮記樂記曰音者聲之五絃之舉以歌而風矣始制樂以賞善而罰惡也○禮記孔子曰大樂者象成者也德千而山立武正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驅伐盛威於中國也公夾而進事委濟也久立於廣以待諸侯之進也

美見於聲容善是美之實亦不離聲容看出美善聲之輕重疾徐中乎宮商容之緩兆俯仰合乎度數是為盡美乃舜武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五
六十四

所同者韶以繼為義蓋取紹堯致治其中遜位命官與夫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真有雍容廣大意思武以象武功之成如總干山立自一成以至六成皆伐紂戡亂之事未免有發揚蹈厲氣象這是盡美未盡善之分然口氣中却不明說

演夫子言說帝舜的韶樂聲容都合着節度盡美了美裡邊更覺雍容廣大意味悠長又盡善的說武王的武樂聲容也都合着節度盡美了只美裡邊還覺發揚蹈厲意味稍露未盡善些商方士亮問節武之盡善不盡善朱註兼指遜征誅及性公言蓋樂原以象功昭德且孟子亦言堯舜性湯武反則德容若別今但言揖遜征誅而不及其德何故答曰樂中如紹堯舜

原只象功而不及其德蓋德難以形容即於功處可見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演凡居上者下邊無數人倚靠着他必要人人包得在我度內方好若有一人置之度外便狹隘了這寬乃是寬容非姑息之寬居上為禮臨喪是外面格套寬敬哀正是其中實落處有實落的在裡面方好從外面看出他來若無此則以何物去觀看何以者詰問之詞也

演夫子說居上位的不寬廣為禮文的不恭敬臨喪事的不哀若這樣便都是個虛套子叫我把個甚麼去觀之哉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五
六十五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演里仁乃一里俱仁厚緩急相周德業相勸人若居在裡面不惟可相為資藉亦且有好樣得看故謂之美擇者不定是擇仁里乃擇所處之住居也今人於住居誰不要擇好的然多為生計便利而仁里反未必處雖擇了還是錯故以不智喚醒其所擇蓋就人情上挑動之耳

演夫子說同里住的大家仁厚得他互相資益最為美好人若揀擇住居倒不處在仁里便算計全然錯了怎得為智

商吳文燾問處仁時講多就心上說答曰看一里字緊接一擇

字明是直言樸里夫子也是穿衣喫飯住房子的人。難道到這都只說心體。再沒些世情上的話。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測不仁者與仁者知者對看有此三種人知亦是能知此仁者。總只仁與不仁之別耳。仁乃人心中心一團生趣得此則如陽和到處一切陰沉愁慘之氣頓消。最是人生討受用處。仁者知者心下會受用這仁。故曰安。曰利。常得逍遙不仁者心下不會受用這仁。便長被境緣顛倒。故久約久樂都成煩惱。約在收斂一過。凡事不得舒展。樂在暢快。凡事都得如意。不專指貧富不可久處者。心下挨不日子過也。不仁的人暫時收斂。還好忍。

論語精義

卷之一
六十一

耐日子長久。便覺十分束縛。悶難堪。如今沒學識的人。要他衣食節省些。人情世故體面上好看的事。少做些。他定道沒光采。沒意味。難以度日了。又使暫時適意。非不快活。日子長久。厭厭起來。番覺苦惱。如今富貴的人。博奕飲酒。及諸戲耍的事。件件去做。踏他中無自得。故尋此許多閑事。打諢過去。及至興盡意索。還更凄然。總是日長難遣。無聊之故耳。兩不可久處。專在他當下本心自受用處說。濫與淫。又是難過後生出來的。安仁是他心與仁為一。安適在仁上。利仁是看得這仁有便宜。貪利着他。既安且利。何等受用。又安問約樂哉。

演夫子說不仁的人。心裡沒個自得的所在。約束久了。既鬱悶。

過不得日子。不可長久處約快樂久了。又厭飲過不得日子。不可長久處樂。那得有受用處。惟獨那仁者。他一心安適在仁上。知者他一心貪利在仁上。這兩種人。昆會討受用。

商鄭尚友問不仁之人。依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似更切實。何故只在自心上說。答曰。舉個仁者知者。原為不仁者作榜樣。安仁利仁。既從自心受用處說。則不可處約處樂。亦當從自心說。方纔彼此有情。淫濫未嘗不是。但在向後一着耳。陳錫章問安仁利仁。亦似有淺深。答曰。安原好過利。但此處有不仁與仁知相對。不必又將仁知較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論語精義

卷之一
六十二

測此要看惟仁者三字。仁者以天下為一體。見人有好處。就如自身有盛飾一般。愛護他。見人有不好處。就如自身有垢穢一般。嫌憎他。真是心裡割不下。手裡止不住。痛癢相關。自不容已。若是不仁的人。與天下看得水冷。好也與我沒相干。不好也與我沒相干。與人無涉。落得自討便宜。那還肯用好惡。非全無好惡。所好惡只徇己私。不因人起念。即與其人無干。故獨以能好惡人而歸之仁者。

演夫子說。惟獨仁者的人。看人的好友。便如自己一樣。好處捨不得。會得喜。看人的不好處。容不得。會得憎惡人。

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測此是提宗學問人心。如念頭那一時沒些萌動若在惡上掃除滅得東邊西邊又起有何了期人只要立志志向果在仁上則一心定着不得兩念那惡念自水消霧釋何處可夾他進來苟者或然之辭着力在志字矣字而不在苟字

演夫子說人苟能立起志來定要向着這仁更不去分心下便別念夾不進去自決沒有惡的念頭也這方法最直截

商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

論語湖南講

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廣韻造至也顛大失小次若今更衣處左傳止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廣韻顛仆也流涕

測富貴貧賤以道衡來總只一樣請何富貴不以道得則不處貧賤不以道得又不去要討求他原故只在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上富貴是人人情大家欲的我若處了必至被人以所有故須把道來作準合道的纔處不合道的便不處貧賤是人人情大家惡的我若去了必至推人以不堪故連連不必作準合道的固不去不合道的也不去此是克己的大節自雖不言仁而仁已寓於其中矣故下直接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成名者即成其為君子也君子正對上欲惡之人欲惡若與常人一般何以

出類之君子是個君子他必有存仁的功夫終食之間乃一餐飯時候違者背而去之終食不違猶言穿衣吃飯都在仁上無一時放下念頭造訓至更衣為次驟然一過為時極其忙促顛如物之仆倒而不能站立沛如水之澎湃而不能安流猶言傾危也兩必於是皆着力之詞如拳拳服膺弗失之意正不要說做自然的蓋惟君子時時把仁在胸中提醒別是一副肺腑故所欲的自在仁所惡的自在不仁豈有同人之欲惡此是生平常用功夫上不去不處乃於臨境更知簡點耳

演夫子說富與貴是人人情所欲的我須克除這欲不以道得便不處他貧與賤是人人情所惡的我須克除這惡不以道得也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九

去他若君子去了這克除欲惡的仁怎麼成得個君子既是君子他一心只在仁上操練與他做成一體沒有一頓飯間違背這仁就是遇着造次極忙促的時候也必定於是仁遇着顛沛極傾危的時候也必定於是仁念念皆仁那有心情向到富貴貧賤處

商蕭士瑋問人之所欲所惡人字原通已在內則不處不去只克已便了謂何又說向人上去答曰人字原該已在內故云克已然明有人字焉得又丟去了人含糊不說要曉得已謂何當克富貴若非人共欲何必拂我之欲而不處貧賤若非人共惡何必拂我之惡而不去甚至道字亦不全作準只為要通人

若人情可通。則欲立古人欲達達人便無已之可克矣。曾文誠曰。人情通處。便是一體之仁。想此意即從下面仁字照出。曰是。蕭士瑋曰。仁字亦何必定說到一體。只處了非道富貴此心便貪昧隱忍。即不得爲仁。曰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有四樣。纔說貪昧隱忍。又近於羞惡辭讓。於惻隱終不切。曰夷齊求仁得仁。亦只完得辭讓一節。却便仁了。曰夷齊正爲體父子兄弟。兩下不忍居國。只得辭讓了去。若單爲辭讓。則世之讓國者。亦不獨夷齊矣。何不槩稱之爲仁。○沈名世問處富貴不定。是奪了人的。謂何說恐攘人所有。答曰。富貴既不合道。豈是自然而至。定是謀幹得來。縱未必交手換手。而有幸而得者。即有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一

不幸而失者。以仁者之心視之。總與攘人無異。曰去非道貪賤。却與人無干。曰要去貧賤。便須謀富貴。一事原是一套的。王文垣曰。既因人之欲惡。我便不處不去。則君子止該貧賤。不該富貴了。何爲合道的富貴又處。曰合道便與人不相妨。況君子居於民上。則能使天下各遂其欲惡。若不槩本而齊末。將賢君果與民並耕而食矣。曰貧賤之人。雖欲富貴。幾曾使得富貴。此固去之不可得者。怎見君子方能不去。曰世間貧賤的人。那個肯安於貧賤。○魯大奇問。造次顛沛二句。原是申足上意。今謂是着力語。恐於無終食句。反覺輕了。答曰。單說無終食之間。是仁。則下二句自可該得。今又申說造次顛沛。正謂此是個緊要

開頭。恐有走作。故說兩必於是。教人緊要處着力。若是自然。何須下個必字。曰然則無終食違仁。亦須用力乎。恐有力可用。即功未入化。不得言無違矣。曰此句語氣渾然而用力意亦該。夫子尚發憤忘食。爲之不厭。豈得謂終食無違。便無力可用。常惺惺法。聖人所不廢者。且夫子立言。多是教人用功。談玄說妙。非其旨也。以下二必字照看自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測好仁。惡不仁。不是兩項。觀其爲仁矣句。則惡不仁亦是爲仁。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一

所以下文只說用其力於仁。人之良心不死。或平旦之清明。乍見之感觸。豈無一念好仁。一念惡不仁所在。但不曾實落在身上做得。故夫子感嘆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無以尚者。儘力向着這仁。雖極世間可誘可慕之事。再沒有加尚得他的。惡不仁。仍以好仁爲主。故帶着其爲仁矣說來。不使加。亦卽爲着仁之無可尚。但就不仁邊更一提。擲耳說一身字。見好仁惡不仁。實落在身上做。不是心下空空想像。一日者。以前不消有所積累。有所因緣。只是一日之間。奮發起來。正見其容易下手。用其力於仁。乃實落去好惡。而必使之無尚不加也。有能矣乎。下是指望人做。而未必其然之辭。人若能一日用力於仁。心上

無尚不加。使會無尚不加。即是我自己的。並不向外取。那見有不足者。益有之矣。又翻上意。謂用力的。疑或有之。但我實不曾看見。蓋不敢以所見絕天下。而猶有庶幾一遇之意。

〔演〕夫子說。我不曾見好仁的人。惡不仁的人。好仁的。不是空空喜歡。盡情向在這仁上。再沒有甚麼可加。尚得他。惡不仁的。不是空空憎惡。一面去做這仁了。再不使那不仁的。加到身上來。世間人果有能一日間。用其力於仁矣乎。這只在自己身上。我未見有力不足的。然天下難道都是自專。益或用力的也有之矣。但我自來實未曾見。使我眼望徒穿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二

不仁。答曰。好仁是大主意。惡不仁是逐事簡點法。為其不合於仁。乃惡之。總以行其所好者。功夫要須周匝。故為並舉言之。○王師濟問。日用力於仁。與欲仁仁至。同否。答曰。同而異。欲仁仁至。是一念提醒處。提時便來。不提便放。只可指點本體。當不得實落受用。一日用力。是着實功夫。雖費氣力。却是我受用所在。是用力於仁。可該得欲仁仁至。欲仁仁至。該不得用力於仁。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過。是無心之失。黨。者。同類。忠厚的人。便過也。向在忠厚一過。刻薄的人。便過也。向在刻薄一過。各於其黨類。此處正須觀。不可忽過。仁乃心事之仁愛也。秦西巴放鹿。本為違命。而反

其不忍。以為太子傅。正善於觀過知仁者。

〔演〕夫子說。人的過失。各向着他黨類。忠厚的。與刻薄的。原不相同。只觀那過的黨類。便可曉得他心中的仁愛了。過不可一槩棄他。

〔商〕易自新問一說。過以無心而失。正其真心發露處。與有心矜持者不同。故可以觀仁。似亦透入。答曰。此訓過與仁相關處。果佳。但於各於其黨句。無着落。故不專主此說。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訓〕道。乃吾人無始無終之本性。不與形為存亡者。此固在人心下領悟。而所以印證者。須藉有道之當機一發。如一貫之唯一。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三

般。故有取於聞。可死者。死生有盡。而道無盡也。然所以可死之故。夫子却不明言。只是要提醒世人。急於聞道。說早起聞得道。晚間就死亦可。若不曾聞道。則生時既虛了一世。死將來長夜漫漫。正不知去向。如何可死得。即蘇文所謂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之意。

〔演〕夫子說。人若早起聞得那無始無終的道理明白。便是晚間就死。也使得了。倘這道理不明。如何死得。

〔商〕柴世基問。昔人問朱子云。道只是事理之當然。聞了如何便死得。朱子答云。曉得時。生也是個道理。死也是個道理。基心終不豁然。朱子常說。人死則散歸太虛。未知道理。頓放何處。且死

是生人定有的事。願明示一可死因。免得夫子的言語千古蒙昧。答曰。宋儒論死生。只指個形氣。到死時。形自然要潰爛。氣則散歸太虛。這兩句都說得是。却還少了一件。方如騏曰。他還把理來作主。曰。理即是事理之當然。予中庸解言之已詳。此只是虛位。怎麼來論得死生。曰。形氣上還有一件是神。曰。正是。今且問你。這神還是朽的。不朽的。還是隨着形氣的。不隨着形氣的。柴世英曰。神氣兩個分不開。是隨着形氣的。曰。隨着形氣如何。身體在這裡。心又會想到他處。曰。身體經歷過幾會想起個影子。畢竟是形氣為緣。曰。你道形氣為緣。身所未經歷處。或聽人傳說。怎麼也想得去。曰。心雖然想去。這裡將他身子打一

通為一息。所以人的身子。在世上有生有死。多不過百年。這覺性無生無死。再無有窮盡。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測道內有無窮趣味。衣食其是微眇者。既志向在道。那有心情管着衣食。况耻則又非却其惡者而不御。乃以為不如人而微有慚色也。這是甚麼要緊。只因今人於世情撇不下。面皮挨不過。故雖高慕聖賢。希心道德。如鳳凰志在千仞。而猶為腐鼠所嚇。日用不緊要處。忽然露一本情。在世。人未必視為大故。而夫子却十分看壞他。蓋志乃作意向前。耻乃無心偶露。作意猶可矜持。無心殆難針砭。根器不清。承受無地。故謂其未足與議道。他日論好學而先於安飽之無求。正可與此互看。演夫子說。為士的志向已在道上。當是何等樣胸次。乃又羞耻着惡衣惡食。放不下臉來。這樣的人。他心下全不會討受用。且慢與他商量。商王師濟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兩志字何別。抑仁與道惡與耻。不可以例論耶。方如騏曰。志只一樣。仁與道須有分別。道字還寬說得。仁則便屬在心體上矣。方士亮曰。惡與耻亦大不同。耻是自己懷慚。而惡則未免蓄害物之意。答曰。字義說來都是。但看書須體會語氣。他自有了語。有不了語。看苟志於仁矣。矣字。便是了語。其志仁何等着力。士

志於道是不了語。只好逗斷直到耻惡衣惡食者字方了。則意思還卸着下面去。上邊志於道。便是不着力。兩下語氣原自不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齊韻適從也莫無也左傳欬之廣莫

測之於天下說得最開廣。隨着將他身子放在那裡。適訓從無適乃心之無所向往也。莫訓無無莫則又非決無向往乃為無適作轉語而脫卸在比義矣。比者兩物相合而無彼此之間也。演天子說君子的人於凡天下憑他甚麼所在沒有個適從的也沒有個不適從的。只是應該的義便與他比合做一處。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六

商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測懷者懷抱。即詩所謂有女懷春。眠思夢想都在這上面。直形容他精神情狀出來。德是理之得於心者。土是身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惟恐做犯法的事。惠是恩惠。小人愛之以德反不喜歡。只指望些恩惠到他便好。懷刑句按孟師尹解。

演夫子說人的懷念各不同。君子常念着居心的德。小人常念着安身的土。君子常念着公法的刑。小人常念着私恩的惠。從他注念處便是他人品路頭了。

商孟師尹問懷刑有謂是先民典刑不知此意已該於懷德內

而懷刑只宜從刑罰上說。人只見士大夫少有權於法者。以為刑罰非所以論君子。不知只是罰不及耳。不是不犯。如今做官的除俸薪外。少取分毫。及問人罪名。少有不當。皆有應坐之條。就是做秀才的。能一一守得。四碑上約束者有幾。要通身不犯着刑。亦是難事。若君子豈肯犯而倖免。只宜以刑罰解為當。答曰。此最說得痛快。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如字讀

測放者放將開去。見得思義。便有個堤防拘束着。今放縱於利而行。凡有便宜所在。都要估盡。則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必定多怨。多字本放字來。利多故怨亦多。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七

商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測禮者尊卑上下之體。為國自是廢不得。但禮是虛套。其中必有個遜讓。心下自不肯僭越的意思。禮讓二字雖連讀。却重在讓字。謂把那禮的讓去為國。為國不是治國。是教國人俱各遜讓。遜讓原是易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的讓去為國。是以驕亢之心。行遜讓之禮。其奈此禮何。如此講。則上下直相呼應。不必再補轉為國了。

「演夫子說人若會得把禮的讓去爲國。我這樣讓教人也這樣讓相讓原是易事。何難之有。」果會把禮的讓去爲國。禮只是個硬套。怎奈那禮何。

商吳應旻問夫子於禮讓下。而用爲國字。則爲國之意。亦自不輕。況聖人說話。常有意在言外。不必補綴者。卽在治國上講。而於如禮何下。不補綴。何如。答曰。語氣有原不了者。固不必補綴。但爲國與治國字義。實不同。治則須要化成。而爲則止於作使。以爲字竟貼禮上。自覺直截。○史孝蒙問。讓卽是禮之本否。答曰。禮之本是立於禮前者。讓乃與禮一片生的。分不得前後。曰。然則讓卽似和。曰是。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八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測得位方能行道。知己方能信我。君子以經世爲心。名位亦何可少。所以不當患的緣故。全在下二句。蓋位不是得官做便了。做官時。政事民物。待理於我。若沒識見。沒執持。則前後左右。傍徨無措。毀譽利害。皆能動搖。如何立得腳跟定。惟患所以立。則得位固可展布。不得位亦自有可用之實。無位何須患他。已知不只是曉得我。便了。既知時。必要試驗我好處。若沒學問。後才能將甚麼與他知。反不若人不知時。還可開修漸造。求爲可知。則人知固可自見。卽人不知。其可知之具自在。何須患莫己知。兩所患。正是兩不患的主意。」

「演夫子說。人不愁沒爵位。只愁所以立位的。要預辦。不愁沒人知道。只求我的本事。可待人知道得。」

面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測曾子平日三省其身。原從忠恕上做。但平時隨事用功。而未必能融會爲一。故夫子以隱語發其悟。參乎一呼。猛然喚醒他來。說天下事物。有許多紛縷。我的道理。只是一件。盡數貫通。將去。一貫。或指心。或指理。亦近。似但夫子口中。政不要說破。待他將自己所得處來印證。譬如射覆者。置一物於覆中。教人猜。那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九

曾經放過的。便心下明了。其餘的人。政不知甚麼東西。及至拿將出來。却只是眼前物事。……上女曼的人。夫子叫聲猜。就曉得了。直應曰。唯。蓋恍然悟此道原是平時日用。但未知其貫通之妙。而今得之也。信口答應。更無疑礙。其餘門弟子不能知。於是待夫子出後。問說何謂也。只道有甚稀奇。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尋常道理。忠者。中心恕者。如心。中和一致。而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忠恕原無處不貫。而已矣者。只這一樣。事無別樣。是極熟手語。這忠恕。在他行爲學者。一貫。在安行爲聖人。一貫。安勉雖異。而一貫實非有兩。然曾子平日功夫。在忠恕上做。故所貫亦從忠恕證入。若千古聖賢各提一宗旨。亦無

在不可貫通

顏夫子喚曾子說參乎你曉得麼我的道只是把一件貫通將去沒有許多樣的曾子心下陡然驚覺此是說唯夫子出去後門人疑這話古怪問曾子說一貫怎麼解曾子說夫子的道有甚稀奇只是那忠恕一片心廡便了更沒有別樣

商熊飛問一貫語還是悟處傳心還是迷時指點如迷時指點何能便唯如悟處傳心何更作此猜謎語答曰這也都說得據他一呼就會應即是悟處傳心然未便自己道破猶待夫子之呼即是迷時指點○陳曰候問曾子問一貫後不云吾道猶云夫子之道豈道專屬夫子學道者不敢自任乎答曰此是近日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一

奎子話蓋誤認前輩論文於虛字着精神之故不知所謂虛字者正於閑字裡見處相其神情若執定沒緊要字眼扭捏則將虛作實不免更增一重魔障○劉邦彥問忠恕與一貫還是一是兩如兩樣則曾子豈認以忠恕誣門人如一樣則曾子用多少苦功夫得聞門人何問之易答曰在曾子看是一樣在別人還是兩樣曰夫子只說一曾子說忠恕却是兩個了曰難道只要數字不成王昂曰先儒云無忠做恕不出則忠恕縱非兩物却有前後若一貫本無前後如何印證得來曰忠恕以所存所發分前後却原只是一心○趙光林問一貫不專屬忠恕更有何物可貫答曰如堯舜之執中文王之敬止顏子之約禮周運

溪之尋孔顏樂處李延平之觀木煖氣象二程之主敬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皆可貫得總之平日在此着力則證悟時亦即在此得力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測喻猶曉也他心下只曉得這件更無他管即同一事在君子看得這裡有個道理在小人看得這裡有個便宜所見亦各各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只曉得個該做的義小人的人只曉得個便宜的利兩下自不相粘帶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一

朱子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同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測見只是偶然看見於偶然看見時便要思齊內省討求實益到自身上

○演夫子說偶然見着賢便心裡思量定要與他一般偶然見着不賢便自心裡省察恐怕與他一般再不把見處一些放空

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測易云幾者動之微幾諫是諫於過之微動不待形迹之著也

惟諫於微處。故父母不從。亦默窺其志。向不待微色發聲。方知又敬者。服勞奉養。愈益小心。不敢違背着他。凡諫人過的。若破面爭執。便再難挽回。故須把過失放下。且順他意思。勞者父母。使我以不堪的事。極其勞苦。我亦只是依順。再沒有嗟怨。如此則自始至終。一味將順。那裡見得是諫。但看大舜遇着父母頑。罵他何曾有一句說父母不是。只是祇載見瞽瞍。變變齋慄。這是又敬不違。即使之完廩浚井。亦只慕着父母。這是勞而不怨。而瞽瞍亦允若。畢竟被舜感化了。這正是善用幾諫的樣子。

演夫子說。事父母遇有過失。只就幾微處諫止他。若見他志向有些不從。便更加恭敬。不要違背他的意思。就是把不堪的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二

勞我。我也只是喜歡。並不嗟怨。慢慢的去感動他。

商薦鳳舉問。有謂不違是不違吾幾諫之初。勞是諫得委曲勤勞。即照上不違看。答曰。不違與不從相應。親不從我。我不要就違了他。如何是不違自己的諫。至於勞則舜之完廩浚井。分明可證。若人子諫親。就是多費心力。豈得言勞。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測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焉得無遊。明說不遠遊。則非絕不遊。第不遊於遠處耳。遊必有方。即近遊亦必有個方所。總是欲其音問易通。緩急易赴也。遊如問道經商。皆得自繇者。仕宦即聽命於君。然古人多有因養親而乞郡。其為就近可知。

演夫子說父母在日。人子時常牽掛。不到遠處去遊。凡遊必有個方所。使父母好放得心下。

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測父母之年。人子那有不知。只是不在心上。忽畧過了。知則常常醒覺。從年上見得他壽日增。則可喜。見得他年日過。則可懼。喜與懼。若各有所寄。情猶易遣。今喜的即是懼的。兩念合在一處。又要他壽。又怕他壽。真難為情。此形狀人子心事。最為迫切。採柴世英解。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三

演夫子說父母的年紀。人子不可不醒覺也。但一醒覺。一面覺

得他壽長。便把來喜歡。一面覺得他時短。便把來憂懼。

商畢登賢問。時說有謂知父母之年。是察其顏色之盛衰。盛則可喜。衰則可懼。是否。答曰。惟喜懼在一念中交動。心下方難過。若分配顏色之盛衰。則喜自喜。懼自懼。情各有向。殊不見迫切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測耻字。發古人慎言之心。古人言語常不出口。不是不會說。古人說一句。定要行一句。不逮者。行趕不上也。以此為羞耻。故不輕出。若句句行得來。便說又何妨。這不獨與人然。諸相許。講論道學。許品人物。口頭說得好聽。而身子未必能做都。

駐處

〔演〕夫子說古時的人言語不出諸口不是他不曾說話只為羞慚那說話過頭躬行追趕不上也

〔商〕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測〕此是虛冒頭話隨處可該如為學做事皆是約對博有務博的人廣心浩大照管不到便是缺失約則惟事收攝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顧得來自然失處少然博約不並舉只為人莽蕩多失言此以救徒博之病而義未全該故不曰無失而止曰鮮失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四

〔演〕夫子說博約雖難偏廢然單用簡約致取失錯的大槩少了守約終是得便宜

〔商〕郭凝之問約字照約禮及反約等語看約就是要約功夫鮮矣語氣雖從容還是實言其無失答曰約禮必先博文反約必先博學並脫不得博字若單言約是對着博看約博的病痛多務約的病痛少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廣韻訥遲鈍也亦作訥苟子其辨不若其內也

〔測〕訥是將言放在內裏遲鈍而不口快然只是訥言若不敏行便是個畏首畏尾縮頭漢要他何用故下一而字作轉訥而敏於行者又急急去力行也此俱在心上要如此故總貫以訥字

〔演〕夫子說君子的心欲要幾訥於言說的不上緊而却又敏急於行做的要上緊

〔商〕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測〕德是人所同得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故德原是不孤獨的必有鄰乃申說德不孤有德者定有人考德問業於他與之依附就如鄰里一般此即舜之成都成聚孔子之七十子從遊皆可實證非是虛論其理

〔演〕夫子說人所同秉的德原自不孤獨必定有同德的來相助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五

〔商〕陸周行問講德為人所同得似泛論據舊說又似着在有德者身上說答曰本文只有德字故只宜泛論此德然有德之人與此德又豈有兩○張作揖問天下固有信心之士在已無愧而舉世非之者必有鄰似只虛論其理答曰從古有何人如此試舉似一二曰易潛龍不見是而無悶曰仲尼亦是潛龍何嘗無弟子信從無悶只論在己為學的心事而其言非絕無見是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測〕數頻數也或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瑣

之無厭皆

君交友固要和親然亦自有一定界限若至於數則無以是為而反以取厭辱與疏不免了故禮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演子游說事君若頻數君必定褻慢他便羞辱了朋友若頻數友必定嫌憎他便疏遠了自處也須要適可

商孫胤茂問數字以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相證似單指言上答曰看書要以本文為主如所證有忠告等字即當在言上說此數字一無所指則所該自廣曰數字固不專主言然古亦有言之數而死者如龍逢比干韋難道因辱便不該言了曰數只是沒要緊處瑣屑若所關在宗社之大即反覆言之亦不得謂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數○柴世英問朋友昵於親近似容易數若事君如何煩數答

曰後世堂廉萬里親近誠難若春秋時體統未甚隔絕如楚文

王取子求不汝疵取則其君臣之易與可見

論語湖南講 二卷

錢塘葛寅亮 講

錢塘孟師尹 錄

錢塘湯自新 錄

仁和柴世英 錄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何註曰公冶名長縲黑索縲繫也所以拘罪人南容弟子南宮縲

測可妻是論其素行縲紲非罪謂曾係獄而非其自取因有此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一事復為分解不廢免於刑戮看三復白圭似根謹言然亦不必牽合擇配而論其用世之大節是豈為榮身肥家保妻子者乎必論到處家上二子之賢未知孰勝妻以已子及兄子者或兩人才品年齒各有相當未可知

演天子嘗說公冶長的為人能得刑家可以妻得雖曾在縲紲裡還不是他自犯的罪行止算不得有虧於是把已子妻了他天子嘗說南容的為人耶有道必見用不至廢棄那無道也不犯禍免於刑戮用舍都處得停當於是把兄子妻了他

商

此說齊曰觀者最難氣不平和如公冶長一章謂上蔡則謂南容人釋師為人如此則應由南容所求於人者導可也

而不累其家皆可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何註曰。子賤卿子。好不齊。

測子賤治單父。夫子問所以為政。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魯多君子。或即本此。上斯字。指子賤下斯字。指魯君子。玩焉取二字。語氣是以子賤之成德。非魯之多賢。不能而歸重取人意。

演夫子嘗說子賤的人品已成就了。君子哉是這個人。若是魯沒有君子。這個人那裡取法。這君子好朋友真不可少。

面王一虞悶。魯無君子者。二句。時說。雖重子賤能取上。魯多賢不重。答曰。若只重子賤能取。須是說魯雖有君子者。不取焉能。

論語精義

卷之二

成斯方肯。今說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語氣分明。歸重朋友。以是麗澤之功。最為要緊。吳孔嘉曰。下斯字。皆謂指子賤所造的君子。今何以指魯君子。曰。取畢竟是取於人。指子賤君子。則取字說不去。且講語亦覺屬拆。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測器乃是有用之物。瑚璉又是宗廟中所用者。更非凡器。明堂位曰。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

演子貢問說。賜的造就怎麼樣。夫子說。你是個有用的器也。問說是甚麼器。答說。你器不比尋常。是個宗廟中所用。瑚璉的器也。

面沈荪問子賤是君子。必已不器。而子貢尚句於器。豈反以賤下乎。此似難解。答曰。子貢之器。固不如不器。而子賤之君子。未便是不器君子。蓋原有全體之君子。有一節之君子。子貢人品畢竟在子賤上。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何註曰。雍弟子仲弓姓也。

測春秋時。國君多稱不佞。即佞猶不敢承當。可見當時所重在佞。而仁則不知為何物。故或人輕許雍以仁。重病其不佞。禦是談鋒交熾。此往彼來。如禦敵然。給是給付。言不躁衷。只賭口頭答應。當時既重佞。何又屢憎。蓋一時被他說倒。亦道有本事。但

論語精義

卷之二

心中却是不服。仍憎惡他。不知其仁。夫子許諸弟子。俱是如此。凡日月至者。難以直許其仁也。然此意不重。而重在佞之取憎。故再言焉用佞以決之。

演或人說雍的為人。倒有仁德。而沒佞口。夫子說。何須要佞。佞的抵當人。專把個口嘴給付。沒有實意。屢屢為人憎惡。雍的仁雖不曉得。若佞是取憎的。何須要他。

面陸鳴敷問。屢憎於人。人字還指一二正人。若人人心中不服。當時何以重佞。答曰。譬如今教唆詞訟的。說起那個不恨。及至有事在官。只得又去央免他。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何註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

凡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即指佳言。信是信得。這仕過。起頭如何做事業。後來如何結束。一一見得的確。如伊尹莘野三聘。即動堯舜君民之想。末後做來。悉符所言。這方喚作信。後人出仕。其貪饕富貴。因不必論。即建功業。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即壞了事。也不定。此以人之國僥倖者。既如此。謂何反使開仕。想開必有一節之長。如由果求藝。亦足有為。開却不肯自安。說到信上。畢竟要把宇宙事業。算定着數方做。這是何等志向。何等識見。故子論。

演夫子使漆雕開去為仕。必定有一長可用處。開對說。要為仕。須心下度量過。吾於斯仕。果否做得來。還未能自信。他不肯輕為。正是大有作為的志。向夫子因此喜悅。

商余應桂問斯字。既作仕字看。漆雕開畢竟是能信的。不能信的。夫子何以使他仕。答曰。夫子之便。自信他一節已到。開之不能自信。直要求到全體。兩下原不相背。曰。此信雖是信仕。恐究竟還在心性上用功。曰。心性功夫。在未仕前做。乃所以信之。故平時既在心性上用功。則出仕時亦必是心性上作用。故此只據本文就仕說。不必又追論以前功夫。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何註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則夫子不是憤世。因人不用我。便拋了去。蓋其道原以拯濟天

下。今道既不行。拯濟無自舉。世頓遭失所。真是不忍見。聞言不如此。逃之不見。不聞之地也。乘桴浮海。假設之辭。不過是避世。子路是一刀兩段。放得下的。故說從我者。其由。乃子路平日見弗獲佛。矜召便不悅。原要夫子隱去。忽聞此言。適膺素心。不勝歡喜。然夫子濟世的念。如何放得下。雖說要隱去。其實做不來。子路一味勇決。全不將言度量。故謂其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取材者。有取於材度也。

演夫子說。濟世的道不行。怎忍見斯民失所。不如乘桴浮於海。避了去罷。從我的。惟由。最割得下。多分是他。子路聞得。道夫。真要避世。便以為喜。夫子說。由也。說去便去。更不牽帶。好勇過我。然試一度量。果便忍棄得世人。却無所取於材度。

我。然試一度量。果便忍棄得世人。却無所取於材度。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註。說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漆雕開之兵。賦亦弟子公西華。則三子之仁。俱說不知者。蓋由求赤在聖門。雖俱以求仁為宗。但他的功夫。有時提起。有時放下。日月至焉。未能遂定得他。故俱答以不知。賦。謂兵賦。然又稱三子之才。者。因武伯原是有人之柄的。正宜隨才器。使何必舍三子之可知。而索其不可知。

顏孟武伯問說子路是仁的麼。夫子說：這是他心裡裏，我不曉得。又問：夫子說由也、千乘的大國，好教他去治兵賦，一定訓練得來，不曉得他的仁，求也的仁，何如？夫子說：求也，千室的大邑，百乘的大家，好教他去做宰，一定總理得來，不曉得他的仁，赤也的仁，何如？夫子說：赤也，束帶立在朝廷上，真是個儀表，好教他與賓客言語，一定動得人來，不曉得他的仁。

商湯自新問武伯止問三子之仁，何爲夫子及各舉其才以告？答曰：此正是夫子仁天下處。蓋世間必待仁人而用之，寧有幾人？究竟整頓不來了，惟隨人所長，使之濟世湊合，將來便庶幾成德，而仁覆天下矣。惜乎當事者不解其意。

論語南講

卷之二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在後世看顏子，因夫子有許多稱贊，皆知愈於子貢。若當時則顏子如愚，深潛不露，而子貢聰明外見，且有謂賢於仲尼者。何況顏子？故夫子以執愈令其自己較勘。乃子貢一聞此言，不勝退屈，將兩下見地一一證明，聞是外邊觸發，聞一賜聞一，聞處原無多寡，知是心中證悟。知十乃數之盡頭，即是一貫。知二乃數之對待，止於桂測，此便是小悟、大悟之別。總以發明何敢望回之意，夫學者少負聰明，便將人不看，在眼裡一味勝心，浮氣籠罩人上，如何見得自己短處？可有進步？今子貢一較量，

聞卒然驚愧，把平時勝心浮氣水消云釋，其返推測之聰明，歸德性之證悟，亦卽在此。爽然若失，時不必更推進一步矣。故夫子卽就其言而玩味之，說個弗如，復申其言而以已卽可之。說個吾與女弗如，總是再三有味，何敢望回一語，而以退機爲進機，政夫子鉗錘之妙用也。

夫子嘗對子貢說：你與回都是吾門高弟，還是那個更勝些？子貢吃驚對說：賜怎麼敢望回？回聽得一件，就從頭徹尾曉得十件，賜聽得一件，只因此推彼，曉得兩件，差得多哩。夫子說：你與回原來這等懸絕，弗如也。你肯恁地虛心，你道是自家不濟處，我正道是你的進處，我却與你這弗如也。

論語南講

卷之二

商孟師尹問：夫子與賜弗如，時說擬議紛紛，似不若只照本文口氣，而不必求其所以然處。何如？答曰：此是論口氣，但主意自要討個分曉。時說云：何曰「一說聞一卽一貫之一，子貢識此故與之曰：子貢自謂不如回，單在知十知二處辨別。若以聞一爲一貫，則子貢與回一樣開，安見其弗如？曰：一說一二與十，還在識見多寡上較。夫子欲其去了識見，因就其言及跌之，謂知二不如知十，倒是好處，故與其弗如。曰：此識見爲耳聞乎？爲心知乎？若耳聞，則聞一賜聞一，並不曾比回多聞了些，如何寬他要多若心知，則正是反耳聞而歸心悟，十與二乃所悟之有偏全，非真有十件兩件也。難道悟得全的不好，倒要悟得欠缺些。

不成曰一說吾與女謂夫子與子貢都不如他曰此言殊無謂
相知師弟何爲作此虛遜語曰一說不就外所聞者較多寡而
就心所知者較多寡正是畧聞見而歸德性故與其弗如曰此
解知十知二得之矣但於弗如未貼蓋知十知二原以解上何
敢望回之旨不若以弗如直應何敢望回而知十知二畧聞見
而歸德性亦自該於其中覺更貼切曰以子貢能退讓便與其
弗如雖語意極貼似無甚意味曰看書只要相肖正不必深求
世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媛媛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而長見笑
於大方者偏在學問中人虛衷善下亦豈易得○徐時泰問子
貢語中原無弗如字面則弗如也即照舊所云你真個不如他
書湖南講

似安答曰何敢望回即是說弗如字眼雖殊而語義則一

學子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議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子與改是○註疏曰朽腐也雕琢刻畫也朽鏝也泥塗也

測以朽木糞牆畫寢意已盡矣想宰予平日或能以勤學自
許者故復更端而爲聽言觀行之說夫子未嘗失眠於始亦未
嘗改過於終言此特以痛警之耳

演宰予當畫的時候寢臥夫子說世間惟那朽木不可雕刻也
糞土的牆不可朽飾也今宰予就是朽木糞牆何所用其誅求
夫子既責了他又復說始初我於人也聽他的言即便信他的

行如今我於人也聽他的言又要觀他的行這是謂何○年因宰
予行不照言毀了這方法

商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耶疏曰申
剛剛與勇異勇是作用之發舒剛乃本體之堅定辟如一物火
燒不燃水浸不爛刀斫不入鎚擊不碎真是無可奈何得他世
人心體若此便是不淫不移不屈的體段乃可擔當世道負荷
乾坤夫子所以思見慾者心之所欲凡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不
拘那一件要着他的便被他牽得鼻去壓得頭低只得跟了他
轉動誰不自要主張實是沒奈何處故謂之焉得此與剛正冰
炭相反

書湖南講

卷之二

演夫子說剛的人最是堅硬吾從來不曾得見或人對說申根
便是夫子說根也的人他心上還有欲既被牽帶怎麼剛硬得
來

商曹泰續問有說人心無物常伸今爲慾所提即此已極柔靡
不必說到發見於理較細答曰已發未發原有分別那未發只
在念頭上慾便是他念頭這裡軟了如何硬得起若到發見處
則有真剛偽剛之辨然意氣雖或激昂既是假的却作不得佳
曰看來根定是假的曰那便見得他假人也有真心要剛只是
心上還有一二割不下他剛的所在固多自動他不得若中着

那一竅割不下處却又不知不覺被引了去同一節而壞其全體則有之非可以一念之微而謂他念之皆偽也。○方之濬問張橫浦誦論語云理欲何妨自並行只因欲下却添心謂此慾字有心故不好答曰還問他所欲的是甚麼若是私雖無心也是夢覓顛倒若是公雖有心也是強恕行仁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測〕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樣總之是恕蓋所求未能夫子猶以爲歉子貢如何便能到得但就恕之中自有安勉不同在安然的無念不與人相通若勉強的念頭簡點到處亦能推之

論語精義

卷之二

於人一念不到不覺忽生間隔子貢只是強恕的念頭雖要如此未必能念念如此故夫子以非爾所及喚醒之正使之反躬自簡而膏懷不及之恐也

〔演〕子貢說我不要人加與我的所在我也要將心比量不去再加與人夫子說賜也這個還不是你到得的

商王光濟問不欲無加固是恕之事但不知恕與仁還是一是

二答曰恕出於自然者是仁恕出於勉然者是求仁○賀

懋謙問夫子云非爾所及豈不欲無加子貢自家曉得不能而故爲此空談答曰看一欲字子貢亦正謂心下要如此原不說就能得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測〕文章是文彩之成章凡一身威儀六經刪述皆是性是人心所具之性天道是上天所運行之道聞者外來之觸發感而忽過那便能心下理會得文章不定是說的倒可得聞言性與天道却是說了倒不可得聞這分明謂道在心悟不在言傳也此性與天道既說不可得聞不必訓解明白文章雖即性與天道之著見然既兩邊說開正要彼此相形亦不必附會爲一

論語精義

卷之二

〔演〕子貢說夫子做出的文章倒是好聽聞得的夫子所講說那人的性與天道的道倒是不好聽聞得的學者却作如何理會商曹觀文問一說文章夫子常言故可聞性與天道夫子不常言故不可得聞以得聞屬之言以不得聞屬之罕言似於聞字好體貼答曰爲貼一聞字將夫子之文章上無言字的要添一言字言性與天道上有言字的又要畧了言字加以罕字增減原文是何道理且非獨此也子貢妙悟正在不言的倒可聞言的倒不可聞須索理會若泥定以言配聞則可得聞與不可得聞全繇夫子之言不言於學者更無關涉矣是豈子貢立言之旨柴世某曰文章既是威儀豈盡無言且本文亦未嘗有不字曰以下文言性與天道言字照起看則文章上不用言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淵禾之能行緊項有聞乃一時纔聞而未及卽行也惟恐有聞是恐復有所聞而不及竝行正形狀他急行的心事

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何註曰文子衛大夫孔圉

測孔文子有逐疾妻遺之事。子貢此問。或亦有不滿意。夫子取人。只有一節之善便了。不論其全體。敏字提起。不耻與好字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下問與學字對。總應上敏字。敏是見得早。做得快。似乎不消學問。他却不以資稟自恃。好學。凡嘉言善行所在。都去做效。不耻下問。凡在我下者。亦去問他。不以爲愧。這便是彬彬博雅。有文采的人。說法原有勤學好問爲文。是以謂之文。文子學問不必合道。只能於經國畱心便是。

漢子貢問說孔文子人品怎麼喚做文。夫子說他自己的資性本是敏捷却又喜歡去爲學不羞耻問在下的人這樣有學問與謚法正合因此就喚他做文了。

商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何註曰子產鄰大大公孫僑○左傳鄭人游於
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
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又上傷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偷民從而與之秦傷
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雖君用鮮絮給而巳子張
怒退而徵殺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從政一年與人誦之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測君子之道四特舉其大端要之細行亦卽該於其內矣他生

平行事如勿毀鄉校之類。謂善者師而不善者改。何等謙已下人。這是行己之恭。歷事四朝。外有晉楚侵陵。內有強家僭倖。他周旋其間。真可謂鞠躬盡瘁。這是事君之敬。觀輿人所誦如教子弟殖田疇。民皆安居樂業。這是養民之惠。因鄭俗淫奢。如褚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衣冠伍田疇使之截然有制這是使民之義子產事難勝述借此畧一相証要不必盡拘

演夫子嘗說子產有君子的道理四樣他行在自己有小心的恭奉事君上有尊禮的敬撫養百姓有加恩的惠役使百姓有合宜的義好處真數不盡

商

○何註曰平仲養大夫晏嬰

測

演天子說晏平仲最會與人相交。他交到長久時。容易怠慢。却仍舊是敬重的。

商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何註曰文仲魯大夫也蔡山名也節頭斗拱也藻水草名蔡山知注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書藻於稅也

〔測〕左傳國有守龜其何事不卜藏龜未常不是但作室而刻山畫藻過於華靡似覺無謂因其平素有智名故以何如其知盤詰之口氣要說得渾融

〔演〕天子說臧文仲是個有見識的人他居那蔡龜刻山形在斗拱上畫水草在短柱上這等華麗是甚麼樣的見識我為他解說不來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十四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宋註曰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闕名設於齊崔子齊大夫名崔杼齊君公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邢駭曰古以四馬共駕一事四謂四匹為乘十乘四匹也

〔測〕忠至於喜愠不形清至於屢遷不顧亦非勉強所能人固有資性學力之近一善偏長者要只算是獨行之士蓋以四德律之子文之忠當是致身之義文子之清當是見幾之智若仁則須根不忍之心來必以生平本念堅觀方可定得故謂未知焉

得仁乃是我未曾曉得他生平難定其為仁也此即與不知其仁一樣

〔演〕子張問說令尹子文三次做官為令尹也沒有喜歡的顏色三次罷了也沒有鬱悶的顏色舊令尹做過的政事定把去轉告新令尹這個人品怎麼樣夫子說他一心為國全不把官爵放在念頭上是忠的了曰也算得仁麼曰這只是一節他的生平本念尚未曉得怎麼就定得是仁又問說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四十四他棄了這富去之到別一邦便說這人正像吾國大夫崔子去之到別一邦又說這人正像吾國大夫崔子去之這個人品怎麼樣夫子說他一心避亂全不把利祿放在念頭上是清的了曰也算得仁麼曰這只是一節他的生平本念尚未曉得怎麼就定得是仁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十五

〔商〕葉世埏問忠清與仁如箕子比干之忠夫子云殷有三仁如伯夷叔齊之清云求仁得仁謂何子文文子獨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答曰夫子論仁原有偏至之仁乃分四德之一者如管子能禦亂止殺有功於世亦稱其仁何況箕子比干夷齊至全體之仁乃統四德而合源於性者如顏子亦止許其三月不違何況子文文子曰如子文文子身上何故以全體之仁律他箕子比干輩却又輕許也曰箕子比干輩雖以忠清然一是不忍民社之淪亡一是不忍父子兄弟之悖戾從忠清信得他仁體

論語潮南講

卷之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何註曰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

反不免叢然之病矣所以教之再思

商

魯僖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

松樹徑前湖上耕

卷之一

處故其愚爲不可及

使人還可得到也。他的愚若不會隱藏，便易識破，人不可得到。

也。

商徐長文問：愚不可及，若說爲保身濟君，是以成敗定人品，只他不避艱險，便是難及處。答曰：人臣能忘身殉國者固好，若其自勝以成君，則苦心隱節尤爲難得。故以爲不可及，且以不避艱險言，乃是見義明決處，以愚目之，終恐不肖。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測：夫子思歸，蓋爲道不行於天下，而欲傳之於吾黨。狂字，夫子解作古之狂也，肆是把局面展開，嚶嚶慕古，志意高遠，而簡則瑣屑的事不去做，有脫畧世故之意。成章，如織成一疋錦，狂簡能成就其規模，而有文彩可觀也。但一味高脫，不求穩實，却有

論語南講

卷之二
十八

過中失正處，所以要裁，如一疋錦裁剪來，方成得一件衣服。

演：夫子在陳，因見道不行，歎息說：歸去罷。歸去罷。吾黨的小子狂簡，都規模闊肆，不肯做瑣屑的事，斐然有文采，成一個片段了。只未曉得剪裁的方法，我歸去，那愁沒事得做。

商：黃克彰問：狂簡非中行，何以能成章？答曰：天下人騎兩頭馬的甚多。如讀書者，又要營利；出家者，又要吟詩；逃禪者，又要做官。七上八落不成片段，惟狂簡的一味向在廣大高明一邊，更無卑瑣夾雜，便已成了片段，故謂之成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註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測：夫子見世之嫉惡者，成心難化，故把一個嫉惡極嚴的來做個

樣子。伯夷叔齊，他看人只當下一念，好就好了，再不追念他的舊惡，當之者真如虛舟之觸，飄瓦之投，那有怨他之理。

演：夫子說：伯夷叔齊是個極惡惡的人，然却只論眼前，不記念那舊時的惡事，便有怨他的，也都能相諒，就因此希少了。

商

子曰：執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那說曰：醢，醢也。諸之也。

測：世人於大利大害處，再不肯爲人周旋，偏是沒緊要所在，於人不必益，於己不必損，如乞醢之類者，最會揩抹人。此只是陪奉世情的套子，而世反以爲美事，在卑卑隨俗者不足道，素以直名如微生高，而亦爲此，便可詫異。蓋就其極沒要緊處，亦自

論語南講

卷之二
十九

與生平大節，解說不去，以冷語點破世情之難脫也，不必因此

一節，就把高生平都說壞。

演：夫子說：那個說微生高直，或人向他乞醢，他自己沒有轉向，却人乞了與他，他也是會周旋世情的。

商：徐尚仁問：此是觀人於所忽，小者不知不覺露出破綻，則大處盡屬矯激可知。或微生高還是好名賣直之流？答曰：一醢之與其微，便轉討些與他，那裡人便稱贊，執此斷其好名，恐覺太甚。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如字。註：左丘明，魯太史，足恭者，便足恭也。註：左丘明，魯太史，足恭者，便

淵此兩種人深情厚貌欺世盜名之流世人都被他情過方以爲好故說個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見能耻者世不多見也是恭者以足爲恭巧令恭俱非不善字而巧在言令在色恭在足則皆外飾而不發於辭裏矣這與其工象恭滔天鄉愿闊然媚世一類舉世以謙德目之者也交友有怨即宜明白說破可解則解不可解則告絕今心本怨恨乃藏匿過了外邊依前交好這也未必爲報復不過謂既與之友而中道棄捐人必議我爲薄只得包含將去舉世以厚道目之者也兩耻之因他藏頭蓋面心事不好拿與人看如穿窬之盜惟恐人知故謂其可耻

演夫子說有一種人巧利着言語令善者顏色足上行得恭敬

他心事只要哄人喜我世間都道他有謙德惟獨左丘明羞耻他丘也羞耻他有一種人藏匿過了怨恨仍去相交那人他心事只要哄人相好世間都道他有厚道惟獨左丘明羞耻他丘也羞耻他

商施惟中間巧令足恭只是工於諂媚即匿怨而友亦或有所求而隱忍俱鄙賤齷齪之流故夫子以耻激動他未必有要名之念答曰此等人誰不曉得耻他謂何獨說丘明與丘惟能耻者獨丘明與丘故知世人皆被其欺而爲盜名之輩也湯自新曰如此則可惡何以耻言曰今人說起人做賊必以爲羞耻盜名者亦然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淵聖賢分量自是大小不同不必較量世人待朋友只是不交財便好若些小利害相涉未免頭紅面赤湯了和氣乃至車馬輕裘與朋友共直到敝了亦無憾心無憾者絕不動念如不知覺的一般此其氣概何等洒落善是有能於已勞是有功於人伐乃誇能以已之善形資人之不善施乃施張有好处到人要賣弄開來善勞本是好的無伐無施併善勞都渾化了此其心體何等空洞老安友信少懷當下固可得若果盡時必須得

位行道經制大備老者使之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信則在朝同寅協恭在列國講信修睦在閭里相親相息懷則不饑不寒進子弟之俊秀者而教之膠庠使天下人人得所方是安信懷盡處夫子有此志平居所值雖無不自盡然能與之以教不能與之以養即教亦能及其信向者不能及其棄絕者本心如何得遂止抱此志以待時而已非因無一願字便當下可不安排也

演顏淵季路侍立在傍夫子說何不各人言你們的志向子路就對說願把那車馬所衣的輕裘與朋友相共直到敝壞了全無抱憾不把財物放在念上顏淵對說願無誇伐在我的賢者

無施張爲人的勤勞不把好事放在念上。子路因問說願聞夫子的志。夫子說我要年高的老者安適他。相交的朋友孚信他。年幼的少者懷保他。使人人得所便了。

仲震問時說夫子之志無待。二子之志有待。是否。答曰。若說二子有待。則寸絲粒米朋友可共。何必裘馬。編橋渡蟻。皆爲陰陽。善勞寧必在大。安見顏子子路之有待。若說夫子無待。則春秋列國紛爭。夫子無號令之權。眼見殺人如草薶。如何能使天老幼朋友舉得其所。又安見夫子之無待。此真空頭學究。曰然則若何。曰隨分自盡。則俱無待。滿足其量。則俱有待。此理乞人亦可行得。帝王未必了得。○徐道立問。老安友信少懷還。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二十二

似隨時隨地可行。不說願字。正見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答曰。不願外之願。比作這個願字。難道夫子云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子又未得位。這都是願外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則有過自見。雖亦難得。猶或有之。至於見過而能內自訟。則如仇家構覺。費盡心力。不勝不休。此等人更不易得。故有絕望之嘆。然此必顏子已沒之後也。

蘧夫子說。我一向望人改過。如今罷了。我未曾見世間有能見了過失。心內自家爭訟。決不肯容過的人。

商賈之坤問。內自訟。如子路人告之有過。則立。難道空空喜歡。疑亦是內自訟的。答曰。子路所難者。倒是見過。故夫子毋以知誨之。然如子路。亦聖門所少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測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則忠信便是學。謂何又須好學。這點忠信的心。煞是怪異。不去操練他。不過是個不調說。不扯虛頭的。老實漢。鄉村愚夫愚婦。何常少來。若去操練他。到至誠田地。便可盡性而發。而學正所以操練之也。或單提此念。不令放下。或以聞見觸發。務令擴充。皆所以爲學者。然說個十室必有。似尚有不要忠信之人。此蓋爲習氣障重。真心不能呈露。其實本體無人。不具者。夫子平日他事皆不肯承當。獨好學屬之人。爲故每以之自認。益欲人之各各淬勵耳。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二十三

演夫子說。十室的小邑。必定有真心不沒。忠信像丘的人。但只是不肯把這忠信。去鍛鍊成就。像丘這等喜歡爲學也。丘也只得這些勤緊。有甚麼強過人。

商崇世基問。忠信與有恒。似無別。一則十室必有一則舉世難見。敢問其所以異。湯自循曰。有恒是久久之忠信。忠信未必自少至老。永不變易。故須要好學。答曰。是。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家語曰君子南面聽信○說先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測南面即下臨民之義謂可用仕而臨民也仲弓知夫子許已在簡見子桑亦能脫畧世故而心不然而故舉以相質可也簡亦謂其可居南面蓋清淨無為較之煩苛多事者猶差勝耳而仲弓則深疑其簡之不同故不容無辨居是身之所處行乃施行出來居敬者他自己原非放厥事凡民情利弊政事原委俱一心去料理過及行到政上方從簡畧不為多事蓋居敬的人心下精明便簡也斟酌得停當既無煩苛之擾亦無荒淫之失

論語南南

卷之二十四

不亦可乎正應轉前面可也可字居簡者自己原只要省事及至行時又不立一法不創一制一味與民休息此亦不是偷安怠荒者正如後世用黃老之術而治尚清淨然於帝王經世之法有間終不免疎失故以為太簡耳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直於所居處論簡正辨得確當故夫子復然其言

演天子說雍也為人可使他南面居官仲弓因問子桑伯子夫子說伯子亦可使南面他能簡者仲弓說簡有不同若是居身能敬原不敢慢事而行政纔簡更不去多事以這樣臨蒞百姓百姓都照樣得到不也是可的麼若是居身先簡原不肯做事而行政又簡絕不去做事這無乃太簡了些麼夫子說雍也

直究到居的所在一邊果然妥貼一邊果然過當最說得是

簡楊初復問行簡有謂擇重大事做其餘細小的剩下了是否答曰周官法度極為詳密那有可剩下了者事不論大小只論該行舉事合乎肯綮合乎機宜或用人分治而我不勞或相時度勢而民不拂無三令五申朝更夕改之擾便恰如無事一般只看如今用心做官的衙門置閣文書填積件件打發不開即此可見煩簡之辨○胡承明問居簡行簡何謂非偷安怠荒答曰怠荒的他只簡了政事何嘗不苛於誅求煩於供奉那會簡得此當如曹參師蓋公黃老之言一遵蕭何約束日飲醇酒而不事事者

論語南南

卷之二十四

雖未幾卒起七國之變不能如周公之赤鳥几几制禮作樂以開太平而漢治亦幾小康其簡非絕無足取者矣

張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測不遷怒貳過正是克己之學遷者移往也如怒這一人在此時怒他時便不然因此事怒他事便不然再不遷移開去貳者兩次也始初無心偶失隨即更改永不重犯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

演哀公問說衆弟子中那一個為好學孔子對說有顏回這個人是好學的他的怒當下就消釋再不遷移到別處他的過當

下就改除。再不重複做兩遭。是這等用功克己。不幸短命死了。如今弟子中沒有。自從顏回死後。再不聞有好學的人。

商曰。佳問。時說過。怒不待形見在外。只心裡變動。便自心裡消除。最說得細。答曰。如此反說粗了。曰。一切作用。皆從心起。謂何在心上說反粗。曰。無心之謂過。若從心起。即謂之惡矣。可以過言乎。曰。看後章三月不違仁。則三月後一念稍間。也是心上的過。曰。一念稍間。亦是無心之失。既無心。即謂之非心亦可。○徐元朗問。不遷怒。謂不將心遷到怒上。註云。怒甲移乙。恐說得太甚。答曰。若謂怒這人。移到那人。誠無此理。怒只是怒這一個人。然前已怒過。向後再見他。舉止言動。及所做之事。未免觸起。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煩懣。能於此毫無所動。便是成心盡化之人。夫豈易得。夫子云。不遷怒。止謂不遷其所怒耳。不必又加上心不遷也。○魏士準問。王龍溪謂顏子心嘗止。故能不遷。心常一。故能不貳。此說何如。答曰。若本文云。不遷心。不貳心。即依此說誠妙。今既說不遷怒。不貳過。如何裝一心字。換却本文過怒字。曰。龍溪此說是言其所以然。曰。節以所以然言。亦未是。若果能常止常一。則已是聖人矣。顏子不遷不貳。分明還有過怒在。怎便到得。曰。為此言者。只爲恐將顏子看低。曰。顏子品格之高。何待言。只爲無年早夭。故學聖人而未達一間。此二語。正是他學問真面目。豈知如夫子。其言猶有未當。而必待後人之補觀也。○李明處曰。有

說不遷。或在得手之後。有以在做功夫之時。看來做功夫時如此。則得手時亦如此。似無兩極。答曰。用功時吃力些。得手時輕便些。其實無兩。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何註曰。原思。弟子。原憲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淵辭與並記。以見夫子用財之宜。一是不當與。而與。以周急不繼富解之。一是不當辭而辭。以與爾鄰里鄉黨通之。此猶是第二義。若論第一義。弟之於師。有服勤之誼。原不必與。君之於臣。有養廉之典。原不必辭。然夫子何故不直說破。必遷就其語。只因冉子爲朋友母請粟。是一片熱心。遠說不當與。冉子心下終難忍。然且弟子中萬一有貧窮的。執爲定例。便不通融。惟說赤家自富。不須繼他。冉求纔放得心下。原憲是狷介的人。彼看身外皆爲長物。粟至九百。窮措大塞破屋子矣。無所取用。反覺障眼。若把來周鄰里鄉黨。豈特九百。便千萬也不嫌多。原憲方纔放得心下。總之不律以理之所制。而通以情之所安。乃聖人化裁。二子妙處。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文氣一句讀。即冉乃太簡乎一例。

○記者記說。子華爲夫子出使到齊國去。冉子爲他母親請養

時、夫子是不該與的。夫子不直道破，但說與他益。子儀少許，夫子說與他庚。冉子還嫌少，私下與他粟五秉。夫子曉得了，說亦到齊去，乘坐着肥馬，衣著着輕裘，他家裡原不食，我聞得君子只周濟那急迫的，不去繼續那富足的。記者又記說原思嘗爲宰，與他俸祿的粟九百，他嫌多，推辭不受。這本是不該辭的。夫子也不直道破，但說你道粟多沒用處，毋乃以與爾鄰里鄉黨將去助了人麼？

〔問〕鄭尚友問，原思是狷介的人，不輕取者，亦不輕與。若先自取，又與人，愈不肯做矣。夫子即要開他與人之法，必先破他不取之非，故下一母字，直是斷斷不可辭者。至於與爾鄰里鄉黨，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屬未義，即一乎字似亦可見。答曰：子看原思的辭，還是爲粟不該受故，還是爲自己淡泊要他沒用故？曰：自然是爲粟無用。曰：如此則教他與鄰里鄉黨不有用了。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何註曰：犁，雜文騂，赤也。程子曰：始角也可用時也。

〔問〕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故夫子爲此言，謂人品不以類拘也。山川不舍，非是自來取用，只舍了他，便沒有可祭祀得的，即是山川不舍了。

夫子嘗私論仲弓說：雜色的牛，生出子來有赤色的騂，且有始生的角，正是可用爲祭祀的人，難道他母牛不好，安不用山

用其貴金棄了德麼？

〔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問〕仁字，夫子不曾明下註腳，即就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可互見到。一日克復，心與仁打成一片，方能絕無離合。顏子正做克復工夫，雖極專篤，到三月之久，未免念頭畧有走漏，但他一提便醒，如電光石火之過，仍是不違時候多。三月，只稱其能久，不違者，心與仁相合而不悖違也。至乃心至到仁上，日，至者，每日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時。月至者，每月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日。方其至時，本體依然直露，但此心操存不定，而未免昏散乘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二

耳。聖門提仁爲宗，故諸弟子皆務求仁。如顏子則克復，仲弓則敬恕，司馬牛則訥言，即所教之不同，而亦可見其機緣之異，今將回與其餘並較，正欲策勵諸子之意耳。

〔問〕天子說吾門弟子都要求仁，唯獨回也。他的心最會操鍊，與仁幾乎打做一個，到三月長久，更不違背着仁，其餘便放逸時多，只好每日每月到這仁上便了，怎比得回這般長久。

〔問〕更秉古問：心之與仁，還是一是兩？答曰：是一亦是兩。譬之心是火，仁是火之煖處，有此火，自有此煖，原可以燥一切物，禦一切寒。若置此火於深灰之下，則煖不得透，便與沒生機的心一般。甚至投此火於寒水之中，則煖性盡滅，一時陰慘，便與極殘

賊的心一般。此可知仁與心之別。○詹時雨問。三月既不違。三月後亦未必違矣。夫子止贊他能久。不必又說到違處也。答曰。口氣固然。若究其實。則夫子果道他到底不違。何不說無終。食違仁。無終身違仁。而止言三月。蓋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分明還有不善與過。只是他隨斷隨續。簡點得快耳。無心偶錯。隨即簡點。正如日月之食。何傷本體。過此即從心不踰矣。此亦似於顏子無損。而不必曲為遮護。使聖人大賢心境反混。而無別也。○江學海問。諸子與顏子既有久暫之異。則恐所至與不違境界亦必有異。如同一同觀月。顏子在空處看。其餘止從隙中見之耳。答曰。是看月微有不同。然月體亦非有兩。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一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朱註曰。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能。

○有一節之長。便足從政。不必求全。乃夫子器使之法。

○演季康子問說。仲由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由也的人果敢。會得斷事。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說。賜也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賜也的人通達。會得應變。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說。求也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求也的人藝能。會得理繁。於從政乎。何難之有。

○商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朱註曰。閔子騫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各在齊南境上。

○演夫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由求俱仕其門。不以為非。閔子騫之不欲仕。或別有主意。未必是不欲臣季氏。對使者說話。志甚決而詞甚婉。真有道氣象在汶上。則已適齊。非季氏召命所及也。

○演季氏遣人來。要使閔子騫為費邑的宰。閔子騫說。煩使者好。好為我回覆。倘回覆不倒。有再來召我的。我這裡不敢安身。必定在汶上去了。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一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何註曰。伯牛弟子冉耕。牛有惡疾。不欲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演斯人。乃論其生平。不止謹疾一節。

○演伯牛有疾病。夫子去問他。從窓牖裡執他的手。嘆說。看這病勢。必喪亡了。是有生的命矣夫。這樣人也。而有這樣疾也。這樣人也。而有這樣疾也。如何人事料得到。

○商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如字讀。○註疏曰。簞。竹器。瓢。瓢也。

○演居食人之常情。顏子何以獨異。蓋常人心事。單在境上。不樂。

所以居食非陋。便難忍耐。至於不堪其憂。顏子心事。自別有用處。單瓢陋巷。都不覺得。中原有的快活。不因此改換。故曰不改其樂。樂如無言不悅。欲罷不能便是。

演夫子說賢哉人品不凡。是箇人也。這個人。他一簞的食。一瓢的飲。居處在陋巷裡。人都不堪其憂愁。回也不因此改換了他的快樂。真是賢哉。回也。這箇人。

商王師濟問。顏子之樂。究竟爲着甚來。答曰。周茂叔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此正學者所當參尋。曰。意人心不爲居食勾引。能得靜定。即是樂。曰。以靜定爲樂。是惡動而好靜。乃二乘之學矣。柴世埏曰。孔顏樂處。分明樂道。昔人謂不是樂道。想說破了。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二

不得力。故將此做個話頭。參曰。是。此在得手後。如孔子即謂非樂道亦可。然且云好學。云好古。尚有學古在。若顏子當日。正用請事功夫。不是樂道。樂甚麼。但口氣中自不宜添入耳。鄭尚友曰。樂是心之本體。聖賢正適得其本體。何必又說到道上。曰。未入化境。則本體上的樂。少不得有所緣。如心緣於利祿者。樂在利祿。心緣於道德者。樂即在道德。柴世埏曰。陽明子謂樂是心之本體。此理竊信不及。蓋論本體。樂者無過嬰孩。謂何嬰孩墮地。不笑倒哭。曰。嬰孩在母腹安適。即是其樂處。忽然墮地。恁般驚恐。怎得不哭。其哭者。正謂失所樂耳。以此推之。今人心下。只是要快樂。求樂而未必得。則憂。拂其樂。則怒。失其樂。則哀。七情

轉展相生。以時爲帝。而總只爲一樂心之樂。如乾之元。元統天而貫乎四德。樂亦統心而貫乎七情。故以樂爲本體。顏子能不以人情之憂奪所樂。其於本體亦庶幾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演中道而廢。是虛擬個力不足的模樣。以破其自畫。非真有用力而不足者。畫者。畫地自限也。

演冉求說。非不喜悅夫子的道。只是心下要做。力量不勾。夫子說力量不勾的。也須着力做看。做到半路。挨不去。只得住足。如今你原不曾做。乃是預先畫住。怎埋怨得力着。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三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演儒乃學道之人。君子是借爲君爲子而有爵者。以位誦德之稱。儒而冠以君子。大儒也。其學必明明德於天下。而以宇宙爲量者。小人乃細民。儒而冠以小人。小儒也。矜名惜簡。硜硜自守。而不以天下爲念者。此兩種人。同謂之儒。俱已在學問中。而其當局量迥別。觀子夏平日。可者與不可者。拒則此實有因病而藥之意。

演夫子對子夏說。你是個儒者。須要做爲着世事的君子儒。不要做爲着自己的小人儒。

商虞宗雖問君子儒既是要爲人何以古之學者又爲已答曰儒是所造之品學是所用之功蓋人品必及人始大功夫不以己不真曰此似乘真僞說方完否則小人而無忌憚猶愿德之賊彼何嘗不以儒自待也曰本文下一女字是針着子夏身上子夏定非作僞者故不必以真僞言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僦之室也○註疏曰武城邑名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亦弟子也朱註曰徑路上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測不由徑不私謂只是細事然觀人正於其細惟這兩件不替便可見是光明正大路上人了

論語講義

卷之四

演子游爲武城邑宰夫子問說女曾得個人了麼子游對說有個澹臺滅明者他行路不走小徑不是爲着公共事未嘗到僦的室來也做人是這等拘方的

商柴紹煌問觀人者須視以觀由察安而子游却在走路上看人不幾忽畧乎答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免失聲於破釜此正是觀由察安之法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疏曰反魯大夫孟之側將功曰代在軍後曰殿策也○左傳奔師伐我及清孟諸子洩帥右師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測戰敗而還則國人方有喪師辱國之也反能掩其殿後之功

是不以已長形人短所以夫子稱之

演夫子說孟之反有功勞能得不誇伐我魯與齊戰敗衆人都爭先奔逃反獨殿在後面到將入國門正是衆人共看時候反却鞭策他的馬說非是我敢在後也乃是馬不進前也倒把功勞不認帳

商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疏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牟駟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黶將盟將長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其私文多不載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宋朝宋之美人而善諂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南子宋女也宋朝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

論語講義

卷之四

測看不有而有文法分明是相反語氣美色還抵不得佞口過蓋舉人情之極好者以形狀奸佞之尤甚也春秋時如列國所尚專在詞令其間說得近理固有而強詞文過者亦多至於戰國蘇張輩立談取卿相流弊遂不可救而當時風已熾矣故夫子深致嘆傷之意

演夫子說人好的是色若沒有祝鮀的佞口而只有宋朝的美色也還當不得事難乎免害於今之世下

商洪天泰問前云佞者屢憎於人此又云非佞難免於世似覺相背答曰看今之世三字分明謂流俗所喜若少有見識的人畢竟惡他二意原不相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測將戶與道並舉是借道路之道來說道理道乃天下之達道人行動少不得要依傍着道理如人出屋子外去定要從門戶過若舍了戶便須鑽穴踰牆舍了道便是荆榛坑塹兩下一樣離不開的乃人於戶不能不由於道獨不由却是何故以為難由與戶之易由一般以為別有可由又與戶之更無別實一般再替他解說不出大可怪異此單要將戶來形道就眼前極易曉的事提醒人道字不必深求

演天子說戶與道都是人由的如今人那個能得出去不由着戶為甚麼獨不由這道也真為他解說不去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九

商張殷甫問既說舍道便行不通謂何不由道的一般也在世上做人答曰人雖不肯由道然其矯情者能假借名義即愚夫愚婦亦有與知與能少不得有些合道處所以還行得去未至全塞若全不由道念念乖張事事悖戾自然人容你不得一刻也行不通可見世上沒有全不由道的然非賢智之過即愚不肖之不及與道不恰好亦總謂之不由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測質是質樸止有尊卑貴賤相接之體段文是文彩相接處又有登降揖遜周旋進反之儀也人若凡事只存大體段一味率真行去把儀文都畧過了這是質勝文便連質也不像個質

裝一物方纔像一物如子路說有是哉子之迂雖他愛師好意却出言粗率不成個弟子體段這不謂之質謂之野了野如村

夫俗子一般若凡事專尚儀文舉止言動裝成個好看套子把體段都掩過了這是文勝質便連文也不像個文蓋裝一物必像一物如為子者見父母深拱大揖做十分虛體面又豈成個兒子模樣這不謂之文謂之史了周官有胥史掌文書但知有載籍而不知其中之事實者文與質再離開不得的彬彬謂文質間雜相和適均這方纔不是野史是個君子君子只照上野史反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九

演天子說質餘若勝過文彩這不算做質便是樸鄙的野人文

彩若勝過質幹這不算做文便是管籍的胥史惟文質都偏勝和得彬彬適均方纔不是野不是史是個君子

商程繼祐問或謂文質彬彬須是七分質三分文非相半適均之謂答曰文質原相離不得譬之樹質是樹之枝幹文是樹之花葉非枝幹無以附麗其花葉非花葉無以表顯其枝幹必兩者俱備方成一株樹三分七分怎麼分派得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測人何以生有知覺方是生的沒知覺便是死的這知覺觸着便醒假如睡夢中聞呼喚不假安排即能答應又如執途之人而問以不相關事是非毫髮不爽此可見人生原是直遂的直

竟與終不相及。曰：食稟有安勉，則進道亦有難易。然曾子終承一貫，豈非以學故？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淵民義是，衆所皆宜，乃天下之通義也。務者，專致力於此。鬼神爲造化之靈，能體物不遺，無時不監臨於我者，真當亦隨亦保，一心敬悚，但世人能敬鬼神者，便要生所求誦耀之心，不知天道遠，人道邇，盡人正所以合天。況鬼神聰明正直，決不因人所求，便生歡喜，所以又要遠。如此，能知人遠之當然，又能知天道之所以然，一徹盡徹，故謂之知。先難，謂始初功夫，最是艱難。

論語精義

卷之二

欲其努力向前，而無退脫也。後獲，謂難的過了，向後方纔有得。欲其耐心守待，而無襲取也。難必指克己，獲必指天下歸仁。乃夫子不明言者，或以樊遲未易承受，姑欲使之徐思耳。此則既有請事之功，又無助長之病，一得永得，故謂之仁。

演樊遲問：知夫子說，專務衆人公共的義，盡了人事，尊敬那體物的鬼神，又不去誦耀，乃遠著。是這樣，方見得透徹好道。是知了問仁，夫子說仁者起先做功夫，最是艱難，不要怕他苦過甜來，向後纔能有得，是這樣，方得得實落好道是仁了。

商施惟誠問：鬼神既爲體物之鬼神，便該須臾不離，何以說既謂遠之？正如朱註所說，不感於鬼神之不可知，似還指媚。

微福爲山川河岳。古往今亡，司禍福之鬼神矣。恐未可以體物言也。答曰：你道體物的鬼神，又是甚麼？曰：自己性命上的。如先

儒所謂太極，曰：你道太極，又是甚麼？曰：因不可名言，故謂太極。曰：畢竟是糊塗話。天地間神生氣，氣生形，凡有形之物，皆神之所爲。在人身則能知覺，能思想，所謂精神之神是也。是即體物之鬼神。而人心之神如此。禍福之神可知矣。鄭尚喟曰：何謂人心之神，便可知禍福之神。曰：生爲正人，沒爲神靈，蓋其生前之精神，不沉錮於物欲，故死而炳朗於天地之間。所謂文王、陸降、蘇帶左右，卽今時奉雲長公極爲靈顯，亦只是其生前精神，不可磨滅耳。司禍福之神，卽人心之神爲之也。而豈有兩物，徐時

論語精義

卷之二

泰曰：人心既自有神，則作善作惡，禍福皆其自取，何爲又有鬼神司之？曰：譬如士子做好文字，自然該中，然畢竟有個主司來中你。世間人作惡，自然該受罰，然畢竟有個官府來罰你。此之神，不期感而無不感，彼之神，不期應而無不應。幽明原是一樣道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也。六經中言鬼神甚詳，豈得一槩抹殺？張作樞曰：體物鬼神是太極，原只一個。今若此，何鬼神之多？將無塞滿天地耶？曰：人心一思想，能遍滿天地，千萬人之心，各各思想，亦各各能遍滿天地。而彼此初不相礙。川中月落，非有來踪，薪盡火傳，寧存去跡，兩在不測，變易無方，可散爲萬，可合爲一，非如形體之有空礙者。此卽教化川流之說，亦

卽予所謂太極也。曰鬼神之理若是其至何以及。言遠曰遠只是去其親媚之心。非去其敬事之實。若果無鬼神。則所謂敬者敬着甚麼。○陸周行問時說以後獲。是不要獲。卽不謀利計功之意。答曰。彼豈以後獲爲獲利乎。欲仁得仁。又焉食。求仁本爲得仁。焉得不獲。但其始初功夫甚難。人若不從難處下手。偶有一念之合。便自認爲欲仁仁至。承當太早。終久是脫空學問。不能得力。必須抖搜精神。把平日好利好名等念。盡行打疊。真如死了一番活轉。骨肉皮毛一齊換過。方纔我與天下合成一片。得得來實落。故先後着。要須審辨。若因後字。便謂不要獲。則大學意誠而后心正。彼也有一後字。豈心亦不要正乎。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則入。寄情最易。俗樂水樂山。是能得清趣的。非有超識定養者。未易領此。故以歸之仁知。蓋先舉其寄情處。以興起之耳。樂謂對之而喜樂也。動則雖閉守幽閑。心體亦常流動。靜則雖紛酬萬感。心體亦常凝靜。乃直指其本體。樂者。活潑之趣。物累還抑他不住。壽者。精神收攝得完固。不爲物欲所衝喪。是又稱許其受用處也。樂水肖其動。樂山肖其靜。動故能樂。靜故能壽。雖意實相承。而語氣却是各開。

渾夫子說。知者喜歡着水。仁者喜歡着山。知者心裡常活動。仁者心裡常凝靜。知者有活潑的樂趣。仁者有凝定的年壽。

討寄情及受用處

問孟師尹問。今人也有好山水的。難道便都是仁知樂世。蓋曰。只怕是假綽趣。連好山水也不真。若真好山水。那一會俗腸定少。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問齊魯之變。不知所指何事。以道字看來。是以先王之禮制律之也。觀仲孫湫謂魯秉周禮。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可見周先王遺制。惟魯獨存。齊則內政寄軍令之類。將初制盡更矣。今齊要變。須把目前制度去下。一番。再把他先王制度舉起。又是一番。故一變未便能至道。纔好到得魯。若魯果用把道制。修舉起來便是。故一變卽可至道。王制之澤。列國皆然。單舉齊言者。不過以一強形一弱耳。

卷之三

渾夫子說。齊雖強。王制不在。若把他政治。更變只好去了。

時制。纔到得魯國。魯雖弱。王制見在。若把他政治一番更變。只舉起便是。徑好到得王道。

商王師齊問。時說謂去齊之伯功。勢必微弱。與魯一般。如病者虛火既退。必至瘦弱。再加調養。方纔如故。是否。答曰。夫子嘗謂苟有用我。其月而可。三年有成。豈有將人強大之國。反變作弱小之邦。口然則何以謂一變至魯。曰。發言須看其歸着。若謂魯一變便至道。齊必領兩變方至道。卽至魯之說。乃如其禮制。非

如其國勢也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而疏曰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三升曰觚

○考古圖凡觚形者皆曰觚

測觚是器之有稜角的。不觚者稜角都沒了。因當時之人皆破觚爲圓。模稜倒角。而循逞虛僞之氣。竊方正之名。故借此以嘆之。

演夫子說喚做有稜角的觚。倒沒有了觚的模樣。實既不存。這還喚做觚哉。還喚做觚哉。

商洪度問觚哉口氣。嘆名之空存。似只以名實言。亦是答曰。既名實。則天下之失其實者多矣。何獨以觚言。

筆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卷之二 四十五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仁之仁如字

測雖告之曰。玩一雖字。原是假設之詞。井。借言險處。井有仁焉。謂以極切之仁。寓不測之險。從則依從而相。離則險也。還是騙他走去。陷。是入於井中。欺者。有個方所。影射只在一面。如眼看者。東將西邊的哄他。君子見了一邊。不見一邊。或便爲所欺。罔者。慢天說謊。四面籠罩。將來君子難道一無所見的。反要識破。如何可罔得。陷井爲仁。卽是因之類也。

演宰我問說。仁者是急於爲仁的。雖或告他說。井的險處。有個行仁的好事。他也依從去入井麼。夫子說。怎麼仁者是這樣。君子好教他往前去救。不好教他陷在井中。好把一面欺說得他。

不好把通身罔罩得他。行仁自不自冒險去做。

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測凡自古至今。嘉言善行。斐然成章者。皆謂之文。卽此文而裁其過中失正。歸於至當。又謂之禮。文與禮。不是兩物。博學。屬之文。止是多其聞見。就考究一邊說。約禮。則視聽言動。悉準之規矩。乃其身實踐處也。畔者。悖而去之之義。既博文約禮。則擇精而守一。如何尚有悖畔處。

演夫子說。君子廣博其學於文章。參考極詳。約束將歸來。把個恰好的禮。是這樣擇守。都停當。也可不至於悖畔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四十五

商吳德鑑問。時講謂約禮。要收束到吾心。自然之節上來。看以禮以字。分明是把個禮來約束。乃指外邊經曲之禮。不專以心言。答曰。若說約禮。纔是心。則博文時。獨非以心博之乎。若說約禮。不是心。則外而經曲之禮。又豈另一虛套。而與心不相涉者乎。總之心上。如此博約。事上亦如此博約。分不得那一處是內。那一處是外。曰此禮究竟何指。曰三千三百。固是制作之禮。而實不外於因心。吾心固有自然之禮。而實不能有越於先王之制作。兩者恐難專執。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言於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察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夫人在絳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顙。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珞玉聲。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次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測因南子求見而見之。只以君夫人待彼而不橫。留婦人之想。固其意必俱忘處也。然南子夜聞車聲。而知邊伯玉之賢。亦自有識者。或能一見感化。未可知。在子路則賢守節。其不悅自該如此。若要與他說明當見之故。恐不易曉。故直援天以誨。使他信得我過便了。矢者。信口所發。直而且疾也。即卑陶矢厥謨之矢。

○演天子見衛夫人南子。子路道他怪。見是不該見的心。下不喜悅。夫子直告他說。若我所做是不該的。便得罪於天。天必厭棄之。天必厭棄之。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測中庸二字。始於二典。正夫子祖述堯舜之的傳。允執厥中。是中之義也。○釋若時登庸。舜生三十徵庸。俱作用字解。本書亦曰用其中於民。是庸之義也。至乃道理到恰好處。本須更不可離者。而凡民多不能率。跡鮮此已久。是不可須更者。而竟漫漫長夜也。大有嘆息之意。然民雖不繇。而其實又是秉彝之性。非絕無者。故下個鮮字。

○演夫子說中庸的為德。到恰好處。差不得毫釐。三上施矣乎。乃

百姓日用着他。更不理會。鮮此已長久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測子貢見夫子平日最不輕許仁。故以天下極大的作用來問。施是我去施與人。濟是於彼有濟。何事於仁。語氣謂此博施濟眾。何乃從事於仁。必須是聖人或可做得。仁與聖既並舉。當有分別。仁只是隨分自盡。即有行不去處。能不虧人已一視之心。便了。聖則大而化之。必能過化存神。有事理雙圓之妙。然聖如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堯舜可謂能博施濟眾。而猶以此為病。猶言患恐施濟之或有所遺而患於心。即下民其咨之意也。此可見博施濟眾。事無了期。難以取必。故下另教以為仁方法。立是植立不仆。達是通達不窒。教養俱可該得。欲立欲達。我自己要立達也。立人達人。不只是空存此心。因自己已要立達。便去使人立達也。近正與博眾相友。乃吾身貼近處。即人之相接於我者。取譬者。隨身所接。取來譬到我身上也。仁之方者。曉得他欲立欲達之心。與我一般。自立之達之之事。不容有異。近的便施。不取必於遠。近的便濟。不取必於遠。遠就為仁的方法。何等容易。

○演子貢說。設使有人能多方施予於百姓。而能於眾人一有濟

度。這樣人怎麼好道他是仁麼。夫子說。這何乃從事於仁。必須是神化的聖人。或可做得。然聖如堯舜。他還把博施濟眾爲疾。病到底是做不下的。夫仁者的人。只在提自己作欄柄。已要植立。就去植立人。已要通達。就去通達人。能就貼近相與的。取來。嘗到自已身上。便隨緣施濟。心量無盼。可道他是爲仁的方法了。

商樂世幾問仁之道極大。豈又有聖人加於其上。必也聖下用一平字。只是虛設之詞。答曰。觀夫子平日。只教人爲仁。不曾教人爲聖。則仁與聖必有分。蓋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力

論語精義

卷之二十一

殺身成仁者有之。若聖人則作用在思議之外。必有旋轉乾坤手段。變理造化。經綸博施濟眾。實是能得自古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施濟固不必說。匹夫之聖。止有舜與孔子。舜則玄德升聞。格天協帝。以至四。孔子則倡明道學。以振起聖脈。且刪述六經。垂訓萬世。施濟亦何嘗不博。且衆哉。是聖人之心體。雖不加於仁者。而仁者之作用。未必能如聖人。乃仁與聖之別也。曰。既是聖人能博濟。何以堯舜猶病。曰。施雖博而猶有不盡之施。衆雖濟而猶有不盡之衆。事無了期。則心亦無了期。故不當執事以求。而惟當因心以盡。曰。如此則立人達人。只當論其心矣。何又以事言。曰。所謂盡心者。非空空盡也。即盡吾得

爲之心也。若事所得爲。而空存是心。如今居官者。直民瘼於下。理視如秦越。而云吾心實愛之也。可有是理乎。曰。心既在事上。盡則博施濟眾。是應該的。謂何夫子又道不是。曰。夫子不是道。不該施濟。乃道不該取。必於博衆耳。取必於博衆。則人之勢力。有做得的。有做不得的。便多礙手。惟就近譬來。奏着便做。則在家滿家。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施濟止一人。此心非不足。施濟盡天下。此心非有餘。隨力所能爲。分所得爲。但無不盡之心。自無不了之事。即有不了之事。不礙能盡之心。雖說近取。而實無遠不該。極切實。極圓通。爲仁之方。真妙於此矣。

述而第七

論語精義

卷之二十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邢疏曰。老是老彭。彭是彭祖。淵述是續述。或刪正。或闡明。無非傳前人之意。作則自出意見。發人所未發。這全在有信心。人惟自己眼孔淺。不識得入好處。乃敢硬作主張。別說道理。若真信得及。自覺古人說的有味。抽繹不盡。那敢言作。夫子當時刪詩書。正禮樂。固是述。即易傳之闡義文。春秋之因魯史。皆非可言作。老彭。邢疏指老聃彭祖。竊比者。謂老彭能述而不作。是大有識見人。私心要去學他。還未敢願然承當也。
○夫子說。只續述前聞。更不劈空著作。一心信向。去慕慕那古人。這是有識見的老彭所爲。今私心要比擬於我的老彭。

商

子曰然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如字讀

淵夫子原自說學不厭誨不倦而此却不居者學誨根默識來另是一種微妙學問也識是歷歷分明識得他破默則不用語言指點從心下參提而默然証悟者學誨是把這方法自己做亦教人這等做也人心必藉文字攀援語言幫襯方好延挨過去今一切剷除便自己功夫難做容易厭苦教人方法難施容易倦怠夫子平日多聞多見是學不厭繞欲無言而弟子以為何述是誨又不默何有於我亦是實語蓋默識者不立語言文字直見性體遇人只以機鋒撥動兩兩心會世間原有此一

論語精義

卷之二
五十一

法門夫子雖能為此而機緣有異作用不同徒嘆美之以致其遜謝之意云耳

演夫子說不消得語言默默自會心下識認把這為學覺有趣味而不厭煩把這教人覺有引誘而不倦怠我自看來未免好古敏求未免不言無述何曾有這學問於我哉

商樂世基問無行不語一貫之呼難道不是默識答曰夫子欲無行不與而弟子反以為隱其可與默識契者僅有顏魯此益見默識之難也曰顏子既可默識何為又終日與言豈夫子果不欲默識子曰默識不止不說話但不把這件說破曰此種學問從何人始曰中宗時恭默思道莊子不言曰學道存使人意

消便是曰既是種妙學問何為夫子不用曰夫子欲以身為式接引世人世間中下人多類非忘言所能領畧教人既不能

默則為學亦不能默故每自居於好占甘退處於學知寧下其身以為接引之階梯初學之榜樣辟如無懷葛天結繩而治夫子豈不道他好然世變江河自不可行只好崇尚周官之禮法而已○陸鳴時問以默識貫下學誨蓋為學誨原夫子自任而此言何有解不去故獨提默識作主耳然出則事公卿等所事更相於學誨亦說何有於我則此語似不必過拘答曰事公卿等是實行已到之事學誨是方去用功論實行如所謂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類不敢自居若用功處則如好古好學每每

論語精義

卷之二
五十二

直認原非可例論○譚貞默問一說默識者惟然故識若不默則支離於語言文字斷不能識是否答曰固是但儒者學問原不廢語言文字止要提得主腦着耳似不必剽竊宗風蕩掃儒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淵四句語實各開意却一串德是吾心所得之理而未免為氣拘物誘所損故要修整使之完好講學即修德功夫講者不但要曉得入門與究竟中間時時提撕徹見庶不悠忽以至廢弛徒義改不善又是修德中兩大目德體渾然隨事所值而合其宜者為義徙則移此以就彼不膠死法也悖德即為不善便當

改去這四件都是自己分上事。一毫推委不問憂是心神攢聚處有此一憂方精神逼迫得起功夫催趨得上。夫子見世人戚戚皇皇終朝爲外物憂與反之自己全沒一些要緊所以設言如德不修這等事纔是我的憂蓋喚醒人以當憂處耳非妄實有不修等事也。

演天子說自心的德不曾修整用功的學不曾講論問下該做的義不會遷徙不該做的不善不會更改這幾件都在自身上事纔是我自己的憂愁也。

商徐世淳問德與義如何分別答曰德如定盤星義如秤錘修德者定盤星較準不差而徙義則其秤錘隨物之輕重以徙就德者定盤星較準不差而徙義則其秤錘隨物之輕重以徙就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何註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玉篇申申容舒也。莊子燕居申申。翼奉傳欠申動於貌。禹貢厥申惟天天少長也。又少好貌。

○測燕安息也。非忙碌有事時便是申申舒展貌。天天和好貌。如乃相形之辭。申申復加天天多方以狀之也。

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測道統自周公後惟孔子繼之則孔子與公脉絡最爲親近故念念不忘想着公想結成夢時常見他偶然有幾時不夢夫子便惕然驚醒道志氣十分衰憊乃策勵自己之言不當將吾衰認

作實語定指爲老即在少壯時因不夢發嘆亦不可知。

演天子說我一向想着周公時常夢見如今甚是志氣衰憊不廢事了許久時節我不曾復夢見周公。

商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測道德仁藝雖有四樣自其流行於宇宙則爲道實體於吾身則爲德大莫能圍之心量則爲仁小莫能遺之名物則爲藝總不外一理於字亦要體謂所志不在他處在於道下做此人若不立志終身必無進步志則念茲在茲望以爲的而赴之道乃吾人安身立命處必志此方不錯走路頭也據者執而守之牢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三

半不放德則體道於身而有得者必據此方把捉得定不至走作也依如衣之附體合一不離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意之擴於無間者必依此方分量完滿無有虧欠也游者優焉游焉適意於此而不留意於此藝即六藝可以擴聰明養天趣亦吾心遊適之一大助也道德仁藝所得雖有淺深而志據依游功夫實無先後只宜四項開說

演天子說學者有立志處在於當行的道有據守處在於實得的德有依附處在於一體的仁有游玩處在於散見的藝功夫都有個寄頓所在

商徐孔徒問道德仁既有淺深則亦必志道後方能據德據德

後方能依仁。如何功夫不分先後。答曰。如隨所志之道。而偶有一節得於已。亦謂之德。然不因一節偶得。而遂輟其志道之念也。隨所據之德。而偶有一念通於人。亦謂之仁。然不因一念偶通。而遂輟其據德之守也。是數者同時並進。孰爲先後。鄭韶光曰。游藝畢竟在依仁後。曰博文又何以在約禮先。總之聖人說話。不能一口道盡。少不得逐漸說來。豈得因言有先後。遂將功夫畫定。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那疏曰。束脩言束脩者。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故梁傳束脩之間。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四

○測古者相見必執贄。束脩乃贄儀之最薄者。自此以上。皆在所誦。只是望人以末見。非謂不計禮之厚薄也。

○演夫子說。自從行束脩的贄禮以上。但有肯來見我。再沒有不教誨他的。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訓會

○測憤者。心去求通。被物障住。鬱勃不堪。如暗室之索光者。啓則開其戶而洞然四達也。悱字從心。該在心裡看。非者。心已要通。却又微障在前。忽忽露。技藝難忍。如弦矢之待發者。發則

撥其矢而一往破的也。凡物之方者有四角。提起一角三處便。可意會得來。復則再與別論他事也。三者反此。俱不與他輕說。蓋說破太早。承當無地。反易陷入疑壘。塞人悟門。無益而有損故耳。

○演夫子說。教人要看他機括。沒有個憤激的志氣。不去開啓他。沒有個技藝的光景。不去發達他。舉了一隅。不會把三隅反轉。便不把別事復告他。

○商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測兩者雖是細事。然有感必動。正是聖人與人一體處。而人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五

樂境常火。苦境常多。故哀感之心尤勝也。

○商張之紳問。喜怒哀樂。人之情也。但喜怒哀樂。感在一時。故止於一時。惟哀關生死。感觸特重。故不能遽釋。答曰。四者皆發於情。而互相凌奪。情之重者。能奪其情之輕者。樂重則奪哀。如樂以忘憂是也。哀重則奪樂。如哭則不歌是也。

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測用行舍藏。指道言。用如用物。能使用他。便把胸中蘊蓄。一齊展布出來。若舍了不用。便把蓋世經綸。盡數收藏了去。藏即卷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而懷之之義也。妙處在兩則字。凡潔身者不能爲行。濟世者不能爲藏。行藏每多執着。惟夫子當時以道易世。固有行可之仕。然不合卽去。亦未嘗爲三年之淹。一生行藏。絕無定一。此實夫子當身實事。顏子雖無事可見。而夫子許之。必有所試者。惟我與爾。見外此卽不多得也。子行三軍則誰與。分明有自負意。三與字。是相與之與。暴虎馮河。無器而徒涉。此言其恃力以冒險。必至自取陷沒。乃借來說使氣殺身的人。臨事卽指戰事。懼且好謀者。不敢輕忽。而多算求勝以成就其事也。夫子嘗許由治賦。此何不與。蓋子路是個不怕死的一將之任。似其有餘。若懼事成謀。則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夫子所謂我戰則

必克者也。然則有文事者。易嘗無武備。而必事尚勇力哉。此因問而答。與上用舍各不相蒙。

〔演〕夫子對顏淵說。人若用我。便施行出來。人若舍我。便卷藏了去。不執定一邊。惟獨我和你。有這用行舍藏的方法呵。子路說。夫子若行三軍。便那個與得。夫子說。空手去搏虎渡河。到死不憚。這恐壞事。我不與他。我所與的。必定要臨着戰事。肯有敬懼好用謀算。以成就其事的人也。

〔商〕劉紹耀問。行藏何故必指道言。答曰。若指爵祿。當云仕止矣。今云行云藏。似有一物將出與收回。故知其必指道也。萬堯臣曰。孔子當時何事可証。曰。如相魯三月。齊人歸侵田。慎慎從越。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二

境牛羊不豫。價羔豚弗飾男女。如讓客至。如歸。故曰。多少事業。這是他行的作用。然一受女樂而膳肉不至。便不脫羈行。把許多經綸手段。盡情收拾。更無留滯。這是他藏的方法。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測〕世間儘有痴呆懵懂漢。坐享千鍾。聰明伶俐人。貧窮白首。富之不可求。人誰不曉。然却又攘攘去求。真是不會算計。故夫子教人去思算。可求不可求。兩相敲打。而如字最活。果可求。便不難執鞭。如不可求。便只該從好。自己酌量。討個便宜路走。好乃是心下自得處。擾擾萬緒。如炎如水。何若放下身心。安閒自在。此好卽具在吾心。只須依從。更不必外求。爲之猛烈喚醒。

〔演〕夫子說。富若好求得來的。那個不會求。便是執鞭的賤士。我也道有便宜去做。假如不好求得。不白着了氣力。還須另尋個便宜。只是依從着我自己的所好。

〔商〕子之所慎。齊戰疾。

〔測〕三者事體重大。齊以交神明。必此心凝聚。方能感通。戰以決勝負。必此心鎮定。方能謀畫。疾以處死生。必此心精爽。方能去任無礙。慎者。正所以事其心也。

〔商〕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再再有說。夫子爲着衛君。道他該得國麼。子貢說。請我正疑心。將要去問這件事。人見夫子說伯夷叔齊。是甚麼人品。夫子說。古時有德的賢人也。子貢說。他讓國固是好事。心下也有怨恨麼。夫子說。他只爲不忍傷親。要求全仁愛。今都讓去。各遂了這仁愛。又有甚麼怨恨。夫夷齊既是仁。則衛輒忍心。不消說。子子貢出來便說。夫子不爲着衛君也。」

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俱如字讀

「測樂亦在其中者。夫子無人不自得。雖疏水曲肱中樂亦在焉。」

卷之二
六十一

「是以此爲樂也。疏食謂菜食不義是不該得的。浮雲過空與天體無涉。富貴當前與吾心無涉。亦猶是也。人惟富貴着眼得重得喪都是攪心。既視如浮雲。則樂亦未嘗不在。」

「顏夫子說。用飯把蔬菜爲食。飲的是水。曲了臂肱做枕臥。這等貧困。我心下的快樂。也就在那裡。而不該得的富且貴。於我心絕沒相干。恰像浮雲去來一般。」

「問陳文鴻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如何分別。答曰。不改。猶樂境相似。有把捉得定之意。在中。則如春意之在空。無地不。」

「到更無有可間隔處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那說。曰加我數年。至五十。謂四十。

非也

「測孔子五十知天命。易者窮理至命之書。與此五十正相合。加我數年者。謂學易未竟。再加數年功夫。易之占辭。大抵言無咎。無咎者善補過。故學易可無大過。若以他人看夫子。似無過已不足道者。而夫子却止言無大過。今觀其五十知天命。則未五十時。猶有與天命不相脗合處。夫子即視爲重大失錯。既知天命矣。而猶有未耳順未從心。則又皆視爲細微之失。即所謂塵沙惑者也。蓋謂之過者。不必果有錯悞。即於道理上少待照瞭。視之耳順從心。尚是一重障礙。夫子即潛維默歎。而不能自己。此所以望道未見。而卒爲失而化之之聖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一

「顏夫子說。目今學易未下。須加我數年。到五十歲時。都把去習學易理。也好曉得善補過的方法。沒有重大過失下。」

「商徐時泰問。加作假五十作卒。有史記爲據。似非無因。答曰。安可以史記改聖經。況云卒以學易。文理亦欠明順。曰。孔子早與易契。何用學易方無大過。言此者。深悟易書之妙。乃望道未見之心耳。曰。夫子既早與易契。晚年韋編三絕。却謂何。若但說個望道未見。則夫子一生云發憤且樂。云好古敏求。許多功夫。許多証驗。都成虛話矣。此亦是學問一大關頭。只因人看得聖人是見成的。所以不肯去做。不知夫子有甚稀奇。只是肯做聖人的工夫。便是聖人了。曰。聖人只說個過。似不消爲他指實。曰。此

非故要指實。只是因聖人決無虛話。此等境地既想像不來。又脫空不得。故借他有憑據的話印証。他沒着落的過。若又死泥不知命是大過。就定影子認作本身。則更舛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註曰雅言也。執守也。詩以禮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詳節文。

〔測〕詩書執禮皆學問中所最切者。夫子好古敏求學不厭誨不倦。正不外此。故常言之。不及易與春秋者。非人所易曉也。

〔商〕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何註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

〔測〕子路不對或以聖道難言人亦未易解耳。在夫子則以接引爲心。正要他說與人道發憤是發起很來。死心要做這件事。樂是心下暢快。只知有這件妙處。故至忘食忘憂。聖心非憤即樂。循環不已。所謂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者。此中更無他念。插入便老之將至。一併都忘了。甚言憤樂之心專而不一用也。云爾者言其爲人所可云者。此爾然不實說用功何如。得手何如。只虛說個用功得手光景。是乃不描皮骨而描神情者。非夫子自己亦道不出。

卷之二
六十二

〔演〕葉公問孔子的做人於子路子路不對答他。夫子說你怎不說他的做人也。發起憤激來。便只曉得憤食都忘記了。滿肚皮快樂。便只曉得樂把憂都忘記了。只這憤樂被美日子過去。連

不曉得衰老將到面前。他所好說的。是這等一個模樣。

〔商〕時雍問夫子劈空說個憤。又劈空說個樂。爲着甚的。答曰疑團未破。心下何等鬱悶。故憤。疑團一破。心下何等暢快。故樂。有一番疑。定有一番悟。循環不已。故老至不知。看此段學問。夫子亦的在參提中用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測〕生知者。纔舉念便曉得。恰像生來便知的。好古敏求。是將古人所發明者。上緊精研去求通曉。求亦不是向人求乞。特借古人方法觸我心靈耳。此夫子以學知自認。難道果非生知。要曉得知有兩樣。有參悟之知。屬之生知。有考證之知。屬之學知。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三

參悟者。非得考證。終無憑據。夫子只把考證的作准。不把參悟的作准。故自道如此。

〔演〕夫子說我不是生來便曉得的。乃喜歡着古人學問。急急去用功求將來的。

〔商〕葉世埏問參悟之知。必兼考證。似天下無學知。成不得生知。然夫子嘗云生知上。學知次。何截焉分兩等。答曰此亦可合亦可分。生知學知皆有參悟之知。惟生知之參悟不錯。學知之參悟未免有錯。二種人實不同。然生知必取証於學。而學知亦必反求於自心之知。二種人又自相兼着。惟惟中曰生知如伏羲之畫卦。推之堯舜稷契。何書可讀。學問之道。似不爲蔽其

知者設曰伏羲胸中雖有成易然必待河出圖方畫卦亦未嘗無證據也學非必讀書凡問之識大識小之賢皆是如新序載黃帝學乎大真之類自古聖人皆有師但因載籍未興多得之口授其說不傳故後人不能知其所學耳方如騷曰謂生知必學則可若因有學并生知的只當作學知則自心見解似反不重了曰此夫子勉人為學之意故只重學知若有人專務學問而不反求自心則又必如陽明先生之提良知矣聖賢應世機權何可執一今只就本文語意以書解書耳○馬之駿問好古敏求還是借學問磨去障蔽否答曰全是觸發自心的靈光此如火藥之在爆竹內中原具有火性待外面火來引着藥線火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四

力到時自爆地一聲重重障礙一時粉碎

于不語怪力亂神

測與人講論為語怪異勇力叛亂非理之正固所不談鬼神雖正而理不易曉亦難輕說然春秋載災異戰力篡亂易繫辭言鬼神則著述中未嘗不發明而獨不以之告人故謂之不語

商

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入以雙陸之微所關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測三人除已在彼只兩人世人不善多而善少故善須加擇曰

從曰以皆在我之能自反然而觸發在人則善惡實皆吾師得此法便隨在皆求益之地矣

演夫子說尋常三個人同行走必有我長善救失的師在焉擇出那善的做個樣子依從了他那不善的及到自身改去了他那處不好求益

商季佐問天下大抵皆中人只三人中那便有善不善且其善不善之分數孰多孰少同行時遽難曉得如何下擇的工夫答曰此正不必管其人之果善果不善并其善不善之分數即不相識的人偶相遇着他或說得一句好話行得一件好事便是個好樣子他或說一句不好話行一件不好事便是個不好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五

樣子即一時互見而俱可參觀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遠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測夫子嘗說知我其天是天知夫子五十知天命是夫子知天既兩相契合則凡天之降殃降祥自了然胸中只看兩極處莫豫知將逝則今日因桓魋之害已而能以天自信蓋可知矣此乃至誠前知之道未易與俗儒言也

商

演夫子說天生德於予身予乃天所屬意的桓魋其能奈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

〔測〕夫子因諸弟子從言語相求，特以躬行示之，教他實效法，是真切語。隱字照下行字及看，應指著言，一落語言有說得的，有說不得的，就使說得也，須要人解得，徒以言求，反覺有隱有不隱。若行則見做在身上，二三子曰：「逐與夫子相處，件件都是眼見的，瞞得那一些子？」只照這樣子去做，便是傳與大家的所有，在下故提一句是丘也，見得說的還不是丘，惟這行的沒一些躲閃，沒一些幫襯，沒一些遮蓋，赤條條只這身子，這箇纔是丘，二三子不可當面錯過。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六

〔演〕夫子說二三子道我爲有隱藏，麼？我實沒有隱藏於你們，我日常所做的事，你們大家都看見的，我沒有一件不把你們去做樣子，這行的正實實是丘也。

〔商〕周薦問一說無行不與是性天流露，不容秘藏，道理說得現成，方於聖人相肖。答曰：道理固是現成，然在不消用功的方好說得，豈可樂示二三子？夫子指出一行字，正惟思人不行苦口，說向切實處，世人每勸宗門，呼餘調弄虛頭，殆未知熟讀本文，虛心一想耳。

〔管〕東漢曰：「程子云：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于怠乎？故聖人之教，善誘而成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斯言，亦猶影帶孔子年論，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令，然而不盡露者，門人之疑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須子貢之所待問，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迨其機耳，所到大不言而

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于於言不言，此唯君子默而識之，非可禁責於二三子也。故但提身教，而計無行不與斯其微上，微下語也。先儒以通無精粗之影見，斷與聖學大率推辭，語而方圓之，不無陷深爲高之過，恐亦不敢承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測〕文乃傳窮其理，傳之載籍者，行乃實踐其事，體之吾身者，忠則根於本心之不偏，信則見於發言之無訛，凡人博文須返之躬行，躬行必宰之本心，本心因見之發言，本是一套的，但教人實有四項，益各隨其根器，如機緣之將湊在那一邊，則就所長處引之，氣質之受病在那一邊，則就所短處攻之也。

〔商〕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七

〔測〕聖人君子以造品言，聖人是大而化之道本全具，而又渾於無迹，君子則於道內必有一節到家，或全矣而未化，惟君子能造聖人，故思及之，非謂得君子便可無聖人也。

〔演〕夫子說：「聖人是人品造到的，我不得見他了，得見君子，要造聖人不難，便也好了。」

〔商〕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測〕此與上章意雖相屬，而各有子曰字，未必是同時之言，善人有恒，以存心言，品或未能遽優，心則不可有恆，善人是其心全。

體皆善。更無惡念之禱。有恒雖未必盡合於善。但他向善的心。頭確然堅定。能恒久而不易。夫善人誠不易得。有恒似十室可。能何以亦動得見之想。此皆爲人自己做壞。故下文說爲有爲。盈爲泰。皆指其作爲言也。亡是一些沒有。反爲有的事。虛雖已。有些尚未滿盈。反爲盈的事。約僅足自完。尚未至溢出。反爲泰的事。這都做了過頭的學問。爬得高。跌得重。功夫不踏實地。學業難以堅牢。必定要退轉。如何能常有常盈常泰。故難乎有恒。大有嘆息之意。蓋此非以論常人。乃爲不實用功學問者發藥也。

論語湖南講
夫子說善人是存心極好的。我不得見他。得見有恒要造。

善人不難。便也好了。然有恒誰人不具。只爲今人做得不實。落本絕亡。倒做已有的事。本空虛。倒做盈滿的事。本儉約。倒做侈泰的事。學問每過頭一着。少不得要退轉來。難乎其爲有恒了。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註疏曰。鈞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鳥謂以繩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

測欣生惡死。人與物本有同情。取彼形軀。供我口腹。決非仁者之心。但自茹毛飲血以來。相習成俗。聖人達難立異以駭世。故只把竿釣。不用綱網。弋矢不射宿鳥。於用殺之中。仍存不殺之術。一以曲全萬物之命。一以微示好生之心。一以默寓夫轉後。

世俗之機。卽孟子之所謂仁術焉爾。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如字讀

測不知而作。是自心不曾有特解。而敢於創作。蓋以此知指上知也。夫子自認知之次。而安於不作。故無此多聞多見。向前言往行中尋討。聞多則善惡雜陳。恐被他引錯了路。須要擇出善的來從他。見多則疑似混收。恐被他欺瞞。須要識得他破。從與擇偶然分貼實可互見者。這皆是學知功夫。故爲知之次。原非上知。何敢有作。此卽發明述而不作之意。

論語湖南講
夫子說世或有心無特見而創作的人。若我則沒有這事也。

多聽言語。擇出那善的來依從他。多看事蹟。去識破他。這都從學上來。乃是知之次等也。怎麼敢去作得。

商方士亮問。只靠聞見傳述他人。究竟於已何與。答曰。本文原有擇識在。擇識卽吾心之知。而非徒恃聞見也。曰。如此則聞見誠在所輕。曰。自然以吾心爲主。第借以觸發。却不可謂非聞見之力。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測難與言。自道自是。難與他說話。見他也是徒然。所以門人疑。

或與是許可他進則來見退即不來進見也唯訓獨言獨何爲已甚人潔已以下正申說上與進意據他進見即是向善念頭一時亦能潔已就潔時便與他往是去後所行怎能保得定總不必計論此正聖人善於接引人處

演互鄉的人難與他說話童子來見了夫子門人疑惑夫子說我於童子只許可他進見也不許可他退去也獨爲何拒人已甚人但潔淨已身來進見便許可他眼前潔淨也不能更去逆料人保定他往後作爲也

面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測此只論仁本體不論仁造詣仁具於吾心而欲乃心之所發欲仁之欲即是仁更無兩念故欲仁斯仁至言其至速而無等待也蓋本體最是活潑原操則存舍則亡呼吸之間光景倏異若實究造詣則非千鎚萬鍊不能成就自當別論學者固不可當念錯過又不可虛景承當

演夫子說我心的仁曾遠於我乎哉我心下纔要這仁動念的便是仁已到這裡了

面邪士俊問何謂此仁是只論本體答曰本體人人同具不獨聖賢爲然即極惡者假使他路遇饑寒憫然動一衣食彼人念頭即此一念是仁至了回後果能衣之食之乃仁中之作用

但人不自認取故轉眼又向不仁路去其實本體纔動更無一些懸隔○李浩問仁還在內在外何以不欲不至欲之即至答曰何處是內何處是外曰有至字似有跡外至內之意曰此非真有至不至乃人心有覺不覺耳不覺便仁體埋沒覺則若跡亡而忽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坐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何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公巫馬期弟子各施各吳俱姓何姓不姓而若取之當得吳姬諱曰孟子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對夫子答之之妙全在司敗以娶吳事來折那時若說不知禮則失爲君諱過之意若說是知禮又失天下是非之公於是竟將過來自家任了方於公論私誼兩全無害黨是大家相益護之意吳與魯皆姬姓子宋姓長女爲孟吳女該叫吳孟姬今却稱吳孟子諱其爲同姓耳凡不當得而得謂之幸過多屬於賤昧人不及知今有過必知再無遮瞞便是可慶幸處

演陳司敗問昭公曉得禮麼孔子對說公曉得禮孔子退去司敗拱揖坐馬期進來說我聞得君子與人不黨比如今看來君子也黨比呢君取於吳女爲同是姬姓他自家也曉得不通不與做吳孟姬喚做宋姓的吳孟子若魯君這樣的會曉得禮

天下那個是不曉得禮的。亞馬期將司收的說話告人子。夫子說丘也真好慶幸。苟有些過失。再不會隱瞞。人必定曉得了。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測〕后變典樂。曰歌詠言。春秋列國君臣相見及宴享。皆歌詩以相贈答。蓋歌可以洩性情之微。通彼我之志。感人莫切於此者。善則當乎音節。適乎性情也。此時若就與他同歌。便聲相混了。學來不仔細。必使反轉再歌。而後和之。照依他歌一遍。此只是詳於取善之意。

論語湖南講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測〕凡語言文字。皆謂之文。莫訓無。莫吾猶人者。無乃與人相似。未便不如人也。蓋一屬於文。即生平作用。千古義理。皆只在口頭筆底。不為難事。惟行則步步着在身上。些毫放不得空着。不得假。最不易盡。故遜之為躬行君子。而不敢自居。是以文行兩相形狀之語。

演夫子說。若只是文章。世間人因會好。無乃我也像得人來。若身上實落做的君子。則我還未曾有得。怎比得文章具做。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自以爲不能。故曰。則可謂云。將已。

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及也。

〔測〕聖者。大而化之。仁者。視人猶己。已詳發博施章。為誨者。即以仁聖自做。併教人做也。夫子憤樂至於忘老。兩端竭於鄙夫。是即其不厭不倦處。可謂云。已矣者。只好說是這等。更無他長言外。有勉人用功意。若謂仁聖不是現成的。我們大家只實落去做便了。弟子不能學。非是不能為誨。只是不能不厭不倦耳。〔演〕夫子說。若神化的聖人。與一體的仁人。這都是造成地位。則我怎敢承當。抑把聖仁去自己做。再不厭煩。把聖仁去教誨人。再不倦怠。只好說是這等樣做工夫便了。公西華說。弟子得夫子教。那箇不要學誨。正惟這為不厭。誨不倦處。弟子不會學得也。

論語湖南講

〔商〕樂紹炯問。夫子既以為誨自居。已明是仁聖了。何妨直認。示後學一箇榜樣。乃又辭其名。答曰。夫子所辭的是仁聖地位。所任的是仁聖功夫。功夫人人可做。地位非深造不能。夫子要以身接世。故不把人難到的。先以自居。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朱註曰。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測〕當時皆以祈求禮拜為禱。全不知禱之本意。故以有諸為詰問。禱原是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夫子平時。那有一念不對之天地。不對之神明。何待這時方纔去禱。蓋人若平日不曾簡默。

造成惡業。到病時怎麼還挽回得來。故特說箇久矣。以儆省人。要及早自身上打點。不在臨時向神前禮拜。

演夫子疾病。子路請問要去祈禱。夫子問說。有這等事麼。子路對說。有的。誅裏說禱告你於上天下地的神祇。說你如今改過。祈神明來祐你。夫子說。既有這事。且怎麼待得到今日。平時禱告於神明。已長久了。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測奢是奢侈。設施開去。服物采章。原有定分。我只管設施開來。必至僭越不遜順了。儉是儉約。收斂龍來。固者牢。牢緊守。客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七十一

放些寬鬆。不遜則凌越乎人。固則局守乎己。故與其不遜寧固。寧者姑取此以甚彼之詞。

演夫子說奢侈的。便僭得不遜順。儉約的。便守得忒牢固。兩樣本都不好。姑就中較量。與其為僭越的不遜。寧可是局守的固。

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測坦者平坦。更無虧下傾圮。蕩蕩如汪洋千頃。茫無涯際。一坦平寬廣的。此只是能平心。君子看得人我平等。世間窮通得喪。一切平等。無人不可相與。無處不可安身。真是海闊天空氣宇。非無風波起倒。而我心下能容得在內。不為所礙。所謂不作風

波於世上。自無水炭到胸中者。君子真落得自快活。長老常堂如此憂戚。只在一時還好。常常憂戚。如何過得。此只是心不足。小人一味要巴高佔強。就處在極適意處。也還有不滿。要再圖進步。世上那能都像得你意。自覺得舉足有礙。無端生出煩惱。來。故長戚戚。小人只落得自討苦吃。

演夫子說君子的心事。都作平等觀。一坦蕩蕩。何等樣寬適。小人的心事。一味愁不足。慣常戚戚。何等樣苦楚。

商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測溫如天氣之漸舒。使人望和光而欲就。厲則又覺凛烈。肅然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七十二

手足之俱歛焉。威者凝然岳峙。望而畏之。不猛則又非有意氣之相加也。恭謂舉止端莊。安則逍遙自在。即端莊亦難定執矣。數字俱相反。而並舉言之。蓋說溫不得。說厲不得。說威不得。說不猛不得。說恭不得。說安不得。故各各比擬。總是非一端能執。非一言可肖之意。若夫德備中。和則自是聖人好處。且不消稱贊。

商吳芝問。此章只有威猛二字相反。若溫厲恭安。是最好字眼。

如何說相反。答曰。正惟好字服道。他不像。故這樣說來。那樣說去。反復相形。乃為大而化之之聖。若只幾箇好字眼說得定。便造到極處。也只是清和之聖人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史記吳

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背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背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

測天子兩言至德皆有而不居之意文王有三分天下之二而不取其實泰伯三以天下讓而不取其名故稱至德三讓者古

人辭讓以三爲終只是固讓觀其斷髮文身使季歷無可推之義則當日之讓可知也然只是讓國而云天下者夫子因武王

得天下從後而逆遡於前謂周之天下乃卽伯所讓與若使當日伯不遜國則何從一再傳而及武王哉周人推功於太王而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曰實始剪商夫子推德於泰伯而曰讓以天下可例見也無得而稱者當時逃去托之採藥讓國尚不明言何況數傳後所得

之天下蓋無從得其事跡而稱之也

演天子說泰伯這等樣人真好說是極至的德再加不去了周

得天下孫伯遜國遠逃來是再三把天下遜讓了去百姓都不曉得沒箇所在稱道得他

商郭察之問舊說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如此則以

天下讓乃是讓商於天下字似貼得着答曰辨者謂太王時商道正盛周避狄人之難於勢尚微太王安得遽萌此志似亦有

見且泰伯縱有聖德豈能取天下於武丁帝乙之世而可以讓

言哉柴世埏曰泰伯既不能取天下安得以讓天下稱之曰惟

事難附會故以夫子推原爲言既屬夫子推原則語義虛圓古

人莫須有之疑亦直以疑案置之而不必附會矣

子曰泰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

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王篇長懼曰思之意也魯靈光賦心惻惻以發悖與惠同斯辭絞縛也王篇統也爾雅偷弛也說文苟且也亦作偷廣訓薄也

測恭慎勇直俱美德但須有禮方能合於大中至正之矩勞者

佞儂聲折屈體而過於恭惠亦作認乃躊躇驚悸多思而過於慎亂則犯上爲不遜之勇絞則如用繩子匝縛緊來攻發沒一

些放鬆爲許人之直此皆因美德而無以節之反喪其美者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親者我之宗族待他情誼懇篤興仁則彼此相通有無相恤

矣故舊往時或有恩德及知交於我者雖是長久不遺棄他不偷待人能存厚道不至苟且搪塞而爲佻偷也君子篤親厚故

不專去感人而仁厚之風自然觸動莫之爲而爲者此二節上下意不相蒙不必強爲聯合

演天子說恭敬沒禮便爲拘迫的勞謹慎沒禮便爲過慮的恐

勇敢沒禮便爲犯分的亂直率沒禮便爲急切的絞美德都少

不得禮君子敦篤於親族民就興於仁愛故舊不遺忘民就不佻偷感民又須要仁厚

商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測啓足啓手乃欲弟子觀其臨終時手足之安適也。人一生逐嗜趨好。然眼中便有失脚。做不好事。都是手足到臨歿來。不免手忙脚亂。所謂過去業多心主亂。前趨路險脚跟忙者。故特示以平日省身之法。啓開也。戰如兩軍之交戰。兢如敵人之競勝。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只爲這手足。是這等擔干係。而今而後者。一生學問。到此纔爲下手。吾知免夫者。心下自照。可免此臨深履薄之戰兢。蓋有平時省身之嚴。而後有臨事追遠之適也。呼小子。欲其眼前仔細觀看。臨時得力。果自何來。可不

論語湖南講

征省。

卷之七

演曾子有疾。召門弟子說。啓開我的足。啓開我的手。你們大家看我這手足。平日做何勾當。詩云。戰戰兢兢。像臨深淵。怕墜。像履薄冰。怕陷。一向爲他這等擔干係。而今而後。我自付纔放得下心。免了這戰兢了。你們大家仔細看着。小子呵。

問與士魁問。子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則此亦是一段大道理。今何以不。答曰。即記中不敢毀傷之說。亦要看得活。世之全軀體而終老。牖下者比比也。可謂謂之能孝乎。况玩白文。此處原不曾論及於孝。曰。然則怕手足做不好事。於白文亦何所據。曰。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謂何是這般防

難道真是怕手足跌傷。○李茂科問。吾知免夫。謂免戰兢之心。夫臨終此念放鬆。便成昏昧矣。還只是說自信免得做不好事。徐時泰曰。免戰兢之心。即免做不好事。已包在內。答曰。四亦足。但夫子臨歿。也曾携杖逍遙。正謂常人所放縱時。聖賢偏加兢惕。故於常人所惶懼時。聖賢偏會逍遙。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有司存。○註。疏曰。孟敬子。豆禮器。周禮釋謂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筩。豆盛菹醢。籩盛麥果以供祭祀享燕。

演曾子所言。何時非善。而曰將死言善者。只爲感動敬子。使知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七

所記取耳。所貴乎道者三。謂君子所以貴重乎道。爲有三件好處。下面三斯字。三矣字。口氣極緊。謂一動容貌。就遠暴慢。正見其有得於道。而可貴意。容貌在一身者。暴是粗暴。不和慢。是怠慢不敬。顏色見於面者。正如喜怒哀樂。各有正當顏色。近信者。縣中心達於面目。而不爲虛飾也。辭氣不專指言語。乃發言時之氣象。鄙是村鄙無文。信是信侯不順。這只就養成後說。功夫則在前一着。遵豆。乃禮器。本是大禮所在。然有箇有司存。則猶是人可替代得的。非若三者之必無可代者。蓋非以遵豆爲輕。正借此以形三者之切身。最爲緊要耳。

演曾子有疾。孟敬子來看問他。曾子說。鳥到將死。他怕死聲哀。

人到將死。他反本言善。我如今要與你說。君子所貴重乎。這有三樣。纔動身上容貌。便遠那暴厲怠慢了。纔正而上顏色。便近那中心信實了。纔出口中辭氣。便遠那村俗倍戾了。這都是自身上好處。若這豆的事。雖是大禮。便有箇管理的。有司在。怎比得這三樣。最爲切身要緊。

商朱鳳慶問。何以將死方言善。答曰。人平日於富貴情欲上。終日馳求。一味向前做去。智以利昏。志因氣奪。那箇肯回頭思省。說出話來。多是瞞心昧己。不中聽的。惟至將死。不但身外皆長物。卽此身亦非我有。平日所管管者。一切俱用不着。百念俱灰。本心孤露。如燈之將滅。而反一焰者。故其言無有不善。○鄉學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八十一

孔問。何謂喜怒哀樂。各有正當顏色。答曰。記云。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當喜而憂。當憂而喜。君子謂之不祥。故色各有正當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覩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何註曰。友謂顏淵。

測問。是就一節事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他別事不會得。安知這件事不偏會得。別事或缺少。安知這件事偏不缺少。所以要問。能。卽是存多。卽是實。若無若虛者。不自覺其有與實也。此二句。意承上。而語只平開。犯者。平日地。衛犯將來。校者。比量不與他比量是非。一般見識也。此五句。是指出個忘己的。樣子。

從事於斯。正照此用功。吾友當是指顏子。

演曾子說。把會得的。去問那不會得的。把多餘的。去問那寡少的。本是已有。却像沒有模樣。本是充實。却像空虛模樣。人觸犯我。全不與他度量。這是忘己。學問。當初我父曾從這上用功了。如今怎得這般人。

商徐時泰問。從事是用功。犯而不校。猶可說得。至多問寡。能問不能。若有一分要如此念頭。便是作僞矣。答曰。用功只是克己。人若常存一欲然不自足的心。遇人自然肯問。豈定是學他這般去問。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八十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測六尺之孤。是年十五以下之幼君。百里之命。是大國之命令。寄託者。先君付之與我也。臨大節。遇變而當生死利害關頭。干係大得緊。不可奪。不獨操着一死。不喪自己之守。直是將君社稷。全不爲人所傾奪。惟不可奪。方爲可託可靠。乃申足上意。這樣人。世或徒以才幹目之。曾子獨道他是有德的君子。然却不一口判定。先說君子人與。爲之審度。隨說君子人也。以斷決之。蓋深許其有定見定力。作用必從學問中來。而不管若自其口出也。

演曾子說。可以委託六尺的幼君。可以寄付百里的命令。臨着

必說也。好誰是有德的君子人麼？看來世間大作用，定從學問中來。決是個君子人也。

爾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劉士乃學問中人，與凡民不同。弘是宏大其量，寬着肚皮。毅是堅忍其力，硬着脊梁。何以若此？為他任在身上的担子極其重。然若挑幾步就歇，猶可。其道路又極遠，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仁以為己任，是耿然七八之軀，把天地萬物一肩挑了。豈不任重？

論語精義

卷之十二
八十二

重道重任本無了期。但世人以為人死則已，極長的是做人一世，故說死而後已，則一息尚存。一息丟擱不下，豈不道遠？任重道遠，便分貼弘毅亦不妨。

演曾子說為士的不可不心量弘大，骨力堅毅，怎麼樣他所挑的担子極重，而所行的道路又極遠，把天下一體的仁，自己一肩挑了，不也是重的麼？這担子無住脚處，直到死方休，不也是遠的麼？

爾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與立成，雖繇自心，而借資則在詩禮樂興者，引動其向往之

念興於詩，是興起在於詩也。詩最委婉，能挑動人學之者，不是直頭讀過，乃歌咏之，一唱三歎，不覺欣然企慕而不能自己。吾心纔興發得起來，正是立得定，不為外物牽動，禮有個規矩，視聽言動一循乎此，纔有所憑藉以植立成者。學問成就到渾融處，樂之感人最深，有得於此，自必躁心釋，愆心平，渣滓去而本體渾成也。興立成得手有淺深，功夫無先後。蓋古者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則樂是自小便學的。夫子嘗與人歌，則在已成後亦不廢。

演夫子說興起得鼓舞，在於歌詠的詩，植立得堅固，在於規矩的禮，成就得渾融，在於和平的樂。經教最是有益。

論語精義

卷之十二
八十三

南方如騏驎，興於詩，謂學詩非徒也，須是興起於詩。若以興立成全，靠詩禮樂，則習其聲容度數者不少也。能興立成者，幾人答曰：此須於興於詩上添一語，方得。今口氣却只是說興起在於詩，蓋當時詩禮樂未經表章，故特替其為益之大，以勸勉人且未暇究及徒學之弊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測民與士別，原沒有做聖賢的念頭。此等人只教他由，立定格式，如孝悌忠信之類，實落去做，做得一件是一件，倒有益處。若使之知，與他講解，長了他虛見，便反把實地功夫，忽略過了。倒無益而有損，不可不者，該與不該也。二語正相呼，應乃重行輕

解之意。此亦只論庸衆人。若豪傑之士。則自能一超直入。知行並到。安有兩路。故特標其名而曰民。

〔演〕天子說凡民只該教他由實落做將去。不該教他知。徒長了虛見。

〔商〕周之偉問。使知若重不可意。則與伊尹先知覺後知未合。不如舊說重使字。照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說何如。答曰。本文原不說能不能。只說可不可。須要還他分曉。蓋先知覺後知。發願固如此。而至於設教。又須相度其人。況下學盡時。自能上達。聖門切實誨人。原行急於知。非如近日空頭學問。口口說解悟。而薄實行爲鈍根不道者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八十五

子曰好勇疾貧亂人也。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測〕疾貧之亂。乃欲攘人而奪其所有。疾不仁之亂。乃欲禦人而與之抗。疾之已甚。非謂不該疾。乃是憎惡他過甚。不當其罪。便不是處惡人的方法。

〔商〕夫子說喜好勇力。原是不習好氣質的。又疾惡貧窮。他一定不肯甘忍。必至作亂了。做人若不仁愛。原是不懷好心腸的。又疾惡。一定不肯甘受也。必至作亂了。

〔商〕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測〕周公能制禮作樂。其自言亦且多才。故才華貴如公。驕者

矮所有而凌人。吝者匿所有而忌人。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其餘。正指美才。只驕吝一件。其餘許多好處。都不足觀。蓋天下之可觀者。必非一覽能盡。如山廻水曲。一番轉折。一番光景。令人應接不暇。惟周公既有美才。而又赤烏几几。勤施四方。能招來天下之才。且成就天下之才。集思廣益。作用不可勝量。所以可〔觀〕。一存驕吝。則有才者既不共其所長。無才者又欲形其所短。只獨自一個。做得甚事。其餘實是都沒用的了。不是還有才而故抑之之意。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八十五

〔商〕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測〕古人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驗學者大率以三年爲期。至到也。穀乃人之所食。祿亦該得在內。但不專指祿。不至者。只一味爲學。絕不向到求飽上也。不易得。如俗稱難得。非謂世界無人。

〔演〕夫子說三年爲學。恁般長久。再不向到求飽上去。這樣專心學問的人。不容易得也。

〔商〕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測」篤信非空信乃以好學守死非徒守乃以善道而好學又何所事亦即為善道而設則總意歸重到善道上守死善道者把個死執持得定欄柄在手固不苟且偷生亦不胡亂就死只要道理上妥貼不相悖戾也危邦亂邦皆易取死故不入不居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耻為有道之貧賤無道之富貴數道字皆與前善道相應危邦是國勢將傾入進去便抽身不得亂邦是法度已紊危且墮至不早去究至不能出來有道只君明臣良能行吾道便是無道只主暗臣奸不能行吾道便是不以一世之治亂言見者將道呈見出來用之則行也隱者將道韜晦過論語湖南講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八十六

了舍之則藏也有道貧賤是我無可見之道為有道所棄無道富貴是我無能隱之道為無道所免故可耻凡此皆是善道而功夫從好學中來

「演」夫子說專心信向去好那學守定着死去善那道這是怎麼樣如顛危的邦在外不去進入泰亂的邦在內不常居住天下有道能用我的道便發見出來天下無道不能用我的道便隱藏了去若邦有道貧且賤是沒有道用得可羞耻也邦無道富且貴是枉了道求用亦可羞耻也學道專為着甚的來

「商」揚初復問無道則隱此終非第一乘人孔子歎嘆天下無不隱那時那一國是有道的他決不肯隱去答曰孔子若不隱

便須立人之朝擔人之爵何為日日奔走道途此正就孔子可驗如臨河之嘆不入危邦也仰視蜚雁而去不居亂邦也見行可方仕受女樂即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測」位之有政即今諸司之職掌也謀謂審其其機密着數身在事外其中利病未必深嘗且舍已為人則自己職分不免疎略故不謀

「演」夫子說身子不在他的職位上便不謀畫他的政事

商

子曰師摯之始開雩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論語湖南講

朱註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亂樂之卒章也

卷之二
八十七

「測」此必夫子正樂之時始與亂字相應謂樂之始作也師摯典禮故即以始作為師摯之始樂終歌開雩顏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樂之卒章自始至卒還洋洋盈耳謂其聲音流動充滿於耳別樣再入不得感人如此其盛也

「演」夫子說自師摯作起樂來他聲音動盪直到開雩的卒章還洋洋乎兄滿在耳內哉

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愚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測」狂者志在慕古信心直行不直便會委曲而與在反侗如年

勿未識世務的怕去惹事。愿者謹愁之意，不愿便會放肆。而與偏反，性性沒些本事的，怕去弄虛頭，不信便會說謊，而與性性反。吾不知之者，狂不像個狂，個不像個個，性性不像個性性，識認他不來，乃不可方物之人也。究其實，則借狂個性性之名，以肆其不直，不愿不信之計者。故夫子深惡而斥之。

演夫子說進取的狂，定直遂，却又又不直，無知的個，定愿謹，却又又不愿，無能的性性，定信實，却又又不信，這等樣人，真難識認，我不曉得他下。

商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湖南講

測如字，猶恐字，皆假設之詞。此以論為學是這等有言外口氣。

要體

演夫子說為學的就像追趕不着，急急向前，尚恐失了他，不能到手，况好懈怠得些。

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測巍巍，高峻貌。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非其素有，然出於岳牧之薦，揚帝心之歷試，不與者，自己沒一毫干與也。身膺大物，而心則超於物表，故謂之巍巍。若少有希與，即同於後世之篡，醒寢不可勝言矣。豈得為舜禹，故特為表其心事。

演夫子說巍巍乎最高是舜禹之有天下也，却出自意外絕沒一些干與焉。

商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測大哉堯之為君一句喝起，下俱是形狀之，以則天言未盡，說到民無能名上，以民無能名未盡，說到他自己有成功文章上，極力形容，故加個巍巍乎蕩蕩乎煥乎等字。則者與之準則，蕩蕩遠貌，煥，光明貌。當時如格于上下，是則天，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是民無能名，黎民於變時雍，是其成功，堯典中帝語之昭。

論語湖南講

垂及所制禮樂是其文章

演夫子說大哉德的廣運乃堯之為人君也，巍巍乎極高，惟天為最大，惟堯去法則他，蕩蕩乎極寬，民無能名他好處，指名為巍巍乎極高，是他所有的成功也，煥乎極光，是他所有的文章，真是形容他不盡。

商孟師尹問時說巍巍乎其有成功二句，頂上民無能名，謂雖有成功文章，却極巍巍煥總歸之於無能名。夫子既稱堯之則天，專在民無能名，却又說有成功文章，不免自生翻駁，復又以巍巍二字挽之，太覺纏擾，竊謂堯之大在則天，民無能名，是言其無，即天之不言所利，有成功有文章，是言其有，即天之美利利。

天下有無相形。正是發明則天處。答曰。較時說亦稍徑截。但以無名及成功文章爲則。天又多一番穿插。不如順文散說。爲相肖。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註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則天散宜生南宮适婦人劉氏以爲已姜。

測記者。因夫子觀虞周而嘆才難。故先以虞周之才記此。亂臣。理乃理國之臣也。才難。古語。夫子看了周才。信其爲然。五人交事於堯舜兩朝。故言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者。謂唐虞交會時。覺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九十二

在周爲盛。盛即指周。蓋以五人十人較言。非論其德之大小也。然有婦人而十人之數不滿。此正見才難處。三分有二。當時如汝墳江漢被化。虞芮質成之類。大約多半歸周。文王則仍率其歸已者。以事紂。渾說個周之德。不欲單指文王以別武王耳。可有天下而不有。故謂之至德。周才本盛。夫子以不滿十人抑之。而獨深贊其事殷之德。見周之所以度越千古。媲美唐虞者。實在此而不在彼。

演舜有臣五個人。而天下治安。武王說。子有理國的臣十個人。孔子觀此嘆說。自古道才難。不其信然麼。看了唐虞交會之際。兩朝共得五人。覺於斯周十人的爲更盛。然還有個邑姜婦人。

在數內。其實只得九個人罷了。當這時諸侯歸周。三分天下已約有二分。還率領了去服事殷紂。本可有天下却不。有周的德。真好說。是至極的德。再加不去了。我周比隆唐虞。豈只在這些才上。

商鄭尚友問。舊謂周之才德。俱可媲美唐虞。既稱其才。卽宜明贊周才之盛。何故自才難與感。又以九人而已。掃興並不贊揚。竊意夫子曠觀前代。惟周才獨盛。然中間尚有虛數。不能慳意。不覺突然轉念。想到德上有文王這等至德。便嘆息不能已。已見周之所重。在德不在才。乃重爲抑揚之意。答曰。是。○沈繼震問。於斯爲盛。若謂唐虞比周爲盛。則接入有婦人處。須添周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九十三

非夏商可比句。恐欠直截。只宜說斯周爲更盛。便落下有婦人不必更作轉語相襯矣。況以下文九人照看。明是計算人數。故謂十人更盛於五人。不必以較德拘泥也。答曰。是。○徐時泰問。周字謂不欲單指文王以別於武王。竊意周字正與唐虞相對。若武王伐紂。乃應天順人。似不必避忌。答曰。果爾則何以稱事殷者爲至德。曰。時至事起。紂惡既貫。盈卽文王亦必伐之矣。曰。文王時。紂惡何嘗不甚。而克終臣節。安見其日後必行放伐。以周旋武王之故而誣捏文王可乎。曰。然則應天順人之義何居。曰。以愚見揣之。夫子論武王原有兩意。自商紂播惡四海受其毒痛。仁人實所不忍。不得已而伐暴救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

而武王意在救民，非富天下。故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當時若文王尚在，則必曲為維持，如獻地以請除烙刑之類。至使如燬之民，猶懷孔邇，則天下未嘗不蒙其庇，而吾亦相安於臣節之常，似伐暴救民，較之又落第二着。故他日論樂，謂武盡美未盡善，蓋天下善事雖同，其中尚有等級。武王誠為聖德，而兩稱至德，必歸之，不有天下之文王泰伯。如孟子所謂聖人之上，復有神人，自難強同。若必欲渾為一律，此乃小儒周旋之曲見，終令人糊塗附會，而安得豁然於心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左傳：禹黻冕，非非美也。名左傳：禹黻冕，非非美也。

論語南講

釋以蔽膝也。冕冠有旒，冕之言旒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黻雅水，注谷曰溝，何註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井為成，成廣有洫，洫廣深八尺。

測間如物之有罅隙者，好尋得他破綻出，無間然，再沒一些破綻了，非取非薄之意。鬼神以致孝言，乃指祖考，享祀極其豐潔也。黻以蔽膝，冕以戴首，乃事神臨民之服，觀瞻宜肅，所以致美。溝洫田間水道，農事所關，所以盡力，此皆約已以奉神民，君道最為完美，故以無間然稱之。

演夫子說，若禹這等的，我再沒處尋他間隙了，他非薄自己已飲食，却又致孝享於祖考的鬼神，惡劣自己衣服，却又致華美於對神民的黻冕，卑陋自己宮室，却又盡工力於民間的溝洫，自

家全不受用，神民極其加意，若禹這等的，我再沒處尋他間隙了。

商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測罕言，是說得希少。利乃貨財之類，如讀書的憤曉市價，做官的專計俸祿，只把便宜所在，放在嘴上，真可鄙穢，說他怎的若命則通於於穆不已之微，仁則包乎天地萬物之大，皆非可易曉者，故亦不常言。文內間以與字，因利與命仁雅俗不倫，故相別之。

論語南講

卷之二十三

商余藻問：論語中論仁最多，何謂罕言？答曰：論玉夫之直入，則唯克已復禮，論分量之全該，則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亦最親切，其他則皆影現之談耳，未便把金針度與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測大哉者，嘆其造詣之廣大，既博學，便好名得，却又無所成名，把博學的都融化了，渾然無迹，這正是大而化之之聖，黨人乃深知夫子者。夫子聞此言，若說他是，則嫌於過自承當，若付之不答，則遇此真知已，豈容默然？於是對門弟子，將射御較而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記孔子過陳過匡。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畏是臨事而懼之意。凡道之見於著作。燦然有文理者。謂之文。獨以文王為首者。疑指贊周易也。蓋易演於文王。發明天道之秘。夫子必已深明其理。心與天通。故能援天自信。而以文為在茲。平字是精度語。下邊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正是兩下精度語。極虛活。而自任之意自在。後死者。謂我死斯文不傳。故後我死的學者。不復得與。夫子之能信天者。必真見冥冥之中。自來佑我。不是借此以寬慰之意。

○夫子被匡人誤圍。有戒畏於匡地。因慰弟子說。文王既沒。這文將屬誰人。不已在這裡麼。天若將喪斯文也。我死文不復傳。後我死的學者。應不得與於斯文也。天若未喪斯文也。必有所眷以啓後。匡人其奈我何。

○商魯大奇問文所該極廣。而獨以著作為文。恐未盡。答曰。論道理。如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文字所該原廣。至論學問。則夫子好古敏求。在著作上居多。故今不扯理之體。偏的來說。而單就學之切近者言。曰。何以龜指贊易。曰。從古帝王。如典謨訓詁之類。皆君民臣主相戒諭之詞。不曾特地。初一番議論。說一番道理。

君論著作。實起自伏羲。初為無言之畫。文王從而演之。為有言之詞。夫子又效法文王。有十翼之贊。是夫子所援文王著作之傳者。惟易。故疑所指在此。

○管東溟曰。天之未喪斯文。正指贊周易一書言也。易始於伏羲。之作八卦。為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演之。而為辭。夫子贊繅三統。文王之文在茲矣。尚未筆之於書。而有待於歸魯之日。則匡難如何可死。故知天之未喪斯文。而後死者之得與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弟子。學也。

○天宰不直信夫子為聖。正為疑他多能。故以何其為詰問。亦道多能不足為聖也。固字頂上聖者來。說固是箇聖人。縱乃放縱其為聖。若天啓其靈。從心所欲。不為限量也。將猶近也。乃詞氣從容。非有實義。又多能。是又帶得多能。是聖非聖。總不在此。太宰之見固高。而子貢之論更確。夫子若道子貢說得是。便以聖自居了。故把子貢話丟在一邊。只接太宰的話。道太宰疑我多能非聖。他却曉得我少賤。是解多能之故。君子不多。正應轉多能非聖。其不多處。自有以一貫萬的所在。這也不必明言。牢曰。因琴牢曾聞夫子平日有此言。故併記之。

○太宰問於子貢說。你夫子是箇聖者呢。怎的有這許多能幹也。子貢說。夫子固是天放縱他。將做箇聖人。又帶得多能也。便多亦不為礙事。夫子聞得說。太宰疑我多能非聖。他却曉得

我呢。我委實多能。只因少時早賤。有開服工夫。故多能得些。雖事乃是沒要緊的。若君子曾多能乎哉。他自有執簡御煩。所存一定不多也。琴牢因說。夫子嘗云。吾不曾試用。故有鑒能。夫子平日的話。正與此處相合。

〔面〕陳其懷問。傳說太宰以多能爲聖。今謂何反以多能爲非聖。答曰。若以多能爲聖。便該直言稱許。不宜用與字。及何其字爲疑詞。且下文太宰知我。亦應不轉。惟其以多能爲非聖。正合夫子本意。故直任爲知我。○金景寅問。畢竟聖人還多能。還不多能。答曰。聖人必該多能。多能實難言。聖曰。聖人惟一以貫之。如何說得多能。曰。正爲一貫。如一索貫萬錢。故無所不該。聖如周

論語湖南講

卷之九

公亦云多材多藝。天下豈有不多能的聖人。柴世埏曰。謂何又說君子不多。曰。此教人認宗旨。若宗旨不以一貫而財多能。便是舍本逐末。子貢置多能於聖外。亦是此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呬其兩端而竭焉。

〔淵〕此知以知見言。無知者。在我不先立成見。若沒一些學問。可昇益人也。空空。是在彼又沒一些學問。似難與開發者。叩則就打他一下。其兩端者。卽鄙夫所問之兩端。蓋人若自信得過。自然并心一路。何消問得。既來問。必他胸中懷着兩端。道這道好。又道那邊好。不能自決。然謂之端。止露箇頭緒。其中是非曲折。

尚都埋沒。未能透露。我則替他掀翻。就裡發端出來。因鄙夫問中之理。破鄙夫心中之疑。在我不必添設。而在彼直已意消。此乃夫子不執已見。而因人啓發。正教人不倦之妙處。

〔演〕夫子說。我曾有知見乎哉。我自忖度。實沒有知見。好待人問得。若有鄙夫來問於我。那空空沒學問的模樣。又似難開導。然我却會叩出他心持兩端處。一一爲他發端出來。

〔面〕周夢熊問。夫子平日。原以學知自任。如何又說無知。答曰。此爲教人發。大率教人者。貴於心虛。如先存箇意見。不啻人平日根器。與當下所問如何。惟執所見。樂施將去。所謂用死方醫活病。於那人有何干涉。夫子則意見全消。寂然不動。故謂無知。此

論語湖南講

卷之九

正如洪鍾。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大扣大鳴。小扣小鳴。無非因病發藥。便是鄙夫來問。也會就他指點得。○閔兆祥問。或以空空就夫子心體說。答曰。空空如也。語氣緊接鄙夫問於我。如何隔跳得到夫子身上。且纔說無知。又說空空。語氣亦覺重複。曰。鄙夫心體如何能空。曰。空字原是虛字。隨處可下。只無學問。亦是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淵〕鳳鳥以呈瑞。河圖以顯數。聖人行道以濟天下。其出也俱有所爲。原是一類的。故出則俱出。既無鳳鳥河圖。則夫子在世。亦徒然矣。蓋以已比鳳鳥河圖。而嘆其無行道之兆也。不必說到明王不作上。

「夫子說鳳的靈鳥不至河中又不出圖書道行無兆我獨自
在世何幹只索罷了。」

面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臂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面此提出三種不常的人來加意待他見衣裳當畏敬喪臂當
哀矜雖情有不同而動情則一故見之雖年少坐則必作起過
於其前必疾趨待之之情亦無有異

面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論語湖南講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廣解謂太息也又嘆息聲

面顏子始初恭尋極猛得夫子指點用功愈堅已見有光景却
又不能到手是舒而忽斂故不覺喟然嘆息仰從高處求鑽從
深處求瞻從眼前求是多方去用恭提功夫蓋道無踪跡如捕
風捉影一般所以又仰又鑽又瞻費盡摸索此用功原不錯但
一時未得見道恐不免退悔夫子乃把箇文禮去資助他指引
得有次第謂之循循不意惡強聒也誘如哄誘文禮只是功夫
借他好做向後依然用不着且如此哄誘進去乃善巧方便之
法博我者文原散見於今古把我學問放開到文上借此爲用
功之考證使路頭不至差謬約我者禮原簡而易當身把我實

行收束到禮上借此爲用功之限防使念頭不至紛雜顏子

聞斯誘把前仰鑽瞻忽之功愈覺精彩住手不得一法上緊去
做於所有力量直至罄盡無餘故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卓爾
是立之景象如此用功之篤不覺驕地大悟道體現前恰像有
所植立卓然其無頹惰者向之仰鑽瞻忽至此實有所見矣但
卓立如有物爲對而從則與之相依惟不着力方能從纔着力
即是卓立到此田地功夫俱用不着故雖欲從而末由謂沒箇
路徑進去也此正是拳拳服膺的地位若從則大而化之之境
自須再加溫養始得

面顏淵見道後不覺喟然發嘆說始我於斯道仰企他愈加高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峻鑽研他愈加堅硬瞻視他已見在前面倏忽又在後面真是
沒着手處幾乎罷了幸得夫子循循然有次第會得哄誘人放
開我見識把箇考古的文收攝我躬行把箇循規的禮我得斯
誘使於仰鑽瞻忽之功信得堅把得定要歇手也歇不得既嘗
竭了我的才力一些不置只見斯道恍若有所植立卓然在我
跟前是這等見得親切雖要因此依從着他却又沒有箇路徑
了也回不知怎的得到手

面傳朝宸問博我約我吾才三我吾字俱指自家顏子明謂若
靠夫子則有高堅前後若還歸於我則有卓爾之見可見求道
於夫子不若求道於我也答曰此章自有實落功夫在仰鑽瞻

忽有實落資助在博交約禮其云我者因對夫子說不過是箇
 糊貼字眼和虛字作實解此是近日最惡的習氣○傳朝佑問
 顏子仰鑽謂是自敘不得其門之苦竊以顏子人品夫子必一
 見即契如何不早開示况微妙點化或機緣有待如博文約禮
 不過一下學功夫何須秘密有謂此正顏子見卓之後深見聖
 道之妙故為此贊揚語似亦有見也答曰仰鑽瞻忽是用恭此
 乃上達功夫博文約禮是用考驗反是下學功夫若驟然與說
 未必不忽易待他自去苦心鑽研鑽研不通纔與說破乃急水
 灘頭助一篙便極平常話也自得方肯仍前去做所以謂之
 善誘曰顏子既向上達夫子何反以下學教之曰所謂思而不
 學則殆學正所以善用其思者也○艾南英問欲罷不能似頂
 上博文約禮何反頂仰鑽瞻忽來答曰罷之云者必先曾做而
 後云罷顏子原不曾做博文約禮何以罷言惟頂仰鑽瞻忽幾於欲
 罷得夫子一誘而欲罷不能方接得入脉且若無仰鑽瞻忽則
 雖做博文約禮終是學而不思則罔何能得見道而至於立卓也○
 沈爾章問顏子到欲從末由如何用功答曰顏子自家也十分
 沒法故云末由今要替他尋箇方法恐難理會○李調鼎問王
 龍溪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至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
 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何如答曰若一任道
 體之自然則更不必求進步矣欲從二字如何消得法且顏子

視夫子地位正須求進又何必作此空頭話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日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
 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何註曰疾甚日彌少
 差以間大葬謂君臣禮葬
 測禮孝子不親治喪大夫任之家臣上庶屬之親友子路以夫
 子嘗爲大夫故欲使門人爲臣義若可據而時已去位則家臣
 實非見有即陷於欺矣子路是箇心直口快的反說他行詐欺
 天正是痛下鉗錘與是故惡佞一例死於臣手毋寧死於二三
 子之手說得情義婉切即有臣亦且不必既在二三子手定不
 棄於道路總是不必之意
 顏夫子疾甚至於病子路因夫子曾爲大夫要使門人充做家
 臣治喪直到病間歇下方纔曉得說道久矣哉由的行詐詐僞
 也本沒有家臣却要裝做有家臣叫我欺那一箇人都曉得的
 除是欺天欺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無乃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麼且予無家臣縱不得大禮葬既有二三子在予難道死於道
 路麼何消得做這等事
 商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請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賈者也○何註曰韞匱也韞匱也沽賣也

測疆圖是珍重之而秘匿在匱裡藏是收藏不賣善買即商賈之買乃會買貨的人沽是賣與他子貢隱意若謂抱道君子欲隱即宜避世以埋光欲仕即宜求明王以委贄今夫子歷聘列國既不韞圖所如不合又不求買進退兩無所據故設為兩端以討其歸着乃夫子一聞斯言深惜玉之有用於世而不忍自私故連說兩箇沽之哉然只是待買之來則固不為韞圖亦不去求買其中自有善處之方蓋君子未嘗不欲仕而又惡不由其道也口氣只就玉上虛說各不露出本意

渾子貢問說有一件好的玉在這裡還是韞匿在匱裡藏過了况還是尋箇會買貨的買人賣與他呢夫子說美玉是世間有用的寶怎好藏匿沽賣之哉沽賣之哉却只是揀賣不得我正等待箇會買貨的人來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測欲居九夷或以不忍中國之沉淪而空言寄慨或以道不行於中國而思一見之夷方俱未可知何陋之有者能化鄙陋為文明也如泰伯八吳箕子治朝鮮原曾有此事

渾夫子要居住九夷或人說九夷風俗鄙陋怎麼便得夫子說君子居之自會變化他還甚麼鄙陋之有

商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測天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此不言正樂之事而但言樂正之時想其平日亦必陸續考訂直至自衛反魯日方纔樂歸於正以見正樂非一日之功也雅頌是詩歌即樂章也各得其所是雅還之雅頌還之頌中間又各序次妥貼樂記云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是即得所之義

渾天子說吾一向考訂這樂直到自衛國反魯時候方纔樂得端正那雅頌聲歌都不相紊亂各得其方所

論語精義

卷之二
百五

南廣宗致問樂有金石絲竹之音有羽旄干戚之舞何為樂言詩歌答曰音由舞皆應其所歌舉此即以此該彼○柴世城問正樂說者紛紛或謂篇章失次或謂僭越失宜或謂舉雅頌則風風在其中或謂列國多不正之風故只言雅頌孰是孰非答曰篇章既定則僭越自見總是一套事國風原非樂章只二南入樂舉雅頌已見大槩矣數說俱可該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測四者皆當身日用之事其大端非不克盡而細微處人所易忽故動容周旋中禮反為盛德之至夫子深入人情體認幽至

真獨覺其難而望道未見故嘆以爲何有此只平平實實說去不必推高一層按施惟中解

〔演〕天子說出在外便事公卿入在家便事父兄居喪的事不敢不勉力飲酒不爲他沉困這都在身上實實做的毫釐放不得空何曾有得於我哉

〔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測〕在川上發嘆則逝者所指在水而寓意實在化機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是這等不舍晝夜常逝而無住也逝只是言其去不言其來蓋宇宙化機更無停待即在吾一身瓜生髮長筋轉脉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四六

插錄生而長而壯而衰而老以至於死那一刻不萌生那一刻不遷謝方來的即是過去的有了一刻便沒了一刻常人緣景着物而君子獨識其無常故對境則能空幻起之緣觀化則能通不已之命證學則能歷時幾之劫夫子蓋默契於中而觸目警心無如川流故於此特爲指示

〔演〕夫子在川上看了流水觸動着化機嘆說往前逝的是這等不放舍晝夜流將去

〔商〕曹觀文問夫子亦有特觸物感懷在川上只嘆川水何必開口定講道答曰夫子不曾明說水只言逝者若單指定了水恐失其寄懷之感蓋夫子胸中無時無念不在道上今人爲着功

名爲着利欲隨有一件放不下便任他無心中觸物感懷也猶的都是這個則夫子發嘆的雖是木胸中却非無謂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測〕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下焉有不好德即如今人聞得人行好事那箇不讚嘆但念頭終是放鬆還可拋捨得下惟好色之心最爲真切要好德如好色便不易得故以爲未見

〔演〕天子說德本是人所好的我看來還未見有好德能像好色的人也

〔商〕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四七

也○何註曰簣土籠也

〔測〕兩譬如上原無實指若以聖門專重爲學即指學言亦可吾止吾往從兩箇一簣中看出少一簣無幾而反不加功纔一簣亦無幾而反去用力這豈是人強得的故總歸於錄已而以吾言

〔演〕天子說譬如爲山一般未成就只得一簣他却止歇下這是那箇叫他止得乃吾自家止也譬如平地一般雖則覆得一簣他却做進去這是那箇叫他進得乃吾自家往也自己真推托不得

〔商〕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測語之不惰只虛囑起不即指著回其回也與方說其或是回能得不直言相許而為猜度之詞與退省足發另一機括總是見其請事竭才而喜之深故不覺其機括之多方也

演天子說若說與他道能做得不懈惰的吾門料是那箇其殆回這箇人呵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測此是顏子已退而追惜之辭進止即與前為山之進止同義

演天子思念顏回說惜乎吾只見他長進也並未見他止歇也

若在時更不知如何造就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測禾始生為苗即學之初發根基開華為秀即學之成章成穀為實即學之收成結果二有矣夫是嘆惜之辭為苗為秀費許多栽種耕耘之苦也不容易定該秀與實方變為苗者不虛生為秀者不空好看今苗而猶有不秀秀而猶有不實豈不可惜

演天子說禾苗必定望他秀然乃苗而不秀的也有矣夫秀然必定望他結實乃秀而不實的也有矣夫可惜他前功虛費

商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測後生是年少的料他不定便可畏懼今是指後生目前他將來正好上進怎見得不如今日無聞只是聲聞四五十無聞則壯盛之精神虛度衰老豈能復奮因向後時光日短料得他定故以為不足畏

演天子說後生日子正長最可畏懼他目下雖未有好處焉知將來之不如今日也若到了四五十還不聽得說起他便只是這箇模樣也不足畏懼了

商張鴻舉問聞字或謂即聞道之聞若聲聞則孔子深嚴聞達

之辨安肯以此望人答曰此只要較量年歲之少壯以警醒人原不在辨別名實且就聲聞說於常情更為易動夫子所謂聞定非無實者不必為他周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測法如法度據理直斷鑒然不易能無從乎者特審問他還會得不從麼蓋為理所屈難以強辯雖欲不從而不能也然此不過當面應承與行事尚無干涉必須將從前做的盡行改除方為可貴異是遜入我所言與彼意兩不相拂若深中其情者彼一時不及思想頓覺解順即欲不悅而不能然我要挽回他的

本意原未明說釋如抽絲須反覆抽繹我意思出來方為可貴
吾未如之何者難處正在從說上蓋使說話不中窺猶可別作
商量今既從既悅是已將他撥動了却又不改不釋全無實濟
則更有甚麼方法可另去轉易得他

〔演〕天子說法度的言語理上過不得還會不依從麼然須更改
他前事方好異入與他言情上過不得還會不喜悅麼然須抽
繹我意思方好若是悅了又不抽繹從了又不更改這樣的我
再沒有方法為他怎麼處得了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測〕三軍匹夫多寡懸絕之甚正要相形以見人當立志三軍本
以衛帥然人各一心率然之勢少失帥便被人奪了去匹夫全
無足恃然志在他自心裡立起箇念頭要如此便一定會如此
就使到事勢做不去不過操着一死我之志到底奪不去的

〔演〕天子說三軍這許多人衛一帥極易倒可奪得他將帥也匹
夫單一箇人衛一身極難倒不可奪得他志向也人怎的不要
自立

〔商〕

子曰衣赭繯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求何
用不戒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戒

○朱註曰敝壞縹
衣黃也袍衣有黃

者狐貉以狐貉皮為裘裘善也此衛風雄雉之詩○廣韻懷嬌嬌

〔測〕子路未必有相形不耻之事夫子想見他心胸高卓必能為
此乃用也與疑詞設言以期許之敝縹袍貧者之服狐貉富者
之服共立最易相形故以不耻為難技是嫉妬人之有求求是求
乞人之有人一有技求便根基已壞學問何處着手惟去此二
念則心胸也空濶骨力也堅勁那些好事做不來故說何用不
戒此衛風雄雉之詩引之以印可子路終身誦之過信夫子許
已便道學問功夫只該越長在此做了道字虛即指不戒不求
一事而前既云戒後復云不戒者何蓋因子路能得不戒不求
本是造道根柢他或自己忽畧過了不善用其所長故卒爾印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可曰何用不戒使之當下知所認取然既知其戒正須去用乘
機向進乃即就此處盤桓終身學問反被他留連住了故忽爾
掃除曰何足以戒使之無處住足步步催趨上前一與一奪俱
是機鋒陶鑄之妙

〔演〕天子說衣了敝壞的縹袍與衣狐貉者的人一同立着絕沒
此羞耻這等的人氣骨剛硬其惟是仲由麼詩裡說人若不戒
戒不求乞隨做甚麼那有不好的正是由也這等人子路固終
身誦誦這詩夫子恐他只住定在上而又破他說這不戒不求
全不濟事那裡便當得好處

〔商〕吳應爰問安貧莫如顏子而此獨稱子路者何答曰知耻近

乎勇。子路勇者較與不耻近。顏子則不改其樂。直與相忘。而不耻不足道矣。○柴世姪問。同一不耻不求。謂何前云藏而要取。後云不藏而要捨。於此還未豁然。答曰。道理雖只一箇。造詣要在轉關。不耻不求。是貨利關。未過此關。爲鬼爲蜮。爲禽獸。爲凡民。無非卑污曖昧之境。此關以外。爲聖賢。爲君子。悉是光明正大之域。子路已過此關了。但自忽而不覺。若茫茫無授奔之人。故夫子特地喚醒。然既過此關。便須直搗長驅。取中原以定鼎。乃高麗關頭。後言百二之勝。則河山雖固。非復真主規模矣。故夫子把他好處。又爲一掃。曰。玩用字。正要將他好處去用。方可求進步。如何又掃去。曰。卑爲終身誦之。便覺受用了他。目前好。

論語湖南講

卷之十二

過正恐容易踐踏。唯是掀翻窠窟。再無跼脚所在。方沒奈何。只得趨行前去。項利伐秦。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夫船與釜豈是可捨的。然不如是。人有偷心。那便得有垓下之勝。所以蘇季子云。使我有洛陽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哉。嗟乎。人品學問事功。莫不皆然。有志者可爲一省。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測人誰不知松栢後彫。乃三歲寒然後知之者。蓋爲借言君子而惜其知之不早。深致急傷之意也。歲寒影時之也。松栢後彫。影君子之不變節。後彫卽訓不彫。

演夫子說松栢好處。人早先不覺得。直到那歲時寒冷。衆木都

零落。方纔曉得松栢之後彫也。

面洪基問。松栢比君子。是何等樣人。答曰。所指甚廣。其大者無如臣子之於國家。當其平居無事。君子談道義。小人亦談道義。君子談氣節。小人亦談氣節。口頭都會說好話。體面上都會做好事。君子自不求人知。而肉眼又不能預識。混在裡面。何由別白。及一當死生利害處。有抱頭鼠竄的。有醜顏改節的。惟君子挺然不變。然後共相嘆服。但起初既不知他。君子即有本事。無孫展布。及事已做壞。始委之君子。挽回甚難。就使挽回得來。費盡多少心力。君子在世上。真是吃苦得多。可長嘆者。然後知三字。最有意味。

論語湖南講

卷之十二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測知者。仁者。勇者。是舉其造成之品。不惑不憂不懼。是究其受用之實。惑乃猜疑。正與知之有識見者相反。憂乃愁慘。正與仁之一團生趣者相反。懼乃畏怯。正與勇之浩然克塞者相反。故必不受此累。方見知仁勇之實受用處。而後品不虛立也。

演夫子說知的人明理。沒有疑惑。仁的人樂天。沒有憂愁。勇的人勝私。沒有恐懼。都各有確實受用處。

面方應符問。知仁勇雖各分釋。其實就一人身上。亦可具備。不必分作三開。答曰。正看知者仁者勇者。三者字。原指定三項人。若一人俱備。則名大而化之之聖。便分不得知仁勇名目。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測可與是可許與之謂學者只怕撒懶無所事事可與共學是其人亦肯做工夫好與他一同爲學了然用功雖篤未必不錯走路頭適道者所學能從大道上行不流於偏曲也然趨向雖正未必能持守得定立者所適已詣其域而直道中無少出入也權註疏謂隨時通變權量其輕重之極朱註謂稱錘所以稱物而知輕重二說可通融蓋時常變故常道難行稱量其事之輕重而從所重以廢所輕正如稱錘之稱物者此必道理熟爛胸中併立亦化而不有方可能得可與者或機緣將湊而指引之或造詣已至而印可之總不可使有躐等之弊故步步審量不肯輕爲之與耳

論語精義

卷之二

適夫子說有好許他相共爲學却恐路頭不的未好許他行往大道有好許他行往大道却恐造詣不到未好許他植立道中

有好許他植立道中却恐涵養不熟未好許他通達權宜須一步步挨上去方好

而但宗臯問公羊以及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謂權只是經朱子又非程子謂權與經亦常有辨今講謂時常變故常道難行則經權果是不同其辨安在答曰論權當以孟子爲據男女授受不親安常時定該如此是常行之經卽所謂能立者也至於

論語精義

卷之二

嫂溺則時值其變宜舍別嫌而從援手是乃通變之權焉經只處常而權以濟變實是不同俞忠宸曰權爲濟變必非常之事纔有日用間反用不着夫子何爲重之曰固說不得事事有亦執不得大事纔有小事必無遇變如湯武放君周公誅弟因其大者也若小則如父之打子豈不是常事然曾參委身以受大杖夫子即責以陷親不義是受責之孝輕而陷親之罪重此處又自有權在豈得謂尋常日用間卽絕無變故而更不必用權乎然日用間其可以常理行者亦多如曾子遇父小杖則亦安於其經矣又何必權是用權特偶以濟經之窮而非若經之常行不易者也但宗傳曰高中玄謂權猶稱錘立猶定盤星星必以錘方能稱物錘必以星方能取中非權不足爲經非經不足爲權兩者不可偏廢此似說得渾融何以折之曰此不過訓字小見耳豈識本文大旨據彼看經權合一是能立的應必能權了夫子何以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與權既分次第則其造詣原自不同若守經的人便要去行權恐連立也立不定了稱錘是借用字義乃權其當守經與當達變非謂權其尋常慣用之經也曰守經的也有隨時合宜處難道不是權曰隨時合宜乃是義不是權仁義禮智能立之賢者亦能相兼爲用若權則非聖人不能漢儒以及經合道爲權似較宋儒說得更確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

測此逸詩興體也。偏反乃華之迎風而偏側反轉。狀其動搖之態。詩人言爾思室遠。本苦於形之相隔。夫子因其言思而反之。謂人心之思。原無處不通。便遠也會想得去的。故以爲何遠。古人引詩。多借以發已意。此不實承上文。只就思之一字以抽繹之耳。

測逸詩說。唐棣的華。迎着風。偏側其反轉。我豈不將你思想。只是居室相遠。不能和你做一塊。夫子說。既道遠。還是未曾思想也。思却那一處不到。夫何曾相遠之有。

商方可恭問。未之思。夫子原未有明指。不若說泛思道理。纔虛論諸湖南講。

而可禡。答曰。指定道理亦太着。只是虛言思之靈妙。無遠弗届。更覺虛圓而無不可該耳。

鄉黨第十 此第測中多引註說及朱註因釋出不倫故難存本名以相別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測鄉黨是里閭之間。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所在。恂恂。嚴謹貌。與下謹字相應。似不能言。又形狀恂恂的模樣。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便便者。詳於辯論。唯謹。言其唯只是謹。且頂便便之非敢有肆也。此於相反處見其妙。凡居鄉恂恂如處于者。臨事時亦不能有所建白。當官遇事敢言者。卽居鄉時亦好出頭管閑事。

唯夫子處之各得其宜。此記天子居鄉在朝言貌之相反。

商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跂蹻如也。與如也。○唐韻侃侃強直也。又和樂貌。說文誾誾和悅而評也。詩取取周道相如。賦朝朝容與。

測朝照下君在看。則此乃君未視朝。諸大夫待漏之際。此時正有政事要商確。侃侃以剛而帶和。誾誾以和而帶剛。如今人以剛爲主的。便見了上大夫。也要將正氣去壓他。以和爲主的。便見了下大夫。也要將謙虛去周旋他。唯夫子爲能各得其當。君在則已朝君矣。跂蹻足之恭謹。而不自安。與與又容與自得。而無不安之態。亦是相反之意。此記夫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

論諸湖南講

商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蹞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前說翼。盤辟貌。爾雅。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衣蔽前郭矣。日今蔽膝也。

測君召使擯者。他國君至。主君召夫子爲擯。以接賓。勃是卒然變色。蹞是足之盤辟而不舒。揖所與立。是拱揖同列班行之人。夫子時爲次擯。有未擯居左。上擯居右。揖末擯。左其手。揖上擯。右其手。他身于端整不歪邪。所以衣之前後。都如襜之蔽而不動也。主既延賓入。夫子亦相隨趨進。翼如者。兩手張拱如鳥之展其翼。賓退。是賓已轉身去了。恐君還在那裡拱揖。故必復命。而以賓不顧告之。此記夫子爲君擯相之容。左右手。蹞如也。揖。測尚友錄。

○商鄭尚友問衣前後裕如也。只歸重檐如上。見得揖所與立左右手。他人的身子。不免移東轉西。衣裳便要參差。夫子却前後裕如。乃一句讀下者。似不必說。皆主背君答曰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蹶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

○測入公門。是進朝而入君之門。鞠躬歛也。君門雖大。歛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者。中門謂門之中央。君所立處。闕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過位。是經過君之外位。堂內方是內位。如今朝廷亦有御門之時。君雖不在。空位見設着。言似不足。下氣怡聲。怡像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百十二

不足者。升堂。正要面君。衣下曰齊。攝齊。握衣也。堂有七級。升堂。恐其躡衣傾跌。故以手握之。而升。屏氣。謂屏藏其氣。似無氣息。出。是已面君。而從堂內出。降一等。纔下得一級。先時屏氣。下階。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悅也。沒階。下盡階級。復其位。仍復朝班之位。又將對君行禮。此記夫子在朝出入之容。

○商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執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測圭是諸侯命圭。以玉為之。聘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凡負重者。不勝。則曲其躬。與人拱揖。則手稍上。授人以物。則手稍下。

上下畧與心平。而不太過。臨戰則必懼而變色。循絲物也。足蹠物行則蹠蹠不敢放一步。此通是借來形容之辭。享禮是將主君之禮。獻享於他國之君。容色是有儀容顏色。盎然可觀。覲見也。公見之後。或再有私見。非必禮物相送。愉愉和悅貌。此記夫子為君聘鄰之容。○自鄉黨至執圭。皆記夫子事君之禮。總不外一敬。

○面朱玉鉉問。私覲舊解。謂有禮物。今何止以見言。答曰。覲字止。訓見。無論禮物。不該有。即有亦當姑置。不必於本文外添入。

君子不以緝緹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常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緝者。素衣。褻服。黃衣。狐裘。褻服。長短右袂。必有褻衣。長一身有袖。謂湖南講

卷之二
百十三

平狐貉之厚。以居。去裘無所不佩。非惟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測緝是玄色。緹是淺絳色。或以其色不正。故不以為飾。飾者。領緣也。褻服是裏衣。紅紫色太艷。故不以為褻服。袷。單也。葛之精者。為絺。粗者。為綌。表而出之。裏邊先穿一件。表絺綌於外。欲其不露體也。緇。黑色。羔裘。用黑皮。鹿子色。素。狐色。黃。衣色。各與裘相表裏。在內而以衣表之。欲其文之不著也。裘裘長。主溫。袷是裘袖。短。以便作事。褻衣。乃睡眠之衣。即今之被。長牛以覆足。狐貉毛厚。亦取其溫。去裘除去褻事。無所不佩。以備用也。裳。下衣。用全幅。如帷幕。謂之帷裳。蓋摺其上。以就腰。即今之裙。殺乃降。

殺斜裁不用指此衣不可考惡其虛費故殺之也喪主素羔裘玄纁乃吉服故不以帛張月朔爲吉月雖告老時亦必朝服而朝君此記夫子衣服之制

○商○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測○齊是將祭而齋明衣不曾有所汚染潔淨之衣以布爲之變食是不飲酒茹葷遷坐另移一處居住總是要潔之意此記夫子謹齋之事

○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饒而餽魚饌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測○不食失飪不食不將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彘不言雞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瓜俱如字讀○鄭玄註酒正廉云既云功沽謂善惡

○測○厭是厭厭之厭食精膾細固好然却無貪嗜之意不至于厭厭而切之爲膾饌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腐自內出爲餽肉爛自外入爲敗色惡臭惡顏色臭氣變壞也失飪不得烹調生熟之節不時非朝夕日中之時不食皆以其傷人也割是宰割卽殺也凡無故而殺者皆謂不正之割不欲濫殺故不食醬

乃調和之物不可失調食以穀爲主不可使肉及豚酒以合穀絕無限量而自不至於亂酒之惡者爲沽脯之賈者爲市去穢而多食亦有傷助祭於公胙肉卽日頒賜不留神惠家之祭肉亦不過三日倘有他事不及頒過了三日卽已亦不食之矣論難曰語且言曰言食時只不與人辨難疑則隨時寡息併言亦非宜矣古人飲食必以少許祀始爲飲食者雖蔬食菜羹瓜之微物祭亦必齋以致其敬此記夫子飲食之宜

○商○陳天錫問何謂無故而殺爲不正之割答曰記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正有正當之義無故而殺非正當者故爲不正之割曰割從刀似於切割爲確曰割既從刀亦似於殺

○測○割爲確

席不正不坐

○測○四面皆有正位但擺得歪斜夫子便不坐

○商○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公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周禮曰左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左戈揚眉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測○年六十杖於鄉斯出有不先後之意儼者驅逐疫鬼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敬鬼神立於阼階則東階主人之位以啓鄉人也此記夫子待鄉人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幣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測再拜而送是使者已出拜送於其後如拜其所問之人也藥
米達而不嘗亦人之常情但必以情告乃見其不欺此記夫子
與人交之事

商

屍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商

測家廡被焚退朝來本然開得所以只問傷人不問馬及於馬

商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啖之食
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紳君命召下

鄭如字讀

測

正席先嘗如對君侍食先自拜賜餘乃以及人耳

測

物之仁廣君惠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謂天子侍食時君祭造食
之人獨先祭飯而他饌居其後焉此必天子為舉饌以兼之乃

測

重穀食之意耳疾者東首以受生氣因臥不能起故加朝服於
身對大帶於上一如兄君之禮不俟駕行聞命即趨而聽駕之

至

商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測朋友原以義合利在所輕故以我為人則雖殯殮之厚不以
為吝以人饋我則雖車馬之豐不以為德拜祭肉不重只要形
落車馬耳此記夫子交友之事

商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面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測寢不尸謂寢卧不展布手足似死人居不容謂居處不矜飾
容儀率其自然狎者素所親狎褻者一時燕見貌則加以容色

測

也式憑車前橫木以致敬負版持戶口版籍者民數所
饌過於侈靡與從儉之心相拂故變色作起以致

雷

雷風烈造化相為劍擊與中和之養相拂故變其

若之意此記夫子容貌之變

商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測

綬乃挽以上車之索升車自須執綬但必正立而後執不令
歛邪耳不內顧疾言親指總是無失容之意內顧謂回視也此

記

夫子乘車之容

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測

鳥見人顏色即飛舉而去從空中翔翔方來集止夫子看了

雖雄因嘆其飛止之得時。蓋亦與物偕春之意耳。共與供同。是供具之義。與同。與以鼻。與氣也。子路誤認爲時物。以雉爲供具。此所共。未必卽是所嘆之雉。或另備之。亦不可知。三嘆。初時未識爲雉。詳嘆而知之。不食而作起。以示不悅之意。惡其傷也。也。記者記此於上論終篇。蓋聖門所重。第一在仁。而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平日論仁。俱止言愛人。而此乃併及於。之微。亦關聖心行生。無不欲其翱翔自得于天壤間。一體者。于此乃毫無遺憾也。然纔欣其生。而卽以此。何能下咽。又況當時列國。日尋于戈。使吾民舉世不見有耕鑿嬉遊之樂。其爲感愴更何如哉。

何爲友從邢氏之說。答曰。古人文字。多不重複。何復。實事爲證。又共嘆字義。俱解不去。若共作供。掌共羞。孟子共爲子職而已矣。他書散見尚多。確有。鼻與更易曉。又三嘆而作。與前盛饌變色而作。兩而作。類然此論其字句耳。若意義則就仁物言。於夫子身上。而全書論仁。以此終篇。亦更覺意味悠長。

錢塘葛寅亮 講

仁和柴世基 錄測

錢塘曹觀文 錄演

錢塘孟師尹 錄商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測進者興起之謂先進後進畢竟何指觀表記內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以此推之則此之禮樂乃統論前代而以虞夏爲先進周初爲後進也不明言何時而以先進後進聯其詞或者不欲指斥當代耳質勝文則野故以先進爲野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故以後進爲君子蓋此亦周初郁郁之文而非末世也從先進是從虞夏想夫子生當周末見郁郁之流樊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故欲以質挽文而動先進之想平日雖說從周至論爲邦則韶舞夏時斟酌四代原不專主於周如用之者用乃操禮樂之權而以整齊天下如則心欲然而未敢以爲必然也然所從既在先進乃反以野人目先進以君子稱後進抑揚其詞正與平日寧儉寧固語意相類

採柴世說解

〔演〕夫子說從古到今禮樂日漸繁多。而興起的禮樂。乃是質朴的野人也。後面興起的禮樂。乃是文彩的君子也。設或得用禮樂去整治天下。我只依從那前面興起的。畢竟古人做的好。〔商〕郭凝之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以如用爲操制作之權。則目前可以不用禮樂乎。答曰。正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何下得個如字。謂之如用。必指乘權制作。有待而爲者。若吾身則自有常用的禮樂。不在此論。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測〕夫子在陳絕糧。雖境當患難。然一時從遊。俱是濟濟英賢。眼前名教之樂。實足自適。及到平居無事。正好從容講求。乃皆不在門。故不免追思興感。不及門。或歸或仕或歿。皆不可知。德行是所學有得。而實見諸行。言語是說得事理明暢。鑿鑿不應。政事是區畫有方。民得其理。文學是博古通今。有文采學問。其實長文學者。未必不能政事。長言語者。未必不兼德行。但據所長處。定爲一科耳。

〔演〕夫子說從我在陳蔡的患難中彼此相依。儘好消遣。如今安樂。倒都不在門牆了。記者因記當時相從。如德行做得切實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如言語說得通達的。有宰我。子貢。

如政事會得治國的。有冉有。季路。如文學會得博古的。有子游。子夏。

〔商〕朱濟之問。一說謂聖人重道而不重情。其思從我者。還是爲諸賢各有所造。非不忘相從於患難之故。答曰。事事俱要說到道上。豈聖人獨無情乎。卽謂諸賢各有所造。在患難中固亦樂事。但撫今追昔。感愴豈得盡無。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測〕助我亦是實話。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胸中雖蘊許多道理。若是無人辯駁。正如洪鍾不叩則不鳴。惟多一番問難。便多一番辯析。光景愈新。顏子說去無不快活。並不見有詰問。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夫子亦便寂然無所觸發矣。夫子每讚顏子。若如愚。不愚之類。俱不一句直說。用抑揚語。頓跌出來。蓋因一語稱讚不盡。故曲爲形容若此。

〔演〕夫子說人若有疑難來辯。我方得他觸動。有所助益。若回這個人。不是助益我的也。於我的說話。再沒有不喜悅。那得他觸動我。

商

子曰幸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邢疏曰。見兄也。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乃平。遂成慈母。

淵問子母在一子。母去三子。寒之語。何等悽婉。千古下讀之。幾欲墮淚。況當時父母昆弟。寧不感動。所以俱稱他孝。然必說人不聞者。父母昆弟。或有成心。愛則溢美。憎則溢惡。外人反無成心。故以外人合之。父母昆弟。乃見其孝。

〔演〕夫子說孝哉。是閔子騫這個人。父母昆弟稱他孝。外人都信他。不問隔那父母昆弟的言語。

〔商〕王道燧問。閔子遭家庭之變。未必有溢美。還只在憎一邊。答曰。愛憎兩意寬說。閔子自該在內。單指憎則太覺發露。恐非夫子渾然語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經抑之五章曰。白圭之玷。不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以章曰。無易由言。無曰尚矣。莫謂朕言不遠矣。無言不仇。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測〕白圭之詩。意在謹言。夫子極不喜人說虛話。故平日謹言之。戒憊憊。而以此深取南容。遂以兄子妻之。

〔商〕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朱註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何註曰。路淵父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測〕才不才等語。不是夫子本意。若本意則謂顏子家貧。只宜無槨。卽夫子可以徒行。亦不當賣車以爲槨。假使顏子該有槨。夫子固無餘財。而諸弟子有朋友通財之義。豈不能曲爲一處。只因顏路以愛子之請來。夫子不忍據理直拒。亦以情慰之。謂我當初待子只是這等。則今日顏路之不能爲子具槨。亦可稍慰於心矣。徒行。謂步行也。

〔演〕顏淵死。顏路請賣了夫子的車。做他兒子的槨。夫子說。人有才的。有不才的。自做父的看來。亦都道是他的兒子也。當初鯉也死。只有棺而沒有槨。我不賣了車。步行以爲他的槨。這是怎麼。以我曾出仕。隨從大夫後。不該得徒步行走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商〕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測〕夫子何以云喪予。蓋夫子抱道於身。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處。卽其身也。然這個不是口說得與人的。必在那人自去證悟。方能承受。以此求之。千百人中。亦無一二。幸有一個顏子。夫子將以堯舜來相傳道。脉一肩付他身上。自此燈燈相續。正未有已。忽然早死。叫夫子有口對誰言。有心事對誰托。今人老年獨子。一旦喪去。只爲家事沒人承當。老骨頭沒人收拾。尚且痛傷欲絕。況此傳法之嗣。千古道脉。絕續所關。教夫子如何不痛。言之極。故直以爲天喪予。噫者。初聞訃而驚痛之聲。

顏淵死。夫子驚嘆說：「噫！顏淵死了。」教我身上事，托付與那個是天喪棄了我，是天喪棄了我。」

商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子貢曰：「顏淵死，夫子哭他至哀。慟從者說：『夫子哀慟了。』夫子還不自覺得說：『果有哀慟乎？』不爲這個人哀慟，却爲那一個？」

論語南講
六之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演顏淵死，門人要厚葬他。夫子爲他家貧，說不可厚葬。門人不依。夫子畢竟厚葬了。夫子說：「回日常間視我，就如父一般。今他葬與鯉不同，我不得視他如子一般。這不是我，乃是二三子的緣故。」

商曰：「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問事鬼神，是問奉事鬼神的方法，不是論鬼神之理。人與鬼

神原只一個。人是活的鬼，鬼是死的人。事人如父兄君長之類，有聲音可接，有笑貌可親，有情欲嗜好，可將順，有心思慮可體貼。我能感通得來，方於那已死的，能思其笑語，思其居處，洋洋如在，無不感通。這事鬼別無方法，只能事人，便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是問死去的情狀，生死亦不是兩個。生從死處來，死從生處去。人在生眼，怎麼能看？耳怎麼能聽？鼻怎麼能臭？口怎麼能言？心怎麼能思想？這裡面甚是古怪，定有個生活的東西在。若止將耳目口鼻與方寸肉團，一切形氣之類，認作是生，一朝死到，謂何俱各蠢然？且這一種生活的，又向那裡去？今人昏昏懂懂，過了日子，誰識得這生活的東西？若識得時，纔是

論語南講

七之三

知生。死去爲有爲無，爲升爲沉，不須更問。自了了分明矣。未能知生，焉能知死？事鬼神與知死，是天地間極玄遠道理。若遽將此發揮，終是捕風捉影。人怎能曉得？又怎能信得？今只把一個的事人知生來說。正如晝明夜晦，要知夜，但觀晝，便把極幽深的道理，翻來只在眼前。然事人知生，亦不容易。學者更須參尋始得。

演季路問奉事鬼神，夫子說：「你未曾會得事人的方法，怎會得事鬼的方法？且還去理會事人，着又說：『敢問死。』」夫子說：「你未曾曉得生的情狀，怎曉得死的情狀？且還去理會生的着。」

商曰：「應旻問耳能聽目能視，鼻能臭，心能思，此中古怪，有個活

物在畢竟活物是何物答曰此個活物還須自己心裏去尋討如何口說得與你若我以妄言之子以妄聽之則向講中庸見神章已道其畧矣

傳習錄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體帶而與晝俱而食行不者習不察終日昏覺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在此心裡還常明大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測閔閔以和而帶剛侃侃以剛而帶和行行則純是剛氣更無和處矣三者氣象閔閔侃侃俱近中行而剛亦有擔當皆是任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道之器故子樂就這樂時覺得子路過剛有不得其死的模樣復以為嘆然者或然之詞初不料言之果中也

商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測府是藏貨財的長乃其名以緝穿錢為貫據此則為長府乃是因改錢法而併更置其屋宇也如之何是婉與相商何必改作是斷其該止言必有中者有當於國計也

演魯人要改造那藏貨財的長府閔子騫說便依仍着舊時的錢貫如之何也使得麼何必又費這一番事要去改作夫子聞

得了說這個人不說話便能說將來定有個中窠處

商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入於室也○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與也功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大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子路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測聖門所尚者中和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故斥之欲其知改升堂未入室是致廣大而未盡精微還是稱許意居多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演夫子說這聲音是由的瑟與丘不相像怎麼鼓向丘的門牆門人因此就不敬子路夫子說由的造詣已到了高廣的堂了

商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測子貢平日善問往往借人相形討出一種道理他見門弟子中師商人品最為各別故舉以為問看夫子許在那一邊及得過不及之論心下非不明白故意又把師愈詰問一句勘出過猶不及而道貴於中了然在言外矣總來只一中字而子貢只在兩頭盤詰生發議論真善於起子者

演子貢問師與商那個好些夫子說師也做得過商也做得不

及子貢說這樣却是師勝了。夫子說過也就像不及都不恰好。總只一般。

〔商〕湯自新問子貢是方人的自家亦在過一邊定道過的人比不及還高故一得夫子師商之論便緊接師愈句答曰子貢與顏子較則知二又明處不及矣安得定他是過一邊人。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測〕周公爲魯開國之君富有一國分所宜然季氏乃魯大夫何得富於周公此皆緣當時公家富稅大半歸其私室正當在所損者矧可爲附益乎附益想必因田賦一事季氏以田賦使冉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有訪於夫子後不從夫子之言卒用田賦冉有既不諫止又不引去自不得不爲用事斂之於民非吾徒二句是深絕之詞正不屑之教誨也。

〔演〕季氏是魯大夫他富過魯先君的周公是這等過分求也還爲他聚斂百姓去附益他夫子說這等人不是我的徒類小子們大家打鼓趕他出去纔好。

〔商〕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何註曰柴弟子高柴字子羔○同嘒粗俗也又諺亦作嘒俗言也。

〔測〕愚者愚昧不聰明魯者遲鈍不敏捷辟訓屏除與關同是要

體面闊大施設開去嘒訓粗俗亦作諺乃俗而無文采者這皆是因于受病處夫子爲他指點正如醫者治病必各各言其所患何病使人好用對治方法後來惟曾子一呼慨唯最爲敏捷正以其能克去此魯耳此必夫子平時零碎議論門人彙記於此故不用子曰字冠首。

〔商〕柴世基問魯字與愚辟嘒等字竝說畢竟是不好字面程子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此言何故答曰若論參唯一貫時何等敏捷功深力到之後復安得以魯言惟起初原是魯的後來能變得轉纔見學力之到若謂得道反緣於魯則魯原是好的曾子亦生成是個曾子矣何貴於學柴世基曰以參之魯齊于回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敏曾子用功當過於顏子矣夫子論好學獨許顏子而不及曾子何也曰顏子曾子學問似覺有異觀顏子一日克己復禮是直從本體用功後來如濂溪陽明近似此派曾子一日三省乃逐事簡點工夫後來如晦菴敬軒近似此派蓋逐事簡點與本體用功者終有直接紆迴之別夫子的好學原只要歸向本體上故惟顏子爲直接其脉而下此則稍費周折雖自用功勤苦要或不能如顏子之速肖夫子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測〕庶乎謂庶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求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庶乎處在心體上看觀他無復善惡

施勞是能空善勞。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是能空人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能空己私。但在聖人絕四。更無起滅。如太空然。顏子三月不違。畧有起滅。故云屢空耳。屢空不與貨殖對。乃與屢中對。貨殖者。於貨財未免生殖。此本非學者所宜。然他心中若有億度。却時常多中。乃是聰明的人。見道不難。則字語氣甚緊。因上句貶他。而以此虛稱之。蓋夫子平時所注意者。止一顏子。卽一貫之參。猶不敢方。乃獨將賜與回。每每並較。是豈故欲貶賜。正以可造回者。唯一賜。故深有意於其人。而爲之相形激發耳。

論語湖南講
夫子說回也。其殆庶幾。差不多了。他心下能得時常空虛。不

卷之三
十二

爲物累。若賜則不順受天命。還把貨財生殖焉。然有所猜度。却時常會中。是這等聰明。怎可將來錯用。

商孟師尹問。空字考之五經四書。曾未見有贊心體者。卽論語有空空如也。又是指鄙夫。乃不好字面。似風。仍舊安貧之

說較妥。答曰。空字。從心體上看。其說有三。一則證之本文。屢空原與屢中相對。而貨殖是帶過的話。不與屢空對。屢中旣指心。則屢空亦必指心矣。一則顏子生平。如無善勞等。大槩已造於空。而安貧特其一節。卽有贊哉之語。乃借人憂以剔出其樂。亦是狀其心體。而非待贊安貧也。一則考字義。空乃活套字。凡虛無者。俱可言空。若作處會。屢空二字太新拙。在四書內亦無此

解。惟作心體。有鄙夫空空如也。雖彼此高下各異。而其從心上說。只一般。徐時泰曰。三義貼書肯。誠爲的確。但恐心體之空。於聖學終不相肖。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詩云。文王不識不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空而何。但未能克實。而先言空。則不免爲口頭禪。是則與聖學刺謬耳。曰。然則貨殖何又從貨上說。曰。此明有貨字。安得抹殺。而以學殖爲解。蓋殖貨正是不近道一事。乃與底乎相照。而不必從屢空牽帶者也。○林片春問。其底乎屢空。作一句讀下。文氣亦順。答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明與此底乎同一語氣。何必要改讀。○朱之翰問。命字是通章要領。顏子之底。直見徹天命根宗。若賜不受命而貨殖。是於原頭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十三

透要。須將億中之識。從天命處。究心始得。答曰。每每教你們看書。看本文口氣。蓋有論道理的話。有論人物的話。若在天命之謂性。便須將命字重發。此則以回賜較量。原只在二子人品上。相形激勵。命字不過畧一帶過。因爲道理在此。更生執着。是但知有字義。而通章語氣。不免反失却矣。○王師濟問。億字終是子貢一生大病。夫子指破他。要他去億歸空。恐此不是稱許的話。答曰。玩則屢中語氣。明是稱之。億字好友宜活看。億卽思慮定靜安後。尚不廢思慮。益對已得手的。要他掃去億度。對未得手的。亦須借億度爲研磨。今以子貢分量及屢中語氣。照看。要知畢竟是稱詞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測〕室是道之精奧處迹是古人所做過成法正走入室內的轍迹此迹到入室後如得魚忘筌畢竟要脫去的善人能得合下不踐自與善契豈不是他資質好處但亦不能入室則言外之旨分明謂其不踐迹而阻從入之路反為好資質所限耳

〔演〕子張問善人的道夫子說善人生來好的不消踐那現成的迹然也不造入到精奧的室內

〔商〕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測〕論篤是口裏議論懇篤不浮是與只據論篤就稱許他蓋世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十四

人因見巧言不好便以論篤為佳不知其中也有真偽君子是有德有言的色莊是模樣莊嚴恰像篤實光景乃有言未必有德的上說論篤下說色莊蓋言與色相應可隨舉以互見者

〔演〕夫子說只因言論篤實就稱與他言便好莊飾知他是有實德的君子呢知他是做模樣的色莊呢

〔商〕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測〕由求俱是問行夫子雖一進一退總是要他行得恰好非謂由能兼人獨不欲其行也有父兄在殊非稟命之說記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以此推之父兄在者凡事俱須照顧前後不宜直前遽行只是要加躊躇之意兼人謂一人才力能兼數人之長若果行得停當有何不可其實銳進者未免粗疎故以退之法救其失蓋凡教人不在益其所長而在攻其所短此正化裁之妙也

〔演〕子路問說聞得就該做麼夫子說凡事有父兄在要須照顧怎麼聞得了就做冉有問說聞得就該做麼夫子說凡事聞得了再憚不得就該去做公西華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說有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十五

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說聞斯行之一般樣問兩般樣答亦也疑惑敢問甚麼緣故夫子說求也退怯做得不及故把聞斯行之策勸他進去由也兼倍人做得過當故把有父兄在裁抑他退來總是一般方法

〔商〕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

〔測〕凡人肯死說得個敢死若是不肯死撞了兇人連自家王張不得怎麼說何敢蓋顏子一聞夫子之言全不計及事勢而直以心事來對因為曉得夫子在一心要保全身子趕來追隨說子在何敢死則子不在而敢死可知此不是道義之契其

能置形骸於生死之外者。安得有此。

演夫子被匡人圍了。有戒畏於桓地。夫子已先出了圍。顏淵在後到。夫子見了驚喜說。我道你已是死了。顏淵說。夫子見在。呵。怎麼就敢去死。

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何註曰。子然季子弟。

論語湖南講
意如。逐昭公。則子然亦必素蓄無君之心者。故於其問由求。謂

卷之三
十六

不以道事君。又謂不從弑逆。皆以陰折其不臣之心耳。以道事君。單單只把個道。更不用別法也。不可則止。君不以道爲可。我卽止而不仕也。具臣乃是知效一官。能辦一職。非止備臣數之說。

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好說是大臣麼。夫子說。我道你是甚麼異樣的人。品來問却原來。把由與求這樣的人來問。所說是大臣的人。單把個過去事。君不肯一些遷就。君若以爲不可。就止了不仕。如今由與求。只會辦得一官。好說是具臣罷了。子然說。既然是具臣。凡君要做的。他都是依從的麼。夫子說。從的固多。若是弑父與君。一定也不從了。

商。顧若群問。冉求曾從聚斂。誠爲非道事君。若仲由是最剛果

的人。何亦爲此。想或出於見所不到也。答曰。旅泰山。作丘賦之類。想春秋時。安於習見。亦不覺得是十分僭逆的事。故且容他過去。觀子路以正名爲迂。未嘗無通俗之見。然伐顓臾。而夫子獨責冉求。則子路不與其事。又可知。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周禮註。社稷土穀之名。有德者配食焉。

○成人有喪。兄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宰。乃衰。則其樸素之資。素李於人。子路使爲費宰。不爲無見。夫子何便說賊夫人之子。看下列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子羔乃質美未學者。仕學雖是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十七

一理。然必豫先理會。方可施之於民社。若臨事漫嘗。則悞已悞人。寧必無之。子路本非爲佞者。但其言似是而非。而信口直談。不加理會。故以平日之惡。佞懸坐之。蓋佞必子路所深惡。欲使惕然有省。而要非夫子真質語也。

演子路使子羔爲費邑。夫子說。他不曾學。就爲仕。賊害了人家。的兒子。子路說。爲宰有民人去整治。有社稷去奉祀。這就是爲學。何須定要讀書。方纔叫做爲學。夫子說。只因你這般會答應。我平日疾惡那佞口的人。

商。鄭尚媚問。學古入官。方合道理。以仕爲學。全然悖謬。恐難說。他似是。夫子所惡。還如註非其本意。而禦人以口之謂答曰。

因倭者說得似是故能禦人。若全沒理。那能禦得人來。子路胸中自謂有此道理。而不能因夫子言。再加體會。如所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便爾信口說出。故有類於倭若謂原非本意。而禦人以口。則子路乃瞞心之輩。擬人失其倫矣。

子路曾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黜爾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十八

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註。疏曰。曾皙參父名點。宗廟之事。謂禘祫祠絜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註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願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既覲。王爲禮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舉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小相謂相若之禮者。周禮註云。出該賓曰摯。入贊禮曰相。又注云。相爲王君攝者。聘禮云。卿爲

上猶大夫爲承摯士爲綰摯。此云願爲小相者。諫不敢爲。之。願願爲承摯綰摯之大。夫士耳。鼓瑟希音希也。鉦投瑟聲也。季春也。學者所兩之祭名。使童子舞。舞之春。官女巫。職曰。舞。舞。因謂其處爲舞臺。舞臺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

測觀居則曰。不吾知句。夫子開口。便有惜諸子見知無人。不得用世之意。率先也。子路年長。宜先對。但不免有當先急遽之意。攝足鈐攝。千乘之國。已是大國。復云攝乎大國者。如當時魯衛之於晉楚也。有勇是能親上死長。奮不顧身。方是方畧。爲坐作進退之法。哂之。乃是爲他未得到手。而急於張皇。下文不讓亦此意。足民。使民衣食豐足。禮樂則化行俗美。人有揖讓之風矣。禮樂本亦所優爲。因求之讓而亦遜其辭。止自居於願學。宗廟諸侯祀祖考之事。會同諸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皆朝天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十九

子時事。端雖有玄端之說。只作端正訓。爲是章甫殷冠。舉一冠之正。而衣服即該於內。贊禮爲相。願爲小相者。謙言不敢居以大也。撰是撰述。所陳說的便是。浴沂如後世於上巳日。迎流盥手。畧潔衣以除其垢也。夫子始以知爾爲問。點所對非本旨。何以獨與之。蓋夫子從人知說來。原是用世念頭。至三子言富強禮樂。逐個個有許多作用。說得行不得。夫子一一聽過。未免心下鬱悶。到點說向童冠借春。浴沂風詠。目前這許多快活。不覺動其師徒樂聚。居常名教之適。是爵而忽舒。故發此喟然之嘆息。與點要與他一同快活也。然曾點初時。亦爲已志不足。以酬夫子。故嘖嘖不敢言。不意及蒙許可。未知何故。故待三子既

去自家獨後。以三子爲問。欲因人以證已耳。亦各言其志。言三子也。各自陳一。抱負吐一番經濟。非漫然無當者也。已矣。亦是嘆詞。纔提起三子。仍觸動夫子用世本懷。嘆息不能已已。然則三子又是夫子與的。點一發不得明白。乃逐個從頭問去。爲國以禮。須說得輕鬆。不必將禮字重着。點又因爲國二字。翻跌入求赤非爲邦上去。至於五六十而亦邦。宗廟會同皆諸侯。則求赤亦是爲邦。初不以爲國。病由。而所以與三子之意。愈顯然矣。看來夫子生平志在救世。無日不望三子之富強禮樂。見用於時。安得有外之之意。特以知已不遇。雖轍環列國。亦惟日與吾黨。隨地自適。卽至患難中。猶師鼓琴。弟子執干而舞。則曾點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一

之樂。夫子又未嘗不素用之也。是知諸子皆夫子所與。而與點之情。則獨爲感愴。
演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夫子說以我年紀。有一日長過你們。不要把這個爲事。大家畧去了形迹講話。你們平居便說沒人曉得我。設或有人曉得你。就把甚麼去做呢。子路率爾對說千乘的大國。鈐攝在兩大國中。間又加上師旅。因師旅又生出饑饉。由也去做。剛到三年。可使民都有勇。不怕死。且曉得攻擊的方畧。夫子聽了。微笑他。又問求爾怎麼。對說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的小國。求也去做。剛到三年。可使民都衣食饒足。若是把禮樂去化道。還須待有養的君子。又問赤爾怎麼。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一

對說禮樂非敢說能得。却願去學他。如宗廟中。諸侯祭祖宗的事。又如會同。諸侯朝見天子。端整了章甫的冠。這時諸侯在那裡行禮。赤願爲小相。贊相他。又問點爾怎麼。時點方鼓瑟。因問住了。他音聲還鏗爾不斷。含了瑟。站起來對說。點的志。異乎三子的撰述。恰像不好說得。夫子說。這有何妨。也大家說自己的志向。點說。當暮春的時候。春服既成就了。同那冠者五六個人。童子六七個人。浴浴乎沂水。乘風乎舞雩。一路歌咏歸來。只眼前討些受用。三子都是要人知的。却當時只有人不知光景。夫子聽了點言。不覺感懷。喟然嘆說。點會這等快活。吾與點。夫子所問的在人知。所與的倒在人不知。點心下終是疑惑等三

到此且夫子與則與矣。又何以喟然嘆也。以夫子發嘆反點素履揆之。故知所與。乃一時感觸之懷。而非其生平本願。○柴世埏問。看夫子一生。避世之念俱假。如浮海居夷之嘆。可見他若肯丟了天下。自尋快活。則聞長沮荷蕢之言。謂何憮然。謂何說果哉。此喟然之與。初無實意。譬如人處室家鬧熱場中。忽然聞得山林幽靜。一時入耳也。覺清涼欲往。纔過頭。那室家又終是放捨不下。故語及三子。復有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之嘆。向時與點一言。又不知丟冷何處。此當如鏡花水月。不可執着。若認定一時感觸。便謂夫子主意在是。何似痴人前說夢。答曰。此亦說得有光景。但觀夫子平日。用世之心誠切。而樂天之趣不無。據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一

說似左祖用世一邊。不免稍偏。且吾與點句。全無實義。亦太凌篤。○施惟中問。曾點畢竟是何如人品。孟子常以曾皙爲狂。未見有實事可指。想亦從此看出否。答曰。狂者嚶嚶慕古。真是不把世情覷在眼裡。觀點洒洒數語。亦就此可想狂者氣象。至實究其品地。則後世如寇萊公。近似子路。劉宴。近似冉求。各實落在事業中幹辦。點似可彷彿陶淵明。白香山。識見稍有到處。便會討一着便宜。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己」字。禮字。照下文看。已。卽是視聽言動。於此要件件適意。認作自家與人分別。故以爲己。克者。戰勝之謂。能降伏得他。下非直去此已也。禮卽是當視常聽常言動的條理。如不合條理。自己心下亦必有所不安。可見此已本有個條理在。但一向只從已用事。將禮悖違復者。此已仍歸還於禮也。克復功夫。是一套做的。觀下非禮勿視等。勿視必律以禮。則克己乃以禮克之。如奉大將以討叛逆者。迨禮復。則百體悉受節制。而已卽化爲禮矣。克己復禮。是爲仁功夫。故謂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二句。正申解爲仁意。一日者。前此雖做克復功夫。苟一間未達。不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三

三月猶違。還計不得程途。算不得日子。惟到一日。耳目口體。忽然都喪。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功夫得手時候。這一日纔好算得克復的日子也。克了己。我與人既無形骸之隔。復了禮。我與人又有相通之矩。是彼我一團都在仁中。而存神過化。自不能外。歸仁者。謂天下聞風興起。信向此仁。乃歸依於仁中。非定是來歸我也。當與民德歸厚一例看。此雖聽其漸漸感動。而功夫只在一日下手。向後別無作爲。故一日克復之下。直接以天下歸仁。更無遲疑等待之意。謂何必要說到天下。蓋仁原以天下爲一體。舍了天下。卽無處寄我之仁。正如火寄於木。必木燃方是火到。若木未燒着。火在何處。故必天下皆歸於仁中。方爲完

此一體之分量。方是爲仁耳。天下歸仁。全歸克己來。將己自克。所謂心病還從心上醫。故說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乎哉語氣。蓋深有味於此己之得力。而爲咏嘆之詞也。夫子論仁至此。真是直截痛快。顏子便要下手去做。故問功夫的條目。夫子又就己上。分別出視聽言動來。已是要靠他爲仁的。有何不好。只爲見色要視。聞聲要聽。不好的話。要說不好的事。要做。像了自己意思。不顧道理如何。這皆是不以禮而以己者。故謂之非禮。勿者。教他着力簡制。顏子此時。亦在未約禮前也。不云以禮去視聽言動。而云非禮勿視聽言動。俱用禁止字義者。正應着上邊的克己。然句句有個禮字在。則復禮亦即含於其中矣。不敏

論語湖南講

卷之十三
四

言不敏。提是謙詞。請事斯語。謂請從事於這四勿的言語。通章看來。仁的分量。必包乎天下而仁的功夫。惟在於自己。分量全歸功夫造來。故於論克己。獨爲詳切。

顏淵問仁。夫子說克勝了縱欲的己。復還到循理的禮上。這個乃是爲仁。人只爲功夫不曾做到。分量便有虧欠。若一日間克了己。復了禮。天下的人。必定感動。都慕着爲仁。歸向於這仁中了。天下總隨己轉。可見爲仁乃專歸自己。去克自己。曾轉歸他人乎哉。顏淵便要下手去做。說請問功夫的條目。夫子說禮不該視的。不要視。禮不該聽的。不要聽。禮不該言的。不要言。禮不該動的。不要動。於己上都把個禮去克他。顏淵說。問得夫子

指點。雖資質不敏。也顧不得請從事於這言語。努力去做了。南方如騏問仁字。昔有以生字訓者。程子云。未盡上蔡指覺的。便是朱子又道上蔡之病。在以覺爲仁。醫家云。手足痠痺。爲不仁。明道謂此語最可玩味。晦菴又間取喻於桃仁杏仁。明道又謂公則近仁。陽明又云。公愛。諸說各各不同。今講獨從程子萬物一體者。却是爲何。中庸云。仁者人也。孟子云。仁人心也。原不轉一註脚。倘所謂仁道。至大。纔有所主。便該括不盡。故那答曰。仁字乃最緊要字。論語一書。論仁已居其半。安可糊塗看過。凡講中俱以萬物一體言者。惟提出一體。則處處可通。如以生字訓。須一體。生意方不斷滅。以覺訓。唯一體。故痠痺便自覺得手。

論語湖南講

卷之十三
五

足痠痺。政是一體內隔絕處。桃仁杏仁。乃一體中生意所醞釀者。公則不私己。愛則不傷人。皆視爲一體之意。所謂入者。我是此人。人亦是此人。一體中豈容分別。所謂人心者。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亦是一體。諸說都未嘗不是。今獨提萬物一體者。正從此章看出。蓋夫子平日論仁。隨諸弟子分量設爲方便。俱所謂第二月。獨顏子則真是承當得起。故直截指示他。但想天下何等廣大。而所論一日克復。要取必於天下歸仁。豈不是以萬物一體爲分量。學者須識此宗旨。於仁方有成就。若分量不廣。雖竭力用克復功夫。亦終局於所見。而無滿量之日矣。湯自新曰。以萬物一體爲分量。恐功夫不免馳騫。如何下手。曰

下手只在克己。所以不能萬物一體。皆爲此己。已一放縱。則必至拂人從欲。與人情不相體貼。何繇一體得來。曰。天下其廣如何。一克己便能通得去。曰。天下正不離己。自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皆人也。皆隨其所值。而以己爲酬對者也。人情所最切近者。無如愛子。惟推乾就濕。無以有己。故能與子爲一體。若待一家皆無以有己。則一家皆一體矣。待一鄉皆無以有己。則一鄉皆一體矣。以至國與天下。莫不皆然。但此處隔礙消一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一分。此處隔礙消二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二分。至十分清足。即是萬物一體。即便天下歸仁。曰。人之愛子。原是爲我一體所分。若天下與己終覺有間。如何見得是一體。曰。今人路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六

遇饑寒困苦。的也惻然憐憫。彼人自苦。謂何要你動心。且其說人便看這地上螻蟻蚯蚓之類。爲命其微。乃足踐蚯蚓。卒然驚慟。有真知其然而然者。而至於一執己相則相爭相軋。雖至親骨肉不免刺刃。可見萬物原自一體。而紛紛隔絕。皆己爲之障。故欲下克己功夫。必須知萬物一體之分量。欲盡萬物一體之分量。必須下克己之功夫。柴世基曰。既如此。則爲仁功夫。只克己便了。謂何又生出復禮來。曰。仁是一團生意。全體渾然。雖具在本心。而已念一熾。則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放言。身欲妄動。仁便制他不下。惟禮則件件有個條理。如視聽言動之類。處皆把個方法制伏他。他自然受我約束。而仁不爲所關。故

己須用個禮。如人一身自頂至踵。皆一團元氣之充周。是仁。其間肢節筋骨。處處有個脈絡。是禮。若脈絡壅塞。則元氣便不能貫通。而血肉有潰爛之憂矣。再推廣之。仁的大關目。不過親親仁民愛物。不先親親。便去仁民。不先仁民。便去愛物。固爲不循條理。倒行逆施。連仁民與愛物。也通不去。然就親親中。又自有條理。如仰事俯育。誠爲至意。若使殘害他人。爲非理之奉。則親親亦失之矣。至於民固要仁。亦不因此便可暴殄生物。如禮不殺。刑不覆巢之類。又自有樽節愛養之方。總是仁愛了。沒個方法。便易情泥於一處。他處反行不去。所以要有品節限制。則天下雖廣。自以條理之分布。而生意觸處可通。萬物一體。不外是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七

矣。此爲仁之所以必藉於禮也。○虞宗瑤問。克字有訓能訓去者。二義何居。答曰。克字原有二義。訓勝也能也。相本文最貼者。隨用一義。若訓能。則當云能已復禮。覺文拙而義平。故不如從勝訓。爲長。至若訓去。則原屬杜撰。竝無此解。沈荅曰。既是勝已。謂何又說由己。似不相照應。曰。視聽言動。趨向着非禮的。固是此己。道是非禮。能降伏他的。亦是此己。如手中癢去扒他。癢的固是手。扒癢的也是手。○孟師尹問。天下歸仁。只在我心。體能與人。不隔便是。若要那人感動。都歸向此仁。恐難取必。答曰。心體與天下不隔。固是。但世未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形者動變。必然之理。人不感動。還是我未到一日克復處耳。曰。孔子在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八

勝亦未見天下盡皆信向。曰：孔門從遊弟子常時幾遍天下而其私淑者更不可量。但到處有人信向，即是天下歸仁矣。又何必盡人皆然？若拘執此義，則唐堯時謂黎民於變時雍，又謂比屋可封，而何朝廷之上猶有四凶也？但本文不云歸我而云歸仁，故前講只以聞風興起爲言。方所該自廣，若實實從遊，則止是歸仁中之一輩耳。洪度曰：取必於人之歸仁，終恐學者馳心於外，曰：天下皆我一體，何物是外？卽此有外之心，仁便不免缺陷矣。但感動雖在彼，而功夫只在我，機如桴鼓，豈容有意要求？故下卽繼云：爲仁由己，聖人之言，自無滲漏。○鄭尚友問：聖功貴動靜無間。今天子以視聽言動告顏子，似單在動處着力。倘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九

〔測〕不欲勿施，正爲仁的實事。必從見賓承祭說來者，蓋人若心事故縱焉，能體貼人情，必須一心對副着他，如大賓大祭，過着爵位德望的人在面前，或天地鬼神鑒臨於上，此時自然一心對副。今把出門使民，人情所最易忽的，俱與見大賓承大祭一般，則此心時時提攝，更無放逸之處矣。這正是推心的張本，不欲勿施，卽將心去體貼人，我所不願的，不要把去施與他，邦家無怨，又根上不欲勿施來，能得如此體貼人情，自然到處無怨。如其未然，則不欲勿施者，猶未盡也。此與天下歸仁一例，亦是見他爲仁處，但天下說得廣，在邦在家不過隨身之所到，因彼此功夫有頓漸，故感通亦有廣狹耳。仲弓請事斯語，其功夫誠不同於顏子，然其直下承當，却亦無異。

〔演〕仲弓問：仁夫子就於出門易忽的處，就教是極大賓客一般，於使民易慢的人，就如承極大祭祀一般，把這樣心對副將去，自己已所不願欲的，就覺得人也一樣，不把去施與人在一邦於邦的人無怨，在一家於家的人無怨，都體貼得人心事來。仲弓說：雍得夫子指點，雖資質不敏捷，也願不得請從事於這言語，努力去做了。

〔商〕王光濟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項平說，恭敬卽見賓承祭之意，忠卽勿施之意。出門二句，既爲下二句張本，則居處二句，亦可云爲與人一介乎？答曰：夫子言仁，卽初言亦是，豈見

承祭之心。說不得是仁。但仁有功夫。有作用。見賓承祭。乃是爲仁功夫。畢竟在平時做的。不欲勿施。纔是當下的作用。於仁更爲貼切。且彼口氣三平。則三平。此口氣不落。則不落。看書正須于理同。而相其口氣之異。豈可拘爲一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何註曰。牛。弟子司馬牛。○說文。訥。頓難言也。也从言。刀聲。徐曰。頓者。多頓顛也。廣韻。

〔測〕訥。卽忍意。乃頓住在口。而不直出其言也。訥。根仁者來。是就養成的說。倒不是初學所能想。牛平日必是好說話的。夫子特指點個仁的模樣。使牛默會。牛却不去思想。道是訥言爲易而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一

少之。蓋以仁爲難。能當不止此也。夫子卽就其意說。爲仁果覺得艱難。卽要不訥言。自不得不訥了。言外見得口頭會說的。還只是一團浮氣。未曾摸着他的就裡呢。蓋欲變化氣質。歸於木訥。方纔可與商量。而本文所言。並無實發爲仁處。不必執句深求。

〔演〕司馬牛問仁。夫子說。仁者的人。他言語常訥。住不肯輕說出來。司馬牛說。只言語會訥。這就算得仁了。難道仁是這等容易。夫子說。爲仁果覺得艱難。說出來便要訥。也能得不訥麼。訥豈只在言上。

〔商〕羅應垣問。爲之難。舊說推進一層。謂他心體存養得定。故作

爲不肯輕易。此纔於論仁相關。答曰。今人看書。動輒說到心體。我亦未嘗不說心體。但說體卽見用。說用卽見體。說心卽見事。說事卽見心。各就本文。自有一個實際。今本文只說爲之難。何又增入心體。凡論仁體。固要得其源委。而說向行。事上。則改頭換面。各各不同。譬如月在天上。只一個。而影落川中。金光萬道。處處有月。若所賞玩者。原是水月。而索之天上。則現前光景。反失之矣。如此看書。論語全部。一言可蔽。云心體足矣。夫子何用這許多說話。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二

〔測〕憂是憂愁。懼是懼怕。不憂不懼。根君子來。亦是就造成的說。其所以能然處。全在下內省不疚。內省是自己心下查考。人在暗室屋漏中。做了虧心的事。別人未必曉得。自己如有疚病一般。排遣不去。故須要心下查考。沒有一些病痛。則此心快然自慊。有甚麼憂。自反而縮。有甚麼懼。這何憂何懼。從內省說來。亦只在自心上論。若境遇豈能必無。但雖有亦如飄風之過。於我心毫無關涉矣。內省怎麼便能不疚。要見還有平時克治功夫。但此在言外。不曾道及。

〔演〕司馬牛問君子。夫子說。君子的人。心裏不憂愁。不怕懼。司馬牛說。只不憂不懼。這就算得君子了。夫子說。心內自家查考。若

沒有一些疾病。便自覺得心寬體壯。還有甚麼憂愁。有甚麼懼怕。這豈只在憂懼上。強制得來的。

商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案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誅之。未及。先謀於公。公如之。召皇司馬牛。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魋。氏向巢。送人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莊焉。而適齊。齊舍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測司馬牛之兄向。雖欲弑宋公。其弟子車亦與同惡。我獨亡。謂只當沒有兄弟的一般。恭因君臣之義。絕而兄弟之情亦絕。雖未誅戮。亦不復可算兄弟矣。此只好諉之天命。故子夏引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二

成語曉之。敬。照下與人恭看。則敬。單屬於己。敬原是好的。須要常常如此。無有缺失。與人恭固好。却有未必盡當處。又須有禮以節文之。我既恭敬。人亦必恭敬。以恭敬相孚。則道義之交。何減骨肉。四海皆兄弟。不過言其多。凡感動得的。即是。非謂盡人皆然也。此語宜會意看。

演司馬牛因兄弟作亂。憂愁說。人都有兄弟。大家相安。惟我遇着變異。獨沒有兄弟。子夏說。商常聽得說。死生有付定的命。富貴在主宰的天。這都是躲不得我的。只去理會自己。君子自家敬謹。沒有缺失。與人恭遜。又有禮節。把這方法去相交。四海內的人。但有感動的。都好做得我兄弟也。君子何患沒兄弟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三

商董天植問。君子三自反。猶不免於橫逆。豈得盡四海皆兄弟。泛論其理則可。若實作兄弟。恐未必然。答曰。我雖敬恭。四海豈能人人盡乎。固是有其理。不必有其事。然我既自盡。道同志合之朋。又何地無之。則有其理。亦未嘗不有其事。洪天泰曰。論理如此。畢竟與兄弟不同。曰。如今朋友之道。已絕於世。宜乎有是言。看世上所謂朋友者。戲謔以爲忘形。詭曲便成知己。稍稍飲食濡沫。爭侈以爲盛事。間或居恒。矯作意氣。一當利害。則抱頭縮頸。情狀有不堪論者矣。朋友的道理。原不然。通財一節。古人所不必論。進之而患難與共。生死無欺。春秋戰國間。往往有之。然此猶俠氣也。若道義之交。則以德相成。以道相濟。言臭等

於如蘭。心同可以斷金。如此莫逆。爲甚還做不得兄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測浸潤如水之浸灌。漸漸滲入。至於濕潤。以此方法用譖。則溫言冷語。日逐漸投。自潛移不覺。膚受是肌膚上受傷。以此方法去愬。令人驟見。必忿然爲之不平。不行者。不行他的譖愬也。只此目前不爲所蔽。便是心下明白的了。故可謂之明。然恐人只認作近。又將浸潤膚受。不行玩味一番。說豈徒是近處能明。亦即可謂之遠。蓋凡四海九州之外。要障蔽我。總不出目前欺瞞。譬如人眼界所到之境。若在遠處遮蔽。如何能遮得過。只消將

一物遮在眼前。則泰山當前而不見矣。故近處不蔽。即是遠處不蔽了。這全不曾說及明之本體。只就所照上。想見其明體耳。

渙子張問明。夫子說如浸灌滋潤的諧毀。肌膚受害的控愬。都最會哄我。却到我跟前。能絕不行他的。面前蔽我不得。便是我心上能照這喚做明了。豈只近處能明。若是浸潤的諧。膚受的愬。都不行他的。近處蔽不得。便連遠處也一樣蔽不得。總是這心去照。這就喚做遠了。

商異之斗問人當諧愬之來。多用情識對付。反墮在他計中。所謂不行者。乃是心之不行。謂情識空而本體定。故能明且遠。答曰。行諧愬。也不定是情識。譬如居官的。卒然有人遍體被傷。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四

控告於我。那時無論好官及官。也都未必有成心在內。然却不知不覺被他遮掩了去。總只是心上沒見識。故特借諧愬不行。以規其心體之明。不必又將不行處穿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渙足食。足兵。民信。三項平說之矣。聯上足食足兵一句讀下。是說為政已盡於此。更無別法也。民信者不徒我信於民。而民亦信得我。過這三樣輕重去。置子貢豈不曉得。但意夫子或更行權之妙。而究竟不出於經。不得已者。要照常歇手。緣不得已

須用變通。兵去而食給信孚。猶可相守。其事易見。故不復申說。

若無食則便要死了。何可去得。所以又申言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立是植立得定。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伏信以立相維不

解。若沒了信。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子叛父。臣叛君。土崩瓦解。

鳥獸散矣。不能植立。還怎麼成得個國家。到不如死了也罷。如

唐之張睢陽。以孤城弱卒。當百萬新集之師。是去兵。到後來羅

雀掘鼠。是去食。而至死卒無一人敢叛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

渙子貢問政。夫子說為政須是充足糧食。充足兵衛。民都與我

相信。有這三件就殺了。子貢說萬一事處兩難。決歇不得。要去

一件。於這三者還是那個先去。夫子說兵只是護衛的。且去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五

兵。子貢又說萬一事更難處。決歇不得。要去一件。於這二者還

是那個先去。夫子說食只是養生的。且去了食。去食就要死了。

自古的人都有個死。若是百姓沒有信相倚恃。便大家都賴小

了。不能植立。還怎麼成得個國家。

渙徐世淳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玩語氣似還重信。邊論理亦

應如此。答曰既重民信。子貢又何消再問。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成衛大夫

渙文是文飾如服物采章登降揖遜之類。儼然有可觀美質則

質素止存本質而無增飾也。棘子成要去文存質亦與夫子寧儉意相似。但不免矯俗太過。故子貢以失言惜之。文質照下虎豹二句看。又如虎豹的皮有文彩。質如大羊的皮無文彩。皆因乎其稟。肖乎其形。如在士君子。則須從文。備物備儀。方成觀美。若純任本質。便無以別等威。而明體統。在細民則止能任質。奮野率真。自得其便。若加了文彩。反張復。踴躍不成個模樣。故文之不可易為質。即猶質之不可易為文。質之不可易為文。亦猶文之不可易為質。假如虎豹之皮。原有文彩的。若要去了文彩。便不成其為虎豹。犬羊之皮。原沒文彩的。若要添些文彩。亦不成其為犬羊。故謂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此鞢字。與上猶字。頂

針一直接下。正所謂見脛雖短。續之則憂。為脛雖長。斷之則悲。各適其適。而非可相易。以見文質皆宜並存。不可偏去。

〔演〕棘子成說維世的君子只是質素便殼了。何消用文飾為。子貢說。可惜夫子的說話是個君子也。乃輕說出來。駟馬追不及。

這舌頭了。文飾的不可強他做質。就如那質一般也。質素的不可強他做文。就如那文一般也。只看虎豹的鞢是有文彩的。就

如那犬羊的鞢。是沒文彩的。兩下裡。怎麼相移易得。

〔商〕徐時泰問舊以文猶質。質猶文。謂文質分數不相低昂。今講

謂文之不可移易。猶夫質。質之不可移易。猶夫文。未審的從何看出。答曰。若單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沒下面兩句。便依舊

解亦得。今緊接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明是把虎豹鞢喻文。犬羊鞢喻質。猶字即頂上猶字。蓋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二語。正直喻文猶質也。一句。而反此則質猶文句。亦例見矣。語意何等直截。如舊說須於質猶文下補云。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便不免多費幹旋。且一般猶字。如何又作兩意。相看曹觀文曰。如此雖得猶字語氣。而鞢字未安。鞢是皮去毛者。故舊以盡去其文解之。曰。舊解以皮去毛為去文。是虎豹犬羊之毛。俱有文可去矣。易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惟虎豹有文。而犬羊則何文之有。即虎豹犬羊果盡去其皮。亦何至無別。舊解於字義未盡通。大約鞢字。即與皮字互用。

耳。去毛之訓。雖見於說文。亦不必太拘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測〕徹法乃井田之制。君民一體有通徹之義。故名徹。魯當初亦是行徹。自宣公有履畝之稅。逐畝又加一倍。則是十分取二矣。

君孰與不足。分明是百姓肯出賦稅。與君然。亦不外徹法。惟正之供。百姓若足。則飽食優衣。仰事俯育。俱已。有餘。何苦不輸課與君。若百姓不足。則飢寒迫身。救死不暇。雖日加鞭笞。亦不能應矣。君民一體。事勢必然。非徒虛論其理者。

〔演〕哀公問於有若說：「年歲饑歉，國家的用度不敷，怎麼處有若對說：『何不行那十分取一？』」君民相通的微法呢？哀公說：「如今已是十分取二，尚且不敷，怎麼還行得微法？」有若說：「若是百姓用度充足，他自然肯輸納君的用度，誰與你不足？若是百姓用度不足，把甚麼來輸納君的用度？誰與你足行微足？百姓正是足國的方法。」

〔商〕翁與明問君孰與不足？還是君民一體則緩急有賴，遇變必能分外輸助？若只是惟正之供，則何為二？猶不足也。答曰：「先王量入為出，所立稅法，原自足供國用。後世鑄山煮海，算商告緡，雖利孔百出，而天地生財實止此數，盈於彼者虧於此，倒把正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八

額錢糧反拖下了果，使正額錢糧一一辦納，國家自然敷用。古人一年耕有三年之蓄，若遇變而求助於民間，則亦國非其國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欲其生，惡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朱註曰：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此錯簡。

〔測〕忠信總是一實心，王者將他做主，張乃學問根基處，義則隨事合宜，原無定在。又須遷徙以從之，忠信與義兩全，則主輔相須，而可直造至誠無息，精義入神地位，故以為崇德，謂德日值之而高也。愛其人則欲其生，惡其人則欲其死，只此已不是

何又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是挑醒惑字意，說人之生死，且不消論，只你心裡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可見你心亦作不得主。張自生顛倒，却不是惑，知其惑則知所以辨惑，故不復言辨字，誠不以富一句，當作錯簡。

〔演〕子張問崇德辨惑，夫子說：「主定了忠信的實心，又遷徙在合宜的義上，忠信與義並做，便主輔相幫，只管造將上去，就是尊崇那德了。愛的人要他生，惡的人要他死，只是這個人你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心下自生顛倒，這就是惑了。」

〔商〕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九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註曰：是齊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測〕上君臣父子四字，是其名下，君臣父子四字，是其實，總是要盡其實，不可忝其名。

〔演〕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君是個君，臣是個臣，父是個父，子是個子，都要名稱其實，纔是齊景公說：『夫子說得有理。』善哉！果若君不是個君，臣不是個臣，父不是個父，子不是個子，這樣一定喪亡了，雖有粟，祿吾怎能得食他？」

〔商〕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測〕片言猶單詞。不必言之多也。折是折斷開來。凡獄詞必各伸其說爭做一團。我判其曲直。折開作兩處。可以折獄者。是折去就服。不復更爭也。其由也與。大槩料由能得而記者。因以無他語實之。子路有所許諾於人。就去做了。不肯歇宿。其言何等誠確。故他說出的話。人自信服了。如今做官的。只爲人平時信他不過。所問事。本未必盡差。却多生猜度。或道他聽分上。或道他通賄賂。轉告不休。若平日原信他是個誠實不說謊的官。則問下事來。一定信從。便不十分如意。也只得干休罷了。記者以無宿諾證折獄。真深得聽訟之法。

論語湖南講
〔演〕天子說畧說片言。就好折斷得獄詞開來。兩下不復再爭。這

等的人。大約是由麼。記者因記說。子路平日有約就去做。再沒有歇宿的許諾。是這樣做人誠確。平素能取信於人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測〕聽訟是兩造具備。聽斷其是非。猶人言與人相像。無訟不必全無曲直。但曲者即自認了。不消爭訟到我面前。使字大有轉移之妙在。但不說及無訟乃極治之化。不敢取必。故以乎字疑其詞。

〔演〕天子說聽斷爭訟。辨他曲直。我也像得人來。若難及的。必須有個化他方法。使民自無爭訟麼。

〔商〕居劍龍問無訟必實無曲直可較。若猶有曲直。豈能無訟答曰。若然則人人是聖賢了。此只如虞芮質成見讓畔而返者。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測〕兩之字。指上政字。居是身之所居處。無倦者精神不令倦怠也。行乃施之於政事。以忠。即將所居者行之。如今人爲政。何嘗不着精神。但他精神多用在結納要津。彌縫世態。對百姓反以爲厭苦。換得過便了。懶去留心。及至行出來。又不過因襲格套。鋪排體面。不肯將本心做事。故夫子提個無倦以忠。要人全把精神心術去爲政。

論語湖南講
〔演〕子張問政。夫子說。自身所居務要打起精神。不使有一些倦

怠。及行到政上。就把我所居的忠做出來。不可只在體面上修飾。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測〕成美成惡。只爭個從世道起念。從一已起念。而作用遂分美與世道有濟。惡與世道有妨。君子不勝關切故美的多方去培植。務成就他惡的多方去救正。使他不得成就。在已則不惜身家於人亦不避恩怨。必欲盡人皆美而無惡。方爲快意。小人則惟知有己。正引惡以爲濟。而懼美之相妨。故與君子相反。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要人都做君子。多方去成就人好處。不

就人不好處。若小人也。要扯人做小人。與君子的成美不成惡。正相反。

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測凡有國家者。俱有政。俱未必曉得解說政字。其字畫從正字。音又從正。乃端正之義。此句只渾然解釋。而責成於上。還在帥字內。

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喚做政的。豈只在條教上設施。乃是端正的意義也。子若帥領把個正。百姓便都學樣。那一個敢不正。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二

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測今人呼他爲盜。必然面赤。誰肯樂爲。只因在上的有欲剋剋。小民既饑寒迫身。且夕難忍。又見儼然簪裾。臨其上者。且不惜廉耻。要錢小民更何顧惜。於是相率爲盜。若上不欲。則下不竊。乃必然之應。不容爽者。

演季康子患盜。要討個去盜方法。問於孔子。孔子對說。假使子不要人的。民也會學樣不要。便實他。不肯偷竊。

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測德風德草之德。猶言行也。上卽如字。不必改尚字。而加尚意。自在其中。

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有道的都爲無道所妨害。假如殺了那無道的。以成就那有道的。於爲政怎麼。孔子對說。子既爲政。操了轉移的權。何消用殺。子若要善。百姓便學樣。一齊都善了。君子的行事。是那吹動的風。小人的行事。是那披靡的草。草上有風來。一定偃倒了。那有個不依從的。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測子張所問之達。夫子疑他是聞。所以及詰問之。得其邦家必聞之言。而後與他剖判。達如水之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漸漸通達之意。聞是傳聞。一人傳兩。兩人傳三。傳了開去。其實未必有此事。聞達迥異。故不容無辨。質乃本質。宅心的所在。要徑直。不可有一毫委曲。這質直全是好義觀察的張本。若無此質直。則做來雖合義。卽與色取仁無異矣。然天下直性的人。每認其大。

過不近人情處分未必妥貼。所以要好義。觀察下人亦是好義。中事。盡義從人起。不從我起。察人的語言。觀人的顏色。把思慮去下人。正降心以體貼人情。得了人情。義中方有斟酌調停之妙。凡此皆以善成其直者。質直則我的心既無枉曲。而好義下人則人的心又無拂戾。自然人都道好處。通得開去。在邦在家。俱必達了色。不只是顏色。凡顯露在體面上。爲人所見的。俱是取仁者。向人前做得十分親愛也。行雖該一身。既對色言。便將人見一邊別出。乃是人所不着眼處。行違則與仁相悖。違即忍心害理的事。亦儘去做矣。然此若自己膽怯。便不免露出破綻。巧處專在居之不疑。自謂處世道理合當如此。儼然以仁者自認。更無疑惑。這既能熱面向人。又能矯情鎮物。人都被他哄過。也都道好。所以在邦在家亦俱必聞。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四十三

孟子問士怎麼就好說得達了。夫子說。何哉。爾所謂達的。子張對說。在那也。必定聞得他。在家也。必定聞得他。夫子說。這個是德聞。不是通達。兩下真假各別。須要辨得分明。夫達的人。他本質一味徑直。絕沒有回互心腸。而又喜好那合宜的義。察人言語。觀人顏色。把思慮去下人。要體得人情。妥貼。是這等做來。真懇。自然行得開去。在邦也。必定通達。在家也。必定通達。夫門的人。把體面上的色。襲取了那仁愛。而實落所行却與悖達自認是個仁者。畧不疑惑。是這等裝得像樣。儘會哄動世人在邦。

也必定傳聞。在家也必定傳聞。

問郭凝之問。義字不專屬外。如必察言觀色。方爲好義。則此心向人情上揣摩。似乎義襲而取矣。答曰。孟子云。義內也。非外也。固然。易又云。義以方外。却是謂何。洪應龍曰。看下以字。是把義去方外。方如騏曰。義以制事。而制事處總不外此心。曰。此亦是幹旋話。而不知本文自不消幹旋。凡看書若滯在一句一字上。尋道理不去。理會前後文。如何得通徹。蓋義以方外。不是單塞的根上。敬以直內說來。卽此察言觀色。亦是承着質直。大抵直率的人。只愁不會委曲。那怕他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便是自己已不存適莫。正善於比義者。○程汝揚問。色與行。既以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四十四

人見不見分別。似外邊能得愛人。而切身處未必能克己者。故終成其僞。答曰。如此便似管子之一匡天下。而身爲奢僭者。夫子業許其仁。難以僞言。此還是媚世之鄉原。專在體面上打點。凡可表暴取名處。雖已亦必能克。凡不可表暴取名處。卽人亦未必能愛。只以見不見分別。較於真僞爲覈。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問以遊觀時。爲考德問業之地。故夫子善其問事。卽進德功夫。得是得理於心。既做功夫。豈不更得。但求得太驟。便恐做事因。

莽不着實。故須當先做進德的事。急急趨上前去。至於得則直放在後面。待他火候自到。不去輕易承當。則德自日漸造高了。這是崇德。慝是惡之匿於心者。最易護短。若攻時少有分心。便被他的躲過。只一心攻己之惡。更不分心去攻人之惡。慝方搜剔得盡。無處藏匿。這是修惡。一朝之忿。不關終身。不過霎時語言不合。意氣相左。只須忍耐片時。便好過了。他却縱着氣性。使去把身及親都忘了。不暇照顧。仔細思量。着甚要緊。這正是惑。

〔商〕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測〕仁智皆心之德。但因他愛。故說是仁。因他知。故說是智。正是指其體段不在作用上。說樊遲未達。照下吾見夫子問知看。只

是未達乎智。不識怎麼樣方能知人也。夫子說舉直錯諸枉。正是答他知人。因而說能使枉者直。連仁也都說了。但夫子不曾分別明白。所以樊遲猶未達。不免於子夏之問。子夏便曉得這句話該括得廣。故嘆其富。不仁者遠。是不仁之人皆化為仁。若遠去了一般舉皋陶伊尹。是解舉直錯諸枉。不仁者遠。是解能使枉者直。中間因有不仁在內。暗暗與仁相合。所以樊遲就曉得了。

〔演〕樊遲問仁。夫子說親愛人是仁。問知。夫子說知識人是知。樊遲不明白。知人的方法。夫子說把那直的舉用。他諸凡枉的錯置了。便會使枉的人都變轉為直。樊遲還不明白。退去見子夏。問說始初我見夫子問知。夫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怎麼。子夏說富哉。包括得廣。是這句言語呵。古時舜有天下。選擇多人中。曉得皋陶是個仁的。舉起他來。那不仁的便看樣變過。都遠去了。湯有天下。選擇多人中。曉得伊尹是個仁的。舉起他來。那不仁的便看樣變過。都遠去了。夫子的話。似不止單說個知。

〔商〕樊遲問愛人。知人。何以謂是仁知之體段。答曰。子試丟却愛人。知人。別尋個仁知體段來看。曰。能愛能知的心。即是體段。此謂本體誠然。謂體段未然。能愛能知。若無所愛所知。以為寄則。藏於未發。乃是渾然之性。故云本體。是仁知之同源處也。全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九

既分別言之則必各有屬而岐途矣。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不單云心而必云不忍人之心，是即愛人之謂。舍此則仁更無舉似處。知爲是非之心亦然。曰畢竟所愛所知之人，却在外邊。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如謂宇宙民物在外，而索之身內，則所謂愛者將愛我心肝脾胃五臟六腑，而所謂知者將知我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耶？蓋宇宙民物雖在外，實吾心能愛能知之所寄。念頭起處，即已遍乎六合矣。安得別之爲外而指爲作用？曰愛人知人既是體，仁知之用是甚麼？曰用則見於事者，如舉直錯枉，是知之用，能使枉直，是仁之用。○王五咸問未達，謂疑知之妨於仁，似亦有見。答曰若疑知之妨於仁，則告以能使枉者直，正是知以成仁，極爲分曉。何又有子夏之問，且吾見夫子問知句，他原只指着知上，安得又牽扯仁來？曰既如此，則夫子止告以舉直錯枉足矣，何又言能使枉者直？曰此必係成語，故連舉之。且尋常問答間，因此及彼者亦多，二語意義相屬，安在不可以類及耶？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如字讀

「對朋友不要只在口頭須剖肝露膽去告他，然又恐他依不得，更須善巧引道，當於理而適於情，說得妥貼方便，如此既盡了心，又盡了法，他猶以爲不可，乃是怙惡不悛的人，只該止了，不再去告，且道矣。自辱不定是他來辱我，即此言輕聽厭便辱，

沒了自己。

「子貢問友，夫子說凡爲朋友的，把本心去告誨，又不一味直致，善巧引導他，這等曲盡了方法，還不以爲可，就該止住了，不要說得厭煩，自討羞辱。」

「商陸運昌問：不可則止，還只止其忠告善道，抑竟與之絕交？答曰：止之字義，只是止其忠告善道。究竟論之，則世豈有不忠告不善道，而可言朋友者乎？雖未必明言告絕，業已心棄之矣。曰：如此，恐於朋友太忽然無情。曰：若只一不可便絕，則是忽然要須看上忠告善道，蓋已情真意竭，百計相規，而竟不得其入矣。夫子云：泛愛衆而親仁，朋友非泛愛之衆人，乃所親之仁人。」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九

人也。其道必肝膽相托，道義相成，利害榮辱相共，有善則勸，有過則規，豈有我諄諄言，而彼漠漠聽者？今人於朋友，從交起時，便已泛泛，肺腸不相入，痛癢不相關，而是心非，背地裡便生議論，相見時却一味親熱，個個是好的，難道這也算做朋友？蓋他原不將個本心，將個道理，在那裡相處，叫他止些甚麼？子夏謂不可則止，忽然且去理會忠告善道。鄭尚友曰：人亦有一時執迷，而積久方悟者，若不聽而遽絕，何以開其自新乎？曰：此卽所謂積誠以悟之，寬歲月以待之，已該在善道內，且因絕而得悟，未必非不屑之教誨也。曰：朋友相處，尋常些小過失，寧必無各執已見者？若不可亦須至絕交乎？曰：若小過則言之不聽，直

之矣。又何必忠告善道。惟忠告善道。故其事在必欲挽回。而不可已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測」此須提出友字看。如今朋友相聚，不過謔浪笑傲嬉戲終日，全不把件正經事做。故須以文去會集朋友。文如詩書禮樂之文，與之講習討究。下句又轉一意說難道，只在文字上，即以友輔我之仁。蓋文是死本子上的，惟與友相為講究，則頗六藝之精，闡千聖之秘，勸戒交加，機鋒互起，能使我神情勃發，而心恆生機，疊疊不能自己，故為仁雖難，我主張而相為輔助，實藉於友之力居多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一

「演」曾子說：君子會友，不是閑談，把個文章去會集朋友，然又不只為着文，就把朋友來切磋，輔助我自心的仁。

「商」吳希文問：語意云重輔仁，上句單為下句而設，似只宜畧過，不必又作轉語。答曰：重輔仁固是，但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連文也未必有，則以文會友一語，自缺不得。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測」先之勞之，語意不知何指。即頂上為政便是。政要率先，如所令當先其所好也。政要勤勞，如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也。此只論為政的人，子路看得先勞容易，故請增益，不知進銳者

必退速，其中正有可慮。無倦者，即先勞之無倦也。此全靠一副精神為主。精神若有倦，雖外面依着格套去做，中實懶散，滋味精神必不足以鼓動矣。故須要無倦，此不在事之作輟，而全以心之勤惰論也。

「演」子路問政，夫子說為政要當先做去，要勤勞做去。子路更請增益，夫子說莫道先勞容易，正恐日久耐煩不過，還須要沒有倦怠。

「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二

「演」有司乃各有所司，先則儘着他去做，待後來報成於我，可者允從，不可者駁正，固未始廢總理也。過已是無心之失，小則其失更微，故直赦除不問，放止小過，則大者實未嘗縱也。賢有德才，有能舉，則從眾人中舉之在位也。三句本各開平說，第舉賢才一着獨難，故又有焉知之問。然賢才雖不能盡知，但將爾所知者舉之，則人亦各各有知，誰肯棄捨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便知無不遍矣。此是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廣之也。

「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夫子說為政要先行庶職的有司，赦小過，細微的小過，舉起有用的賢才。仲弓說怎曉得賢才去舉用

夫子說你難道絕沒有曉得的。但舉你所知。你不知。又必有人知他。其誰肯棄捨不舉呢。

商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論語集注
卷之三
五十二

廢輒立郢。此誠不遁。惟陽明子所論。謂使其父子感化。交相遜國。而奉輒饋爲太公庶爲近之。必也。是斷無出此之意。然下一乎字。又是沉吟之辭。心裡要如此。亦料衛君之難從耳。自名不正。至無所措手足。歷舉名不正之害。皆是泛論。卽以衛事實之言。不順。如輒輒以父爲仇。則號令國中。赴告列國。出口必不順。當事不成。如輒拒父而終見逐。後雖復入。又奔宋而死於越。終弗克成。事得其序之謂禮。而今以孫欄祖。以子拒父。次序安在。事得其和之謂樂。而今以子仇父。父亦仇子。和順安在。禮樂不興。起矣。逆親者無罪。順親者加刑。刑罰不中矣。欲從逆而悖於理。欲不從逆而悖於法。民無所措手足矣。以衛事証之言言。

有可據者。名之必可言也。應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也。應前言不順。則事不成。無所苟卽是正字語意而已矣。見只是一個正名便了。更無別法。卽是必也語意。又與前必也正名乎相呼應。

論語集注
卷之三
五十三

論語集注
卷之三
五十三

論語集注
卷之三
五十三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四

邊見衛輒動以父子之情使知天下無無父之國定該郊迎其父一邊說則斷以亡國之人義不可復主社稷縱因爲子之情請其回國而輒自當讓位於子中間又令衛之羣臣百姓決要衛輒君國而以太公奉嗣以此想當日事勢輒之忍於據國拒父總以父得國已必失位如其不失位而但奉養其親則誰無父子之情者則斷之必於與兵爭國總以子得國父可強取而代如其見臣民既不與已而同來又得太公之養則又誰無擇使之知者如此則則斷與輒必各相聽從而正名之法或出於此歟曰如此調停極善但似父子之間不以至誠相感而以術相用矣曰在自己處父子之間自當以誠不以術至爲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五

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此在肅宗雖未必出于誠意然李鄴侯處人父子之間惟情度勢庶幾變而不拂于經矣似與先生之說意有同者曰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邢昺曰周禮記種穀曰稼如嫁女之有所生也樹果曰圃博物志云種絲枲爲之以約小兒於背
[測]請學稼圃或因當世儒者五穀不分有自食其力之意不如老農老圃大人小人事不相代若止論稼圃夫子誠不如矣禮義信必言好者蓋世亦有虛築其迹如晉文大蒐以示之禮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不本諸心而徒飾於事如何轉移得人故惟好禮好義好信民乃始敬服悅耳三個莫厭不及四方之民極言大人規模宏遠俯視稼圃相去不啻霄壤又何足爲儒者道哉故曰焉用稼非以代耕有人故不必用也
[演]樊遲請問學爲稼穡夫子說稼是老農會得我不如老農又請問學爲說圃夫子說圃是老圃會得我不如老圃樊遲不悟竟出夫子復說鄙瑣的小人哉乃樊遲也這豈是上人做的事上若好那端莊的禮民那個敢不恭敬上若好那合宜的義民那個敢不輪服上若好那真誠的信民那個敢不用情實是這樣敬服用情四方的民雖多必都襁負其子來歸了有此大事



為元明詩話詩話周適四方皆賦詩以見意

演夫子說誦讀詩篇多至三百識了許多人情世故乃授他以

商

新語湖南講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卷之五
五十六

誦夫子說其身人有好樣得看不消教令自行得去其身
不端正人也看了不好者不依從只是自身要緊

商流廷松問世
而以屢令驛
亦焉敢不順何

謂雖令不從。答曰。從正。令乃令之以正者。驅以事不

敢不從而驅以正終不可強然此非獨民之敢玩上也卽自己

出令亦原未有真實要民爲善之意。但看如今官府告示。惟詞語簡樸。事理緊切者。纔是實要人做的。若鋪排格套。裝點文彩。及體面上好事件。說到畧無輕重緩急之辨。則其心原非實

落要人去倣不過以虛文塗耳目而已以此辨之真毫髮不爽者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測魯衛本兄弟之國是時三家僭魯出公據衛政之大綱俱失而凡事陵替亦各相同然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則遺教未泯一變又均可至道者故並舉而嘆之

演天子說魯衛的政事。好友都不相高下。乃是兄弟也。

商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論湖南

五卷
十之三

劉季札適衛說公子荆等以爲衛多君子則子荆人品原佳居室其一事耳合是湊合儼來卽是少有完是件件齊備卽是富有美則更加精緻矣苟訓苟且乃胡亂將就之意世人居室心最無厭未有窮百方營求及至有時又把現在不算更要爬高上去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一日憂終日營營有何了期惟公子荆隨眼前所得都視爲過分只此念省多少經營馳逐之勞長多少逍遙自得之趣故夫子善之

演夫子嘗說衛公子荆最會處家如初纔有些他就說苟且聚
舍了須少畧有些他就說苟且完備了富足件件有他又說苟
且美好了是這等隨分易足

商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測天子存心天下故偶觸衛民忽發庶矣之嘆便有得民而治之意富與教則爲治不易之經也

演夫子偶往衛國冉有爲僕御車夫子嘆說不想衛國百姓這等繁多庶矣哉冉有說既庶了又將甚麼加上去夫子說須要衣食不缺富足他冉有說既富了又將甚麼加上去夫子說須要曉得禮義教訓他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八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測按史記此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暮月纔周足一月暮月間興利除害彰善癉惡大綱俱已振舉民心亦翕然變動了然止於暮月我這邊作事尚有勞未及達民之智愚賢不肖亦或參差不齊未便成就得來及至三年紀綱盡一於上風俗大同於下方有成就曰暮月三年見隨試輒效非漫然無當者

演天子說假使有能用我的只消周一月間政事已整頓得好

商孟師尹問夫子自謂三年有成至論王者又云必世後仁豈未仁可以言成耶答曰程子謂有成是紀法有成而化行仁

淪肌浹髓而禮樂可興是固一說然觀夫子治魯齊人歸僕

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耕者讓其畔三月間便能轉移得人心做出許大事業則三年之久或卽淪肌浹髓舉世皆仁亦不可知蓋王者之聖德不必便如夫子而夫子之緩來動和實有不可思議者曰夫子柄譽能化及國人而桓子魯君却又不能變其心事既不能格君相於三月則三年間豈便能使民俱格乎曰此却不同民乃我之勢力所可及而君相則我之勢力所不及德之流行亦必假於勢而後速如何一例論得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如字讀

測殘正與善相反本要梗化惟善人一味慈祥又加以百年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九

久浸灌成俗殘暴那裡還使得出來是已爲善人所勝過了殺本禁殘殘勝殺自可去玩亦可二字舉世未必盡然止如漢文帝之幾至刑措者也此引古語而嘆以爲實然要亦聖人不得而思及善人之意

演夫子說古語慈善的人爲邦到百年長久殘暴多應化轉也可以勝過得殘暴去殺不用了看起來誠哉可信是這句言語也

商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測王者是開天御世之主彼時經綸草昧始之以生聚繼之以

休養教訓一時自做不及必盡王者的一世而後仁仁者厚生正德盡人歸於立達正如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太和孔成周宇宙間者

〔演〕夫子說如或有行仁的王作用也須漸入必盡在一世方纔人人向化天下一團都是仁

〔商〕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演〕夫子說設使能端正其身了於做大夫從政就把這正身做樣子何難之有不能端正其身便要去做政正人也沒個把柄

論語湖南講

怎奈這正人何

卷之三
六十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那賦曰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退謂罷朝於魯君也

〔演〕政是國政事是家事禮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而獻納焉季氏專魯不使告老者得聞故夫子伴謂其事以隱刺之

〔演〕冉有退自公朝夫子說謂何這等退得遲慢也對說有國政要商量夫子說一定是他的家事也設或有國政雖目今不找用我曾從大夫後必定也把我知道來

〔商〕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演〕數幾字都訓作庶幾言相近也不可幾與不幾乎二語似相矛盾蓋因定公求興邦於一言望得太易故以不可幾難其詞忽然轉入人言頓跌出如知爲君難一句於不可幾者而此獨

幾之見此一言關係最爲吃緊如知爲君之難自然如芥水如履米不敢稍忽那何不興之有不必詳數爲君多費詞說及失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一

一言之旨唯其言而莫之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鬧出善不善兩路以相形見不善亦非有定局也章內數幾字數如字數乎字皆婉轉曲折不爲執一之論正使定公徐思而自得耳

〔演〕定公問說一句言語就可興起得邦國有這等事麼孔子對說若言語不可一句便庶幾得獨有人的言說爲君難爲臣不易這句言語却說得利害如或曉得爲君的難也自然不敢輕忽不庶幾乎一言而興了邦麼定公又問說一句言語就喪了邦國有這等事麼孔子對說若言語不可一句便庶幾得獨有人的言說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這句言語却放宜斟酌如其言善而莫之悖違也依這句言去便都是好處不

也是善的麼。如其言不善而莫之悖違也。依這句言去。便都是不好處。不庶幾乎一言而喪了邦麼。

商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測近悅遠來。教他體察民情。天下最易感者是民。未有民不喜悅向慕。而可言爲政者。故於民情向背處。便可得爲政之方。演葉公問政。夫子說爲政要近的人親見喜悅。遠的人聞風來歸。都繫心於我。便是。

商沈蔡問。悅來畢竟是政之教。夫子何不舉其事以告。答曰。貴子貢曾執此爲問。夫子云。夫荆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二

居。故云政在悅近而來遠。其言蓋有所爲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何註曰。莒父。魯下邑。

測欲速是念頭急速。不循次第。只要完事得快。見小利。是些小利益。看在我眼裡。放捨不下。既欲速。必過頭一步去做。不肯腳踏實地。不知空缺所在。卽爲病端。終被他牽絆住。做不通達。見小利。則精神力量。盡局於所見之中。外此遂不及照管。大事不能成就。此兩者。乃爲政之通弊。

演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夫子說爲政有程途次第。毋得要急速。有局面規模。毋得看見小利。欲速便要急反遲。不得通達。見小

利便顧此失彼。大事不得成就。

商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何註曰。直躬。而盜曰攘。○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誣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謂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竊羊而誣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則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

測直本無隱。何以相隱爲直。蓋父一定不忍言子之過。子一定不忍言父之過。其本心也。若說說出來。不是沽名。卽是避禍。把本心盡行曲折埋沒。而後有此。惟欲隱卽隱。直達本心。別無委曲。雖是隱。而直却在其中矣。是脫去形迹。而獨挑其一點不容已之至情。其刺骨之論。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三

演葉公語孔子說。吾黨有徑直其躬行的。其父攘羊。竊入羊。其子爲證明他。孔子說吾黨的直。異於爾黨。父爲子隱。瞞子爲父隱。瞞只這相隱。便不將本心屈抑。直就在這裡面了。

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測居處執事。與人已盡所值之境。蓋仁在心。不可捉摸。故就境上指點。使功夫有所持循。恭是端莊而不褻狎。敬是嚴恪而不懈慢。忠是直實而不欺僞。夷狄雖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以

仁視之。何非一體。正不必因地起見。棄此恭敬之心。這恭敬忠乃是仁之散見異名者。隨事隨地而皆然。則合之即渾然之仁矣。

〔演義〕遲問仁。夫子說仁。就放在境遇上。居處要端恭。執事要嚴敬。與人要忠實。這三樣在家邦固然。雖到夷狄與我異類。也要待如一體。不可含棄這恭敬也。

〔商張殷甫問〕夫子說個夷狄不來。不過要他常存心耳。意重雖之字。似不必以一體從夷狄上發揮。答曰。且問夫子教他存心。存在何處。曰。不過在居處執事與人上。曰。且道這三者又在何處。曰。不過在中國夷狄之內。曰。既如此。則中國夷狄即在這一處。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三

者裡這三者又即在心裡。舉一夷狄。不過在心裡撮出一件來說。豈夷狄獨是心外物。而舍此別去覓存。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朱註曰。硯。小石之堅確者。即硯曰。斗筭。各客十月。

〔測〕人自家有不慊意處。不消人來譴責。定然羞耻無地。人多埋沒。不覺得若行已有耻。提他做身子的主張。凡事皆質之耻心。則必自反而縮。浩然長伸於宇宙。此即所謂做人有廉耻的。

了。然若才局有限。幹辦事業不來。世界也難靠他。故又說使於四方。當時列國持危定傾。全憑使命。特舉此以律士。不辱君命者。詞令之有章。舉止之得體。生死利害之不屈不撓。於君命有光。不羞辱他。也是這樣。則立身既無破綻。用世又有作為。是朝完全的人品。可謂之士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以宗黨見之。必真。故取以為據。孝弟為百行之首。何反云次。蓋士須當世道。若止有孝弟。而他行無聞。只完自己身內事。於世上不得其利。益。故但可為士之次言。不論該信不該信。而必於信行不論該果不該果。而必於果。硯硯堅確而不轉移。小人謂器識不大。然本心不欺者。抑亦可以為次。又轉語以伸之。今之從政者。想當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五

將亦必列於士類。而子貢有不足之意。數舉以問。斗筭。是市儈之人。爭多較少。即俗所謂提籃把秤者。這樣人何足算數。蓋論士原以體用兼全為上。次之孝弟。則大德不虧。信果則本心不墜。亦是無用而有體者。若今之從政。則體用俱無。自卑卑不足道矣。

〔演〕子貢問說。怎麼樣便好稱得做士了。夫子說。行動自己。有個羞耻的心。決不做沒廉耻事。出使到四方。又應對得體。不羞辱君命。這樣有體有用。好稱做士了。又說。這樣人難得。敢問那大。一等的夫子說。別事好不須求全。要看宗族都稱他。孝親為鄉黨都稱他。弟長為大德。斷斷不得的。又說。這樣人也難得。敢問

再次一等的夫子說言必要信實行必要果決。硬硬然固執的小人哉。然却本心不欺。抑亦可以爲主的次了。又說如今現從政的人。怎麼夫子說提起那從政的。噫。這等斗筭市儈的人。士裡面何足把他來算數也。

〔面〕施惟中問時講於行。已有耻內。皆言上不愧君。下不愧學。爲孝爲弟。必信必果。俱已該得。似行已有耻。只論他本體好。孝弟信果尚可該。若君與學。則因才短而債事者。恐難言不愧。故須說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纔見他有體有用之學。若先將行已句看得圓融。似於四方句。反爲贅詞。說不去矣。答曰是。

論語南講

卷之三
六十六

〔測〕中行是中路上走的。造詣未便到家。而眼界已定。脚跟已穩。功夫不走一線。與之是。與他入道。狂狷連功夫未必停當。而却。有他好處。進取者古之聖賢。是。最上一等人。他直向前去。取上身來。此其志願最宏。只要教他功夫縝密。副其所願就好了。有所不爲。不是全然縮手。乃揀出那不好事。有所不做。此其操守最嚴。只要把他局面放開。廣其所守就好了。這都要說他長處。以見寄思之意。

〔洵〕夫子說要謙進道的。不得識中行走的人。與他同做。必須得個狂狷也好了。狂者進前。直取法那古人。狷者有所揀擇。不肯胡亂去做也。這都是有根器。好教導得的。

〔面〕蕭士韓問孔門如顏子定。是中行了。狂如琴張曾皙牧皮。狷如原憲。曾不見夫子與之。而一貫獨寄之。惟魯之參。顏悟之。賜何也。答曰。曾子守約。原是。個狷子。貢才達。原是。個狂。既經夫子指點。則俱就中行路上矣。若琴張原憲。終於狂狷。故未見嘉與耳。曰。曾子弘毅之學。似非止於狷者。曰。曾子初時本質。還是。几省其身。而弘毅則在已見道之後。曰。這樣說。中行已是有。人何用思想。曰。此或在曾子子貢。未授一貫時發也。然人只爲看與之太嚴。便道得。一二人可已。不知聖人心腸。已不得。人人主路。雖問亦有人。而眼前未能者多。要。不免仍發此嘆。曾文鏡曰。狂狷畢竟止於資質。抑有功夫。曰。狂狷自有狂狷功夫。但他功夫是。

論語南講

卷之三
六十七

只向狂狷一邊偏去。所以要剪裁歸於中行。曰。狷莫是有恒否。曰。不同。有恒是立心不變。如狂則狂得有恒。狷則狷得有恒。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測〕始終如一者爲恒。無恒。則做事便多起倒。如何得有成就。以作巫醫。善其言者。雖方言而理不可易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恒卦九三爻辭。或自外來。承者奉承。猶言奉承他些羞耻。記者因引易辭。故又以子曰。別之占易。而玩其辭。則必知做是。

知不恆者必不占也。引方言及易詞以見徹上徹下。俱必貴於有恆。

〔演〕夫子說內人有言。說人若沒了恆常。近巫醫這等小道。也做不得。這句話說得有理。善夫。又易辭不恆當其德。或承奉之以羞耻。夫子因斷他說。易辭這等說得做省人。乃無恆取羞。羞豈不占玩易辭而已矣。

〔商〕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測〕和如太和元氣。寒不至於栗肌。熱不至於炙手。與人溫和可親。絕無乖戾相嫌之意。同如雷同。窺人精神意向。與他依附。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做一團。絕無界限。可以自立。這和同迹相似。而實異。故從君子小人以別之。

〔演〕夫子說。君子一味溫和。像個同的。而却又不同。小人一味齷齪。像個和的。而却又不同。小人一味齷齪。

〔商〕邵耿光問。晏子所論和。謂君可臣否。如五味五音之相濟。似更明白。答曰。此和同。正要從相似處。別他出來。若如晏子之說。則和與同。形迹顯然不合。何用夫子別白。曰。晏子所論。既不是。則和與同。究竟似無別。曰。都俞咈咈。皆是和。若晏子則定取相反。只在咈咈一邊。故未為完義。其所論同。却是。

〔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測〕古者取士於鄉。蓋其生於斯。長於斯。習聞習見。鄉人之好惡。最真。然狎習有素。則猜嫌易生。成心難化。鄉人好惡。不必盡真。故一鄉之皆好皆惡。無全是。亦無全非。子貢非不曉得。特設為兩端。以發夫子之論。至於鄉人之善者好。不善者惡。則同已者。悅異已者。憎。其人之有善而無惡可知。此乃為定論。

〔演〕子貢問說一鄉的人都喜好他。這人怎麼。夫子說。恐衆好不。必都當。未便使得也。一鄉的人都憎惡他。這人怎麼。夫子說。恐衆惡不必都不當。未便使得也。不如鄉人中善的與他相投。喜好他。其不善的與他相拂。憎惡他。只看那好惡的人便是。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商〕曹觀文問。論人之法。誠無過於善者好。不善者惡。弟仁人邦家無怨。變貊可行。又作何法。觀答曰。邦家亦大槩論耳。究竟仁人何嘗無人惡他。即孔子削跡伐木。便可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測〕世間有一等寬容的人。易於事。亦必易於說。有一等嚴厲的人。難於說。亦必難於事。如今易事的。偏難說。難事的。偏易說。一人之身。而用情不同。故以而字及其字為轉語。究他緣故。君子為着天下國家。必廣集羣才。以理衆職。怎麼苛求得。故易事。而反此者。難。小人為着一身。則情欲嗜好。種種可投。故易說。而反此者。難。

此者又難。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判也。

演夫子說君子容易奉事。而難於喜說也。說他不把個道理。他只是不喜悅的。這樣該得難事了。及其使人也。又隨着器用待他。畧不苛求。小人煩難奉事。而易於喜說也。說他雖不把個道理。他也是喜悅的。這樣該易事了。及其使人也。又必求全備。絕無憐惜。

商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測泰是自得。仰不愧。俯不作。此身絕無牽絆。而舒卷自如。驕是傲人。任人有好處。他只不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態。發露過

論語精義

去。此亦迹相似而實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舒泰自得。像個驕的。而却又不驕。小人驕傲。像個泰的。而却又不泰。

商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測剛者有勁骨。可以任重。毅者有忍力。可以道遠。木如不雕之木。質樸天然。絕無令色。訥是言不出口。絕無巧言。剛毅可以任仁。木訥不至鮮仁。故皆與仁相近。

演夫子說。人有剛會硬得過的。有毅會忍得過的。有木不會雕琢的。有訥不好說話的。這四樣質地不壞。都近着本性。的仁。

商虞宗政問。木訥只是個質樸的人。可說近仁。若剛毅則夫子說根也。德焉得剛。是剛者無慾。曾子說毅能道遠。是毅者無息。

無慾無息。已是仁了。而何以近言。答曰。無慾只是世間清品。豈便得為仁人。毅能道遠。乃正做工夫。原非得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古曰。如以刀切物。廣韻。惇。惇。相切。責說文。強力也。从人思聲。

測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關切。絕不放寬。惇惇。訓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藹然和悅。如字。頂上三樣。是他氣象。如此氣象。乃學問養成。非一蹴可到。似尤子路所難。故言之耳。朋友以道義

論語精義

相交。不是道義。就不該交了。可以盡情深求得。故屬切切。惇惇。兄弟是走不開的。若責備太嚴。他不能相從。反傷和氣。故屬怡怡。

怡

演子路問說。怎麼就好稱做士了。夫子說。切切。惇惇。到的模樣。惇。惇。詳勉的模樣。怡。怡。和悅的模樣。養得有這等氣象。便好稱做士了。然這個又不可樂施。同道的朋友。要直該得切切。惇惇。同胞的兄弟。要和該得怡怡。

商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測善人教民。不是教他講武。乃教他為善。即修其子弟忠孝。

也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能得親上死長。可以卽戎者。卽所謂可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者也。玩亦可字。原非專爲卽戎。而發益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卽訓詁。

〔通〕夫子說慈善的人教導民到七年長久。民爲善所感動。便死也不避。亦可以卽就兵戎了。

〔商〕呂人龍問。同一善人。七年便可卽戎。而勝殘必以百年。何也。

答曰。卽戎只意氣感激。便能奮不顧身。若勝殘則已滲入肺腑。移其志念。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卷之三
七十三

〔通〕教字卽上文教字。戰者。置之死地而後生。攘得死方能取勝。

不教民戰。不曉得親上死長。一味貪生。反至取敗。故謂棄之。

〔商〕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耻也。

〔通〕爲仕則有道當建明。無道當拯濟。卽不仕而其具亦須豫辦。

那一時不有事。做單言一殺者。絕不做事時。時只吃些飯。過日子也。此不但食君祿卽家食亦是殺字。只照本字。不必作殺字。所以因憲有守無用。故以此耻歲之。

〔通〕原憲問人的羞耻。夫子說那國好的時候。也沒些事做。只吃得吃飯。那國不好的時候。也沒些事做。只曉得吃飯。這等人在世上。好羞慚也。

〔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通〕克伐怨欲。是原憲說的。因與上相連。故不復用憲問字。克如

克某城。去降伏他。伐如伐某國。去攻討他。皆是勝之之意。怨者

怨惡欲者。貪欲。這兩件原是學問的大病痛。克伐了怨欲。制住

他。使不得行。可以爲仁矣。矣字。已直許他是仁了。不知此乃消

〔通〕

卷之三
七十三

除氣習的功夫。不是仁道得手的究竟。蓋仁者先難後獲。人當

習氣發起時。能降伏得他住。實是艱難。然方做功夫。制於東者

未必不發於西。尚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便定他是仁。故曰。仁則

吾不知。原憲之克伐怨欲。卽是顏子之克己。但顏子有個復禮

在。是有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直截原憲只去克伐怨欲。是無

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迂迴。乃是根器之鈍劣。故功夫不能直

入。而非可盡謂錯用也。

〔通〕原憲問說。克伐了心下的怨欲。使他不任情去行。這是能克已。便可以爲仁了。夫子說。怨欲最難降伏的。今會制得他住。可以爲難了。若道他是得手的仁。則我實不曉得也。

〔商〕羅伏龍問。原憲稱子。既有何頭腦。無頭腦之別。則其克已功夫。畢竟是同一是異。答曰。有頭腦克已。是提宗。無頭腦克已。是割治。頭腦既不同。則其克已功夫。雖同而實異矣。李佐曰。爲仁。既該提禮作主。夫子何不直截教他聽。他迂迴去做。曰。教人必因其分量。若個個可教。以復禮。則仲弓樊遲。都該一樣答了。究竟頭腦要曉得。而語上語下之教。固不輕發於未憤。排時也。陳曰。僕曰。仁者先難後獲。其主意已定在仁上。今憲止於慾欲不行。未知頭腦。則此難與先難難字。功夫亦似有別。曰。說個可以爲仁。他亦是以此求仁。難字原無分別。但他還認作仁。則是未知後獲之義耳。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四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測〕品格超於凡民之謂士。他自有極重大。極要緊的事在心上。那有功夫去閒想。懷居則所處之便安。尙且着念。怎能做得人品來。故不足爲士。

〔演〕夫子說做士的志趣。必定高遠。若懷念着居處。便志趣爲他所局。算不得做士了。

〔商〕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測〕危是危險不安。凡利害關係所在。冒險去說。冒險去做。如孔子誅少正卯。誅萊夷。告季氏。則云荀子之不欲。這是危言危行。

無道之危行言孫者。行以立身。不可改易。言以接物。便通讓無妨。此不獨爲吾身免禍。而且以調停時事於萬一。如請討陳恒。是行危。而言則止。謂從大夫。而不敢不告。又何遜也。然在聖賢胸藏定識。用險若夷。何危之有。弟以衆皆推遜。而此乃挺然獨當。故以危云之耳。

〔演〕夫子說邦國好的時候。須危險那言語。危險那行事。略無此畏避。邦國不好的時候。固仍舊危險那行事。若言語便遜讓些。也自有個善用的方法。

〔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五

〔測〕德本躬行。原不消在口裡說。然就把它來說。亦是心裡實有的。如數自家實。了了分明。必定有言。若只在口裡會說。或是那裡聽過。見過。非從中心發出。故不必有德。仁與天下爲一體。若抑遏我一體之念。便如自身受傷。激發起來。其孰能禦。必定有勇。若只外面激發。或是假借名義。未必出於中心。故不必有仁。此蓋恐言勇之亂德。仁而欲人之撰其本也。

〔演〕夫子說有德的。將心得說來便是。必定會有言。有言的。恐只在口頭。不必定有德。能仁的。有好念遏他不得。必定會有勇。能勇的。恐只在氣魄。不必定有仁。不可把真的被假的混了。

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禹益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何

謂南宮适之問似不了語而意溢於言表羿善射禹益舟有這

等才技真可以凌歷一世保此首領何難却皆被誅戮不得其死禹稷躬稼是以百祗爲憂所謂拙業者也而倒有天下可見才技之工拙全不足憑所以轉移此者自別有所在其意分明指著肆惡與修德而却不明言正可令人深長思者夫子不答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七

蓋以言到得趣處止須會意不必多言初非有所忌諱也然又有味其言故於既出而復嘆賞之君子是論他人品尚德是論他心事唯尚德所以爲君子非有兩樣然字連禹稷讀乃反上起下之詞

〔演〕南宮适問於孔子說羿最會得射箭禹在地上推盪舟楫都被誅戮身不得其死有絕技的尚爾那守拙的更難自立了然禹稷却又躬自耕稼而有了天下人的巧拙是這般作不得准夫子兩下心照不答他南宮适出去了夫子復嘆說看他說話來有德的君子哉是這個人尊尚有德哉是這個人

商

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演〕君子以天下爲念而小人只知有自身者人品原從此分心事亦從此判君子本是要爲天下然或習氣難除私心難化間亦有不仁愛處但造詣雖未純無傷於其人品故尚謂之君子小人既只曉得自家則心事如何通得去伎倆如何放得開身之外漠然絕不相關故決未有仁此斷其平日用心而非以一念之離合論

〔演〕夫子說君子本是與人一體的但念頭未純不仁愛的所在也有矣夫決未有只顧自己的小人倒能仁愛者也

〔商〕閔兆祥問小人雖汨沒已甚未有絕無良心者何以斷其仁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七

之必無答曰小人反是無心所觸亦有仁時一涉有心便種種自私故無心時全作不得准周夢熊曰小人之不仁既以有心則君子之不仁豈以無心乎曰又不盡然人私心縱有生帶來千磨萬鍊難以銷鑿雖有心克他而仍以有心不能使之盡化然謂有矣夫則亦偶然或露千百中之什一耳豈至理欲抗衡而可以言君子哉余藻曰君子路頭不同或只克得一身嗜欲或只成得自己名節實木必有天下一體之念頭君子不仁或是此一等人曰無天下一體之念者雖他行好仍是徑徑小人恐算不得君子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測能勿字乎。字是商度之詞。愛了他。還能得勿勞。不能勿勞。忠了他。還能得勿誨。不能勿誨。試審度看。若勿勞。聽他放逸怠惰。我愛他的心。還過得忒。勿誨。聽他唯言莫逆。我忠他的心。還過得忒。有何不可。如其不能。則愛怎免得勞。忠怎免得誨。一腔不得已之苦心。實無限輾轉及側。夫豈漫然而出者。此是泛論。不必分貼愛子忠君。

演夫子說。勞與誨。人都是怕的。但心下喜了他。會得不加勞苦。麼。本心爲着他。會得不加教誨麼。這一段要歇歇不得的心。真好難過。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九

子曰爲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說曰。禪讓。鄭大夫世叔。卽子大叔游吉。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子產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久善爲詞。今禪讓。能謀於野。則發謀於邑。別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詞。令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簡子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敗事。

測。草創是創始。個草創起來。討論。足討求他典故。議論他當否。修飾。謂冗濫者修除。不足者增飾。潤色。謂潤澤而不枯稿。采而不質。素。一詞命而備諸賢之長。誠可謂盡善。故應對賓客。有敗事。

演。夫子說。鄭國做聘問隣邦的辭。命禪讓創起個草稿來。世叔討論他事體停當。行人子羽修飾他多寡適均。東里子產潤色。他有文彩好看。是這幾個人。大家做成的。

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註。飯。食。俱如字。讀。○朱註曰。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文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則其爲人可知。何註曰。駢邑。地名。商年也。

測。此總是微顯闡幽之意。子產之治鄭。禁侈崇儉。作封洫。鑄刑書。政本尙嚴。然以鄭之侈縱。不如是。不足以挽回其風俗。保全其生命。實是愛他。故謂之惠人。子西能收紀讓國。本楚之賢大夫。夫子都置不道。而但曰彼哉。彼哉。猶言是他那裡。蓋雖有好處。總非我臭味中人也。其意必爲楚國僭王。而其大夫不能救正。故併外之。人也。猶言是個人品。真所謂頂天立地漢子。奪伯氏駢邑。不是奪以與仲。乃伯氏有罪而仲奪之。夫管仲北伐山戎。南摧勁楚。一匡九合。功業爛焉。夫子他皆不論。而獨言此。蓋以威勢屈人之力易。以處置服人之心難。後世唯諸葛武侯能使李平致死。廖立垂泣。今伯氏沒齒無怨。則管氏生平作用。夫豈徒假仁仗義已哉。亦自有以深服人心處。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九

演。或人問子產。夫子說他的政尙嚴。皆爲着相愛。乃是惠人也。

問子西。夫子說他的好，是彼處哉？是彼處哉？問管仲。夫子說這真是個人也。他奪伯氏的駢邑三百戶，伯氏飯只蔬食，直到沒盡年齒，再沒有怨恨的言語，這豈容易服得？

商。柴世挺問夫子。外子西時說俱謂春秋外夷狄之意，今講何？以止從僭王上看，答曰：春秋只是尊王，並無外夷狄意。今考春秋所載，凡侯伯子男，僭稱公者，生前俱書本爵，死後即稱其所僭之爵。如宋公和卒，葬宋穆公，是以公稱公，而無僭者也。蔡侯考父卒，葬蔡宣公，是以侯僭公者也。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是以伯僭公者也。滕子戩母卒，葬滕隱公，許男成卒，葬許元公，是以子男僭公者也。夫子於葬時，亦皆與之，惟獨僭王號者為楚。

論語精義

卷之三

與吳其書則如楚子旅卒，楚子審卒，楚子昭卒，楚子麋卒，楚子居卒，楚子軫卒，吳子乘卒，吳子遏卒，吳子夷昧卒，皆書本爵。及葬，竟削而不書，蓋嘗以意度之。侯伯子男僭公，猶在臣列，侯服之內，追葬則加以謚，又為後人所追贈，故生前既正其本爵，而死後即假以空名，亦無不可。若僭王，則上與天子敵抗，君臣之名義，斷不容稍假。故如楚與吳必重損之，至如懷夾秋，則當時秦亦楚類也。乃書葬秦景公，葬秦哀公，葬秦惠公，秦水伯爵，皆與僭而不削何耶？且刪書皆帝王之事，至取秦誓終編，則更不可解矣。蓋吳秦伯之後，楚鬬融之後，皆聖賢苗裔，其子孫能昌大其國家，至春秋會盟征伐，無一不與上國相通，則用夏變夷。

正聖人所取，而安得攘之？以此知尊王。乃夫子作春秋，本旨今反畧其大者，而以攘夷小見混入於內，是豈識輕重之等者哉？徐世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來，分明指荆舒為戎狄。曰：此魯頌祭僖公之詩。鄭箋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夷，秋南艾荆及群舒，荆舒與戎狄既有南北之分，原非一類。況此乃孟子借來闢許行者耳。好辨章又借來闢楊墨，則其為權用而非有實義可知矣。曰：夫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則稱仲實在攘夷。安知春秋不即此意乎？曰：被髮左衽，必指山戎白狄之類。若楚則在春秋時，聲名文物與中國埒，原無有被髮左衽之事。且此亦止是稱管氏功業耳。春秋一書，豈專為管氏設者？

論語精義

卷之三

而足相比例也。

管東原曰：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管仲之學未之有聞也。愚考春秋之世，先王六德之教猶存，孔顏之學未嘗不在宇宙間。特不若後儒之張道轍耳。子產以博物君子聞，而管仲志在周公之道，其學必有所本。豈徒六德遺教中來耶？夫子高其人品，亦不徒以事功較量而已。然竟不與其為王佐，何也？雖曰道多迂，身以行忠，後儒類知開道之為學，不知微管仲行之為古，乃乃不以不學，卑百代殊絕人物，亦異於孔子仁管仲之旨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淵入富處貧，啼饑號寒，室人徧譎，非真能樂道，有充然自得之趣者，難免咎嗟。若處富而揚揚得意，賣弄人前，不過一輕薄小人，少知自好者，即能不為，故有難易之別。

〔演〕夫子說：『貧窮沒有怨，要在自身上排遣，最是艱難。富足沒有驕傲，只須加人處收斂，却是容易。』

〔商〕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何註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齊卿家，臣稱老，滕薛小國。

〔測〕孟公綽素有不欲之操，而又能知崔杼伐我之速歸，則亦非無識者，特其守優於才耳。夫子借滕薛言其不可爲大夫，先以優爲趙魏老，抑揚之，蓋不欲因所短盡沒其長也。趙魏老以家大勢在我而易行，凡有守者，即可可能，滕薛大夫以國小，勢在人而難禦，非有才者不易辦。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八十二

〔演〕夫子說：『孟公綽這個人，若把他做趙魏大家的，他才幹容易使，便還有得多餘，是只好做滕薛小國的大夫，恐才幹支撐不來。』

〔商〕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何註曰：武仲魯大夫，臧孫紇，莊子卞邑大夫，久要，要舊約也。

〔測〕智廉勇藝，不是要他兼備，看一若字，亦字，是只須像臧武仲、公綽、卞莊，冉求各人的所長，加上禮樂，便俱可做得成人禮。

閑之以中正之矩，樂者陶之以和平之養，文乃文飾，以學問陶鎔其本質也。成人全重文禮樂上，若不是禮樂，則武仲要君公綽不可爲大夫，卞莊刺虎，冉求賦歛，把才技都用錯了，怎能得成就？今之成人者以下，辭氣激烈，又有一曰字，乃是子路所對。蓋夫子舉武仲諸人，原就今人中勉以學問，子路便承上說，今人何須禮樂？只能信義無虧便好了，乃就論世而互相商確，非自表其所能也。但夫子則造就之情深，而子路則感慨之念切耳。今之成人以下，採榮世基解。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八十三

〔演〕子路問完成的人，夫子說成人甚麼難，只要像目今臧武仲的知識，孟公綽的不貪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藝能，隨那一件，能文飾上中正的禮和乐的樂，把才質陶鎔成就，也便好像箇成人了。子路對說：『若目今的成人，何消過望他文禮樂？只是見了財利，便想着道義，見了危難，便授與他身命，長久要約，必定去踐，不忘記了平生的言語，肯這等信義不虧，也就好做得成人了。』

〔商〕施惟誠問：成人品格甚大，畢竟兼衆長然後可，恐非一節造到好處，可輕許得。答曰：『聖人商人品，止論學問，不論質地，必實地相兼，則短長原屬天分，豈容人力增得？且語氣亦原無相兼之意。』孟師尹曰：『若說一人要兼衆長，誠難，至事以一節論，則如公綽文之以禮樂，亦不過廉之盡善，終短才能，天下有可無。』

作用之成人乎。曰：使公綽造到伯夷之清，難道不得成箇人品。○方天眷問：學問以實不以文，此禮樂何以文言？答曰：對智廉勇藝之質地，故以文言。以質生文，正彬彬者非所病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何註曰：文子，衛大夫公孫扶。

〔測〕公叔文子，是衛之賢大夫。當時稱其不言不笑不取，特形容之辭，而必有其實。故夫子問之公明賈，乃賈所對，則皆發必當可，有以深中乎人心。更非養到者不能，尤令人難信矣。其然豈其然，總因不得其實，而且信且疑，非定是譏刺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八十四

〔演〕夫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說聞得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果然是這等麼？公明賈說：把這箇說話來告的，忒過當了。夫子只是遇着時候方纔言，人恰好要聽，自不厭煩他的言；遇着喜樂方纔笑，人恰好都喜，自不厭煩他的笑；遇着合義方纔取，人恰好要與，自不厭煩他的取。夫子也只是箇恰好，夫子說他果然，是這等恰好，恐怕好更是難事，未必他是這等麼。

〔商〕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何註曰：臧武仲，魯大夫也。○左傳：季孫攻臧氏，臧孫新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訖，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遇也。乃立臧為臧氏，致防而奔齊。

〔測〕以防二字，是斷案。武仲既已奔邾，只宜在邾請防，乃如防以請，分明有據，邑以叛之意。人或因他辭遜，不以為要君，夫子獨誅其意如此。

〔演〕夫子說臧武仲把防邑求立後嗣於魯，他請詞像箇謙的，據邑實有所挾，人雖說不是強要君上，我看來却不信也。

〔商〕

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

〔測〕桓文皆尊周以稱伯，其謫正之事，須論其大者。桓公如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名義甚正大。文公如踐土之盟，乃召天子以會諸侯，計謀不免詭譎，至於小事亦可類推。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八十五

〔演〕夫子說晉文公的行事，詭譎而不端正；齊桓公的行事，端正而不詭譎。同一伯業，作用也各有辨。

〔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何註曰：言九合三乘車之會，六殺梁，傳衣裘之會，十有一不取北者，及陽穀之會也。○左傳：莊公八年，齊公孫無知作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公欲立無知，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齊。鮑叔牙與管仲先入迎，師來，言曰：『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曰：『糾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公子糾於生，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公從之。及堂阜而釋之，歸而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伐也。』吳越一戰，師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而後歸。周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功績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性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去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東白置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游乘舟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東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與西服汴沙西吳南城周反辟於絳微濟諸侯莫不來服而入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繫技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之道神諸侯而朝天子唯能用管夷吾而伯功立

測子路之責管仲其言亦自正同事一君而有死有不死則其心或未免傷忍未仁乎者疑之也因前叙事而以已意斷之故加一曰字夫子把他的該死不該死直置不論而但發明其仁當時列國紛爭百姓肝腦塗地若要止殺還須大殺戮一場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皆是衣裳之會不消用着兵車不知省了多少戰爭保全了多少生命這等仁愛那箇如得他來事雖在桓公而謀畧出自管仲故言管仲之力打到他身上而再言如

論諸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六

其仁以嘆許之

演子路說管仲召忽同事公子糾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了管仲不死看起來他心下殘忍未得爲仁麼夫子說桓公九次會合諸侯不消把兵車去制伏都是管仲謀畧的力也這等保全天下那箇像得他的仁愛那箇像得他的仁愛

商徐時恭問夫子之取管仲止爲其濟世功高若論君臣之義終恐未是答曰人於處死須看事體如當君與社稷俱亡自無苟活之理所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死則死之是也此時而屈節事仇雖動高千古難逃名教之誅管仲小白均出子公子耳卽世子之位未定也未見確是何人該立當爭入時

兩人對壘仲爲子糾死於兵乃固自宜然及小白先入得國則社稷有主而國之群臣百姓業已君之矣子糾一身無關宗社重輕仲又何必定以死徇惟仲所處原介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而功實超軼千古故夫子直畧其不死而稱功後世若趙普躬與陳橋兵變之謀推戴新主以圖富貴後又阿順太宗使廷美德昭不得其死乃先儒列之名臣言行錄內且稱趙韓王有仁者之功欲以比跡管氏嗟乎管氏大彘其肯食普之餘哉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諸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七

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微無也社謂衣衾

測子貢發問每深入一層說不能死已是不該又相之更解說不去不知管仲的相若爲着一身富貴果是天下之罪人他的相實是爲天下霸訓把乃把持諸侯之政匡訓正如申五命之詞是也管仲嘗伐白翟山戎一匡天下在攘夷狄居多故謂微仲而被髮左衽仲之功業是這等大不在乎一死匹夫匹婦是卑身一箇無天下之念者諒是避忌嫌疑要此心見諒莫之知是無功業可表見夫子只要仁天下故所重在濟世功勳而一身名節直小視之而不與同日道也

子貢說管仲恐非是仁者麼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身死已

不是又去輔相虧他心下忍得去。夫子說管仲相桓公不是小可的做作。他把桓公稱霸諸侯一總匡正天下。民自當初直到如今受他惠賜。若沒有管仲。世界都是夷狄的。吾其被髮左衽了。他一心爲着天下。豈肯像那卑身的夫婦。爲要信諒便自輕死在溝瀆中。沒有箇人曉得他也。

商湯自新問。匹夫之諒。似暗指召忽。忠義非劣於事功。何爲大子反伸仲於其上。答曰。律以仁道則救天下生命之事。大舍一身名節之事。死而名節無愧。死固好。不死則留其身以有爲。身受不諱之名。而天下可藉我以有濟。所係尤有大焉者。夫爲保全天下。其於污蔑自己。此誠仁者之用心。而夫子之論管仲。論諸湖南講。

及此夫豈容輕議曰。管仲稱仁誠如所論。若召忽之死亦不爲小節。何故以匹夫匹婦小之。卽非明指。豈得不暗相妨礙。此處終覺費解。曰。固不必指定召忽。卽指之亦非有貶諒。乃見諒之諒。要人人信我。得過談何容易。如今人滿身都是曖昧。可信者何在此等節義。若以些小功業較之。自難相匹。唯論仲說到一匡天下。非仲則被髮左衽。便覺關係最大。夫子只是要救濟天下。故以視死節猶爲小事耳。若假借功業之名。曲徇苟免之實。則又召忽罪人。安得援仲爲口實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偶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子。○標引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內饑。夫子爲衛與國之餓者足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貴乎。夫子轉衛國之政。修其法。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則惠文子。

測公叔文子之得諡。止以能修班制。使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俱衛人反畧而勿道。夫子偶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蓋深冀忘分薦賢。爲人臣第一美行耳。

商公叔謚文子的其臣大夫名偶。與文子同升於公朝。夫子聞得說。只這一事。何等光明俊偉。便好算得是文了。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論諸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九

測仲叔圉卽孔文子。逐疾妻適。祝鮀倭。王孫賈諷媚。竈皆夫子所不取。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足以保國。可見國家器使之不可已也。

商天子言衛靈公的爲君沒道理。康子說。既是這等怎麼不喪亡。夫子說。他會得用人。仲叔圉管應對賓客。祝鮀管奉祀宗廟。王孫賈管訓練軍旅。既是這等。國家大事都付托得停當。怎麼他得喪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測言之不怍。照爲之難看。乃是未行而先言者。這便覺得所

上難過有個出口羞慚的意思。蓋恐空言之未必能副也。若不
作則像口說出原不會在事上體驗故料其爲之必難。執此以
察言觀人斷無一爽。

演夫子說他說話出來沒些羞慚。便決是不照顧前後的。要去
實做畢竟煩難。

(商)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三子者之三子皆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弑之。
魯昭公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子曰魯弱。齊強。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

(測)兩言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見無君之賊臣子所共誅。即去

位猶然而況見居其職。沐浴一告。雖於齊事無濟。亦足奪三家

之魄矣。此種道理真不可不存於天下。明知其不行而不吝已

演齊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了去朝告於哀公說陳恒弑了他

的君罪逆重大請興兵去討他公說這個事我難主張你說向

三子道孔子退去說凡事君的都容不得這逆賊以我曾從大

夫的後不敢不上告也。吾君乃不自做主說告夫三子者然君

命不可違只得往見三子告與他都道不可孔子當面說凡微

官的都容不得這逆賊以我曾從大夫的後不敢不來告也。

(商)施惟中間哀公即從夫子而三家不允。將奈之何。答曰哀公

若從夫子之請召三子儼然以大義命之。又得夫子說於其間

三子亦不敢不從曰既從之後。事勢更當如何。曰觀左傳所載

魯衆齊半之說。則夫子已有成算胸中。伐齊必可得志。陳恒既

誅。然後請於天子。置君而去之。則魯必奉天子之命爲諸侯長

以專征伐。三家即有跋扈之謀。不攻自破矣。此正與魯一大機

曾惜乎失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測)凡人臣事君不獨自私自利爲欺。即成心難化。識見未真。反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之本心焉能自憐。子路不知爲知。尚坐此病。故以勿欺告之。犯

與順對。君可我否。不與他相順。俱是犯。此雖子路所易。而跡其

不諫顯與之伐則亦未盡優爲者。然犯字下得狠疑或有爲而

發者耳

(演)子路問事君子說對君不要強不知爲知。把自心欺昧。而

又遇事畧不畏避。苦口去觸犯他

(商)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測)達者足此通彼之謂。上達下達各就所向。一層一層達去。益

造詣全在人品上分。是君子路頭的人。則孫善信以至美大聖

神只管從上達是小人路頭的人則絲幾希以至達會默不達
只管從下達兩者俱處於急流難返之勢故上達如登九層之
臺上一級更有一級光景把前面的盡覺不足觀必直詣其巔
後已下達如下臺然一級又落一級只因從上者矜持從下者
放肆必直至平地而始快

〔演〕夫子說君子人品向上一步步達去小人人品向下一步步
達去路頭一分自是住脚不得

〔商〕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測〕要看學者二字乃是做功夫的人若已造成則成己必該成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三

物而方做功夫時却專在己為己者於自身上搜尋病痛缺
失併力去修治只為着自己那有餘功向人為己者自己方要
用功却又替人算計那個做得不停當那個該怎麼樣做為了
別人拋却自家本業古今人用功之不同如此

〔演〕夫子說古時的學者做功夫只在身上尋討為着自己今時
的學者做功夫只在人上搜求為着別人

〔商〕柴世基問古人為學只有生熟不同決無初終異路觀大學
始願即欲明明德於天下何為初學時車是為己答曰明提出
學者二字所以說是用功的人蓋為學是功夫發願是志向若
論志向則隱居便須求志而不得作自了漢又該一語云古

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為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何註曰伯玉衛大
夫蘧瑗

〔測〕欲寡其過而未能形狀他心下反躬自治惟日孜孜之意口
中如畫此真無愧於使者故夫子稱之

〔演〕蘧伯玉使人到於孔子處孔子與他坐了問說近日夫子怎
麼作為對說夫子一心只要寡少自己的過失日逐簡點而未
便能得也使者出去了夫子稱說這使人會道主人心事真是
個使乎是個使乎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測〕思字屬着位字乃是料事之思凡位之所值如子臣弟友富
貴貧賤夷狄患難隨處自有當做的事應該思想全此而思於
位外便是坐馳妄想君子自必無此此即素位不顧外之意就
處境上論者若論窮理則天地古今皆我分內又焉可不思

〔演〕曾子說君子思想只在本分內經營不出他所居的地位

〔商〕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測〕耻言過行不止要言行相顧乃故為抑揚矯輕警惰之意言
易失之有餘凡屬口頭的言語容易空說過視他為可羞耻的

行易失之不足。凡做事要比言過頭一步。如此兩下低昂方纔扯得個直。

〔漢〕夫子說。君子恐怕言易有餘。行趕不上。常羞耻其言語。而又過分其行事。故意把兩下矯將轉來。

〔面〕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劉〕不憂。不惑。不懼。乃是仁知勇實受用處。若只虛襲其迹。未見爲難。惟實體到心上受用。真難到。故嘆以爲未能。而歷歷言之。自道之道。訓言。夫子大而化之。即欲舉一善以自名。不可得。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四

故謂其自言如此。非謙辭之說。上論以知爲先。如自明誠。此處以仁爲先。如自誠明。然只就所得力處。各分舉之。實無相較之意也。

〔漢〕夫子說。君子的道有三件。我都不會得。仁的人。心下快活。沒有憂愁。知的人。心下明白。沒有疑惑。勇的人。心下果敢。沒有恐懼。各有個實受用處。不容易到。子貢說。夫子原不自覺其有。這正是自己所說也。

〔趙〕陳周臣問。自道既訓自言。何謂非謙辭。答曰。知仁勇雖同。而所以處之者各異。有而自信者。賢人也。有而不居者。太賢也。化而不有者。聖人也。謙乃有而不居。而夫子則已化而不有。故不

得謂之謙。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測〕比方人物。乃知人之事。必造詣已到者方能。而賜未暇及此。故以賜賢我不暇。反其諷以規之。

〔漢〕子貢去比方人。夫子說。賜也。想是自治已完。其賢乎哉。夫我則自己還照管不及。沒有這等閒暇。

〔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測〕患不己知。乃是要人知其所能。能者。可知之實也。

〔漢〕夫子說。不愁人不曉得我的能幹。只愁我没有能幹。好把人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五

曉得也。

〔商〕吳德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固迥然不同。至如不患其已知。求爲可知也。是彼要求可知。而此只要求能。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是彼以發明君子心事。而此只泛論。似各各有異。答曰。是。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註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

〔測〕亦者。彼固然。而此亦然。正暗對着億逆的人。先覺者。詐與不信將來。而先識之也。蓋逆詐。億不信的。固會覺得。却不足貴。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能先覺。方爲難事。是必其心體預發於

平時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嘆以為賢

〔漢〕夫子說不逆探人的欺詐不億度人的不信諒本易被人哄去倒也會得預先知覺這纔為難能乃是賢乎

〔面〕洪嗣彥問時說謂先覺全縣不逆不億靜以待動故能預先覺得答曰世間不逆不億的被人欺詐儘多怎見便能先覺且抑亦字乃反上之語如何作一直相承解此只為要討先覺的緣故泥定本文去求不知縣不逆不億而得先覺題意反說死了惟不逆不億而倒會先覺其能覺之妙虛虛含在言外更可想像標指見月癡人前怎可道得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六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測〕丘字宜讀乃呼其名而提醒之栖栖如鳥之於木依棲不舍佞者一味要騙人喜悅除是小人之尤全不顧名義者方敢為此故以為非敢若固則牢牢守着自已要討個乾淨不肯稍加變通以為天下這等的人也不出自私自利窠窟中心腸最為可惡疾者惡之之辭也

〔演〕微生畝對孔子說丘何為是這等栖栖不舍呢無乃為媚人的佞麼孔子說非敢沒忌憚做媚人的佞也乃怪那不肯圓通濟世自守牢固的人也教我怎做得他來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測〕提起一驥而云稱與不稱者正稱其為驥也凡馬即有力亦足貴然不稱為驥既謂之驥便一出空群雖德力並有而所稱只在德不在力如人而稱為君子亦雖是才德俱有然只道他心地好不道他才調高力是走得路遠德是走得馴良

〔演〕夫子說馬裡面有稱為驥的雖是德與才都有却不稱他走得遠的力乃稱他走得好的德也

〔商〕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七

〔測〕或人見當時冤冤相報無有已時欲以德報怨使怨自我消乃以厚道風世之意這若直說他不是畢竟折服不倒故詰他何以報德若把德報怨又把德報德是怨德相等欲厚而反失之薄矣兩下須要有個分寸以直報者無怨的如此待他有怨的亦如此待他一味只是個公道報字乃承上報字文法來非欲其必報也若有德於我的報他須要加厚彌縫其失匡救其苗凡可為他必無不盡之心力此蓋怨欲其忘而德欲其不忘也報施得當正是平等處

〔演〕或人說把恩德去報那仇怨這等待人怎麼夫子說這固好但把甚麼去報德德畢竟難同於怨有怨的該忘只把公道去

報仇怨有德的不可忘。還把恩德去報恩德。

商留大廷問怨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如何可以不報。或謂該報者報之。卽是以直。似有理。答曰。如此該說以怨報怨。直字終解不去。且論事只道其常。君父之仇。非所常有。如何執此一端以概君子平日之宅心。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測夫子說莫我知。是他心下自有獨知之契所在。没人曉得。故爲此嘆。以發子貢之問。從不怨天不尤人。說到下學者。凡學者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能於闇脩着力也。下學乃不在高明。而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在卑下處。於日用常行之中。做反躬切己的學問。上卽指天。踐近自微功夫。徹無聲無臭之天。載達者。足此遍彼。下學做得盡。自然通徹上去。如舉火者。但下面加薪。則火自上炎。此卽夫子知天命時事也。惟我能達於他。所以他能曉得我。知我者其天乎。此平字。詞雖婉而實尖。人果信得有天在。則昊天日明。及爾出王。一舉一動俱可自信。方能不怨尤。方能下學。若不信此。便隱微中必多瞞昧。而向人耳目目前爲鋪張矣。此正學問誠僞一大關頭。故夫子欲發此而先不免有莫知之嘆。然非子貢亦未足以語此也。

演夫子說我心下的事。没有人曉得我也。夫子貢問說怎麼作。

爲沒有人曉得夫子呢。夫子說没人知我也不怨着天也不尤着人。只是從卑下處。做闇脩的學問。却着然向上通達於天。曉得我的。其惟獨這鑒臨的天乎。

商余應桂問。知天既是誠僞大關。初學卽須識此。方不錯路頭。何爲獨發之子貢。答曰。人見不及此。而與之言天知。必以爲荒唐。豈獨當時。卽千百年來。言及天。皆以一理字抹過。而茫然不知有鑒臨我者。惟子貢能聞性與天道。故特爲此指示。○俞忠震問。知我其天。論語氣還作想像。庶於其字乎字貼。答曰。如首章不亦悅乎。豈夫子不真見所悅。而爲此想像。蓋詞婉而意實切。要須意既善會。詞又不傷。乃爲雙美。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公伯寮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註疏曰。景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謂季

測子服景伯將一身之進退。歸罪於人。夫子把這都畧過。却換個道之興廢。委命於天。可見士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全不爲我一身。則得失譽。俱可置之度外矣。

演公伯寮控怨子路於季孫。處子服景伯把來告向夫子說。季孫固有疑惑心志。於公伯寮的言語。我的力量。還會把他陳尸於市朝。夫子說。你道公伯寮便會恩得。道之將通行也。與。乃是上天的命也。道之將廢棄也。與。亦是上天的命也。有這樣大主。

張的所在。公伯寮怎奈得天命何。

面王元懋問。子路才非王佐。且仕於季氏。一家臣耳。夫子何直

以道之興廢爲言。齊氏謂孔子爲政於魯。大率欲裁季氏之僭。

而勇於承令。以出戴甲墮師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

假此以阻孔子。故孔子有吾道與廢之說。答曰。君子之仕。原以

行道。卽些小出處。無非與道相關。是何等大樣。而乃作此小見。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測賢者是有德而隱的。直賢至下。雖連說幾個其次。乃因所避

之有寬嚴。非人品有優劣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測夫子說有德的賢者有避盡一世的。固是避得極嚴了。其次

則避危亂的地方。其次則避忌慢的顏色。其次則避不合的言

語也。各有不等。

子曰。作者七人矣。

測作乃聖人興起於世者。七人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字有

其人已往。不可復作之意。此承上章賢者避世說來。蓋嘆聖王

不作而賢人避。所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者也。

演夫子說作起於世爲人瞻仰的。已是七個人過去了。

商金鉉問。作字謂隱去。覺與上章有情。答曰。作訓隱。有何可據

聖人作而萬物睹。賢聖之君六七作。皆以聖人之興爲言。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

之者與。○那旣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關人也。

測晨門之言。似近於譏。然而道夫子心事。則極切。蓋賢人一見

世道不可爲。便歇手遠去。唯聖人於天下。如慈父遇子之疾。明

知必不可療。決不忍不投以藥。而坐聽其亡。故曰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夫子行徑。端不外此。

測子路從夫子周流。歇宿於石門地方。管晨門的問說。子來何

所從。子路說從繇孔氏。晨門說這就是那曉得時勢決不可

做。還不肯放下。畢竟要去做。的麼。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

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未

之難矣。○那旣曰荷蕢揭也。蕢草器也。深則厲。淺則揭。風袍有

之難矣。苦葉詩以衣涉水爲厲。濡揮也。揭揭衣袂也。未無也。

測有心是驟然聽得。不覺聲動。道他有些心事。還不知爲着甚

麼。及傾聽一回。方知端的。乃是爲用世。故旣而以硜硜譏之。斯

已是因沒人曉得我。就止而不爲。而已矣者。一了百了。再無粘

帶也。厲是用衣涉水。揭是揭起其衣涉水。比涉世要曉得淺深。

不可冒進。果哉者。一刀兩斷。撒手得快。這只是看着世間風色。

好做方做。不好做便休。有甚煩難。反此可見夫子只爲不肯隨

搬世人。故費了無限心力。受了無限劬勞。真是獨爲其難者。

一腔心事誰人曉得。

演天子擊磬於衛地。有擔荷草蕢過孔氏之門的。卒然聽得。嘆說有心事哉。是這個擊磬乎。既而仔細聽來。嘆說却緣來爲休歇不得。鄙陋哉。經磬膠固乎。沒有人曉得我也。即便止住罷了。詩裡說。水深則厲。把衣去涉。水淺則揭。揭衣去涉。涉世也。須要度量個深淺。夫子說把世間一丟便了。真果決哉。只是這般放得下。也沒甚麼煩難矣。

商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邢疏曰。書周書無逸篇文。高宗股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謂信在冢宰。然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西廡也。陰默也。謂信在冢宰。然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西廡也。

論語湖南講

冢宰也。

測聽於冢宰三年。邢疏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蓋據晉書杜預之說。果如杜說。則既無大臣竊柄之嫌。又無以日易月之謬。最爲得宜。惜後世無識此者。

演子張說。書云。高宗居喪。諒陰三年。內竝不言說。爲君的那得不言。這是怎麼解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時的人皆是這等。君薨了。嗣君不自聽政。百官都總攝自己職分。以聽命於冢宰三年。不須君自說得。

商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元皇局崩。後漢魏晉轉說。非帝及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集射獵。飲論之。以居。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謂之期。春秋晉侯卒。諸侯不與天子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証據。預曰。子謂之得禮。宰恒歸惠公仲子之則。傳曰。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証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晏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要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漢景王不議其除喪。而議其晏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葬。諒陰三年。故稱遇害。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流大政也。議奏皇太子遂除喪。庭而諒闇喪終。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論語湖南講

禮文上鋪排。所以不能動人。若上能好禮。原出於中心之樂爲則。下必易使。亦出於中心之從順。精神相感。不容爽者。

演夫子說。爲君上的。若能喜好着定分的禮。便民都感動。依禮奉行。容易使令也。

商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測已有耳目口鼻四肢。便有聲色臭味安佚。終日馳逐不休。縱放下。又却昏沉去。把這已都弄壞了。故須要修。然去修整他。把箇甚麼。乃以敬。常提醒若思一段光景。爲主於內。既不使昏沉。

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繇干。而養成此精明之體。已方纔終。終得停當。此學者提宗之一法也。然這箇敬者。只了得自己。無與於人。乃是箇小人儒。焉得爲君子。故子路復呼之。而夫子爲發其蘊。已與人境界原相對待。功夫又相合一。如已在家。則與一家之人相對。已在國與天下。則與國與天下之人相對。即在深山靜養。亦必有一二伴侶。決無閉門塞竇。而獨處於一室者。已之所行。卽是人之所受。更無兩截。又我修己。是這箇敬。人與百姓各各修己。亦只是這箇敬。雖功夫在人自盡。而所以感通則效。總不外此。已爲式樣。故修己者。卽可以之安人。以之安百姓。至於人與百姓之不同者。乃所值之境有廣狹。非已有異修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百四

夫修己固能安百姓。而要以百姓至繁。寧保無一夫之失所。堯舜在上。猶有其咨。以此爲病。可見安百姓更無着手處。功夫只在修己。語意仍打轉到已上。

演子路問君子。夫子說。君子修整自己。不可待他昏散。把箇主一的敬。子路說。只是這樣就罷了。夫子說。這箇修己方法。處置人也在裡面。就把去安人。子路說。只是這樣就罷了。夫子說。這箇修己方法。處置百姓也在裡面。就把去安百姓。若修己就去安百姓。便是堯舜也。道做不盡。還以爲病痛。豈是容易的。

商程遠猷問。堯舜猶病。畢竟是安百姓的事。做不盡。抑只是心上猶以爲歉。答曰。心與事無兩樣。古聖人在上。豈徒使百姓有

所教養而止。必欲人人俱爲聖賢。與我一樣。唐虞之世。雖云戶成可封。亦有五品未遜堯舜之心。如何憐得。惟安百姓之事難了。而安百姓之念。亦與之俱不了。所以爲聖人無息之心。然事雖未竟。而心則無虧矣。方如驥曰。然則時解謂堯舜猶病。正是堯舜敬修處。似亦是。曰。理雖是。而以貼本文語意。却覺轉折。猶病只証安百姓之難。要歸其功於修己。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原壤曰。原壤孔子故舊夷俟也。俟待也。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孫順也。叩擊也。脛脛脛。

○原壤踴躍相待。是以放蕩狎夫子的禮法。夫子責他。辭雖嚴正。而以杖叩脛。亦以狎行其教誨。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三
百五

演原壤踴躍相待。夫子說。幼小不遜順。長大沒有可傳述。年老又不死。這是蠹害世間的賊。因把所執杖叩擊他足脛。使他曉得警醒。

商

○原壤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益者與。直指童子。問他是箇求益的否。古人席地而坐。童子侍立於傍。不命之坐。不坐。今他自己居於坐位了。先生乃年長於我者。童子當隨行。今他竟與先生並行了。故說他不是求益成者。欲成就其年長之模樣。而學問亦在其中也。

〔通〕關童子傳賓主的辭命。或問說童子將命。乃是要學些禮體求進益的麼。天子說。我見他自己居於坐位。見他與年長的先生一並行走。這不是求進益的。乃是要急遠成就的。

〔商〕

論語精義

錢塘葛寅亮 講

歙縣方如騏 錄測

桐鄉吳應曼 錄演

錢塘鄭尚友 錄商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愾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註曰。陳軍陳行。列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與起也。

〔通〕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可偏廢。但陳法則一將之任。而非人主所宜問。故夫子以俎豆嘗聞。軍旅未學為對。將以發其問也。而靈公默然。是已無用夫子意矣。故明日遂行。孔子去衛適曹宋。復適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困窮。是君子無心趨避。該得與窮撞着。固有窮時。濫如水之溢於堤外。人雖窮。亦自有箇界限。小人只求苟免。必致濫出。可見小人就窮不得。惟獨君子方可處窮。

〔通〕衛靈公問戰陳於孔子。孔子對說。俎豆的文事。則嘗考究聞得了。軍旅的武事。平素未曾習學也。夫子曉得靈公不能用已。於問陳的明日。即行往他國。及至往陳遇亂。絕了糧食。相從的

弟子病餓不能興。起子路慍色見夫子說。君子該通達。也不免有困窮乎。夫子說。君子不為謀食。困應有窮的時候。若小人困窮。便只圖苟免。溢出堤防外去了。怎比得君子會得處窮。

張作揖問。固字作固守其窮。更覺照起。蓋字親切。柴世基曰。固字口氣。本與上亦有二字相應。因子路疑君子不該有窮。故說君子固應有窮。照蓋字文氣不肖。答曰是。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識如字讀。

則多學而識。是要多聞多見。以為體認。體認到處。方所見親切。能識得他破。然定須多學而識。則學得一件。纔識得一件。乃是

論語精義

卷之四

無頭學問。故夫子特將已來醒問他說。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子貢卒然聞此。不及思慮。即以素所見者承當。對說。然又隨生疑惑。說非與疑端忽起。正是悟門將開。故夫子就印證他說。非也。予一以貫之。只一件貫通將去。何用許多。一貫原無實義。隨人所提。如曾子之忠恕。顏子之歸仁。在子貢則聞性與天道。俱是。此亦聖門提宗法也。子貢不復有所疑問。蓋已默然領受。而悟入於忘言矣。

演夫子說賜也。你道我是多方為學。纔識得這個的麼。子貢不及思想。就對說不多學。怎會識。果然只多學。怎便會識。却還不然麼。夫子就印可他說。委實不然也。我只一件。把來貫通將去。

沒有許多樣的。

商賈奏續問。一貫之語。獨舉以告曾子。子貢夫子之告。二子之悟。是異是同。答曰。夫子獨告二子者。因其機緣各有湊處。曾子平日三省其身。功夫在拘謹邊做。故把一貫充拓他開去。子貢平日多學而識。功夫在散漫邊做。故把一貫收攝他歸來。總是一法。而二子之悟。亦各無異。夫子教曾子的。直指一貫。說得徑捷。故即應以唯。教子貢的。先探以多學而識。意在挑激。故猶有然非之疑。至於一貫既指。而子貢遂得意忘言。不復有說。視曾子實非有遜也。方之瀚曰。然非與。起初畢竟道多學而識的是。少間方悟其非。恐終不如曾子之直截。曰。悟處全在疑處得力。

論語精義

卷之四

方是忽非。正是其善悟處。詹時雨曰。多學而識。既不是。何為夫子平日。又要多聞多見。曰。世間中下人多。豈能一超直入。與他空說過了。不過弄些虛頭。無有實益。只得教他從語言文字中尋討。以待其憤排之自至。若究竟着。則博文約禮。到欲從時。尚用力不着。何況多聞多見。故如一以貫之。如知之為知之。遇參賜子路等輩人。未嘗不將聞見為一掃也。今講者不顧夫子言語。各有當機。動輒以宗門唾餘。凌駕聖言。其於語上語下之旨。不大相刺謬乎。史乘古曰。既如此。則在夫子又何須多聞多見。平時尚不廢此。曰。無此一貫。則不學。固失之空疎。多學亦流于汗漫。有此一貫去多學。則處處照見本領。如一川之映萬川。既

是夫子又何妨多問多見。○朱士英問從來說曾子一貫屬行
邊子貢一貫屬知過是否湯自新曰夫子止得一個一貫那有
一個知的一貫又有一個行的一貫曾子固於行處得力若性
地不徹到底是個篤實漢何以爲曾子子貢固於知處得力若
無實踐功夫到底是個弄聰明的人何以爲子貢知行本是合
一的答曰子固說得好但既謂一貫知行不分亦可分亦可若
因說行便道遺了知因說知便道遺了行知行尚相貫不來還
再貫些甚麼○戴士模問子貢一貫之傳既與曾子等則後之
言傳道者何爲獨歸曾子答曰謂道統獨歸曾子此後儒臆度
之見不過謂曾子曾作大學能發明聖教耳然先儒又謂大學
乃作自子思辯之甚悉則此不爲定論聖門弟子自顏子下參
賜終難置優劣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羅近溪集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
識俱可發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爲何曰曰一貫則學且
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問見
作字然注現教緒連毫酒墨乃言學字
字則不可恭必具法帖而或揚或臨字始可言也又或衆論
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謂也其法帖則
見也非事問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發揚且停也况聖人
耶夫言聖莫盛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
而知以聖學聖亦必問且見也則問見豈能廢也哉曰學固在
問見矣而子貢問見每涉于多然則孔子之學之也亦或以其
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之也往行以言其德
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
曰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從事多學多識而不
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一而多學多識耳
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之不爲多學多識
之者正以徒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

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
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
一而爲二矣夫自古以來聖賢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
之義彰退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自堯舜而禹皋亦莫
不龍運而商湯文武伊傳周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聖則亦莫
非所以學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
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
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切
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渾渾乾會而無外功之專切
時之積久忽然開口呼箇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
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
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問見但非一以
貫之則度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淪淪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
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柯氏始盡掀翻而猶尋孔子以
願學也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乎多學
而識之者乎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論語湖南講
夫子於子路每以知覺他只因他開斯行諸遇着好事便發

卷之四

更不加理會如德則自心所得必須細心體認方纔見得親切
豈是躁心浮氣可曉得的故夫子呼其名而以知德之鮮嘗之
與溫見不相干涉

商
漢夫子說由呵學者都要求德能真見道德親切不鹵莽承當
的却鮮少了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測當時舜巡方觀岳五刑七政許多作爲夫子却說無爲單爲
要跌出恭己正南面句恭己只是個敬危微精一允執厥中舜
感化天下一生精神全在此處縱有許多作爲都是相連直可

適夫子說無所作爲。却能治理的。這獨是舜也歟。夫舜有甚麼作爲哉。只是做精一學問。端恭自己。正在南面的位上。便完事了。

商洪詞廉問舊謂紹堯致治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爲今何不用答曰得人任職自古聖君皆然何獨以此證舜至謂紹堯則凡堯之事當時無一非舜代者乃反以堯爲而舜不爲恐非據實之論○方如麟問考二典舜之所爲最多無爲終體貼不來答曰此語意頓挫之法如顏子助夫子定不在起子之後乃反說他非助單爲要跌出無言不悅意來看書若執定死字尋求安能援其言外之旨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六

子張問行子曰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邢疏曰輿車輿也衡軛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

測問行是要行得通言不獨信而加以忠者乃句句從心苗發出絕無虛花行不獨敬而加以篤者乃切身着實做去畧不放鬆忠就實在信裏篤就實在敬裏我把敬信待人人也把敬信待我雖至遠的蠻貊也行得通反此卽州里至近也行不通然此敬信又不是臨時襲取得的須要念念提醒立則參前在與則倚衡時常見他在面前此二句要合看乃無時無處而不然

凡人說話句句老實。有一處不老實。雖對吾言者。本自可信。亦信他。不過行事件件謹慎。有一件不謹慎。雖吾見其所行者。本自可托。亦不肯托他。必須參前倚衡。絕無間斷。方纔入俱信托。行得通達。故說夫然後行。子張書紳。亦卽參前倚衡之意。

演子張問行得通達。夫子說言語中心信實。行著實敬謹。我是這等待人。雖蠻貊的邦。他也是這等待我。定行得通了。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至近。其能通行乎哉。這個敬信。不是襲取得的。纔立着。便恰像參對在面前也。纔在與。便恰像倚靠在衡上也。是這樣一心不放。方纔人肯信托。好行得通。子張惟恐遺忘。把來書寫在紳帶上。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商〕羅士俊問時說謂言行之忠信篤敬。是泛論方法。參前倚衡。是下手功夫。然否。答曰。參前倚衡。只是申說上意。以見行非可襲取耳。故云夫然後行。凡聖人立言。皆只論方法。如醫之有方。依他去用。便是功夫。豈有分某一截爲方法。某一截爲功夫。如此割裂。最易障人悟門。一入此窠。所悞非小。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註疏曰魚衛大夫史鰌笑簡也○家語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告屍彌子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弗為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爲孺子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達之孔子問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必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左傳襄公十四年南宮敬叔弒孫文子甯惠子食告服而朝曰野不名正對鳴子圖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見通伯玉曰：君之暴虎，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敵其難。如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孫子孫子孫與孫子孫于丘宮。孫子孫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孫林父與孫相之二十六年，衛威公求復諸甯。甯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告達伯玉曰：王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殺孫氏，克之。殺子叔甲午。衛侯衛侯歸于衛。

〔測〕氣節之勁，謂直德行之粹。謂君子人品雖有優劣，而此處總只稱其賢，合有道無道，而皆如矢，則不為時勢所轉，乃見其直可卷者，不必卷而有可卷。人抱道於身，一味藏了，固不是，但既出仕，未免為他粘帶，今要止，就可卷懷得，則幾希平時行時止之家風矣。

〔演〕夫子說：勁直哉，是史魚。邦有道，像箭這等直；邦無道，也像龜這等直。湖南講

這等直，絕沒些曲折，有德的君子哉。是蘧伯玉。邦有道，就出去為仕；邦無道，要止，就可收心而懷藏之，絕沒些牽掛。

〔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測〕此在立教上說。可與言，是他胸中有一段憤懣光景，一加指點，其人即可成就；若不與言，便將好人拋棄了，不可與言，是他胸中原無一段憤懣光景，且不與說破，向後還有商量。若即與言，便將好話拋棄了，知者是能識可與言，不可與言之機括者。故人言皆無所失，失言加一亦字，意重失人，豈盡言之得失總。

因平人之不可也。

〔演〕夫子說：好與他說話，却不與他說，是人不得成就，拋棄了這人，不好與他說話，却與他說，是言不得利益，拋棄了這言，惟獨有見識的人，能識得該說與不該說，不說，必因那人沒用，固不失了人，便說，必因我言有用，也不失了言。

〔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測〕仁人是仁已成就，志士雖未達到仁人，而有志於為仁者，仁乃是不忍人之心，若事勢值在兩難，我要保全一身的生，於世人有損，便傷了我不忍的心，謂之害仁，他則寧可不生，若我殺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了身，於世人有濟，便全了我不忍的心，謂之成仁，他則揀着一成仁之成，專在心之忍與不忍上論。

〔演〕夫子說：有志的士，仁愛的人，他則要全其不忍，遇事勢兩難，決不求自己的生，以傷害仁愛，只有殺了自已的身，以成就仁愛。

〔商〕異孔嘉問：仁字，舊謂心之安不安，今獨言心之忍不忍者，亦有証否？答曰：論安不安，就該屬義上，於仁字終未切。曰：如前所講，於古人誰似？曰：如唐張睢陽，死守孤城，身雖不免，然當時得他保障，諸郡藉以稍安，即後來恢復，亦畢竟賴彼之力，不知生

全了多少民命，又如我朝平忠肅，雖不免石亨之譴，然惟有他

主持所以醜辱不至長驅而宗社賴以無恙。蓋論仁與論義原不同。義只論一身。而仁必要通論天下。所以管子不死子糾而相桓公。若以義士律之。難道不是貪生苟免。然他能一匡九合。夫子即謂之仁。梁王以其所受。及其所不愛。爲土地之故。靡爛其人民子弟。孟子就謂之不仁。故求生害仁。與殺身成仁。只當論心之忍不忍。不當論心之安不安。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測人之德性。全藉師友以琢磨。故以士大夫之仁賢。比於百工斧鑿之器。是皆能開拓我心胸。銷鋒我氣質。而使之成器者。事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即以師事之也。說個居是邦。隨到一處。便要親師取友。不可一時放捨仁賢。雖以賢屬行。仁屬心。其實可互見者。

子貢問爲仁。夫子說百工要善巧所作的事。必先便利所執的器。學者也有個器。但居在這地方。便要師事那大夫之賢德的。交友那士之仁愛的。到處不可少人琢磨。

商譚貞默問。空空對着士大夫之賢仁。他人自好。於已有何干涉。還須有由已一段功夫在言外。答曰。由已固不可缺。夫子且只就資人一邊說。亦自不輕。但有不肖的人。開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一遇君子。便惕然動心。使他時時有君子相對。必終身做一好人了。不特此也。亦有平時極肯用功的。只閉門獨處。終是

三家村學究。成就得來。不過一獨善之上。惟遇當世名公。林下高士。聆其議論。手采。觀其容貌。德氣。不知消了多少鄙吝之心。開了多少高朗之識。況朝夕與處。則潛移默化。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學之不講。夫子爲憂。以反輔仁。曾子所尚。每倦倦於此。今世人托言爲仁。由已而不肯親師取友。若非孤僻長傲。即是怠惰自荒。吾見其德之無成。而終於不肖之歸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朱註曰。商輅木轅也。輅者大車之名。人飾以金玉。冕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已有而制度儼等至周始備。

測爲邦。即是治天下之道。四代禮樂。實不盡此。各舉一事。以例其餘。自古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必始於敬授人時。故以時爲首事。論一陽初生。則商周之建子丑者。未爲無見。但元氣尚微。必須夏正建寅。乃是三陽方盛。萬物甫生之候。但觀一日間。時當子丑。陽氣非不已。回終屬晦。至寅刻則天色漸開。人皆起而作事。是寅乃天道之繇。開而闢。縣晦而明。歲令之首。莫此爲善。故特尚之。商輅以木爲大車。不用金玉飾。乃樸而不失於陋之一節。周冕制度最備。所重在元首。乃華而不失於奢之一節。樂則韶舞。不是直用着舜的樂。以象功昭德。一代帝王。自有一代功德。只要如其盡善盡美耳。淫乃聲音靡曼。使人聽之。心志無可管攝。直是淫蕩。殆乃心事叵測。口蜜腹劍。令人無可倚仗。直

卷之四

是危殆聲與言最易動人故制禮作樂中所急斥者又在此

〔演〕淵淵問爲邦的法則夫子說爲邦不外前代禮樂於夏禮行令善的歲時於殷乘駕樸素的車輅於周戴服華麗的冠冕若樂以昭功德則用善美兼盡的韶舞好的國都依從了又須放豎鄭聲遠去佞人鄭聲的音韻淫蕩佞人的心口危殆這次親近他不得

〔商〕方士亮問韶舞謂不必定用舜樂但其盡善盡美耳第韶惟紹堯故樂獨隆卽盡美如武亦遜不相及則三代後安得復有舜之遇乎答曰如以紹堯故盡善焉亦紹舜何其樂不稱蓋觀后夔所贊季札所稱韶樂真有超軼百王者○汪時霖問佞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人若見用必至國家危殆何以心事言答曰危殆國家是其害之究竟處今直指佞人心事較更貼切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測〕凡謀事須放寬一着局內的將局外相形照看方於局內見得親切所謂足之所踰於其所不踰者人無遠慮道是眼前不涉好放鬆得近憂者笑不寬餘日前便被逼迫立見壞事也

〔演〕天子說人若沒有長遠的思慮便算計不留餘地逼迫將來連近處也難把穩必有切近的憂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淵而只云未見猶有望之意今云已矣乎則絕望矣

〔演〕天子說不指望罷了吾未曾見有好德能像好色的人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註疏曰臧名獲字禽柳下所食邑謚曰惠

〔測〕凡不當得而有之者謂之竊文仲位居大夫乃可薦賢乃知賢不舉連他的位也是不當居的故以爲竊位然魯之爲大夫者非一而獨罪文仲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與

〔演〕夫子說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者與立朝以薦賢爲稱職他明曉得柳下惠的賢而不與共立於朝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商〕沈樹聲問時說謂文仲恐柳下惠形已故夫子窺破其隱情而以竊位罪之似於竊字較嚴答曰文仲亦是賢大夫此太濫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測〕躬自厚非責已厚之說乃是自家身上極其深厚如易之厚德載物醞釀得多承載得廣使人犯之不窮故謂之厚至於他人時或供我之求時或驅彼于善何能無責但各隨其力量所到而不強以不堪止責之以薄這爲何便能遠怨蓋世人心多不平只要自討便宜別人喫虧我若與他扯平人便以爲不足惟躬自厚而薄責人則人既服我之厚德又樂我之恕施故能

遠怨。

〔演〕夫子說已身上自家深厚。不淺露易盡。又從薄去責人。不厚樣律他。便人都道我平恕。一定遠去怨尤了。

〔商〕許光元問。躬自厚作責已厚看。厚道自處的意思。已自該得。答曰。本文只說躬自厚。還他個躬自厚。何得將責字移向上來。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測〕如之何。是怎麼樣處。心口問自作商量。我方纔好爲他商量得。三個如之何。一樣意思。這不是胡行。便是撒懶的人。故難爲他處置。

〔演〕夫子說。不說怎麼樣。怎麼樣。自己討個方法。我也沒方法。論語湖南講

麼樣他了。

〔商〕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測〕羣居終日。乃一夥人。成日聚做一處。義。是正經道理。言語畧沒些正經。綽起打彈。都是一派歪邪議論。小慧。是小巧的聰明。凡設機哄弄。似覺尖新可喜。出人意想之外者。他却喜歡去做。難矣哉者。煩難使不得。蓋他把這等空閑日子。都錯用在虛哄處。要望長進。決是難的。將有患害。亦即該於其內。

〔演〕夫子說。打夥聚做一處。到終日長久。言語畧不及到正義。畧歡做那小巧的知慧。這樣人。怎麼使得難矣哉。

〔商〕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測〕質。如作用之有體質者。君子專倚靠着義爲主。故把他做個質幹。然光光只有個義。於作用時。或濶畧而條理未必精詳。故要節文的禮。或急速而氣象未必冲和。故要謙順的孫。或遷徙不常。而始終未必合一。故又要成始成終的信。人皆以君子必能喻義。不知只一義。還成不得。必須禮孫信共成就這義。方不爲經經的小人。故謂之君子。此蓋以精義之學。責成於君子也。

〔演〕夫子說。君子於合宜的義。把來做個質幹。又有禮節以行他。孫順以出他。信實以成他。這等精義。真是個君子哉。

〔商〕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測〕這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顛倒一下。然冠以君子。乃是發明君子心事。與泛常提醒人者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只病患自己沒有能幹。不病患有能幹。人不我曉得也。

〔商〕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測〕名以命實。生前或造詣未定。至沒世則已定。而名不見稱。其人必無可法可傳之實。硬空做人一世了。故特以此爲疾。

顏夫子說君子固不務名却疾惡着身到沒世無可表見而後名不稱述焉怎得不爲早計。

商孫繩武問夫子安得以稱名望君子或謂稱字作去聲讀乃相稱之稱亦是答曰民到於今稱之難道亦是民到於今相稱之人若胸中放得開廣自不必作此周旋小見如孔子當時出則思行道於天下歸則思傳傳怎麼又遮掩得叫他沒稱名思量沒世無稱之可疾正好激發求實之念有何不是凡夫子說話只宜順文平看若強要周旋便如村嫗爲士紳作效語定然難肖。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十六

測求者有所不足而乞以益之也君子卽是大人看得自己無所不有道德固從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己小人是極小的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難過活故只求人同一求而在己在人品爲之迥絕。

演夫子說君子道自己已有餘只求乞着自己小人道自己不足只求乞着他人。

商王師濟問高中玄謂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小人不免尤人似說得親切答曰此亦求中一節事。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測矜如執玉捧盈有矜持之意欲嚴己之守恐怕人來混我便要與人相爭羣是一夥人共處絕無分辨欲廣己之量恐怕生了嫌隙便要與人爲黨惟這矜不爭羣不黨易相涉而界限各分纔見其矜羣妙處。

演夫子說君子律已矜持容易相競爲爭却又不爭與人羣聚容易相助爲黨却又不要黨他矜羣最是得法。

商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測言與人原不相蒙故亦當各自爲論如楚巫臣之諫納夏姬其自爲謀則過人畢竟是不好的而爲君謀則忠言畢竟是好的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十七

演夫子說君子於言只論言不爲言說得好就舉用了這個人於人只論人亦不爲人做得不好就廢棄了他的言人與言各不相掩。

商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測其恕乎乃玩此一字有滋味不盡意不欲勿施雖訓恕字而其實可行意亦見蓋人終身無一日能離得人若我去待人像得望人待我的念頭只此方法那一刻行不去。

〔渾〕子貢問說。有只一句話。好把來終身常行得的麼。夫子說。要終身行得。須要體貼人情。除是個恕麼。自己心下所不要的。也恐人不要。就不將去施與他人。

〔商〕徐時泰問。居官者。每謂待人當寬恕。至釀成奸惡。反至害人。恐恕字亦有行不去處。答曰。正爲今人將恕字錯解。所以只說寬恕。自己貪污鬪茸。縱令胥吏作奸。豪家武斷。至有奸貪之吏。亦爲曲庇。大家將就些。包容過去。及見一人勵操修於上。而糾正之。則皆病其刻覈。不恕。不知如心之謂恕。自家做人清正。要別個做人亦清正。正是一體待人。如心之謂。安得非恕。若自家貪污。亦縱人貪污。自家鬪茸。亦縱人鬪茸。乃俗語所謂扯人落水者。而反以恕自命。嗟乎。仁義之爲。築路嚙矢。不信然哉。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測〕吾之於人也。斯民也。揭出人民二字。便見人有同心。不容一人私作意見。毀者。如有物本壞而損之。非毀。乃完全者損了他。謂之毀。譽者。其人本無善事可見。乃以言語稱許他起來。謂之譽。其有所試。是就目前一節試驗之。而料其日後人品之必然也。民者。廣衆之稱。說這許多百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謂自古至今。俱把無毀無譽的直道。爲之通行。若不直。則衆心難協。衆口難調。一定行不去了。世道雖有變更。而人心不可轉易。斯

民皆直。寧獨我一人爲然。

〔渾〕夫子說。我於天下的人。那個曾傷毀。那個曾稱譽。倘或有所稱譽的。就他目前。料他日後。必定已是有試驗過了。不獨我是這等。就是這許多百姓。從三代來。自古到今。都是把這無毀無譽的直道。相爲通行也。那一個好枉得的。

〔商〕施惟中問。舊解斯民也。二句過下。皆謂吾何以無毀無譽。正以斯民皆直。無所容吾之枉故耳。如此。則聖人無毀譽。全是斯民成就之。且又多一轉意。今只謂不獨我無毀譽。斯民皆以直行而無毀譽。一直說下。纔像聖人平等心腸。視人皆善語氣。答曰。落下口氣。原該如此。然斯民皆直。而不容毀譽。此意卽寓在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直道而行中。亦不謂盡無。○黃學顏問。三代直道而行。還指三代之君。以此待民。說覺於之。所以三字有着落。答曰。三代特言其時之久。原未見有指禹湯文武意。且春秋亦周代也。卽目前已該於其內矣。直道原無一日不在人心。安得獨歸於君之待民之所以直道而行。猶云把這直道去行。着力在以字。之所不。過虛衍之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測〕史闕文。是不敢傳疑。以誤人。馬借人。是不敢挾所有。以私己。吾猶及者。只就目前所見。而又已一變。更可傷感。

〔渾〕夫子說。何須上古的事。只我眼裏。還及見史官不敢杜撰。空

闕疑文也。有馬的。不把來自私。借與人乘之。這兩件事。到如今。隔得幾時。便都沒有已夫。

商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測〕言可發揮。心德有言。固是好處。但言若巧了。便口頭十分伶俐。恰像從積厚中流出。而其實未必繇衷德之真。倘難辨。反爲他淆亂了。不忍者。心內慈祥。不忍有所傷害。方能爲謀以保全之。不忍亦是好處。但小的不忍。則昵在一事一物之微。煦煦爲恩。而於天下的謀畧。俱不及照顧。此有所戀。自彼有所昏。大謀必爲他淆亂了。此可見言與不忍。全要識巧直小大之辨。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演〕夫子說德本辨於言。若巧利的言語。便似是實非。倒淆亂了心德。謀本生於不忍。若纖小的不忍。便顧此忘彼。倒淆亂了重大的圖謀。言與不忍。恐難盡憑得。

〔商〕王光濟問。巧言小不忍。畢竟是何等樣事。答曰。巧言。若鄉愿固是一種。却不盡此。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而云有民人社稷。爲學不必讀書。據理論。何嘗不是。然使未學者操刀。傷人必多。是亦謂之亂德。小不忍。如孔明勸劉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這豈不是顧惜名義。然不取則英雄無用。武之地。便不足以定王業。而彼亦終不能以自全。則不取即是亂大謀。柴世誠曰。小不忍。舊有二義。匹夫之勇。何以不用。曰。匹夫之勇。乃一逞而事即

決裂。當是敗謀。與亂謀貼不着。亂者。似是而非。惟婦人之仁。爲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測〕做人必善者好。而不善者惡。方停當。衆則賢愚相混。故其好惡必宜察。察非定與相左。乃求其所好所惡之何在也。

〔演〕夫子說人涉於衆。不可盡置不理。又不可樂爲聽信。有一齊憎惡着他。也必定察他所惡的實焉。有一齊喜好着他。也必定察他所好的實焉。

商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測〕弘者。本小而恢之使大也。道能生成天地人物。大不可闕。怎麼倒要人去弘他。蓋道之靈竅。寄於人心。故云率性之謂道。人得此一際。便去盡性以至命。參贊化工。昭明理學。極天際地。盡人盡物。無一非我功用所到。乃錄一際而擴之。彌六合。如一灼之火。引之以至燎原。這是道爲我弘了。若道則雖寄在人心。却没有作爲的人。若甘棄道外。而方寸自小。則道怎能恢擴得他開。可見人者。乃道中最靈之物。不可徒自棄者也。

〔演〕夫子說。人有靈覺。會得恢弘那無聲臭的道。不是無聲臭的道。倒會恢弘那有聲臭的人。人怎好推委得。

〔商〕傅朝佑問。道既能生成天地人物。有何不足。而要待人弘。答

曰。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有陰陽。便有盈虛消息之數。陰陽適得其平。則道之運行。方通達而無闕。若畧有過不及處。便窒礙不通。故在天則雨暘寒燠失時。在地則山崩川竭。在人則愚蠢疾病。在物則天札疵厲。此皆數值其窮。卽道亦無可奈何。而惟人之致中和者。能以位以育。這是弘道之所以然處。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原是無心的失錯。非有根株難拔。如身被垢而洗之。垢在卽染。垢去卽淨。有何定形。不改則過留而不去。乃謂之過。是以改之爲貴也。

〔演〕夫子說。偶錯的過。還算不得數。惟不改去。便牢牢留在身上。

論語湖南講

這纔實落喚做過了。

卷之四
二十四

〔商〕郭疑之問。過字旣以無心爲訓。則到不改。便屬有心矣。何止加之。以過而不加。之以惡。答曰。此正謂一改之下。過已全無。以見改之爲益。至不改之爲惡。非惡。則事隨輕重。姑不論及。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測〕思是用參提之功。不食不寢。不是有意要如此。乃用心專篤。自不覺得。此其爲思已極篤矣。無益者。懸空懸想。不能悟入也。學乃古人之成法。依此去做。所思方有個入手處。故以爲不如。蓋此乃依學去思。非謂思可盡廢也。

〔演〕夫子說。我始初也。道專用思好。會終日不喫食。終夜不寢。臥

把這樣專心。用去思想。沒有個透入得益處。看來不如做成法去做。庶不空用其思也。

〔商〕葛孟真問。思旣是參提。只宜專心求悟。將見聞一切掃去。何又反不如學。答曰。參提必有個方法。非杜撰可做得的。學所該縫廣。跟上思來。乃單指參提中之方法。正欲人善用其思。以爲悟入地者。曰。學以求行。乃亦爲求知乎。曰。此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一例。敏求之求。原是求知。而亦從好古中借力。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飢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二十五

〔測〕謀是求得而經營。憂是未得而愁戚。憂卽是謀的主意。耕也。飢在其中。謀食的。倒未必得食。學也。祿在其中。謀道的。倒未必不得食。食之得不得。全不關於謀不謀。只宜併心一路。向着道上。故君子惟憂道不憂貧。此句頂上一直說下。蓋爲世之求道者。恐饑寒爲累。而分心于生計。故言此以破其惑。

〔演〕夫子說。君子只謀求爲學的道。不謀求糊口的食。耕也。本爲謀食。却遇着年荒饑饉。就在這裏面了。學也。本爲謀道。却遇着君求穀祿。就在這裏面了。得食全不關於謀。爲此君子只憂愁不得道。不憂愁不免食。

〔商〕洪度問。玩祿在其中。恐不必說到君舉人之有學者。必爲世

所優禮卽不仕。未嘗無食也。不然。時當卷懷。祿又何在。答曰。食字猶可泛說。祿則畢竟出自朝廷。雖有未必得者。要亦論其常耳。口上邊正說不謀食。曰。祿可該得食。而食却該不得祿。豈得因食字。併將祿字換過。○吳之蘭問。時說謂祿雖卽在學中。然君子只憂道不憂貧。似更得君子無爲而爲之心。答曰。食乃生死所關。賢如子路。絕糧愠見。似治生之念。學者所難盡除。故夫子就人情。圖謀處開曉之。不得又將道理來硬禁也。且舊說須用一然字作轉語翻下。口氣亦覺不順。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論語胡南講
卷之四
二十四

測數之字。總不外此道。但不必填實。知謂之及。是識見已到那盡頭處。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而非指渾然本體也。不以仁。便心下未能真懇。拳拳弗捨。所知的守他不住。故雖得必失。知及仁守了。謂何還不能莊涖。這是急于修意。而修客處不及照顧。不知涖民不端莊。無以動他作肅之心。民便不起敬於我。知及仁守了。謂何又動不以禮。這是只去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不知無禮便沒規矩準繩。教民如何去做善者。純粹無疵。此于曲成萬物處。尚有疵漏。故未爲善也。此章自知及知出仁守。又自仁守翻出莊涖。又自莊涖翻出動禮。逐層挑發。正

如新篁解籜。亦須逐層體貼方得。

演夫子說學問不可易足。如參究的知。已到究竟處了。實體的仁。不能常守住他。雖得來。終必失去。本體便全然有虧。如知及了。仁能守了。心上的造詣已好。外邊不把個端莊去臨涖他。更民不起敬。還是沒設施的。如知及了。仁能守了。莊以涖了。身上的容貌又好。動民不把個品節的禮。到底作用欠精當。還未得爲純善也。要須一步步做盡纔好。

商潛賢懿問。仁知只在心裡做亦好。何必定要莊涖得民之敬。答曰。敬不是要壓服人。民心惟敬。能尊信我。方纔去動得他來。若不敬。便精神不相管攝。何以爲感動的張本。○施鑑問。功夫

論語胡南講

卷之四
二十四

只是自身上難做。既知仁莊涖了。謂何還有動民不以禮處。答曰。世間原有有體無用者。或臨朝恭默。而勞來匡直之教。實所未開。又或如黃老之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有意忽之。亦不可知。○張卓然問。此章或以知及貫。或以仁守貫。何如。答曰。此皆出自自己見。揉亂本文。試順文虛心一讀。何等傷筋動骨。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測小知。是一節的長。能得見知。大受。是儘量付託他。能得承受。受如委以事權。付以學問。俱是不專指才用一邊。得此法。則君子小人。俱無不盡之能矣。

演夫子說。君子參得深潛。不可小處見知。而可大處承受也。小

人發得淺露。不可大處承受。而可小處見知也。大小異觀。便短長都不相病。

商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測民以廣衆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言。方與下未見蹈仁而死。相應羣生之衆。全藉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強凌弱。衆暴寡。相殘相賊。人類之滅久矣。有如水火之羣藉以養生。而其切更甚。故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蹈仁是踐履此仁。人置身於仁中。則彼此交愛而必無禍患之來。故未見有蹈仁而死者。同於水火之蹈。此仁一味生生而更無死地。真不可須臾離者。惟水火最切養生。故借以相形耳。

渾夫子說廣衆的民於仁之相生也。還甚於水火之資生。水火吾見有蹈履而死的。未見有蹈履乎仁。反至取禍而死的。仁真是有切於民生。

商李宗臯問。仁爲心德。故註以不仁爲失心。今以相生言。毋乃泛視此仁耶。答曰。死民字水火字死字。是章旨以廣衆之生死論仁。故惟以相生爲言。則羣衆咸可藉之得生。而躬蹈者又必不至於取死。總之皆相生之義。所謂里仁爲美。卽此意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測仁無一息可離。而云當仁者。是事機所值。適當爲仁時候也。此處稍有退讓。便轉盼失之。故雖該遜讓的師。也不讓他。

渾夫子說。當着了仁。便須自己直任。更不遜讓與師。

商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利貞朱註貞正而固也。說文諒信也。增韻衆信曰諒。又諒察也。

測貞謂守正不移。易以貞配時之冬者。取其重陰涸寒。而生意終不滅息。乃堅貞之義。諒謂照察。是心事要人照察。卽所謂重諒者。君子取必於照察。則吾心無可自信。而闇然內修之守。亦不能堅固矣。故不爲此。

渾夫子說。君子只是堅貞。嚴自己的守。而不取必於照察。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商吳士驚問。君子既不諒。則諒字畢竟是不好字。舊謂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似與書貼。答曰。考字義。無不擇是非之解。就本書証之。諒字凡再見。一云友諒。必以其人真能相信以心。若是不擇是非。則信非所信。安得爲益友。一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亦只是要照諒之意。要照諒。便所見不大。卽與小信無異。而獨以照諒言者。取其直貼本文耳。曰。君子既不求照諒。謂何論益友。又要友諒。曰。涉世者。定求人人諒我。則必造至鄉原矣。若交友則未有既與盟心。而猶可猜疑者。故論交則必貴相諒之友。而自立不可有求諒之心。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測〕敬其事。是一心對付在所事上。凡我職業。不敢少忽。既已盡瘁于君。便要希圖厚報。這也不是純臣之節。又須將該得的金。直拋棄于後。全不放在心上。來。爵之崇卑。食因之以厚薄。故單以食言。

〔演〕夫子說。事君方法。要一心敬着所做之事。既已盡職。而又後其所酬的食。絕不去望報。

〔商〕

子曰有教無類

〔測〕類之不同。繇各趨所向。而莫知統一也。教則學宗於一。正可化異歸同。更安有黨類。有無二字。緊緊呼應。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演〕夫子說。有畫一的教法。自必無羣分的黨類。化人只在善教。商洪天濤問。學者造詣不同。安得無類以別之。答曰。類字。只論人趨向之同異。若造詣。則淺深高下。政須因材施教。安能取齊。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測〕道是所趨的路。謀。即從其所趨而為之圖謀。故謀必因道。若道不同。則彼之苦心得力。我不能諳。我之苦心得力。彼不能諳。無論各執所見。兩不相下。即相下而肯綮未肯。終難借箸。故不相為謀。此不必善惡邪正之迥異。即如洛蜀之黨。朱陸之辨亦是。

〔演〕夫子說。所趨的道。若不相同。便意見各別。不相為謀。蓋怎麼

強得他能來。

〔商〕

子曰辭達而已矣

〔測〕言之成章為辭。人為要成章。便有許多文飾。達而已矣者。但要通達。把我胸中的意思。及所事的道理。了然於手口之間。便是不必更求其他也。

〔演〕夫子說。文辭何須裝點。只事理說得通達。沒有些窒礙。便罷了。

〔商〕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何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註曰。師。樂人。盲者名冕。

〔測〕師冕既是瞽者。原自有相。不必夫子代說。但夫子矜不成人。遇着他。不覺隨處指點。固相師之道。因目前師之有相。謂此固是相師的道理。非我創為也。夫子只就事答之。而物各付物之意。自寓。不必過為鋪張。

〔演〕樂師名冕的。來見夫子。走及到階級。夫子說。這是階也。走及到席位。夫子說。這是席也。眾人都坐下。夫子告他說。某人在這裡。某人在這裡。師冕見了。出去。子張問說。這是與樂師說的道理麼。夫子說。信然。固是相導樂師的道理也。

面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王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何

註曰顓臾魯之附庸主祭蒙山周任古之良史押龜也積固也兕野牛干楯也文戟也蕭之爲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夫子平日所言俱簡而此獨繁悉維持宗國之心情見乎詞矣先王以爲東蒙主見立國非出于不正且字是轉語說又在

我魯邦域之內是字直頂上文既在邦內就是社稷之臣也總

是言其不當伐危是將跌倒顓是已跌倒相即譬之之相是借

用字服以例爲臣者引周任持危扶顓焉用彼相之言見他不

欲就該力諫以去又說虎兕龜王之出毀見他不去就不得

其責聞有國有家者謂非無稽之言有國指舉有家指季孫寡

是人民貧是財用均非相等之謂正要君十臣一適得其分方

是均平安乃君臣安于本等更無越分之思不患寡二句是述

所聞均無貧三句乃以已意釋之均則各享其有量入爲出

然勾他用度故無貧和則各撫其民各戴其主自然勾他使令

故無寡安則君臣相信如腹心手足之互爲依倚故無傾從均

安內生出一和字又加以無傾二字總是事勢相因之必然語

自錯雜不必強爲聯絡夫如是直頂上不患貧寡而患不均不

安意文德如舞干羽而有苗格卽均安之極也遠人指顓臾對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魯爲社稷臣對季氏卽爲遠人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孫

叔孫各取一是分崩家臣屢叛如陽虎輩是離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正應轉必爲子孫憂句

演顓臾乃魯附庸的國季氏將要去伐顓臾取他土地冉有季

路爲季氏家臣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的事于顓臾孔子

因冉求最用事獨責他說求呵無乃是你不諫止的過失麼夫

顓臾昔周先王封他來做東蒙山的祭祀主且又附庸于魯在

邦域中間了這非敵國可比乃是我社稷的臣也同在一國怎

麼要用征伐爲冉有說這是夫子要做的我二臣者都不要做

也孔子說求古史周任有言說爲臣的能陳布他力量方纔

也

居他位列。不能的。卽該止了不就。若是傾危而不持定。顛仆而不扶起。則將焉用那相導的人爲矣。且爾說二臣不欲。這話差錯了。虎兇原在柙。走出到柙外。龜玉原完全。毀壞在柙中。難道他自會走出。自會毀壞。必定有人管着。這還是那個的過失呢。冉有說。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季氏的費邑。及今不取。後世難保。必定爲他子孫的憂患。這也有不得已處。孔子說。求。君子正怪那舍了貪欲不說。而必爲文飾的辭。丘也聞得古人說。有國有家的不患人民寡少。而患家國不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家國不安妥。爲甚麼緣故。蓋惟相均。則應有的財賦定勾用。便沒了貧。相和。則應有的人民定勾使。便沒了寡。相安則上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下共爲保守。便沒了傾。夫惟不患貧寡。只患不均。不安是這等。故遠人不服。更不消用兵。便修文德以招徠他。既來了。更不貪土地。便撫安他。今由與求也。輔相夫子。遠人不歸服。而不能招徠也。邦內四處分崩。中又各各離析。而不能保守也。却謀動干戈於邦域裡面。你說不伐顓臾。爲子孫憂。我正恐怕不均不和。季孫的憂患。倒不在顓臾。而就在自己蕭牆裡面也。

面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邢疏曰。陪重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

測此承上季氏之伐顓臾。又起下政逮於大夫。而自已不免非議他。故先通論天下順逆之勢。歸到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蓋單爲大夫之專政而發。而庶人則衆多之口。由於公訟。不必定指卑下之人也。

演孔子說。天下君令臣共。有個道理。則行禮樂。用征伐。都自天子出。天下君弱臣強。沒了道理。則行禮樂。用征伐。都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其勢已逆。下邊必有看他樣的。蓋或到了十世。希少不失去了。自大夫出。其勢又逆。下邊必有看他樣的。到了五世。希少不失去了。甚至陪臣專執一國的命令。其勢更逆。極重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必返。到了三世。希少不失去了。爲因天下無道。故是這等。若天下有道。則政出天子。決不落在大夫。天下有道。則人心輪服。庶人決不非議。

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于孫微矣。○朱註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左傳昭公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平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測此本前章龜失之大勢。以論魯事。故夫是已然之詞。

〔演〕孔子說：祿之去公室，歷宣成襄昭定，凡五世了。政逮及于太夫歷季，悼平桓，凡四世了。把五世希不失的事勢看起來，故夫三桓的子孫，應得爲家臣所執，莫怪他微弱了。

〔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如字讀

〔測〕友乃臭味之合，最易漸染。故爲益爲損者在友，而受益受損者卽在我矣。直者，是謂是非謂非，直遂而無委曲，諒者，他肯以信待人，相諒而不蓄猜嫌，多聞者，所聞博洽，叩之不窮，辟是開辟，裝模作樣，施設開來，便則辟得便捷，畧無勉強也，柔是軟熟，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三十四

一味順從人，善則柔得善巧，安妥貼貼，畧無破綻也，便佞亦是佞得便捷，我與這幾樣朋友相處，便得益過異，故取友不可不慎。

〔演〕孔子說：增益我的有三樣朋友，減損我的有三樣朋友。友直，友諒，友多聞，連我也學他，直諒多聞，便增益了。友便於開辟，友善於柔順，友便於佞口，連我也學他，便辟柔佞，便減損了。

〔商〕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樂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如字讀

〔測〕樂乃喜樂情趣之所耽戀，則德性亦因之轉移，故所樂有邪正，而損益卽隨之。禮樂，不是鐘鼓玉帛，卽在吾身，禮則舉止之間，都有個準繩，而不越其矩，樂則樂不淫，哀不傷，七情之用，發皆中節，而不損其和，節禮樂者，因禮樂有自然之節，而我能合之也。道人之善，是人有好處，我去稱道，多賢友，卽直諒多聞，驕樂是以驕傲爲樂，如舉止之放縱，服飾器用之僭侈，佚遊是遊之淫佚於外而不知止，如流連荒亡之類，宴樂是樂之晏溺于中而不得出，如耽酒嗜色之類。

〔演〕孔子說：增益的有三樣喜樂，減損的有三樣喜樂。樂品節中和的禮樂，樂稱道人的善，樂多賢德的朋友，所好在禮樂，賢善中，自德行日長，便增益了。樂驕傲的快樂，樂佚蕩的嬉遊，樂晏溺的快樂，所好在驕佚晏樂中，自心志日耗，便減損了。

卷之四
三十五

〔商〕樂世坊間，稱道人善，如何便得益？答曰：學問大道理，舍人不成已。孟子云：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今轉其語，與諸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者也。何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測〕愆是過愆，只發言不停當，便有此三樣。顏色比言更隱微，言之及不及，則就他說話間，便曉得了。若顏色則有言未及，側反向着我，有言及了，其意向別有所向，或時值厭倦，不樂聽我言。

這須仔細看他。故說個見字。

〔演〕孔子說：侍於有德位的君子傍邊，怕有三樣過愆。他的言語，不會及到我，便去先說。這是胸中技癢，叫做急躁。他的言語，已及到我，倒反不說。這是胸中曖昧，叫做隱匿。不會見他顏色，果向着我，便去先說。這是沒眼看人，叫做瞽目。

〔商〕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測〕戒者，所以止惡防非，而不敢有犯者也。其重大的有三件，而皆因乎血氣。人之身，氣聚方生，氣貫徹於周身，而血乃為之營

論語南講

卷之四
三十六

衛。是血氣即人的身子。人只為戀着這身，自少而壯而老，心都為他遷轉。少時血氣方在發生，有流動之意，故未得凝定。色正情之流動者，壯時血氣充足，有盈溢之意，故為剛強。剛正情之盈溢者，老則血氣日漸消滅，既已衰弱，不能有所作為，惟愁用度不足，要討些利益，此特各就所重言。而其實無時不當戒者。有此戒，則血氣方不得用事，而惟以神明為主，造道乃有其基。〔演〕孔子說：君子一生有三樣禁戒。年少的時候，血氣未凝定，容易引動，所戒的在色欲。及至他年壯，血氣方剛強，容易好勝，所戒的在鬪爭。及至他年老，血氣既衰弱，容易愁不足，所戒的在貪得。

論語南講

卷之四
三十七

打吾脣亦未便至此。曰：鬪不止兩手，該一身而言。凡以怒色加人，盛氣凌人俱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測〕人之敢於恃善從惡，皆起于無所畏。畏者，心有所憚而不耽肆也。天謂何有命，乃是上帝之心。欲人為善去惡，如命令一般。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正此謂也。人只因不見不聞，便信不及。君子則一心畏着他，不敢背違。大人是行可為法者，聖人之言載於六經，是言可為則者。畏之，皆是不敢違背之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正道破世人通病。他若知

有入命。則福善禍淫。赫赫在上。如何敢不畏。惟實是不曉得。天地間決沒這等道理。乃敢於放肆。此其人如醯醢在覆。不見天地之大全。故謂之小人。大人聖言。非小人所能狎侮者。但他不知尊信。妄加非議。即是狎侮。

〔演〕孔子說。君子心下有三樣畏懼。畏懼上天鑒臨的。明命畏懼有德望的大人。畏懼聖人垂訓戒的言語。都不敢少有背逆。若小人。他所見不大。原不曉得實有天命而不畏懼也。因此又養狎大人。侮慢聖人的言語。便都沒些怕懼。

〔商〕柴世挺問。舊說因有小人不知天命句。并三畏亦以天命貫下。據說因開首有三畏句。并小人亦以三樣平開。疑意畏不畏。

卷之四
三十八

之分。究其原。固必起於天命之知不知。但此是主意。本文自有語氣。上節三開。下節云下。各不相妨。君子必自知有天命。故只分叙其三樣畏。而不究出所以能畏之故。小人原不知有天命。故雖三畏並叙。而必歸重于天命根繇。前講君子三平說。小人則用因此又三字云下。想即疑意否。答曰。此是發得明快。曹觀文問。不知不畏。未必定是愚下之人。看狎侮字。此小人大似無忌憚者。答曰。是世間儘有才學高一世的人。只於天命鑒臨之義信不及。便外面行事十分好。一至暗室屋漏。以莫予云。逃不覺放鬆。纔放鬆。則狎侮所必至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泗〕兩個知之。指着甚麼。若說是見聞之考據。連生知也不能廢學了。這乃是中心有悟。而自透其覺性者也。覺性誰人不有。但落在氣質上。有蔽與不蔽之分。生知者。一毫無蔽。生下來便會曉得。學知者。不免有蔽。乃假間見功夫。以磨鍊出這覺性來。困學者。因困鬱不得通達。乃去為學。此不說個知之。還未必到得能知。但既肯為學。便向後有個出頭日子。這三種人。上的固是首出了。次與又次。亦即次於上等。不甚懸絕。總是一類的人。民斯為下。纔是不肖之歸。語氣重在學上。以勉人知所務學之意。〔演〕孔子說。從生來曉得的。固是上等也。用學力曉得的。亦即上

卷之四
三十九

之次也。因困鬱不通。去為學的。又即上之次也。學問會轉移得氣稟。總不出一類。惟困而又不學。這樣凡民。便自絕了向上路頭。方纔是最下的了。

〔商〕萬曰。佳問。覺性可以主宰氣質。謂何反因氣質而有明昧。答曰。覺性在人。本至靈。但無氣則無所乘。是氣乃載覺性者。既落于氣。則陰陽運行。便有不齊。行得平和則清。行得駁雜則濁。氣清便呈露其覺性。氣濁便埋沒其覺性。此如人鼻間氣息。有時安靜。其呼吸輕細而清。心思亦能入細。有時動擾。其呼吸喘急而濁。心思亦不能入細。譬之覺性是燈上之火。氣是燈中之油。油清則火光必明亮。油濁則火光必晦昧。此覺性雖可以主宰

氣而又不不得不隨氣以爲轉移。○魏士準問：覺性人人有的，於何見得？答曰：卽如至愚不肖的人，他也会穿衣喫飯，門裡出，路上走，這都是自己覺性在那裡照管。曰：他終不曉得道理，這也當不得是知。曰：此如夜明珠，不用以照車十乘，而置之廁中，然不可不謂之夜明珠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測〕思雖在一心，而以之簡身，則逐處分心，所謂一致而百慮，舉其大者有九也。明聰溫恭忠敬問難義等字，政須着實體認，方是九件。若只重看思字，便止一思矣。這或未感而起念以靜察。

論語精義

卷之四

誠現感而隨所值以動觀，皆是。然在養成者未必如此。乃是就爲學之君子，而教以隨處簡點之方也。

〔演〕孔子說：君子時常有九樣思想。目的視，思要明白；耳的聽，思要聰察；臉上顏色，思要溫和；身上容貌，思要恭肅；口中言語，思要忠誠；當做事，便思敬謹；當疑惑，便思叩問；當忿怒，便思思難。見有所得，便思着該得的義，逐處要把心去對付。

〔面〕熊飛問：視聽等俱根於心，君子若逐件去思，寧無此得彼失？若九者一時並思，心又不給，看來九思還只是一思。此心提得惺惺，到處自能管攝也。答曰：此心固要提得惺惺，隨感亦須簡察。就視一端，如看書時，思想如何看得明白，卽是思明。又以視

聽並觀，現今聽講，你心一邊眼裡看着書，一邊耳裡又聽着講，則思明思聰，亦有併集時。固不可謂九思並用一時，亦不可謂一思足空九事。劉邦彥曰：如此，則九思必各隨所感纔有。未感時，其思實止惺惺而無屬也。曰：未感時，或偶然想起一件，亦不可謂無。曾子每日三省其身，豈三事皆爲見值也？劉紹煒曰：此乃將迎之心，而非廓然大公之體矣。曰：將迎用在正理上，亦無妨。然前講謂非養成君子，正以此故。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援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論語精義

卷之四

〔測〕此以古語律今人，而嘆其不逮。有思慕之意。如不及，一心要趕上去。如援湯，惟恐傷害及我，真是修潔其身。一塵不染者，但只在自身獨善，無益於世。故其人猶易得。所見能與所聞相符，隱居，雖無事可做，而志向則宏，尋求所謂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行義是去出仕，行其君臣之義，道卽所求之志。於此通達出來，此是以一身而關乎世道之大。故其人不見得，所見不能符于所聞。大約夫子主意，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急。其持論往往如此。

〔演〕孔子說：有一等人，纔看見好處，就如趕他不及一般。纔看見不好處，就如把手援沸湯一般。要修潔自身。我也曾見這樣了。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不爲難得，有一等人，隱遁其居，

求他經世的志。行吾分義。以通達他潛修的道。要擔荷世界。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却還未見這樣人也。真是世上難得的。**商**王鳳章問。好惡之誠。夫子嘗嘆其未見而行藏以時。乃以顏子當之。則好惡更難於行藏。此章或有感而發。未可信爲實話。柴世埏曰。平日所言好仁惡不仁。乃指仁言。此見善見不善。照下隱居行義看。則此不過獨善之事耳。如子路不善不入。而聞過則喜。亦足當其人矣。至隱居行義。正是用行舍藏的人。惟顏子足當而未易多得。此兩種人。總是獨善兼善之別。其大小迥異。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四十二

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淵世人慕富貴。輕貧賤。富貴則氣揚。貧賤則志餒。不知人生在世。富貴也是煞眼過的。貧賤也是煞眼過的。惟此名稱垂之身後。歷千百世而不磨。人若把這富貴與名稱合將來看。便覺眼界也空闊。心量也開廣。自不爲目前境遇所動。故夫子將一個極富的齊景公。與一個極貧的夷齊對說。乃借來做個影子。非論齊景公與夷齊之好友也。其斯之謂與。姑作錯簡。

演齊景公有馬四千匹。這等富饒。那個不欣羨。到死的日子。民便無德行去稱述他。伯夷叔齊。飢餓於首陽山下。這等貧困。有何指望。乃民直到於今。還稱述他。眼前貧富。怎算得數。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四十三

商徐時泰問。舊說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移置其斯之謂與。上今姑作錯簡。豈別有說乎。答曰。篇章相隔甚遠。安知其從此脫去。恐非缺疑之旨。據愚見。其斯之謂與。自可解釋。今別爲**淵**演附之。**淵**齊景公上無子曰字。分明與上合爲一章。乃引夷齊以証求志達道者。先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援湯說起。他潔身誠得。然只了自已。未足爲難。故謂所見與所聞相合。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以一身之潔。而培植宇宙間莫大綱常。乃爲難得。故謂所見未能如其所聞。以夷齊合看。隱居是隱於首陽。求志是返求其所志。而寄慨於神農虞夏之歸。卽不降其志者。行義是行其天冠地履。不可倒置之義。達道是直達其所守之道。寧甘餓死而不移。卽叩馬之諫。太公亦以義人目之。可見下引景公之富而無稱。以形起夷齊之餓。而有述惟夷齊至今見稱。所以這言語夫子得聞。然世多齊景之湮沒。而能爲夷齊者寥寥。故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卽指求志達道之人。正與上文恰相呼應。**演**孔子說有一等人。縱看見好處。就如趕他不及一般。縱看見不好處。就如把手探沸湯一般。我也曾見這樣人了。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不爲難得。有一等人。隱遁其居。以反求他信心的志。行吾分義。以直達他殉節的道。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却還未見這樣人也。其人的。但觀齊景公有馬四千匹。死的日子。民便無德行去稱述他。伯夷叔齊。飢餓於首陽

論語胡南講

猷而後達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
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測詩之教委婉有不盡之味故可以言禮之教端方有不易之
矩故可以立

演陳亢問於伯魚說子也曾有異像所聞於夫子麼對說未曾
也夫子嘗獨立鯉急走過庭前開說曾學詩麼對說未曾也因
說不學那諷咏的詩便沒個方法去言語鯉隨退而學詩他日

夫子又獨立鯉急走過庭前問說曾學禮麼對說未曾也因
不學那規矩的禮便沒個方法去植立鯉隨退而學禮只問得
這兩件陳亢退而喜歡說我只問異聞一件倒得了三件問得
詩會言問得禮會立又問得君子沒些私厚疎遠自己的子也
商方允達問假如今人便細心誦詩口訥的仍舊口訥如何便
能言答曰詩人言有盡而意無窮正得此不盡之意方謂能言
豈是要人利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測與已相匹曰夫人幼小無知曰小童因君之尊而尊之曰夫人

婦人因君之謙而謙之曰寡小君因吾君與鄰君敵體而異邦

敵體視之亦曰君夫人疑是門人記當時所稱謂以寓正名之

意而誤入於此

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朱註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事
國政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測〕歸孔子豚欲以大夫賜士之禮致孔子。時其公謂出外不在家時也。此只是不欲面見之意。非爲相稱。陽貨原不明教夫子仕已。而只泛以應仕之理相諷。所言未嘗不是。故夫子亦不明發其意。只就其言而漫應之。

〔演〕陽貨要見孔子。勸之出仕。孔子不見他。歸送孔子以豚豕。孔子揆他出仕時候。往去拜答。回來湊巧遇於路塗。貨因謂孔子說來。我正要與你說話。因說懷藏那濟世的珍寶。而迷亂邦國。不去收濟。這可喚做仁愛麼。曰。懷寶迷邦。果不可謂仁。又說。奸出去做事。常常錯過了奸時候。不趁着機會。這可喚做有識見麼。曰。奸從事失時。果不可謂知。又說。日月已過去了。年歲不我與。再與。怎麼還好蹉跎得。孔子說諸。果然時去不能再得。我也將出去爲仕了。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測〕性之義何居。如水之性寒。火之性熱。薑之性辣。梅之性酸。凡物皆有性。此所謂性。乃是心之性也。蓋性字。從心從生。卽指心之有生處。心得其性。則心生。心失其性。則心雖存而實死矣。如水性本寒。而煮於釜則熱。水之性已死也。寒本不在水外。性本不在心外。二而實一者耳。言相近者。性則萬物皆備於我。彼之性。與我相肖。我之性。與彼相肖。同謂之性。必不至迥異。如居之

此附。不相家遠。故謂之相近。乃人人相貼近也。此不是以善惡未分爲相近。乃以彼我不殊爲相近者。習正與性反。乃習染之習。只作不好字看。人自此身墮地以至老死。無一時非習。世緣既已習熟。便各懷其私。各執其見。與相近之性。日漸悖馳而相遠矣。此亦不是善惡既分爲相遠。而以習之離性爲相遠。相近的。纔是性。相遠的。是習。不是性。對舉性習。要人從性中認習。習消則性顯。從習中認性。性見則習亡。是乃相反而勢不並存者。〔演〕夫子說。人心的性。彼此各肖。本相貼近也。世故的習。日漸悖馳。乃相家遠也。性與習正相反。此宜分辨。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個看了。實出創闢。答曰。若兩個須。心自心性。兩下如何。頃曰。既是一個。謂何有心與性之異名。曰。若分別言之。則心有本體。有作用。作用屬情。而本體屬性。本體每爲作用所埋沒。故以性之一字。表顯其心。使覓心者。好爲識認。孟子云。子能順杞柳之性。又云。是豈水之性哉。是木與水皆有性。隨物而表其本體之必然也。然則此性。安得謂另有一物。而非所以表心者哉。故凡單言性。該得心。單言心。該得性。而心與性並言。亦微有別。是一是二。各不相妨。曰。性者。量周法界。只是一個。今言水。火。草木。皆有性。何性若是之多。曰。性固量周法界。亦細入微塵。豈得獨遺水。火。草木。要知世間一切物。總不外我性中法象。然此所

論性且只言心之性而他物原不道及郭疑之曰凡物皆有性則孟子謂氣質之性果有之矣其性云何曰凡物氣聚即生是氣之性亦以生為義者故告子以生之謂性食色為性孟子亦以耳目口鼻之聲色臭味為性此皆以氣言性也曰如此則相近之性兼氣質言是矣曰氣之性正即水火草木之性蠢然無知覺者彼實藉心以為知覺心一為氣用則貪食悅色彼此痛癢各不相聞安得相近此惟以相近言性故知其為心之性而非氣之性也○湯自新問性既萬物皆備只該言相同不該言相近相近則亦有不同處矣答曰性之分量雖通乎萬物而性之發實各在自心同而異異而同故以近字為渾融且相近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十八

照起下相違看若同則與違不相應矣張殷甫曰習何以不云相異而云相違曰異乃大槩不同便是違則自近而遠逐漸迭去不知其何所底止如比閭而居朝夕出入本日相親昵者乃移而之里許外之十百里外甚至千萬里外而音信毫不通者其初皆比閭而居之人也性之蔽於習而與人性日漸相隔其變態亦復如是徐時泰曰習相違自來俱以善惡分言今謂是習離性則習乃損性者彼復性之聖人合學習安所用功乎曰此習相違緊繫與性相近為呼應則相違相字乃將遠與近相對非將善與惡相對彼復性之習正適還其相近之體者不可以相違言也若謂相違之習是為善為惡之分途則相近之性

便是可善可惡之交界不幾論性同於告子之湍水乎○柴世琰問前講性字已詳特未判其善惡何如答曰善惡本文原無故不說曰今請為開示按子思言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固未嘗言善惡也孟子乃言性善而荀子則言性惡畢竟性于善惡何屬曰性畢竟屬善即所引天命之謂性易云繼之者善也天命豈不本善誠與明即明善誠身誠明豈不亦是善曰何以有言善言惡之不同曰以心之性氣之性分貼則心之性善氣之性惡兩說俱可通曰人身心氣俱備則性果有善有惡矣何為獨屬之善曰此不外孟子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之說以心從氣則氣為主而性惡荀子所論之性也是也以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十九

氣從心則心為主而性善孟子所論之性是也凡性只論心不論氣相近正是其善處孟子所以受學于思而直接孔氏之傳者端在此劉亮采曰論者又有以無善無惡為相近何也曰此為破人執着故掃去善字而言無不知善果留滯在心認為已有則私而不公正是相違之習而非相近之性安得為善善則原無執着之心但有大公之體於心標出一性於性標出一善總只一物而多方指點者豈真有個形質如另一怪物加於性上而恐其障礙必掃善歸無也若欲索之虛無則併性之名恐亦難立既已安名立號便不必避善字譚貞默曰說善必與惡對而性乃無對之物故說不得善字曰善既與惡對則無對與

有對說無不幾爲二乘之頑空乎。安見善不可說而無獨可說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測此承上章言上知是全露其性而相近之極者即生而知之之上也下愚是牢錮于習而相遠之極者即困而不學之下也相近之極者不能移而相遠之極者不能移而相近故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性唯上知方不移則非上知性難保其不染于習也習亦唯下愚方不移則非下愚習猶可挽其復歸於性也唯字內大有警策人意。

○演夫子說性習最能相移惟獨上智全露其性的一定相近與論語湖南講

那下愚牢錮於習的一定相遠便再不移易。

○商施惟中問上知下愚自來皆以氣質說今獨將上知屬性下愚屬習何也答曰上知之屬性易知也若下愚則性豈從來不好者皆歸風習漸染至於牢錮而不可破則所秉之氣亦至濁而不復能清如孟子云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可見下愚實不外積習之使然也且以上知爲性相近之極則以下愚爲習相遠之極則直貼上文似更便捷鄭尚友曰下愚單屬習亦有生來下愚的此又何解曰但以有生後論誠有不可解者即孟子謂孩提愛親亦不過借事指點耳若小兒愛母實專爲乳哺如易子而養之則小兒必愛乳母不愛生母矣此等處豈得

便謂是性要必有個夙生來因說了你也難信須索自討分曉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問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那疏曰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導民故絃歌莞爾小笑貌

○測絃琴瑟之絃絃歌者絲聲與肉聲相和也因天下皆不用禮樂而小邑能用驟聞不覺喜歡故笑說割雞焉用牛刀故爲嘲戲之語乃子游把平日所聞來答其實不會夫子之意而言却有理學道雖是平日言語子游引來即指着禮樂既學禮樂則性情養得和平愛人易使隨分各盡易地皆然矣夫子因子游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明爲戲呼二三子者欲以道易天下併望之二三子令其共証此語也二三子句句採湯自新解

○演夫子往武城地方時子游爲邑宰聞絃歌的聲音知道他把禮樂教人不覺喜歡莞爾而微笑因戲說割一雞何須用殺牛的道這等大做作子游對說往常偃也聞得夫子說君子學了道理便心事慈和肯愛惜人小人學了道理便心事和順容易使令也這道那一處少得的夫子說二三子你們都聽着偃學道的言最說得是也我前言割雞乃嘲戲之耳

○

管東溟曰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與禮樂子武城何異以一羣降在淵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

或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絃歌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矣使子游之絃歌用于周公未衰二家未嘗之先夫子其戲亦無善處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疏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之適也仲空也案左丘明傳云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仲空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四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五十三
測公山弗擾乃季氏家臣與陽貨共執季桓子來召夫子夫子必非肯助畔者彼豈不審量或能降心以受教未可知故夫子

欲往就之爲東周是怎麼作用想魯之弱全繫於季氏之強今季氏業已內潰夫子往就弗擾必說他首先服罪致邑於魯君以魯君之命命之收季氏之權於上而孟孫叔孫將不待創而自服然後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德威化服天下使今日之魯即如我周治岐之時則西周之道復行於東故爲東周
演費邑宰公山弗擾據費邑爲畔亂來召夫子夫子欲往就他子路不喜悅說一向沒處去了何必又公山氏那裡去也這等人還濟得甚事夫子說夫召我的豈不曉得我做人徒然來召設倘或有能委任我的我必定把周道行在東方其做個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五十三
測仁本在一心而言行五者於天下者蓋仁以天下爲一體一體中不可使有一處少滯致成痿痺之患但仁體廣大沒個導引方法終難貫通故就中分出五件使他各就經絡以爲引導恭寬信敏惠乃五者名目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指天

五者於天下方是一體的仁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說仁把天下爲一體會得行那五件於天下沒有一處壅滯就是爲仁了子張復請問怎麼行五者於天下夫子說不慢的恭不隘的寬不欺的信不懈的敏不刻的惠這是五件能行這恭自處於敬人也敬我便不侮慢能行這寬我容得人也求容於我便得衆歸能行這信我托得人過人也肯托我使人都委任焉能行這敏做得事快也完得事來便有功績能行這惠我加恩於人人也知感我的恩便足以使人人這正是行天下處

商吳士文問行仁於天下似倒極境緣上用功答曰心內雖自

有功夫可做然亦離境不得心如明月當空山川人物一切俱照若光有照不及處即是其月被掩未有心境可分兩截者○吳應科問有謂不侮得衆等不當作效驗說者是不答曰今人只是用腸小併效驗二字怕說不知所謂效驗者乃就所應而証驗之謂此感彼應理勢自然而不侮得衆乃以驗我之恭寬但不可不盡其在我而先以責應耳果識得效驗二字破便說何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問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論語湖南講

繫而不食○那疏曰佛肸晉趙簡子之中牟邑宰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纔黑也也匏瓜也○廣說磷薄石不潤語

測中牟乃晉趙簡子私邑佛肸以中牟畔正與弗擾之叛季氏相同不善不入在未堅白的正該如此故亦然之不曰堅乎不曰白乎堅白亦是平日所說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乃解說堅白之不怕磨涅磷訓薄細訓黑堅白之不移於磨涅以喻德至而不爲不善所移者匏瓜乃是苦的故常繫在藤蔓上而人不之取食以喻人之固守其身而不爲世所用者

演中牟宰佛肸來召夫子夫子欲往就他子路說往當由也聞得夫子說親於其身做不善的君子不入他黨內今佛肸把中

牟爲畔正是親爲不善的夫子之往就也却要怎麼夫子說然果有這不善不入的言也然不曾說堅剛乎便是磨礪而不被他磷析不曾說潔白乎便是涅槃而不被他縹黑我正要待人磨涅豈是無用的匏瓜也哉怎能繫住在藤蔓而不爲人食

商陸運昌問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名既說該往仍又不去是何言行之不相顧也答曰其欲往者一時濟世之熱腸而究竟事勢難行只索又住了手曰聖人於當下乃亦有見不到處必待轉念方纔停當耶曰世上事勢未必能行而情自難忍若往往有之此但可住手不可灰心如舜見象有思君之言便要百官與治究竟亦不曾行得曰公山佛肸夫子於他有何不可忍處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曰借公山佛肸便可行自己的道救濟一世何謂可忍雖然即公山佛肸聖心亦無棄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測六言即是仁知信直勇剛蔽是遮蔽乃逐所好而蔽於一偏者蓋天下道理雖具在自心而處置之方必全備於古今之事

變惟好學則誦練日多見得完全方纔穩當而不學者必有蔽如好仁一味要救濟人不度德量力欠有分曉即是愚昧好知一味要有知解鑒空杜撰絕無憑據蕩者如水之蕩漾而無根

際也好信一味要言語不爽便理勢行不去的也拘執前言不肯轉移未免害事故謂之賊好直一味要行得直遂便情理諒得容隱的也忍不住盡數逼追出來故謂之絞刃與剛相似勇屬加人一邊剛屬自任一邊好勇一味要奮發便是名分所制的也去越過必至犯上而亂好剛一味要擔當便是力量不到的也去承認必至高自矜許而狂六言本美德而以不學俱成蔽甚言學之不可已也

論語湖南講
夫子說由也你曾聞得六樣言語有六樣遮蔽處由站起來對說未曾也夫子說你且居坐了待我告語汝若只好仁愛不好學仁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可罔的愚只好知識不好學知

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浮想的蕩只好信實不好學信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冒險的賊只好直遂不好學直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盡情的絞只好勇敢不好學勇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犯上的亂只好剛果不好學剛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自肆的狂只一不學隨你甚麼好處都翻成不好的

子曰小子何其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遠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讀如學讀○朱註曰典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測此極言學詩之益以引誘人

夫子說小子謂甚麼不去學夫詩詩感切人情好把來興起曲盡世故好把來觀看羣聚相為規諷好把來羣怨誅出自忠愛好把來怨讀孝子的言近在家裡有事父方法讀忠臣的言遠出在外有事君方法且他托物比興因又多識認於鳥獸草木的名目詩裡有這許多益處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註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各所言修其身齊家之事

周南自岐周以南之侯國召南使召伯布政於南方總是文王化行之地蓋豳后妃以及列國之夫人游女皆化其德也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言既做個人定須為周南召南若不為此便從家內幾個人先行不通了正牆面而立只是喻當面不可行之意

夫子謂伯魚說汝曾學做周南召南曉得化行自近的方法麼做了個人若不去學做周南召南這人於眼面前便沒法處置還那一步好行得恰像正向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測禮記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人惟實能踐此禮方纔把玉帛來交際惟實能喜樂此樂方纔把鐘鼓來

暢王帛鐘鼓固廢不得若把他全當做禮樂便錯會了。乎哉要得咏嘆不露之意。

演天子說物不虛備禮的喚名禮的喚名只這王帛便喚做禮乎哉器不虛陳樂的喚名樂的喚名只這鐘鼓便喚做樂乎哉。

商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那篇曰在采齊牆也

測色在臉上的粧得嚴厲凜然難犯而內裡宅心處一味柔軟

絕沒些剛腸荏訓柔正與厲反這等人也粧成個大人模樣故

比他做小人猶穿窬之盜者盜名之大人與盜財之小人總是

論語湖南講

一般心事也。

演天子說顏色最是嚴厲而却又內裡柔荏這等粧做大人模

樣若比於小人正像穿窬牆的盜賊一樣怕人知覺的呢

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荀子原穀註讀作愿

測原與愿同愿慝本是好處而合以鄉則是修細謹而要鄉曲

之譽者鄉人未必皆善所稱豈盡當以此得名必非真品德之

賊謂把德都偷竊了。正指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處也

演夫子說通鄉都稱愿慝的人他粧成忠厚模樣哄人道好乃

是偷竊德的盜賊也須防備着他。

商文南英問鄉原之忠信廉潔若全是體面假飾而所行實有不忠信不廉潔處必然露出破綻誰人無眼何以能無刺無非

答曰此疑得最是鄉原行事必是能忠信廉潔的曰既如此又

何以謂之似曰此當連同流俗合污世看堯舜孔子之道必以

天下為一體要人人學好鄉原只把自己行事做成忠信廉潔

而不以此去待人如流俗污世也便順從着他聽他混帳相處

得來即此便見他全無物我俱成實意只要騙人喜歡便了故

誅其心而以為闖然媚世併忠信廉潔亦俱謂之似而非真也

柴世埏曰世間豈有真廉潔真忠信而猶同流合污闖然媚世

者從古來未見有此人曰史稱馮道生平卧不設床席止一束

論語湖南講

筠所得俸與僕厮同飲食有掠美女相遺者真別室而訪歸之

歲訛出所有周鄉里而躬自耕野負薪對君屢以善言勸導此

何等忠信廉潔而當世亦遂無賢愚皆仰之為元老易主即迎

順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又何其同流合污而闖然善媚也千古

來鄉原亦不易做惟馮道所行最為酷肖若後世則以善臣而

小廉曲謹邀世俗之譽者亦或有之要不過得鄉原之具體而

已曰如馮道則後世皆知唾罵忍未必能如鄉原之欺世曰正

為後世纔知唾罵當時實盡被其欺若非人望所歸如史所稱

仰為元老則何以累朝皆尊禮之而不加擯斥曰鄉原既能真

忠信真廉潔如此欺世夫子又以何法識他曰有何奇術只有

他同流合污而無與人爲善之念便是一針刺骨足爲西秦張
膽之鏡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測〕道塗俱是路總是隨聞隨說之意聞得了須放到心上理會
方得他受用若急急說出這只在口頭賣弄一番便拋過故謂
之棄

〔演〕天子說道路上聽來却就在塗路上說出全不安放在心裡
這是把德來拋棄了也

〔商〕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六十一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測〕鄙如村鄙是無大見識的此亦不爲至惡只因見識小了知
有一身不知有家國天下故患得患失至於患失而無所不至
則或要結奸黨或讒害忠良或蠱惑君心而流毒天下種種奸
惡本非初意樂爲無奈事權所在放捨不得便畢竟到這田地
故事君者當辨鄙夫於早

〔演〕夫子說村鄙的夫好與他同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事君也愁
患要得之既已得之愁患復失之患得還有了則苟患失之便
凡可爲固位計無所不至了

〔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文舉極陳也玉篇廉稜也

〔測〕凡所習失其和平者皆爲疾病不必定是氣稟生成肆是陳
列要做狂的進取不免高視闊步把未到的好事都攬取開來
蕩則蕩溢不收越過隄防連不好事也放開去做廉是稜角要
矜持不免露了稜角凡自守處或欠渾融忿戾便一味忿怒與
世乖戾不合要去凌人了直是直遂因爲愚了沒見識不會委
曲周旋只得傍實行去諛則便哄騙人反要弄虛頭而已矣總
頂上三件謂狂矜愚的疾倒底是爲蕩爲忿戾爲詐這等罷了

卷之四
六十一

論語湖南講

原病都復不轉來甚有嘆息之意

〔演〕夫子說古時人民有三樣疾病如今或連這疾病都變得沒
有了古之狂也爲慕古的放肆今之狂也爲踰開的流蕩古之
矜也爲守己的廉隅今之矜也爲凌人的忿爭乖戾古之愚也
爲率真的直遂今之愚也爲弄虛的奸詐把三疾是這樣結果
了

〔商〕吳孔光問既謂之疾明屬不好一邊夫子何以取之答曰只
爲世人於好處未免作假隙是不好的疾尚或率真夫子正要
就真病處去下錙錘那料世人又會粧假病症候不明沒處下
手夫子直是許多傷感故付之而已矣一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
〔測〕紫之間色本不如朱之正色然若兩樣並列反形得紫色濃
艷耀目朱色不覺動眼是紫把朱的色奪了過來鄭之淫聲本
不如雅之正聲然若兩樣同奏鄭聲淫靡雅樂和平只聽得鄭
聲雅樂倒聽不仔細是把雅的聲音都攪亂了利口乃說話捷
給不過是一張快嘴國家千萬世之業豈容他搖動得然不覺
又入其中把極大邦家都被他口舌翻覆轉了覆字只作翻覆
而覆字意自在其中者字即指利口之人天下邪之能勝正太
樂若此故俱爲可惡

〔演〕夫子說世間偏是邪的會掩正怪那濃艷紫色之炫眼把朱
色凌奪也怪那淫哇鄭聲之動聽把雅樂混亂也怪那一張利
口之顛倒是非把極大邦家都在舌尖上翻覆者

〔商〕湯見如問國家怎麼在舌上翻覆得答曰杜詩翻手作雲覆
手雨雲雨怎麼在手上翻覆得曰如此是覆邦家只是假借形
容然自古如伯嚭之譖子胥蔡衡之譖武穆畢竟邦家爲他覆
亡難道不實有其事曰誰道不實有其事正俗語所謂舌頭下
壓殺了人

子曰子欲無言乎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測〕夫子欲無言之意只是要人務實行教者說做個樣子與

看學者照他樣子去做總不任口裡虛說所謂做的是真說的
是假也然本意夫子不曾道出子貢雖曉得因與發其隱故有
不言何述之問天原不曾有聲何嘗說話四時行是四時各循
其令時至即行更無有愆期失候而歇息者百物生是百物各
得其氣具形質以有生更無有氣候已至而滅息者此皆是天
之所爲天何言哉與上句同意以喻夫子四時行即爲之不厭
而躬無惰行百物生即誨人不倦而人皆速肖天何言即默而
識之也正意猶云我何言說只是自己實落做去你們也照
樣去做我何言說註疏曰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此
是得旨

〔演〕天子說我的意思欲要沒了說話子貢問說夫子如若不說
話則從學的小子把甚麼傳述焉夫子說天何曾有言說哉春
夏秋冬的四時都照氣候行焉飛潛動植的百物都稟氣化生
焉天是這等樣做將出來何曾有言說哉

〔商〕閱繼訓問舊講謂道理原自躍如不消說得似於無言無字
更貼得着答曰舊謂道理躍如自不須言今謂實行真切故不
須言於無言亦似可貼但謂理本躍如則止是悟到的曉得其
餘小子與今其難述矣惟就實行說則四時情教者百物指學
者方爲切實可曉曉得勉勵小子之意○徐繼溥問以四時行
喻爲不厭明白易貼以百物生喻爲不倦竊疑無言則學者如

經 162—335

何便能會意。答曰：要學者會意，正須躬行。假如師是肯讀書的，其子弟不必訓戒，自必去讀書。若為師者終日游蕩，雖諄諄以讀書為勸，其弟子豈肯相從？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註：日，猶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

〔測〕既辭以疾，而又使知非疾，欲其知所悟也。

〔面〕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謂之謂。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何註：日，周書月令有夏之火，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柳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水故曰改火也。

〔測〕宰我以二年之喪為妨禮樂而欲短之，是不知禮樂之本者。

天子且不與辨，只詰問他不安奉養的心，這不安奉養的心從

何來？實出於父母之恩深難報。人子果動此念，則三年之喪於

情自不容已。若不動此念，便使能盡禮制，亦不過如世人之披

麻帶孝而食旨聞樂，居處宴然如故，雖有三年之虛文，反不如

期年之實行矣。宰予豈有觸於此故欲短喪，而令人共勉其宜

與然人子報親之心終難盡愜，故夫子再三以情動之。燧者鑽

木出火之名，改火者改變其出火之木也。

〔測〕宰我問三年的喪，只是期年，便已長久了。君子因居喪三年

不習為禮，禮一定廢壞；三年不習為樂，樂一定崩頹。人事恐難

久廢舊食的穀既沒，盡新食的穀既升起，鑽以取火的燧，改了

用水的火氣，運又已盡，更只是期年，實好歇得了。夫子說期年

外，你便去喫了稻梁，穿了錦綺，於你心下安穩麼？說安穩，夫

子說你心下果安穩，便聽你去做他夫君子的居喪喫着美味，

不甘美，聽着聲樂不快樂，凡所居處都不安穩，故不做那食稻

衣錦的事也。今你心下果安穩，便聽你去做他宰我出夫，子說

子之忍心不仁也。你道三年長久，人子生了三年，方纔免於父

母的懷抱，夫三年的喪，正為報三年懷抱，乃天下通行的喪制，

也子也心下思忖，也會有三年懷抱的恩愛於他父母麼？怎的

這等忍得過？

〔面〕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邢疏：日，博局戲六著十二棋也。圍棋謂之奕。

〔測〕飽食既無治生之經營，終日又非時候之急遽，正好用心，乃

反不用，無所者，沒個用心所在也。已，訓止。博奕者，耗神蕩志，妨

功廢時，最不肖者之事。夫子豈欲人為，此乃其言心不可無用。

而故借此以痛抑之。

〔漢〕天子說飽喫了飯。到終日長久。並沒個所正用他的心。把空閒日子都虛度了。這樣人怎麼使得。難矣哉。世間不有博奕的人麼。做那等極沒要緊事。他也有個用心。所在還好過。連博奕都歇了。

〔商〕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測〕尚與上音同。義別。而意實相承。以此為上等。必尊尚之矣。義只論事理之宜。能屈能伸。乃所以善其勇者。此君子小人以分。

論語精義

言

〔漢〕子路說君子也尊尚勇力麼。夫子說君子只是合宜的義。把來做最上一等。若有位君子。有勇沒義。便要便氣。做犯上的亂。無位小人有勇沒義。便要行兇。做劫人的盜。勇怎麼尚得。

〔商〕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誹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望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計以為直者。

〔測〕夫子之惡。是理不該如此。而倒如此。故多用前字。乃想反之。

辭也。賜之惡。是事本不如此。而冒以為如此。故都用以為字。及

做造之辭也。稱者。稱讚人有惡。應該諫止。倒反稱讚。哄弄他。為惡下流。乃汙下的流派。上乃上達者。以人品言。則忌其形已而謗訕之也。室。是室塞不得通達。微訓抄是掠取之意。將他人意思掠取來作為我的。孫是遜順。計是當面攻發人隱情。

〔漢〕子貢問說。君子愛人。亦曾有憎惡麼。夫子說。有憎惡。惡那見惡不止。倒稱讚人之惡的。惡那身居污下的流派。該得自愧。倒謗訕上達的。惡那有勇力。該得持正。倒無禮胡行的。惡那果決敢為。該得直達。倒室塞不通的。這都悖理反常。可惡他。夫子問說。賜也。你亦有憎惡麼。對說。惡那掠取人意。本不是知。把當做

論語精義

知的。惡那不孫順。本不是勇。把當做勇的。惡那面斥人隱。本不是直。把當做直的。這都假托亂真。可惡他。

〔商〕洪如壁問。稱讚人惡。以為美。似非人情。舊解謂不隱惡而揚惡。亦自可惡。答曰。不必遠舉。只今朋友間。好行小慧。損人害物。而互相哄誘者。種種也。安得謂無稱讚人惡者。且稱讚不作稱讚。畢竟於字義訓不去。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測〕此專為小人發。而女子特以相形。故兩項不並舉。中間加一與字。蓋陰柔之性。彼此正同。易以女壯比小人。亦即此意。養。謂膏養。此必情分有關。而不容棄絕。如癡之在體。只得要養着他。

不遜或言笑間褻狎我或竊我之權以為鼓弄都是惟有不孫與怨故遠近皆難而為難餐

演夫子說惟獨女子與那小人一樣為難畜養也親近了他便狎恩不遜順離遠了他便挾仇為怨恨須要處得停當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測見惡是必有惡行與四十無聞有別

演夫子說年歲到四十正是人品定時却還見憎惡焉料他難得追改到底是這樣了

論語湖南講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二國名于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書經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周沈酗于酒用亂厥厥德丁下服國不小大好草竊姦充溢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恤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今日父師少師我其殺出狂吾宗室逃于比干今爾無指告子娘隣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壽降災荒殷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恤獲其耆長哲有他人今殷民乃攸竊神祇之犧牲往乃以容將食無災降殷民用又警飲名微其不怠罪合于多落酒諸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微其論喪我罔為臣僕諸王于出納我舊云刻子于弗出我乃顛倒自情人自獻于先王我不可行違○史記周武王東伐至孟津諸侯發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船愈遲遲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史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其心箕子懼乃伴狂為奴紂又囚之

卷之四 六十八

測三子遇暴君而無可為計不忍宗社之淪亡生民之塗炭故或去或奴或諫死各行其志當時必有以所行不同見其聞者故夫子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不以事論而直探其不忍之心也註疏謂稱仁以其愛亂寧民凡說得是

演殷紂無道微子避位去了箕子裝狂做了奴比干進諫被剖心而死孔子說這行事雖不同都為不忍民社傾危殷有三仁德焉

面但宗臯問微子抱祭器歸周說者皆以為存宗祀果否答曰左傳逢伯對楚子云昔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啣璧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禮而命之觀此則微子歸周乃在武王克商時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六十九

此所謂去特去其位而遜于野即微子所云吾家遂遷于荒者時方慮國破家亡身之不保何知武王復封于宋而不斬其先王宗祀哉後人見微子去便要為他討個好題目做以當時事勢度之恐未必有此念也孫儀曰微子之去既不為存宗祀則當以生死殉社稷何為不諫曰微子為帝乙長子箕子同曾勸帝乙立微子微子若諫紂必生疑微其子云詔王子出迎我舊云刻子則明教以遠嫌去位蓋無益于事徒殺其身即仁者不為也又史稱微子數諫不聽則當時亦未必不諫但不若諫耳但宗傳曰然則箕子何為不諫曰史記紂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則箕子亦非不諫者偶有比干剖心之事遂以伴狂被囚

出走。覺有畏讓之意。何故。答曰。齊人歸女樂。原爲要讓開夫子。則此意似亦不無。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之。遣使持金百鎰車馬。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於是夫負釜。妻戴笠。各易姓。辭諸名山。

○鳳於齊文時一再至。是聖王之瑞。故以非時而見。爲德衰接輿既欲諷夫子隱。則夫子與言之意。亦必欲諷之。仕彼此各伸其意者。

○楚有假裝顛狂名接輿的。詠歌過孔子車前說。治微的鳳兮。論語湖南講。

治微的鳳兮。何故非時不見的德。這等下表。已往的不可諫止。現來的猶可追。改罷了罷了。如今從政的多不免禍。都危殆了。還出來做甚。孔子聽了他歌。下車來。要把出處的道理與他講話。他曉得夫子意思急走避了。不得與他講話。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註曰。長沮。桀溺。耦種也。輟。止也。

○劉執輿即執轡。本子路爲御。因問津。而夫子代之。滔滔如水之流去。不可挽回也。避人是此處不好。避之他去。避世則盡一世皆避矣。與其者。非全議其非。能得避人。棄暗投明。亦自好。但與其爲彼還不如爲此。以歸重避世之意。憮然因彼欲棄世而動。我低徊不忍之感。鳥獸不可羣。而非斯人無與。則世何能避。天下有道不與易。是易之正。以其滔滔矣。夫子仁天下之心。讀此數語最爲凄婉。

○長沮桀溺兩人相耦耕田。孔子經過其處。偶迷了路。使子路論語湖南講。

就他問過渡的津焉。長沮說。夫執轡在輿的。爲那個子路說。爲孔丘長沮說。就是那魯國的孔丘麼。子路說。端的是也。長沮說。原來是這慣走路的人。一定曉得津了。子路只得又問桀溺。桀溺說。子爲那個子路說。爲仲由。桀溺說。便是那魯孔丘的徒麼。子路對說。果然。桀溺說。滔滔下流的。遍天下都是這等。那個把你變易之。且你與其跟着避人的士。擇主奔波也。怎比得跟着避世的士。獨居自樂哉。只是耰種不輟手。子路行來。把這說話告與夫子。夫子慨然傷感說。避了世人。只有鳥獸。鳥獸勢不可與他同做一羣。我不是這些人的黨類。相與却從那個相與。正爲滔滔要去易他。若是天下有道。丘也安享太平。不與他變易。

也。

商

管東漢曰。夫子以聖德當亂世。每多傷感之言。然其平日最苦心處。則見於此章。雖然。數語皆當時上無可恃之天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國既以女樂而去。列國又以伐木削迹而窮。世者將棄斯人焉。無可與。則與鳥獸同羣而已矣。舜居深山。不辭與鹿豕遊。蓋以有堯在上。不必起易世之思也。大將以夫子為木鐸。則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人之徒。與而離與其心亦最苦矣。至於易世之志。窮而後思。以斯文待後死焉。則又以萬世之人羣焉與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于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食如字讀。○註說曰。蓀。竹器。芸。田也。除草曰芸。

測丈人之責子路。謂其不務農業而求仕。遠遊子路平日闢浮海則喜。原不以隱為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默然無言而拱立。丈人止于路宿。分明示以田間鷄黍室家之樂。未為無意。其見二子。本非為長幼之節。但夫子欲就其事而挑動之。故執此為難端耳。不仕無義者。惟一人總理于上。眾人分理于下。方能使天下安居樂業。各保其室家。而共成世界。若只舉一人孤立。大家皆隱遁去。則治理無人。亂且立見。即山林亦不能以獨樂哉。故君令臣共乃天下古今之通義。不曰行道而曰

行義者。道猶可卷而懷之。義則必無所逃于天地也。仕所關之大如此。豈容為一身而傲然高不仕之潔。然亦不用則行。魯女樂則又行。必不肯貶道以相徇。則潔身之義。原未嘗有少失也。

演子路跟隨夫子。遺失在後。撞見一個年老丈人。把杖挑着芸田竹蓀。子路問說。你在這裡。曾看見我夫子過去麼。丈人說。你這人只去沒來。踈闊走。四體不勤勞。五穀不分。辨知道那一個為你夫子。徑撇了子路。自去植立其杖而芸苗。子路聽了。默然自失。拱手站立着。丈人因留住子路到家歇宿。殺鷄做飯請他吃。相見他二子焉。過了一夜。明日子路行來。把這行徑告夫子。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五

夫子說。這是有德不仕的隱者也。使子路回轉去見他。走到那裡。丈人已先行避過了。子路就對他家裡說。不出去為仕。便沒了君臣分義。長幼的禮節。你也曉得不可廢棄也。君臣的分義。為甚麼倒廢棄之。你的意思。不過恐濁世汙辱。要乾淨自家一個身子。到紊亂了。君臣莫大的倫理。這怎知道君子心腸。君子的仕也。非無益好勞。單為要行君臣的分義也。若道之不行。何須你說。我早已曉得了。

商賈懋廉問。夫子告沮溺丈人。何以所言各異。其意義亦相同否。答曰。不同。非斯人誰與。是謂萬物一體之仁。從他避世發論。故就濟世一邊說。潔身亂倫。是謂綱常千古之義。從他見二子

發論故就事君一邊說同一為仕有此兩種大道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按左傳稱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卒仲雍立○薛氏云夷氏逸名夷說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仲始為卿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嘗則牛也寧服輒以耕於野豈忍被縛入廟而為犧乎○註疏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荀卿云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樂窮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是於禮者此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

測逸民註疏謂節行超逸是其人脫然物外而不為世網所繫繫者必古有此稱而夫子因為之評論伯夷叔齊因父一言兄弟遜國至武王伐紂寧甘採薇而餓死其不降不辱可知盟於心為志見於行為身非有兩意柳下惠三黜不去已是降辱然觀其斟酌於去就枉直之間發言和平而行事詳審是乃中倫中慮者少連稱善于居喪其言行亦必與下惠同中倫者言有當於大第而不躁率中慮者行有當於己已思慮而不鹵莽也其斯而已矣謂他的好處專在這個所在夷逸固隱而不仕虞仲仲仲雍其後雖為勾吳長初時採藥荆蠻則隱之時居多而其言亦必放浪因兄泰伯去國即與偕隱能不為爵祿所縻是

身中清斷髮文身以自廢不拂平父志是廢中權無可無不可謂雖渾融然頂上異於是來專指着逸民之行說蓋諸人或避世或混世行事固不盡同總因不得乎時而以超世為念者執定一格故成其為逸若夫子道大莫容所如不合迹若有類於逸其實下其身以為天下並無超世之念無可者不以其行事為可也無不可者不以其行事為不可也不執死法是乃所以異彼者此必因目擊沮溺丈人之流感懷千古故引逸民以發論謂自古高人不乏卓行可風但我定要去學他做超世的事記者記此於沮溺丈人之後疑非漫然無謂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

下惠少連夫子因斷他說不降屈他的志向不污辱他的身子志行最高是伯夷叔齊與又說那柳下惠少連已是降志辱身了却言語合着倫序行事合着恩義他的好處只在這所在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隱遁居處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却身子合着清潔廢棄合着權宜他們都執定個超逸的法則我則異於他們沒有那樣使得沒有那樣使不得而執元凱問夫子之異逸民其所處原自不同若使夫子處數子之遇不識如何作用答曰若使夫子為夷齊必佐武王制禮作樂以定太平為虞仲則逃與不逃未可知決不至斷髮文身柳下惠與夫子同時而處其父母之邦夫子則周流列國即

夫子處數子之地亦未便如數子所爲然既云無可無不可則所與者乃異其有可有不可而非必定異其事也○郭疑之問中慮舊謂中他人思慮今何獨主自己說李王柱曰柳下惠胸中不可一世那肯顧人的思慮若必求中人反要俯徇人情被他牽絆了答曰怎便說人的慮不當中但以本文原無人字恐費增添故不用耳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鼓武人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邢疏曰太師樂官之樂各有樂師鼓擊鼓者播鼙也鼙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擊千線缺方叔武陽襄皆名河者河內漢者漢中海者海內也

論語湖南講

則去此之彼爲適是避地者一往不出爲入是避世者此必因

夫子正樂而伶官皆識三桓之僭故各遠去以避亂

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何註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則禮施作施玉篇去聲也

則此伯禽就國周公飭遺之辭施作弛乃離解而不相繫屬不施者相收相恤聯以宗盟之誼也大臣雖效用歷試必有可倚任者不用則大臣爲虛位而國是無所主持故不使他怨我不用故舊或有功或有德于我大故如叛逆之類重大的緣繇不棄者但錄其身與以爵位不必定任用之也一人之身才具難

兼凡有一長即宜取用故不可求其全備

演周公教魯公說君子治國不弛去那同宗的親族不使有位望的大臣怨不以用故舊有恩德於我的沒重大緣故不可拋棄也用人隨他的長無求全備於一人身上

商李浩問李氏謂四者皆忠厚之至是否答曰忠厚二字於不施親不廢故誠說得去至於大臣不稱其任方且爲之議去若設存忠厚而亦使彼不怨用之際不擇其能而變云無求備如此姑息可乎曰然則以何字易之曰凡書中數語錯出各自有意不宜強合如必欲以一二字括之當以樹人立論何以見得百足之至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周家大封同姓正所以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九

廣我藩屏在天下如此一國可知故舊是世臣與我同休戚比那朝臣暮去者不同保全得他亦足以爲之扞衛若大臣之怨不以用人之無求備其爲樹人又所易見者矣○周之俾問大臣定是以道事君的如何因不以便至於怨答曰大臣以安社稷爲悅則焉得不以不安社稷爲愁既使忠肝義膽毫無用處怎禁得不嗟嘆這怨字正與舜怨慕之怨相同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按八士考文王時皆爲虞官國語云文王前於人虞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乃命南宮忽張鹿臺之衆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有南宮伯達即伯達也是八士乃文武時人

則周才不止八士但以其產於一家則爲希有此文武時人記

者蓋追慕周初人才之盛也

商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測〕命即死生有命之命致命獨不言思者得祭喪猶可從容詳

審危則惟當直前赴之不必更加顧慮也其字指上爲士的人

可已者即此已勾不必更求其他乃歸重於大節不虧之意

〔演〕子張說爲士的大節最要緊若看見危難捨致了生命看見

有得思想着義理祭祀思想着恭敬喪事思想着哀痛他有這

幾樣便不虧了爲士的品也好歇得了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八十一

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測〕德具在吾身非大心包攝未免遺漏故執之須弘道流行字

宙非深心信向不能力求故信之須篤惟德能凝道語雖各別

意只一事也弘且篤者方於道德賴以恢張賴以扇荷有之足

爲道德重無之足爲道德憂若不弘不篤半上落落的雖彼自

謂道德中人其實有無絕沒些關係爲有爲無即承上道德不

必又推到世道上

〔演〕子張說執持所得的德不弘大信向所趨的道不篤至這樣

人他也把道德自任其實看來便被他怎能爲道德的有便無

他怎能爲道德的亡枉自執德信道一場

商

〔商〕吳應旻問有亡舊在世道重輕上看今何以從道德說答曰

根上道德來方直接得着在世道上又添出話來然道德之重

輕亦即世道之重輕但不說及耳曰造詣未到究竟處算不得

弘篤即不弘不篤亦非全無所造者何爲不關有亡曰此正不

必說到究竟處只看發心時發心果局而大志氣專有此一人

便可爲道德倚賴若局促浮游的到底成不得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

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八十一

何其拒人也

〔測〕世間人原有數等賢是人品已成善亦一長足錄皆在好一

邊是可者衆乃庸衆不能則才力不逮皆是尋常人在不可可

之間若不可畢竟他人品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得的子

張不深會子夏之意而但自伸其說若善用之則如註疏曰友

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二賢之言俱無弊病君子尊賢二

句是述所聞我之大賢與以下是辨拒人之非

〔演〕子夏的門人問與人相交於子張子張說子夏說些甚麼對

說子夏說交人不要混帳好相交的交與他那不好相交的拒

絕他子張說這話異乎我所聞我聞的君子尊奉那衆的賢

者而又包容眾人嘉獎那有能的善者而又冷恤那不能的人並不聞有拒他的。我若果是大賢與於人自能化誦。那個所在不容受。我若是不賢與依了拒人的說。人方將要拒絕我。怎的我到去拒絕人也。拒人那一處去得。

〔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測〕春秋時九流百家爭鳴。凡道術之出於旁門而不軌正大者。卽爲小道。此亦必有一段精神。一種作用。非絕無可觀者。致遠是以其道推而致遠。如搏旋天地。陶鑄民物。印證前聖後聖。泥則如塗泥之陷物。而不能前進。所以不爲彼而爲此也。夫子常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又十三

戒子夏爲小人。偶今所言如此。必已進於君子而學務其大矣。

〔演〕子夏說雖旁門的小道。必定有一長精到好觀看的所在。難道全說他不是。但推致到天地古今的遠處。恐怕窒泥難通。怎好倚靠得他。爲這緣故。所以君子不做也。

〔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測〕好學者。惟日孜孜。重在日月字上。每日每月俱如此也。知本在吾心而不觸則不發。若所本亡者。故要日逐知其所亡。已知的卽是能。每月總計。又常常在心不遺忘了。日知或藉見聞觸發。自心而月無忘。則止從自心。如拳拳服膺者。逐日有逐

日工夫。逐月有逐月工夫。無一時肯虛度。故謂之好學。

〔演〕子夏說。日月最容易蹉跎。若每日零星。能知識那所未知的。每月總算。又將前能知的溫養。不遺忘那所已能的。這等時刻不放寬。念念在學。好道他是好學的了。

〔商〕

吳士魁問。日知何謂。必藉見聞。答曰。若自心參提。則須積久而一朝頓悟。未必日日有知。惟日知。故料其必以聞見啓心知者也。邢士俊曰。如此則終非徹悟之學。有何益處。曰。月無忘而溫養之久。則亦必有豁然大徹時。在中人以下用學知功夫的。只得如此。劉紹耀曰。一說亡字。卽如字讀。乃舍則亡之亡。謂求放心也。何如曰。如此。當云日求其所亡。不謂日知其所亡了。此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又十三

一字兩訓。各隨文義。若必欲如字。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既對有言。豈亦不作無字讀。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測〕博學。無所不學。取之極廣。篤志。則又志向懇到。不使少涉於浮泛。切問。如刀切物。剖析開來。辨之極深。近思。則又思想傍着貼緊處。不使少涉於幽渺。仁之體段。必吾心與宇宙會爲一源。今博學切問。則廣取之字。卽是博文篤志。近思。又約返之吾心。卽是約禮。此正求仁之方。但以其方用功夫而未証本體。故僅以在中爲言。

〔演〕子夏說。廣博以爲學。而篤志篤其志向。深切以爲問。而又貼

近其思想做這等博收約取功夫雖不便是本體的仁却也不出這裡面了。

商章物采問思謂何要近。答曰人之一心原包乎宇宙近思非叫他放在腔子裡但看於道理上何如。傍乎理雖索之六合之外亦是爲近離乎理雖求之耳目之前亦是爲遠。○徐時泰問仁在其中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文法一樣俱是意本不在此而反得此之謂。若仁則所學何事而亦可言意本不在此也。答曰爲仁可着意的是功夫不可着意的是得手。倘一取必在此則與先難後獲之旨相背。故此亦着意不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論語

卷之四

○測百工居肆未有不成就器具成其所事的君子爲學則及優勝玩愒或自畫或願息未必能推致其道是謀道不如謀食的精專了故並舉以相形。謂居肆必須成事爲學必須致道。廢功夫不爲閑用乃責成君子之意。肆造作處致道者盡道之暨而無欠缺也。

○演子夏說百工居在肆內不是打哄乃以成就他所做的事君子爲學不是虛勞乃以推致他所造的道謀食謀道一般樣要有成驗的。

商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

○測文是修飾乃好字二面在他處少不得獨于過上不可有蓋人之過仔他醜陋暴露在人目前人可指摘我亦可改圖若加以脩飾使外面掩蓋得過全便將過藏匿在內而不可救藥矣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

○演子夏說小人的過誤也不聽他顯露必定加上文飾不好的倒裝成個好模樣

○商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朱註曰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詞之確

○測三變在望之卽之聽之處見君子原非有變者

論語

卷之四

○演子夏說君子氣象有三樣變更遠遠瞻望着他儀度儼然可畏及就近卽之也却又顏色溫和聽他的言語也却又辭言嚴厲把一端盡他不得

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測兩信處不但我施信於他亦要他信得我過真知我之勞與諫乃出於忠愛一念有萬不得已者而非好事也未信則不免以爲厲且謗故事使之際必以至誠動物爲先

○演子夏說君子與民相信已諒我要逸他方纔去勞役其民若

未曾相信先勞民便道是暴厲已也。與君相信已諒我要忠他。方纔去諫諍。若未曾相信先諫。君便道是謗毀已也。信最是事使的先着。

商凌吉徵問。信字謂要他信得我過。恐難強得。且又多添一轉。答曰。若除去他信我邊。就我說。則下文未信以爲厲已。還是那個道我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測天德是德行之大端。小德即大德中之細目。閑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子夏豈忽小德者。特故抑之以歸重大德。蓋道理雖要完全。而功夫却難並進。若功夫太周。反不能得力。故持

論不得不偏重一邊。

卷之四
八十六

演子夏說。德行要識重輕。重大約德。若不踰出在防閑外。細小的德。便于閑內有些出入。亦使得也。

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測可當洒掃應對進退。謂爛千威儀。言辭非專做洒掃等事。本是根本。在心性上功夫。君子之道。是君子教人方法。傳謂傳以

本。倦謂緩于傳。就先孰後孰字。指著受教的人。方于譬諸草木。直接得下區。如田之一區兩區。草木種類不同。難以並植。須爲區界以別之。學者根器不同。亦須辨其孰當先。孰當後。若不審其力量所至。而強以不能。是平白地冤枉了他。故謂之誣。有始有卒者。起頭與究竟。一時了手。此惟聖人爲能。何可望之。小子二賢皆列于文學之科。子游豈獨廢乎。未蓋欲舉本末並傳。是卽一貫之旨。而子夏之不遽傳以本者。或當時門人盡屬中材。未可語上。亦是循序之法。子游之言。可接上根人。子夏之言。可接下根人。兩說俱當並用者也。

論

卷之四
八十七

演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小子。只當着洒掃應對進退。便都成個模樣。儘好了。抑此是末節也。纔到根本處。便沒有怎麼使得。子夏聞得了說。噫。言游過當了。君子教人的方法。于那個要當先傳授焉。于那個要向後倦怠焉。只因他譬如草木。種類不同。各爲區界。以分別矣。君子教人的方法。亦當因材以篤焉。焉可把力量未到。的去誣罔他也。有起頭有結果。一時便了的。如何可責得小子。其唯獨是一貫的聖人乎。

商徐元朗問。程子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二子岐本末爲二。未免分析。答曰。程子之言。誠說得圓通。但在能精義入神的。便曉得洒掃應對。不離這個。若未能精義入神的。教他向洒掃應對處理會。如何辨得。蓋教義與論理不同。論理在

可圓通。而設教必有等級。若不論設教之方。而但暢圓通之旨。則夫子教人。何以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分乎。游夏所見。恐未便不及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測〕仕是治人。乃行治已的學問。學是治已乃求治人的方法。優者所事已充足而力尚有餘也。仕學本一理相因。若一味治人。有空閑力量。不去身上整理。雖做得些事業。本原畢竟有虧。此一類人。管晏是也。若一味治已。便學問空閑。不去見之作用。雖自己身心有得。不過成個自了漢。此一類人。荷簣接輿是也。故仕優便學。學優便仕。二者不可偏廢。兩則字語氣最緊。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演〕子夏說爲仕的原爲行所學的道。有優餘處。便去爲學。爲學的原爲明所仕的理。有優餘處。便去爲仕。兩下不可偏向了一邊。

〔商〕汪調鼎問。一說側重在學邊。似得夫子重學輕祿之旨。答曰。若側在學邊。兩則字須各一口氣。如何相打得轉。只爲世人貪慕富貴。將仕做壞。故持論者。必重學輕祿。以立堤防。若孔門所論之仕。原是行義。便仕學並重何妨。程純佑曰。仕學語氣固懸。低昂。但兩優字終覺有別。仕之優止是一時有餘力。即學學之優。必是全功有餘力。方仕。曰。固亦是。但如使漆雕開仕。及言出。賜求可從政。似未必全功有餘。恐亦難盡拘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測〕子游平日素考究喪禮。而此獨偏言哀者。亦是重本輕末之意。

〔演〕子游說喪事何用多儀。只是致極乎哀痛而就止。

〔商〕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測〕仁之體段極高廣。其樞紐處極精實。爲難能。正是子張爲仁處。他在仁的體段上恢擴。亦不易能。但不返歸精實。故以未仁規之。未者。謂反約之有待。而非直絕之也。

〔演〕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也。仁學問高廣。出人頭地。爲難能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然而欠了反約。未得爲仁。

〔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測〕堂堂即升堂之堂。此言其造詣之高廣。正是仁的氣象。難與並爲仁。謂只好他是這等做人。學他不得。故難與一同爲仁。此褒許之中。微寓刺意。蓋亦欲以反約規之耳。

〔演〕曾子說堂堂乎高廣的子張也。他規模才好。只是人學不得。樣難與他一同去爲仁了。

〔商〕唐時問。舊說謂子張務外自高。觀其思敬思哀。信道求篤。此言恐未必然。答曰。是。務外自高。乃一弄虛頭妄人耳。何以爲難。

能何以爲堂堂。且夫子教人，必因病發藥。若果務外，正當教之近裡功夫。何干其問仁？反告以行五者于天下，此必其材品宏邁，允爲大受之器，故以仁之全體挈付之。但其局面固好，而於克復處或未精密，於是朋友間復相爲規切，亦欲因其長而成就之。焉可因一二貶語，遂併其所褒者，俱一槩抹殺也。

管東漢曰：子張問仁，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友道，則于人何所不容？贊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而曾子又謂其難並爲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體，民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于靜，而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謹密，與子張之濶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轉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爲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論語精義

卷之四
九十一

〔測〕凡人用情，常是放寬一着。所謂偷心者，自致則把念頭致竭，無餘必也親喪乎。爲猜度之辭，以省動世人，令他卽此自反。〔演〕曾子說：我曾聽得夫子道來，人情大率要畱着些，未有肯把自己的情致盡者也。必也或是親喪，難道這等事，還有不自致的。

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何註曰：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

〔測〕其他，凡生事死葬皆是。人子豈欲改父之臣與政，但臣或所見不合，政或於已不便，終難日久遵依，而莊子獨不改，真是已

與親合爲一心，自然而然，不繇勉強，故稱其爲難。蓋莊子父爲獻子，原不當改者，非可以幹蠱例論也。

〔演〕曾子說：我曾聽得夫子道來，孟莊子的孝親也，其別事誠爲難得，還好能也。獨他不改父用的臣，與父行的政，不是父子同心怎來得。這獨爲難能也。

商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何註曰：陽膚，曾子弟子。

〔測〕失道，不外於教養之乖方。民散者，既乏衣食以生養，又無禮義爲隄防，心各離散而不相維係也。情，乃犯罪的情實，得情則可以定罪。而我無枉縱於彼矣，然所以致此實有可原，故爲之哀矜而勿喜。此一念中有多少謹慎寬恤之意，含於無盡最可深味。

論語精義

卷之四
九十一

〔演〕孟氏使陽膚做管刑的士師，陽膚問於曾子。曾子說：爲上的教養無方，失了他御下的道，民心離散已長久了，怎教他守得法來，設或得他犯罪的情實，便爲哀矜而勿要歡喜。

〔商〕王師濟問：民之犯罪，既繇失道，則救世者正宜于此加意，謂何止爲哀矜空空一念，亦何濟于事乎？答曰：此正從源頭處

動，果存是心，則盡道自不容已，無限作用，皆從此流出矣。然又有說，或士師所司者止刑獄，而盡道非力所能，知有哀矜，則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士師之道亦可無忝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測〕此非寬紂之惡。乃以下流儆人。君子惡居下流。是本意。而特借紂以形起之耳。下流爲地之卑下。而衆流所歸者。人之處不善而惡名咸聚。亦猶是也。

〔渾〕子貢說。稱極惡必指紂。紂的不善。不是這等太甚也。只爲他居得不善。是以君子惡着身居下流處。天下所惡。都一齊向他歸聚焉。

〔商〕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二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測〕如日月之食。只是個不遮掩。皆見。皆仰。處便是。凡人不但過要遮掩。即改亦要遮掩。蓋恐有後日之改。便顯出前面的過來。總是一團曖昧心腸。惟君子則過與更。俱聽人一齊看見。易見爲仰者。其見更時。更有欽向之心也。處過如此。心事益見光明。過何足以損君子。

〔渾〕子貢說君子的過也。如日月的被食焉。其過誤也。人都看見他。其更改也。人都欽仰他。絕沒有一些遮掩。

〔商〕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渾〕道獨言文武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在于文武。且堯舜世遠。易湮而文武爲當代之制。故謂之未墜。朱註指禮樂文章。即易詩書周禮。可考而知也。未經夫子刪述之前。原散寄在人。賢是有識見的。不賢是沒識見的。大小乃大綱細目。無人。不有。則無人不學。無人不學。則無人非師。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每事問。俱是。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三

〔渾〕衛公孫朝問於子貢說。仲尼從那個爲學。子貢說。文武制作的道。未墜落於地。尚散寄在人。有識見的賢者。識得他大綱。沒識見的不賢者。識得他小節。凡人莫不有文武的道焉。夫子雖道在便求。那個不學。而亦何曾常師之有。

〔商〕季調鼎問。文武之道。既即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此乃指流行之道脉。恐不當以禮樂文章言。答曰。若指流行之道脉。則當祖述堯舜矣。何以言文武。言文武。卽有憲章意。且未墜而識於人。亦是有物可指。如制作之類者。故以禮樂文章言。爲是。曰。分了識大識小。似大者指流行之至理。小者乃指制作之祖述。曰。至理只在心悟。祖述乃可學。人既有個賢不賢。可分。至理總是相述。夫子善會之。則皆至理矣。曰。如此。則夫子直從心悟。

足矣。又何必學人曰：「道器原不是兩物，如學琴師襄，而得文王之爲人，得文王爲人本至理，非學琴亦無繇得也。」又況禮樂文章而可忽視哉？如此正見聖人妙契千古處，若必示以至理，纔知至理，又何以爲聖人？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何註曰：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七尺曰：外。

〔測〕牆以言其造詣之峻絕，宮以言其蘊藉之宏深，二字不平，乃宮之牆耳。因牆有高卑，而宮中有見有不見，故云賜之牆，夫子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四

之牆，只頂牆說下。宗廟即指宮。百官乃宮中所有美者，狀其光輝富者，狀其充實，借此以形胸中之所蘊也。

〔演〕叔孫武叔告語大夫於朝說，子貢賢過於仲尼，子服景伯把這話來告子貢。子貢說：「賜與夫子譬如宮室的牆垣，一般賜的牆，纔到得肩邊，外面窺望，牆遮不過，便看見內裡室家的好處。夫子的牆有數仞高，若不得他門進入，便被牆遮過，不看見宗廟的華美，百官的富盛，今得他門的，蓋或寡少矣。怎教他曉得好處？」武叔所說，不也是應該的麼？

〔商〕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測〕不可毀是毀他不得，看下日月可見，日月之無踰，只是言其高何傷，亦謂不能抑之使卑也。多猶言益不知量，乃不知已與日月相懸之分量。

〔演〕叔孫武叔毀謗仲尼，子貢說：「毀他没幹，無用爲此也。」仲尼不可毀，你毀謗得也。他人的賢，其高丘陵也，有會高過他的，猶可踰越其上也。仲尼的高，日月也，再高他不過，無可踰而踰越焉。人雖要去毀謗，自己棄絕，他的高自在，其何會傷損於日月乎？益見他不曉得高卑懸絕的分量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五

〔商〕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何註曰：綏安也，徐曰：綏綏所以安也。

〔測〕天之不可階而升，以喻夫子之不可及，此只虛說，形容還未明顯，故又以得邦家狀之。夫子神化之妙，雖無處不達，而得邦家則作用方顯。尤人所易見也。所謂者，必古有此語，立是植立，在道中，卽輔翼之而使自得者，行是在道上行，走卽無反無側。

導王之路者。綏訓安來。是來歸附於我。卽舞干羽而有苗格者。和是踴躍順從于我。卽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妙處全在斯字。此有感彼卽應。莫知其然而然。非心思之可測度。非作用之可擬議。誠有如天之無階以升者然。故再言如之何其可及。以應轉前意。

演陳子禽謂子貢說。你道仲尼賢。乃爲恭敬也。仲尼豈真賢過於子乎。子貢說。你怎的這等輕說。君子一句言語。停當人便把他做有見識的。一句言語不停當。人便把他做沒見識的。言語不可不謹慎也。夫子的不可及也。沒等級擬得。就像天之不可階級而上升也。只因不會作用出來。不見得若夫子之得那家。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七

者。真所謂植立他。百姓就植立。引道他。百姓就遵行。撫綏他。百姓就來歸。鼓動他。百姓就和悅。其生也。有尊親的榮。其死也有思慕的哀。這等神化不測。怎的他可及得也。

商鄭尚友問。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畢竟于夫子身上。如何體貼。答曰。只就天體貼便是。子貢于夫子。比之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日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升。皆因就夫子身上。實說不易明。故特借所易見者。以形狀。若必于夫子身上。更求如何是宗廟。如何是百官。如何是日月與天。恐非子貢指點羣愚之意。曰。既都是虛喻。謂何又說綏來動和等。曰。亦須說些實事。纔於虛處証得真實。曰。夫子原不曾得那家。卽綏來動和等。亦是虛話。又

於何處見得真實。曰。夫子相魯三月。如別途不餘價等。便有許多感化人處。此雖未足盡夫子萬一而略露緒餘矣。窺一斑而知豹。安在不可見得那家之作用也。洪度曰。有謂子貢不把本體處論夫子。只論到作用上。還是其識見不到處。曰。因爲本體難見。故說到作用。正要人從作用處窺本體。又道是只說作用。不說本體。這等逐塊之見。怎麼去攬到識出裡來。曰。舊說原謂天之不可升。是狀本體。立之斯立等。是狀作用。似於意義更覺周匝。曰。如之何其可及。明與夫子之不可及。相爲呼應。則中間立之斯立等。與天之不可階升。自必無二意。若本體之不言。則古人說話。點頭應腦。指東識西。正見他悠長不盡之味。豈如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七

今人攔江網文字。件件裝進。乃爲完美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註。說曰。履。殷湯名。玄牡。黑牡。未變夏禮也。皇。大也。后。君也。許也。豈。卽此。二帝三王之事。揅合以成章。簡。大禹謨。湯誥。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畧矣。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八

〔淵〕記者歷敘堯舜禹湯武孔子之言，以見道統之相承也。堯命舜之辭，無可考，其言見大禹謨內。既曰舜亦以命禹，則堯必以先之矣。咨乃授以艱大而嘆息也。曆數即今曆日中之年數。帝王在位，必有正朔以紀年號。堯欽若昊天，首重曆象，故以禪位為曆數在躬中，乃無過不及之理。允執者，信能執持而不使有毫髮參差也。中不但存于心，而見之行事，則政平人和，天下舉得其所。四海困窮，正是不能執中處天子玉食萬方，故為天祿永終者，永遠斷絕，以見曆數之難保也。舜命禹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辭，總為執中而設。故將亦以命禹一言括之。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是湯放桀而告諸侯之辭。皇皇后帝，訓太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九十九

官脩則脩整，而庶官各舉其職也。權量法度廢官，皆政所縣行者。故四方之政行焉。滅國謂諸侯之國。當時為紂所滅者，則復其爵土以興起之絕世。謂聖王之裔，如堯舜禹湯之後，朝祀已絕者，則封其子孫以繼續之。逸民德行超逸，如微箕商容之類，不仕于紂者，舉則使之在位也。滅國絕世，逸民皆民心所歸係者，故天下之民歸心焉。食喪祭乃養生送死所在，凡事雖所留意而於此尤加重也。寬則得衆以下，是孔子平日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嘗有湯武字也。蓋自堯以一中授舜，道統已開其先矣。然必以四海困窮為念，是中乃所以行仁者。自此湯承天討罪，心切萬方，武布政寧民。

我一人身上。周武王伐紂。散財發粟。有極大的賚賜。獨於善人是加富厚。他誓師說。雖有周家的親戚。待他還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若有過失。都只在我一個人。於是謹慎。那取平的權量。詳審那頒行的法度。脩整那廢墜的官職。因此四方的政。都通行焉。興起那諸侯。見滅的國土。繼續那聖王久絕的世系。舉用那超逸不仕的人民。因此天下的民。都歸心向往焉。所尤加重。是民養生的食。送死的喪。祀先的祭。孔子告弟子。為仁說寬廣。便得衆歸附。信實便民。都委任焉。勤敏便事。有功績公平。便人心悅服。堯舜禹湯。孔子相傳道統。大略是這等。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一百一

心。而運用却不離事。如手之持秤。方其無物。則置錘于定盤星上。如衡之平。及其有物。必因物之多少。以為推移。方重輕不爽。豈容執定在一處。○曹觀文問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蔡註。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今講與書經不合。恐失來歷。答曰。亂臣十人中。原有同姓異姓。惟賢賢勝于親親。公而不私。乃能同心同德。註疏原如此解。與書經文亦自說得去。○陳義錫問。舊謂滅國。是有子孫而無爵土者。則裂土以封之。絕世是有爵土而無子孫者。則尋旁支以續之。今講似與不同。答曰。然滅國雖有子孫。豈宜不問應否而濫復絕世。若有

爵土。其國人自能尋旁支以續。又何待武王。蓋滅國乃見滅之國。必出於紂之肆惡。而非其罪者。故當典絕世。乃久絕之世。必帝王曾有功德。而其子孫失國。不能世守。廟祀者故當繼。○柴世基問。前敘堯舜商周。語雖錯落。皆有頭腦。如賈以堯曰。及舜及予小子履。及周字可見。今竄則得衆四句。既是孔子之言。何不明白指出。何為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此等處不能無疑。答曰。如堯曰。誠是裝頭。其小子履。乃因本文原有字面。相帶引來。非有意標出。且引別書言語。必須指明其人。而夫子之言。即在論語中。似不標明。亦可至易。以公則說者。看前所引書經語句。亦多改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一百一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測五美。四惡。論政之法戒。獨此為詳。屏。訓除。惠。易要。費。勞。易要。怨。欲。易要。貪。泰。易要。驕。威。易要。猛。此皆事勢相因而能。不犯。纓。

見惠勞欲泰威的妙處。故以爲美。因民之所利不專是生財之法。凡民所便利處皆俯順民情而成就之。這于民既得惠于已又不損。故爲惠而不費。勞不專是工作之役。凡教他做的皆謂勞。擇可者擇其事理所當然。民亦道是該勞的。故不怨。欲仁是我心裡要兼濟天下。得仁則果於天下有濟。這不是有所取于人。故不貪。無衆寡大小而皆無傲慢。只在自己心裡操練得精神自然心廣體胖而舒泰。並不至意氣加人。故泰而不驕。正衣冠尊瞻視而人畏。只在自已身上簡點得端重。自然氣度覺得威嚴。並不至勢力凌人。故威而不猛。不教而殺是不教道他使知何方。因有罪便殺了。不戒視成是令人做事。不先戒諭要立

看他就成。慢令致期是與人相期。把命令遲慢。要依期立致。暴者躁暴無序。賊者陰賊害人。猶之乃一樣之意。謂前後免不得一與。乃出此納彼之際。却又吝惜不捨。有司者守藏之吏。而非從政之體也。殺罪視成致期與人。皆行政所必有。卽聖王豈能廢此。但只是不教不戒慢令。就去行法。責於民者本難該緩的。反急了。出納之吝施於上者本易該急的。反緩了。行得沒次第。便爲政害。非謂於政外另作惡事也。

孟子張問於孔子說。怎麼樣便好從政了。夫子說。尊奉那五樣美事。屏除那四樣惡事。法戒並行。便好從政了。子張說。怎麼叫

必至怨我。却又不怨。心裡有欲。必至貪得。却又不貪。自身舒泰。必至驕傲。却又不驕。對人威嚴。必至猛厲。却又不猛。行政易犯的。不犯。便是美處。子張說。怎麼叫做惠而不費。夫子說。因民情所便利的。去便利他。這不是要着我的。不亦惠而不費麼。擇事理該勤勞的。去勤勞他。這便都道是該做的。又那個有怨。欲要仁愛。果去施濟得了仁愛。這不是要着人的。又焉得爲貪。君子無分人的衆寡。無分事的小大都無敢輕慢。這只在自心有主。不亦泰而不驕麼。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尊嚴他的瞻視。儼然人望見而畏憚之。這只在自身作肅。不亦威而不猛麼。子張說。怎麼教做四惡。夫子說。不會教導他方法。就用誅殺。叫做殘虐。不

惡處

商陸鳴時問。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卽就作用說。誠是。但此章說個欲仁。欲字畢竟在心上。何以亦指作用。答曰。這章書是論甚麼。曰。論政。曰。既是論政。何以單指一心。孟子曰。徒善不足

爲政。不是作用。怎麼會得得仁。○唐廣問。君子之威。應須從心上生。如何只在衣冠處簡點。答曰。正衣冠非止歪斜之說。如今

時尚之服。或淫巧可觀。使非存心正大者。鮮不爲俗所染。至墮

視間。若胸中稍有不端。則輕仇箕踞之態。不免見於眉宇。若見
爲威嚴而反自取褻。故此衣冠之正。瞻視之尊。亦自不易得。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

測命字連天言。則屬着天。單言命。便在人身上說。亦可自有生
之初。凡窮通得喪。皆有定數。就如分付定的一般。惟曉得命。方
能不加計較。聽其自來。做得好人成。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禮
乃律身之規矩。惟曉得禮。方能把手就他。植立得定。不淫不
移。故不知禮無以立。人的言語。或騰口說。或發絲毫。惟曉得言
方能照見他心事。好歹不爲所欺。故不知言無以知人。三項各
論。湖南講。卷之四。一百四。

自開說而所貴於能知則同。

演夫子說不曉得付定的命。便要圖微幸。無以做安命的君子。
也不曉得律身的禮。便易爲引動。無以自己植立也。不曉得人
說的言。便被欺哄。無以識真偽的人品也。凡要緊處。不可沒
些見識。

商柴世挺問。知命以天命言。亦是學問大頭腦。夫子常言知天
命。又言小人不知天命。若屬人身以得失言。似反說向小去。答
曰。天命二字連用。原該在上天。囑付說若命字單用。則如死生
有命。居易俟命。得之不得有命。又似從人身指出天命。便單在
得失上看。亦說得去。如今憲臣之有勅命。班自朝廷。則爲工言。

之囑付。奉自臣子。則爲居官之職掌。亦可各就一邊說。然職掌
之在臣子。卽其囑付於朝廷者。實總此一勅命也。今與天命之
別如是。

中庸論誠篇

中庸全書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真心之謂總是發明此真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即誠者天之道也率性之道脩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即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真心藏於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莫見莫顯顯見即在隱微中故其功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惟慎則中和致而位育兼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蓋中庸之名創自仲尼而有君子小人真偽之辨專在獨處之慎肆如偽中庸固爲斯道大礙即同在道中而無奈中庸之至知行稍有過不及便爲賢智愚不肖之不明行必如舜之知回之守夫子所

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述

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述道之廢而爲依中庸之聖人方是脩道謂教之的也蓋道不徒隱乃費而隱者又以費狀乎莫見天地聖人之有憾不盡而愚夫愚婦反可與知與能正是率性謂道處故察乎天地者即造端於夫婦不遠人以爲道而歸於忠恕不願外以爲行而歸於反身皆是造端夫婦而自邇自卑者然高遠寧外是哉高遠莫如鬼神乃主宰造化之上帝不見不聞人不能知而默爲之體物不能遺亦正是天命謂性處舉凡天下之人即愚夫愚婦一念齊明便鬼神洋洋如在可見高遠不出此卑邇中彼素隱有述者止知有隱邇却夫婦之知能是與天爲徒而畸乎人導道半途者止知有顯邇却鬼神之體

物是與人爲徒而畸乎天而孰知中庸之道借費可以通隱引微即以達顯就愚夫愚婦以探知能是窺隙光而知有室炬也就知能之一隙以察天地格鬼神是擊石火而使之燎原也即微即顯即顯即微其圓如環其活如珠而馳空執有皆屬逐塊故重拈前義而云夫微之顯此只是真心貫通吃緊在於一誠而密義未易輕洩至此方爲揭破若干重黑障與以日月光明六合八荒洞然入目鬼神天地豁然現前向道者可以心開懷疑者爲之膽破大有驚嘆之意故云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洵爲功夫要着也惟誠不可揜於是大孝可以格天達孝可以饗帝饗親五達道三達德九經而總歸於行之者一者何也曰誠也誠之本體原與天合而不可有虧誠之功夫實在人爲而不容稍委非本體無以印功夫非功夫無以完本體故發天道人道性教之旨而歸諸誠明明誠之合一自後盡性之參贊致曲之動變前知之如神自戾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無非形容此點真心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則彌六合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俱在於此無處不是其顯見而其實乃不見不動無爲復歸於於穆之命不顯之德則仍不出乎隱微中者此誠乃未發之中而發之中節即爲禮不得有兩故有天地萬物之瀾漫即有三千三百之品節必脩德凝道以崇禮方能明哲保身有德而無時位則守禮有德

中庸南講

而乘時位則制禮以禮乃誠中之作用不可獨廢而兼體之者
 惟仲尼彼以帝王天地為法程分之為小德之川流則有臨與
 容執敬別之時出令之為大德之敦化則大經大本化育之無
 倚而結之以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顯見
 之禮又合於隱微之誠而中和庶不至兩岐斯為天人合德中
 庸乃有完詰也末章歷歷引詩乃咏嘆前文衣錦尚絅即前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孔昭不愧屋漏即前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無言靡爭百辟刑之即前致中和而位育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即前天命之性借證詩辭而抽繹其義總以結一書之旨者
 要之天命為學問源頭故首言天命謂性中言體物鬼神言於
 穆天命未言天載無聲臭每每遞出以作主張微顯為天人關
 竅故首言莫顯乎微中言費而隱言夫微之顯未言知微之顯
 每每點出以作樞紐而究竟不外於真心只是一誠故首言慎
 獨言未發之中即是誠字之意中言誠不可揜言反身不誠遂
 詳發此誠字雖帶及於禮而合之達天德終以誠為究竟焉中
 間又推本於明善者乃為見地不圓全體終隔真心一假因為
 小人之中庸真心一偏亦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求其顯微
 無間天人交徹即以此真心照之是為明善又與大學之明明
 德相合蓋誠與明原無兩體而明即所以明其誠中庸之與大
 學雖異而實同者耳

中庸南講 全卷

錢塘葛寅亮 講

仁和張殷甫 錄測

錢塘吳太冲 錄演

仁和柴世堤 錄商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南講

全卷

測中庸重誠開首論性命於天而究歸位天地以人合天功夫
 只在慎獨是即誠字之意而全書因重發誠字其旨更可見矣
 天命猶言上天之囑付天雖非諄諄命之而以陰陽之氣健順
 之理化生萬物未嘗不降鑒於上人性雖無始自有而生身和
 合處必借其氣以成形則亦必借其理以成性而仰承其付畀
 若上天之命令於我者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此可為證故說天命之謂性然以自有之性而屬之於天要只
 是借言以見人與天原一脉相通其鑒臨不爽則作獨中之微
 戒其凝承無二則啓位育之根因章旨俱括於內是所謂以權
 顯實者若直指性體則不在此當於下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方見率。乃直達本性出來。蓋性中若有一毫造作。便不是本然之體。故後章論誠者。畢竟要不思不勉的。纔是。惟率直行去。便喚做道。如通行道路一般也。但道既托於行。未免參差不齊。要脩治他。此有個方法。如下文用功。專在不睹不聞處。乃是真傳直指。差不得毫釐。自脩在此。人之取則亦即在此。故喚做教道。率於性。則道即是吾性。不可須臾離也。若有須臾可離。即是斷滅吾性。而道無可率矣。豈得為道。此責成學者。不是道離不得人。乃言人離不得道。是故君子脩道。其下手頂門一針。絕不得向睹聞上去。蓋性體與天通。原無聲無臭。纔着睹聞。便有假借。故須於不睹不聞處用功。睹者似色從外緣。念着於睹。反不覺

中庸湖南講

五

得散亂。惟不睹則視於無形。散亂最易起。戒慎者持守之嚴。似乎外防。而不使有一毫散念。故以戒慎屬不睹。聞者似聲從內受。念動於聞。反不覺得昏沉。惟不聞則聽於無聲。昏沉最易入。恐懼者兢惕之至。似乎內操。而不使有一毫昏念。故以恐懼屬不聞。然此皆以近似別之。究竟兩所字。實有所指。乃是下文未發之中。此處且欲狀其隱微。故以不睹不聞指點之。然則戒慎恐懼亦非有兩。不過狀其無散與昏。總是提常惺一念。乃存養之法也。此不睹不聞。視之不見。為隱。索之無跡。為微。然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却是莫見莫顯的。即隱即見。即微即顯。更無兩字。所謂一塵不立。萬法齊彰。性體

當下即爾。下文中和一致而位育即應。正足相證。此見不睹不聞中。關繫最為吃緊。獨字。是單單只此本念。即指不睹不聞。亦即隱微。慎即指戒慎恐懼。蓋性體上毫髮不容攀援。其功夫亦毫髮不容假借。故復狀以獨字。其實即申解不睹不聞所以當戒懼之故。無另一義者。玩一故字。承上可見此乃言脩道之功。而性字尚未實指。於是借喜怒哀樂之情。就中指出示人。凡情有所着。便偏向一隅。未發時試一返照。止有惺惺之念。不着隱不着見。不着微。不着顯。色空雙遣。有無互融。這謂之中。中即是性體。堯舜允執厥中。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此也。發乃臨發時有感而動者。中節者。以中為節。不至有過不及。未發為四

中庸湖南講

六

虛之中。發時為一事之中。境有別而理不殊。此雖喜怒哀樂。各有專用。而適當其時。最是和諧。故謂之和。未發是本體發是作用。發即在未發之中。乃本體上感而遂通過而不留者。不得以未發已發作對待也。中為大本者。心若有所向。着一物去了。他物便收攝不來。中則一物不着。而物物無不該括。如極大根幹。無窮生意。皆此包含。和為達道者。情若乖忤。便有阻滯。和則與物無忤。那裏通不去。如極大道路。任你到處通行。皆無有阻。此中和皆是指性。而但有體用之分耳。大本達道中。於天地萬物。原無不該。其分量最廣大。致者。能推極其量而無歉也。其功只在不睹不聞處。戒懼履中前義。乃以起下位育之意。人性與天

合。中和有一毫虧欠。便與天有一毫隔絕。樞紐轉來。惟致之而滿其量。則吾之精誠。直與天通。志壹動氣。故能位天地育萬物。位如三光全寒暑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如民安物阜。鳥獸魚鱉咸若之類。乃是實事。非虛論其理者。三代以上聖人。禮樂刑政。交得其當。於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固自歷歷可驗。但此猶是粗迹。看後章論配天配地而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所重在精誠感格。神往神來。屢轉移耳。位育卽在中和內。可見天地萬物。卽在吾性體內。卽隱微。卽顯見。只一未發之中。可證本體只一慎獨之法。可竟功夫。後文誠字之旨。已括於此。斯爲盡性以合天之學。

中庸南講

七全

〔演〕凡人咸具有性。何以得名。上天賦畀之命。卽是人生心之處。乃謂之性。直率此性。別無一毫矯揉。卽是通行之道路。乃謂之道。道托於行。未免參差脩整之使復於性。必有用功方法。乃謂之教。道也者。既率於性。不可須臾舍離也。若有可離。是斷滅吾性而失其所率。卽非道也。是故君子用脩道之功。其緊要處。不在規聞簡飭。惟戒慎乎其所不睹。處。恐懼乎其所不聞。處。於此提常惺之法焉。蓋不睹不聞。雖若幽隱。而天下之極明見者。莫過於此。雖若細微。而天下之極彰顯者。莫過於此。惟隱微卽爲見顯。故君子於不覩不聞之獨。必戒慎恐懼以慎之也。此是脩道功夫。而欲識性體。當於喜怒哀樂觀之。方其未發。隱微顯見。

俱虛圓無着。乃是性之本體。謂之中。方其發以中爲節。與未發之中無忤。乃是性之作用。謂之和。中也者。不着一物。而無物不包。天下之最大根本也。和也者。不忤一物。而無物不通。天下之直達道路也。此中和分量。天地萬物。原俱可該括。人若能成性。致極此中和之量。則與天命相爲合一。可以轉移造化。而天地清寧。以位焉。萬物生息。以育焉。此可見天下之顯見者。卽在隱微中出。而君子以教復性。至此方無餘歉也。

〔商〕劉在明問。天命謂性。既是借言。畢竟性體是怎麼樣的。答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語。可謂指點極親切矣。更有何可說。曰。此只是借情言性。實非本體。曰。中字豈非是本體。曰。畢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未見明指若何。曰。性體原不睹不聞。所謂思維路絕。語言道斷者。有可指示。卽非本體。故孟子以仁義禮智所發之端。影性。政如本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影性。皆善巧說性者。不得已以靈覺之心釋之。蓋人心之靈。上徹天下。徹地往古來今。無所不周。雖昏睡之中。而有觸卽知。雖形朽之後。而此靈不滅。故中和一致。位育隨應。有神往神來者。亦卽人之本命元神也。然此只影響言之。更不如中字之爲渾成。柴世

中庸南講

八全

挺曰。今人心內一注想。亦覺無處不到。豈能便與天通。而致位育。曰。此識想之心。而非靈覺之心也。若靈覺之心。則靜定起慧。如孔子之知天命。自信知我其天。必能與天相爲冥契。而默然

中庸南講

維持矣。然豈惟人有靈覺之心。天亦有靈覺之心。人惟把天形相分視了。所以說天只認做日月星辰。風雨露雷。說人只認做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荷除了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在那裡。除了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人在那裡。豈非人與天同此一點靈光。互相涉入。而不分彼此耶。譬如一盞大燈。然於中央鉅室。光固遍滿一室。百千萬小燈。俱燃室內。光亦各各遍滿一室。無有盈虧。無有障礙。又何小。夫劣之有。人性之與天命相通。或當如是。林泰業曰。天亦有心存。可據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上帝降衷。豈非天亦有心。曰。天既有心。何運量曰。帝出乎震。神也者。妙萬物而言。後章鬼神體物。正天心。是量處。故說夫微之中庸南講。

顯。即應莫顯乎微之旨。此書中所最關鍵者。○。為孝問。中庸言性不言心。必非無故。敢問何說。答曰。中庸欲直指性體。故不言心。曰。既如此。則今講以心釋性。果相同否。曰。心與性。總是那一點靈覺。但細別之。亦有不同。性是無思慮的心。是能思慮應的。故心之靈明活潑。可游於千里。可攝於一腔。處處皆能覺照。而性則無入無出。無平不照者。再以有生攝之。在人身上。有個肉團心。雖靈覺的心。不圓於此。而形神原不相離。一生之內。既肉團的心有生死。即權謂靈覺的心。有合離亦可。若性則從無始以來。百千萬劫。都在這個性裡。人的一。生。如大海之浮。忽起忽滅。而性原歷劫不壞。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性乃

中庸南講

受生處。正究到未生以前。又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意即識性。遊則去而未嘗滅也。性之歷生死不壞。於此亦可見。若後儒則以人死氣散歸太虛。不復知有性矣。然論心亦有即指性者。蓋心貫性情。推而上之。就合乎性。也。說得他無思慮。推而下之。就同乎情。也。說得他有思慮。心原是臺上臺下得的。其于性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鄭尚友問天命一語。究論人性源頭。似當從天地未判。萬物未生。本體上說。答曰。推到天地未判。乃是禪理。大率禪學出世。必究及無始以前。即天亦列於六凡。儒學經世。正不把世界掃空。故尊天以為極則。曰。本書中如不睹不開。無聲無臭。豈非一切掃空乎。曰。不睹不開。即說其見其顯。無聲無臭。根着上天之義。俱有無互融。事理雙妙。正如禪宗即色即空之旨。並不單落虛無一邊。蓋性體原是如此。雖千聖不能有異論也。張殷甫曰。後面論誠者天道。只是不思不勉。孟子以莫為莫致言天命。正無思勉之意。此訓似確。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玩者也字。乃以莫為而為。推本於天命。原非直訓天命者。曰。後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如易之天行健。乃謂天運流行。循環不已。此為天之命脉。以命脉訓命。似於理更長。曰。予往時亦主此說。但考之六經。並無以命脉為訓。即維天之命。亦以命令言不已者。謂其降鑒時時無已。乃從命上推出言之。而非以不已直訓命字。且以命令為性。不過借言天賦。其義虛而可通。

若以命脉爲性則性乃質受於天於理反滯矣是命脉之訖似覺精細而揆之字義書旨俱未爲妥確。○鄭學唐問以理訓性是否答曰理是個虛字卽條理絲理之理譬如剖竹的奏着竹的條理迎刃便解扯布的順着布的絲理應手分裂不然縱盡力解裂亦是徒然故理字訓作道理止可言理卽是道若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所繇生者非可以虛字訓也曰天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不知理氣在天命上如何體貼曰理氣皆不可以釋性命但借以分割乎性命則可天命本一而以理氣強分之則有稟氣之命有賦理之命陰陽之氣運而爲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化生萬物而宰其吉凶禍福之遇是爲稟氣之命

使誠有真妄之辨從不敵主妄不敵真惟提賦理之命本覺之性爲主而稟氣之命含識之性自必協從不待言而無不該所謂煩惱卽菩提者雖二而實一者也○柴世基問管東溟分理象氣數四項解天何項最精答曰管東溟析理之精從來諸儒未有然分之有四合之實一凡積氣上浮之天只是一個氣氣一日之內運行有若干度運行中分動靜動靜中分陰陽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凡陰陽動靜之運行有個循環節次積筭來便是數其運行有個次第條理不紊亂便是理這個理與數都在氣裡邊俱是不靈之物就是人身上看少不得有個靈覺之性難道天只是個不靈之氣便會得主宰萬化這極靈的是什麼乃是上帝管東溟云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誠確然有見曰在常情看來上帝只是一尊神道若天命則與性相通之至理如何體貼得來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這上帝正是那證脩已到的聖人人若致中和以位育則搏挽六氣呼吸萬靈皆其性中包括所以那證脩已到的聖人他靈覺就遍滿了世界則舉世界民物無不在其降鑒之中也後章鬼神正指上帝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則天命謂性乃滿經托出矣徐時泰曰前引上帝降衷等語乃是成湯推立君安民之意謂福善禍淫自上帝操之似指禍福言與性上猶隔曰他明說個上帝降衷是上帝把心托付在人身上何謂單言禍福與

禍福。則已信上帝爲必有矣。乃論天不以靈覺之上帝。而以空
際之積氣。猶論人。不以靈覺之心君。而以軀殼之粗質。是豈知
論天者耶。葛孟真曰。難道上帝去人人付與他。恐日亦不給。且
性乃人所自有。何以降自上帝。曰。人生原各有性。亦各有這靈
覺。但無不在上帝靈覺鑒臨之中。似有托付之意。就是天與的
一般。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未嘗到川。而萬川無不有月。所謂
鬼神體物不遺者。亦豈向人人伺察之耶。以上天之命言性。正
如朝廷之以勅命授官。官原是我身去做。而所授職於勅命。卽
謂之命官。蓋欲人遵奉天命。常如上帝之臨。而不敢稍忽。故書
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卽特提天命。謂性之旨也。此等道理。
中庸南講

性。舍了自己。如何教人。不是教人。亦成不得自己。故云誠者非
自成已。所以成物。工夫原分不得兩處。○張岐然問。舊講以不
睹不聞屬本體。戒慎恐懼屬功夫。二者恐難分截。答曰。本體是
自然的。人人俱有。卽凡夫具足。功夫是用力的。若不實做。終身
只是凡夫。然功夫却要合着本體。離了去做。便是盲脩冥行。蓋
本體功夫。是二亦是一。全要看得活。陽明子又云。不睹不聞是
功夫。戒慎恐懼是本體。若不善會。這兩句作如何分曉。○虞宗
瑤問。不睹不聞。還是靜時。或動時亦有。答曰。原說不可須臾
離。境雖有動靜。而儼覺之念。無分動靜。曰。戒慎恐懼。還是初學
用功。養成後似不須此。曰。此亦不分安勉。初學時。念頭有失。旋
卽提回。固要時時儼醒。功夫熟後。雖已打成一片。亦要常常溫
養。堯兢舜業。俱不廢此。乃是徹首徹尾功夫。○宋存楠問。不睹
不聞處。功夫何以若是關切。答曰。本文已解之矣。云莫見莫顯。
卽隱微。卽顯見。此處一放鬆。則中和無處下手。根本斬而徑路
塞。任你別處用功。總是枝葉上鋪排。天地萬物。俱從此隔關。何
以能完復吾性。而與天命相凝承乎。人情所畏懼者在顯見。而
忽畧者在隱微。豈知其關繫乃在此不在彼。此堯夫真是從膏
肓刺入者。曰。君子戒慎恐懼。出於心之自然。若說因莫見莫顯。
故慎獨。則君子有爲而爲。去小人之揜着幾何。曰。莫見莫顯。不
是怕他顯見。乃以發明隱微中關鍵如此。自是忽他不得。正顯

出不睹不聞所以當戒懼之故。○唐時雍問不睹不聞朱註謂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併照管到睹聞處功夫更爲周匝。答曰必要兼着睹聞。反把不睹不聞看輕了。豈知不睹不聞原是隱微。却能莫見莫顯。則已將睹聞盡攝於中矣。何必又處處去兜收。○秋養謙問隱微分貼不睹不聞似未確。答曰隱是看不見的自然。屬於不睹。微乃微細。譬如風本有聲的。微風過就未必聞了。隱微雖不必分屬。即分屬亦自說得去。○方士亮問戒懼恐懼謂是常惺之一念。既不睹不聞。安得有念。答曰予以常惺之念爲有形可睹耶。有聲可聞耶。若併念無之則戒懼恐懼者是誰。曰又謂是存養之法。不識如何爲存養。有謂放之彌六合

中庸湖南講

性五

者收之即在方寸。想只是求放心之謂。曰心豈局於方寸中者。天命謂性。則人性與天命原同一脉。真是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隱微顯見。一以貫之。而天地萬物皆屬吾之心體。其念有襟而出乎心體之外。即是不存養。乃謂之不慎。其念無襟而合乎心體之內。即是能存養。乃謂之慎。全書重誠亦專在此辨別。曰心體如此其大。如何安置。恐非著於一處。即馳於他所。何緣合得。心體而可謂之慎。曰慎只是未發之中常惺惺。中則虛圓。何處可容吾之着。亦何處可容吾之馳。若有一毫着且馳。即是襟念。何以云慎。此中之惺惺。即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與天命相對越者。亦總不出於此也。金聲曰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較獨

似更微細。何得亦以惺惺之念言。曰喜怒哀樂即念之所發也。其未發則雖無衆情熾然之念。不無衆情寂然之念。念之寂然者。即是惺惺矣。若無此惺惺。則又以何者爲中。此中直指性體。而以無耦言爲獨。以無形無聲言爲不睹不聞。爲隱微。止是一念惺惺。一反照便見。更不得以別義相參者。曰慎獨與格物。謂有誠明之別。惺惺似屬於知。恐與大學之明相混。曰總一惺惺而起。照以參提。便是明。即寂以存養。便是誠。究竟非有兩體。○郭凝之問中和必待養成方有。還是本體自然如此。答曰此中和人人俱有。在聖人養成者固不必言。凡夫亦第爲情識牽擾耳。苟一念寂開。便已中虛無着。至於遇感雖多不妥。偏是無心

中庸湖南講

性六

偶觸或反得當。斯時亦覺神情協適。是中和實有偶合處。何以故。以本體不能盡埋沒故。許國士曰常人未嘗做慎獨功夫。如何得中和。曰若說做養成。只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徑接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文氣豈不直捷。謂何又着致中和一句。且中和必屬之養成。則止聖賢有中和。凡夫絕無中和矣。豈是指點性體之法。○張有舉問性不可明言。特借喜怒哀樂以見性。爲何不說謂之性。乃以中字易之。恐中字尚替不得個性字。答曰若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將性落空了。依舊是邊見。惟下個中字。不着顯見。亦不着隱微。方與性徹內外。說得圓成。○陳周臣問人生念念遷流。無論閑忙夢

覺似只有個發。何處更討未發。可以見中答曰。此是識想。若覺體。則無論發與未發。皆是一片空明境地。但為識想所覆。故須探之未發。人試迴光返照。亦自可窺其影似。○張作楫問。位育全在精誠感通。終是渺茫之事。有何可據。答曰。洪範庶徵之應。乃以五事。貌言視聽思。即關於天之雨暘燠寒風。可見喜怒哀樂之與天地萬物。實相為感通者。但觀庶女額天。霜飛燕地。賤臣叩心。風襲齊臺。一匹夫匹婦精誠。尚有偶然之格。況盡性至命之聖人。其為搏挽陰陽。轉移造化。更何疑哉。趙仕輝曰。位育謂是實事。似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可。若在下之君子。如何完備得。曰。每見說聖人在天子之位。纔得位育。此是全不曉看中

中庸南講

卷七

庸的。在位不過制禮作樂。能了得發皆中節作用。還有未發一段。精往神來處。所謂莫見莫顯乎隱微者。位育樞機。專在於此。弟觀虞廷擊石拊石。鳥獸率舞。孔子聞韶於齊。不聞齊廷亦有鳥獸之舞。感通寧在一擊石哉。聖人得位。其功業誠易設施。即不得位。而默祐神明。幽贊化育。自不可量。此只論性中妙用。故不當以位之有無作殊劣觀。曰。有謂能使一家仁讓。即是一家之位育。使一國仁讓。即是一國之位育。此實實可見。却說得真切。曰。此必以眼見者為真。不知本文原說。個不親不聞。不向此處討個消息。於中庸隔九疑矣。真所謂痴人說夢。
管東溟曰。三極之初。渾然一物而已。一物而含二光。妙在有無。無覺之間。而神氣之端。出焉。命也者。先天之元氣也。元氣

而含一靈。即性也。性也者。先天之元神也。元神沖漠而無朕。即命也。性命雖人身中物。而今日天命。性亦曰天性。若有朕。於其中者。可以曰天命之謂性。亦可以曰天性之謂命。即此性命混合之元。為人物本來面目。上智非加。下愚非損。而各之曰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待有此耳。○言天於無極之先。兩儀未分。豈有氣質。而未嘗無先天真一之性也。此性乃天生之謂之本。豈因天命而後有。而名之曰太極。即釋氏真如妙性之謂。孟子之性善。蓋指此而言。太極生兩儀。而後有天。而後有命。命非氣質。就與本。即釋氏之所謂真如。與無明相合。而成八識。也是故氣質。在即天命之所在也。氣質之美惡。亦不待形生而後有。自兩一分。朕兆而美惡之端已起矣。降本指天命之性。無乃兼善惡而性之者乎。曰。言天命。必在氣質中。言氣質。必兼善惡。而中庸首章所謂。則指最初氣質之本言。也。蓋不離後天氣質。而先天之真性自在焉。○天不當以理指。理統乎象。帝之先。性與天道之天。以上帝指象。立千儀象。之後。郊祀配天之天。以之象帝既立。理運于象。是曰天命。則孔子五十之知者。是象數。就理。積氣上。理是曰天。則孔子所謂不可階升者。是然。象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

中庸南講

卷八

無疑也。獨儒者多疑。氣元為虛理。而不知上帝為實氣。反足以奪人之信心。故心耳。○近儒言發。即未發。又言喜怒哀樂。未發而中。體卒未嘗發。其言中義。則密。而不言發。未發義。則疎也。此無他。儒儒樂認有念為發。無念為未發。豈知發與未發。非有念無念之謂。永嘉證道歌。不云乎。誰無念。誰無生。若無念。無生。便於正念上。添一層意矣。此釋氏之所謂識浪。孟子之所謂氣動也。原未生。氣未動。而正念坦然。非未發之中。而何聖人則無適而非正念已。吾人心體。亦有天機。忽現。月到天心之時。以為有念也。而非正念。以為無念也。而此機。此即未發之中。而目也。特迷者不能識取耳。久迷作覺。則必於前後際斷。一念不生。時見之。所謂一陽來復。見此面目。而溫養之。亦只平。平淡淡。不發不指。便是不必枯定。一念不生。以求中矣。然則膠擾擾。又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然得無微細習氣。如伏流之水。旋轉而不自知者乎。但到心得其正時。自然感而無慮。雖有習氣。而習氣不用事也。致中和。則地然是率性之真。有何乖戾。故謂之和。中節之中。不從去聲讀。○按管子所謂論命。與予講稍有不同。但其發理精微。非徒求諸儒可及。故附錄於此。

君子中庸章 素隱章

〔總測〕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爲一總段。大畧是迴用中庸之命名。而併及脩道謂教之旨。中庸之名。原創自仲尼。其辨君子小人之中庸。在時中與無忌憚。乃從獨處嚴慎肆之界。故以中庸爲至。惟至故民鮮能。不是賢智之過。卽是愚不肖不及。日在道中。卒不知道。是道將終於不行。要行須用知。故引舜之知以爲例。要知須用守。故引回之守以爲例。要守須用強。故引夫子之論強以爲例。數章意義。頂針串下。而未總歸於惟聖者能之。正與中庸不可能。民鮮能久矣。相呼應。以收轉君子中庸上。其中數項人。君子卽聖人。君子中庸。惟聖者能之。及舜知顏子。

中庸南講

全卷

夫子之強。皆標舉脩道立教之準的。卽發脩道謂教之意。至於賢知之過。及素隱行怪。愚不肖之不及。及違道而行諸人。總不脫凡民。然猶在道中。惟小人反中庸。似是而非。方是吾道盡賊。而當爲中庸嚴其辨者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測中〕卽永發之中。不偏不倚之謂。庸。訓用。又訓常。絕無訓平字者。庸。卽中節之和。惟爲天下之達道。是常常用之者。君子中庸。說真實是中庸。小人之非中庸。似不必言。止爲他自認是中庸。觀下文小人中庸可見。故下一反字。說小人絕與中庸相反。君

子而時中。看一而字。明是轉語。世有君子而未必時中。說不得君子中庸。亦有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說不得小人中庸。故君子小人字。皆要着力。君子謂其人本是真品。時中專在能戒慎恐懼。故時時此中。絕不須更放下者。小人謂其人本是邪流。無忌憚。專在不戒慎恐懼。故絕無所忌。謂率性當下卽是未得爲得者。蓋彼直自認爲中庸。故以小人之中庸別之。此嚴真偽之品。分明暗伏後章許多誠字。要只在慎獨與不慎獨處分耳。

〔演中〕中庸何所取義。仲尼常曰。中庸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真實是中庸。小人乃反背乎中庸。何以故。君子之中庸也。原是君子之品。而又常存未發。戒慎恐懼時時皆中。小人之中庸也。原是小

中庸南講

全卷

人之輩。而却自信現成。不用戒慎恐懼。無所忌憚也。中庸其可無辨哉。

〔商〕虞宗致問。庸字訓平常。似得本書必自卑通之意。何故平字不用。答曰。中庸之理。極卑通。又極高遠。極高遠。又極卑通。故纔說夫婦知能。却又說聖人不知不能。纔說天地有憾。却又說蒼魚之察上下。蓋中則非奇非平。亦奇亦平。圓通不可執泥。若單說平常。則落邊見而失中庸之旨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至者至極。根不賄不聞。乃慊之極者。究竟要到誠者之不思不勉。今天載之無聲無臭。方爲極則。正與章末至矣之至相應。故嘆其至極而無以復加。民鮮能久矣。下聖人一等。皆謂凡民鮮能之故。全在下文不行不明。承鮮能來。我知之矣者。謂人但知不行在賢不肖。而我獨知其故在知愚。知得不恰好。即是不行之繇。人但知不明在知愚而我獨知其故在賢不肖。行得不恰好。即是不明之繇。此見知行相須爲用。不可單廢。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以中庸準之。而見其偏也。飲食不知味。不是辟喻。亦不是飲食卽道。乃如詩之比體。只就飲食淡淡相形。蓋人於飲食。無有不知味者。今莫不飲食。却又鮮能知味。言外

中庸南講

二十一

見人日在道中而竟不知道。此知爲實行之覺路。尤所至急者耳。

〔演〕中庸既有真偽之辨。豈容浮襲。子曰中庸之爲德。在於不賄不聞無聲無臭。其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凡民鮮能此德亦已久矣。何以見其鮮能。夫子曰道之不行也。人皆以爲繇於賢不肖。我獨知其故矣。知者資學高明。好爲隱僻之解。知既過之。愚者闇昧。又不及知也。道之不明也。人皆以爲繇於知愚。我獨知其故矣。賢者資學敏捷。好爲怪異之行。行既過之。不肖者鈍劣。又不及行也。然此智愚賢不肖。何嘗不均。在道中。人莫不飲食也。則宜莫不知味者。而竟鮮能知味也。知其可忽乎哉。

〔商〕羅伏龍問。看衣吃飯卽是道。若作比體。反把飲食與道歧之矣。答曰。飲食雖未嘗不是道。但看語氣。承上不明不行來。此不是指點道體。乃是挑撥明行。止借飲食不知味。以喚起下文不行之意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測〕道者。天下通行之達道。而嘆其不行。實繇不明所致者。明舜之知。正見行必繇於明。而以爲知愚之法則。大知者。知之廣大。而不以獨見自隘也。舜本是濬哲之聖。似不必借知於人。他却

中庸南講

二十一

不把知自居。看得天下人人有的。好去問人。問中所得。又不把道理單認在至言上。看得適言亦是有的。好去審察。適是口頭的說話。適言中惡者。殺着舜心。便隱沒了。不復置口揚善。不是稱揚。乃引伸觸類。相揚他道理出來。端是盡頭。兩端者。善中有過不及。舜將過的盡頭。與不及盡頭。兩邊提執起來。度量取中。然後用之。民卽所問之人。這中原得於適言。是用其中之在于民者。大知全在察適言。及用民上。蓋中庸道理。知遠之近。原不遺於夫婦。若於適言。凡民作分別相。則見地便有隔闕。舜惟於此察中用中。是見之所到。合遠邇高卑而一之者。其斯以爲舜乎。言惟這個纔是舜。意雖指知。不必我到知上。惟能知而行方爲不昧耳。

〔演〕惟鮮能知味。夫子喟嘆曰。道本人所共踐。乃今其不行矣。夫欲行須用知。子曰。舜之知。洞達無涯。其大知也。與舜不以知自憚。好問於人。其問之所得。又不以淺近爲可忽。好詳察乎適言。適言中有惡者。則隱消之。有善者。則抽揚之。於善中。執其過不及之兩端。以折中。卽用其中之在於民者。夫舜之問察。適言用中於民。是合適適高卑一以貫之。其斯以爲舜乎。舜之能知若此。

〔簡〕倪嘉賓問揚善卽以稱揚言。正使其樂告。如何訓作抽揚。答曰。稱揚不過就其言而止。抽揚更發揮於言外。如孔子嘆孺子捨袂之歡便是。○陸鳴時問。以過不及貼兩端。似將過不及折

中庸南講

五十一

中處爲中。是中有定在。恐太執泥。答曰。過不及。如稱之輕輕極重。中乃稱量其或輕或重。有個恰好所在。時當過。卽以過爲中。時當不及。卽以不及爲中。原未可刻舟求也。○沈振龍問。中非聖人不能用。其字該指大舜自己說。若謂用民之中。則其字民字未免重複。答曰。其字是虛字眼。照下民字看。乃謂用其中之在於民者。若說舜用自的中。又何消問察適言。亦且狹小而不廣。又何以爲大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中庸南講

五十二

無走作也。惟能守而知方爲不虛耳。

〔演〕然知又非可徒知爲者。子曰。人皆自稱曰予知。及至驅彼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明見禍機所伏。而乃莫之知避也。可謂知乎。人皆自稱曰予知。及至審擇乎中庸。明見至道泰前。而乃不能期月守也。可謂知乎。欲知須用守。子曰。回之爲人也。審擇乎中庸。泰提中恍若有悟。得乎一善。卽拳拳服膺。捧持於心胸之間。而弗失之矣。回之能守。又若此。

〔商〕穀國士問。顏子之擇。畢竟與自知之擇不同。故有能守不能守之異。答曰。本文同說擇乎中庸。是擇處原同。但顏子加個得一善。是得處有異。然語氣。卽重於能守。則擇處原不必太分別。

也。○卓人月問。一善還是統體之善。還是散殊之善。答曰。死生
拳服膺。恁般吃緊去守。還是統體的善。曰。既是統體。已到徹悟
了手。地位似不必服膺。然甚着力。曰。正惟悟後。更須用脩持工
夫。蓋理雖頓悟。功必漸脩。一悟便了。無有是處。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
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天下國家本難均。爵祿本難辭。白刃本難蹈。然也可均得辭。

得蹈得此皆勉力可爲。故猶有着手處。非是言其易。正舉極難
者。以形起中庸耳。若中庸則不睹不聞。無可着力處着力。始焉
擇之難。繼焉守之尤難。功夫綿延無已。心力操舍不常。最難純
一。故不可能。言其不易能也。此須又重守上。以起下。夫子論強
意。而強是學問。南北方是氣質。舉此三種以詰問。欲其知所尚
也。寬柔以教。教即有無道之來。亦不報復。頗類知雄守雌。知白
守黑的作用。柔亦稱強者。以能堅持不易。便是強處。非謂勝人
此屬於器度。故君子居之。社席平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
其情之樂禍。即至死亡。亦無厭惡。是赴人之急。徇人之難的作
用。此屬於骨力。故強者居之。說曰。北方南方。分明非所當強。遂

以故君子直接下。和是與人處。以和氣調諧。不相乖拂。此則情
昵於同而易流。一任隨了他去。不流乃和之最難處。中立是持
已處。以虛中直立。不爲詭隨。此則情激於獨而易倚。靠着中立
作把柄。不倚乃中立之最難處。塞如塞水。缺有堤防之意。即指
不流不倚。不變塞者。不變易其堤防也。至死不變。即不變塞。互
文以見耳。國有道時境順。易爲所誘。故以不變塞爲難。國無道
時境逆。易爲所懾。故以至死不變塞爲難。四矯字極有力。蓋性
利於寧。情利於矯。上四者俱情易遷。流處矯則如曲木使直。奔
馬使回。挽轉將來。非有大氣魄。大力量者。萬萬不能。所以稱強
此乃反情歸性之真勇也。惟強而所守永無作輟矣。

○然守又非可易能。子曰。世間之難事不一。如天下國家極難
均。然亦可均也。爵祿極難辭。然亦可辭也。白刃極難蹈。然亦可
蹈也。此皆力之所能勉者。若夫中庸。則於無可着力中着力。殆
不可能也。欲守須用強。昔子路問強。子曰。而所問爲南方之強
與。爲北方之強與。抑而自巳之強與。有一等寬宏柔順以教人
不報復無道之加於我者。此堅持乎柔。南方柔氣之強也。有器
度之君子居之。有一等社席平金革。雖至死亡亦不厭苦。此
堅持乎剛。北方剛氣之強也。有骨力之強者居之。是皆固於風
氣之偏者。故君子自有居身之法。其處人能和諧。而又不至於
流蕩。強哉其矯。易流之情者。其持已能虛中以立。而又不至於

倚傍。強哉其矯易倚之情者。國有道時境順可誘。我却能守其防。不變塞焉。強哉其矯易變於所順者。國無道時。境逆可懼。我却能堅其守。至死不變焉。強哉其矯易變於所逆者。此正而之爲強者也。

商季宗皇問。中立已是不倚了。今講又不至於倚傍。以又字作轉語者。謂何。答曰。若中立自然不倚。怎見得他強處。惟易倚而不倚。乃見矯轉之意。蓋中立者。挺然直立。不愁他倚東西南北。却愁他又倚中立作靠山。生一段孤介的氣習。譬如平地樹一竿子。必打樁方能植立。打樁處即倚平地了。今却平空樹起。這倚乃似中立非中立。即在中立內。照上流乃似和非和。即在和

中庸南講

全卷

內。○陳賡泰問。此中和與首章中和相應當是一例。答曰。中添一立字。便非未發之中。此中和乃作用內之一節。與首章體用兼攝者不同。且此專屬於強。亦非可與首章中和相應者也。○吳孔嘉問。性既要率。則情亦當適性而出。方不失率性之意。謂何反要矯。答曰。適性固善。然被情欲障住。如何能適得來。若順情做去。去性愈遠。流蕩有何底止。今用矯法。正逆挽其情以適性也。夫子云克己復禮。克即矯之之謂。○陸夢龍問。矯既屬情。是從發時注力。似用在觀聞處。恐於慎獨之旨不合。答曰。人的情根。即種在未發裡。此雖借境上論。而矯的工夫。端的在未發處用。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人情那個不撒懶。而此獨戒懼。

亦是用矯之法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素如字讀。

○素。即後章素位素字。乃別無粘帶。只此本色。斯道雖隱。却是真見乎隱的。今丟了見一邊。本色只在隱處。是離夫婦與知與能。而求聖人不知不能了。至於所行。又必離羣出俗。不經人見。更爲怪異。此等人創立法門。必有一段不磨見地。不朽精神。至後世尚有述之者。述乃紹述。不是稱述。此正庚刻之學。吐棄世故。單理本心。有上達而無下學。恐不足以經世。故說吾弗爲之。

中庸南講

全卷

矣。然根後世有述來。不是一直罵倒的。蓋隱怪之學。宗旨既是高奇。教法又足不朽。苟非正法眼藏。容易墮他窠臼。吾弗爲者。任他有好處。我只是讓在一邊。不去做他也。遵道而行。遵奉此道。一步不敢走作。半途而廢。不是把遵道的都廢了。乃道理只得得下一截實行不苟。便住了足。其上一截。如無聲無臭處。達不將去。從此廢止。故爲半途而廢。緣他識見力量。只能到此。正如宋儒人倫物理。何等實實躬行。一至天地鬼神。凡涉精深。輒詆爲禪寂。反將夫子知命天知之旨。糊塗抹過。有下學而無上達。恐不足以達天。夫子於此。正要研將上去。故說吾弗能已矣。蓋親嘗有地。典味方濃。如何能歇得手也。君子依乎中庸。依字。

衣傍加人。乃與之合爲一體。天山相去之謂遯。遯世是世。與我不相涉。然使猶有人知。尚可排遣。惟遯世又不見知。絕無懊悔。方纔難得。此非謂名根難斷。正緣中庸原在人。所不擬不聞上用力。若萌一毫見知之心。意念已走在觀間上。功夫便有滲漏。本體便難泰泊。故必究論及此。聖者行造其極之謂。正是脩道立教之榜樣。唯聖者能之。不是贊聖人。乃是表中庸。見中庸是聖學。不到聖人地位。則中庸猶有餘歉。而豈賢智愚不肖之可望其闕域哉。

中庸湖南講
二上卷
九
〔寅〕既守之強。則中庸可能矣。而屬之於誰。子曰。有一等人。本素純是幽隱。而所行復以怪異。其一段不朽之神理。後世尚有宗

述之者。吾則道不同方。弗爲之矣。又有一等君子。遵奉着道而行。至於半途。不能前進而廢止。吾則學期深造。弗能已矣。是過不及之弊。皆不能免者。若夫君子與中庸相依。身與道渾成爲一。至遯避乎世。不爲人見知。而亦不悔悶。此惟繇不睹不聞之學。合無聲無臭之天。而爲聖者能之。所謂君子中庸。非聖者莫與當也。

〔商〕李明脣問。素隱一流。謂有上達無下學。爲思離了。下學更於何處得上達。且隱怪正與中庸相反。此種人與無忌憚的小人。有何差別。答曰。隱字原非不好字。如言莫見乎隱。費而隱。聖爲隱字提宗。素隱乃列禦子桑之流。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畸於人而侔於天。豈不是上達。但花視禮法如死。則鼓琴相和而歌。故謂其行怪而無下學。即夫子亦解其遊方之外。而丘遊方之內。則其弗爲可知。然亦未嘗不嘉尚之也。至於無忌憚一種人。與此正截然相反。他既無忌憚。卽不用戒慎恐懼。抹煞隱處。只在子臣弟友體面上鋪排。所謂假道學者。故夫子特別出道外。而以小人呵之。若夫子之下學。所以能上達者。亦不只在子臣弟友上。仍莫外於不睹不聞處。慎獨。若離了這個。卽忠孝亦屬假飾。所以云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顯之不可離隱如此。而可謂素隱之非道哉。○朱茂陽問。以素隱行怪。則行怪不幾是率性乎。答曰。如子桑戶死。其友和歌云。而已

中庸湖南講
三上卷
十
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他實見道理如此。亦正是他率性處。○薛宏繹問。半途而廢。乃連前道道的俱廢。今講謂止於下學而不上達。有何爲據。答曰。呂侍講云。學不如孔子。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途而廢。此語誠然。○林泰業問。遯世正用世妙法。卽用九无首學問。如實謂不爲世用。在境遇上看。似猶未細。答曰。此只是借境遇。照出他不悔的心來。蓋人於境遇上。纔動念。功夫便向顯見處走作。所以論學說不愠。說無悶。正要在境上磨鍊。曰。後章論作禮樂。德必與時位俱則時位者。正聖人之所乘也。自古帝王。皆應飛龍在天之運。孔子不得時位。便汲汲一生。乃於不見知不悔者。反若吞嗟嘆羨之何也。曰。德必假於時位。

者。爲制禮而言。特性分中作用之一節。若此處則專論證其所謂分定而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故須於不見知不煥。乃與不

睹不聞之性體無虧耳。

管東原曰。士有與聞太上之傳者。或薄三代之美。而想大道如庚桑楚開尹子之流。矯枉一過。便跳身於太極與知與能之外。而游心於聖人不知不能之中。以自標榜於世。非小道亦非左道也。是謂不素其費。而素其隱。不慤於心。而慤於行。下聖人一等。此其最爲高歟。

費隱章 至行遠章

總測自費而隱。至父母其順。爲一總段。大畧是發明莫見乎隱而併及率性謂道之旨。隱處難見。惟費方可指示。故以費而隱發之。而亦與素隱相承。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費。聖人之不知不

中庸南講

全一卷

能天地之有德是隱。然觀焉魚飛躍。亦可昭察乎道。故君子功夫只從夫婦知能上做起。蓋夫婦之知能。正是率性之露端倪處。便即是道。而察乎天地。則繇下學以上達。隱即不出費中可致者。於境止論當身。而不遠人爲道。於時止論見在。而素位以爲行。皆即造端夫婦之意。故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引時與聖言。咏嘆以結之。殆渾有味於夫婦之可造端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測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若繁費因下文要指點夫婦爲魚所。以與道。惟費方見無物不有。故以費字伏見字。其實無兩意也。蓋隱乃不睹不聞。以此用功。恐人索之幽渺。無處尋覓。故說君子之道不單是隱。乃是費而隱的。下文正解此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爲斯道繁費。於全體中。夫婦亦沾染得些着。此是良知良能一際呈露處。所謂率性之謂道者。照下子臣弟友看。就如極愚蠢的人。也曉得父母該孝順。豈不是與知極頑鈍的人。也會拚飯養父母。豈不是與能。凡事皆然。此不指配合之夫婦。猶言一匹之夫。一匹之婦。乃極微細人耳。及其至也。是究極

中庸南講

全一卷

到隱微處。即後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至。聖人不知如默而識之。何有於我。不能如聖不可知之謂神。神處或猶有未能。然下個亦有所則。其知能處固多。乃間有不及知能者耳。豈但聖人即以天地之大。本是主宰玄工者。而造化或不無乖沴。人猶爲他不滿意。故有憾。聖人天地俱要根及其至來。乃道理至隱微處。所謂不可思議者。故未免不知不能與有憾也。夫婦與知與能是說費。費則廣大無際。更無有包於其外者。故語大天下莫能載。大即指顯見也。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是說隱。隱則微細難窺。更無有入於其中者。故語小天下莫能破。小即指隱微也。莫載即是莫破的。莫破即是莫載的。道原無大小而所語

方有大小耳。引詩鳶魚之飛躍。正是與知與能處。將隱的顯。之
由來。故謂之察。鳶飛戾天。言道之察於上。魚躍于淵。言道之察
於下。此非說道機活潑。乃謂一鳶魚之飛躍。尚能昭察上下。則
極夫婦知能。豈不能使道昭察天地。蓋就費之散見處。認取端
倪之一隙。是於費中察隱。而隱者亦顯見也。故君子之道。功夫
只從夫婦上做起。造者。做造端者。端倪。夫婦知能上做起。端倪
顯此擴充將去。及其至也。是做到盡頭處。孫與知一隙。而造至
不思而得。孫與能一隙。而造至不勉而中。天地之理至隱。而察
乎天地。則無聲無臭之秘。昭著兩間。隱者悉闡之使顯矣。要此
不外費之一隙以引伸。是費實所以洩隱之方。故特地指出一

中庸南講

全卷
三十三

費字。

〔演〕何謂莫見乎隱。蓋君子之道。無處不瀾漫布濩。不徒是隱。乃
繁費而又幽隱者。何以見之。試看夫婦之愚。若一無所識。然率
其良知之性。亦有觸着處。可以與知焉。此第就道之一隙言耳。
及其精微之至也。雖以上智之聖人。亦或偶有所蔽而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若一無所長。然率其良知之性。亦有奏着處。可以
能行焉。此第就道之一端言耳。及其精微之至也。雖以至德之
聖人。亦或偶有所短而不能焉。豈但聖人。即天地之大也。造化
成不無乖沴。人猶以為缺陷。而有所憾。故君子論及道之廣大。
則巨包無外。雖愚天愚婦。亦得均沾。天下莫能出其外而蔽焉。

論及道之微小。則細入無間。雖聖人天地亦難盡析。天下莫
入其中而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雖一微物。而飛
躍亦具知能。戾天則道昭於上。躍淵則道昭於下。言其上下之
著察也。鳶魚且然。而況夫婦。故君子之道。其造作端倪。只在夫
婦之與知與能。從此引而伸之。及其精微之至也。即可以參以
贊。而著察乎天地。是率性為道之倪。直於夫婦一隙洩之矣。誠
於費處得窺。而又何病其為隱哉。

〔面〕孟師尹問。隱即在費中。故以愚不肖聖人天地。肆陳其費。而
費之所以然處。即隱。若分愚不肖。為費聖人天地。邊為隱。而
以莫載其破承頂。恐將費隱太分析。答曰。費原易見。何待許多

中庸南講

全卷
三十四

鋪陳。隱處難明。反不能指示。而必待言外添補。恐作者不爾。此
要看及其至也。至字。小莫能破焉。小字破字。至即無聲無臭之
至。分明指着隱微。小即是微。莫能破即是隱。與費字殊難強合。
蓋費處亦是為隱處。相形並說。乃於無可形狀中。形狀出來。真
是化工之筆。即說話不免兩分。而可以與及其至。語脉未嘗不
貫。則道理原可合看。何嫌分析。○錢應金問。不知不能。還是沒
要緊事。聖人不必知能者。若以為精微處尚有欠缺。何足為聖
人。答曰。此原重論道。不重在聖人。止借聖人之稍欠。以狀道妙
之難窮。若以為沒要緊事。不知能是該得的。說他何用。觀孟子
謂聖不可知為神。則聖而未入於神者。於道之至處。未必無一

問之隔也。○徐長文問道無大小。謂何說君子語大語小。答曰。正惟語便有大小了。就大一邊說爲大。就小一邊說爲小。其實大卽是小中之大。小亦卽是大中之小。道理原無二項。○吳太冲問。造端夫婦。舊說結上聲意。不着功夫。似爲渾成。答曰。造乃做造。是個有功夫的字義。蓋造端不是夫婦俱會造。乃君子就夫婦與知與能之一隙。充拓將去。直到無聲無臭處。故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曰。君子惟致中和。所以通得到無聲無臭。若夫婦知能如何便通得去。曰。這知能不要看小了。就是良知良能。惟不經學慮。纔合着那聖人不勉不思的本體。從這所在造端。正是繇燬火而引之燎原。所以不睹不聞處。直徹無聲無臭。若

夫。是夫婦與知與能之至總之。繇夫婦與知與能充之。聖人不知不能的。亦可知能得迷悟之間。轉化成聖。覆地翻天。原只是這一點性靈。更何同異之有。○倪元陞問。君子既在不睹不聞戒懼。又於夫婦知能造端。如何用功。答曰。夫婦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正是不睹不聞之發竅處。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測。夫婦卽人道在造端於夫婦。卽見道的本體。不遠於人的當身。道與人本是一個。何嘗相遠。若人之爲道而遠人。便做不道來。不可以爲道。如舍夫婦之知能。卽無處造端乎道也。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執柯以伐柯。所執者一柯。所伐者又一柯。既者。斜目視之。畢竟是兩個。反詩言而以爲猶遠。爲形道與人之非遠也。以人治人者。就把人的方法。整頓人的身子。改而止者。改了不像人的。便卽止住。人字原是舉論。人已俱在裏面。忠恕違道不遠。是申解以人治人。盡忠恕之心。則與不遠人之道。

去不遠。道是渾成的。忠恕纔做功夫。以功夫合本體。尚未渾一故耳。施諸已二句。是申解忠恕。人施諸已而不願。卽以此體貼到人身上。亦勿施於人。不願勿施。是恕。從自己願上起。因卽是忠。別無兩極。君子之道四。又指點人已名目。申解不願勿施。乃一步釋一步的。所未乎子以事父未能。是把求望於子的。去事父有未能耳。臣弟友皆然。蓋人旁觀虛論道理。個個說得點水不漏。及至體到身上。雖在那裡十分周全。終是所行不如所言也。這能處是德。求處是言。子臣弟友之道。須臾不離。乃常用之德言。故以爲庸德庸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已。是行且謹了。有所乃間或不足有餘。不勉與盡。皆言不敢者。直窮其心之兢業。

中庸南講

全七卷

於矯輕警惰。各就所易偏處着力。斯則言行相爲。照顧方爲篤實之學問。謂之慥慥。君子豈不慥慥爾。蓋歸美其人品。以爲自已用功之榜樣。此正是忠恕而不遠人。以爲道也。

演惟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則道卽在於人矣。夫子常曰。道之體段。不遠於人之當身。若人之爲道。而遠乎人。卽不可以爲道。詩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此之柯。伐彼之柯。睨目而視之。終是兩物。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與道一。卽用人的方法。治人之當身。改其不如人者。而卽止不治。以人治人之法。何如。惟盡忠恕之心。便達去乎道不遠。忠恕如何。凡人施諸已而心有不願。亦推此不願而勿施於人。君子忠恕之道。非止一端。列之有

四而丘未能一焉。所求望乎子。卽以此事父未能如所求也。所求望乎臣。卽以此事君未能如所求也。所求望乎弟。卽以此事兄未能如所求也。所求望乎朋友。卽以此先施之。未能如所求也。此子臣弟友之道。皆須臾不可離者。體之於身。爲常德。常德之行。務使其足。宣之於口。爲常言。常言之謹。不使有餘。設或有不足。不敢不爲。勉而德益加行。設或有餘。不敢爲之。盡而言益加謹。言定。照顧其行。行定。照顧其言。此方是篤實人品。君子豈不慥慥爾。而我其敢自後於君子哉。

中庸南講

全八卷

離求已。此人字還以。纂論彼我之人爲當。○盛慶遠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忠恕卽道。謂何說。個違道不遠。答曰。曾子是悟後逗機話。作不得實。落用功處。此文有不願勿施。將人我比量。乃實實論忠恕功夫者。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行乎賤。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測上說道不遠人。尚有子臣弟友之散見。一時簡點難周。至說

君子素其位而行。只當身便是作用。愈爲簡便矣。素是純然本色。絕無增加。絕無沾染。光光質素其所居之位而行。毫不希圖位以外之事。行富貴如被袵衣。二女裸。若固有之。達則兼善天下。行貧賤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窮則獨善其身。行夷狄如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行患難如內難。而能正其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入之境。雖多。而各有個素可行。是無人而不自得者。大凡人心不安本分。現前所有。多不滿意。更要巴上前去。只把沒相干的空費心。自己討不得一些受用。君子則身在一處。便安心做一處的。這乃幹辦我自家的勾當。尋討我自家的趣味。故以爲自得。然富貴等境。皆必有人以使之。境本無心。

中庸南講

全卷三十九

而人則有意未免陵援。怨尤紛紛而起。故又舉上位下位言之。陵如山陵高峻。欺壓下人。援如附木而上。拔援上人。正已。卽頂上行。素自得。不求於人。卽頂上不陵不援。專爲要剔出無怨。不怨天。不尤人。總是極狀其無怨。正見能自得處也。君子居易。雖指正已。小人行險。雖指求人。然且不必頂來。此當拓開。以易狀君子之得計。以險狀小人之失笑。居易者。取無禁而用不竭。便要十分任意。亦可自繇。能止於是而不遷也。行險者。操縱在彼。子奪難憑。錙銖都是擔干繫的。乃只管望前求進也。命是賦予之一定。而俟則安心以聽之。幸是非分之倖得。而微則強求以邀之。此只虛虛泛論。至引夫子之論射。方顯出反求諸身見君

子居易有何妙法。只是求身。乃以證明正已。在射則不怨勝已。而求體之直。在君子則不怨天人。而求已之正。故以爲射似君子。卽一反求諸身。可見君子功夫。只該在反身上做。益見道不在遠人爲矣。

演君子之道。雖有子臣弟友之多端。然惟質素其現在之位而行。不願想其位以外之事。如質素在富貴。便行乎富貴分內之事。質素在貧賤。便行乎貧賤分內之事。質素在夷狄。便行乎夷狄分內之事。質素在患難。便行乎患難分內之事。君子入一境。卽以現在爲已有。自有應盡作爲。實落受用。無入而不自得焉。其在上位。則不陵壓在下之人。在下位。則不攀援在上之人。惟

中庸南講

全卷四十

只端正自己。而絕不希求於人。則自無失望之怨。上焉任天之賦我。而不怨天下。焉任人之處我。而不尤人。更復何怨之有。是故君子之所居。求取自繇。常在便易。以俟其命之自至。小人之所行。禍福難測。常在危險。以微其幸之偶值。人品各爲祈禱。而居易君子。於何處得力。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矢諸正鵠。不能中的。不怨勝已者。惟反求諸其不正之身。所謂素位不願外者。亦惟求諸身焉而已矣。

宣王一展問。素其位而行。素字畢竟有作用。非只論所值之位。答曰作用在行字內。不在素字內。○湯大節問。居易行險。明是指正已。不求人。何故要虛說。答曰此處若指明正已。則反求諸

身何意義一般便索然無味。故此且虛狀險易之得失待後求身處方爲正已。證出文氣庶不重複而旨更悠長。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測上文君子之道。聖人天地不能盡。何如高遠。然夫婦可與知與能。只在本人當身處下手。又何如卑邇。故謂辟如行遠登高者之必自卑邇。言其功夫有自。欲人知下手處。卽造端之意也。詩言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夫子又以父母之順嘆咏之。不意父母專看妻子兄弟之和便順。乃夫子因他一家光景。必上中庸湖南講

下盡皆和順而想像如此其字矣乎字。深可玩味。父母妻子兄弟總是言卑邇。以申明自卑之意。

演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實造端於夫婦。辟如行遠者必自卑邇。方達遠。辟如登高者必自卑。方能升高。其始基之功不可越者。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兄弟既翕合。又和樂且耽。兄弟既翕則宜爾室家。妻子好合則樂爾妻孥。其妻子兄弟之和樂如此。夫子讀是詩而想像之曰：一家之中既有此一團和樂氣象。父母其必和順矣乎。夫觀詩與聖人皆言兄弟言妻子言父母。若專爲卑邇叮嚀者。故君子之道必以卑邇爲托始也。

商何位問父母兄弟妻子俱作卑邇道理。雖是恐於高遠字無着落。答曰：看別書可各就本章討了義。惟中庸原是通前後看的。卑邇在上章。子臣弟友及素位高遠在下章。鬼神此章單發個自字。爲前後文作過脉耳。父母亦在子臣弟友四德中。印之上文更不得以高遠別出也。

鬼神章至問政章

總測自鬼神之爲德至雖柔必強爲一總段。大畧是發明天命謂性而併及莫顯乎微之旨。卽慎獨亦該焉。天命難明。鬼神有祭時可指點。故以鬼神之德發之。體物不遺。正天命之降鑒處。借祭祀時之規格。能於微者使顯。點出誠字。夫微之顯。卽前莫

中庸湖南講

全卷四十二

顯乎微而誠之齊明。卽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此一誠字。實人心與天地鬼神相通之竅。其最切處莫先於孝。而亦無處不貫。舜以大孝受天命。武周以達孝祀上帝祖宗。夫子論政有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之多。總歸於行之者一。皆此誠以格乎天人間者。正應轉誠不可捨之意。而不思不勉爲本體。擇善固執爲功夫。則以人合天而完其爲誠者也。顯微卽隱見。亦與費隱相承。但前就夫婦之費以指點率性。而此就鬼神之顯以指點天命。言不頓彰理漸顯。故不得不隨機以立論耳。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檢如此夫

〔測鬼神謂上帝記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謂之靈者以其精靈不昧而能主造化糾察人寰所謂上帝臨汝者此也首章天命謂性卽體物之鬼神至此方爲道破究竟天地鬼神實不外人以爲之詩稱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月令太皞爲春帝炎帝爲夏帝少皞爲秋帝顓頊爲冬帝古帝王死後卽爲四時天神此可證之六經者爲德卽易所謂情狀情是蘊蓄的性情就本體看狀是發露的狀貌就作用看既替他盛還在作用造多凡說到本體精微處曰至說到作用廣大處曰盛盛正是下面

中庸南講

卷之三

體物不遺也鬼神本是視不見聽不聞却體物而不可遺體有體貼之意亦有體察之意鬼神爲物之終始緊隨着人身而亦覺察其隱微蓋惟體貼故能體察之此體物正是天命賦畀所在但不見不聞人自不能知耳使乃設使爲世人心多昏禪不能見鬼神反生疑謗故借祭祀而爲設使之言試把齋明的心去對越且看如何天下之人見人人俱可辦得這點念齊如持齋葷腥不雜是心下潔淨無一毫雜念明是心下精明無一毫昏念卽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提常惺之法也衣服雖在外邊亦是吾心敬養所繫又須盛服如此以承祭祀則我心之神既聚天地之神亦聚以神合神自然相爲昭格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謂流動充滿處處皆是因鬼神乃不見不

聞的故下個如字其語意則謂鬼神已實臨之矣觀下所引詩

可見這祭祀不專指上帝凡山川社稷及古先聖賢忠臣義士

或自己祖考既設爲祀典豈漫然無謂蓋人於死後形氣雖散

而神鬼帶了生前識情欲食欲飲未嘗無不可無以祀之但幽

明道隔人終信不及故復引詩爲據此固是證上文洋洋如在

亦大有悚惕人意見這鬼神豈特祭祀始有始當敬畏觸處皆

是猜度不定的你道今此方來不知前此已來你道今此不來

不知此時忽來如何可容褻慢今人特未嘗念及鬼神試一想

着眼前儼然有物真該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若知此則尸居

中庸南講

卷之四

屋漏之中有如攢鋒交錯之下不知起了多少怖畏消了多少

邪思六經所以多言鬼神夫子於此亦明洩之後儒盡情抹過

將這一段驚寬動亂竟成冰銷瓦解彼閒居小人媚世鄉愿

更何忌憚豈是中庸惕人慎獨之意微卽指不見不聞顯卽指

洋洋如在誠卽指齊明盛服惟齊明盛服故能使不見不聞者

洋洋如在不可揜蔽有如此夫乃繳轉上文而嘆息之蓋借祭

祀時鬼神之顯露以狀出莫顯乎微見鬼神之必有者此處方

揭出一誠字實爲微顯相關之竅也

莫顯乎微試觀之鬼神子曰鬼神乃造化之靈爲德極

盛矣乎夫鬼神視之而弗見形聽之而弗聞聲然

實體貼乎物而不可遺漏。正所謂天命謂性者。但人心之神。聚故不覺其顯著耳。設使天下之人。齋潔明堂於內。盛服整肅。於外。秉此虔心以承祭祀。則以神合神。但見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鬼神豈一於隱哉。詩曰。神之來格。不可測度。矧可厭射。可畏哉。此鬼神乎。天下之本顯者。不足為異。若鬼神不見不聞。而乃洋洋如在。夫微之顯者。何以能然。正歸人心齋明。其一念之誠。乃不可揜蔽。有如此夫。鬼神本微而誠能顯之。則誠者乃能使微之莫顯者也。

商栗世疑問陰陽是氣。何以謂陰陽之靈。答曰。靈者神而非氣也。宇宙間神生氣。氣生形。如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山川喬岳。水土

中庸南講
四十五

土木石。是天地的形。其暑往寒來。氣氣悶關是氣。形氣俱必消滅。惟有神宰之。故能生生不已。造化鬼神。或難理會。即在人身上看。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是精。一呼一吸。貫徹周身。是氣。其能知覺能思想的。是神。神在生為性靈。在死為冤靈。冤附於精氣。則為人物。離了精氣。游蕩開去。則謂之變矣。惟神則兩在不測。人的神靈與造化神靈。並非有隔。如前講天命章有喻。室中一燈與千萬燈。其光各各通照。人將自己真心埋沒。就如將一個黑漆桶罩了他。其光始不能與別燈相通。若撤去其桶。彼此更有何障。蓋人原具有精氣神朱儒只認得個精氣。說人死氣歸太虛便完了。若知有神在。則自不疑

於鬼神矣。曰。神為子所不語。今把人與鬼神說得活現。終恐屬怪異。曰。易云。帝出乎震。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詩書中動輒稱上帝。六經援引甚多。豈得以六經為怪異。○張殷甫問。使字作設。使人齊明。則設使人不齊明。難道鬼神便不在了。若然。則不是鬼神體物。乃是物體鬼神。鬼神反為人所使矣。於體物不遺處。似說不去。答曰。若是鬼神使人。該得人人都使他齊明。見鬼神了。為何又有不齊明的人。惟因人不信鬼神。故說果能齊明承祭。自然覺得。其不知有鬼神者。只是不曾齊明耳。使字正要看得活。曰。如在下個如字。只是自心觀想。難道真有鬼神來臨。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此為證。却不單指自心。古人祭祀。然如見其容。儼然如聞其聲。如孔子學琴師襄。去文王數百年。一聞其音。便把文王的面貌都親見了。總是一誠之所通。○宋存標問。齊明即前戒慎恐懼。一在平時用功。一在臨祭時對越。何以相合。答曰。子以平時與臨祭。有兩念乎。惟他平時用功。能戒慎恐懼。屏除昏散。已是有定力的了。到臨祭時。只消把此念去對越。觀想即成。自能如在。若平日不曾用功。則臨時將心把捉。未免昏散。紛起何繇齊明得來。然此云天下之人。語氣却是言人人可能。要之匹夫精誠一念偶合。亦自有不可限量者耳。○許光來問。在上在左右。作實有是鬼神。終於如字不合。答曰。夫微之顯。正要把鬼神顯出來。你倒偏要他隱落去。曰。如字原

中庸南講

四十六

中庸南講

全卷四十七

是說得恍惚。曰。若實有個鬼神走出來。便可見可聞。缺了微一
 邊。反不見得盛了。惟極微的又極顯。纔見鬼神之妙。○仲震問
 誠字向來俱謂是實理。今釋以真心。此何所本。曰。此從上文齊
 明來。分明指着人心。後文許多誠字。皆屬人心說。若指為實理。
 討個證據在何處。○姜曰。廣問。體物不遺。皆鬼神所為。則人之
 生死。宜神獨宰其柄。必不受權於氣矣。今觀人之死。惟形氣衰
 朽。神鬼亦因散去。是神不自為聚散。全聽聚散於氣了。再觀世
 間喪心之輩。他本性已盡埋沒。而氣鬼一日尚盛。則一日不死。
 至古今神明固必聰明正直。而亦有厲鬼如左氏之記。伯有者。
 又非他氣鬼盛。神亦隨之轉乎。不應神宰乎氣。乃反聽氣轉移。
 中庸南講

若此何故。答曰。孟子云。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神固能役氣。
 而有時為氣役。神役氣者。生為正人。沒為神靈。氣役神者。生為
 小人。沒為幽鬼。故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學者
 識此。亦可猛然知警。○茅偉曾問。鬼神是天生地地的。反云質
 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不倒乎。答曰。倘釋天地句。即云建諸天
 地而不悖。知鬼神也。亦使得。猶言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父
 視其子。

管東溟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非中庸則何以體物不
 遺。而與大人之吉凶。合也。宋儒之學。以關佛老為宗。遂并二氏
 所標之鬼神而欲廢之。舉以為屈伸往來之義。云爾。言及伯有
 為厲。則判之曰。別是一種道理。是鬼神乃中庸道外之幻物。而
 古之聖帝明王。所以類上帝。禘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皆不經
 之務矣。然不得不窺天地之知。而及天生地成。鬼成帝之說。

中庸南講

全卷四十八

則亦惡能盡誣以為幻也。聖人之言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
 君蒿俊倫。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者也。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通神明之德者也。然則道家三清九幽
 釋氏三賢十聖之說。皆信欺。曰。此亦中庸費隱之理。而非怪也。
 人道有至誠至聖。有帝王之師。又有善信美大智愚賢不肖之
 等。則鬼神道中。豈無德合大始。稱人天師。及統轄百神。而稱帝
 王者。其次則亦智賢高下之等也。皆所謂誠之不可掩也。再考
 周道郊禘。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易傳又
 有乾元統天。之文。夫天以覆配上帝。以文王配上帝。而無有二天。
 天統萬靈。何以又有統天之元也。蓋祖之上。又必有祖。祖於始
 祖。所自出之帝。而人鬼之德。盡天之上。豈必無天。極於始
 萬物之元。而天人之德。盡親文王以親上帝。尊后稷以尊天。聖
 人之於鬼神。微其原矣。○按天地間之不可見。則有唯理氣與
 此心耳。鬼神物也。乃六道中之一道。其類亦各自形聲。自相視
 聽。唯與人道相類。是以見聞莫之及耳。然而人之形與聲。則鬼
 神能視且聽之。故以體物稱鬼神焉。夫人以形用而鬼神以神
 用也。蓋自上帝后土而下。如六宗五祀。岳瀆丘陵之屬。以及民
 生之窮通壽夭。物類之消長榮枯。莫不各有鬼神司之。享則必
 於廟。則必應。而祖考特人類中之一義耳。然則人類中之聖賢
 亦鬼神之所體。易曰。大人者。有先天而天弗違。君子見道而
 不親。不親之真體。則先天之體。具焉。亦非鬼神之所能窺也。
 然既曰德盛則鬼神中。豈無先天不違如大人者。此又與大人
 渾然同體了。無間隔矣。即上帝與先王。可以例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之于孫。係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
 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係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
 必受命。

測惟誠能感神。故以孝之格天。祀祖言德為聖人。父為聖人。父
 尊為天子。父為天子。父富有四海之內。父以天下養。宗廟享父
 之祖。考子孫。保父之世祀。俱相平說。去下文方歸本於德。蓋福

乃人情所最願者。况父如瞽瞍。不聚諸福致之。如何得他歡心。人但見德可必。福不可必。遂欲重德輕福。不知德至聖人尊富。享保俱是可必的。故次言凡大德者必得位。必得祿。必得名。必得壽。又恐人信不及。復言天之所篤。必因乎材。又恐人信不及。復引詩言君子之令德爲天所保佑。而以大德必受命結之。連下許多必字。總是決言德福相因之不爽也。故大德必得其位。以下看了舜推開說去。不是申言裁者。其根植立於土。能受天之氣化。故天培滋之。傾者其根傾。斜不直。卽氣化行來。不能承受。故天顛覆之。天命之謂性的命。以賦理言。此大德受命的命。以稟氣言。理之運有健順四德。分布出來。順者淑。逆者慝。氣之

中庸南講

全卷
四十九

運有陰陽五行。分布出來。順者吉。逆者凶。理本能宰氣。而德不到至處。則開撥通不過去。作善或以得禍。作不善或以蒙福。若大德的人性無不盡賦理之命。既與之合一。則稟氣之命自隨。他轉移。所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何患命不我受。而尊富享保有不可必者哉。

演誠之發端最切莫如孝。夫子嘗曰。舜其大孝也。與。何以見之。舜德造其極爲聖人。尊無與上。爲天子。富莫能外。有四海之內。宗廟薦祖考以饗之。子孫承爵土以保之。能聚百順而致之親焉。茲斯以觀。故凡有大德者。必得其爵位。必得其祿養。必得其聲名。必得其壽考。一大德而位祿名壽無不可必。此豈人力能

然皆天使之耳。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篤厚焉。故物之栽培者。因滋培之傾側者。因顛覆之培植。總屬天意。而要非無稽也。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令善之德。既宜於庶民。又宜於仕人。因受祿於天。保其躬佑其行。天既命之。且不一而足。復自天申重之。卽詩之言以觀。故凡有大德者。賦理之命既盡。則稟氣之命亦歸。而必受夫天命。夫舜之大孝。可格天心而受命。此亦誠不可揜之一驗也。

商虞宗堯問。章旨原是以德獲福。德爲聖人句。最爲大孝關鍵。何故要平督說去。答曰。本文原是平說的。故大德方頂上文而提起德來。因連說幾個必得。正要前面平平叙來。下面纔有別

中庸南講

全卷
五十

發益德從自脩。我可取必。若是福。卽小小官爵。尚不難已。何況天子德。至於能必失福。更見德感通之神。而爲聖人之大德也。○荆良問舜惟有大德。故必受命。孔子亦大德。何以不得位。舜之大孝。既在尊富享保。則孔子之事親。反不如漢唐以下有天下者矣。此理如何說得去。答曰。孔子千百世後。莫不追崇而享祀之上。逮啓聖之封祀。其爲尊富享保。較受命一時者更遠也。夫舜之尊富享保。必從大德來。則漢唐之尊富享保。要難同日語者。然觀太公之遊新豐。唐高祖之嘆胡越。一家亦自有英雄快意處。未可以老生之談盡誦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

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素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中庸廟制講

全卷五十一

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祫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測〕欲說武周達孝故先以子述提起不重文王之無憂而重子述上父作二句夫子未必有偏重子思取以發明已意即宜反卸在子述邊謂賢父作之於前者復得聖子述之於後下正詳言子述之事周家統緒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大統未集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這樣極重的付託乃能壹戎衣而有天下役不勞於再舉故臣伐君疑於篡弑乃天下信其志在救民能不失乎顯名追王上祀總是體文武之意觀武成大誥大王王季並已稱王則武王在日已行但

周公攝政後制作甚多故此儻何言之斯禮也專指上祀之禮使人子皆得以生者之祿祀其親葬是帶言與祭不平不言諸侯庶人者諸侯世有爵士庶人世為民即有失位及崛起者可類推也祖父之期天子諸侯所同此期喪單指伯叔言父母恩皆罔極故喪亦無分貴賤耳達孝即上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達乎大夫達乎天子之達謂其通達而無間隔蓋追王上祀既自下而達上喪祭之禮又自上而達下乃孝之極廣者夫孝者正解達孝繼志述事不在化家為國上看只以下祭祀之達乎上下言之先人雖未見之於行而諒其所志所事必然如此曲為體貼故以為善繼善述春秋者雨露濡而怵惕霜露降而

中庸廟制講

全卷五十二

棲僦春禘與秋嘗也祖廟以棲神隨時脩章宗器乃祭祀中所用之器故以宗名非謂珍玩之重器裳衣先人生前所服時新的食物先人生前所嗜陳之設之薦之則廟中器物既已備具廟中又有陪祀的子孫臣庶一一要設處他得當宗廟大序太祖居中子居左為昭孫居右為穆子之孫又居左孫之孫又居右大抵祖孫共在一邊而祖孫班行又先後不亂乃是宗廟之禮子孫在廟中者亦照祖宗昭穆位次序立故為序昭穆爵在內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族伯子男序爵者辨其前後班次爵尊居前爵卑居後故為辨貴賤事有宗祝灌獻許多項序事者辨其賢大則事重以煩賢小則事輕以簡故為辨賢旅酬乃

昆弟與賓客旅聚相酬飲兩邊子弟各洗盥進其長是下爲上而不違夫在下者故爲逮及其賤毛卽不啻二毛之毛乃指老人燕毛非真以毛髮之色相別乃專宴高年故爲序齒觀行輩之詩止燕父兄耆老可見然此不過鋪設其儀物安頓其子孫臣庶未及舉行踐其位五句方形容他舉行一段光景五其字俱泛指武周不必着力尊親俱指先王以分之相臨爲尊以情之相屬爲親祖宗本已死了祭時真如活的一般木久亡了祭時真如在的一般此等光景豈是小可的孝心所能到得故稱其爲孝之至自我身無一毫不盡曰至自我身推將去無一處不通曰達惟孝之至故能達也武周又有郊社之禮原與禘嘗

並行者故此亦並舉之上帝乃天之司命卽體物不遺之鬼神其理最爲精微不將郊社發明而獨詳言禘嘗者以祀祖人所關情故就其切近者動之耳上帝最尊祖先最遠申說所以事上帝所以祀乎其先見郊社宗廟所關之重也明郊社禘嘗不只是諳曉制度乃真能與上帝祖先相對越卽前齊明而洋洋如在者若此則視於無形而民物之有形者自不難視聽於無聲而民物之有聲者自不難聽蓋隱微顯見一以貫之矣故以爲治國如示諸掌非薄視治國正極狀祀禮之精微也

〔演〕不特舜爲大孝又有繼舜而起者子曰凡付托不得人不能無憂若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先王後賢相承凡父作之於前者復得子述之於後文王以無憂也子述何如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統緒宜若成而天與人歸遂有天下身雖爲放伐而能取信於人仍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無與上爲天子富莫能外有四海之內宗廟薦祖宗以饗之子孫承爵土以保之其積緒之隆如此然武王末年方受天命禮制未備周公成就文武之德推文武之意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上祀之禮也不自天子而止逮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固以大夫矣祭則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固以士矣祭則以大夫使爲子者皆得以祿逮其親也不特祭祀爲然期之喪猶自庶人以達乎大夫若三年之喪必自庶人以達一天子此是謂何三年乃父母之喪人子於父母無貴賤一也夫武周追王上祀既自下而達於上祭喪之禮又自上而達於下蓋不獨止於一身者子曰武王周公其孝通達無間乃達孝矣乎夫達孝者先人有志意未舒我善繼人之志而爲之接續先人有行事未遂我善述人之事而爲之闡發者也繼述之善莫如祭祀時當春秋脩其宗廟使之煥然一新於是陳祭中所用之宗器設先人原服之裳衣薦四時可嗜之時食宗廟器物已皆備具矣其間子孫臣庶如何設處宗廟序立之禮左爲昭右爲穆而祖孫之同一左右者又班行各有先後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使其不紊也序尊

甲之爵。所以使貴者居前賤者居後。辨乎貴賤也。序大小之貴。所以使賢之優者任鉅。賢之次者任細。辨乎賢也。兄弟與賓旅衆交相酬飲。在下之子弟。各爲其長上執觴。所以逮及卑賤。使皆得伸敬也。祭畢止燕老人。而壯者不與。所以序齒。尊乎高年也。夫廟中之儀。設無不備。廟中之人。處無不周。當時武周踐其對越之位。行其駸奔之禮。奏其舞蹈之樂。敬其所尊。儼乎在上。而不敢褻。愛其所親。藹乎一體。而不使携。但見事已死者。有如見生。事已亡者。有如見存。精神感通。毫無間隔。直到極盡處。真是孝之至也。然當時所制祭祀。不特宗廟。而又有郊社。這郊社之禮。豈是尋常百神之祭。乃所以事上帝。爲天之司命。至尊無

中庸湖南講

全卷五十五

對者也。宗廟之禮。豈是新亡考妣之祭。乃所以祀乎其先。爲祖之源本。極遠難接者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能與天合鬼神相對越。而使隱者見。微者顯。其顯見者自無不該。治國其如示諸斯掌乎。夫武周之達孝。可通人心而治國。此亦誠不可揜之一驗也。

〔商〕肅王堯問。武王以臣伐君。八子謂何。稱其不失顯名。答曰。三代以前君臣。與後世不同。古有諸侯。皆帝王岳牧之裔。建國俱自先朝。有王者起。則相率而服事焉。王者無道。而諸侯有能濟世安民。爲衆所推戴者。即奉而爲天下主。上古之世。往往有之。蓋天之立君。本以爲民。只看當時湯武。救了多少人性命。而

心初非爲貪富貴。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也。後世臣子。跡其夫登朝。凡爵祿富貴。那一些不交君之所與。假借其威權。盜竊其神器。逆天悖理。莫此爲甚。故二代而下。惟漢高祖從徒步起。撥亂爲治。得國最正。其餘若唐太宗。宋太祖。俱未免有譏。蓋天下之稱如鬼如蜮。巧於篡逆者。六如曹操。唐太宗之立恭帝。頗似之。而迫脇未嘗如操。至司馬懿。乃曹氏世臣。能矢心戴主。曹氏固無恙也。徒以權重勢集。奸其位而有之。悖逆不在操下矣。宋太祖受恩周世宗。而轉國於遺孤之手。謂不與司馬氏同科。誰其信之。然操懿惟圖富貴。絕不知有百姓。而唐宋二祖。一以英明。一以仁厚。立國規模。能久安長治者數百年。則其功德在

中庸湖南講

全卷五十六

天下。正不失上天立君之意。夫子仁管仲而不責其背紂。是可爲論二祖法乎。此千古取天下順違之大較也。○黃衍祚問。達字作通。稱固無謂。若以達權通變言。似正與武周行事相合。且善繼善述。舊說俱指武王。孫侯而王。祭祀特繼述中一節。恐不足以盡達孝之旨。答曰。據本章前後文。上言追王上祀。從祭祀說起。下言宗廟之禮。行禮奏樂。一派俱就祭祀上說。中庸的學問。全要在隱微處感通。所以論孝。單提箇祭祀。雖前面說壹戊衣有天下。不過要餉叙他。與舜的尊富享保一樣。帶在裡面。絕不重此意。至謂孫侯而王。爲善繼述。是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於原。早有取天下之心。姑留待武王以成其志。將大聖人一

恭順心腸。直等之操。懿溫養矣。其意不過欲周旋武王。乃至誣枉文王而不覺。不亦顛倒之甚也哉。○吳漢卿問。傳說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今何以俱指先王。答曰。祖宗豈尊而不親者乎。上文祭祀。俱指祖宗。即子孫臣庶之處。置得當。總為陪祭而設。此處重在孝上。則尊親自應一般。解為是。○柴世基問。明乎治國。即指上文。序昭穆是親親。序爵是貴貴。序事是賢賢。述賤序齒是孝老幼。治理原具於祭祀中。似說得親切。答曰。此猶是格套。中庸之旨。只是以祀鬼神為通隱微。治國為通顯見。隱微顯見。原相合一。一通無處不通。故其孝謂之達。即夫微之顯之意也。

中庸南講

全卷

管東溟曰。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記載繁而舉於社。蓋天子配天。其祭必以上帝為主。自后土而下。則從尊卑以序焉。或時令之所重。及災沴之所侵。則亦別有特祀。而祭以尊無二上之義。實皆統於上帝耳。中庸顯上帝而隱后土。明有尊也。且上帝之稱。非徒以其美於蒼穹之上而已。謂其主宰六合。徹上徹下。而無不在也。故后土謂之皇地祇。始亦上帝之別稱。而記中復以中於天。繫帝於郊。並舉周制。則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祭典統於所尊。則后土可合上帝而為一。從其所重。則上帝之祀。又不可分而為二也。帝天既可分為天地。社稷安得合為一體。郊去謂兩儀。陰陽之朕耳。未成天地。而後之主宰。其意必有先天地而主之者。焉是謂天中之天。尊文王。既推極於神中。之謂而進后。後則其尊上。豈不惟極於天中之天。而察兩儀以進。後極乎此。郊丘明堂之分。既與后稷文王之分配。所自起也。後儒不究其義。漫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岐形體與主宰。而分配之義已外矣。且以形體配形體。以文王配主宰。周公之禮。無乃矯枉不情之甚。其必不然矣。

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譏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

中庸南講

全卷

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而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成功一也。下于日字衍文。

（通）自文武之政，至知天，是以人存政舉為綱。因先推論修身，以重人存之意。天下之達道五，至治天下國家矣。是詳論以達德、行、達道。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行之者一也。是詳論九經。凡事豫則立，至不誠乎身矣。是以前定惟本於誠。誠者，天之道，至雖柔必強。是詳論求誠之功。必能誠，方人存而政舉。故中間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皆歸於行之者一。獨重一誠字，亦與鬼神章誠字相應也。哀公問政，夫子告以文武之政者，因是昭代之祖法，制見存可考，故謂布在方策。其人，是文武這樣的人。此人字，與人道敏政，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仁者人也，不可以不知人。

言其取人誠之者，人之道，敏人字，但是一樣。乃泛論人之道，不指他人，亦不專屬自己。然一人之人字，與已百之已字，乃始屬他人耳。人道敏政，言能盡人之道，其速於舉政，正猶地理速於生樹一般。夫政也者，一直說下，言政猶蒲盧之得地，卽生，絕不費力。故為政在人，謂為政圖治，在有文武這等的人，取人以身，謂不可將人推委於文武，要取此人，須就在已身上做此取字。卽成仁取義之取。然此身或多自私，未必停當，要脩治這身，須以天下通行之道，道卽後面五達道。道特人行，不能無參差。又要脩治這道，須以萬物一體之仁。仁卽後面三達德。孫人說到仁上，而卽括以仁者人也。則仁正是人的命脈。舍此更無有人。蓋人之一身，叩無不靈，觸無不覺，渾身無非生意周流。至與人相接，彼感此應，喜怒哀樂，無不相通，俱是一體之生意貫徹。所以不至同於木石而為人。仁與人安有兩個。夫此人何從生？生於父母。父母與我原是一體。此處或有間隔，則生機已斷。何處再能接續？故親親為大。仁之合宜為義。仁之有節為禮。皆仁中分出者。義者宜也。正以處置得宜，訓義。惟賢者能孫義，可為師法。一尊賢則事無不宜。故尊賢為大。親親之殺，不必添出降字。上親親原只指父母。孫此而推，伯叔兄弟，以至族屬，逐漸降殺下去。尊賢原非一律，有大賢次賢小賢，逐漸等級不同。惟親親自有殺，尊賢自有等。則節文孫此而止，是乃禮也。

等殺上生。非禮中生此等殺也。義與禮皆所以輔仁。故井及之不與仁對。脩身至知天。是總束上文以起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則身是為政根本。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則事親是脩身根本。故思事親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則人是事親根本。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於知人的根本何在。天命即人性。人與天原是相合一的。識得天的本相。方纔識得人的本相。而不為七尺之軀。一囊之血所執着。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天字。即下誠者天道。人字。即下誠之者人道。下文意已暗伏於此。至於知天。亦總完得一個脩身也。又承上脩身以道。道不止於親親。天下之達道有五件。脩道以仁。亦

中庸南講

全卷
六十一

不止於仁。所以行道者有三件。君臣等五者。止是標其名目。不必添說親義序別信。有物必有則。道理原是渾成的。君臣父子等。皆一定不易。惟朋友乃於泛然殺人中。聯合儻來。故特添一交字。今人那個能離而君臣去而父子。則那一個不在這條路中走。故謂之達道。前面止說仁。而此復加知勇者。知以明此仁。勇以強此仁。總為仁而推廣者也。此是天下所同得於性分的。故謂之達德。一字。究竟是誠。乃不實說破者。蓋為此處言三言五。條件頗多。故虛說個所以行之者一。以為之約束耳。達德本是一樣。而人為氣稟所限。終信不及。故將用功難易洗發他。生知是無待假借。自會證悟。若靈根夙具者。學知是借聞見以觸

發自心。乃能通曉。因知是閉錮之極。必須打破疑團。方纔透徹。三者總只要討個曉得。既曉得後。有何分別。故以為知之一。安行。是不費氣力。穩穩當當在道上走。利行。是以為有益身心。嗜不舍。勉強。是勉力矯強。他心中本不欲行。却又放不下。只得拘轉習氣。猛力去做。三者總只要討個會得。既會得後。又有何分別。故以為行之。一生安謂本體。學利困勉。謂功夫好學。即頂上學。因力行即頂上利勉。知耻則兼乎二者。以功夫合本體。故以近為言。其實不相遠也。分舉知仁勇三者。而各言其近。正見用功必能復德。此德更無有不達者。乃專為三達德作證明耳。知斯三者。必能以達德行達道。便知得脩身的方法。知所以脩

中庸南講

全卷
六十二

身。必能取人以身。便知得治人的方法。此人字。即前取人等八字。是結上起下之詞。既知所以治人。則在己在彼。均不外此人。而人存政舉。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九經者。經常不易之謂。脩身也九段。不過指出九經條件。以脩身居首。乃自然之序。不必獨重。不惑。是見理之明。不貶。是當幾之決。財。是金錢貨貝之類。而用則相為貿易。百工。做成器具。有無相通而不壅滯。故財用足。懷本綏懷。而反得畏者。德威惟畏也。脩身之功。前已詳盡。此處謂何又說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要知齊明。即是脩道以仁。非禮不動。即是脩身以道。功夫亦無兩樣。止為與九經之事並列。故變文言之耳。官盛任使。是官屬衆盛。任其使令。俾其得

以職要也。既稟稱事。所徵之虞。稱其所作之事。勞與食相當也。絕世是有國土無子孫者。廢國是有子孫無國土者。行之者一。因說個九經。又似條件頗多。故以一約束之。總之不外乎誠也。然此一要在豫先打點。凡事皆然。言行事道四件。平平泛泛說。不必歸重道上。吟乃緩急無序。語多窒塞。困乃束縛住了。展布不開。疾乃內省抱病。不能自慊。窮乃一洩無餘。沒有接濟。種種說來。政見不可不豫。復推在下位之當豫。欲得此。先盡被。乃以形起在上位者。獲上是得君上之心。信友是朋友信得我心。事適順親是親心與我相調適。非止承顏順旨。必能道合志同矣。誠身加個反諸身。不但將實心去事親。還是體貼到自家做人上。

雷行物與無妄。是上帝付物之心。原如是極誠無妄者。故以誠者為天的道理。誠之者。正指明善誠身是。此誠。凡人必念念真實。方纔慊意。若片語打誑。一事欺罔。畢竟踟躕不安。可見偽非本心。而誠乃本心。故以誠之者為人的道理。凡落思勉。即屬人為。而非天然之妙。直謂誠者。乃人而天矣。全體皆實。色色現成。不傍氣力。更何假勉強而中。不用意識。更何假思索而得。惟從容以中道而已。聖人不指定生知安行。即學利困勉造其極。亦能不思不勉而為聖人。故須下誠之之功。擇善是求。明此善。乃用參提之法。一經參破。便拳拳服膺。牢固執住。此是有覺有勉功夫。然思以思其所不思。勉以勉其所不勉。故說個天道。為人道的標的。說個誠者。為誠之者榜樣。畢竟要造到不思不勉。方是以人合天之學。前面知天。是明誠者之為天道。知人是明誠之者之為人道。前已暗含。而此方發出。究竟主意歸重在。做功夫上。故下面專論擇執之事。學問思辨篤行為些甚麼。正指此善。博學者。善之本體雖一。而散見有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之繁。須要多方體驗。求約先不廢博也。審問者。詳審叩問。務討求下落。不徒影響聽受。慎思者。心若浮大。便不能鑽研進去。故要謹慎。攝心歸一。以用參提。明辨者。恐其疑似處。毫釐千里。要與他辨入微茫。不使稍有混淆。篤行者。直徹心髓而不浮泛。永肩終始而不作輟也。此是舉擇執的條目。下方是做擇執功夫。

五者一時並做。非完了一件。纔做一件。故學問思辨內。卽具在行意而行字。亦卽貫於學問思辨內。有弗學。是抑揚之辭。所以激起下句。別無不必學之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亦不拘定數。總只是定要求能。果能此道。卽能此已百已千耳。說個雖愚雖柔。可見明強者。亦如此用功。愚者尚然必明。柔者尚然必強。況非愚柔者乎。愚必明。是好學近乎智。柔必強。是知耻近乎勇。而力行近仁。貫乎明勇之間。此正所謂以達德行達道。所謂知之成功而一者也。

漢章帝特舜與武周之孝。足以驗誠。卽夫子之答問政。節目雖多。而究竟亦不能外此。昔哀公問政。子曰。政之善莫如文武。文武

中庸南講

卷十

之政。今班布在方策。雖然可考。但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方舉行。文武之人亡。則文武之政卽息滅。此人存之道理。其速於舉政。卽猶地道之速於生樹一般。夫政也者。得人卽舉。乃蒲盧之得地。卽生。初無停待者也。故夫爲政在有文武之人。而人又不可推委於文武。須取此人在。以吾之身。身何以脩。以古今通行之道。道何以脩。以萬物一體之仁。夫此萬物一體之仁。卽具此軀體之人也。而親是人所從生。親親爲大有仁。便有義有禮。義者處置得宜之謂也。而義疎賢者。出尊賢爲大親。不自父母而止。伯叔兄弟有降殺。賢不自大賢而止。次賢小賢有差等。惟親賢原有等殺。是禮之節文所繇生也。繇此觀之。爲政在人。取

中庸南講

卷十

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知人根本何在。天道卽人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至於知天。而脩身備矣。然脩身以道。道不止於親親。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以仁。亦不止於一仁。所以行之者有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人所通行。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具。天下之達德也。然雖有三五之類。所以行之者。總歸於一也。達德惟人同得。故氣質終不能限人。或性生而知之。或學習而知之。或困苦而知之。及其知之。總不能有異。此知一也。或安適而行之。或便利而行之。或勉力矯強而行。之及其成功。總不能有異。此行一也。惟好學則精究精明。可近乎知。而復其知之德。力行則體驗真懇。可近乎仁。而復其仁之德。知耻則慚愧激勵。可近乎勇。而復其勇之德。此知仁勇之稱爲達德。而無人不有者。知斯三者。則能以達德行達道。卽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能取人以身。卽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人存政舉。卽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者。一定不易之經。曰以德行道。脩身也。奉之如師保。尊賢也。聯之如一體。親親也。待之如心膂。敬大臣也。恤之如手足。體羣臣也。愛之如赤子。庶民也。招徠乎百工也。綏柔乎遠人也。懷保乎諸侯也。脩身則皇建其極。而道立。尊賢則義理開明。而不惑。

親親則諸父昆弟得其歡心而不怨。敬大臣則事幾剖決而不眩。體羣臣則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民戴君如父母而百姓勸。來百工則有無相通財用足。柔遠人則顯出其途。天下歸之。懷諸侯則德威惟畏。天下之屬然不泮為齊。惺然不昧為明。正其衣冠為盛服。動必以禮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諂言遠好色賤貨財而一心於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爵位重其俸祿同其好惡之情所以勸親親也。官屬衆盛一任使令而不分其職要所以勸大臣也。忠信以體其情重祿以養其廉所以勸士也。時使而不盡其力薄歛而不盡其財所以勸百姓也。日有省察月有試驗所食之既厚稱其所作之事所以

必信友方能同心共濟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必順親方能親親。追疏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親有道必誠身方能至誠感格。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必明善方能見真力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而明善非他即明此誠耳。渾全此理為誠者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乃天命之自然。天道也。實踐此理為誠之者自欺則厭然局促自慊則泰然寬舒乃人性之本然。人道也。誠者不待勉強而中不待思索而得從容中道合乎天道之聖人也。誠之者簡擇乎善拳拳服膺而固執之者也。擇善固執之事何如考古證今博學之詢師質友審問之攝心入微慎思之研幾必確明辨之敦厚其行不浮不替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必求其知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倍之人十能之己千倍之果能此己百己千之道矣。將見好學近乎知雖愚必明知耻近乎勇雖柔必強而況未至愚柔者乎。以此求誠方是脩身人存而政舉不出此矣。夫以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多總不外一誠以貫之可見誠固微顯微而不可併者也。

商戴士揚問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兩人字兼屬人已恐不免牽強答曰下以人道敬政仁者人也兩人字為屬之他人乎抑

已兼該乎。曰：此二人字，必人已兼該。曰：既如此，則爲政在人。人以身，乃上承人道，敏政下起仁者人也。安得又另作一解。孟子曰：不獨此，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句，明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乃一章緊要關頭。不明此人字，將天命謂性如何了。微今俱看作爲人之人與天人相貫處，纔關合得來。而前後文義呼應，亦見章旨之妙。曰：是。○陳之煌問：何謂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答曰：試就父子一端看。欲脩人子之身，定須去孝道上做。然無我與親一體之仁，問安視聽，總是靡文。與子道有何交涉。卽父子推之，五達道皆然。○沈宅捷問：仁者人也，意就人之本來論耳。若離家後，恐不得謂仁卽是人。答曰：人於父母之喪，有不悲痛者乎。卽不孝子未必盡然。至兒女死，更有不悲痛者乎。可見任人雕琢，其生一脈，原未相離。○張大烈問：實謂等殺，殺禮生。今講何故謂禮生等殺。答曰：只看上親親原。有殺尊賢原有等。豈非自然之禮。而禮因以生乎。○曹逢吉問：君子不可不脩身。既作總結上文，則朱註以知人貼賢，知天貼禮，方與上文相關。答曰：知人貼賢爲上面有尊賢句。然親親，親於尊賢，已覺何道。至以知天貼禮，有何交涉。惟天乃人之原，故因人而推及於天。卽照後天道人道看。曰：謂何此處就將天道人道說出來。曰：不是就說出，只照下面做個印證。看書方有歸着耳。○葉培起問：好學力行知耻，在生知安行亦有。觀孔子

曰：好學求是好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力行。終憤忘食，知恥則改，曰：此說理甚圓。但語意重在證明達德，卽專就學到困勉說。更見無人不可復此德也。○葛一真問：知所以治人，人字還該與人一能之人字一例看。蓋上有知所以脩身句相承，則此治人字，明與脩身相對。答曰：上句脩身，乃在己之人。下句治天下國家，乃在彼之人。而治人則合彼己而該之。脩身與治天下國家相通。正在此一人字中。爲雙關之樞紐也。○諸國光問：九經若不以序論，恐失輕重本末之辨。答曰：重脩身意。前有脩身以道，後有明善誠身。通章不勝其叮嚀矣。何待九經處分別。既稱爲九經而通述之，則止是列其名目，非是品其等級。○柴世培問：齊明卽脩道以仁，非禮不動卽脩身以道。何故如此配合。答曰：原不必配合。但此皆是論脩身方法。更無二義。故爲指破。究竟功夫，非禮不動，不外於齊明。齊明不外於明善誠身。明善誠身，不外於好學力行。好學力行，不外於擇善固執。若不知其語意之同，則頭緒煩多，將從何處下手。然不獨此，究竟只首章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功夫，無不括盡。○陳周臣問：匪頒之制，皆必出於惟正之供。九經於百姓，既時使薄歛矣，乃於親親勸士皆重祿。於遠人送往迎來，於諸侯厚往薄來，不識何以能然。答曰：此問最佳。想上古國用儉樸，至周時而物力最饒，力能爲然。然爲告哀公，不得不以文武之祖制相勉。若夫子自己作用，

未必然。如告顏子。則以四代禮樂可見。○汪見龍問。兩箇行者。一若指著誠。何不明白道破。乃虛以一字作啞謎。答曰。凡語氣須有步驟。因要泛論凡事。必以豫立復借在位者之當豫。以推本於誠。乃逐步鞫其所以然之故。正與所以行之相應。若早把誠字急急指出。則意盡而不便重重發論矣。且一字與五字三字九字。相為貫串。頭緒雖多。通前徹後。只是一件。故謂虛說個一以約束者此耳。○陳以禮問道。前定道字。視言事行較重。還當指達道說。答曰。言行事道。本文原只四平說去。况前後文重道字處甚多。此處專重前定。不重道字。只要逐項教他實踐。以推到於誠明為盡頭耳。若另提道字作主。滿盤文體反覺重疊瑣碎。即此可得體認口氣之法。○程雪登問。前說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則事親在脩身之先。後說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則脩身又在順親之先。此何以解。答曰。本文事字順字。分析極明。事止承歡而順乃論道。故事在脩身之先。順在脩身之後。○姜曰廣問。誠字註中每訓作實理。今講就真誠說。在人身上體貼果覺明快。惟於天地之為物不貳。及萬物之終始上論誠。則似以無妄為妄。然無妄又何著落。豈天地萬物總吾心內物。而天地萬物之誠亦總是吾之真心。遍滿兩間耶。然天地萬物固自有吾念慮未及。耳目未交。而自終自始者。豈可謂吾未有。幾對之意。物遂不發榮。吾未有斲伐之意。物遂不剝落哉。於此畢

竟是誰主宰。答曰。在中原自有主宰者。總不外此真心。故首章論天亦有心已發之詳矣。至於人之感通。亦自不誣。吾雖不茂對斲伐。而天下之為茂對斲伐者。未嘗無人。一人能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則聚天下之賡辟垂戾。豈不能使陰陽沍厲百物天札。此又可見天地萬物不外人心所造。中庸明言之。而後儒河漢其言。闢為異教。將中庸亦信不及耶。○馬揚問。誠者不思不勉。誠之者擇善固執。必定要思要勉。如何合得來。答曰。此雖就兩項說。其實是一個人的事。誠者是誠之者。本體誠之者是誠者。功夫。功夫必借思勉入。而本體原是不思勉的。則功夫須照着本體做。方纔不錯。故先說個不思不勉以為擇執的榜樣。而擇執者亦必至於不思不勉。乃為合着本體究竟。非有兩轍也。○楊文驄問。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行先乎知。誠之者擇善而固執。知先乎行。說者謂先行後知者。成德之序。先知後行者。入德之序。不識是否。答曰。此固是。然知實貫乎始條理終條理。而行只在知中。故誠之者從知起。因誠者復從知結。果。此義已詳發大學中。中庸於知稍畧。且不必深言。○洪德吉問。審問明辨。疑無兩樣。大率問既審矣。即此是明。又必待思之後。辨而方明。則所審者是何而所明者又何耶。答曰。問止問之於人。窮究他情跡。辨則就他情跡內剖判是非。安在無別。然問與思辨其實是一時事。隨問隨思。隨思隨辨。或辨不明而再

思不得而再問。亦未可知。非因文句有大義。遂可作先後觀也。
管東溟曰。武疑知天。必待於聖人乎。抑下學可以與知乎。曰。此知約有三等。擇乎中庸而得一善。如顏子之一日克復。知天之始也。進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如吾夫子之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中也。又進而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如易傳之所謂大明終始。先天而天弗違。知天之終也。始但知天於繼善之理。人道中之天道也。而微而脩起矣。中則知天於理數之合。天道中之人道也。脩圓而聖起矣。終則知天於起聖起數之大始。天道中之天道也。證已竟而悟脩俱俱矣。

誠明章至無息章

總測自自誠明。至純亦不已。為一總段。大畧是問未發之中。因分疏性教及位育之旨。誠與性皆直指此中。明與教則所以復其中。而和亦攝焉者也。性教原無兩。但因自誠明自明誠入手。有分。而究竟未嘗不合。至於性教相合。而率性謂道。併該於其

中庸南講

全卷

中矣。下文稱至誠者。乃發自誠明。稱其次及誠者。乃發自明誠。各章皆是論誠。故所重在誠。總為這點真心完滿之後。自能無處不貫。於是詳論盡性之盡人物以參贊。誠形之入化。前知之如神。成己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覆物載物成物。以配天地。皆極贊此誠之徵驗。乃為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暢言之然。內中總攝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而歸結於於穆不顯。則尤於未發之中。為獨握其樞要者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測首章有性教之名。之謂云者。將性教為主。而以天命脩道釋之。謂之云者。將誠明明誠為主。而以性教證之。故文法不同。誠

君子心術顯微。微隱微見。無不遍滿。明是實見這點真心。使埋沒。誠明者。真心渾然全具。以自心照自心。有何不見。明誠者。領悟得真心着。此心自復為我有。性即天命之謂。是本體教。即脩道之謂。是功夫。提誠字在前。是以本體渾成為主。提明字在前。是以功夫研究為主。故知有性教之分。此分兩人看。固是。即令一人看亦可。誠則明。如有物於此。不屬我的。或難識認。若是我所實有的。豈有見不分明。明則誠。如一作物。偶然遺失。只苦尋覓不見。苟一覓見。依前我的故物。是性能起教。教能復性。誠明明誠。究竟未有不合一者。自此向後。俱極論誠。誠即未發之中也。

中庸南講

全卷

演入道之宗旨不同。有自夫真心具足。而覺照隨開者。是為天命本體。謂之性。有自夫覺照既開。而真心乃具者。是為脩道功夫。謂之教。既已有此真心。自必能具此覺照。誠則明矣。既已具此覺照。自不能埋此真心。明則誠矣。性之與教。二而一之者也。商徐尚仁問。性教似指兩樣人。何謂合一人看亦可。答曰。今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性是那個沒有的。又觀孔子一生多見而識。多聞而擇。則性生者猶做教的功夫。故謂合一人看。亦無不可。○葛孟真問。所講以自明誠屬大學。而所重在明。以自誠明屬中庸。而所重在誠。何以不同。又何以相合。答曰。同一性體。以真心無妄言。謂之誠。以靈知不昧言。謂之明。

或誠或明。俱可摸索。隨人各提宗旨。然究竟相合。終以其體之無二故。○史起變問。性頂天道。教頂人道。因分貼下面各章。於理甚確。何故不用。而單以性教分貼。且總屬於未發之中何也。答曰。中庸原是一意。通部不出首章之旨。若要彼此相通。何處不可穿插。惟就首章發明。則此謂之性教。正與前之謂性教相合。而下文詳發誠字。亦即是首章之中。將此作眼目。庶得挈領提綱之要耳。

管東溟曰。聖凡本同一性。而獨歸諸自誠明者何。蓋唯性之之聖。其初即與天命合也。立教本聖人之事。而徑歸諸自明誠者。何。蓋性生不學。教矣。自起。教恒起於反之之聖也。平性之道。其貫乎二者之間矣。

中庸湖南講

全卷七十五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測。性包天地萬物之外。本極廣大。但世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天大樣性體。束在一團血肉上。此固不必論。就使人品事業極駿偉。而隱衷稍存有我之念。即是自私。即於性體有礙。惟天下至誠。真心徹底完滿。性體亦徹底完滿。性如元氣之在空虛。處處滿足。真心如陽回大地。生意一到。無物不遂其發榮。故一盡性。則人性物性天地化育。都包在內。若人物天地有虧。即吾性亦不得盡。下而不是逐段推廣。只是申言之耳。盡人物之性。

是誠能動物。精神嘿嘿相為感。名如堯舜之世。時雍歲成。此生可封。此寧家喻而戶曉哉。然人向可動他。物何以動此。因在生育。邊居多。又觀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韓文公馴南海之鱷魚。寇萊公感雷陽之枯竹。則物亦有為我所動處。不可謂盡無也。始生曰化。長養曰育。天地之化育萬物。不外陰陽。陰陽不免爭沴。至誠自有燮理處。能使物性俱盡。則天地之化育。亦即替之。既替天地。則天生物地成物。至誠贊生成之不及。天地少我不得。與之鼎立。故可與天地參。到此田地。方為能盡其性。

中庸湖南講

全卷七十六

○渾。性體原極廣大。而為私意所隔。惟獨天下至誠。真心完滿。至極。性體亦完滿之極。為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至誠動物。人性即我性也。為能盡人之性。既盡人之性。則物性即人性也。為能盡物之性。既盡物之性。則天地化育。即其生人生物者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既可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生成於上下。至誠燮理於兩間。可以與天地相參矣。此皆性體中原具之分量。亦真心中自然之作用。而曾何歉然者哉。

○商。施性中問。人止一性。因此性本至真無偽。故加其號曰誠。而實非有二也。今日惟至誠能盡性。若有能乎此。方得乎彼之意。不分誠與性為兩乎。答曰。誠與性對舉。則性體無作為。真心能運動。一而若分為二。誠與性單舉。則誠即性。性即誠。二

而實合爲一。○楊以任問。盡性功夫。畢竟在自身上做。若人物上。必到性已盡後。方能擴充開去。恐不無先後。答曰。盡性有論分量。有論功夫。含了人物。分量何處完成。含了自己。功夫何處下手。然功夫不竟。分量定無滿日。分量不滿。功夫安有住時。要難判然兩截。○張湛然問。至誠一盡性。便能盡人盡物。然堯湯有水旱。百穀不成。而朱均與四凶。俱所難解。答曰。感格亦須以漸。九載之績。桑林之禱。實同造化以奠民物。至不肖處之得宜。使不得肆惡。亦皆其曲盡之處。○王三錫問。時講謂盡性三段。有其理。卽有其事。故通下一能字。贊化育兩段。有其理。不必有其事。故獨下一可以字。然否。答曰。世上那有其理無其事。俗

中庸南講

七十

儒見識不大。妄意自身上做不來的。便謂無其事。最爲可笑。盡性三段。下一能字。不過謂我與人物。都是自做主張得的。說得徑直。至參贊天地。則儒者尊天。故下一可以字。口氣較能字畧委婉耳。豈可謂遂無其事。○朱濟之問。盡人物之性。註謂知明處當。夫必待知明處當。而後盡。則舟車人力所不及之地。何以使之莫不尊親乎。答曰。是知明處當之說。乃所過者化也。而所存者神。自難思議。故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人欲以心量爲測度。耳目爲考據。中庸恐未易讀。○湯自新問。陽明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恐是破人拘繫。乃權巧之說。答曰。此是實話。而義未圓。請添一轉云。盡人物之性者。只在己性上盡。

其大。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測其大。是下至誠一等的人。誠者。真心直達。曲則真心不免抑遏。而又不可盡泯。委曲以出。正與相反。致者。爲他推致。直窮到底。曲處不令抑遏。則真心便可直達。曲能有誠了。蓋人止此一

中庸南講

七十

心。抑之卽曲。不抑卽誠。並無兩個。不是去了此心。又換一個心進去。誠則真心自不可掩。必漸露於舉止頓笑之間。故能形。形猶是發端。著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真心盡數設施出來了。著與明難辨。看後章惡其文之者。是著乃止說外邊發揚。明却自外反內。無些子遮蓋。耳目口鼻。與心肺肝膽。如瓚瑯之洞。徹一般也。明則真心極其透露。無內外之隔。亦必無人己之隔。自然感動得人來。故謂之動。人既爲我真心感動。必皆去僞求誠。各改過。故謂之變。僞妄的既變去了。則我與人俱在此真心中。彼我渾融。聲色不事。故謂之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者。至誠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能不啻民勅。不怒民威。致曲者。亦到化

的田地。卽是至誠了。言此正見同歸之意。

演其大未及乎至誠者。要在推致其真心之委曲。而無所吝。則心必目直。卽此曲便能。有誠。誠則孫中達外而形。形則孫微及顯而著。著則孫表微裏而明。明則誠能格物而動。動則人人各去其不誠而變。變則彼我渾合於一誠而化。唯天下不思不勉之至誠爲能化。而其次亦然。則與至誠夫何間然之有。

面王師濟問。致曲是功夫在病痛處做。然首章論功夫。言戒慎恐懼。只在本體上做。用功果有二路耶。答曰。曲處正病在本體。而致卽不外於戒懼。首章中和亦言致。其功實非有兩也。○金聲問。曲字作委曲說。乃不好字。似於致字說不去。答曰。今人要

中庸湖南講

全卷七十九

幹不好事。直頭做去。豈不甚快。爲何要委曲。這委曲處。政爲他的真心不肯自昧。卽是誠處。只將此委曲的推致得盡。便是曲能有誠。所謂煩惱卽菩提者也。曰。易云曲成萬物。却非不善之名。曰。曲成而云萬物。是在作用上說。若致曲乃是心體。作用要委曲。心體要徑直。各不相妨。○石荆玉問。至誠盡性盡人物之性。一了百了。無漸次矣。其次能有誠。亦卽至誠之誠。不識還有漸次否。答曰。上章云至誠。此儘云有誠。少一至字。可見原本到極處。惟歷形著明動變以至於化。方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與之合一。則其中不無漸次可知。○柴允鈐問。著明皆生於誠。則都是徹內外的。何獨以著爲在外。答曰。若論誠的作用。著豈足

花飾於外。但體貼字義。則著乃著見。必孫內以達外。而明則明通。乃內外之映徹。如此分別。方各親切不混。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測誠原終始乎物。凡人事之成虧。造化之剝復。無不在我真心中人。惟形骸爲障。故一膜之外。便相隔絕。至誠之道。能使我心與虛空等。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那裏稍有發端。自然覺得。正如以我自己的心。看自己心中事一樣。故可以前知。祿祥。妖孽。著龜。四體。是禍福之未形。而兆已先動者。至誠雖前知。亦必借此

中庸湖南講

全卷八十

以觸發之。故以此叫起禍福將至句。善不善。俱各頂禍福來。蓋善中有禍福。不善中亦有禍福。雖人定勝天。究竟無終爽之理。而天定勝人。一時有難定之幾。至誠獨先衆人而豫燭。故謂其必先也。神。卽前鬼神神體物不遺。至誠誠不可揜。幽贊神明。默知造化。嗚呼。此理豈俗儒易曉。

演至誠之道。能使我之真心。畢徹於天下。則於天下之事幾。亦畢徹於吾心。自可以前知。何謂前知。如國家將興。必自有祿祥。國家將滅。必自有妖孽。見乎著龜之下筮。動乎四體之容止。此皆事未形而兆已先動。每遇禍福之將至。至誠於善者所得之禍福。必先知之。不善者所得之禍福。亦必先知之。夫鬼神

有先幾之動。至誠亦卽有先覺之動。兩相暗合。長至。豈思議之可及焉者。

商劉國裕問。何謂至誠自然覺得。答曰。古有孝子遊學在外。母病思子。子卽心動歸家。乃是那一念愛親之誠懇到。所以數千里外。尚然不隔。卽孝親一事而他事可知。○楊汝楫問。至誠既如神。何必藉禱祥等。方可前知。答曰。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禱祥等。則未感而返於寂然。安得豫設一知以前之。柴世基曰。聖人是挽回氣化的。若必待禱祥等已形方知。恐亦挽回不及了。曰。禍福將至。正從他將至處挽回。然天數已定。如孔子當時。亦不能挽春秋之殺運。第前知則自不爽耳。○

中庸南講

全卷八十一

逢吉問。善不善中謂禍福俱有。恐於福善禍淫之理有悖。答曰。此要看必先二字。若善定得福。不善定得禍。卽常人亦能前知。惟禍福錯出。於人所難知處。必定豫先曉得。纔見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劉自成自道二自字。提得極微切。人那個不曉得自已。然皆以情識當之。不知此情識。不過在幻軀上執着。妄緣上盤桓。聚散浮滛。誰爲我有。惟這點真心。乃我自性。永劫不磨。離色貨利不能移。金石豚魚莫可間。爲聖爲賢。參天兩地。分量無所不該。而

一。我主張乃是自家成就自家的。蓋誠字原以。以自成釋之也。而道下一而字。帶上自成來。人誰不有。行之道然。一生作用。無非世態人情。塵累過去。與我有何干涉。惟從真心行出來的。行一步。有一步人品造詣。力是我真實幹辦。爲自家走的一條路。故謂之自道。物之終始。物字雖人已俱該得。但此原爲下面成物張本。兩物字當一例看。還只指人一邊。這點真心。在天下人散則游魂。爲變爲物之終。聚則精氣爲物。爲物之始。誠能包乎萬物之生滅。故謂誠者物之終始。不云始終而云終始。正見終於此者。卽始於彼。循環無端。人類所以不斷滅者。全在此。若不是這真心。形氣從何附麗。人類之滅久

中庸南講

全卷八十一

矣。故又謂不誠無物。此句乃因上句反言。以見物之必不可少。此誠耳。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根上兩邊來。自成自道。也是此真心。終物始物。也是此真心。我與物俱跳不出這誠的圈子外。焉得不以此爲貴。這樣看來。誠者非自成已便歇了。把這真心用在已上。反身而誠。我既成就得已。把這真心用在物上。誠能動物。我也成就得人。乃卽所以成物的。成已仁也。頂自成自道。於自之本體。無有戕賊。成物知也。頂終物始物。於物之道理。無有障礙。然仁知原從性中分出。皆爲性之德。亦卽指此真心有。既同一性。則仁亦可外。知亦可內。外內之道。相爲合一。分拆不開的。既合外內。則彼我不見異形。知仁亦可互用。時而仁以成已。

時而知以成物時而即成已以成物時而即成物以成
時措之無不咸宜措如置物一般隨置在那裏悉皆其時也
極狀真心之妙用如此

「溷人誰不欲成就自己惟完具真心而為誠者在我分量無虧
乃以自成也人誰不有踐履惟行此真心而為道是為我切實
踐履乃以自道也此真心當其游散則為物終當其凝聚則為
物始乃物之終始若不是此誠則形無所麗亦無此物矣夫自
成自道以此終物始物以此我與物俱不能外於此誠是故君
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我以此真心成就已即以
此真心成就物亦所以成物也成已則於自成自道之本體無
中唐湖南講

所哉賊仁也成物則於終物始物之道理無所障礙知也仁知
總此真心皆性之德而知不在外仁不在內合外內之道也故
時而成已時而成物內外參觀仁知互用以時措之無不皆宜
也
商賈德鑑問誠者物之終始註中終始之物指人物說無物之
物指人心說誠為兩極近就有將二物字俱看做事物之物專
主人心做事而言似亦可通答曰本文原是物字如何改作事
字且此物字照後面所以成物看明明說問人上蓋為世人只
見得血肉身子全不知有真心所以說人這身子只在此點真
心內頭出頭沒身子有去來而此真心永無斷滅人能全得這

真心則中和位育一以貫之人已俱無不該此正為下文
以成物張本如何可將物字分作兩樣解○施惟誠問成已處
亦必兼知成物處亦必兼仁今仁專屬已知專屬物豈仁知乃
判然不相合者耶答曰看故時措之宜也句便時而以仁成物
時而以知成已未嘗不可曰如此何不徑合說仁知定要分他
做甚李宗皇曰正謂分了下面又說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
若先合說又何用下文之贅曰此固是然本意畢竟謂仁知同
在性德中左之右之顛之倒之無不宜之分之可合之亦可○
湯泉新問時措句舊說單指成物如何答曰此却落在一邊了
玩合外內句正不要分拆世未有閉門塞竅不顧他人可獨自

中唐湖南講

全

做得聖賢亦未有毀名裂簡不顧自己可教人做得聖賢提著
已便有人提著人便有已隨手措去頭頭撞來何等活潑覺於
時措二字更醒眼

管東溟曰此言性之德即後章所謂德性蓋反身而誠之後即
仁知為性中之實物如金之已出乎鑛而非在鑛之金矣合外
內之道是為中庸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博厚則高
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
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冷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共無窮也日

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萬物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德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訓〕故字承上時措來。惟時措皆宜。則此真心無內無外。無人無己。常爲運旋而更無休息。既此心無時歇息。則積漸將來。自覺久遠。既此心積之久遠。則感於民物。自必有徵驗。徵與形不同。形止一身。徵卽徵諸庶民之徵。是人已爲我感動者。旣爲徵應。

中庸湖南講

全卷
八十五

便有生則惡可已之妙。悠是悠。徐徐浸灌待其從容自化。畧無急躁之意。遠是久遠。日引月長。綿綿無盡。不可限以時度。便悠遠了。博頂悠來。惟悠則敷施有漸。自浸灌無方。家國天下以至蠻貊。無不沾暨。厚頂遠來。惟遠則經歷漸久。自浸灌愈深。滲於肌膚。洽於骨髓。無不透入。便博厚了。高頂博來。惟博則容受不設界限。人皆委命於我。而我常籠罩人上。慈然物表。明頂厚來。惟厚則交孚直徹底裡。人皆披心於我。而我能照徹人衷。洞然無有障礙。便高明了。悠遠博厚高明。旣根微矣。乃此點真心。感乎物而得其有神過化者。非只論吾心體然亦不在作用上說。以有下文不見不動無爲在。夫人心唯挾隘。其念便多。

虛僞不能下人。博厚則此心能入乎萬物之下。而體賄之。所以載物。人心惟卑。陋賤昧。與人一般。見識如被人觸得頭低。高明則此心能出乎萬物之上。而包容之。故兩所以覆物。人心惟有起有倒。雖做好事。於物究竟無濟。悠久則始而遷善。敏德終而化行。俗美。必能成就。故謂所以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不比尋常。乃配地配天。無疆界之可限的。此不是說同體同用。乃極意形容真心之妙。上徹乎天下。徹乎地。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云耳。如此者。言如此配天配地。無疆者。章變成。卽頂上博厚高明悠久之覆載。成物然不見不動無爲。乃此真心之默然感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往神來。不復可思議矣。夫命官立法。唐虞

中庸湖南講

全卷
八十六

不廢。豈至誠獨無一毫作用。蓋恐人以作用掩真心。故畧之。而特別出真心之妙用耳。因說配天配地。該及將天地之道發明。可一言而盡。謂一句說話。可以闡盡得他。一言卽爲物不貳。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造化之樞紐也。此卽指誠而乃言不貳者。以狀其無襮耳。不貳則迎之無首。隨之無尾。故其生物不測。此非謂物多難測。乃生物所以然處。不可測識。是已將於穆不已。穆字意賄寓在此了。又替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者。卽指其神化瀰漫處。博是坤輿有如此開闢。神化亦如此開闢。厚是重泉有如此深入。神化亦如此深入。高是太虛之表。皆神化所覆。神明是天光之朗。皆神化所發越。悠是寒往暑來。神化之漸。

次不迫。久是元會連世。神化之綿邈無窮。今天論其生物而山水尤天地間生物之最大者。故並舉之。天地若只說他大。不說他小。便覺滲漏。故從昭昭撮土說到無窮廣大。謂小大無不該括也。嶽有五而獨言華嶽。舉一以例其餘。振是振盪之意。寶藏是寶貝之藏於山者。如石韞玉之類。貨財是水中所生之物。取以爲用而相爲貿易。這俱是天地生物之盛。然其所以然處終不可測。故引詩以明之。維天之命。是上天之命令。前天命章已解之矣。穆是玄遠。乃無聲無臭之義。不已者。上天時時降鑒。無有止息。然却是人所不見不聞的。故以穆贊之。所以爲天。言那繫日月星辰覆萬物者。都是天之形迹。惟於穆之不已。乃天

中庸南講

全卷
八十七

之所以爲天處。於乎不顯。止是個微字。純是無夾雜。凡顯露處容易操持。惟觀間俱泯。於不顯處純一。其德最難。方可嘆美。所以爲文。言那光四方。顯西土。俱是文王作用。惟不顯之德之純。乃文王之所以爲文處。人心固有夾雜。斯有止息。惟純一則亦不已了。即結前至誠無息之意。此章於至誠言悠遠博厚高明。覆物載物成物。於天地言博厚高明悠久。覆物載物。至誠與天地那些不相配。然所以相配處。不在顯然可見上。故引詩於天挑出個穆字。正應轉不測。於文王挑出不顯字。正應轉不見不動無爲。此所謂莫顯乎微。爲未發之中者。而至誠與天地相配實在。此故以純亦不已結之也。

指感宜。故至誠之心。能時時運旋。更無歇息。不息同。漸積累而至於久久。則日漸感動。而至於微。微是存神過化之妙。有非一端可盡者。但見微則真心之所綿亘。優裕而不急迫。長遠而不短促。悠遠則真心之所凝注。廣博而不狹隘。深厚而不膚淺。博厚則真心之所發越。高卓而不卑瑣。明朗而不闇沒。夫此博厚者。能以心體乎物之下。所以承載乎物也。高明者能以心超乎物之上。所以覆育乎物也。悠久者能以心貞乎物之終始。所以成就乎物也。博厚非尋常之博厚。乃配乎地。高明非尋常之高明。乃配乎天。悠久非尋常之悠久。乃無疆域之可限。如此配天配地無疆者。不表見而自然章顯。不發動而自然變化。無作爲而自然成就。真心之妙用如此。天地何如。天地之道。可一句語言而括盡也。其神化之爲物。惟不岐於貳。則其生育庶物。自不測其所以然。此天地之道。其神化流行。廣極坤輿。博也。深入重泉。厚也。上際九天。高也。光被四表。明也。時行有漸。悠也。歷筭無窮。久也。即以生物觀之。今天天舉其一處。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懸繫焉。萬物覆育焉。今天地舉其一處。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承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盪河海而不至於洩。萬物承載焉。又觀於天地間之山水。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天地之生物。至

中庸南講

全卷
八十八

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天地之生物。至

如此而終莫測其所以然詩言維上天之命於乎迨於聲臭穆然降鑒之不已其意蓋曰繫三光覆萬物皆此於穆之命爲樞紐乃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言於乎泯於聲色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一其意蓋曰光四方被西土皆此不顯之德爲樞紐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夫維不純乃有已既無夾襍自無止息天命不已而人心之純亦不已矣至誠之配天地豈不端在此哉

商薛宏繹問以故字頂上時措微字爲微驗於民則不息之心亦當是用於民物上答曰非專在民物亦非專在自己乃合內列人已而一如也但玩前章可見曰觀誠則形只合當下便微何以必待積久曰正爲形則止自己形見而微則必在人感動

中庸胡南講

全卷八十九

故須加不息與久其針線之細如此○應對問微則悠遠數句還有漸次否若有漸次似悠遠後博厚博厚後高明下面分屬載物覆物成物反將悠久在後又似不可以漸次言也答曰自微則悠遠連下幾個則字層層說出是悠遠後博厚博厚後高明似有漸次既至博厚高明又悠遠仍不可間似不必有漸次總之一發之後有許多名目見真心之遍滿通天徹地亘古達今只是暢發此真心而意不在漸次之有無也○葉脩教問既謂命官立法唐虞不廢何爲於章變成處盡各去作用而獨指真心答曰作用誠不廢而所以轉移造化者却不靠着作用○陸象龍問生物不測與下文及其不測一側分明是生物之多

測亦謂水淵深不可測識與生物不測各頂上文意義不妨各別而字義則原無不同○李明脣問天地之不貳皆指氣化今以神化言何故答曰易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兩在不測之謂神是神乃造化之橐籥而氣則聽神以爲轉移落在第二義矣且下句生物不測惟神故不測亦可爲一證曰不貳以誠言不已以命言是果兩物抑皆此神之所爲耶曰誠有純一之義故以不貳言命有賦畀之義故以不已言其實皆神之所爲也此神在易有太極則爲物不貳而爲妙物之神在帝出乎震則維命不已而爲體物之神更有兩至以不測贊不貳以於穆

中庸胡南講

全卷九十一

贊不已而穆即不測正相呼應又兩下之各各符合者○曹觀文問章內以無息爲起句不已爲結句玩一亦字分明至誠與天地合一處在純與不已似不必因穆字不顯字又在微顯上闡發答曰不已根穆純根不顯則純亦不已實本穆與不顯中庸之妙單是即顯即微即微即顯繞說個載物覆物成物便說不見不動無爲幾說個生物便說不測末後又以穆字不顯字相應指點出天人開經此正是未發之中妙用金針度與人處

大哉章 三章章

總測自大哉聖人至有譽天下爲一總段大畧是闡中節之和禮即是和禮從誠內抽出亦即和之從中內抽出者前面極贊

謂之功效。微於天地萬物。性體如此高廣。又恐人只向一邊去求。而以禮卑爲可廢。則不免流於狂解。乃復約之以禮三章。皆是論禮。故所重在禮。三千三百。禮極其詳。必歸德。凝道以崇禮。方能上下治亂咸宜。於是無德位時則守禮爲從。罔之免。裁有德位時則制禮爲徵。信之有舉。制禮必聽於所遇。守禮不可斯須去身。總之皆爲崇禮。蓋非至誠猶與禮悖。而恐竊誠之似以蔑禮。故言之不厭其周匝。前面誠字。多爲未發之中。暢論。而此禮字。多爲中節之和。補贅。言若有岐。學者不得作逐塊觀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中庸湖南講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測前面皆說至誠。此獨言聖人。乃崇禮之聖人。暫把誠易置。要發明一個禮發。是發生育。是長育。即前覆物載物成物。而萬物育者。峻極言高峻上極於天。即前高明配天。而天地位者。此又是說性了。世將言禮。先把性提出。見性非空虛。其中有物。優優者。充滿優。無少欠缺。禮儀是經禮。朝覲會同。冠婚喪祭之類。威儀是曲禮。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威儀即在禮儀中者。記

全卷九十一

中庸湖南講

全卷九十二

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與焉。三百三千。根天與萬物來。禮亦根性來。初非判然爲二者也。待其人。是待聖人之人。行是行此三千三百之禮道。而曰至者。散見於三千三百無一處之不到。德而曰至者。體於吾身。亦無一毫之不到。必能實體方與散見者。凝結爲一。苟不至德。則亦任其散漫於兩間。而與我不相交涉矣。性即天命之謂性。此實得於吾心者。謂之德性。德性乃天地萬物之樞紐。若不提他作主。功夫便無頭腦。故當捧持以尊之。然或專在性體上。恢張一切經制。盡情脫畧。終屬空虛。而無實際。故又須道問學。問即審問。學即博學。於此三千三百。俱要一一串聯過去。此句是總目。下三句又細言之。廣大即前博厚載物。無物不在其承載之中。性體原是廣大。今推致他。不使狹隘。然世有一種人。能掃除一世之耳目。開拓萬古之心胸。而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故須盡精微。精微即此禮之精細微渺。凡周旋折旋。在毫釐人所易忽處。亦不輕放過也。高明即前高明覆物。無物不在其覆冒之下。性體原是高明。今窮極他。不使卑暗。然世有一種人。能心境如青天白日。昭昭可揭之日月。而動容周旋。或未中禮。故須道中庸。中庸即此禮之無過不及。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必要將身在這條路走。中庸在全書原指性。此却指禮。乃一節之中庸耳。性體原與生俱來。何非故物。溫是從故上尋繹。然世有一種人。一味參提本體。以求了悟。而印

證不廣。終不免於危殆。故須知新。知新亦卽是此禮之耳目未經見聞未到的。日漸考究將去也。總一德性而以載物言爲廣大。以覆物言爲高明。以本來言爲故。皆指此性總一問學。而以盡制言爲精微。以中節言爲中庸。以多識言爲新。皆指此禮禮原具於性中。本非有兩。既別出言之。則性止就高廣一路說。若必借助於禮者。故逐句以而字作轉語卸下耳。敦厚以崇禮。總收上四句。厚指前發育峻極。乃醞釀不窮。充斥無量。何等凝厚。君子爲之敦篤。有加無已。敦卽頂致廣大極高明溫故等禮。指前三千三百。崇者尊崇。卽頂盡精微道中庸知新等句中用而字者。要兩下照顧。似乎有分。用以字者。惟一直承當。未始不合。

洋洋乎流澌能發生養育乎萬物。高峻上極於天。而要非漫然空疎已也。有物貫於其中。優優充足大哉冠婚喪祭之禮儀。有三百之多。周旋進退之威儀。有三千之多。因天地萬物而禮隨以制焉。要必待聖人之人。而後三千三百之禮行。故曰苟不至德。實體此禮於身。則此禮止散見於天地間。至道不凝聚焉。故君子德務其至。於德性恭敬奉持。不敢失墜以尊之。而不但已也。又必卑賤。夫審問博學之功夫。而道夫問學者。如德性無物不載。本自廣大固推致之矣。而又克勤小物。盡乎精微。德性無物不覆。本自高明。固窮極之矣。而又周旋悉中。道乎中庸。德性之故。本來原自具足。固溫釋之矣。而又見聞日廣。知乎其新。凡此皆敦篤吾德性之厚。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焉。唯其崇禮。是以居上則不爲自用之驕。爲下則不爲自專之倍。國有道。則其言足以典起乎人。國無道。則其默足以見容於世。詩言既明且哲。以保守其身。其正此崇禮君子。上下治亂咸宜之謂與。欲證性者。其可廢禮乎哉。

商吳太冲問。禮卽性中物。道問學卽尊德性中事。故時講以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等。俱指德性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乃指問學。今從舊解。將性禮分貼。恐不免支離。答曰。若專論德性。於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原無不該。但前面闡發德性。業已詳盡。此處要揪出個禮來。故開首以聖人代了至誠。

後見與前另是一義。洋洋三句指性。優優三句指禮。性與禮早已分析矣。於是從廣大中析出精微。高明中析出中庸。故中析出新。每句下一而字作轉語。乃於無可分析中強為分析。庶禮與性不至相混。而可各發其義。若把廣大精微等俱指性。反不見脫卸到禮上。下敦厚以崇禮句。便按上不得力矣。蓋禮即在性中。說禮原離不得性。而不將性中析出禮來。則又似濫於性。而莫知兼重夫禮之意也。然曉得道問學即在尊德性中。則盡精微等。亦即在致廣大等中。道理未嘗不圓。特語意則不能一口吸盡。自不免各為岐向耳。○屠琰問道問學即尊德性功夫。今若分看則尊德性豈是無功夫的。答曰。焉得無功夫。尊的功

中庸南講

全卷九十五

夫只在於提一路。易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尊德性是崇效天。而道問學是卑法地。正可相印。○鮑之聰問溫故知新與論語同。論語知新。溫故。此却溫故又要知新。何以不同。答曰。論語為人師。必本原處了悟。方能開導人。故知新。溫故。若崇禮必見開廣博方能觀會。通以行典禮。故溫故又須知新。○說思孝問證性之人。豈不能崇禮而乃以相規至說及保身。則愈下矣。未審何故。答曰。性體高超。禮制瑣屑。似若不類。故見地超脫者多不能純趨尺步。然此於性中。不過窺其影響耳。若真證性之人。自必無此如孔子事君盡禮。拜下不拜上。與上大人言間閤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自浮薄子看。必指為勢利。乃聖

人之謹飭如此。後人把禮看做不要緊的事。非毀朝政。儼觀王侯。如今何心隱李卓吾之流。於性地非不稍有所窺。而卒不免殺身之禍。子思子若已豫料於千百載之前矣。可見本體固要高超。作用却要精細。證性愈高。持身愈當。加謹禮與性實相成。而不容偏廢者。

曾東溪曰。性包仁義禮智。而此獨重禮何也。聖人之間。治人者。君子之銷磨氣質。莫要於禮。故見性之後。惟禮是崇。始可達於從心不踰矩之域。而聖人實以德性之尊。制禮成謂之峻極於天地。後世之學。梁為二宗。則亦以禮之全體未融耳。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答顏子之問。仁而德性即問學。易言二也。性學。滿清乃有厭禮文為忠信之蕩。而專求諸靈明。然達者有似于尊德性。而失其性靈者。有似于道問學。而失其非也。是謂拘儒之學。蓋禮不合於性。而德性始不合於問學。矣。即朱子所謂平日於道問學居多。而謂陸子靜專尊德性。豈有未融之見。歟。然則

中庸南講

全卷九十六

厚崇禮之學。殆未易言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測前論崇禮。此論守禮章內屢指禮字可見。承上以德凝道。則已是有了。然非聖平時位。則止宜守禮。而不可有恃。愚自用。是無德賤自專。是無位。生今反古。是無時。皆裁及其身。安可妄作。此引夫子語三件。原無低昂。而子思本意。則偏重賤自專生

人下遂接以非天子今天下明明脫郅在時位上去矣
蓋非是輕德正恐恃德而犯自專反古之失耳禮卽三千三百
之禮度與文又禮中最大者故抽出並言之度者車旂服色宮
室器用皆制爲隆殺多寡之數文者聲音點畫及書籍皆爲攷
訂流行軌乃車兩傍之轍迹中間皆闊六尺六寸舉一車以見
百度皆同書卽書法古用大篆倫卽行禮中之等級次第雖有
其位一段形起無位一段看一亦字言有位無德固不敢作禮
樂就使有德無位亦不敢作禮樂正見賤不可自專也夏殷之
禮非不盡善然孔子不敢違時尚之周而用夏商正見生今不
可反古也無位無時卽與無德一般而不可徒恃乎德者

中庸湖南講

全卷
九十八

〔演〕禮有當遵者夫子嘗曰無聖人之德愚昧而好自用無天子
之位卑賤而好自專非應運而興生平今之世復反古之道如
此者必爲王法所糾庶民所議裁及其身者也繇此觀之非居
位之天子不讓乎三千三百之禮不制乎多寡隆殺之度不考
乎聲音載籍之文我周自制禮以來今天下車向同乎所制之
軌書尚同乎所考之文行尚同乎所議之倫俱較然其畫一者
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是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是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夫子嘗曰吾說夏
禮杞之文獻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之文獻存焉然生今不
敢反古吾學周禮今天下皆用之吾惟從周此可見有德而無

王位則無常通等時王之制而已云

〔面〕俞流問引夫子愚賤生今語原是德位時並重下文無德不
敢作是重德無位不敢作是重位今用之從周是重時分明三
平何以獨重時位答曰子不看非天子今天下喫緊道此二語
豈不是重時位下文亦不敢作亦字明是無位亦同於無德能
說夏學殷而仍從周明是無時又同於無德非是獨重時位謂
德常與時位並重故下章卽接以三重也

中庸湖南講

全卷
九十八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微無微不信不信
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
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
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

〔測〕前論守禮此論制禮既有德又兼平時位方可制禮王天下
有三重謂德位時也寡過照下無惡無射就自身免過說上焉
者雖善無微下焉者雖善不尊二善字正指德乃將一雖字散
開一善字而發明其無微不尊民弗信從之害則有德之必不
可無時位其故愈較然矣於是直接以君子之道本諸身固有

三重似爲有據。答曰。上下文止言無德位時之不可制禮。見言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不可王天下。則所重在此而不在于彼。明矣。況制度考文。卽括於議禮中。則止係一事。而不可以三言也。○戴月問。本諸身。正是制禮本領。徵諸庶民。乃根本諸身來。還該重德。答曰。上文雖善無徵。雖善不尊。善正是德。謂何反以雖字去過。又上文兩言不信民弗從。倦倦歸於徵信。則本諸身。正應德徵諸庶民。正應時位。三者安得非均重也。唐時雍曰。知天知人。與前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樣。何以不指德反就時位說。曰。前之知天知人。論證性此之知天知人。論制禮。各從本章前後文看出。故有不同。曰。世法世則。非德何以能至此。曰。

中庸南講

全卷

止有德而無時位。則所謂雖善而無徵不尊。民弗信從矣。乃又書爲天下法則。豈不自相矛盾。○任嗣宏問。建天地。謂風會有不同。混流而開闢。開闢而文明。其中五德之不齊。忠質文之異。尚看他風運氣化制出禮來。然否。答曰。此更發得明快。○曹澗頤問。朱註以愚而好章。屬爲下不倍。王天下章。屬居上不驕。今何故不用。答曰。兩章俱通論德位時。若以居上居下分貼。則止論乎位。於義不全。惟無德位時止可守禮。有德位時方可制禮。以此分貼。庶爲確當。

仲尼章至經綸章

總測自仲尼祖述至孰能知之爲一總段。是言誠禮之兼備。以

人自不能兼體而兼之者。惟仲尼。小德川流。乃三千三百之數。見大德敦化。乃一誠之包含。是會帝王天地而成其爲大者。惟天下至聖。發小德川流。故說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極如許名目之煩。唯天下至誠。發大德敦化。故說大經大本。化育惟一。真總括之要在作用上說。故云如天如淵。在本體上說。故云其天其淵。作用發見出來。人易感動。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本體。無聲臭。淵默難窺。故非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能知之。從古來至聖或誠有未至。如經世之聖王。亦能使天下尊親至誠。或禮有未至。如出世之至人。天下未

中庸南講

全卷

必有能知契。此作兩人看亦可。然未有禮不本於誠。亦未有誠不該乎禮。其禮至處。夫婦可與知。其誠至處。聖人有不知。並行不悖。卽作一人看更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測仲尼之合誠與禮。觀小德大德可見。自堯舜允執厥中。開萬世心法之傳。仲尼辯君子小人中庸。正衍此宗派。是以之爲宗祖而纂述之者。人知中庸作於子思而不知出自仲尼。知出自

仲尼而不知創於堯舜。此正子思自述其學術淵源。以見立言之宗旨也。祖述一語。夫豈浪談。文武制禮。不顯不承。此謀極其精備。仲尼學禮從周。是以之爲成憲而章明之者。天時乃四氣運行。律如律呂之調。凡陰陽愆伏處。爲之變理。如洪範雨暘寒燠風時庶徵之應。原與貌言視聽思五事相配。而歲日月時皆有省者是也。水土乃五方風氣。有剛柔燥濕之不齊。重禾爲穀。謂以身子體貼他。不相拂戾。記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謂合帝王天地兼體之而包括無外。正指仲尼之大處。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謂條分之而運行不紊。卽就大中析言之。蓋四時日月亦皆

天地之所以爲大。正應轉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必大小合德者。小德以流其化。而不使壅積。大德以敦其流。而不使滲漏。大小實相合而非有兩體者。單說天地。仲尼自見取譬之意。亦卽該於其中矣。

〔演合誠禮以兼體。唯獨仲尼。〕仲尼所奉爲宗祖而繼述之者。在傳執中之堯舜。所尊爲成憲而章明之者。在制周禮之文武。上焉調之如律呂而贊其化。不使有愆伏之天時。下焉襲之如重沓而合其俗。不使有失宜之水土。於帝王天地。能悉爲包括。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無一理之遺漏。就中又時爲運旋。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無一理之參差。天地間萬物各得其氣以爲生並育矣。而彼此初無假借。不相侵害。道之散於萬物。各率其性以效動。並行矣。而應感初無窒礙。不相悖戾。若此者。繇小德以支分其流。而灌注無遺。繇大德以敦厚其化。而融洽不隔。此天地之大。雖以形體而大小合德。正乃所以爲大處也。仲尼之德之同天。一至此哉。

〔商鄭尚友問。〕地云持載持如物之有柄。惟操柄故載得穩。天云覆幬。幬如蓋之有簷。惟簷垂故覆得全。似與他處單說覆載者不同。答曰。此說得細。○余祚徵問。並育並行。川流敦化。俱指仲尼說。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方。轉到天地上以贊仲尼。正與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何相似。答曰。唯天下至誠唯字。是彼此相形的。

故可作轉。此天地此字是上下直接的。自須看前文。○禽獸問並育不害是論生氣。抑論形體。答曰。若論形體。則人與禽獸互相吞噬。其為相害者多矣。此還是論生氣。○張殷甫問。以萬物並育頂天地。道並行頂四時日月。與上文正相關合。何為不用。答曰。萬物自是物類。竟當不得天地。道無所不該。亦不專屬四時日月。此兩句合看。道字即根萬物來。並育是受形。並行是率性。較為貼切。曰道字看作率性。於下小德。似乎重複。曰道與德原是一個。但屬在萬物則言道。屬在天地則言德。○陸鳴時問。川流者流其化。敦厚者敦其流。惟大能散為小。而小仍包於大。天地之大大字。緊與大德相粘。而小德就特其中分現耳。

今講以誠體分配小德大德。以小德大德分配至聖至誠。恐太分析。答曰。道理本自圓通。而說話必待分析。方纔明白。若論道理。如至聖章。聰明睿智等指小德。而如天如淵。已合教化至誠。章大經大木化育。指大德。而聰明聖知達天德。已合川流。義理未嘗不可融通。然看他分章。各以至聖至誠開首。至聖明指禮至誠明指誠。確然有別。則小德大德。又自兩邊分析。能知其理之合。自不礙其言之分也。

起而實有挽回氣運之巧。焉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亦可也。僕本主居曾逢被居宋章甫。與夫問禁問俗皆是也。使其得國而治。亦必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測天下至聖。乃崇禮之聖人。即頂上小德。聰明睿知。不是質五段。皆指小德之川流為德之作用處。故應列其名相之多。足以有臨。亦不是因體以知用。乃直頂上句。蓋人或聰而不明。或聰明而不睿知。則照臨得這一邊。便照臨不得。邊定有遺漏。今聰明睿知。兼集一身。以此照臨天下。儘教他用。故謂之足以有臨。下四句做此容。是受納之廣。德之能容處。即分為寬裕溫柔。執是持守之堅。德之能執處。即分為發強剛毅。敬是對越之嚴。德之能敬處。即分為齊莊中正。別是辨析之精。德之能別處。即分為文理密察。隨其所用。各各具備。故俱稱之為足聰明睿知。與文理密察。似俱指知。但有臨之知。其光廣通如經天日月之垂照。有別之知。其光詳細如萬家燈火之辨物。蓋知原徹始徹終。他德皆不可少。故以兩義首尾為之耳。如上聰明睿知諸

股龍洞將來以言其包括之廣茫無邊際謂之溥博以言其停蓄之深了無底裏謂之淵泉此又推進一層的淵泉二字下只以如淵一義贊之則二字不必過為分析時出是聰明庸知等隨時流出正解川流之義而必言夫溥博淵泉者見小德之根於大德非此則小德無所從出即出亦所感不靈也如天如淵是狀其廣深之難量莫不敬信悅是狀其時出之感通敬信悅所在即聲名所在惟莫不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六旬不外中國蠻貊乃一一敷出鋪張之凡有血氣謂其能知痛癢便皆可感通尊是奉之為元后親是愛之為父母臨與容執敬別及見言行皆禮之出身加民而川流之小德

中庸南講

百七

處處貫通者故能莫不尊親而配天遂與至誠等加個故曰字以應前高明配天則大德誠不廢夫小德耳

演孰能小德川流唯天下至聖德無不遍為能聽而不蔽於耳明而不蔽於目庸而思通微知而識通物於天下無所不照微足以有臨也寬廣而不狹隘悠裕而不急迫溫和而不慘烈柔順而不暴厲於天下無所不受納足以有容也奮發而不委靡強立而不挫折堅剛而不柔脆忍毅而不間斷於天下無所不主持足以有執也齊素而無汚染莊嚴而無褻狎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於天下無所不虔肅足以有敬也文彩而不粗率條理而不錯亂謹密而不疎漏明察而不混淆於天下無

所不辨析足以有別也萃聰明庸知容執敬別之眾德隨之為溥博包括極其廣濶之為淵泉醞釀極其深而隨時所值川流以出之溥博非尋常之溥博乃如平極廣之天淵泉非尋常之淵泉乃如平極深之淵其時出也一見之於容貌而民莫不敬仰一言之於詔誥而民莫不信向一行之於政事而民莫不悅服唯其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於蠻貊極之舟車所至到人力所通達天之所覆轉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降隊凡有血氣者皆與至聖之作用相為感通莫不尊親夫惟至誠高明配天而至聖所感之廣亦同於至誠故曰配天川流之小德豈局於小而已哉

中庸南講

百八

商陸鳴堦問聰明庸知註謂生知之質寬裕溫柔四項分貼仁義禮智今講何以不用答曰此乃發明小德川流故有聰明庸知等如許名目若總云生知之質便說向大德去了論大德則一而已何得繁稱至於寬裕溫柔等正惟此許多名目方見其為川流何必又以仁等一字括之○凌元徵問聰明庸知等舊解以上句屬體下句屬用謂即體徵用於足字似為體貼答曰既屬小德川流則通該在用字上見政惟用上極其完滿接入足以句方纔直捷若說即體徵用必多費轉摺了○朱逢泰問文理密察獨難分析當如何體認答曰此難正所謂以纖錦為喻如一經一緯交錯成章乃為文章既交錯容多紊亂今却絲

、縷根根到頭。秋然有條理。既有條理。容易稀疎。今又縷根根。縷密。絕無縫隙。既密實。容易絞作一片。今更縷縷縷分明。可以審察。是之謂文理密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測〕天下至誠乃真心完滿之極。即頂上大德。大經大本化育。皆指此大德之敦化言也。大經是五達道。為萬世不易之經常。至誠真心之貫徹。橫衝直撞。經則分之。而條理不紊。綸則合之。而聯絡無間。是為經綸大經大本。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至誠其

中庸南講

全卷

心之蘊蓄。於未發本體。絕無煩惱放逸。炯然植立。是為立大本化育。乃天地生物之不測處。至誠真心之證悟。其知如神。於造化洞徹無間。是為知化育。然總這真心內。無有邊際。無有起倒。而不思不勉。絕不假借於心力者。夫焉有所倚。此不倚之真心。與大經大本化育。相為貫徹。有如一體。是之謂仁。其仁懇至之極。更無一毫寬懈。故加肫肫字以贊之。仁是實字。天淵乃是虛字。即形容此仁觀上止說。如天如淵。可見但如則猶是兩個。而其則大淵竟屬至誠矣。論其停蓄深而又深。則云淵淵其淵。論其包括大而又大。則云浩浩其天。此皆狀其敦化處。乃色色完固無纖毫損缺。作聖故。即以聖字代庸字。天德者。誠為天

道。指不倚之真心。上契於穆之體者。固聰明聖知。即前聰明聖知之至聖。又必達乎天德。則下學上達。禮與誠合。方能知此其淵。其天之至誠。正見小德必歸於大德。而不容有間者耳。

〔演〕孰能大德敦化。唯天下至誠。心無不真。為能於天下昭垂之大經。分之合之。而經綸焉。於天下未發之大本。卓然精明而立焉。於天地生物之化育。洞然了悟而知焉。此皆真心內自然全具。夫焉有所倚。於思勉為者是。心也。與大經大本化育。相合為一。初無一毫間隔。肫肫乎其為極懇之仁。而未足盡之也。停蓄之深。淵淵乎其為極深之淵。包括之廣。浩浩乎其為極廣之天。苟不完固其聰明聖知。以上達於穆之天德者。其孰能於天之

中庸南講

全卷

易窮哉。〔商〕陳齊鳴問。總是天地之化育。如何有贊與知。意不同。答曰。知贊二字。猶知行二字。理原互見。惟贊能知。亦惟知方能贊。○方士亮問。夫焉有所倚。倚些甚。答曰。若頂上看。當云不倚於經綸立知。然離了經綸立知。作何光景。答曰。此是為而無跡。雖有經綸立知。而不作經綸立知能所之見。即所謂不思不勉者。若有思勉。便非至誠極則之境地。○黃士子問。舊以其仁其淵其天。分頂經綸立本。知化作三平看。今不分屬。又以仁字另作一頭。何意。答曰。此章是發明大德敦化的說。個大經大本化育。已是分

析了安可又為分析。因仁字是實字。淵與天。借來想像的。既
眼故以眈眈句作頭。若三平看。須俱作實字解。天淵便說不
且上章如天如淵。正與此相照。亦作實字解可乎。○沈泰問。聰
明聖知。有指為韜斂其聰明。雖有而不有。此與達天德。方串合
得來。答曰。到達天德。則無聲無臭。聰明自然。韜斂矣。若固聰明
處。便謂韜斂。何須更說達天德。○鄭夢唐問。管東溟謂至聖至
誠所造。皆在前章至誠聖人之上。其中等級甚多。所說甚細。亦
信然否。答曰。至誠即前至誠。並非有異。惟至聖乃前稱聖人。然
始之以大哉。繼之以至德。則亦未為非至聖也。但以前言揄揚
未盡。故復有後文以重闡之耳。然予淺學無知。當闕此以待有
中庸湖南講

識之裁定。

管東溟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此眈眈其仁體也。仁則情通於
物。難以驗其未發之中。至仁無仁。退藏於密。故曰淵淵其淵。言
淵淵則近於空空。無以顯其情。而窮其變化。是謂無極。而
虛明湛一之中。靡不有以會其性情。而窮其變化。是謂無極。而
太極沿浩其天也。蓋唯至誠一無所倚。故其性體之妙。如此。宋
子以此三者分配。經綸立本。知化語意。委似相承。愚謂性體不
二。強分三德。語到至誠。無所倚處。則尤入於惟精惟一之極。而
不可分矣。○至誠至聖。亦有辨乎。曰。其上章多言其用。而微之
聖之德。即至誠之道。顯諸仁者。也。故上章多言其用。而微之
於民。敬民信民。說至誠之道。即至聖之德之微諸用者也。故此
章專言其體。而約之於其仁。其淵其天。體能藏用。必歸體至
聖配天之功用。以至誠之心。體觀之真。太虛中之浮雲耳。故言
眈眈淵淵。浩浩非聖智之達天德者。不能知也。前章以至聖接
至誠。其人道之極。誠為聖希聖者言也。此章以至誠。極至聖其
天道之極。誠為聖希天者言也。古人望道。未見以此耳。

詩曰衣錦尚絀。忘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而日章。小人

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
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秦
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
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是全書之總結。歷引詩辭。以作證。而抽繹之。與首章段段
相合。無另一義者。各段俱宜應前開講。不必串合。詩衣錦尚絀。

中庸湖南講

錦是文采。綱是緇衣。錦若在外。是內面反不如外面好看。惡其
文之著。故必尚之以綱。即此詩。便見微處是要緊。君子之道。只
在隱微處蘊蓄。裡面實有外面恰像。沒有一般。闇然韜晦。然誠
則必形。明著動變。自不可掩。日漸章顯出來。此即君子之中庸。
小人之道。全在顯見處鋪排。外面極為的確。然中本無有。東扯
西拽。棚補不來。日漸消亡。去。此即小人之中庸。淡而不厭。三
句。形容闇然許多妙趣。闇中絕無濃艷。一味清恬。是之為淡。本
似沒滋味。然心下却能自慊。咀嚼不盡。淡而實不厭。闇中絕無
煩擾。專事徑直。是之為簡。本似沒文采。然心下却有經緯。美在
其中。簡而實文。闇中絕無急躁。勿忘勿助。是之為溫。本似沒

然其中心欺憚闢頭爲學次第毫不有紊溫而實理遠乎然遠風與顯方是日章遠以地界言風以民俗言皆指顯近是身最切處自是念初起處俱指微三句原是一樣意思反覆剝出到顯微處耳人若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便知功夫只在慎獨之微處做故可與入德謂得條門路可走進去也以微攝顯即以綱覆錦之意此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及君子小人之中庸特借衣錦尚絅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者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猶人心雖隱微而實是顯見出來的內省是把心內自想果無疚病自覺得快活無憎惡於心志此只要挑醒一內字最爲關緊故下應以唯字君子之所不可及不在別的

出說民已無地不該猶恐拘於迹之近故又說到天下詩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篤恭是篤厚其恭敬從不顯惟德發出天下平是人人皆化其恭而風一道同從百辟刑之發出此爲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特借泰假不顯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者詩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聲是言語色是作用末者乃爲治之末務而化民實不在此詩德輶如毛毛猶有倫類若德非有倫而不可以此相比擬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即奮庸熙帝之載訓作事字是以性命人而體物不遺者聲氣俱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矣載是顯無聲臭是微德至顯微合一事理變圖乃卽性卽命而以人合天故以爲至極而無以復加矣此爲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及中庸其至特借天載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者蓋全書論理已盡此章實不出前旨不過借詩發論而一唱三嘆直使人探索無窮爲曲終之奏耳

演大小合德而中庸有完詣矣然其旨趣非無稽也詩言內衣文錦外尚以緇綱謂錦爲文正惡其文之著見也卽此可得爲學之方故君子之道專在隱微處蘊蓄若爲闇然矣而誠中者形外日見其章顯小人之道專在顯見處鋪張若爲的然矣而無實者難繼日見其消亡此君子闇然之道不事濃郁本淡泊也然有可久之味而不厭不事繁多本簡徑也然有在中之美而文勿忘勿助本溫和也然有欺憚之辨而理闇然之妙如此

學者若能知遠之歸於近知風之歸於自知近自之微必之而遠風之顯則知所以用功而可與入德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殆得衣錦之詩而倍爲發明者焉詩言魚潛淵雖隱伏矣亦孔之昭著故君子從內省察果無疾病自能無憎惡於心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在此內省而人之所不見乎於此不圖更於何處下手詩言相視在爾室內尚不愧於暗處之屋漏故君子不假動而敬惺然不情不假言而信確然不欺潛伏相在之詩其若與戒慎恐懼以慎獨之旨相爲發明者乎詩言奏進感格時主祭者無有言說助祭者皆靡爭競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勉於爲善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自不爲惡而更有廣焉

○劉亮采問首章論性直究到天地育萬物似說微原離不

得顯何故此章開首言惡其文之著又似把顯處一筆抹殺答曰文之著者其文止在顯而不在隱乃有顯無隱者若中庸開竅專在顯微合一位天地育萬物從不觀不聞來即顯即微亦微亦顯一毫不相離不得首章云莫顯乎微見神章云夫微之顯此章云知微之顯皆是中庸吃緊喚醒人的眼目莫漫然讀過○鄭慈賢問從來以淡簡溫形容闊然不厭文理形容日章今講俱屬闊然看至遠與風方是日章似將闊與章判然分截了答曰不厭明屬自心如何扯作日章蓋不厭文理原即在淡簡溫裡面正如錦之藏於絢內者得此間中妙處乃能以近自之微致遠風之顯方是日章所在是顯微仍歸合一原未嘗作兩截觀也○狄秉謙問入德內必有功夫故下文內省不疚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皆用力語答曰內省敬信何曾有如於慎獨此處再講功夫意義便不免重複故須知有諷詠之義○李玉柱問戴字看作事字竊意一涉於事則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皆可言事與下無聲無臭句似覺不貼答曰正惟說事所以又說無聲臭乃見即顯即微之妙若兩句看作一串語則無聲臭句反贅今人論理但欲劈頭說盡豈知得婉轉變關方爲不落邊際之圖義也○柴世埏問聖賢立言無虛發者謂衣錦末章即天命首章之義不幾文繁而辭重答曰何但末章若論大旨則以源頭言天命之性盡之以本體言未發之中盡之以功夫言戒

斷不賄恐懼不聞盡之以開家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盡之以
還元言天地位萬物有盡之中庸只首章入門究竟無乎不盡
自此以後皆不過爲首章作註腳至末章則如賦之亂又所謂
餘音嫋嫋者今人不識宗旨處處爲求實義遂至支離泛濫數
千年漫漫長夜子何敢獨執成見學者但將通部本文虛心玩
索自必且暮遇之矣。

孟子湖南講 一

錢塘葛寅亮 講

縉雲鄭孕唐 錄測

江都姚思孝 錄商

孟子講內不用演因本文自有口氣頓挫刪削盡其妙增一
語即不相宜故耳本文易明者併測商不用止訓字採之註疏
及集註其原文處雖佳恐礙本文亦棄不採凡稱註疏者皆中
合兩家語若止一家則稱某註某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車千湖兩講

國欲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欲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
曰利趙註曰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梁王叟長老之稱交俱也從
取也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謂諸侯百乘謂卿食采
邑有孫疏曰廢飽也字從厭從食飽則厭食也

測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有據事理而
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前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
全書總不出此若見梁惠王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因惠王說
簡利吾國孟子便反折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若
說簡利大夫士庶人都效尤一齊說利上下交征利必致篡弑

之禍。利之適所以害之。王若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遭親義而後君。必收忠孝之報。仁義正所以利之。彼此利害較然。故又申說王亦只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其判得斬截。

商陸鳴燦問仁義原是並提的。苟爲後義而先利。單言義何故。

答曰。因義與利是緊相對的。故單說義。然言義則仁亦可該。又

不必過拘。○許國士問孟子方戒言利。今說仁義正所以利之。

是亦言利了。答曰。你道篡弑之禍。是害不是害。曰是害。曰篡弑

之禍。既是害。則不遺親後君。豈不是利。以義爲利。大學亦有明

言。本意明道仁義有利。而口頭又諱說利字。乃是小儒曲見。

管東溟曰。或問孔子之時。士以出疆。爲常事。至國而士

有不見諸侯之說。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一句。蓋記之也。曰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

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曰。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者。而後樂此。又引湯誓說。民欲與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生

鑄身子。獨享此樂。這正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兩下各各應轉。

商安朝焜問。偕樂說到田里樹畜。須要增補。只照樂其有麋鹿

魚鼈。況似更便。答曰。偕樂是君民互相樂。樂其有麋鹿魚鼈。單

說得樂君之樂一邊。樂民之樂又在何處。田里樹畜是必然有

的不必增。亦不必諱。○湯汝璉問。豈能獨樂。因民欲與偕亡。當

日四顧。諒亦難自安。只就現前說不能樂。不必究到後來。答曰。

桀當日。環室象廊。脯林酒池。一鼓而三千人牛飲。且是快活。不

在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蓋說曰。此大雅靈臺之篇。

之妖祥者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謂其臺沼若神

靈之所爲也。不日不與之相期。日限也。而所以以養禽獸也。牛注

日經量度也。營築爲池。攻治也。于來知子來。趙父事也。鹿也。先也。

伏安其所也。濯濯肥澤。鶴鶴潔白。貌於嘆美辭。淵也。魚也。鼈

有角名。時是也。且指夏樂。告何也。樂當自言如曰。此日何

樂。我寧與之俱亡也。

測沼上章。是順而導之之法。惠王因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說賢

者亦樂此乎。疑賢者不該樂此。有箇慚愧的意。孟子便順着他

說。正是賢者方能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亦樂不成。引經始之詩。

說文王用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只爲與民偕樂。君有臺

池鳥獸。民有田里樹畜。大家一齊快樂。故能享此樂。這正是賢

者而後樂此。又引湯誓說。民欲與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生

鑄身子。獨享此樂。這正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兩下各各應轉。

商安朝焜問。偕樂說到田里樹畜。須要增補。只照樂其有麋鹿

魚鼈。況似更便。答曰。偕樂是君民互相樂。樂其有麋鹿魚鼈。單

說得樂君之樂一邊。樂民之樂又在何處。田里樹畜是必然有

的不必增。亦不必諱。○湯汝璉問。豈能獨樂。因民欲與偕亡。當

日四顧。諒亦難自安。只就現前說不能樂。不必究到後來。答曰。

桀當日。環室象廊。脯林酒池。一鼓而三千人牛飲。且是快活。不

到喪亡。那見得他不能獨樂。

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雖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朱註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因歲
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不進農時穀不可
麥者孫疏曰墳寒也言鼓音之充塞盈滿也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
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註曰不違農時三時務農不違事其
要時也數罟密網也魚不滿尺不得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處井邑居祭二祀半以為宅故為五畝也無
失其時孕字不失時也庠序教化之官也頒者班也頭半曰班班
者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
民至焉趙註曰檢收也餓殍者日有發於倉廩以周賑之也

測

齊東原曰武周三代之後井田可行否曰井田與封建相表裏
封建之必併為郡縣井田之必廢為阡陌皆勢也故清井田

秦於水關阡陌之先易後井田於戰國已爾阡陌之後雖周室
東遷齊晉秦楚皆大滅一國則必縣之縣井田而開阡陌自
齊梁二國極極焉然亦未始到封建之必廢於秦而然以與
滅絕絕望後王也後有百世可知之智如孔子便知王道始
唯不違農時之政不可易而五畝宅百畝田之制亦可圖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
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
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孫疏曰槌木片也木人送葬設開而能備饑故名之曰備

測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商陳周臣問梁王說個願安承教頗有欣然虎受意在孟子正
宜示以切實救民之方乃開口說個殺人以挺與刃與政把人
主所用臨民出治之事比作成人斧斤已是駭聽了至說率獸
食人惡在為民父母直令身履其任者視顏無以自容又恐只
作分義畧過復引孔子之言說只是象人而用就決無後連子
孫都要絕滅如何活活斯民使其饑死說得直恁危慄何為這
等激切想只是要挑動他不忍之心出來答曰是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
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趙注本晉魏故言晉國易耨苦苗令簡易也制作也孫疏曰東敗於齊者案史記惠王三十年魏伐趙齊宣王用孫子計敗趙魏太子申自將攻齊敗於馬陵而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宋註曰與楚將昭陽戰敗於其七邑此猶爲也言歛爲死者雪其恥也仁者無敵言誰也

測晉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因惠王自傷強國而屢遭喪折求一箇自強的法不得孟子說何必強國只消地方百里便可以王天下王如省刑薄稅使民得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民能親上便肯夙長可使製造木槌去撻秦楚的堅甲利兵了秦楚這等強國說箇制挺可撻如何信得及故下文又與他申說一番彼雖然強盛却奪其民時父母兄弟妻子不免于凍餓離散彼見這等樣陷溺其民王若往而征之不是我勝他他百姓自不肯出力夫誰與王敵故引仁者無敵之成語而請王勿爲疑惑只看秦始皇能併吞六國混一海內這等強盛後來一夫作難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而秦遂以亡制挺撻秦楚若爲預操左券者以後事驗之益信

商沈氏問彼奪其民時乃是言秦楚之暴未必爲申制挺意答曰既不是申明爲何又云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李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收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趙註曰秦暴問事不錄其次也噴猶甘也油然興雲之戰產然興起而茂也禦之正之也人收牧民之君也引領延頸也案註曰襄王惠王子而當作猶

測襄王章亦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大凡天下四分五裂戰爭自然蜂起必有一箇真主出來混一區宇方能銷兵罷戰天下繇此乃得寧定然欲求其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一世主但曉得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盈野殊不知獨是那嗜殺人不殺之主天下之民盡皆引領而望然稿苗得雲雨之浡興其歸之如水之就下天下繇此乃得寧定觀此則秦始皇廢封建爲郡邑誠政治之良法只爲所嗜在殺人雖得復失畢竟歸於約法三章除秦苛政之漢高祖從來大一統之君未有能出於不嗜殺人者斯言真萬世人主得失之龜鑑矣

商張殷甫問封建之事乃先王選建賢德與之共治公天下之大法秦私天下爲己有以致海內騷然無維城推藩之固何反

為政治良法。答曰。三代封建。實非得已。蓋洪荒之世。生民散處。各就成。都成聚。立為君長。其國以千百計。必欲夷為一統。反費征討。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止令其寡我約束。因而封之。人自為治。此在盛王之時。誠亦相安。迨至衰傳。王綱稍解。彼即萌不軌之心。起吞噬之釁。周之東遷。列國日尋干戈。生民塗炭已極。豈如後世。即督撫重臣。尺組可係。而不敢僭命者。比哉。秦滅六國。以為郡邑。實天之禍斯民。而借以為驅除難耳。雖二世旋亡。乃因嗜殺所致。非法之不善也。自漢唐以來。俱不能外。其間如漢懲秦孤立。便以封同姓。召亂必滅之。始安。唐以藩鎮擁兵。得自請立。朝廷遂不能制。我國家西南一隅。姑存苗蠻諸洞。其地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大類春秋。邾滕等國。至今天下郡邑。久安長治。而黔蜀諸酋。屢煩征勦。是封建不如郡邑。曠觀千古。歷歷可觀矣。曰。宋時金虜長驅。若有封建。木枝強固。中國寧至胥而為夷。曰。其弱者不能禦虜。強者必至觀望。如趙元昊之事。蓋可例見。封建本先王不得已之事。能如井田。亦多類此。而後儒止知襲優孟衣冠。不察其意。則如新莽之行周官法度。亦可罔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也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朱註曰。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也。言桓公以

已通明。鍾已必欲。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以。何由知。可也。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趙註曰。胡斨。王近臣也。釁。饗也。新。猶饗也。笑。杜以血塗其鼻。因以祭之。曰。饗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趙註曰。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朱註曰。術。謂法也。巧。謂聲也。謂將死而哀。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趙註曰。小雅。巧言。之。篇。成。敗。然。心。前。之。末。毛。至。秋。未。銳。不。而。難。已。也。輿。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曰曰拔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
拔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拔泰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
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知長短物皆然心為其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然後快於心與朱註曰拔以脫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
枝以幼耆之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
御治也權稱量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抑按諸戰士戰士

孟子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上之所大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朱註曰便嬖近
習嬖幸之人也曰否吾
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
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
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眾
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
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
是孰能禦之朱註曰陳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赴愬也
曰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
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孟子曰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此惟救死而
恐不殫矣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註曰恒產可常生之業也
殫盡也
測率牛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法因宣王勝極文霸者之事孟
子便把霸地開引他到王天下致王之道只在保民此乃大主
意當是一段為第一轉然世主將民異視漠不關心如何承當

得來特借箇機括。就他開常不忍牛之殷。說這箇不忍的心。便儘穀王天下了。此心若甚微。果能挑動得他。一切顛連困苦。觸着如何忍得。於以利濟羣生。莫安天下。真用之不勝其用。故云足以乃齊王無心偶露。連自己不曾省覺。早知燈是火。飯是幾多時。必須要推動出來。於是設爲兩端。一邊百姓皆以王爲愛。一邊臣知王之不忍。有此兩端。方起疑情。教他自己去推動。就是後面王請度之。這裡且不說破。此又是一段爲第二轉。乃齊王順口應答。只將不忍殷。練以羊易牛舊事。敘述一番。全不會將自心推動。孟子又難他說。王不要怪百姓道你爲愛。以小易大。那箇曉得。這也難說。便是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爲第三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轉。齊王到此。一發答應不來說。我若不是愛財。如何易之以羊。怪不得百姓道我爲愛。連自己的心都認不出了。孟子只得替他解說。這也無傷。是乃行仁的法術。王當時見牛未見羊。有觸與未觸之分。就是那君子之遠庖廚。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的一般。這還是箇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爲第四轉。王被孟子說他不是。又說他是。這道得這點心。沒走趨處。於是快活起來。說於良心有戚戚動焉。但既曉是不忍的心。又合不到王上。畢竟還推動不真。挑撥不動。孟子又不與他說破。且爲設譬。以詰問。舉百鈞。察秋毫。如加恩與類之禽獸。原極難。舉一羽。見與薪。如功至同體之百姓。原極易。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百姓者。何與。詰問他甚麼緣故。因爲窮其故。只是不用恩。如不用力。用明一例。乃不爲而非不能也。此又是一段爲第五轉。然用恩亦是難事。何言極易。故王有不能不爲之問。乃以挾山超海狀。其不能以爲長者。折枝狀。其不爲。王若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便可運於掌上。正如詩言。舉刑于之心。以加家邦。此心之推恩。與不推恩。便分四海妻子之保與不保。太過人之古帝王。只在善推其恩。事極易。爲而不爲。必有緣故。復申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這一句。乃通章極要緊關鍵。故又提出再說。正是挑動他心的所在。因又爲窮其故。教王當權度其心。或以興兵構怨爲快之故也。此又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是一段爲第六轉。其實這有甚麼快活。孟子明曉得他爲求大欲。而不說破。待王自說。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不得不然。孟子又不明說其大欲。且就欲廣言之。如口體聲色使令。在王有何不足。豈果爲此。蓋因人心欲念無窮。且盡情爲搜剔。此又是一段爲第七轉。王說爲否。孟子直指其大欲。說要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究竟這箇就是王天下。孟子豈不要他欲。但只爲求的方法。差了。若以興兵構怨去求之。無益。是緣木求魚。求之有害。是以鄰敵。但只有害。更絕無益。何苦這樣去做。蓋亦反其本而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農商賈皆欲來歸。而赴愬。大欲乃可得也。此又是一段爲第八轉。王教孟子曰。寡

拔利把他不知覺的好心與錯算計的歹心一齊挑動。不覺又驚又喜七顛八倒說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明以教我我也要試一試孟子此時纔與他說推恩的實事只是爲民制恒產惟明君能制產使民俯仰足以事君而易驅於善世上不能制產使民俯仰不足以事君而無暇治禮義這是說魯因爲夫教了王欲行之則盡反其本矣兩說反本前是推恩虛指其心此是制產實指其事然事皆從心出究竟只是一樣到此方與他說制產五畝之宅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這都是制田里樹畜謹庠序申孝悌亦是因養而帶及於教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天下人人俱得其所自然都來歸往方能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然而不王者斷未之有也正結束是心足以王之意此又是一段爲第九轉總之王天下在於保民保民在於制產制產在於推恩推恩在於不忍這一點不忍的心忽之漠然不覺充之沛然莫禦所以反反覆覆要挑動他這心出來通章只得末段五畝以後是王天下保民實事前面許多轉折都是虛虛挑撥乃千古一篇極奇極幻的文字識此方於孟子全書有着眼處

商錢彭曾問注內有察識擴充二意今何以不用答曰察識擴充亦是但未爲醒發總之要挑動他的心心爲何不動小之如口體聲色使令大之如莅中國撫四夷種種情欲顧校自不復

顧此心如何得動到百姓上心若不動縱曉得也不濟事如齊王自說吾不忍其數觔於我心有戚戚焉他心裡何嘗不曉得未見便能擴充故孟子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的心必要見心動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自然過抑不住曰然則單重察識一邊曰察識難道便住自然擴充蓋此心能動察識擴充都該在裡面了○程雲登問通章謂是虛挑其心而不遽言其事臆見還是重心輕事故事特於言心後一點出耳答曰正惟重這箇心故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然徒善不足以爲政事亦不可偏廢曰末節纔說到事畢竟事在斯輕曰若一日將事說完便沒得挑撥了不是事可輕故放後而說○陳錫章問仁以術言似不免費心匿處何以謂自己已不覺答曰纔覺得便屬有心連以羊易牛亦不是難道羊又獨該忍的惟無心巧合所以爲仁術○高孟真問因見生不忍見死遠了庖厨便可食肉不幾自昧其本心乎答曰自茹毛飲血以來天下俱安於肉食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豈能自爲崖異盡拂人情而食時見殺聞聲又不免痛心慘目只得遠了庖厨然就殺生中每寓不殺之意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五牢七牢士無故不殺犬豕就本章七十非肉不飽七十以前俱不得食肉便省殺無數生命這正是治世聖賢隨順衆生陰行濟度普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亦是此意乃出於不得已而推巧方便未爲直達本心故止謂之仁術云

耳。○沈氏捷問言舉斯心。與此心合於王。兩心字緊相呼應。斯心亦宜指不忍之心說。答曰。心無兩箇。但文勢隔跳太遠。言舉斯心言字。只代詩點明。而前面不忍之心。自然相應。○張有舉問。孟子教齊梁之君行仁政。動欲其王天下。將置周天子於何地。想只是行王道。而未必果代周也。答曰。你道行王道。怎麼樣。一箇做法。曰。不過制爲田里樹畜。及謹設庠序之教。曰。田里庠序固是。然此止行於國內而已乎。孟子勉齊以王。總是要安天下之民。設使王道果行。天下仕農商旅。皆願歸往與赴愬。則諸侯之暴虐者。必與師致討。恭順者。必相率來王。其時止存周天子彈丸之地。作何處分。若欲率諸侯事周。則止可行文王作西

付

伯及桓文稱霸之事。然齊梁業已稱王。不復知有周室。旣欲見用於彼。豈能削去其王號。且周德不修。邦畿內又日促。式微何以自振。此皆事勢之必難行者。孟子曰。口口要王。勉以湯武。豈是空言。蓋天之立君。原以爲民。必身爲天子。頒正朔。以號令諸侯。而後可以安天下。若大權他委。誰肯奉其政教。生民之塗炭。何賴。所以湯武有放伐之事。原以應天順人。而非利天下也。宋存楠曰。孟子論王果是要他爲湯武。但於君臣大分。終恐未安。曰。論君臣大分。三代以上。原與三代以下不同。三代以上。封建始於先朝。共爲侯國。諸侯有德者。羣起奉之。便爲天子。不但名分未嚴。抑且推心不起。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義未如此。

三代以下封建既廢匹夫登朝食人之祿者必人之事如藉
的權勢以取大位明是操懿溫莽篡竊之賊獨漢高祖我
太祖不階一命而有天下得統之正遠在湯武之上其次四海
鼎沸我若不取終落羣雄之手如唐太宗亦不失爲湯武至宋
太祖遂不免有慙德賴他忠厚貽謀治安日久依爲後議所寬
名分原未嘗不當嚴而獨三代之上事勢不同難以一律樂論
耳。

七十一

限制最甚。僧殺如非郊祭與君膳不得用大牢之類。亦戒多食。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七牛五羊之類。不與幼者殺生。而曰七
十者。不食食肉。亦不許屠者殺生。而曰庶人無故不食。豈曰七
雖不少。不踐而素餐之耻。亦深特著於形。情神耗不能加受。極
之僧流耳。然何敢不克遠危局之一念哉。故嚴以特殺。故殺盡
家訓云。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趙註曰莊暴齊臣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俗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就樂曰不若與衆趙註曰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胡南講

王者於車之所建也

卷之八

測孟子聞齊王有好樂之問特自己去挑動他王說非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有箇慚愧的意遂引導他說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於治也乃暢意去快樂節下面與民同樂且不與說破只將箇是字欣動他今之樂由古之樂原只一般樣的益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暢有何不同獨樂樂自然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自然不若與衆王既辨此乃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一般的樂百姓聞之一則疾首蹙頞自嘆大何使我至於此極一則欣欣喜色相告吾王庶幾無疾病這甚麼緣故只在不與民同樂與

民同樂之別田獵是因鼓樂而帶育之者今王若能與百姓同樂則人皆歸往自然可以王天下了蓋自古作樂之盛莫如虞舜舜操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解愠阜財單是爲民聚財樂若不與民同樂雖成萬語漢亦何補於理亂果與民同樂卽採列國之風謠亦可資以知治此雖一時引君之權詞其實至理原不外是

面鄭平唐問觀侯云聽古樂恐臥聽鄭衛不知倦古今之不同如此夫子用韶樂而放鄭聲皆是崇古黜今茲云今樂由古恐未必然答曰只異好樂甚而與民同樂卽如鄭衛之音雖則淫

孟子胡南講

卷之八

哇果能體貼開去丈夫願爲有室女子願爲有家使之人人得所不至怨曠何嘗不可致治夫子存鄭衛之詩未必不爲此也然祇云好樂則可若論作樂必如成英韶漢方可垂範後世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說者言臨民以死也

朱註曰芻草也蕘新也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圃或大或小以

商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註疏曰詩采薇云文王西有昆夷之患箋云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獯鬻此狄強者大王去邠避獯鬻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詩周頌我將之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卷之一孟子湖南講

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朱註疾視怒目而視也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書秦誓之篇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衡行謂作亂也測交鄰國之道知仁勇三者都要完備仁者愛人怎肯兼弱併吞故能以大事小知者識勢怎肯抗衡挑釁故能以小事大蓋建邦列土有大有小皆天之所命樂天者他安適着天命絕不作惡慘之事畏天者他懼憚着天命絕不敢有抗違卷之一天下是

列侯群辟都在覆冒之中保其國是社稷人民不至於失畏天之詩爲證而樂天亦可例見王以好勇爲疾又引詩說文王之遏徂莒引書說武王之誅有罪文武都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民正惟恐王之不好勇好勇何足爲疾哉玩一怒安天下之民卽仁知亦不出此鄰國果能安民則彼民卽吾民彼安卽吾安事大事小何所不可若他暴虐其民又須興師吊伐取其土地皆是爲安天下而非利其所有勇正所以成乎仁知而不相背者此雖論交鄰其實削平區宇帝王撫世御宇之道端不外此勿可以交鄰小視之也

商宋佳致問交鄰之道仁智足矣何必又說勇答曰若只仁智卷之一孟子湖南講

倘遇着鄰國殘暴的如何處湯未嘗不以大事小至葛伯無道只得又要征他曰若宣王不說好勇卽孟子亦無緣說到勇上曰孟子是著述的書雖各有問答前後結構原相照顧然說箇安天下之民仁字內本可該勇但不免藉於一怒正所謂仁者必有勇卽智亦然○鄭侃問樂天畏天天字註作理字畢竟何屬答曰本文原不曾說樂理畏理祇說得天字我依他還備天字

管東漢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世疑以臣伐君大錯武王未受命於文王其繼文王又與各則以西王伐東王實則以大更誅獨夫也故湯有無德而武無德德孟子錄其泰誓之詞而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文王管事殷故義不伐纣而以勇紂之黨爲顯諷武王未嘗弑殷故此一怒之橫行而以天下之越厥志爲大勇此等隱微心迹孟子斷斷不能

非迂即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
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註曰雪宮離宮之名有
人不得其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遊海而南放於琅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
遊不豫

卷之二
二十一

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昭昭乎纔民乃作愿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註疏曰晏子齊相名嬰轉附朝舞皆
山名連謂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境上
邑也遊者有所適也豫者適而至於樂也朱註曰師樂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師則謂之國縣邑之長從流謂流也忽忽也方逆也俞王命
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謂流也忽忽也方逆也俞王命
所遊水而上從獸而獵也荒廢也亡猶失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
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
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註疏曰與發發
舍也朱註曰徵招樂章名徵為事角為民也召以招名之亦與作無
違也朱註曰戒告命也招與韶同

商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
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開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趙註曰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
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九分而稅一也世祿者仕者之子孫使之不
失其祿也開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者稅也征也澤謂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梁梁子惡惡止其
梁不及妻子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可也梁困悻悻王曰善哉言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二十一

子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
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
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疏曰詩大雅公劉
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小曰橐大曰囊思戢安民故用王曰寡人
有龍光也戚揚鐵也又以武備之方啓行道也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求爾子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趙註曰詩大雅
也流稱古公求朝走馬遠避狄難也求猶也水滸也循西方水
滸水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
測孟子勸齊王勿毀明堂只是要他行仁政如文王之治岐自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四

管子曰：好貨但舉公劉而不舉周公，好色但舉太王而不舉文王。何也？周禮一書，理財居生，豈不可以好貨與民同之稱周公乎？大勿謂微音，則百斯累，豈不可以好色與民同之稱文王乎？而孟子若爲之說，殆爲二好不在理欲之間，不以加於大聖人也。孰知登道岸之聖人，其神效正辨於此。蓋染而不染，人猶易識；不染而染，人最難識。二者皆至聖之事，而逆流順流，稍別至聖。湛然無欲，其因遠矣。二入五欲場中，則必示染欲而後可以盡人性。性易染而難盡者，聖人之示有欲，全不爲染已之性而爲盡入之性。嫌在染與無染之間，心迹若判。若舍果迹染而心亦染耶？惡在其爲染已之性，果心不染而迹亦不染耶？惡在其爲盡人之性。二聖真立乎性盡性之極者也。論到危微之妙，上則周公之不爲貨染，易見而文王之不爲色染，難窺。此不可不味。誕登道岸之詩也，赫然疑於如稟詩，猶以登道岸故，而以無染無援諒之多，勇疑於好色，不可以登道岸故，而以有欲無欲議之哉。第此中消息，一毫自欺不得。吾特戒學者，毋以凡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耳。君子亦當以吾之不可，學大聖人之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一十五

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日：東者，寒之過，餒者，飢之過，棄之，絕友道也。士師，飲吏也。卽周司掌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不能治士，不能主治其士也。

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一十五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註疏曰故書也文從古故得已言謹之至也

測這要看世臣二字世臣蘇於親臣親臣不更置久之方得為世臣絕與庶寮不同若是庶寮不過談之銓衡之司如左右諸大夫都不作准直待國人有言方察那有此理惟是世臣與國相為休戚世世賴之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故國君進賢要如不得已方將拔之儲伍之中置之僚采之上使卑者直踰其尊疏者直踰其戚如此破格重用何可不加謹慎左右諸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大夫說賢說不可都勿聽國人皆說賢說不可然後察果見他真賢真不可然後用然後去這俱就舉用時說若既用後有不可又不免昔進今亡了因用人而併及於刑人這也不是尋常用刑若常刑只付之司寇得人便了乃如舜之誅四凶殺一人而天下懼者故亦如用人之不聽左右諸大夫必詢察於國人而以國人殺之為大公耳如此則慶賞刑威與百姓普同一體真是視民如子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通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孫疏曰書云湯放桀於南巢史記紂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

測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入切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註疏曰工師掌教百工鑄錫琢治飾玉也朱註曰璞玉之在石中者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測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註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運轉也孫疏曰固曰簞飯器也漿酒也

測列國分爭非兼併歸一天下何繇得寧孟子不是教齊宣不

取勝正慮其不能如武王之民悅欲取而不可得也齊宣不聽卒致列國加兵令其置君而去乃不得已之計耳

商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孫毀其宗廟遷其重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二十八

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施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人之則猶可及止也註疏曰燕據前書仲虺之誥篇寬虹也而待我君來則我蘇息已拯拯也係累猶縛結也旋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

測

商

管東漢曰孟子陳王道動輒舉湯以七十里起文王以百里起故言未聞以千里畏人此雖論世之衡而論德未盡強晉不存齊魯之言我曰牛雖強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七國爭雄之世雖有小國行王政亦但可以為善國而已矣其如秦楚之強大何仁雖不可為眾而寡之不可以敵眾亦勢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虞於若林之旅曰受免乎非朕文者有罪惟予小子無見而况以一齊對救燕之諸侯乎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諫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

測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趙註曰問問聲也猶構才註曰轉餓餓餓轉而死也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二十九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曠為善而已矣趙註曰齊人併得薛築其城日創造也統緒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使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
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趙註曰皮狐貉之裘幣繒
帛之貨也屬會也土地生
五穀所資養人也

孟子教滕文公事大國如太王之遷岐又如或人之世守雖
孟子湖南講

有兩路然玩不以養人者害人則遷國的是避鋒鏑之荼毒劫
死的亦是禦強暴之憑陵總為保全百姓擇斯二者今審事勢
之所便若滕文公時則問於大國既無地可遷最爾小邦又無
力能守如遇真主出自當納土以効順惜齊又是強暴之國真
無法可以自全孟子所論要不過道其理之常而已

商薛宏綽問孟子策滕無必勝之着似不如蘇張說法倒有實
效答曰蘇張若有必勝之策聖賢何難用權乃縱橫之說皆就
其國內形勝以為揣摩弱滕有何足恃恐蘇張亦當結舌即用
說要不過微幸萬一耳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助之今

與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出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復踰前
表君無見焉公曰諾朱註曰駕駕馬也孟子
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
為不見孟軻也曰或見寡人曰孟子之後復踰前表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用也趙註曰
孟子弟孟軻魯臣士
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趙
日克樂正子名也止也

孟子湖南講

商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
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
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註疏曰公孫丑子
子路得當仕

名夷吾佐桓公者魯西魯子之孫楚然猶楚賄也先子魯子曰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口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註疏曰紂甚高宗也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者其世嗣繼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也

孟子湖南講

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註疏曰大而和之之謂賢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居官貴之勢鎡基大鎡也待時三農時也郵驛名境土行書舍也倒懸喻困苦如解其倒懸之索也測孟子薄管晏之功只為他得君行政止成就得箇霸業意思要重在王天下上王天下固論德更要着時勢蓋文王伯殷

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而自已又止百里起故雖以聖德不能王天下如齊幅員之廣人民之衆而又值憔悴虐政之時故雖世主亦足以王又引孔子說德之流行本極其速又乘乎當今之時勢在民望德猶饑渴在我施德猶解倒懸故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孟子以時勢論德真與後儒之迂濶不達時變者大不侔也

商胡萬鏐問德之流行果速文王何以百年未洽答曰所以要乘時勢如飲食本為人所嗜饑渴未甚則雖八珍盈前亦未必盡下咽也曰如燬之世難謂憔悴不甚曰如燬止在紂畿內用烈國未必然豈若七雄戰爭絕無虛日倒懸之喻誠堪痛側

孟子湖南講

卷之十一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朱註曰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僞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繇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

〔測〕這章書逐段有問答，分析原自明白。因節次太多，畧為改落。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告子先我不動心，借告子以發不動心之真似。自不動心有道，至曾子之守約，借曾舍曾子，形起告子及自己。自敢問夫子，至反動其心，論告子之不動心，不求之言與氣。自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論自己之不動心專在養氣與知言。自宰我子貢至末，明願學孔子，以結前聞大勇於夫子之意。公孫丑問霸王之業，窺到不動心，是功業必本於學問，而非徒嘗試焉者。孟子說我年至四十乃能不動心，然不把個似孟子湖南講

是的是來形起難端，不能暢發其旨，直窮到底，故說這不動心也不難。告子倒先我不動心，丑問不動心有道，且不詳答，因舉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北宮黝是無懼乎人，孟施舍是自己無懼，曾子惟求自反，所以孟施舍似之。子夏可者與不可者，拒專去律人，所以北宮黝似之。黝只是不懼人，較不如施舍之自無懼者，為約，施舍只是守其氣勝，較不如曾子之守其心，縮者為尤約。約者，言其簡而易操也。然黝舍不過血氣之夫，何足比數。止借來形起曾夏，歸到曾子身上，言外見得告子之不動心，即如黝舍，而自己之不動心，乃是曾子得聞於孔子者。後面集義章，從自反而繙得來，止方同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於

身引告子之言以斷之。告子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要去用，到心上，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要將心去用在氣上，總將言與氣撇開，不把來累心。告子說話是這等，然要曉得他的學問，他平時說生之謂性，是將心看做現成的，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故他所用之心，乃脫離言氣而空空不動者，把那心的包涵萬象，主宰言與氣最靈妙處，都不去尋求，個下落，故謂之弗求於心。因斷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這是直許可，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如何好勿求，這却不可。下面夫志六句，承上發心與氣之重輕，心之決定為志，與氣更相親切，故又提一志字。夫志主使乎氣，而為氣之帥者，氣充滿乎體而為

孟子湖南講
志之卒者，夫志至焉，志到的所在，氣即次焉，次亦至字義，但看人遍體間有念頭，注想處，氣即聚在此處，久之覺煖騰騰起來，可見氣專跟着志走的。故曰持其志，要持守其志，不使昏惰放逆，無暴其氣，亦不要暴戾其氣，至於虛憍恣睢，志為氣之帥，故心不可以不求，氣為志之卒，故氣可以不求，乃發明上文不可之意，語氣所重在志，所輕在氣，丑不得明白復問，既說志至焉，氣次焉，則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這怎麼說，不知這志與氣常時固能相使，遇變亦能相傾，志若專一，便能運動乎氣，氣若專一，也能震動乎志，只看識者與昧的人，趨者奔走的人，他心裡何嘗着想，乃是氣也，而反震動其心，驟起即

「氣之一端不免心爲所動。以見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因上文論心氣。帶有無暴一語。故又發疑情以申解耳。於是正問夫子惡乎長。孟子答說。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我却能知人的言語。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我却能善養吾浩然之氣。從來聖賢學問。不曾論到氣上。孟子陡然說個浩然之氣。養得這等盛大流行。真是發千古所未發。令人驚異。故先問浩然之氣。然這氣無聲無臭。不落形相。要將出來。口裡描點。其實難言。姑強言之。其爲氣也。至大擴之無外。至剛直之無前。這大與剛。如何見得。照下塞乎天地。看天地至大。我的氣所到無不遍滿。這就是至大。天地至廣。我的氣所到無一處可遏抑。這就是

足氣壯。氣便爲他所生了。不是可義襲的。襲如衣之襲。在外而我未去。着着他。便取將氣來。蓋襲在外邊。內裡原不曾實。所行有不快足於心。氣便餒了。究竟襲義也取不氣來的。莫將配義錯做了集義二句。解說配義。行有不慊二句。解說無是餒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義正養氣的要着反。拋却在外面。如何使得。必有事焉。乃是做功夫。事即指持志集義。弗正心者。正心原是好的。但緣於養成。着力不得。有事時方着力。便要正心。豈不與事相妨。勿忘。乃時時做事。勿要遺忘。勿助長。乃只做著事。勿要助氣使長。以比告子不去持志集義。是不能有事。先不動心。是現成便正心。忘與助。又不必論矣。與此正

孟子湖南講

卷之十一

得至邪。沒一些正處。就知其心之所離。那陷的愈加墜落。與正道遠離了。遁。是就邪詞處說不通。另尋一番話。逃遁將去。就知其心之所窮。那離的既背於正。益發窮困難伸了。生心而害政害事。聖人必從見知言之的確不爽也。言既從心生而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何使得。然養氣都有工夫。知言獨就當下知的所在說。不及功夫。這就在前而持志集義內。蓋義有精義入神。非義之義。辨別最微。則邪正疑似。自不能混。養氣知言。總只是一個功夫。孟子所長在此。與告子並論。告子乃單提一個不動心。把言與氣都不管。是於本體上不執一相。功夫似乎直捷。故得手反蚤。而不免落於頑空。孟子不取必於不動心。且在

孟子湖南講

卷之十一

固在浩然之氣得力。不能如孔子之太和元氣。亦在浩然之氣未銘。然此乃是四十時。後來說存心養性。知天事天。則與孔子之五十知天命。庶幾近之。所謂願學。或在斯乎。下文又發明。因何願學。正問夷尹與孔子相班。而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蓋其德能王天下。而所行所殺。不爲一毫不慊心之事。原群聖所同。然畢竟有異處。不敢自己立論。特引諸賢爲證。汗正與智對。說三子若智惠的。識見清楚。定足以知聖人。若汗濁的。識見不清楚。也不至阿私其所好。這或因三子的說話。未必都停當。預先爲他分解。宰我贊夫子賢於堯舜。子貢贊夫子見禮樂而知德政。法眼高於百玉。有若贊夫子出類拔萃。品地超於群聖。

之孔子。以明願學之意。

而金聲問。不動心於霸王。是舜禹巍乎不與之意。卽所性不存焉。說養氣覺反粗。答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但他要在天下做事業。留着這段氣魄。方可揮霍宇宙。壓倒一世。所以妾婦儀行。丘嫂仲子。率獸乎楊墨。皆其氣使然。從來忠臣義士。都是此氣結成。千古不散。則爲神靈。然其不如孔子亦在此。養到時。所謂聖之如木鷄。那裏還用得着氣。○方允達問。不膚撻。不目逃。註謂被刺而然。既被刺。豈能不撻。不逃。答曰。是不膚撻。是他肌膚上不心驚肉戰。爲之撻動。不目

是他目前上。不心驚眼跳。爲之逃閃。皆描畫他無懼的狀態。
○張廷哲問。施令守約。下云守氣。則約在氣不待解了。却又云。
曾子守約。畢竟約是約些甚的。註以循理言。然否。答曰。約是收
攝魄來的字義。就本文自反。亦是收攝魄來的意思。只還他本
文便了。曰。自反畢竟反些甚的。曰。照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此
乃慊心。心較氣更約了。若理字覺寬而不切。○姜曰。廣問。告子
勿求於心。又勿求於氣。心與氣俱不求。不知其不動心。如何用
功。答曰。告子先不動心。只提心爲主。勿求氣。乃不因心求氣。誠
勿求也。其勿求心。乃不因言求心。正合言以專事乎心。而非絕
不求也。曰。告子既事心。則必如孟子之持志矣。其用功。謂何有
孟子湖南講

截要領矣。曰。禪宗不着。一相。亦不捨一法。必欲外義。卽落於
雖正折本體。而未爲正印。蓋告子之別於孟子。緊關只在外義。
與集義之不同耳。○葛孟真問。孟子於志。曰。持曰。集義曰。有事
於氣。曰。無暴曰。尊養曰。弗助長。言語多端。頭緒既難理會。功夫
如何下手。答曰。言語雖多。總只持志養氣二法。持志是功夫。養
氣是受用。功夫中須有實地。故曰。集義曰。有事。欲其不放鬆。受
用中恐有虛頭。故曰。無暴曰。勿助長。欲其不帶病。曰。怎見得持
志是功夫。曰。孟子斷定。勿求於氣。可。勿求於心。不可。求卽用功。
只該求心。而不該求氣。明道破下文。詳論養氣工夫。只是集
義有事。無一語着氣上。氣上若加功。卽是助長。語意俱昭然可
見。曰。如此。則氣在所輕。乃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
乎天地。極口鋪張。似有推重其氣之意。何故。曰。正爲受用在氣。
擔當宇宙。惟此得力。不覺言之滿志。然塞乎天地。雖於直養。浩
然必養成方能。故未養之先。功夫必藉之志。既養以後。受用實
得之氣。志宜單尚。而氣難盡抹。此爲孟子獨得之秘訣耳。曰。持
志集義。固是功夫。然志與義名相不同。究竟是一是二。曰。就功
夫中細分。持志是主意。集義是功夫。原是二。然主意卽功夫。
三意。功夫亦卽主意。的功夫。無主意。則功夫不得歸一。無功夫。
則主意未免落空。原不相離。亦是一。曰。集義既是兼集。必須事
事要合義。焉能歸一。曰。事必歸心。乃念念合義。而事歸於其

中者。端念只一個。孟子既斥外義。豈得向事上論義。其義亦即在持志中做。無兩功也。○黃昌胤問。志爲氣帥。則氣似不必照管。答曰。兵卒作起變來。連主帥都殺了。豈得絕不照管。白。如此則又該重氣了。曰。良將能用疲卒。故謂之三軍司命。所重還只在志。○沈振龍問。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似無暴卽是求。二語不知如何分別。答曰。求則有功夫當用。暴止是勿助長。更無功夫。曰。善養浩然之氣。善養豈不是功夫。曰。善養正應無暴。亦卽是勿助長。乃功夫中之病弊宜除。非直指功夫也。○朱三聘問。直養無害。明爲有事。勿助長。揭其大槩。謂何說是體段。不是功夫。答曰。這要看本文。曰。氣其爲氣也。說個至大至剛。又說塞乎天地。竭力形容浩然。修模樣。直養無害。止是體段的。故說是體段。至必有事。說個必字。必然要如此。說數個勿字。必然不要如此。皆着力的。故說是功夫。○張鶚舉問。配義與道。舊說道義與氣互相配合。今講是氣去配道義。何故。答曰。本文是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互相爲配。當增一語云。其爲道義也。亦配氣矣。每言看書要體貼本文。正爲此。○邵振光問。無是餒也。舊講若無是氣。雖有道義。不能自振。故餒。今說無道義。便氣餒。亦與舊解不同。何故。答曰。氣是在人身上的。有充有不充。所以下個餒字。若道我原屬虛位。誰爲之餒。照下面行有不慊於心。則餒。難道也是道義餒了。○潘秉倫問。集義既說是功夫。

是集義所生句。又不指功夫。似覺矛盾。答曰。集義原是功夫。但本文說個是集義。非義襲。看口氣只把是非兩字來剖判一下。原不曾直指下手處。下邊必有事。方纔去着力下手。就如那用藥的一般。是集義說這個藥。方能療病。非義襲說這個藥。方不能療病。下面必有事。方纔去服這個方的藥。○曹觀文問。告子外義。似與襲義不同。襲是假托。告子原未嘗假托。答曰。襲亦不定是假托。乃不曾積累於心。只在事上作爲者。然彼欲用義而告子不必用義。誠有不同。曰。不用義。則事體乖張。一味悍然不顧了。曰。悍然不顧者。焉能不動心。告子必以義爲多事。欲返於無名之模。莊子云。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覺覺爲仁。踐政爲義。而天下始疑。其學似本之此。與儒學尚名義者原不相同。○戴簡儒問。大學要正心。此處如何說。勿正心。心字還屬下句。爲長。答曰。大學說正心。原有格物致知。誠意許多節次。若方誠意時。便要正心。只節次畧差。豈不就是助長了。○沈應熊問。知言既無功夫。卽攝在養氣內。是氣又該着言了。答曰。知言怎麼在養氣內。只是個持志。集義便養氣也在裡面。知言也在裡面。○張標問。波淫邪道。四語只引起得生心處。知言實際。還在害政害事上方見。下截亦似不可輕。答曰。你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從那裏看出來。曰。固是在言上看出。但要究極害政害事。方覺言之關繫。爲大白語。意原是如此。○周士昌問。若夫言。

予觀則率我亦自道是一已之見未為通論也曰既過當何為引他曰只是要推尊所願學雖過當亦不至有私如汗不至阿其所好語意可想徐尚仁曰見禮聞樂何以指夫子曰若子貢自信如此未免太誇惟直指為夫子見地方承當得起且於生民未有處頂上更有着落

管子東漢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言年未四十而心已不動也孔子直是三十而立時事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實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於知天命矣孟子似聖孔子之知天命尚遠也然則可與顏子一日克復三月不違仁之心境通乎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己謂養氣中觀盡己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通孟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

孟子湖南講

必我吾乃信其可達顏子之不遠矣○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持志於心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字屬上正心句不屬下勿忘句程子讀本文原如是而朱子惡勿正心之字大學經文也故拈心字屬下句不思在養氣上說定當云勿正其心在修身說定當云先正其心蓋氣不可以有心養也孟子尊孔子為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字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固而孟子之語濫孟子定孔子為開明後之一人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開明後之德等百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不聖定素王德業為百王之所未有故同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故凡民之若然未有處於孔子者亦不聖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若無如夫子者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謂自子思之祖述章出而孔子之垂教乃見求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了路使門人焉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

入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註疏曰霸把提諸侯之權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易不服武王之德也

商測

管子東漢曰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為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為王五霸之所以為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初皆行仁非假仁也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方為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者可以論桓文之霸不可以論文王召畢之霸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諱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譽於周王

孟子湖南講

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射矰之嫌而迂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般樂怠放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註疏曰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賢者詩邶風鴉鵲之篇迨及也徹彼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也此鴉鵲自說作巢至若也般也般也詩大雅文王之義

測吃緊處全在兩個及是時仁人藉此以圖治者不仁正藉此以繼歟時乎時乎不再來禍福之自取間不容瞬矣

商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疏曰俊美才也

孟子湖南講

集註市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助者助佐治公田不稅穀若履畝之類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野曰氓天吏者天吏之也朱註曰法而不廛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必則不必廛也

測

商宋存標問廛無夫里之布朱註引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宅既不種桑麻矣乃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忍力必不能辦民既無常業矣罰以一家力役之征猶可又一夫百畝之稅忍力更不能辦謂戰國一切取之而今欲盡免此似詭之誤解周禮於本文實體貼不來答曰信然此句從廛字進從布字結當以廛布二字爲主廛照下爲說乃田中二畝半之廛與市廛不同布只是布縷之征不當以稅

役等項引周禮宜專用宅不毛者有里布一句它與廛同里布又與里布同獨夫字難貼註疏謂廛者一夫所受之宅則此布當爲一夫受宅之布謂之里布者合同里而輸之也貼本文當云田中之廛其民已助耕公田無一夫所輸同里之布然以意度之未知是否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註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隱之由是觀切也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名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九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朱註曰羞恥惡憚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擴推廣之意充端也測入字與不忍人的人字總是一個人同此血氣同此心知此呼則彼應此觸則彼覺原是一體的故在己有痛癢自然忍不過在人亦痛癢如何能忍得人人皆有個不忍人之心是也

這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是心行是政。就是治天下。恁般廣大。亦可在手掌裡運動得。極言其速而且易也。此心在先王到處遍滿。昭然可見。而凡人却未必然。乃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指出個形狀來。與人看。今人乍時遇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的心。其時納交要譽。惡聲常情。容或有之。但在乍見。則思慮未起。不暇安排。故單單只有個怵惕惻隱。更無別樣念頭夾入。這樣看起來。若無惻隱的心。不是無情的木石。就是無知的禽獸。斷然不是個人。這惻隱原是善之長的。統乎四德。故又連羞惡辭讓是非說來。這點心。觸着不當爲。便有羞惡觸着不當得。便有辭讓觸着不容混。便是有是非。無羞惡

孟子湖南講

卷之十一

的心。不是個人。無辭讓的心。不是個人。無是非的心。不是個人。歷歷說個非人。痛加提喝。只要認得這個人。便認得這個皆有。的心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人只曉得有了四體的身。便是個人。不知有了四端的心。方是個人。心與身一般樣的。缺一不可。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害了這個人。謂其君不能是賊害了君。這個人自賊賊君。皆指害其人。復申言人之必不可無是心也。凡有四端於我者。曉得都去盡他。便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凡有直貫到此。火在石中。擊之則燎。泉在土內。滂之則放。海只爲端與委相因。端倪一觸。全體自相引而來。沛然莫禦之勢。其心原自如此。苟能充之。能字方着在人上說。人能去擴充。卽是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足以保四海。人不能擴充。就是我一體的父母也。病癢不相關。不足以事父母。可見這點不忍人之心。只在能充與不能充。而人之皆有。豈有間然哉。

商陳廸明問有謂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惻隱之別名。似四端此局於一端了。答曰。四端分見。歷歷不爽。而包含總只一心。謂羞惡辭讓是非。是惻隱之別名。可卽謂惻隱。是羞惡辭讓是非之

孟子湖南講

卷之十一

別名亦可。轉其相而不轉其體故。○葛季真問。歷言非人。註謂明其必有。今講只要認得這個人。亦有異同否。答曰。有異。章首開口卽提一人字。中間歷歷說個非人。則人字豈是空過。故說只要喝醒這個人。乃直貼本旨者。必待認得了這個人。方纔曉得心之皆有。其意又落一層。卽後面比之爲四體。四體指人。不能爲自賊。自亦指人。皆痛切提喝此人。豈得以必有健僞之語冒過。○馮燦如問。舊解四端是原情以見性。照乃若其情章。正可相印。今講卽端倪以見全體。何所分別。與之相駁。答曰。這要看章旨。彼處說乃若其情。方是原情以見性。此處單要明個肯有。你看乍見時有。見後又埋沒了。爲人沒處認他。故指個端倪

出來既有端倪畢竟有個全體所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正要在端倪上理會何須添入情性打混○李茂科問四端既是皆有如何又不能充此其病單在不知今反畧了知字重能字何故答曰凡云皆有云乍見云非人云端無一處不是提醒人知知字如何不重但此只是泛泛指點到能字方纔着到人身上要人去充若只空空知不去充也沒用柴世堦曰此亦要看口氣如知皆擴充到始達只虛論四端之易充苟能充之四句方責在人之能充語意自各有屬

管東溟曰混沌未開之先太虛中有一點覺性而已覺性一點動而成入識心王識心初動既潤且溫潤為水也溫潤為火也其動之動轉處即風也三大合而生生不息之體具合則生不合則死是為去後來先之主公此不忍之所自來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二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如耻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註疏曰矢箭也函甲也巫欲祝活而萬物莫能使之成是尊爵也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以射喻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有未至也

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

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不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孫疏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之人皆讓水居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是與人為善之事也

測引子路與禹不是將他來與舜較量高下只要形出大舜有大焉子路喜聞過是樂於改不善禹拜善言是樂於從善皆是能樂善的了乃大舜更有大焉他善與人同這個善原極廣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我在裡面做人也在裡面做大家一齊愛享其間若有我便不能從人故舍己是無我相若有人便不能取善故從人是無人相一味樂取於人以為善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礙舜則自耕稼陶漁做工作以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三

至為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人耕稼我也學他耕稼人陶漁我也學他陶漁至於為天子用其中於民凡九官十二牧事事咨詢都是取人的善處取諸人以為善不是因我去激發他他在那裏為善得我去取他的善又能及人愈加推廣是即我與人為善了既與人為善則人與我我又與人一人傳兩兩入傳三以至百千萬億其人無盡其善無盡其與亦無盡為善何等廣大只在彼此將善與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從來聖賢再沒有獨自個為善的自已做聖賢便要人也做聖賢若只獨善其身不替人這便是自了漢小人儒不是大聖人的學問

商莊一敬問舊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歷盡一生窮達似以言今講以事言有何爲據答曰若論窮達止說得耕稼陶漁爲帝的境遇至於取善尚須再作一轉惟將耕稼陶漁爲帝以事言則取善卽在事上乃直貼耕稼陶漁爲帝處口氣方爲徑捷○金維瑤問取人爲善則彼益勸於善是卽與人爲善似亦說得真實答曰本文原說取諸人以爲善卽是與人爲善若說益勸於善是聖賢立言有缺欠必須待人增補了且勸善則有限量何如卽取卽與之爲廣大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四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惡君不平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臨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趙注泥也思也浼汚也外注曰望望去而不顧之貌解說文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切切於是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澤惠也不隱賢不仕道也遺佚放散也而爲而至於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褐露臂也袒袒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孫疏曰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爲狹隘太和而無急將入故爲不恭敬

測

商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趙註曰天時謂時日旺相國也朱註曰郭外城郭也軍數也域界限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五

測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抹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口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註疏曰如就見如往而郭氏齊大夫家孟仲子孟子之從弟從學也孟子子餘處相見也東者朱註曰抹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謀辭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

梁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賂辭曰餽賂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
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孫疏曰景王氏齊大夫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
似然曰豈謂是與魯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六

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
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朱註曰禮父命呼唯而不從重嫌或作嘯書以為口御物也然則懼亦為心有所衡之義醜類也

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

梁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賂辭曰餽賂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註曰陳臻金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贈送行者贈賂之禮也或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欲害孟子此金以作兵餽也貨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

商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八

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趙註曰平陸齊邑持戟數士也伍行伍也去之殺之也距心大夫名牧牧地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

商

測持戟失伍是職業之有虧所失在己受牛羊立視其死是付
托之不効所負在人失在己者既不任罪尚欲推諉於人至并
人都負了那裡去推諉所以距心只得認罪孟子為王言之正
要王與以芻牧救民之死而王止於認罪雖能受責亦何益於
實政哉

也。不知他當時的事勢。若可請命。則請爲上計。否則就地方有可權宜。如近時發社倉。勸助賑。亦皆補救之方。若都不能。則惟有一去而已。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趙註曰。靈丘。齊邑。公都子。孟子弟子。魯裕皆寬也。居廣師之位。進退自便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八

〔測〕士師有刑罰不當的當諫諍。故可以言。諫不用而去。蚺鼃可謂勇於受責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人臣千古不易之定法。孟子爲客卿。未嘗受職。故進退綽綽有餘裕。然豈優優忽忽。漫無所事。只在於道。道行則進。道不行則退。說個進退則意不專於留齊。而去志亦寓於此矣。

〔商〕

孟子爲卿於齊。出甲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趙註曰。蓋齊邑。輔副使也。夫既或治之言。有司也。治之矣。

〔測〕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者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恆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趙註曰。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嚴喪事急也。不得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也。悅者。孝子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化者。親體之變化也。較。較也。朱註曰。敦匠。事。置治作棺之事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五十九

〔測〕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盍不得與。入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趙註曰。沈同齊大臣。非王命。故曰私。以燕伐燕。齊國之賊。猶燕政也。

商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

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

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

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朱註曰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

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

孟子湖南講卷之一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註疏曰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初燕國是公改之也

辭作言辭以文飾其過也

測陳賈借周公為王解慙以不仁不智兩路去擒拿孟子直認

他不智此事因後來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實疑公將不利於

孺子故畔若周公無攝政之事則管叔亦必無殷畔之舉矣乃

事變出於意外而不能預料者孟子却不以此為公作解單並

箇周公弟管叔兄兄弟至情相忘若預先把箇不肖的心去料

定他倒不是了周公之過正該有的不亦宜乎後面說古今君

子處過之不同正責陳賈不能以古君子告齊王也

謂逢吉間藉中散有管叔論謂管蔡皆服教狗義是以終止

二聖舉而任之其甘心毀旦者乃愚誠憤發不達聖權非以邀

福也如此不看壞管叔是或一見答曰管東演亦述于貢賜賜

詩傳謂管叔實心為商然周之得天下業已再世天下方共享

太平而又欲復商天子豈忽與忽奪之物海內必至雲擾生民

不免塗炭是但知名節之重而不知上天為民立君之意故孔

孟立論俱未見有一辭以嘉與之直以比於周之頑民則可耳

○吳海問兄弟固貴相忘然與其不逆料至於誅戮何如預為

隄防所全更大答曰既不忍逆料怎麼又着得隄防曰公委實

不知則畢竟是過也曰原說是過此過為宜有則無過反為不

孟子湖南講卷之一

宜有君子將安處焉

管東演曰君子貢賜賜詩傳載武王牧野之行管叔諫曰使紂

而可伐先若當先伐之矣武王欲止周公太公不可既斬紂頭

即止武庚以延成王而命管叔為三監之首曰存商者其子毛

及武王沒成王在襁褓武庚亦克存殷叔乃欲使孺子就方伯

之仇仍尊武庚為天子此出存商之真念獨不能諒周公之負

公期不以周公為然周公管叔自白故居東三年以待是非之

定于時能諒周公之心者太公一人耳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而全廢於是乎作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

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干之言告孟子趙註曰時子齊臣中國古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千萬而受也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也害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也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朱註曰薛十萬前日為卿管薛十萬之祿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孟子引其事龍斷圖壘之斷而高也古之為市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問謂門

測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一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註疏曰晝齊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客因隱倚其几而臥也泄柳申詳亦賢者長者孟子自謂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是為不及子思也朱註曰齊宿齊成越宿也

測

商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豈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趙註曰高子也孟子弟子曰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朱註曰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悻悻怒意也

「測」孟子之答尹士如王由是用為善是非不可為湯武天下之民舉安是不為干澤三宿出晝為速是不為濡滯大意節節相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二

應夫尹士烏知子哉他那裡曉得我的心事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欲些甚麼看後天下之民舉安乃欲安天下此是他的心事去齊原非所欲出於不得已耳此是一轉子三宿而後出晝你道濡滯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改些甚麼看後王如用子直是改其不能用賢處王如改諸一定要追回去則必反子此又一轉夫出晝而王不予追是不能改了子所望已孤然後浩然有歸志決計以去下面還說望王而此說浩然歸正是文情頓跌以見心事之紆迴此又一轉子雖然豈遂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原可為湯武的王如用子行我之道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把天下無量生靈都救拔於一用我問所

開是這等大。怎能放下。王庶幾改之。予方日日望之。那知然志。又不知撒在那里去了。此又一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只留自己乾淨。不顧天下安危。諫而不用。則惱怒。悻悻然見於其面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欲宿。畧無個留戀的意思。此又一轉。這段對答。言語無多。而數番轉折。孟子平日極剛決。能毅然立斷。獨到此低徊展轉。柔腸自結。不能已已。却是為何。所謂為誰辛苦為誰甜。只為着安天下之民。便自己的體面有些不像也。顧不得。觀此則不特貪戀富貴的。是箇小人。即愛惜名節的。亦是箇小人。所以尹士聞之。說士誠小人也。真是大聖賢心腸。只一味大慈大悲。普度眾生。與凡夫之情量迥別。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四

商邵耿光問。孟子於崇見王。即有去志。說到不欲變。則已全無用齊意了。如何又不蚤去。至此猶三宿出晝。將救世熱腸。却不一生濡滯過了。答曰。看他出晝去齊後。尚倦倦不舍。豈有一見齊王。便忍遽割。只因救世熱腸甚急。見王不像大有為的。不無觖望。又見王是用為善。不免留戀。欲用不能。欲舍不得。正其濡滯處。可想見救世心苦。○吳漢翔問。聖賢雖切於救世。然孔子去齊接淅。去魯不脫冕。以視出晝。不無可商。答曰。只為王足用為善。若去梁日。不聞有此。然孔子栖栖皇皇。亦何嘗無濡滯處也。○陳其慤問。謂愛名節的。亦是小人。雖為賄士誠小人句。然恐太輕了。名節。答曰。名節要須有辨。世間沒有空空的。名節。

世道救不來。輕則辭爵祿而去。重則為子死。孝。只死忠。只得成了名節。則名節為可重。若救得世來。更須委曲以幹旋。方是大聖大賢的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己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故謂毋為小人。儒然為魯男子。易為柳下惠難。則又在人之度德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盡非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朱註曰。路問於路中間也。彼前日此今日。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五

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去齊有不豫色。似涉怨尤。此一問極有意味。彼一時此一時。不是虛說個時候。正說所值之時不同。不怨不尤。原為下學而上達。乃屬學問之間修。其功夫在己。至在齊之去留。乃關經綸之顯設。其遭際緣人。彼一時必值着自己用功。故不怨不尤。此一時適值着人不見用。故有不豫色。下面單發此一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出來救世安民。其間必有名望冠於一世。來輔佐他。謂之名世。自夏商以來。未之有矣。乃山周而來。數既過而時又可。不容再緩矣。夫天或未欲平治天下也。正見不能無不豫。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名世。舍我其誰。以

在我之抱負。信天心之有屬。是不豫色。特一時之偶觸而非其常。究竟歸於不怨不尤者。蓋終不能超然於世。而又作一思想。忽悲忽喜。無非爲天下起念而已。

〔商〕石荆玉問。彼一時。此一時。舊解謂前日乃安常無事。今日則不遇感懷。故有不同。茲以彼一時在學問上看。有何可據。答曰。脫空說個彼一時。此一時。則彼此二時。將何所指。若謂安常無事。不怨不尤。境遇不順便怨。尤是胸中絕沒些主張。豈成個君子。原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乃孔子成語。故卽以下學上達之學問釋之。曰。既是學問。當始終如一。去齊時便拋却學問。恐亦未見主張。曰。正惟學問則無時不可用。悲憫固乘乎時。闇修仍在。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六

乎已。兩念並行。原各各無碍。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朱註曰。休崇地名。變謂變其去志。師命。師旅之命也。

〔測〕

〔商〕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註曰。彼謂聖賢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謂之而藥其不我欺也。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厥眩。

〔測〕滕文公爲世子。年尚冲幼。將之楚。又有使命之事。乃過宋而見孟子。一念向道。就是他性善處。孟子乃爲他道性善。性。是心之所發。生。若無性。則心亦死而不靈矣。善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指賦予之初言。堯舜性之之聖。爲盡性之極者。人既性善。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言必稱之。以此勉勵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畢竟有疑於裏。或謂論性紛紛。何以單言性善。或謂堯舜是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七

安的。怎麼人皆可爲。俱是。孟子因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字原是虛的。此處卽指性一字。亦卽指善。不必另作解。論性紛紛。舍善而外。皆是旁門曲學。而已矣者。更無別路也。復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以爲證。彼丈夫。我丈夫。同具巍然七尺之軀。吾何畏遜於彼哉。舜何人。予何人。爲何獨舉舜。顏淵擇乎中庸。與惟精相得。一善拳拳服膺。與惟一相肖。所以說有爲者亦若是。舜。文王我師。乃周公之言。文王是周公的父。爲何說師。蓋父生我之形軀。師開我之慧命。師較父爲更重。觀文王演易象而周公卽演易象。他學問必有淵源相接處。周公豈欺我哉。乃公明儀信公能師文王也。道一是解性善處。實之。

言必稱堯舜。今滕乃勉勵世子。猶可以為善國。仍與
子相應。蓋世子乃一國之主。政教其所得行。人性既善。則
人人可教他為善。合之即成善國。其事不出田里庠序之類。書
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引此教他猛力行善。以振起其頹俗
也。

商陳以體問。言性善又言道一中庸將性道分解。此何以合為
一。答曰。中庸性道原分疏。故當為二。此處單在發明性善。直截
相應。又當為一口氣原自不同。○楊鵬問。引成說等語。舊解俱
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答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
是以人實之。則與堯舜直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為證性善。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八

則此釋堯舜亦即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管東溟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之並稱久矣。顏子自道有為
者。亦若是。則堯舜而不舉。堯何也。曰。堯則天而難名也。故無可
踐之迹。舜以惟危。惟微。別心體以惟精。惟一。點工夫。似有跡之
可踐也。○文王周公之父也。而周公以我師尊之。然則師尤重
於父乎。曰。父母生我。以身而師。生我以心。安得不重。然天下之
為人父者。不問其道不道。而皆有生身之恩。師必能生我心。而
後其重可與父匹。故曰成我之恩。與生我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鄉。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問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啜菽飲水。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其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也。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趙註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
同姓。魯周公之後。故宗魯志。記也。齊疏。齊衰也。許。虞。粥也。滕。魯
註曰。齊。衣下縫也。疏。麻也。布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
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
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六十九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趙註曰。深。甚也。墨。黑也。即位。即喪位而哭也。
之內也。未。有命戒。若喪不言也。可謂曰知。世子能行禮也。朱註曰。
歆。飲也。

測兩答開首。言親喪問所自盡也。不可以他求者也。二語重叩
入子之心。最為警切。故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真所為淚出痛腸
者。非此。則雖服三年之喪。亦不過具文耳。至滕文公。是誠在我
一語。雖啓自孟子。亦必有發於天性。而不容自解者在矣。

商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刑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註疏曰詩邶風七月之篇言夜也也校也乘升也治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紬索急治野處之屋也其始播百穀春事起爾將播百穀言農事無休已未註曰泰則能其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陽虎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恐爲仁之害於富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益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廢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一

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八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耆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朱註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界其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與鄉之界也野與都鄙之地也凡一而助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餘夫年十六也守望防寇盜也趙註曰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二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趙註曰踵至也捆猶甲拆紮屨欲使堅也陳相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孟子湖南講

者與民並耕而食養稔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
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餽糞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
為陶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註疏曰養稔熟食也
自具食兼治民事也若裁也裁穀物也倉有屋曰廩廩病也鐵以
鐵為犁也械器之總名陶冶治金之匠舍者止也朱
註曰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失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此語九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二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朱
註曰此以下皆孟子之言路謂奔走道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
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
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
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
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匠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朱註曰洪大
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登成熟也道路也版布也
舜臣名烈嶺也疏濬皆疏通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濟深汝漢
混酒皆水名今水路惟漢入江汝漢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俟也
后稷官名稷為之契亦舜臣名註疏曰樹種藝也五穀謂稻黍
稷麥菽也放勳堯號也民勤勞者備其勞曰勞民之來歸者備其
來曰來匡正也直道其曲也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翼之
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天以
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七十三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朱註曰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巍巍
巍高大之貌不與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
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
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
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蘧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今也南蠻瞽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
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纔平得水土又要教稼又要明倫謂人要民這樣忙迫何緊

若不身親其事愚民如何理會

血果無立初具法于宜自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人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旄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註疏曰陳代孟子弟子。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伸道也。虞人守死圖之。失招之當以大冠也。志士守義者故常念死無棺槨及溝壑也。元首也。勇士喪首不顧也。朱註曰。尺曰尋。四也。獵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彌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孟子湖南講

孟子湖南講

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令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註疏曰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嬖奚簡子幸臣掌主也。範法也。橫而射之。日詭遇詩小雅車攻之篇。令矢如破矢中如鉞破物也。貫習也。

商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識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不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卷之八

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

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蓋頭曰起貪二字明枉字長字後字多矣簡子幸臣掌主也範法也橫而射之。日詭遇詩小雅車攻之篇含矢如破矢中如錐破物也貫習也

商測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不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行天之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義爲大野。淵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伸其示也。故詩曰。子方

測當時公務。張儀遊說諸侯。人皆被他驚動。稱之爲大丈夫。

孟子訪遠怎麼呼得大丈夫不進窳庸人主意旨所向去迎舍

原是體。大道原是義。那不統二義。體而統。固天下之廣居。天

之正位。天下之大道。只要形容他一個極大的模樣。置之於

行之。遇着那得志不得志，各有作用。富貴貧賤，威武無加損。

孟子湖南講

卷之十一

這個纔是一個大丈夫。不要錯認了人品。

商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

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牧養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

敢以寡力不足乎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爾周

其籍助。以俱。案盛。案。稷也。夫人黻黼。夫人親養黻黼。絲以爲之。祭服也。不成不肥。廩也。所以曰。曰。曰。公。成。可也。曰。曰。士之。士。山。皆。豐。

覆器者。朱註曰。在器曰成。成
二弱少。豈實何也。曰。三之餘也。猶晨

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吾國亦仕國也未嘗
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
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
朱註曰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如亦媒也

測

商童桂枝問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何至此疑出於孟子
之托辭而未必實然答曰要曉孔子何爲皇皇若爲一身富貴
則鑽穴踰牆何不可爲而乃又裝喬傲樣難仕爲也此其情只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是爲拯濟天下所以有比之爲喪家者果於天下有濟而卽比
以喪家甘之矣此誠大聖人心腸而不可與小人儒小丈夫同
日道者若難仕又豈爲一身名節枉已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爲
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

彭更問曰後市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
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爲泰子以爲泰乎趙註曰彭更孟子弟子泰奢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
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若哉孫疏曰通功易事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也所作未成
輪輿之事事之既成謂之功梓匠人成器械匠人營宮室輪人作
車輿與曰梓匠輪輿與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
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朱註曰墁墁壁之飾也

測

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
說客既乖孔聖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
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何
者七雄爭強之凡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迹傾君此
時欲盡反遜士之習如孔子群十哲獨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
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忍然於世欲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乘車半功倍之會極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先矣未有能盡去
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
時君一而士之虛意而承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談
而餘反之偶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
之所以不可盡屏饒金之所以不能盡却也後世盜名盜利之
徒皆以傳食爲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窺迹於習詩文之山
人中後兼濫迹於講理學之士夫中矣其歸皆自戰國橫議之
處士而來也天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饒
黨錮溺流之禍吾不得不爲世運憂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以祀湯又使人問
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
十一
十一
十一

其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

子其與也餽亦餽也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箴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使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

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孟子湖南講

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不為周臣者匪與諸同

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

者於是殺伐之功

管東漢曰

之故神應之

以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不自請殺之

之言以實此

之謂也三王之合於五帝者

天下皆不為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咻之曰楚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

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曰楚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湖南講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

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

賜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賜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魯子曰齊肩諸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

之勤也

之勤也

之勤也

之勤也

廉紂諛臣五十國與紂共

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此

知相忍夫必然曰春秋所紀或書其現在或書其已往則其人
信未必見何以使之懼只有了春秋揭名義於中天俾千萬世
為人臣子者皆知法戒故謂之懼正不局在一時也○孟師尹
問孟子說無父無君真見得為禍之烈所以要辯若說流弊反
覺寬了楊墨答曰本文語氣原排之不遺餘力然無父無君未
見有其事只在為我兼愛內推出故謂流弊所必至耳春秋戰
國時學術未經統一楊墨亦各要倡明理道以持世當時尚以
孔墨並稱今楊氏語散見列子等書墨子則有全書俱可攷見
但他所執不是大中正之矩故其流不能無弊孟子以孔學
主持世教楊墨並存則散而無統凡論道理有遜有顯欲顯此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一

一法不得不遽彼一法楊墨不熄孔子不著所為正在此蓋楊
墨乃釋老之外道闢之亦未為過後儒因以楊墨攻釋老殆欲
竊附孟子之禹功而末之深考耳

管東濱曰楊墨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程宗禹之胥手祇足
以利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
之用而荒於體者也楊朱宗老氏之無為無欲而民自正非教
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
而疎於用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
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豈
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

子所居之室與抑亦益踞之所築與抑亦益踞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之所積與抑亦益踞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朱註曰豈有分
也制言無力不能行也巨擘大指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
辟繡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鮮者已頻頰曰惡用是鮒鮒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鮮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鮒鮒之肉
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趙
曰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繡仲子兄各戴為齊卿食采於蓋
萬鍾也仲子也鮒鮒鳴聲哇吐之也○高士傳云陳仲子字
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妻
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
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
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
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一

○廉節乃士人所最重但須與大節有關不容無辨匡章述陳
仲子之廉至於無聞無見可謂廉到極處了孟子說於齊國之
士為巨擘止以視乞墻之齊人輩為勝耳若稱之為廉仲子怎
麼做得來充仲子之操必須是蚓總做得夫蚓原是不需居食
的仲子不免要居食還是伯夷的還是盜跖的借夷跖以別居
食之清濁若說他身織屨妻辟繡為無傷則他於兄世祿之室
為不義之室而不居於母殺鮮與食為不義之食而不食何至

之食則食。於陵則居。雖道妻與於陵是伯夷兄與母是。雖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母兄的既不食不居。則天下無復可食可居。必須做蚓。方可充得來。然豈真要做蚓。便做蚓。畢竟不食不居。以至餓死。豈就許他能廉。不過極口去難他。決做不來的。蓋廉節不根天性。於母兄處下得狠著。充此一念。矯激起來。則凡忍心害理。何所不可為。孟子深為世教慮。故不能不刻責夫仲子。

商王憇德問陳仲子苦其身。自是廉節。孟子何為鄙薄之甚。答曰。子見仕途中。多重簋不飭。有清操者。深慕之。偶見一能清者。於職業毫不欲犯手。斤斤保位。又見一清者。所上章疏。是非欺

孟子精義

卷之二

問一味占風。而彼方以清品自負。莫之敢管。是廉亦有大害於世處。必本之慈孝之大節。而其廉乃有益。此孟子維世之苦心。

孟子精義 卷之二

錢塘葛寅亮 講

錢塘徐時泰 錄測

錢塘鄭尙友 錄商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疏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公輸若。魯之巧者也。師曠。魯之聰者也。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也。

孟子精義

五音。商角徵羽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趙註曰。為。大雅假。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樂之篇。愆。過。也。孫。疏曰。愆。過。也。言。成。上。之。今。篇。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

趙註曰。言。君。無。道。術。以。揆。度。臣。無。法。度。以。守。職。朝。廷。之。上。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法。度。君。子。不。信。禮。義。小。人。不。信。刑。罰。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

賊民與喪無日矣。趙註曰。言。君。無。道。術。以。揆。度。臣。無。法。度。以。守。職。朝。廷。之。上。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法。度。君。子。不。信。禮。義。小。人。不。信。刑。罰。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何事君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朱註曰詩人雅板之篇對之貌非賊也

通章只是要行先王仁政一箇意思文中如不以仁政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爲政遵先王之法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不因先王之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無禮下無學言則非先王之道皆只一意內故曰凡四見俱是引成語每一發論必借古先哲言以爲印證中間又引詩以抽繹之孟子文章類多曲折獨此章意思既只一端言語又無多變總是要叮嚀告誡故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詞煩而不殺也喪無日以上是詳論爲君天之方蹶以下專責爲臣規矩六律乃借來引起仁政規是爲圓的式矩是爲方的式不以規矩就不能成方員了律是截竹爲管以出聲的凡陽律有六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托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若不以六律就不能正五音下堯舜之道乃如天好生這等聖人若不以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今人卽有仁心仁聞未得實効者以不行先王之仁政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卽指前意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法亦必待人行而不能自行如非道弘人一例仍責人以行先王之政也此故曰爲第一證既竭心思焉他心思竭盡了若沒箇方

法者繼者接續之謂以政接續其心思政便不可不繼凡就仁義言於天下爲政之因先王亦如爲高下之因丘陵川澤乃因利乘便之智也此故曰爲第二證惟仁者單指行仁政的不帶仁心仁聞上無道揆二句各自開說道揆是以道理爲揆度法守是以法度爲持守總是仁政上無道揆朝就不信道得以意爲更張下無法守工就不信度得以作爲濫巧度是度數如車旗服色都有箇隆殺以辨等威四民單指工言者惟工之制器能亂成規也朝不信道君子遂犯了義工不信度小人遂犯了刑上無禮卽上無道揆朝不信道下無學卽下無法守工不信度賊民興卽犯義犯刑乃約其詞以證上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曰爲第三證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二句止帶說的只重着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責君便是責難以先王之道去敷陳非先王之道的去閉阻便是陳善閉邪不把先王之道去責君便是吾君不能更無別義此故曰爲第四證要之通章反反覆覆俱不出一意總只是行先王之仁政而已矣

商林泰業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語何故答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穩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闢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卽此可知看孟子之法○陳齊鳴問通

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開逐細提出。曰遵曰智曰揆。遵則不過守其成規。智則須有聰明識見。揆則須有籌度較量。似暗與竭心思句相映。字眼俱非虛下。答曰。凡看書要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為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揆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汪汝翔問。書曰。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工字通指各衙門。所該甚廣。謂何單指工匠言。答曰。朝字內已可該得。臣工下又緊接小人犯罪。故以工匠言較貼。四民中農商無關制作。惟百工於凡官室車旗服色。隨他意思。能作為奇技淫巧。即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章首借喻規矩六律。亦皆工之所為。欲遵成法。此言未可忽視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朱註曰。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幽厲虐虐皆惡。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測 規矩方員之至。是引起聖人倫之至。來人倫所該原廣。而此章只為君臣發論。即聖人倫之至。亦是引起的話。至者盡

倫之極。而無可增減也。欲盡君道臣道。皆必法堯舜。不法堯舜。便是不敬君賊民。故引孔子之言。道二。非仁即不仁。更無別路去走。復指暴民之君。身弑名辱。而引詩以示鑒。愈見堯舜之不可不法也。

商 戴國士問孟子。曾言道一。而此引孔子語。又言道二。因何不同。答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未分時。這是繼之者善。故道二。陰陽既分以後。有善有惡。故道二。然此乃原本之論。若此處道字。則止如道路一般。欲其慎所行。毋輕失足也。

管東溟曰。君臣之道。獨以堯舜為至者。堯舜官天下。不為宗廟子孫養。保計而為萬世生民永賴計也。仁之至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趙註曰。三代夏商周。謂公侯之國。四體。身之四體。

測

商 以事要在諸侯不仁。天子諸侯不仁。指暴民說。主虐不仁。就從欲滅理說。今多指諸侯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趙註曰。反其仁。已仁猶未至耶。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測

商

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朱註曰恒常也雖常言而未必知其有所以故推言之而之本在身又以家本乎身也

測

商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
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趙註曰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慕思也溢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測巨室必係世篤忠貞德望隆重之大臣故為國人天下所係
望若跋扈強臣何能得其歡心即得之而人心愈不服何以能德教之大行也

孟子

卷之二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趙註曰有道無道此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六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逃不以濯
趙註曰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德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德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義上繫其教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趙註曰有道無道此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六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逃不以濯
朱註曰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可活此之謂也為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可活此之謂也為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可活此之謂也

測

商

孟子宗聖問為政於天下管先生止信大國五年不信小國七
年因引勝事來證觀文公當時孟子只許他為王者師則小國誠難然漢高不階尺土五年成帝業其致王又何以如是之速
答曰文王藉太王王季之世德又身自布德行仁猶不能即王天下小國七年不過以此歆動時君而實難取必若漢高則當四海鼎沸瞻烏靡定之時與七雄之世守祖業各子其民者迥別戰國時即有行仁致王者欲大國之奉貢稱臣猶易欲其納

孟子

卷之二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
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數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朱註曰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可活此之謂也為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可活此之謂也為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可活此之謂也

卷之九

商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淵醜魚者獺也為叢敗爵者鵲也為湯武敗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戰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註疏曰曠廣野無食魚者鵲食鳥雀艾可灸人病也及溺此之謂也乾久益善故以為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與同齊與崔同

測此論天下得失之大勢最為痛快直捷得天下只在得民得民只在得心得心只在順其欲惡這就是仁了民之歸仁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曠的而不仁之桀紂又為之賊如獺之為淵醜魚鵲之為叢敗爵兩下各各趕緊只苦無箇仁者今天下有奸仁者則諸侯都來為他戰自不得不王今之欲王者正如病深須蓄艾艾苟不志仁則病終不可起必至陷於死亡舉天下皆然無可拯救故又引載胥及溺之詩以嘆息之

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入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朱註曰暴猶害也義乃天理之實行故云正路趙註曰曠空也哀傷也

測

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趙註曰爾近也朱註曰爾爾通方字通用

卷之二

孟子湖南講

測事即行道之事親親長長只在人人自己身上做道何等通事何等易然天下即此便太平則遠且難者原不出此且易中又何必求之遠求之難哉

商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朱註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下悅於親之類是也

誠以真心言。此章已詳發中庸內。

單東坡曰。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孟子以思誠易誠之二字統精曰之字較捷。思字較細。其究一而已矣。內典以聞思修爲三學。聞在思先。修在思後。合此三言。功乃無漏。但言誠之則不必分聞思修爲三學。而三學自在其中。然孟子單舉思則聞與修亦未嘗不該其中也。學者殊不知於字義上起分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吾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吾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者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朱註曰。作興皆起也。太公呂氏名尚。天下之父言商德皆尊如衆父然。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商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趙註曰。鳴鼓聲其罪也。連諸侯合縱者也。宋註曰。戰開聖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這借冉求的賦粟倍他日。形起善戰者以甚其罪。所以說箇况於爲之強戰。他爭地以戰。殺人盈滿郊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滿城郊。真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入之血。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極口形狀殺戮之慘。不勝痛心切齒。卽置之死地。尚有餘恨。不容者。死還容他不得。故善戰者當服那極重的上刑。連諸侯是構釁以起戰爭的。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是加賦以供戰爭的。又次之。這連諸侯的固有罪。任土地乃任用土地。如後世開荒以盡地利。這又何罪。照上邊賦粟倍他日看。冉求是足民的。難道於常賦外。別有所加。不過也是辟萊任土的方法。先王澤梁無禁。原要留些餘利以與民。怎麼去竭澤而漁。說這等人。似與冉求的賦粟相應。然總爲痛恨善戰者。加賦亦爲供戰爭。故借此以相形耳。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商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胥中不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趙註曰。眸子也。瞭明也。眊蒙眊目不明之貌。廋也。

○孟子生平的學問。惟有養氣與觀眸子。是千聖所未發。乃出於獨見。養氣還在氣上。觀眸子更在神上。一發精微了。存乎人者莫良善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人之惡。怎麼見得。胥中正則眸子瞭焉。光明。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蒙昧。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不是把言帶說的。正在聽言中看他眸子。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表些虛頭。便眸

孟子曰：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所以在聽言時看他眸子，而更進退不去，人焉廋哉？

西華星岳問：觀眸子專在聽言處，世間儘有一等人，肚裡甚是好漢，口裡不吐一詞，却如何去看他？答曰：難道竟是啞的，免不了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餞，以不言餞，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觀他眸子，本文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以觀眸子緊頂聽言，語氣亦自可玩。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孟子湖南講

商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朱註曰：淳于髡姓，髡名，齊之辯士，援其也，受取也，援救之也，孫疏曰：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

測：淳于髡要詰難孟子，不援天下之溺，把男女授受引起來談，男女授受不親，是經常之禮，嫂溺援之以手，是濟變之權，權雖不用禮，而實不害於禮者。淳于髡得了手援一言，便說今天下溺矣，夫子何故不援，明是詰孟子無援之之具，不知孟子援天

下之具，專恃有個道在，故說天下溺須援之以道，嫂溺只援之以手，子要我手援天下麼？淳于一言不知手不可援，但是舍所學以從人，便沒了道，只空空一隻手，放依手援反詰之，而辯士亦自無辭矣。

西華星岳問：權訓稱錘，錘不離稱，權亦不離乃，相放依為用者，今以手援為濟變之權，是權止用之變，而不屈之實，經與權似截然為兩了。答曰：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即守經也，未可與權，則權尚有待，豈得便與經不離，此義已詳發於論語，茲不必贅。○浦喬問：孟子一生息邪說，正人心，守先待後，那一日不是援天下，政不必在道行權，乃以為手援天下，何自歎若此？答曰：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為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諸國光曰：何以謂孔子萬世為王？孟子功不在禹下，曰：濟世安民者，見之實事，其道行，立言垂訓者，托之空言，其道明，堯舜協和風動，因有典謨以垂後，則行可以兼明，孔孟設教，春秋戰國，不免淪胥，則明不可以兼行，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為，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驚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後儒欲張儒幟，故極口誇大，謂不必得位行道，而孔孟之自處，其實不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也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之問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其大焉。何也。夷傷也。夫子教我以正。子之心責於父云。

測

商

管東溟曰。父子相夷之說。孟子蓋痛懲子之責善於父而言。父亦與有責焉。聖子聖門之大賢也。私去根。彼父一仗而斃。孔子不拒。點而拒。參樂書。亦首名卿也。其于錄述職功。以對君一日而獲三大夫於朝。遂用貴之。君子以爲善教。亦無謂之責善。子而教不遠。張父老之所不及耳。父非曉。子非舜。而樂言父子之問不責善。亦不可以訓後。

孟子曰。事親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疏曰。事親養親也。也。曾皙曾子父。曾元曾子子也。不承親意。故曰養口體。

測事親守身。這個道理。推之天下而皆準。謂之大根於天性而不移。謂之本。事親本於守身。原只一個。不可分作兩樣。後邊引曾子的養親。說他能養志而許可之。因曾子平日原是啓手啓足。能守身的。古人文章。每說了一邊。遺了一邊。意思隱隱可見。

商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趙註曰。適。過也。詩云。聖人交。徧適我聞。非也。

測入不足與指適。政不足與間阻。不是輕這入政。單只要剔出箇大人格。君心之非。來。君心之非。那裡見得。照下君仁君義之反。乃心之殘忍。乖張處。格是通徹。把那仁不義的所在。都通徹了他。便君心都是仁義。而莫不仁。莫不義了。君正。卽頂仁義來。故下邊徑接一正君而國定矣。國定。內人政都可該。何消去。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開道。這如孟子於齊宣不忍一牛。反覆推敲。曲引到保民上。便是格仁之一端。

商

管東溟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爲古之格言也。然孔子非大人。平定公亦嘗用之。何以不能格其非。而有女樂之愛。曰。是時用孔子者。季桓子非魯元公也。格心之術。何所施。故嘗自歎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此克己之盡之。言而平日之未嘗得君。然矣。言行相驗之。密世未有如孔子者。孟子亦非言小。願行者。觀其情。齊宣曰。王由足用。爲善而以一暴十寒之故。又曰。無惑乎王之不復。齊宣亦於格心上。肯用力。而志不克。遂云。若宋儒之折柳。必規與直。許唐伯友之漸起。君厭吾實不敢許。爲格非心之道。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趙註曰。虞。度也。測虞是猜度。求是尋求。都是自己心上事。心上本自明白。原不

然有這不虞之譽原曰求無毀然有這求全之譽
恐人被毀譽搖奪故為指出自心要在自作主張觀人之說不
必用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趙註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
言之弊責也

商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測為人師之患專在於好有此一念則必實高我慢未得謂得
學問斷難進益然則師可廢乎溫故知新不得已而感之可矣

孟子湖南講

商

管東溟曰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
儘有孟子泰山嶽氣象也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于尤
無寧齋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充未盡處多也伊川實
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伊太極圖說明道所對人言皆受學
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
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掩而伊川故掩之以為得不傳之學於
遺經者明道先生也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元子之
所推尊者則謂孟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却又不忽周茂
叔而引之曰窮神盡性之學至伊川王氏張其誠曰達則為帝王
得則非陰陽之學至伊川王氏張其誠曰達則為帝王
師窮則為萬世師更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
師又安可謂萬世師乎一人是師如此說終可配禪門黃葉止
啼之案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
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曰克有罪趙註曰子敖王驩也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館舍未

商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餽啜也朱註曰徒但也餽食也啜飲也

商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趙註曰猶告與告同也

孟子湖南講

孟子

商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路之手之舞之趙註曰事皆有
實事親從兄仁
義之實也朱註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節文謂品節文章

測仁義智禮樂這等極大道理學者皆多方去尋求未免視之
遠且難却不知有個實落所在如仁之實只在事親便是義之
實只在從兄便是智之實只明知斯二者勿舍去便是禮之實
只品節文飾斯二者便是樂之實只喜樂斯二者樂則便發作

只品節文飾斯二者便是樂之實只喜樂斯二者樂則便發作

商王一虞謂仁義本一源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判而爲兩何也答曰義從一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戴明

卷之二

問從來四德只說仁義禮智此獨增個樂來孟子恐人認名理太拘故復於事親從兄中寫出一段活潑生趣樂乃和合仁義禮智的似更爲發前所未發答曰要曉得他章旨連說幾個之實原爲世人將仁義禮智樂的名相認做一個鐵板道理故把事親從兄極簡易活潑的事來指點掃除那名相之障礙若復將樂與仁義禮智另增一翻比量反於通章宗旨搖亂不清矣○注一辭問舊說實字與華字相對如桃李之實有實方有華似亦可通答曰說孝弟是實終說不得仁義禮智樂是華另尋個華須以齊治均平書中所無的字來作對惟以名對實仁義等字俱虛名孝弟乃實着方是就本文看出循名求實之意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莽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志爲父子者是此之謂大孝

朱註曰得者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稱以諭之於道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趙註曰底致也

舜樂也顧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施也

卷之五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馮水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趙註曰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一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揆度也言聖人之變量同也朱註曰符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故則左右合以爲信

商測

子產總鄭國之政 其乘輿濟人於澮澮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

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入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漆洧二水名惠謂私恩小惠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枉方矯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僑也輿梁可通輿與者辟除也辟除行人使之避已

〔測〕子產是春秋殊絕人物他為政一年與人諉之孔子稱其使

民也義豈是行小惠的漆洧濟人事出偶然要必有故當時遂

傳為美談孟子恐為政者效尤故斷他只是小惠而不知為政

的大體若是冬月成了杠梁民自不至於病涉此乃平政中一

節君子平其政則凡政事皆得其平而無缺失矣如此雖行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人亦可那得人人去濟他若要人人去濟得他歡悅恐欲濟者

多日亦不足矣孟子論政最得大體但子產濟人之後未必不

去成杠梁未必要人人皆悅學者須觀其生平行事而不可輕

議經世之大賢

〔商〕戴士揚問孟子譏子產玩本文悅字類驩虞似與卑管仲同

意答曰只看左傳子產的行事那一件可嘗議得子產人物不

下管仲管仲時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個霸子產處不可屬

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

用孟子亦不是要說壞他只借來為自已立論如後而萬草所

六舜皆不必有其事特以存一種議論耳

〔測〕東漢曰子產孔子之所見事者也雖以惠人稱之然亦表其

如為政者乘輿一時之偶何至於政又安知此後不處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

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

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

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擄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商〕湖南講

卷之二

〔測〕

〔商〕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測〕

〔商〕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測〕

〔商〕

〔測〕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測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個非禮非義但語句卸到禮義上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却弗爲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着強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豈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商楊奇微問孟子明說非禮非義即孔子惡似而非之意謂何孟子湖南講

以禮小義言答曰此只是玩本文似是而非卸歸到非上非禮義之禮義卸歸到禮義上下面單指大人不爲又測出賢人君子亦在所爲故說是小禮小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測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測人有不爲不但揀擇不該做的不爲就是該做的若見事風

生躁心浮氣斷是做事不來的有不爲乃凝然不動沉心定力蘊蓄有素方纔遇着事定然做得來

商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測

商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測不爲已甚只是不做得過當人若有意爲聖人便不免刻厲過高如伯夷清得已甚柳下惠和得已甚只成得一偏之聖孔子時中只恰好便了所以不做到已甚處此即堯舜之所謂中也

孟子湖南講

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測大人能達權通變不爲拘謹言不取必於信行不取必於果只要合宜的所在便隨着他做如孔子之不踐要盟孟子之去齊濡滯便是孔子亦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儒之所堅執者正大人之所不屑拘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疏曰赤子嬰兒也似小

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大人就是上文不必信果的大人。他的品地豈容易造到。然究竟只不失赤子之心。赤子要食乳與安適也就帶了識情。但他知故未萌。思慮未起。不全憑識根用事。尚未離却元初本心。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塗同歸。方合着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不是充拓於有生之後。正惟還邇於方生之初。故謂其不失赤子之心。

商馬揚問。嬰兒之未孩。固是知故未萌。然到學問造詣處。畢竟要充拓方得。如何云不是擴充。答曰。不是不要擴充。但擴充是用的功夫。於心量不會另添些子。赤子本體未斷。大人只合着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二十四

本體所以說聖而不可知。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云。無聲無臭至矣。但有擴充。便有知識。是賢人君子時事。大人却用不着。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測

商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測深造者。等級層累而入。求進不已。道所造的程途。以道者。

一些不放空。步步踏着實地。是這等遲鈍。去做還為甚麼。單單欲其自得。得是得些甚的。究竟只是個自。不離這本體。初時若隔。而工夫到了。忽然如有所得。即所謂貧子之衣珠者。居是居。積料自中之儲蓄。既自己得的。則牢牢在我。所謂臣不能獻之。君子不能獻之父。再動移他不得。居處便安穩了。資是資藉。料自中之受享。既居得安穩。則根深不拔。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濬於不涸之源者。資藉他便淵深了。取是取用。料自中之設施。既資得淵深。則隨取隨有。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到處都逢着源頭了。居安資深逢原。乃相因而至。無有漸次。這許多好處。必須至自得。方受用得着。故君子欲其自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二十五

得之也。若不待自得。便有。君子何不捷取。而必以遲鈍為哉。

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測玩詳說與說約。語氣倒重在說上。若為講學者而發。詳說不

能鑿空杜撰。必須根於博學。舉凡古今名物。一一去體認了。又詳悉去發明。這豈是誇多闢靡。將以反到說約的所在。約是舉

一語而百千萬語俱該在內。皆詳博中研磨既成。恍然有悟。在舉一端。頭頭是道。故能反說約。到此方不枉了博學詳說的

工夫。

商

孟子曰：「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測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

而同歸於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為之敵，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趙註曰：「蔽，善實也。不祥之實，何等也？」

孟子湖南講

商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趙註曰：「徐子，徐辟也。朱註曰：『亟，數也。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科，坎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測發仲尼取水之故，乃有源之泉，混混長流，不舍晝夜，自漸次盈科，以至放海，有源本者如是，仲尼是之取爾，若無源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一時盡皆盈滿，其涸便可立待，以此為學者，不去深造，弄了些虛頭，聲聞過於情實，少不得要敗露，君子以

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正不必詳言，就原泉有本中，自可想味耳。

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趙註曰：「幾希，無幾也。庶民，去之，去也。倫，序也。察，識也。」孟子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趙註曰：「旨，酒美也。邇，近也。忘，也。生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朱註曰：『方，猶類也。而未之，而論為如古字通用。孫疏曰：『儀狄造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孟子湖南講

商

昭大德建中於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書曰：『文王不於億萬，於億萬。』」
朱註曰：「億，保也。小民，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推賢則通人矣。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三王，禹湯文也。孟子曰：『王武王，文也。武王明父子也。言父則子不待言，故但云三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趙註曰：「迹，熄也。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惡之類也。齊桓晉文，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取之。」

測這四章合看，歷叙列聖之全人道，以延道脉，而自已亦寓竊附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原說犬牛之性，與人

性不同，此乃只異幾希，亦見得人與禽獸同具一性，但性靈不

免落在情識上。情識埋沒得重，便墮落爲禽獸。情識埋沒得輕，便免於墮落爲人。幾者，動之微，聽之不聞曰希，乃至微之義，照下察於人倫看。禽獸絕不曉得人倫，人還曉得人倫，人與禽獸只在這一隙之光，所爭僅幾希耳。庶民有此隙光，未免惜之，反覆竟失了去。君子有此隙光，能葆在不失，常存着他，因舉舜以立人極焉。舜明於庶物，庶物不是事物，卽指人與禽獸。曉得人禽之所以分處，所謂人心惟危者，人倫卽在庶物內看出。那親義別序信，能剖察詳悉，正指幾希。所謂道心惟微者，人倫之藹然有親卽是仁，截然有辨卽是義。仁義不外人倫，舜自心卽是仁義，乃由仁義行將出來，非去行仁義以強就之也。論道統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一

源，實跡伏羲畫八卦，帝堯揭一中，乃獨舉舜開端者。這章書單要全人道，舜遭人倫之變，能曲盡其道，且以匹夫而玄德升聞，更見道統不假爵位，故斷自舜始。跡舜而下，禹湯文武各舉兩端極大的事，以例其餘。周公兼三王施四事，而以一思貫數聖之精神，蓋上承列聖，下開孔子。於此尤喫緊焉。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王者之迹熄，謂巡狩述職廢也。自巡狩廢而風謠不陳於太師，述職廢而雅頌不歌於燕享，是風雅頌之詩雖存，而置之不用，卽是亡了。詩亡則王迹無攸，孔子因作春秋以存王迹焉。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原是一般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以桓文皆率諸侯以尊周，所載之事獨詳，其文詞乃最便官之

筆，這也只當一列國之史。一經孔子筆削，則褒貶是非便有，與不該，這就是義。然此乃天子之事，而非匹夫敢議，故謂其義則丘竊取，竊者，私竊。若以存斯民之直道，而非敢爲天朝之衮鉞也。由孔子至今，年代未遠，論其遺澤，澤如手澤，口澤有形跡可據者，不是流風餘韻。君子小人以有德無德言。君子是以學業啓後人，他的嘉言懿行必有爲人所睹記，其德澤至五世方斬絕。小人是以術業遺後人，他的恒產技藝必有爲人所憑守，如所謂箕裘之紹者，其利澤亦至五世方斬絕。舉小人乃以形君子耳。孔子去孟子不過數世，所以說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竊淑善諸人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子思則親受業於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二

孔子，其淵源有自，則全人道以延幾希之脉。孟子亦有不得多讓者矣。
商張右氏問幾希二字，諸講有謂這些子作虛字言者，有指心之靈覺言者，從未有影着人倫說。答曰：這些子畢竟要討個下落，却在那裡？卽是靈覺。曰：既是靈覺，禽獸也會目視耳聽，與人何別？再討個下落，又在那裡？曰：看來畢竟在人倫上，但人倫禽獸也有曉得的，如雁之貞序，鳥之反哺，人亦未便異得禽獸。曰：人有弑父與君殺妻食子者，若只以偶然變異論，可遂謂庶民去之，禽獸存之乎？曷不曰君子道其常？○柴世坊問：庶物統指人與禽獸，不若與下人倫句相別，下句單指人，此句單指禽

孟子胡南講

卷之二

無位看今講屬有德無德竊疑無德的小人其澤如何到得五世答曰小人之以田廬創業遺留後人固不待言更有工藝術者子孫守其先世名色決不肯假人俱是遺澤若依舊解則孔子未嘗得位難道可屬之小人此說不通

管東溟曰何以言王者之迹總而詩亡天子遺諸侯曰遷葬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王者之迹也東遷之後天子既不特經方禮而諸侯亦罕有述職於王朝者故曰述職述職何以詩亡禮天子述職則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太史記之故列國之風不亡諸侯述職則天子之德則歌雅頌以叶聲而列國傳之故王朝之雅頌不亡註以黍離降為國風訓詩亡非也蓋言王侯之國風雅頌兩不相通雖亡猶亡耳若言黍離為王風之降則降之者誰耶詩亡何以春秋述亡詩若言黍離為王風之降則征伐等大事關天子之綱紀何以無紀載春秋述亡不作魯望國也周禮又盡在魯是以魯史起於春王正月於西待後麟若逸詩也列國亦皆有史何以獨舉魯之史從已於魯曰言

孟子胡南講

卷之二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溺廉惠勇三者皆高行然必有確然之見以成其是若可以又傷者不能成全其廉惠勇故謂傷之也取與廉原是相反與與忠死與勇却是相合相友的同有共而相合的亦未必是不為細察

蓬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曰羿有罪焉羿造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墮之子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

謂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術之善

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

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趙註曰僕御也端人用心不邪辭辭疏曰抽矢扣輪抽取其矢而

測

孟子湖南講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

可以祀上帝朱註曰西子美婦人蒙猶言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

測借西子以反起惡人如西子這樣的美貌一蒙不潔人

皆掩鼻即美貌不能常恃可見惡念亦無定形雖有惡人能齋

戒沐浴齋無雜念戒無邪念以潔其心沐浴以潔其體便可以

祀上帝上帝雖玄微其尊無對亦能感格得來這是一切皆

孫心慈惡念一轉如燈之照室黑暗盡明絕無遲留沾帶人可

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

其所以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

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註曰故者已然之

自然之勢也言日至者謂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為曆元也趙註曰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測這單要見性見性緣於智故又帶智說所重只在性上天下

之言性謂紛紛去講明本性都要指點他出來然在那裡去指

點他繼善成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只有那發見的成迹所

謂故者好指點得則故而已矣然故有不同有自然順利的有

勉強穿鑿的故者以順利為本然不以穿鑿為本然如赤子入

井人皆怵惕這是故便知他本性的仁了然這個怵惕緣於乍

見自然觸發這乃是利若有縛交等情作意去做便穿鑿了所

可惡於智者正為其不順性而穿鑿也乃把禹做個樣子如禹

便無惡於智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惟因水性就下而順導之智

者亦行其無事當因本性之自然而順導之行所無事即是不

鑿亦即是利如此則智為見性之智性體最大故其智亦大矣

凡說智處皆恨着性不得單以智言如天之高星辰之遠最難

知的苟求其故將那年月日時過去的步筭起來纔是千歲以

前的冬至日所謂曆元者直能指示於目前可安坐而致也此

故字即証前則故而已矣之故乃以曆數之最難知者為比量

然則那性雖從無始來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者得趣最廣之

指示復何難於言性哉

南方朝聘問性體玄默如何說得後面指出個行字乃是掃除

言字之意答曰明明說個言性却怎麼倒不許說○程遠猷問

故指已然之迹似不若屬固有之物看較深答曰若指故物謂

其深與豈是言句可說得的這專爲言性要指點性出來與人

看正要說向淺處纔可着得語言曰本字還作本體之本言曰

作本體須將利推進一層又屬深奧了只是以利爲本然作虛

字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八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孟子湖南講

驢言孟子獨不與驢言是簡驢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曰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王驢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

有他次故云朝廷也來註曰簡略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簡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

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趙註曰有

之存心者仁與禮也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

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趙註曰一朝禍來之患非已患也故不以爲患

測君子之異人者只是他存心處他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直接

下來正是存心異人處仁禮存心就是仁者有禮者他能親愛

人人也親愛他能恭敬人人也恭敬他恒者道其常此往彼

來一定之理乃有人於此待我橫逆則君子必自反其仁禮又

孟子湖南講

自反其忠這樣一片真心愛敬待人而橫逆猶是這真是妄人

與禽獸一般了難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這仁禮也行不通

未免動了退悔的念惟把他置之度外便我不爲他難倒故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憂是心上自己抱歉當效舜

之可法可傳故終身不能稍釋患是外邊覺得不堪常以仁義

自處不爲所間故一朝不可暫助大凡此感彼應人情之常世

人只曉得責人不知自反所以觸境便增感憤世途越覺得難

處君子只是在我自盡不去與人作對落得討個安閒此誠涉

世之善物也

商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計疏曰三過其門主手問孟子兼覆相待爲用凡纓冠者以冠纓貫頭故散其髮而纓冠於頭也

測禹稷急於救世顏子安於自樂孔子皆賢之孟子就斷他說禹稷顏回同道禹稷身膺君相做出地平天成許大事業顏子不過陋巷貧士將來比量豈不詫異其故在下文易地皆然處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七

見禹思天下有溺者乃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乃由已飢之以身任天下之重是以如是其急而顏子未當此任若易地則皆然都是做得來的就如那被髮之救同室閉戶之不救鄉鄰同歸於可正見禹稷顏子之同道也然而還有一說禹稷爲舜舉用必在道明德立之後顏子依歸孔子方欲從末由即有人用他亦必以吾斯未信謝之則易地可在異日而目前尚未必相同也

商沈振龍問禹稷得舜薦舉固在道明德立後顏子當時孔子亦以用行舍藏期之倘有人薦舉如何便肯把經濟埋沒了答曰顏子原是一個孔子質地只爭早天不得爲孔子在是

亦在是

孟子曰臣常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悖爽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朱註曰狠狠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七

商

管東溟曰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屏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得與秦交和而即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將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焉殺之下而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兵而還勅以吏案則謂曰臣非不能更舉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舉臣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

魯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魯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趙註曰薪木薪草也木也沈猶行曾子弟子微也

商

管東漢曰子思居位而有齊寇問守之居魯而亟問亟餽則辭之何其親於他國而疎於宗國也此有師與臣之別也春秋之世士無常君故君子不輕以言與人既委則又不愛其死此曾子子思所以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朱註曰矚竊視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八

測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趙註曰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施者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戶人覺也墻間郭外塚間也施施爾爾喜悅之貌由君子觀之

孟子曰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測借齊人來形狀那求富貴利達的雖是寓言却說得極痛切

那求富貴利達的昏夜乞哀不勝奴顏婢膝偏會驕人白日故作趾高氣揚只是人不曾看破被他設施若覩見來真是可羞

可泣於是把個乞兒遍處求討祭餘妻妾施從窺矚方相與訕

泣中庭而乞兒猶施施外來刻畫得這一段光景活現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正與此一般但在庸夫俗子若見他薰灼可美

由君子觀之那明眼人一看定覺得他妻妾亦必羞慚其不羞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人只曉得夫榮妻貴為最得意之場而不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九

知可羞可泣乃最傷心之事孟子處戰國時親見且驕且諂態狀極口形狀真千古絕妙文字至於今日則更有難言者安得

舉世有醒眼之日哉

商王慙光問妻妾羞泣孟子不過借來醜詆世間勢利之徒若

謂婦人果有此見識恐未必然答曰不說個由妻妾觀之而云

由君子觀之謂何不將本文一讀然婦人被夫欺嚇只是不曾

見若看見也難說不羞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趙註曰舜往于田謂耕歷山時也旻天秋天也萬章曰父母受

怨慕也故新于旻天怨慕言舜自怨而思慕也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趙曰怨無怨之貌竟曲降二女九男獨舟朱像子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遷之將遷位而禪之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孟子湖南講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趙註曰其美好也熱中心熱怨懼也舜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萬章問]舜號泣于旻天之故孟子說怨慕怨乃怨恨不順親的緣故慕乃想慕順親的情趣慕是未來而怨乃現在怨得緊愈慕得緊慕得緊愈怨得緊怨慕二字本相反而合來方見情之切至然怨字似乎怨父母尚不得明曰復引公明高之言以釋之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一氣貫下說我竭力耕田已是供為子職父母還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這等樣怨然當時舜在畎畝中玄德已升聞帝使其男女百官牛羊倉廩具

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這都是敘述下面方是發明天下之士悅之好色富貴這件件都是人之所欲件件不足以解舜之憂單要順於父母方可以解憂又將人之所欲內再發一層意思說人只有少的時節慕父母纔知好色就慕少艾有妻子就慕妻子仕就慕君熱中唯獨大孝的人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于大舜見之矣人至五十則少艾妻子得君都經歷過了不變乃是終身之慕斯足為大孝也

孟子湖南講
[商]喬世曾問舊說以怨慕分貼未順親以前屬怨底豫以後屬慕亦似有理答曰若未順親時無慕則其怨真是怨慕了二字

卷之二

何可拆開至底豫後方纔純是慕故前面說怨慕後面只說五十而慕本文自不混帳
管東溟曰此篇自舜怨慕章起至百里奚食牛章止萬章俱述舊聞孟子亦隨事據理以答之不細辯其真贗然皆聖學窮理中事也不厭細心以參之輕信輕疑皆不可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註疏曰詩亦風南山之篇然怨慕於父母也以女嫁人萬章曰詩之妻竟知舜孝父母止之不致過則不得妻之也
父母使舜完廬指階瞽瞍焚廬使浚井出從而捨之窮曰誤也

續牛下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
象往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惻惻舜曰惟恐臣庶汝
其于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註疏曰完治階梯也便舜登屋而指去其階其建其
舜與弟也謀謀蓋殺都於也舜所居成都故又為都君成皆
功也象言謀覆於君皆我之功也干猶戈戟也琴所彈五弦琴
也張彤弓也天子曰彤弓模也便治床以爲要也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孟子湖南講

測舜之事書經載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乃釐降二女于漦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負罪
引慝祇載見瞽瞍變變齊栗瞽亦允若是釐降二女時瞽瞍已
允若了那有不告而娶的事况以帝女下嫁豈有瞽瞍不聞可
瞞得過的這都是謬說孟子却不與辨只就那處變上發出一
段道理來說告就不得娶廢居室之大倫以對父母寧可不告
而娶便權宜也不妨至于焚廬捐階自上而下容或有之浚井
掩蓋焉能復出二嫂帝女非微象可得狎侮臣庶下海豈不得

爲於國相刺謬這一片皆齊東野人之語然孟子也都不
辨只就兄弟上發出一段至情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看見
象憂愁也便憂愁見象歡喜也便歡喜舜原篤於友于又象乃
父母愛子順親亦在他身上故與之同情然舜分明曉得象要
殺已這就是偽喜了又引子產之命商角爲校人所欺說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是方向向東便背了西欺只蔽
他一面故易非道是道理原無通身俱謬罔乃見他全體故難
彼以愛兄之道來他平日雖不愛兄這一時既有思君之言又
有惻惻之色或因用計不着忽起悔心舜就實信其愛兄故喜
他有什麼偽摠之不就事論事而特從心苗闡發蓋事有萬變
孟子湖南講

不可執一心止一念百折不迴後之處變者但存此一片心則
事變任所遭可耳
商金維垣問憂喜必有所指以舜視象思君之言爲喜更于何
處見其憂且下文只言舜喜憂似無着答曰這憂喜合來不過
狀他一時至情不必定以實事分貼若要實說象平日謀害兄
就是象憂處舜愁他不能化誨亦就是舜的憂處
象來漢曰程子之訓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天理人情於是爲至
果至乎曰未也聖人雖不飽而亦先覺象果橫逆至此而舜
不與較雖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何至怨以臣庶子治儲乎不
情乎其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吾恐此言亦非出
於孟子之口也出於萬章之附會則不可知蓋章之尚論古人
不逮公孫五遠甚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孟子卷之四

三 子孫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

庫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

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

謂親愛之乎朱註曰放廢道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流徙也其

謂親愛之乎工官名驪地人名二人比肩為黨三苗國名貧困不

服廢誅也蘇氏曰父名治水無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情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

發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趙註曰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

孟子湖南講卷之四

歲歲自至京師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此常常以下皆尚書

商 測 歲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

憂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

年喪是一天子矣計疏曰歲丘蒙孟子弟子也語也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

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才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

民也註疏曰詩小雅北山之篇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賦詩

詩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

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瞍為父而不得子之也

孟子湖南講卷之四

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註疏曰詩犬雅下武之篇武王所以長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朱註曰諄諄語之貌行之於

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

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人大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人大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人大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人大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孫疏曰書云惟天
大哉是堯舜也
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橫嶽五典，納於百禩，是暴之於
民也。五典克從，百禩時敘，是民受之也。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
在我，故云薦於民顯其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趙註曰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趙註曰訟獄獄不夫
決其罪故訟之也。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
孟子湖南講

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趙註曰即從
聽從人所欲也。
「測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孟子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
天下是誰與的？說是天與之，謂上帝也。既是天與，曾諄諄然囑
付否？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這三段問答，一段推進一段的。
下面也有三段應轉復問以行與事示之，怎麼樣的？曰天子之
薦人於天，就如那諸侯大夫之薦人一般，都不能取必。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一個故曰應轉，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怎麼樣的？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

百姓安。神享者如書經肆類於上帝及六宗山川羣神，
與上帝諸神必有相為感通而受其享者。天受，是天與之，百姓
安，是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兩個故曰應轉，復言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舜避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
歌的，都來從舜，舜相堯之久，得人之深，皆是天意，故曰天也。
三個故曰應轉，惟是天意屬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遽
然居宮逼子，便明是篡奪，非天與也。然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怎
見得是天與？引泰誓來証明，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以見人心即是天意，故謂之天與也。古人舉動俱仰承上帝，
而與天相對越，自後儒不信鬼神，遂以上帝為烏有，既不信上
孟子湖南講

帝，遂以下民為可虐，而三代以上之治，不復可見於世矣。
「商戴調元問：天字舊俱訓理字，又或訓蒼蒼之天，今講獨以上
帝言，竊恐人信不及。答曰：理字固寬泛不切，即蒼蒼之天，只是
虛氣所結，無有靈覺，何能主宰？說天畢竟指上帝，徵之六經所
載，上帝甚多，如湯武之放伐，歷考湯誓、湯誥、泰誓、武城諸篇，中
間俱推本上帝，其語不一，後儒竟將上帝抹過，上帝信不及，豈
六經亦不可信耶？」

管東原曰：按虞書堯舜禋祀於上帝，謂上帝曰嗇嗇，遂以
月正元且受終於文祖，肆類於上帝，則是時既已即行天子
事而進方岳矣。孟子曰：堯老舜幼，推尊之詞也。此云舜衣堯
冕，仍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信昭昭，傳誼昭昭。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大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士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趙註曰：陽城，箕山之陰，嵩山下深谷中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趙註曰：匹莫無也。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湖南講

卷之四十八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夏殷周繼，其義一也。趙註曰：仲尼無湯故不稱有天下，繼世之君，堯父之位故得稱有天下，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堯丙二年，仲壬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又治也，治而改過，復歸於亳，反天子位也。宋註曰：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孫疏曰：禮者，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

謂傳賢以天下爲公，傳子以天下爲一家之私，這人言亦是有道之言。然這等樣大事，豈人得着意其間？孟子所以歸之於天。

大與賢就與賢，天與子就與子，乃上帝默主之而非人之所爲。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避於陽城，天下之民來從禹，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於箕山之陰，那朝覲訟獄謳歌的俱之啓，這都是叙述下面方纔發明。丹朱商均之不肖，其子已不堪承統了，舜禹之爲相，又施澤久，人民更深，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子已是堪承統的了，益之相禹，又施澤永久，人民尚淺，復揔攬來，說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是天意，非人所能爲。大凡人不會去作爲而自然爲，乃是上帝之所爲，人不會去召致而自然至，乃是帝命之所致。世間一得一失，皆繇前定，何況有天下這等大事？若不曉得天命，只看

孟子湖南講

卷之四十九

那莫爲而爲的，這就是天莫致而至的，這就是命。世間多少不平事，一談之莫爲莫致，便無不可平者。自此曠觀千古，復暢論三代以下，如伊尹周公仲尼，俱有至德，都該有天下的，然以匹夫有天下，德若舜禹，也要有天子之薦，仲尼無薦，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如啓太甲成王，俱不若桀紂之爲天所廢，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周公與益相類，又詳述伊尹的事，說伊尹相湯以王湯崩，雖是太甲顛覆典刑，放之於桐，他能悔過，仍復歸於亳，以見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周公的事，因與伊尹相類，文煩無味，而約其語，說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引孔子之言爲重，說唐虞禪夏，夏殷周繼，統皆

孫於其義一也乃收結天與之意既是一樣則傳賢傳子
推引人可謂足議於其間矣

商應對問看啓賢句其實傳子即是傳賢惟後世以天下爲私
遇桀紂之子而不知更置斯不免於放伐浸失傳賢之旨耳答
曰因啓賢傳子即是傳賢畢竟是周旋附會傳之數世那能個
個皆賢若遇桀紂之子復要傳賢則輕變祖制人心不服爭端
必立致矣○楊初復問傳天下畢竟以傳子爲正若傳賢則人
多觀餽如燕子噲之事可鑒終恐行不去的答曰如此則堯舜
之聖其見反出禹下乎世間總是相習而成就不覺爲異如今
僧道捨父母出家即以師徒爲父子若創行之世必大駭矣當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日果代代傳賢人心自必相安永無放伐篡竊不知省了多少
兵戈之慘子往日於都中見利馬竇述其國主皆係傳賢號爲
教化王其人必不娶無子而又不必居相位但有德者授之迄
今不改永永無爭其教如不祀廟及殺食之說雖大背謬而國
主相傳之法則甚善世人見間隙中情量自想不及耳蓋所傳
之賢惟無子則不萌啓釁之端不居相位則不成逼上之漸法
密防嚴所以行之可久若再用舜禪堯之法廟祀傳若父子則
人心必愈相安矣翟御曰然則夷狄之制反勝於堯舜乎曰古
人機心不生防奸亦不密凡法制之詳皆因後世情偽日滋而
設堯舜大虛之衷見賢則授更何容心哉○翁與陽圃會說莫

爲莫致即訓詁天命今解似覺有異答曰此以莫爲莫致本
於天命非即以此直訓天命也只看世間科第士子或遇或不
遇那文字該得的不必言亦有僥倖的負屈的豈不是天命之
所爲所致孟子此言即是禪家通三世之旨但不說破所謂欲
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若不兼三世
看信有因果天亦何苦顛倒人乃爾○張堯克問命字有指氣
數之命有指賦予之命亦有別否答曰氣數是賦予的緣絲氣
數該生這個人賦予就乘氣數而生要之非有兩樣

管子漢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此非齊東野人之語也蓋有
至理寓焉孔子原判唐虞以前爲大同之世判三代之英爲小
康之世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豈非德衰則亦圓
其義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與賢與子孟子俱歸諸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天最當於儒但尊三代以前之天命而忽三代以後之天命
非孟子論世之衡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蓋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舂以滋味說湯至於王道趙註曰有莘
國名于野四干匹也一介一介草也蓋然自得無欲之貌也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千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趙注曰。權反也。覺悟也。宋註曰。覺後知後。覺如所寐者而使之寤也。內音納。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趙注曰。遠者處身遠也。近者仕近君也。去者不屑就也不去者爾焉能免。我也。牧官。築宮。朕。我也。毫。股郛也。言誅伐猶遠。傳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官築起。自取之也。湯與伊尹謀之於毫。迷順天而誅之也。歸罪曰。今尚書有伊訓篇。

○湖帝王世紀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有莘之君

留而弗進。湯求婚於有莘。乃嫁女於湯。卽以尹爲媵。臣至亳。囚以鬍姐。說湯。湯旣先以幣聘。則往就非無因。使尹不爲媵。有莘之君必不遣。自古聖賢多起微賤。縱有創憲之事。亦不足爲尹損。孟子恐當時干進者藉爲口實。故說沒有這事。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若非其道義。便是天下千駟這等富。他也不肯顧視。一介這等微。他也不肯取與。原是介然自足的。湯使人以幣聘。器器然無心幣聘。而惟於獻畝之中樂道。他原不要求仕。湯三使往聘。方纔幡然改訖。與我處畝畝之中樂道。豈若使君民爲堯舜之君民。而吾身親見之。蓋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知乃本體之明。了覺乃一念之

程明道竟覺了方知予乃天生此民中之先覺將以斯道覺民而非予其誰他的意中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破堯舜之澤未曾覺得他便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自與我處缺缺至非予覺之而誰是述其言自思天下至溝中是推其意又摠頂上文說伊尹任天下的重擔子是這等樣故就湯面說之以伐夏救民將天下都匡正了吾未聞枉已可以正人得來的況割烹辱已乃以正天下豈有此理大凡聖人之行不同遠近去不去總歸要潔白其身便罷了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字就借上文要字去反折他堯舜之道在尹湯不得不求恰像要他一般若以割烹去要未之前聞乃引伊訓說上天誅桀造作政教

五十三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十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萬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二萬

二萬一

二萬二

二萬三

二萬四

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二萬九

三萬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三萬四

三萬五

三萬六

三萬七

三萬八

三萬九

四萬

四萬一

四萬二

四萬三

四萬四

四萬五

四萬六

四萬七

四萬八

四萬九

五萬

五萬一

五萬二

五萬三

五萬四

五萬五

五萬六

五萬七

五萬八

五萬九

六萬

六萬一

六萬二

六萬三

六萬四

六萬五

六萬六

六萬七

六萬八

六萬九

七萬

七萬一

七萬二

七萬三

七萬四

七萬五

七萬六

七萬七

七萬八

七萬九

八萬

八萬一

八萬二

八萬三

八萬四

八萬五

八萬六

八萬七

八萬八

八萬九

九萬

九萬一

九萬二

九萬三

九萬四

九萬五

九萬六

九萬七

九萬八

九萬九

十萬

十萬一

十萬二

十萬三

十萬四

十萬五

十萬六

十萬七

十萬八

十萬九

十一萬

十一萬一

十一萬二

十一萬三

十一萬四

十一萬五

十一萬六

十一萬七

十一萬八

十一萬九

十二萬

十二萬一

十二萬二

十二萬三

十二萬四

十二萬五

十二萬六

十二萬七

十二萬八

十二萬九

十三萬

十三萬一

十三萬二

十三萬三

十三萬四

十三萬五

十三萬六

十三萬七

十三萬八

十三萬九

十四萬

十四萬一

十四萬二

十四萬三

十四萬四

十四萬五

十四萬六

十四萬七

十四萬八

十四萬九

十五萬

十五萬一

十五萬二

十五萬三

十五萬四

十五萬五

十五萬六

十五萬七

十五萬八

十五萬九

十六萬

十六萬一

十六萬二

十六萬三

十六萬四

十六萬五

十六萬六

十六萬七

十六萬八

十六萬九

十七萬

十七萬一

十七萬二

十七萬三

十七萬四

十七萬五

十七萬六

十七萬七

十七萬八

十七萬九

十八萬

十八萬一

十八萬二

十八萬三

十八萬四

十八萬五

十八萬六

十八萬七

十八萬八

十八萬九

十九萬

十九萬一

十九萬二

十九萬三

十九萬四

十九萬五

十九萬六

十九萬七

十九萬八

十九萬九

二十萬

二十萬一

二十萬二

二十萬三

二十萬四

二十萬五

二十萬六

二十萬七

二十萬八

二十萬九

二十一萬

二十一萬一

二十一萬二

二十一萬三

二十一萬四

二十一萬五

二十一萬六

二十一萬七

二十一萬八

二十一萬九

二十二萬

二十二萬一

二十二萬二

二十二萬三

二十二萬四

二十二萬五

二十二萬六

二十二萬七

二十二萬八

二十二萬九

二十三萬

二十三萬一

二十三萬二

二十三萬三

二十三萬四

二十三萬五

二十三萬六

二十三萬七

二十三萬八

二十三萬九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一

二十四萬二

二十四萬三

二十四萬四

二十四萬五

二十四萬六

二十四萬七

二十四萬八

二十四萬九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一

二十五萬二

二十五萬三

二十五萬四

二十五萬五

二十五萬六

二十五萬七

二十五萬八

二十五萬九

二十六萬

二十六萬一

二十六萬二

二十六萬三

二十六萬四

二十六萬五

二十六萬六

二十六萬七

二十六萬八

二十六萬九

二十七萬

二十七萬一

二十七萬二

二十七萬三

二十七萬四

二十七萬五

二十七萬六

二十七萬七

二十七萬八

二十七萬九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一

二十八萬二

二十八萬三

二十八萬四

二十八萬五

二十八萬六

二十八萬七

管束漢曰考史傳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則以轉組滋味遇湯之事亦非誣而孟子以荆楚勞賜屈之詞也曰史不遺其細節而堯舜之遺不以割烹也昔曰李求元帥與之錢力正旌其節遇三浴而尊爲仲父一聞瓦蓋上右至人儘有起自微賤不圖其光以修難忍能忍之行表不獨一尹也尹特遇湯和湯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註疏曰癰疽醫者癰疽名君所近御人也好事好毀人德行若為之辭則顏雝由彌子大夫彌子彌子暇也進以禮有辭遜之心退以義有羞惡之心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其樹遠適鄰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是貞子為陳國之卿陳侯周乃將公近臣當為衛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四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註疏曰

重美自鬻五穀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穆公之相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鄉黨自好邑里自喜好名者也孫疏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假晉道官之奇以其族行晉滅虢而遂歸於虞遂歸虞滅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四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為

我雖但得課程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問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實為天教朱註曰橫謂不循法度者也孔子之去齊接漸而行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朱註曰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清

取米而朱註曰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

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

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朱註曰聖者不勉不思

聖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小成而為一大成也金鐘屬震

宜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八音金石為

孟子湖南講卷之二

重故為衆音之綱紀於其未作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後

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

之所就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孔子巧力俱全三子則力有餘

而巧不足

測因論聖繇於智先從聖說起故歷舉群聖以發明其旨若伯

夷伊尹柳下惠孔子或指其事或述其語或推其意總不外事

使進退上分別各各臚列一番孟子乃自己斷他說伯夷伊尹

柳下惠孔子這都是工力造到極處的聖人了但聖有不同有

聖之清聖之任聖之時既同是聖人怎麼又不同這有

個所以然的緣故又將孔子來發明孔子合清任和而時出之

兼集三子之長謂之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鐘以聲揚之玉磬

面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並奏有個節次脈絡獨舉金玉二

音專要顯出個始終兩字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

事智是見地有見地方可開先聖是造詣有造詣方能結局又

將始終字比量個智聖出來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

具但繁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蕭韶九成者借樂

承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裡還狀不盡又比

之於射智譬那審的之巧聖譬那發矢之力射的把子立於百

步外由此而射於百步之外其至到那把子上是爾之力其中

那紅心非爾之力到此方見得智不但開聖之始而併要聖之

終則聖繇於智隱然見于言外孔子是巧力俱到見得紅心的

孟子湖南講卷之二

確所射便恰中紅心三子非不有巧只是見那紅心畧偏所謂

邊見者射去亦只中得紅心偏處若孟子地位何如三子既不

同道孔子又願學未能乃巧力俱有已望見紅心所在其射尚

將到未到者蓋學者見地功力不可偏廢有了見地而功力尚

缺未免落於虛見有了功力而見地不到未免落於冥行後之

儒者見地功力都不能兼全所以學術遂分兩途求其直接孔

孟之嫡派而庶幾兩全者惟周元公王文成兩大儒而已孟子

此言真發千古所未發而後之諸儒果不能出其範圍者也

商許光宸問集大成以後看來只是一意孟子要說聖繇於智

敬借樂以明之總宜重智一邊答曰既揔是聖繇於智只一語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八

便了。明何又有這許多說話。大畧孟子的書都以文章跌宕。人水層波。正不要一口吸盡。如金聲玉振句。若昭尋常說聲之於先。振之於後。把先後字眼早出。下而始終二字。便成贅語。何須再說。此正要借金聲玉振。剔出始終。又借始終剔出聖智。如新篁之褪。層層剥出。下又譬到射上。繞頓出其中非爾力到底還不一口說個中。繇於巧。你倒首先便要說個聖繇於智。○陳周臣問三子已是聖人。想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為邊見。答曰。既說未恰好。怎麼又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二氏未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宗正派。視孔甘遜一等。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視孔幾成敵國。孟子尊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擴。正統一聖真之意也。○江之璧問。巧雖在力先。必須藉力以發。矢力雖在巧後。亦須藉巧以破。的聖智雖始終。似不得兩截分開。答曰。是但始終處且分說。後方合說。乃是開闢步驟之法耳。○楊以任問。智分四德。不過一端。此何以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為覺性。四端皆得之方靈。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良知為宗。蓋聖猶造詣之程級。可過而不留。而智乃妙明之本體。直歷窮切而不壞。曰。智既是本體。人人可能。何以孔子與三子及孟子各各有異。曰。智原有解有證。若論解。即是大學內所訓。

止雖見到了。還要歷定靜安慮許多。參提工夫。若論證。乃易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已直到那本性光明田地。始條理之智。止屬於解。故謂之見地。巧中之智。已屬於證。不復可以見地言矣。孔子解證俱到恰好。三子解證俱稍偏。孟子解到而證未盡到。所以若是其異。

北宮錡問曰。聞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皆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若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也。趙註曰。班。列也。朱註曰。此班爵之制。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九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趙註曰。視此也。獲得也。朱註曰。此班祿之制。班。列也。王制始與孟子不合者。孟子所言則附庸而王制所言則。

夏商之制也。

淵封建止可行於三代後世若行必大亂之通其詳已發明梁襄王章內孟子亦止因問答之非謂其制之當復也。

商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趙註曰兄弟親謂兄弟有富貴者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樂正襄收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而非惟小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一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趙註曰獻子魯卿亥唐晉賢人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畎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貴尊尊賢其義一也。趙註曰尚上也畎室廟官也充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謂舜甥

而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

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

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朱註曰際接也謂以禮儀相交接也辭不受而還之也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二

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

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收

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

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朱註曰禦止也止人而奪其貨也康誥周書篇名越餽越也說怨也言殺受夏周受殷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俱備止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趙註曰孔子仕於哀世不可卒改先為於國中下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節正之器朱註曰先猶下先事

而帶說孔子之仕。逐段段都是隨問隨答說去。不必過爲穿鑿。交際乃取與之介。士人名節所關。不可不慎。故萬章問交際何心。這是恭也。以幣帛將其微心耳。然卻之至再就。以爲不恭何故。以尊者之賜。而揣量他義不義。有個薄料他的意思。就以爲不恭。弗卻也。雖以心卻。而托他詞弗受。若見爲可然。其交也以道。餽之有名。其接也以禮。將之有敬。斯孔子受之矣。這三句是通章要領。乃交際不易之理。又將來譬之禦人之盜。若見爲不當受。然這是不待教而誅的。今之諸侯。是教之不改。而後誅的。必充那取非其有之類。到義之極盡處。方可謂盜。不是一律可論得的。因而比孔子之仕。與魯人同獵較。獵較是田

通子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二

獵而較奪禽獸之多寡。這等惡俗猶可。而况受交道接禮之賜乎。此處交際已是說完了。又因說孔子之仕。下面只發明其仕原是事道。事道謂何獵較。孔子却有個方法。先將簿書正其祭器。不以四方之食。本地所無的來供。簿正獵較自然不必了。是這等委曲。爲何不去。只爲要露出可仕的端倪來。端倪處已足見平易近人。可以行其道矣。而又不行。方纔去。是以未嘗終三年淹留也。孔子有見行際可公養三樣的仕。見之季桓子衛靈公衛孝公爲仕委曲。只爲着事道。然則交際委曲。亦爲着事道。而何必過爲已甚哉。

商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趙註曰。抱關。監門之職也。柝。行夜所擊木也。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主芻牧者也。茁。生長貌。詳彼出者。後。

測孟子因當時爲仕的。都不去盡職。只孜孜爲利。特借爲貧之仕。究到立朝不行道的。見各有當盡之職。不宜有曠。說仕原非爲貧。專爲行道。有時乎爲貧。或親老祿養。如娶妻之代執衾者。乃一時之偶然耳。既爲貧。便爲道之位。不當居。辭了尊居卑。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六十三

辭了富居貧。所宜只抱關擊柝。即此亦有職業。孔子嘗爲委吏。則曰會計當。嘗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隨地皆求盡其職。蓋位卑而言高。反有出位之罪。只須在本職去盡。若立乎人之本朝。原是該行道的。而道不行。未免苟祿。反不如爲貧之盡職。耻也者。爲抱愧于素餐耳。摠以發仕非爲貧之意。

簡徐必迷。問位卑誠不宜有言。然古有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安得畏罪。致令舉朝給口。答曰。位卑言高之罪。止別出爲貧之易盡職。乃正見爲道之當盡言。若大臣不言。小臣言之。要須事關宗社安危。舉朝結舌。只得張膽一言。若扶同倫亂。進則把持官事。退亦逼執朝權。則安知仁義之不爲桀跖嚙矢也。位卑言高。

之罪或亦定國是不刊者乎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易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朱註曰記前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周故也也視其乏周卹之無常數待民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也萬章謂子之府有常數待臣之禮也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座餽賜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益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

孟子

卷之六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鬻肉使已僕僕爾兩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趙註曰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廩人繼粟也上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趙註曰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廩人繼粟也犬馬臺廩官上使令者將者行也繼粟將盡復送也僕僕煩猥貌

商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國諸命也也亦草也傳質執其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物以見君士特進所以為貴也

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待之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開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孔子嘗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朱註曰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曰敢問招虞人

孟子

卷之六

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旌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未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朱註曰皮冠也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朱註曰皮冠也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朱註曰皮冠也

商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焉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友也 朱註曰頌誦通論其世論其常世行事也

有鄉國天下廣狹之異者皆因自己為質地謂堪為一
土方纔友得一鄉之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蓋人的造詣
合各有個心得若情量懸隔不但不肖人不能曉得賢人的心
事就是賢人也不能曉得大賢的心事大賢也不能曉得聖人
的心事惟是地位彷彿然後肝膽可以相照學問可以相漸方
纔彼此做得個朋友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乃是造詣愈高
看得天下之善又狹小了故進而求之古人誦詩讀書尚論原
五子湖南講

不可廢但糟粕中未必能知其人是以要究論其世真若設身
處地親見其行事者然這纔是尚友乎古人也這個尚友就在
友天下之善士未足上看出必有這些心量方承受得這些交
要取友者先選質之已

修問聖人要人取善見善便當取謂何劃定鄉國天下
不可相強若情量不到雖日與其人盤桓何益蓋此只
一切形勢勢隔皆所不論如我地位到不得這裡即鄉
面相失如我地位已到這裡即上下千古亦可神交
此則學問不相及者俱無取善之路矣曰此是有道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孟子湖南講 三卷

錢塘葛寅亮 講

仁和柴世基 錄

仁和張殷甫 錄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章 子昇之教人章

總測告子上篇共二十章雖各分開而意義相承當相連看去
自性猶杞柳章至無善無不善章總是論性却都不曾實指性
只隨人辯難反折之獨以情論性處最為親切然端的不曾說
到性上蓋性無聲臭纔落語言便不足性識者當於文字吞吐
五子湖南講

中會之言表耳自富歲子弟章至鈞是人也章皆論心因性難
思議而心則曰操曰求曰思尚可模索故舍性而論心自有天
爵章至五穀章皆論仁并及於義又因心難磨鍊而仁則曰修
自為曰熟尚可用得功程故舍心而論仁及義蓋性之生處為
心心之生處為仁非同非異其異者繇微以之顯其同者有異
名而無兩體說仁正是說心說心亦正是說性耳昇之教人射
章復指及教與規矩思以上文揣之蓋為性學功夫當從為仁
下手仁之起滅雙遣即所以存心也心之忘助並化即所以養
性也孔子論學只提求仁而不言心性正是此意學者用功必
宜遵此法則故以教與規矩為論性之歸結焉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趙註曰：羽性輕，雪性冷，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

測生是生活的，指知覺言。然生有兩樣，有靈覺之生，有情識之生。蓋靈覺有緣染，即為情識。雖一而二，隨人所見。各認一邊。若論情識，禽獸與人，果無分別。論靈覺，禽獸畢竟埋沒得多。人畢竟靈得多。即所謂幾希者。告子就生論性，未嘗不是。但溺說個生之謂性，不曾指那一邊。遠難判其是非。故孟子把白來詰問他。凡白俱謂之白，與。然白裡面，如白雪、白玉，有輕重堅脆不同。故又詰問他一下。告子俱溺答個然，是凡白的物，俱謂之白。凡有生的，俱謂之性。犬牛與人，都是有生的，便都無分別了。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究竟犬牛之性，人之性，原是一樣的。但孟子為主張人道，單就靈覺之性言。犬牛不免有銅鐵，而人獨得其靈，故以人性為有別。告子惟只指情識一邊，遂謂人與犬牛無分，而亦不能復作一難也。

商陳之煙問性，以情識靈覺，分別人物，則情識是生，難道靈覺不是生。告子只說生之謂性，原不曾認定情識一邊。答曰：告子惟不曾將生說明，故孟子以白再三詰問。自既無羽雪之別，則生亦必無人禽之別。告子惟謂無別，故度其所指在情識。孟子惟有別，故度其所指在靈覺。況下文以食色為性，更可為情識之一證矣。○鄭夢唐問：生滿天下，性滿天下，無生而非性也，靈

得之成靈，焉得之成蠢。下而一草一木皆然。其間為聖為佛，能自見性者耳。若論本性，則人與物何別。答曰：草木原無知覺，如何與禽獸相比。惟人與禽獸一切含靈，皆具本性，而障分輕重。故所異幾希。佛氏含靈一視，度盡眾生。儒者分別幾希，畢竟把禽獸異視。只要度入人性盡時，便箇箇是聖賢，不曾要禽獸也。做聖賢，孟子所論，原只是如此。曰：牛司耕，犬司警，這不是盡物之性。曰：司耕司警，乃人役物以自利，豈犬牛性之本然哉。惟虞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賡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中庸謂能盡物之性，此誠靈性相感，如佛氏之度盡眾生者。子凡心不足以測此矣。○凌子磐問：註謂生指人物知覺運動言，今謂何獨指知覺遺却運動。答曰：運動止是氣，如何說得性。那運動覺得的所在，便是知覺了。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管東原曰：性不假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孔子性相近，之義。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用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放耳。○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各有指委，而以盡之之處，絕不以幾希判人物之性也。蓋其見性圖象，果如孟子以幾希判人物之性，則亦當云：君子之所以異於庶民者，幾希。聖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幾希。而後其義始顯。不然，終是善人性而不善，物性非返本於物，同根之實性也。○作用是性之義，若何。從儒門路求之，殆不當云：作用是性。蓋云：作用中有個不作，作用是性也。原發全在識者知見。佛氏不識作用是性，只認作用是性。如之謂性，猶魂即識神，流注是與不是，只在這悟與不悟。是與不是，是識神流注是與不是，只在這悟與不悟。是與不是，是識神流注是與不是，只在這悟與不悟。

論而論理亦不必如此其膠性中原是富有萬德無絲毫雜
日本來無一物而萬理何嘗不具哉然則禪師所別作用之性
於得尊所開三姓矣屬曰作用總屬動性未幾分則屬依他起
性彼而起念分別屬獨計性其從未發之中流出便是圓成
實性也禪祖所謂佛性正指圓成實性其言精潔則合依他偏
計而為言矣此作用之性本依他無明非相而起非是圓成實
性然離此而求圓成實性之體更不可得將以爲真耶一成
流即七藏之我相也蓋真如之外無無明將以爲真耶一成
我相即妙明之真體也蓋無明之外無真如將以爲真耶一成
不真即知作用亦是性亦不是性其幾微在彼彼微非真非
於佛之作用正所謂不識喚作精魂者也禪家已道破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
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
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長之者義乎朱註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
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
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孫疏曰炙燔肉爲炙也

則食色是食味色欲即根上章生之謂性指情識之自然發見
者而言此亦是借情形性欲以分別仁義之內外耳仁義照食
色看喜食喜色是心裡喜好仁屬愛故別爲內該食該色是外
邊應該義屬宜故別爲外孟子辨說仁義是一個道理謂何分
內外單駁他個義外非有長於我從其白於外二語乃借白喻
長互見文法如云非有長於我也從其長於外也惟長在於外

故義謂之外殊不知白實喻不得長如白馬與白人只認個白
便了原無有異若長馬與長人畢竟敬人不敬馬難道絕無異
的長者是人年的年紀長長之者是我去敬他長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語不說煞正教他自己心上去度量便曉得從心裡發
出的了乃告子只泥在外邊故又將仁內申說義外愛吾弟不
愛秦弟是有分別認得我心理的故謂之內長楚長亦長吾長
是沒分別單隨外邊轉的故謂之外孟子見彼此言語纏擾說
開愈不得明白故反到原問食色上夫嗜秦炙與吾炙無異在
物亦有然者難道所嗜只隨外邊轉不是我自己要食於心全
沒相干蓋就其本旨而還詰之所謂請循其本者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商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
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
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朱註曰孟子
酌酒也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
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
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問之曰敬叔父則
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朱註曰凡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
在賓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

孟子子感於義外之說。心下不明白。爲問內義之故。行吾敬。父行出吾心的敬來。行雖在外。而吾敬正指自心。公都子此言。解義內已極明白。季子不將吾敬二字體認。於外邊事境上執着。故孟子亦只得在事境上剖析。未免多費葛藤。敬兄。即鄉人。隨着外邊推移。故說義在外。敬叔父。敬弟。發難與敬兄。酌鄉人。問端一樣。只要剔出在位二字。彼將曰在位。是弟在爲尸之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位。庸敬斯須。正言鄉人在賓位之不同於兄也。然說個在位。仍隨外邊轉。怪不得季子。又有敬叔父敬弟這一難。公都子原是明白的。故復就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爲答。飲者其誰。是亦即以食色返證之意耳。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商沈宏敷問辨義內。只行吾敬一語可盡。孟子必發難於長馬。曙炙及敬叔父。似覺纏擾。何故。答曰。因彼在事相上論。故亦以事相發明。若直指本體。恐彼遠難理會。曰中庸論性之德。原是合外內的。如吾愛吾長。各有對待。所愛爲誰。原不偏內。能長非他。亦不偏外。謂之義內。恐未爲完義。曰論理誠是。然孟子因他說箇義外。故把義內折之。乃機鋒相對。不必定要道理完全也。管東溟曰。論仁義。非竟以中庸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兩言外之。變是告子內仁而外義。子合仁義而內之。皆偏詞也。然孟子豈不知仁內之必合於外。義外之必合於內哉。時辭意所向。不知不覺其至於此耳。此則後儒之所能說。而當時兄弟之問。尚不能諱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朱註曰。子爲商王元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疑此或有誤。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孫毓曰。情性才。合言之。則一。分言之。有三。也是性動爲情。而才乃性之用也。朱註曰。天性。蒸民有物。有則日鑄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朱註曰。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衆也。詩作蒸。衆也。夷。詩作夷。衆也。懿。美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故無不好此懿德者。測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文武與幽厲與。堯爲君。瞽瞍爲父。都紛紛有箇證據。而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據。車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箇箇不無。發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爲切近。乃若所謂口氣極委婉。說我爲甚麼一口定說性是善的。乃若性發出來的。情。則可以爲善矣。所以隨說性善也。然世間儘有爲不善的。不關性事。性之作。用爲才。原是好的。人爲不善。另有緣故。不可歸咎是性中的作。

用故謂非才之罪。此處才情性都虛虛說起。下邊方實落證照。側隱心羞惡心恭敬心是非心。件件入皆有之。此歷數其情。惻隱心是仁。羞惡心是義。恭敬心是禮。是非心是智。就情上究出許多道理。以見其善處。然此皆從發見推求。恐人看在外邊。復說仁義禮智。非繇外邊錯繇進來。乃我性所固有的。固有者。謂其性中原具。從前推來。一步深進一步。到此方證及於性。弗思耳矣。是說人不肯去提醒。隨引求得舍失之成語。以律舍而不求的。視求的人。至於倍徙無笑。乃繇不能盡其才。不去盡性裡的作用。此又爲才作一解也。物則者。物之法則。秉夷者。秉執之常。懿德者。懿美之德。皆性中之美名。好則情好之也。孟子上面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已剖說明。恐自己立論不足以服人。又引詩與孔子之言。孔子以詩言爲知道。故止加一必字。故字。就其語而點醒之。衆言淆亂衷諸聖。可見性善是確乎有證據的。自杞柳章至此。皆是論性。千古之論性紛紛。究竟何指。惟禪宗主於出世。所論必從無始以來。直窮其源。若儒學只主入世。原就一生論。其源止到得受生之初。故易曰繼之者善。乃人與天相接處。成之者性。乃受生成形處。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汭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指繼之者言。孔子性相近。指成之者言。惟繼之者善。故孟子力主性善。性體清淨。毫無所著。原不落思慮。不起分別。即云善者。亦不過清淨之別名。至

以仁義禮智論性。乃就側隱羞惡恭敬是非。形出仁義等名稱。以窺性之影響。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實只是以情說性。而非直指本體。蓋從其不可說者而強說之。萬不得已之苦心也。性善從繼之來。本於易之太極。極以太極。即善以至稱之謂。太極生兩儀。既分陰陽。則性乘乎氣。不免清濁純駁之分。於是善中又有惡。善者其清淨之本然。而惡乃緣染之末流也。儒者只論一生。其生時性中帶有從前識情。亦不能皆善。但必不滅善根。方得爲人。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今只就善根處言。故謂之性善耳。至於告子以生之謂性。乃指見成生就。不着人爲說。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又比之爲杞柳。比之爲湍水。並無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有變。其標宗只在無善無惡。頗類二乘頑空之學。又以食色言性。乃借情之自然。甘食悅色。不假學慮處。以影出本性。原非執定食色爲性。亦猶孟子之以惻隱羞惡等情影性者。同一法也。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未嘗不以生之爲性。但告子之生指情識。而孟子之生指靈覺。故又云口之於味等。皆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蓋不認情識作性。而只認靈覺爲性。故性善之說。斷斷不容夾雜耳。至於性可爲善。可爲不善。乃當生之習氣。有性善。有性不善。乃夙生之習氣。原與性無干。而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則窮窮清淨本然之體。而影響類之。皆所謂邊見者。然則性善遂爲了義乎。善亦何嘗不可了。而慮其不免有

者則大學止至善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欲圓其旨云無善之善乃爲性善亦可

商柴世基問論性莫詳於內典然亦未嘗言性善蓋謂性體清淨一物着不得有善卽與惡對如珠玉瓦屑都爲眼累故告子無善無惡之說近時通禪理者俱宗之似善字性上實說不得答曰善卽清淨之謂果有一物可着耶若謂善必與惡對則清淨亦與濁穢對善不可說豈清淨亦不可說耶善本徹上徹下有心之善誠與惡對乃爲性累無心之善非惡可對何嘗性內典謂妄心本無自性依真發見妄既依真而起則惡亦依善而起可謂善惡果相對耶妄心既無自性則真心正是自性可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謂善不得爲性耶曰無心之善正又無善則無善亦未爲非曰善既慮其與惡對則無獨不慮其與有對內典最可執着纔說有便掃有纔說無亦便掃無真空妙有各不相礙故云卽空卽色卽色卽空無心之善只是無心豈必滅善楞嚴經內如云實明妙性妙微密性見精明性稱誦之語不一而足亦卽善字之意何不以惡中一字相加於性既惡不可稱而善可稱則又焉得以無善無惡並目之此大類二乘之頑空而乃以爲無上密義佛理果若是否卽誠若是亦當在儒言儒在孟言孟而況乎其未必然耶鄭尚友曰孟子因告子說性無善故以性善駁之乃隨機折辨絕未添論本體今云無善之善似與立論周匝於

孟子語氣恐添不入曰孟子以乍見孺子微性其所論善原屬無心世儒以善爲有着必欲掃去善字而宗告子似失孟子本意故子以無善之善爲言乃孟子意中之解不過爲善字作註脚耳語氣中原不必補綴者也○葛孟真問纔說善畢竟在繼靜而動時候乃落作用一邊了若本體原來清淨如何着得箇善答曰舍了作用更於何處覓本體孟子也沒奈何只得從情與才上指點卽如佛氏教人慈悲教人布施教人忍辱六度萬行種種作用只向善一邊去難道性有不善例教人好殺慳吝貢高我慢不成只爲作用原善因知從體本善但觀作用須探其本然所以又云故者以利爲本耳曰仁義禮智立出四箇名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目論性終恐有礙曰原說是性之影響若到圓通豈但四箇名目卽萬象森羅總是一塵不掛更何可礙就是禪宗不獨善是沒有併空也不立的儒教雖說善及到無聲臭處又何嘗不是空的○柴世基問一性耳既有情又有才又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有仁義禮智又有物則秉夷懿德何名相若是之多答曰此因性不可說故專就性之發爲情處推鞠既屬發現不嫌多方指點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乃情之因感而興名其實只一情也仁義禮智又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處指出道理好名目物則秉夷懿德又皆仁義禮智之總名亦不過好名目總是指情之本善以推性之必善若才則爲性中作用更觀情加顯

小之於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何哉蓋子之
所見者識神之性而孟子之所見者真如之性也性何以曰善
性者大極太極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
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為善惡之統宗太極
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合惡
而不趨善陰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陽純還性初何以云
不斷性惡而證善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
可轉而為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頤
即善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與
矣○愚前譬仁義為本色食色為染色亦就孟子告子所指之
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為善則世固有偏於仁而傷義偏
於義而傷仁者亦豈性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則孟子
之性善也○情乃性之生幾不滅處也不專屬動宋儒不能圓
子思中庸之旨動以情之未發為性之已發屬情便說然了
此義自周元公後無人見得○性善固是格言而善源亦須究
得時確然後可以奪荷揚諸子之說唯釋氏之言性善與孟子
最相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其原
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則堯舜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
與下愚不移與堯舜與人皆可為堯舜之言稍別反似第二

孟子

義然者豈孔子故稱此第一義以符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義矣
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
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
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
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為本蓋曰生則
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
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既為
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遷真性言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者則論指習以為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
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曉到人生
而靜之時但不知有靜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
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
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從諸情之可以為善
而已

卷之三

孟子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同然心
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草食曰芻穀養曰芻說文云牛馬曰芻豢豢
日豢

測因要說心之同先從心之不同處說起將富歲子弟多賴因
歲子弟多暴非降才爾殊而絲於陷溺其心乃反言以開端而
未竟其旨復將物類如麤麥播種時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有
不同者豈時地人事使然耳概此則凡物同一類者其生熟舉
皆相似何獨於人類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同類專指
形體便含有嗜好相同意下文遂歷舉形體之嗜好如是之於
屨不為黃口之於味從易牙耳之於聲期師曠目之於色稱子

卷之三

都凡口耳目同爲一類者皆好皆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乃以同類形起同心到此方點出同心之所同然謂理義理者有條理而不紊亂義者有裁制而不乖張皆心之同出異名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正應轉聖人與我同類惟類同故心同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將口之同嗜以形心之同然到底不外類同故心亦同之意也前面許多閑論而正旨只數言喚醒乃以客形主之法

商鄭雲淵問孟子他處論性俱於人情事理上見此獨就形體說臨了又單在口上收煞何故答曰此乃是論心非論性心與口耳目原爲同類以小體形大體切近易見而口之悅又小體中之更切者也○唐時雍問理義悅心惟聖人能然下此恐難盡同答曰人心不悅理義必爲己私所障如謂陷溺其心者試與旁論他人是非此心定然了了焉得有不同處曰既說心之同然似人人皆同了謂何又說聖人先得曰聖人的心是不起念的常人不起念而偶觸者即與聖人同然畢竟起念時多便與相隔故以聖人爲先得蓋心之偶露者人人皆同心之常覺者惟聖人獨得也○江之壁問理義是人人曉得好的故指同然處於理也義也上加一謂字說同然不是別的即所謂人人道好的理義答曰是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

平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趙註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國外謂之郊思長也萌蘖也牙絲蘖也濯濯無草木之貌朱註曰蘖芽之旁出者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曰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孫疏曰平旦氣未有事緒以動之且晝爲日之中矣梏手梏也利欲之制梏使不得爲猶梏之制手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測即山木以形狀人心山木之美伐於斧斤人心仁義之良亦伐於旦旦山木有日夜之息人心亦有日夜之息山木復爲牛羊之牧而濯濯人心亦復爲旦晝之梏而不遠禽獸因此山失其性人失其情此章原只論情而山木無情故下個性字凡此皆兩相比量處也其緊要只在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上從來論學問者率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樞上不知心惟有養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曾有養的及聽憑着氣益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試看今人日間營營碌碌萬緣紛擾心一任馳逐開去直到夜間長眠一覺醒來平旦天將

明的时候。乘著那一會見清明之氣。心裡一想。昨日做過事。是
的定。曉得是非的定。然曉得非。斷難瞞心昧。故好惡與人
相近。然亦只幾希耳。至且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特乃手械。將心
肘械的一般。拿住了。只得隨他去。特之反覆。夜夜有生意。且且
有特亡。連夜氣亦俱昏濁。不足以存其良心。如今世情深重的
人。夜間做夢。亦在世情上馳騁。夢魂顛倒。并那一會清明之氣
都沒了。好惡遂不能相近。至違禽獸不遠矣。才爲心的作用。情
爲心的本願。以爲未嘗有才。說心裡沒有作用。是豈人之情也。
哉。原不是心的本願。乃蹂躪亡束縛他至此耳。養。即指夜氣。初
得其養。夜氣曾培植得。便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夜氣不曾培植

孟子胡南講

卷之三

得便無物不消。無物者。無一物不然。仍帶着山水以形人心也。
此總括上文。而揭出一養字。見氣之關於養。是這等要緊。乃引
孔子之言。以操舍示養氣之法。操是念頭提攝。不操即是舍。出
入頂存亡來。忽出忽入。無有時候。莫知方所。此無時無鄉。雖心
體原是如此。然因乎操舍。乃指常入之心。而非屬養成者。復喝
醒惟心之謂。與見得獨是這箇心。恁般活動。最難操存。真一刻
放他不下也。前邊說養氣。謂何又說操心。可見養氣時。仍在那
裡提攝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然隨他轉了。前篇無暴其
氣而歸於持志。正此之謂耳。

問虞宗政問。息字有作生息者。有作止息者。當何所屬。鄭尚友

曰。看來只是生息。一養常見庭前的花葉。朝時所開。到晚又
舒放。可見日間未嘗不生息。任他人欲一邊特。天理一邊長。不
必兼言止息。答曰。照下且晝之所爲。有特亡。明是夜間暫時休
歇。惟止纔能生。止息生息。二義似宜兼用。○張岐然問存亡出
入。心之本體原自把捉不住。如何專就常入心上說。答曰。因存
亡係於操舍。故須就常人說。若論心之本體。原是無量無邊。無
古無今。與太虛同體。盡虛空俱是我的心量。出也。只在這心裡。
入也。只在這心裡。那裡有個時候。有個方向。人只爲誤解存亡
兩字。謂收之一腔爲存。放之千里爲亡。以千里外爲非心。一腔
內爲是心。正不明夫心量者。張鶴舉曰。畢竟操舍如何用功。曰。

孟子胡南講

卷之三

你道心只在肉團裡操得的麼。只是將心一提。醒便是操。操便
存了。心馳於情欲便是舍。舍便亡了。如格物慎獨。觀未發的氣。
象致良知。都是借來操心的所在。若果到得太虛同體。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憑他人也得。出也得。連操的工夫。都用不着
了。有何存亡。有何出入。有何操舍。○劉在明問。出入無時。在心
的本體上還說得去。若論常人。恐他的出入。都是妄想。不叫是
心。答曰。你道這妄想。又是甚麼。妄依真起。則安心原即是真心。
無時無向。說本體的真心也得。只爲上邊有操舍二字。就在常
人妄心上說也得。原是活的。

管東溟曰。孟子以夜氣提人。甚妙。蓋凡夫舍此。則更無即人心
而見道心時候。在聖人全不資於夜氣。舉念莫非天理。孟子有

何所困之。夜氣云者。爲旦晝枯亡之此大提也。然學者未到太賢以。夜氣正是操存之本。不可不養。養而無善。便是浩然之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暴之十日集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趙註曰：王、齊王也。奕秋，奕人名。秋者，朱註曰：或與惑同。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孟子曰：王之不智，借生物說一暴十寒，以此王見君子之時少，見

小人之時多。又推本王心，借學奕之專心致志，而發於鴻鵠者，弗得相若，以此王聽信之不專，非是其智弗若，正應轉王不智之所繇，乃以無專心之故也。

商虞宗瑤問：無惑乎王之不智，暗與爲其智弗若，何相呼應？說王原是智的，不要疑惑王之不智，只爲一暴十寒，不專心致志，豈真智不若哉？蓋正怪嘆王有智而自失之意。答曰：此亦得孟子引君之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

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趙註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有甚於死者，謂無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譬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爲也。

孟子曰：以已平此之謂失其本心。趙註曰：齊爾咄咄之貌。行道之人，凡人之鍾於我何如？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所識窮乏者得我，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朱註曰：豆，木器也。

孟子曰：入之本心，不外於欲惡，反覆推求箇所欲所惡，以提醒其本心，開端先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寧舍魚而取熊掌，以興起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寧舍生而取義，生與義止兩下平說，定個取舍，下面方窮其故。生亦是我所欲的，如何割捨得丟了？生，單爲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就義，心安意肯，快然自慊，故生不爲苟得也。不生便是死，死亦是我所惡的，如何肯就死？單爲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義避死，慚愧可憎，做人不成，故患有所不避也。此是推究他取義爲欲惡之最重處，如使人之所欲莫甚

於生更無有可欲勝得他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更無有可惡勝得他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此是反跌他生死爲欲惡之非輕處際所欲有甚於生則得生而有不用也雖所惡有甚於死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此是依順他欲惡爲生死之不違心處上文數層曲折總是反反覆覆要推鞠所欲所惡的本心出來於是承上文說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這個心非獨賢者能有人皆有之怎見得試觀簞食豆羹得失生死之際若噉蹴與之即行乞之人亦不受不屑足徵此心人人具有一觸即露至於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萬鍾於我何加人生在世一飽便了要這許多萬鍾於我身上何所增加求之不得其故或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與推究他這幾種緣故出來與字不該說煞是詰問的口氣果然爲着這幾件不然鄉爲身死不受今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之例爲之這等沒要緊事有甚歇不得處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把詰問一下乃說此之謂失其本心謂欲惡初起之一念也前面許多論欲惡莫重於義而生死爲輕皆暗指本心似人人皆能而乃有受無禮義之萬鍾者到此方以失本心一語點醒如果提得這點本心出則視無禮義之萬鍾一如噉蹴之簞食即生死直若等閑矣

商陸鳴時問孟子說失其本心正是要人提出本心做個辨義

鍾的主宰但不知本心當云何提必提出而後能不受耶抑不受處即是提出耶答曰這提本心若在當下乃將身死最要緊的可舍比那萬鍾最沒要緊的反受兩下相形提醒那辨禮義的本心正如行乞之不受呼蹴一觸便醒若論平日亦不出本章義字能用集義功夫養得浩然之氣在我則生死等於鴻毛萬鍾直若腐鼠此心如明鏡當空又何待提而後辨哉○萬一真問孔子以仁爲宗孟子獨言義何也答曰孟子養浩然氣在集義上得力俱多然此就大概說若論本章義是有宰制有決斷的於生死分上較切故單提箇義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其放心而已矣

二圖仁是生全天下的義是宰制天下的爲世人看得仁義的道理大不知怎麼做功夫方盡得故孟子提醒說仁不是別樣人心便是義不是別樣人路便是人心是生活的心有這生活的方是心沒這生活的便不是心而仁乃生活之理具於人心原非兩箇故即以人心直指夫仁人路是通行的路有這通行的方是路沒這通行的便不是路而義乃通行之理比於人路亦非兩個故即以人路直指夫義仁即是心義即是路於是竟將路與心代了仁義說舍了路不由便一步行不去放了心不求

便渾身是死的。大可憐憫。故曰哀哉。此已說得十分痛切。又引雞犬說。這等沒要緊的放去。尚曉得求。心恁般開繫。放了反不曉得求。謂何這等樣顛倒。只說心者。心原可該路也。學問之道。千古聖賢。都有個學問。其方法多門。然總不外於求放心。將這活潑潑東西。捉掇得來。欄柄在手。所謂如如不動。炯炯常明者。只此一着。則一切道理。皆屬名相。一切學問。亦皆屬筌蹄。更無功夫可做。而已矣者。一了百了。乃直提宗旨之學問也。

諸國光問。仁義禮智信。孰不可名人心。而此獨標仁曰心。孰不是人路。而此獨挈義曰路。何也。答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心原即是仁。且仁爲善之長。并禮義智信俱可該得。又抽出義來。

孟子南講

卷之三

云人路。如夫子以復禮爲仁。便將禮爲仁用。孟子平日論事俱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蓋禮有條理。義有裁制。隨人所向。如陽明致良知。又重在智。可見箇箇字俱可提得。○王章問。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卽是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若謂可舍却詩書墳典。單守一個心在。則聖賢學問。可不須設了。答曰。求放心亦原不廢學問。但聖賢發言。要看他語脉所重。不要像攔江網去包收。此單教人直認自心。說個學問無他。只求放心而已矣。乃直截了義。正不必將學問牽纏。張殷甫曰。聖如孔子。有何放心可求。乃有敏求好古之功。何謂曰。依仁之後。仍有游藝。固不靠學問。也不妨學問。若謂求心後。學問反爲心礙。正所

謂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曰。先生平日每說要看上文。今上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原是淺淺說來。指點常人。何必把學問苦在身上尋討。曰。下學卽是上達。說話因淺。道理實無不該。○柴世培問。心若放而後求。便落第二義了。求放心還是求其未放之心否。答曰。未放之心。怎麼求。曰。卽是用操存功夫。曰。心若不放。只好溫養。并操存亦着不得。求字正爲放字而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趙註曰。無名指。手之第四指。非用指也。宋註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南講

卷之三

○這借指之不若人。以形心之不若人。孟子的書。借喻極多。或物類。或形體。都是借外邊來形狀的。

○鄭萬齡問。信無名指。養桐梓。兼愛寸膚。數章都是論心的。其中說心不若人。身所以養。爲養小以失大。議論多端。請各分別個寔際。答曰。你試爲件件還他個寔際看。孟子的言。毋於一義生出許多指點。若必逐處討個寔際。恐沒有這許多說話。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趙註曰。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指之也。桐梓。皆木名。

○這借桐梓之養。以形心之失養。不知所以養之者。所以字雖

是養身即指養心

商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佞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趙註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場師治場圃者梧櫨是樹木也渠註曰佞善類疾則不能成以爲失肩背之養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八

淵這借口腹之養以形心之當養所以考其善不善是考養的善不善於已取是從自己身上別出箇貴賤大小來養小爲小人養大爲大人便是善不善之別舍梧櫨養棘棘借爲以賤害貴之喻養一指失肩背借爲以小害大之喻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是反跌一下見飲食之人斷然要失大體故不可養小以害大耳

商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有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朱註曰犬體心也小體耳目之屬也官之爲言司也耳目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以外物交於此物引之而去不難矣孫疏曰心君主官者也以其亦主思故亦謂之官

則大人小人只在從大體從小體處分別因論從大體之大人先把耳目之官以形心之官官是所司之職不思而蔽於物乃爲聲色所障蔽耳目亦等於聲色矣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以聲色之物交於耳目之物則視聽俱被他引去了此雖是引耳目究竟引心心所司之職在思思則得心的職不思則不得心的職此天之所與我者看上邊文勢俱卸重在心上還專指心人必神與氣合而有生生是天與的則心即是天與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二十九

了說個天與見得此心雖寄於形骸之內而實與天相通太虛同體如此其大先立乎其大者是預先把這心的大體養得精明植立得定不令昏昧放倒則其耳目的小體雖在外邊交涉自然能視思聰聽思聰聲色不能奪我的心此爲從大體之大人而已矣自當威章至此皆是論心究竟心是怎麼樣能思的便是即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以思言蓋心之體原非內非外非中間非出非入非不出入故無時無鄉本體原是如此則所思亦如此操即是思心之養到者不待操而自無不存養未到的者必操而方存存亡亦非腔子內外之謂存者於同然之好平旦之良能專心致志而未其放心思則得之也亡者惑於生死

萬鍾飽於口腹而失其本心不思則不得也從大體從小體只在思與不思辨耳論心皆以思言而心之本體究竟無可指以思窺心正猶以情窺性之意也

商徐學古問天所與我舊兼耳目心說今獨言心何也答曰說到天與我的何等天梯正是極狀其為大體處豈宜將小體混入○朱本融問心靜涵於中止可言存言養如何說個立答曰你不看下面奪字處奪與立對惟立得定方奪不去下字原有斟酌然究竟不出存與養耳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問爵怎麼分個天人天爵是天所賦界有生以來自然有的人爵是入世寵榮有生以後別人加到我身上的天爵人爵並提正要發出相因合一處遂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便依從他是得則俱得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起念不清然他既在那裡修天爵則仁義等功原未嘗廢人爵亦自可得這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并而有為而修不免敗露所得之人爵亦亡是失則俱失了周制以卿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秀士升之司徒造士升之司馬後世遺規未盡泯遂有借為梯榮之徑

有至於戰國縱橫輩則惟知人爵又不復可語此矣

商江萬國問終亦必亡有指天爵言者若人爵則後世天爵不修而人爵不亡者亦多恐說不去答曰看前面棄其天爵則天爵已是亡了如何又說終亦必亡終亦者究竟之詞還是指人爵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註疏曰在己者謂仁義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膏粱細絮如膏者也今善也聞聲名人所聞也文繡繡衣服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問欲貴即欲人爵的貴這入世寵榮那一個不要是人之同心也然爵有天人則貴亦有在己在人之別上章還是天爵人爵並論此則抑置人爵而重天爵說人不欲貴則已既欲貴則反求到自己身上那個沒有貴的但人只在外邊馳逐不向自己思忖正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飭貧兒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又與他割別說這人貴不足那好的貴趙孟能貴我就能賤我此全是子禽錄人自己保不穩的若是良貴則絕不錄人子禽自己儘着受用遂引詩之飽德說飽乎仁義仁義充足於心就像吃飯飽的何等快足令聞廣譽施於身因有仁義自必有聞譽也仁義在內所以把個膏粱吃在肚裡較比他聞

譽在外所以把個文繡穿在身上的比他不願膏粱文繡見得自己的貴這等樣好更何假人貴爲哉

商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朱註曰與猶助也

測這借杯水車薪以形爲仁之不力仁是人的本心不仁是仁的客念本心自能勝客念就像水自能勝火但人常常提著這本心則客念原不能相侵若平日都是不好念頭偶然有些兒好念要去降伏那不好的念如何消滅得他來正猶以杯水救

孟子

卷之三

車薪之火者火不熄便謂水原不勝火則不仁念頭愈加昌熾是反助那不仁了終亦必亡而已矣人還道有這些兒好念在不知既被不好念所勝則好念亦必心灰連這些兒畢竟都喪亡了可見爲仁須要充拓其本量如泉之必達方爲得力

商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註疏曰美稗即禾中之莠草其實可食

測這借五穀之不熟以形仁之熟五穀能生人本是種之美不熟便不如美稗以其不堪取食而失其美也仁乃元善之長統四端而資萬物亦人之所繇生爲種之美者須要他熟蓋學者

爲仁初時在那裡擇存還是生的直要勿忘勿助打成一片不待存而無不存纔可言熟五穀必湏熟方能生人之形仁必須

熟方能生人之心其功效正相似也自天爵章至此皆是論仁然不曾實訓仁若何平時所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皆指此也又兼言義與忠信則帶及之者耳只因不辨受萬鍾失其本心故特標天爵已貴以示隆重若人爵乃可有可無之物何足比數爲仁者須要工夫綿密以勝乎不仁造詣純熟以成就乎仁庶仁之美者可無失其爲美也

商黃衍祚問仁如何用功如何見得他熟答曰孔門專論爲仁惟告顏子最直截如克己復禮乃是用功日月至焉生處尚多

孟子

卷之三

三月不違便幾於熟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打成一片斯時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謂之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趙註曰毅張奎赴的也

測此借羿大匠之毅與規矩以見師之設教弟子之爲學都有個方法連下幾個必字者斷乎不容廢也正意不曾說破然則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個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

商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朱註曰屋廬子孟子弟子明日之郊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將撻之乎朱註曰本謂下未謂上岑樓樓之高貌似山者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矣則將撻之乎朱註曰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餓而死以戒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孟子曰南宮卷之四

其重者梁起猶言何但終兄之臂也撻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測禮與食色並論以禮為重原一定不易之衡但任人論禮將禮食與饑死較親迎與不得妻較是高一寸木於岑樓重與羽於鈎金食色偏取其重者禮偏取其輕者乃一偏之論似見得食色為重若孟子論禮將終兄臂與不得食較撻處子與不得妻較是齊寸木岑樓之本末準金與羽之等分乃持平之論自見得禮為重

商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趙註曰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弟順也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趙註曰有餘師師不必也

孟子曰舜是人之所望而震者曹交却問人皆可以為堯舜又將已與湯文對較討個方法這是何等志氣故孟子即就他為字

孟子曰南宮卷之四導引說何須費却開計較只打緊氣力去做便了亦為之而已矣弗為耳所不為也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皆是吃緊責成他為徐行後長謂之弟言只走得落後些有甚麼難事言弟而孝可知堯舜之道格天協帝萬古無兩人只道他怎麼樣大却不

便做不好人。出此入彼。不是善。就是惡。失道若大路然。照上徐行後長。正是一條大路。有甚難知。歸到家裡。就事親從兄處。做自有一段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莫之爲而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光景出來。有餘師。是就自己。所行出來的。便是師。方且用之不盡。何必願留受業。此雖是因假館之說。非禮。故不强留他。然論道理。亦實是如此。

商張右民問。孝弟乃爲仁之本。縱放勸格被。終屬後起。何謂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答曰。孝弟既爲仁之本。有箇爲仁之未

堯舜是本未兼舉的。孝弟之道。推之則爲慈。舉之則爲孝。也要推去。○徐逢辰問。論堯舜如何不實。堯舜理應是實。冠言動處說。答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曰。孟子的文章。常常描寫。他正把永冠言動描寫出堯的模樣來。若實究道理所在。則前面孝弟便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註疏曰。小弁。伯奇之詩。按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子伯服。廢中后。并去太子宜臼。伯奇宜曰也。戚親也。朱註曰。國謂執事不通也。爲伯治也。道。謂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註曰。凱風。那風也。

得齊七十之學。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水澆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遷怒也。

○小弁之詩。固是怨。孟子解之以越人。變弓談笑而道爲疏。其兄變弓涕泣而道爲戚。小弁之怨。正是戚之之意。長歌之慘。甚於痛哭。其情無可奈何。發而爲詩之怨。乃本於愛親。故爲親親而仁也。公孫丑又有凱風一難。不知過有不同。凱風是母之不能安室。一人的失節。其過小。小弁是父之廢嫡立庶。關繫宗社安危。其過大。愈疏。言親已疏我。而我又不敢放在心上。是愈疏了。不可磯。乃河邊磯頭石。闢出水裡。水流過這石上。便激怒跳躍起來。是以磯喻毋。以水喻子者。愈疏不可磯。都是不孝。則怨與不怨。各有所宜。不可一例論得。因引舜之五十而慕爲至孝。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商

宋慳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孫疏曰。宋慳。宋卿也。石丘。宋地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商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從志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趙註曰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委任爲之居守其國儲子齊用也連屋廬子名聞隙也朱註曰書洛誥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用也役用也言鄒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註疏曰不見儲子爲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

商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人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在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離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趙註曰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之功實也是者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唐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趙註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二人爲師傳之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親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

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趙註曰淇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高唐齊西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不用不能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昨燔肉不至燔炙者爲燔孫疏曰案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定公曰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吾今日如致燔於大夫則吾德可止於是不致燔也於大夫孔子遂行

測此是兩相折辨的淳于髡開口說名實見得負賢名者應於國有實益有諸內必形諸外其意已默寓於此先名實爲人是

以名實爲急者原要利益人國後名實自爲是不務名實乃自揣不能爲人止求獨善耳今夫人在三卿之中既是爲人的了

名實未加於上下君民俱未得益而乃去之又不能爲得人來專就爲人一邊不符名實詰其不仁孟子因他論名實在去就

處於說去就亦拘不定如伯夷伊尹柳下惠或去或就各不同

通其趨向則只要不傷本心合義仁便了何必形跡之同
于堯說去就固拘不定然如魯穆公用賢而國土日削就是賢
者在位亦濟不得甚事孟子說你道用賢無益虞不用百里奚
便亡了削何可得淳于髡說既是賢者也要做出來看如那歌
哭的有諸內必形諸外若為其事而無功效還是無賢有則定
然識得他孟子說你如何識得賢者如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復
因燔肉不至而行當時揣度者以為為肉為無禮而孔子則欲
以微罪行蓋不欲以色荒簡賢之過歸君而以燔肉之小失遠
去自認個微細之罪其本意如此不欲為苟去又恐去之無名
終願君過借個無禮名色乃其旁意者此在不知者固不足道
孟子湖南講

即知者亦止知其旁意而不知其本意賢者心事豈易測識此
一難一折語語相駁蓋去就大節所關不容無辯耳

商部受采問微罪說在孔子身上孔子原未嘗有罪似還指君
言答曰孔子原未嘗有罪所以下個欲以字乃其心欲如此耳
若在君則縱有不是如何可把罪字加他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註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
疆上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
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堯
實也實之以地益其地也按克多取聚斂之臣讓責讓之移易其
位也討者上討下也布令陳辭以責之伐者較國征伐也用兵
行師以加之據率諸侯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
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籬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朱註曰葵丘之會陳性而不殺
也也立世子不得擅易也實賓客旅於旅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不世官恐未必賢也官事無攝不可缺入廢事也無曲防不得盡
孟子湖南講

為提防蘊泉激水以專利病降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途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大皆途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朱註曰君有過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
途君之惡也

商

管東溟曰據諸侯以伐諸侯罪不在伐而在機照上天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句則伐者三代盛時之伯所有據者三
代衰時之伯之所為也若以西伯之事觀之則伐諸侯案亦未
嘗謂命於利至於湯資三千諸侯以豐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勝
殷大似按諸侯以伐獨夫也者此又順天應人時有適然不可
以伯道論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朱註曰是時魯蓋

南陽。傅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
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
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註疏曰滑釐傅子名卽慎到宗
廟典籍謂先王常籍法度之文

測

商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一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
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測

商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養飡無百官衛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
且不可以爲國兄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趙註曰貉夷狄之人在荒服
大貉子爲小貉也朱註曰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礼去人倫無百
官有司是無君子

測

商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
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朱註曰白圭名丹當時諸侯
有洪水白圭爲之築堤壩
注之他國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二

測

商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測執者確有執持不可搖奪所以叫做君子亮是明亮是非疑
似見得分明方纔有個把柄去執若是不亮便沒有個把柄將
甚麼去執

測

商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
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

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自訕訕子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趙註曰訕訕者自是其智不啻善言之貌訕訕之人其聲色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也

測孟子之喜樂正子單是一個好善然不一直說出先把個強有智慮多聞識皆治國之必不可少的說起那樂正子一件也沒有此正是文法開宕處方頓跌得好善之妙出來好善足乎單是這一件好善難道便發了不知好善治天下尚有餘故以為優何況一國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是把天下的善都攝在這好裡面以天下之善去治天下有何不寬裕

孟子湖南講
又將個不好善的訕訕之聲色距人讒諛至而國不得治反跌一下以見好善之果優於天下也

商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辭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去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去不食夕不食饑餒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愛也免死已矣趙註曰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測

商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孟子湖南講
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趙註曰舜耕歷山三

測這只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兩句意思然單單說這兩句便不覺得動情所以直從千古聖賢之舜困而亨人之改過國之喪亡歷歷說來而末路方點出正意以咏嘆之大舜傳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人都從困厄中發達又是引起天將降大任意乃以故字接下苦心志勞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是外邊境遇困窮交集無可奈何行拂亂其所為行者身之所行動為者事之所營為行動如此當為反如彼相為拂逆錯亂不得自歸歷數其處困之極也心是思慮的心人當安時心易昏惰提不起惟極困苦方肯操心慮思發動得起來性是情謹的性人當安時只要討受用不能自餒惟極困苦方肯堅忍

那情性一切嗜好都熬鍊得過。能是才能人當困苦受得折挫多。真是吃一跌長一識。才能方有所增益。此皆從困中得來者。人恒過。不是常人之多過。乃謂人情大抵如此。因是心被團困。疑團不能打破。衡是慮救杆格。想路不能透出。而後作言。方纔肯把心慮抖擻。振作將起來。色是自己的色。面紅色閃。不覺微於態狀聲。是自己的聲。長吁短嘆。不覺發於聲音。而後論言。方纔自己憤恨。曉得不是。此正解煩過能改處。法家是法度的世家。繩我以禮法的。拂士是拂逆的直臣。不肯阿順我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人主一無顧忌。便終日般樂怠做了。所以其國多分要亡。這樣看起來。千古之窮通得喪。歷歷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如指諸掌。乃下個然後知三字。有惕然警醒。喟然太息之意。思是人道不好的。如今方曉得生倒在於憂患。安樂是人道好的。如今方曉得死倒在於安樂。樂是苦根。苦是樂因。舉世夢寐顛倒其中。人能縱觀千古。大開眼界。又何憂患足以困我。而不自立哉。

商倪嘉元問聖賢樂天。心志如何有苦。如虞舜父頑母嚚。只是克諸以孝。殊未見其苦處。答曰。你道他怨慕也。如窮人無所歸。還不苦麼。○程清問。行拂亂所爲。既是自己幹辦的。如何聖賢也有錯謬。答曰。看舜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要尋個順親方法不能。也是計無所出。至如管夷吾不奔去事小白。而先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事子糾。豈不是錯處。○錢雨問。孟子學問得力。一在不動心。一在性善。此處反說。動心忍性。與前論因何不侔。答曰。心不動。須從動來。惟將心操鍊至有定力。方能臨事不動。性原有靈覺之性。有情識之性。惟忍識性。方能保覺性。正不相悖。○朱大提問。聲色從自己身上看。乃朱註指他人之聲色。似更易見。答曰。色聲若在他入加來。恐能喻者少。惟形之自己。便斷無有不喻的了。註疏原如此說。○陳登明問。繼體之君。世傳之子。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至死。還是論道理如此耳。答曰。你道繼體之君。只一味安樂。全不帶些憂患的麼。此便如秦二世隋煬帝。畢竟不免喪亡。至於世間人。只曉貪快活。晷沒些憂患。則恣其所爲。縱欲敗度。敝已凌人。何所不至。斷未有不取禍者。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心以性而約言之。當是告子篇總論。盡心必臻於知性。養性必合於存心。論性皆離不得心。而性又通於天。則知天事天以立命。乃爲性之究竟也。莫非命章。又爲立命發。求則得章。爲存心養性發。萬物皆備章。爲盡心發。行之不著章。爲知性知天發。相連共五章。皆合前旨而申言之。至於求仁莫近。仍與告子篇論仁互見。蓋曰性曰心曰仁。至理總不出此。故多方發明。而終以由而不知嘆息之。中非爾力。知其可忽視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剛）這總是論性。心卽性之所生。乃將不用功的天。卽性所繫。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三

乃將來印證的。只先得一個性學。盡其心。是心之本體。原量同太虛。德富萬有。最爲廣大。能克拓以滿其量。而無有缺陷。方謂之盡。這等樣盡心的。必已是知其性了。心止就有生後能知覺者。便是性。則邇乎繼善。乃未生以前。直與太虛相通者。實爲心之本體。人能曉得性量原自廣大。自不爲情識所封鎖。心纔克拓得開。方能盡心。知其性也是。逆推到前而去的。知其性則知得天了。天與性總在太虛之中。而俱藉一點靈光。以不昧。盡就形體論。天若甚大人。若甚小。若論性。天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大。人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大。能知得性。則我的靈光。與天的靈光。相爲膠合。便知得天了。此是順推到後面去的。然這就造詣已

成的。論他相因之次第。若下手做功夫。都在那裡。在於存心養性。心是提得起。放得倒。着力得的。須要操存他。性渙然無朕。着不得力的。只好勿忘勿助。溫養他。着得力的。工夫在心上。做着不得力的。工夫在性上做。實並行而不悖者。事天者。我把這心性在這裏存養。則我這點靈光。炯炯不昧。直與天的靈光。相爲對越。所謂齋明以承祭祀。莫過於此。乃所以事天也。蓋盡心。於知性。是了悟。歸夫。上達。養性。合於存心。是功夫。從乎下學。乃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四十九

能存身上。提出一個性來。這個性無始無終。窮却不壞。夭壽之在性中。不過幻起幻滅。總一須臾耳。把夭壽看作一般。沒甚麼的了。脩身者。卽指上面存心養性。能存養。則形色化爲天性。而身亦修矣。此是帶過的話。以俟之者。聽夭壽之自至也。立命是立天之命。前單說天。尚非我所能主張。此說個命。乃爲天之所賦。界我之所稟受。呼吸縣此相通。我便可主張得來。夭壽不貳。則我的本性。不爲生死所浮沉。而頭出頭沒。這個賦界的命。把柄在我。與天相參。而卓然獨立。不至於頽墜。是乃所以立命也。到了立命田地。便能與天合德。而吾性之分量。乃全盡了。性亦歉矣。

問欲養誠問首說盡心知性次說存心養性末說修身立命。來都係功夫為何功夫只在存心養性。答曰存其心養其性實實說個存養。故是工夫。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用者也二字。一呼一應。應下則盡心就是現成帶過的話了。至於修身以俟之。身字從死壽生來。俟之正應轉死壽不貳。則修身亦只是承上帶過。若於修身又有功夫。便與存養判然為二。反雜亂無緒矣。○沈原浚問心如何盡。可有實指處否。答曰若要實指。當如孟子以四端言之。如仁為善之長。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無所往而不為仁。這便是盡心之一端。○葛季真問盡心與存心如何分別。答曰始初下手用功。只

孟子胡南講

卷之三

可去存心。至於功夫了徹。方能盡心。○蔣文會問知天立命與中庸之天命相同否。答曰相同。乃謂上帝之賦與也。其義已詳發中庸內。○李長齡問心曰存性曰養。豈有在先而養在後。如存養一時互用。是一邊在那裡存心。一邊又在那裡養性。心性判然為二了。答曰存養功夫原無兩處去分用的。那存心雖是有思慮。畢竟要合着那無思慮的性體。方纔即存即養。不至兩岐。○倪嘉賓問此章是論性學。何以說到死壽。似又論及氣上與性無干。答曰性原不因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正惟死壽看做一樣。方為見性。方於用功徹生徹死。更無起倒。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柴世城問此命字似當作稟氣之命。於壽終乎。切

且於下莫非命不必作兩解。答曰此章原是論性故命字亦只在賦理一邊看。且說個立字。分明是心性的命。可以歸我植立。若稟氣則一死便能觀下命字只說順受便見。○盛慶遠問命如何下個立字。答曰辟如今人做官。少不得奉朝廷的勅。依着這勅上去做。便與君命無有廢墜。豈不是立。若把這勅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個立。

管東溟曰性者心之所生也。心與性之辨。精莫精於內與曰。隨緣不變曰性。不變隨緣曰心。○既言知性又言養性。然則知在養先乎。養在知先乎。曰唯知故養。唯養而後知。乃致也。蓋知性實有二等。有始覺之知。有圓覺之知。孟子知性一言。實是徹上說下。而性善從良知良能說來。此以始覺一門開人也。子思說到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方通究竟之圓覺而言之。然皆引而不發。

孟子胡南講

卷之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趙註曰巖墻危險之下。能壓壞人也。桎梏也。○測這個命與上章的命不同。上章是賦理的命。此是稟氣的命。而其為賦畀之命則一也。莫非命。正應上章說賦理的固是命。稟氣的亦莫非命。蓋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個死壽生死。却像有生以來。天分付定的一般。故亦說個命。這死壽生死莫非命也。只要順受其正。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個命是歸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正字解說在下面。惟是要順受其止。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的墻下。以免覆壓之患。盡其道是修身以俟死的。故為正命。

是犯了法被桎梏而死在天不曾要死我我自去取死的。這非正命。命之正與不正只是順命與不順命之別也。這申明修身立命之意。

商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側〕去尋求他就得。放舍他就失。這是得因於求。乃求有益於得的在我者。我所得主張正解有益之故。求他有個道理。不可要求得他有個天命。不可必得。這是得不因於求。乃求無益於得的在外者。我做不得主張正解無益之故。求在我。求在外。雖不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二

明言究竟在我即指心裡。在外乃指心以外世境。人只為馳逐於外。遂忘却了在我的。二者相為低昂。故舉在我在外對較。欲人之審所求耳。這是申明存心養性之意。

商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測〕我字正與物對。乃合物我於一體。而不容作分別相也。物即指人物。凡含靈之類。皆與我靈性相通。如觸之即覺。叩之即應。榮瘁之感。我輒為慘舒。謂何物與我這等關切。可見萬物都是併在我心裡。原相為一體的。反身是反到我身子上。誠是真實。

只因人我隔膚。未免有虛假相欺。所以要反勘其實與不實。身果誠實。則心體洞然。八荒我闔。自覺暢快得緊。故說樂莫大焉。人不能到這田地。怎麼做功夫。有個強恕的方法。想是推己及人。勉強去行這恕的事。仁乃萬物一體。行恕原即是仁。但加了勉強。還未到一體田地。所以說求仁莫近焉。到了仁。則萬物一體。而皆備於我者。無餘歉矣。這是申明盡心之意。

〔商〕宋存樞問。萬物皆備。畢竟包涵於心。如何下個我字。答曰。人之所以與物分別者。只為有我。不但自私自利。即好人未免貢高我慢。惟有我相。遂有衆生相。一經隔膜。不勝異視。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合體做一個來。後來強恕求仁。正力克其我以還。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三

於皆備之初也。○施惟誠問。上章既說求在我。此章似直指我體。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答曰。求則得。舍則失。分明指着操存。故屬在存心。萬物皆備。強恕而行。是心量原徧滿。分明要推心以滿其量。故屬在盡心。二我偶然相同。不必穿揅。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泉也。

〔測〕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工的學者行之已實落在那裡行了。習矣又常在那裡行者。是彰明出來。察是剖析進去。比者更深一層。既不著不察。所以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泉也。這是什麼。即前面說的性天夫子五十知天命。知我其天。聖則只子

實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世諸儒行習者固多能知性天者罕見其質知管乎始終尤爲要緊者。這是申明知性知天之意。商孫慙聖問知道原有淺深孩提之童且無不知愛敬者今必從性天不可得聞以爲單就用功學者發嘆恐愈阻人向道的。心答曰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着力在那裡用功的道雖可以與知與能究到精微實聖賢也有窺測不盡處蓋此原根着論性天來自難淺視。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趙註曰人能耻已之無耻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也。

孟子孟子湖南講

商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測耻之於人謂人有這個耻方纔成個人無這個耻便不成個人是這等梯開繫故說耻之於人大矣機是掩取禽獸的陷阱有一個開振一撥便動變是變詐叠出更爲巧幻這乃借來形容那設爲陰謀陷人的爲機變之巧者謂做得這等樣事的人就是羞耻之心也沒處用了不耻頂上無所用耻只這不耻不如了人還有什麼如得人來所以說耻之於人大。

商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而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商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覺窮人不知亦覺窮曰何如斯可以覺窮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覺窮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朱註曰遊遊說也得已言不失已也見謂名實之顯者也。

孟子孟子湖南講

尊德樂義是解說窮的緣由下面士字乃責備那爲士者

古之人把個古人做榜樣是文章的關係焉乃懽欣之聲只爲當時遊說之士以人知不知爲欣戚所以說人知之也只是歡欣人不知也只是歡欣尊德是道德得於躬而我自尊崇之無少屈也樂義是理合其宜而我自快適之無少戚也內裡是這等樣滿足自然外來不能動我則可以覺窮矣惟是這等樣覺窮故爲士者定迥然別於流俗他能樂義自窮不失義他能尊德自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方能守得此身不至喪失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方能道濟天下以慰民望故民不失望焉義主守偏重於窮道主行偏重於達故爲分屬其實亦可互見者古之人

見非今時說士之比。得志澤加於民，達則兼善天下，就是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就是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說話未免重複，但他只要歸在古人上，提出一個古之人做榜樣，正叫那遊說的人高視闊步，仰法古人，不要與傾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貶其胸次也。

〔前〕在九思間，窮達兩境，就是得志不得志，如何復作此二語，答曰：此處重語最多，所以要歸着古之人，便意不重複，然得志不得志，與器器亦有關係，策士得志便氣揚，不得志便氣喪，而古人則於得志不得志，皆有自得處，所以皆能器器。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湖南講

〔前〕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欬然，則過人遠矣。
趙註曰：韓魏，晉卿之富者也。欬然，不足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趙註曰：佚，樂也。生，道也。殺，大辟之罪。意欲生民也。

〔前〕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趙註曰：佚，樂也。生，道也。殺，大辟之罪。意欲生民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趙註曰：佚，樂也。生，道也。殺，大辟之罪。意欲生民也。

〔前〕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趙註曰：佚，樂也。生，道也。殺，大辟之罪。意欲生民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註疏曰：虞之為樂，必待其度無害，然後為驩虞。皞皞，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庸，功也。

〔前〕這就霸民形起王民。故中間單發王民，以贊王者，未復以霸者小補形之。驩虞皞皞，皆是樂，但虞度則出於有心，與皞皞之相忘者，廣狹迥別。其意都在下面，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功，民日遷善而不曉得，那個教他，何等樣皞皞，因歸到王者身上，說君子所過者化，是他政教所施及人，便變化了，所存者神，是他念頭所存主，人便感格了，上下與天地的神化，一同流行。
孟子湖南講

孟子曰：小補其鋒隙者，故乃始終以霸者形王者之大耳。
商浦嶠問：化而無迹，即是神。神化似不分二項，答曰：化即動則變，變則化，其轉移民風處，尚有作用可見。神則所轉移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更不假作用，止在宅念之微，認作一樣者，非，看作兩樣者，亦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朱註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為衆所稱也。政謂法度禁令，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格其心也。
〔前〕善政亦不可廢，但以形善教之更勝，政中必不容無教耳，得民財乃是生之有道者。

商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玉簪良善也美也趙註曰孩提三歲之間在襁褓可提抱者也達通也但道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測良知良能千古來並無此名目乃孟子創為之說蓋因世人從學慮上講求仁義枝葉愈繁本體愈晦故揭出一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贊為良善正就本體上指點出來令人認取最為直捷簡易引孩提之愛敬乃借不經學之知能以為學者用功方法是直提宗旨之要訣也人之所不消學問而自然能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九

這個是好的能人之所不消思慮而自然知的這個是好的知怎麼見得孩提之童並沒有學慮無不曉得愛其親及其稍長並沒有學慮無不曉得敬其兄單說個知字不說能字能就寓在愛其親敬其兄裡邊了這個親親就是萬物一體的仁敬長就是羣動咸宜的義仁義原該括乎天下怎麼就把親親敬長一人的私情抵當了此沒有他故正以親親敬長可以達之天下也達即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乃擴充之意即此一念之愛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愛斯以為仁即此一念之敬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敬斯以為義仁義這等樣極大道理只在親親敬長發於孩提稍長時便是可見知能之良何

商
人怎麼不在此處認取

而劉亮采問良知良能因是直捷易簡然如博學慎思亦有知能從學慮中來豈得謂學慮盡皆不善答曰這單要人提那不學不慮的本體中間雖不廢學慮即提本體去做功夫究竟了手要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處則以功夫合本體學慮仍用不着矣○總之聰問親長為仁義不必說到擴充上前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似達之天下即在同然作證更於無不知能叫得醒答曰這也要看口氣那邊說孝弟而已矣而已矣字是個了當的話就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字是個截板的話乃此處說達之天下也正如人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五十九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分明要達開去如何說不要擴充然又不可錯認這達字是用工此語只要透上面親親仁敬長義亦是現成的話

曾東漢曰此章乃孟子悟性善之根源處其點親親為仁敬長為義正悟機之所在也悟機必發於剝脫而體認擴充不知費許多工夫然後到資深達源處俗儒奈何輕借良知良能為語折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測這借舜形跡之濁俗以狀舜心體之獨靈舜之居深山與木石鹿豕居遊那時他和光同俗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實差

不多。僅幾希耳。及其間一善言。兄一善行。取諸人以爲善者。決江河一觸動他機括。沛然莫之能禦。再退抑他不住。舜豈是形跡間可窺測得的。

商揚朝傑問。此章分寂感看。居深山不異野人。是寂然不動。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莫禦。是感而遂通。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不異上。似形容更爲入深。答曰。子尚未解形容二字。惟上半截虛虛說個無以異於野人。跌入間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若於舜之居深山。先實講一段寂然道理。下面語氣便呆。反失形容之妙矣。○吳希文問。孟子發舜與野人處。正在幾希不覩不聞中。亦自有常惺者在。幾希似不當輕忽過。答曰。幾希只是說差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一

不多。即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差不多。這裡是指迹上差不多。俱屬虛字。何得作實義解。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測這單要人在本心上直達出來。不爲是本心不要做。不欲是本心不肯欲。人初念未嘗不如此。轉念便許多牽繫。不能依得他。無爲就依着他不要做。無欲就依着他不要欲。人能直達得這本心出來。工夫如此便了。本心之外。不能再加些毫。而已矣者。當下直了之語也。

商自新問。無爲無欲。亦必曾用察治功夫。心上明白的方來。常人之心。起念即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能得無爲無欲。

答曰。孟子正爲指點人的本心。當下一提。卽是一證。卽了。至於察治功夫。雖並行不悖。而提宗一喝。直是撥眼金針。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二者以慧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疾。疾人之有小疾常繫在身者。也。

測德慧是德性上的靈慧。以本體言。術知是巧術上的知解。以作用言。蓋兼體用而有之。疢疾。是小病在身。就如人在災患中。一般人之有德慧術知的。恒常在乎疢疾。這是何等樣人。惟獨孤遠的臣。庶孽的子弟。不得乎君親。正是有疢疾的。其操存乎心。危殆而不敢自安。思慮乎患。深沉而不敢浮淺。心慮是這等樣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二

操練方得靈通。故達。舉此以爲疢疾而有知慧的榜樣。

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測這是分別四種臣品之不同。事是君則爲容悅。容乃體面上修飾得好。事了這個君。只要以體面得君之歡心便了。若安社稷爲悅。是以奠安社稷爲中心喜悅。心事只在國事上。在彼悅君心。而此則悅自心。便相懸絕。惟其爲社稷安危所係。故謂之社稷臣。然安社稷。還只在國家運籌上着念。若達可行於天下。

乃要舉世生靈咸拯方纔肯行。不則寧甘隱遯。天民是承天之
委托以待時者。故謂之天民。然達可行。畢竟要遇時。方纔行得。
若正已而物正。則不論遇之通塞。皆要拯世。只端正了自己身
子。存神過化。一切感通於物。自然各正。這是天下俱在他點移
之中。功化更普。故謂之大人。四等臣品。固一步高一步。然即容
悅。亦非側媚。體面好者。當是具臣俱在好一邊論也。

〔商〕唐斯問。容悅舊作媚悅。謂何不用。答曰。擬人必於其倫。下面
三種臣。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的人與較等級。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

孟子湖南講

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趙註曰。不愧不忤。心正無邪也。育。養也。

〔測〕王天下。極世上的尊榮。不是說不樂。單要形狀下邊的三樂。
故說君子有三件快活。而王天下這等可樂的。還數他不到。不
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承歡聚順。天倫之幸。故為一樂。仰
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成己之事故。為二樂。得天下
英才而教誨養育之。道有可傳。成人之事。故為三樂。又說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深見三樂之可樂。反覆申言。而不嫌
於重複也。

〔商〕金維衡問。不愧不忤。得英才教育。夫子一身已具備。乃又終
日栖栖皇皇。似未見有樂處。答曰。樂亦在其中矣。怎麼說。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益於背。施於四肢。四體不言而喻。趙註曰。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之貌。朱註曰。益。豐厚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測〕借所欲所樂。以狀君子的本性。說個欲樂。還是從外邊得來。
若本性。是我自家分定的。連欲樂也說不上。廣土衆民。為道可
得行。君子也要他。但所樂不在這裡。又進一層。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更為道可大行。君子也快活。但本性不在這裡。性本
人人同具。說個君子所性者。常人本性埋沒。未必能然。故獨屬

孟子湖南講

之君子耳。君子的本性。雖大行。也增加不得。到性外。雖窮居。也

減損不得。到性內。這是本分內一定的緣故。君子的本性。仁義
禮智。植根於心。眾美俱備。無一欠缺。其生色也。因有在裡面。自
必要直達出來。睟然。潤澤之貌。發見於面。蓋溢於背。施展於四
體。不消告戒。而自會得曉諭。手舞足蹈。都在這裡面。這乃是實
受用處。不從外來。取足分毫。豈是世人所能加損。

〔商〕朱茂陽問。君子無性外之樂。既云樂之。何又云所性不存。答
曰。孟子的書。原慣用機鋒。因為形狀性體。把一個極要的。極甚
的。俱不當數。正極力模寫所性之妙。○陳以禮問。心性是一
的。緣何說性又說心。豈仁義禮智。還不是性麼。答曰。仁義禮智。

是借來形容性的好名目。原不得即認為性。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永帛矣五母雞二毋菹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朱註曰凡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蠶謂雞菹也。

孟子湖前講

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左傳杜註菽即豆也。

測易訓客易乃一向糊塗絕不費力易其田疇是無不熟之田薄其稅歛是無過取之賦菽粟積得多所以民可使富足食之以時是有個時候而不多食用之以禮是有個禮制而不濫用積下菽粟好去交易所以財不可勝用這都指菽粟以借水火以形菽粟說民非水火不生活這等關切昏昧叩門求水火無

弗與者只因他至足多得緊所以不至吝惜聖人治天下更別法只是使有菽粟如水火使者即上面易其田疇等事也菽粟如水火則民皆有無相通焉有不仁者乎仁字即是以菽粟相周濟不必說深此可見菽粟不徒全民生命亦且可挽回世風治天下者宜首務也

商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趙註曰瀾水中大波也容光小邪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朱註曰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是於此而通於彼也。

孟子湖前講

卷之三

測這都是借喻借喻中即含有實義若明指處只在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二句通章文勢錯落而意義實貫要曉得他虛實相生若合若離之妙登東山登泰山是借來形容他造詣之高造詣既高則俯視一世見地自廣所以小了魯小了天下既造高識廣人怎麼測度得他來於是用個故字接下觀於海者望洋無際凡水不易比量難乎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仰高莫測凡情不易度量從那裡去指點他難乎爲言然雖難測度觀他自有個方法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看了水的波瀾測度他就可曉得水源的深廣了日月有明觀他也有術可容那光的罅隙處必照入焉看容光必照

的所在。就說得日月的光明了。觀水觀淵。即頂上面觀海。海裡去觀。終廣闊難看。從波瀾處觀。便近取易識。日月乃因觀水的觀字。映帶下來。是皆以一隙而窺見其全體。所謂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皆就此一隙觀之矣。既測識得他來。便可去用造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滿此科。必不能行到彼科。又借水影個造詣之方。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就章美。使下學有得。必不能上達。成章乃充實之謂美。後來美大聖神。都從此達上去。如水之盈科方行。一般達到盡頭處。就是登東山泰山之巔。而與孔子之高齊肩了。總是聖人之道。雖至高難仰。實有隙易窺。學者必循乎始基之程。方能陟最高之域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六

商賈觀文問註大而有本。以漸乃至。何爲一槩不用答曰。此意只有遊聖門志道。可提出作主。其餘當因文爲義。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分明狀他造詣之高。故難於測度。遊聖門者難爲言。猶觀海難爲水。正難於測度之意。觀水根上觀海。起下流水。而以觀日月比量。所重原在觀字。是觀聖人者。用此法以測度之。不成章不達。猶不盈科不行。成章亦是上達之法。正應轉登東山泰山之造詣也。本文語言錯繆。必如此條序安頓。若大而有本及漸字。覺難插入。○沈自駟問。此達與夫子下學上達之達同否。答曰。此處只說個達。雖是活的。然照着那孔子登東山登泰山方是達的盡頭。則此達當與上達無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雞曰。學。雞動也。跖。盜跖也。

測千古人品之懸絕。莫過於舜跖。說個舜。皆以爲至聖不可及。說個跖。皆以爲盜賊必不爲。然其起初實差不多。故特就雞鳴說。雞鳴起者。一日之初念。爲善的。就是舜之徒。爲利的。就是跖之徒。俱就念上看。孳孳者。前念未已。後念復續。畧不放假。然此要看得輕。只初念之不斷耳。徒。不是徒黨。乃說舜這一類。應這一類的人。欲知舜與跖之分。沒有他故。只在那利與善的中間。起念在利。原即與善相隣。起念在善。原即與利相隣。出此人彼。間不容髮。人的起念處。只道隱微可忽。不知關鍵終身人品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七

大學者可不致謹於斯。

商草人月問。人性只有善。今說利與善。未免有善不善相對。似與性善之旨不合。答曰。這要看那孳孳。從他念頭起處說。所以把個利來相對。若論性。是指那不起念處。只得一個清淨妙明

的本體。故只以善言。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趙註曰。楊子。楊朱也。墨子。墨翟也。摩頂放踵。摩其頂下至於踵。子。其。皆之賢人也。

測千古道術。不外於利己利人。及人已兼利。春秋時道術不明。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八

紛紛去求道。都各執一端。自操門戶。所以有三者之不同。楊子專取着爲我。便拔一根毛。有利於天下。只是不做。此成甚麼道術。他的立論。乃是說人人自爲而天下治。然終是自了漢。於世界何益。墨子兼愛衆人。摩與磨同。乃研磨頂顛。自上直到脚下。利得天下也去做。此雖於世有濟。終是從井救人。子莫執中。是執爲我兼愛之半。而取其中。似乎與道爲近。然中須有權。權乃因物稱量。該爲我就爲我。該兼愛就兼愛。執不定的。執中沒個權。與爲我兼愛的執一。便一般樣了。所惡執一者。爲其賊害於道。道無所不該。爲我兼愛執中。都是道所不可廢。今舉了一件。把道中的百件都廢了。所以爲賊道而可惡。蓋其時偏與道俱。

子莫獨以執中爲病。答曰。堯舜的執中。根那惟精惟一。是有權的。子莫的執中。對那爲我兼愛。是無權的。何得強引作證。蓋中原是活的。有權方可取中。中是定盤星。權是秤錘。此處正可相喻。

管東溟曰。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之時中外。又隆素隱行怪一途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之害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善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六十九

則飲食自有冲和之正味。說個甘食甘飲。覺得這等好吃。便不是飲食的正味。是未得飲食之正。乃饑渴之害也。豈惟口腹。人心亦然。人心之害。小之受嗟來嘍跪之羞。大之受非禮義之萬鍾。只說個饑渴。不消又添出貧賤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將來做心的害。則肚皮熬得過。脊梁熬得過。便目前不及人。學問造詣總不濟。然有這根器。到底造得上。不及人不星爲憂矣。可見淡泊嗜欲。乃是爲學根基。

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註曰介有分辯之意直道

商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孫疏曰七

測有爲未實指照下及泉看乃是要深造而逢源當指着爲學的有爲者必須透徹源頭方得他受用譬若掘井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穿及泉源猶爲廢棄的井也把從前功夫都枉費無用豈不可惜

面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朱註曰歸還也有實存也

測性是渾然性體非不有個身在然他形色卽是天性單在性上用事只好說是性身是實落在身上非不有個性然遠難得力如所謂視聽言動之請事只好說是身假是假借名義非不有個性與身然他只在事上作用鋪排一個體面故說是假久假而不歸歸到甚麼處如假仁就歸還到仁上仁方爲我有他今久假而不歸到本體人都被他掩過惡知其非實有也孟子平日論霸止爲其功業之不大此則窮其心術之不純蓋此以道術論故所辨更微也

商李長齡問性與身原離不開的堯舜專屬性是有身外之性

湯武專屬身是有性外之身何分析若是答曰堯舜原只消淨性不必管身故專說是性湯武全靠修身尚到不得性故專說是身下字只一偏重而意義包含無盡然性亦可該身身亦能該性原無有不合○程雲登問假仁既久如何一時歸得來答曰我欲仁斯仁至怎麼說曰假的畢竟歸不得曰不假就歸有甚麼歸不得况假字尚有辨如假我數年不過借他來成我之學問五霸尊周亦是借他來成我之功業雖多一借尚與鄉原欺世之假相徑庭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顧于不顧放太甲于桐民太悅太甲賢又

卷之三

孟子湖南講
及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朱註曰伊尹見也不顧言太甲所爲不順理也

面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趙註曰詩魏國伐檀之篇無功而食謂之素餐

測

面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向志曰何謂向志曰仁義而已矣殺

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趙註曰整齊王子前志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士何事泛問士幹甚麼事志是心之所向尚乃尊尚之不卑瑣也仁義而已矣至未雖就事言根上文尚志來須在志裡就

殺一無罪取非其有以爲非仁非義而所居所行自必在於仁義大人之事不外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今居仁由義

○仁也大人之事已完備於此一志而大人之事都該豈不是志

志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二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趙註曰仲子陳仲子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

○測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斃殺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趙註曰桃應孟子弟子躡草履也駭喻不恤

○測桃應所問原是不必有之事其言近戲若以正終則舜爲天子時瞽瞍已底豫安得殺人即使偶然殺人臯陶安可以法加

他然此不過一常人能答之耳有何意味孟子就他戲問

戲答說管他做甚拏了他就是執之而已矣因一執字下面又

生出許多波瀾轉折來乃送一難說舜難道看他執絕不禁止

孟子說夫舜怎麼禁得法者天下之公自古至今相傳下的夫

有所受之也又送一難說舜既不禁却怎生自處孟子說舜只

以親爲重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

濱而處得免父於死便終身欣然快樂而忘了天下其大肯乃

說聖人心事固要全法尤要全親雖天下這等富貴也不顧可

見人當變故但發乎至情縱極難處亦自有善處之方究竟瞽

瞍豈有殺人之事舜豈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理特就戲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三

謔之中推出人子一段迫切的至情正是文章之妙極奇極幻

大類莊生之文後來因有竊負而逃便說群臣請他轉來臯陶

不執了他舜復爲天子這真是三家村學究之言豈曉得讀聖

賢書的法則

○商周德問劈頭說個執之而已矣分明重在執法天子既不得

禁則惟有竊逃庶親全而法亦全此專爲佛法若云舜之至情

則他章言之已悉何必借不必有之事捏造答曰你道臯陶其

個去執他舜真個要逃去麼此成何世界後來看書的說群臣

請圓固可作笑柄即議親議貴亦是酸語難道天子父殺人其

個發與士師去議華嚴講令痴人前便是說夢張杞曰然則爲

天子父。可一任其殺戮歟。曰。偶然殺一人。自當涕泣而道之。
多行要殺。則平日順親之功安在。能為孝子者。其父必不至此。
然如人。就異變。惠帝見之大哭。因病卒。以促壽。事出萬難。心艱
一割。乃人子必無可奈何之遭。嗚呼痛哉。痛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
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
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
門。牛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日。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嗟然。見於面。蓋於背。居。廣居
者。然也。垤澤。宋城門名。又引此為證。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四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宋註曰。交接也。畜。養也。獸。謂
犬馬之屬。拘。留也。
測。恭敬在幣之末。將。預先有此心。乃是其實。若幣交時方恭敬。
即是虛文。故謂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商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測。形。是五官百骸。色。是顏色。及周身的運動。都是。性。加個天。是
指繼善時。通乎天命者。乃靈覺之性也。這天性。寓於形色中。原
是合一不離的。故說形色。天性也。並不加一配合語。在常人一

兩情誠用事。填滿了這形色。將天性。捺在一邊。賢人有意。
形色。非禮弗動。還不能到合一處。惟是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昨而益背。四體不言而喻。把形色中。都是天性。貫徹踐者。踐
履。乃充滿其中。所謂形神俱妙。事理雙圓者。故非聖人不能。下
句單說形。不說色。色。就該在形裡了。

商。在九宮間。天性是空虛的。如何可著形色在裡面。答曰。不聞
卽色卽空。卽空卽色。空色。果是兩極的麼。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昔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
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
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五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日。王子。庶生之母。死。追於嫡母。而不敢終喪。是有所奪而不可得
為者。

測

管束。漢曰。齊宣王所欲短之喪。蓋母喪也。古者父在。則為母服。若
年。壓於父也。宣王無所壓。而欲從其故。孟子非之。至於王子之
生母死。其服制。原以其年為限。而其傳為請數月。則尤短之短
者也。孟子於之。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其詞。情孔則矣。蓋至我
國。始始均嫡庶。母以三年之服。真可謂盡人子之性者。士生斯
世。而有不移孝為忠者。非夫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
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宋註曰。時雨。財與材同。

〔孟子〕君子的設教因材而篤。不止一端。所以教者有五。時雨。比之於苗。人力已盡。天時亦至。只當那亢旱。有個欲長未長。勃難舒之意。得遇着及時的雨。便勃然而興。在學者乃是功候已到。一語就能點化的。成德。是他在德性上脩持。我就他德性琢磨以成就之。達財。是他在材幹上操練。我就他材幹引導以通達之。答問。因他來問。我去答他。私淑艾。得其嘉言善行。私自淑善艾治。生不同乎時地。而聞風興起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乃總承上文而結之。時雨化是最上者。成德次之。達材次之。答問又次之。各有個淺深高下。獨私淑艾者。前數項都有。乃隨其人之分量以自得耳。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三
七十五

〔商〕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趙註曰。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

〔測〕道則高矣美矣。總是贊他高。故下面單接高說。宜若登天之不可及。欲其少貶從卑。使彼庶幾攀及。而孳孳去做得。孟子說立教自有一定的法。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的繩墨。羿不爲拙射變易轂率的轂率。君子的教法。只授以爲學。而不告以造道。如引滿其弓而不發矢。那矢在弓上。自躍如欲出。引是教者

居其半。不發。是學者居其半。故說中道而立。能者。是會得的。就能依我的所引。發將出來。因而從之。這全要學者自去做。教者如何盡替得他。

〔商〕黃金聲問。道原高堅前後。不可爲象。卽顏子欲從末山。緣何就說得能者從之。答曰。能原徹上徹下。泛就會得的。便可說。顏子費了許多氣力。反嘆欲從末由。曾子一呼卽唯。難道曾子地位反高過顏子。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身人者也。朱註曰。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測〕殉道殉身。總是道與身合一不離的。天下有道。是我身子做得主。出來用世。道便跟隨着我身子。天下無道。是我身子做不得主。凡進退生死。都未可必。只好把道來做主。以身去跟隨着他。總之不是道殉身。便是身殉道。再離不開的。未聞以道去殉了他人。道那裡有殉人的。只因當時策士。說之以王道不悅。說之以霸道而悅之。故爲以道從人者而發。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十三
七十六

〔商〕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趙註曰。滕更。滕君之弟。有二。謂挾貴挾賢也。

〔測〕

商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朱註曰所厚所當厚者也

測

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測愛字仁字親字須要分別愛是愛恤如於禽獸不忍見死食肉及敵唯毀蓋之埋仁是萬物一體如因民之利而利之說得

極寬廣親是親厚如情聯惠結敦睦不携要不過本族而已君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八

子之於物也只去愛恤他而弗仁於民也只去仁覆他而不親親乃加那同宗的親而於民止用仁民非不欲親恐恩竭於民親反無所施了仁乃加那一體的民而於物止用愛物非不欲仁恐恩竭於物民反無所施了君子之用情雖若有所靳正使無所遺推恩有等乃善其施於不遺者也

商朱熹問昔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前不慮章曰親親仁也看來

愛仁親三字有何分別答曰三字分配在親民及物上便有分別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知務趙註曰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

測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朱註曰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七十九

測

商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測

商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朱註曰武成周也伐杵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從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

測孟子見武城有血流漂杵之言惻然動心因會意斷說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武城垂世之經我也。只取得他二三策。怎麼樣故。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伐紂。人心自然歸服。何消到那血流標杆的田地。可見殺人之事。就定伐暴之舉。敵國之人亦不可亂殺。武城血流標杆之言。非可以爲訓也。然武城所記未必謬。孟子只是要杜人輕殺之心耳。

商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註疏曰。車。車兵車也。以皮爲飾者也。虎賁。勇士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無畏。寧爾。言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若崩厥角。額角犀駝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朱註曰。制行位曰陳。兩車。數一車而輪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測

商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測

商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註疏曰。糗。乾飯也。茹。食也。袞。畫衣。被。被也。二女。娥皇。女英也。若固有之。侍也。女侍曰僕。說文。果。作僕。

測。千古聖人。惟舜處富貴貧賤之極。故把他兩下來。形狀說。

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絕不想着後面的富貴。及其爲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絕不想到前面的貧賤。總見富貴貧賤一視。借舜來狀個隨寓而安的模樣。

商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測

商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趙註曰。禦。禦也。爲暴。征稅出入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測

商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朱註曰。身。行也。道。道不行也。不能行於妻子。今不行也。

測

商

孟子曰。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邠世不能亂。

測

商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朱註曰。好名。好名也。讓。讓也。千乘。千乘也。國。國也。苟。苟也。非。非也。人。人也。簞。簞也。食。食也。豆。豆也。羹。羹也。見於色。見於色也。

曰非其人非好名之人也。

〔測〕名利原不能兩兼。在好名的人。能把千乘這等大國。也都讓得。苟非好名之人。就是些小的簞豆。也見於顏色。名原是不該好的。但較之好利還勝些。

〔商〕陸夢龍問。人若好名。則凡欺世盜名如鄉原。何所不為。視好利者。其害反甚。何以取之。答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乃等釣金與與羽。未為平論。且苟非人句。接好名之人。方直截註疏原如此講。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二

〔測〕國家全藉人以幹理。若不信仁賢。雖有亦如無人的。一般。其國空虛。禮義有一定的等分。若無禮義。則上下等分雖在。人都去紊亂得他。上下便亂了。政事是理財之方。若無政事。則開源節流。沒有個方法。財用便不足下。三段只是平開。不必穿掘。

〔商〕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測〕

〔商〕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

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註曰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社以祀之。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變置社稷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測〕就世法看來。則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却像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個證佐。得乎丘民。是天下民心歸向。大家擁戴他為天子。若得乎天子。諸侯不過與他為諸侯大夫。便見視民之所與遠甚了。君為社稷而立。若諸侯無道。危了社稷。則當更立賢君。變置諸侯。君如何比得社稷來。社稷既受了民的祭祀。自當為民捍患。而旱乾水溢。則當毀其壇壝。變置社稷。社稷如何比得民來。可見民為貴。而社稷與君通輕。真是千古不易之確論。蓋欲為君者識此。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三

不以位為得肆之地也。

〔商〕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趙註曰親炙親見而薰炙之。

〔測〕

伯夷柳下惠原無事功德業可見。孟子獨舉他為聖人。正就下面風字上。見得他風世之遠。故說聖人百世之師。是創為之論的。下邊緊接故聞伯夷之風者。故聞柳下惠之風者。聞者莫不興起也。可見流風餘韻。即百世之下。猶然感化。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此句正證上面聖人百世之師而況於親炙者乎當時夷惠親炙原無可見孟子反從他風化之遠想到親炙之近上來正是從實證虛而愈見其為聖人也

(商)

管東溟曰論聖人於三代之後人但知以言教師當世而不知其以風教師百世師當世者謂之顯贊化育師百世者謂之幽贊解明二氏之教之不可廢於天下亦以此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測)通天地萬物而為仁其血氣心知而為人人只認有這人反與仁隔生分別相不知惟有這人方纔我的痛癢能通舉世的痛癢我的欣戚能通舉世的欣戚萬物一體之理即在七尺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四

不死之形故說仁不是別的就是人可見仁與人原是一個生的合而言之把這有生之理合在有生之形上方通得微行得去坦然遊於四達之衢故謂之天下通行的道

(商)陳朗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所謂非人弘道者仁合人謂道乃指道之率繇言所謂人能弘道者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趙註曰君子孔子也君臣皆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測)

(商)

貉稽曰殆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趙註曰不

衆口所誦也無傷審已之德口無傷也朱註曰詩即風相舟及大雅縣之篇情憂貌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隱壁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是夷雖不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測)理是分辦不理於口乃不分皂白溷然誹謗故以為無傷但是為士的便不得於流俗見憎於人因茲故衆多其口又引相舟及縣之詩為證把孔子文王當之正見士茲多口之憎而無傷於士者

(商)鄭尚喟問不理於口正宜教以自修正止謗何云應有此憎答曰這只看個理字說不理是全無條理一味亂加來的所謂浮議者乃被他搖動了假使當國家事體如何主張得來若謗出有因怎麼不要自省

卷之三
八十五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註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測)

(商)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朱註曰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之頃也路大路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

(測)

商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

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朱註曰尚加尚也言禹之樂過於文王追蠡也蓋謂木蟲也言禹時鐘

在者鐘紐如蟲鬚而欲絕蓋用之者多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也

測

商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

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

嵎莫之敢擾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五

士者笑之趙註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今齊復饑國人以馮婦復勸王也卒後也朱註曰之執曰轉之適也山曲曰嵎擾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測

商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

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測性與命者稟於人為性賦於天為命原是一個若分言之不

惟性命是兩樣就性之中亦有兩樣就命之中亦有兩樣要剖得

岐路分明方認得宗主歸一性有識情之性有靈覺之性

本然靈覺的只因有識情含在裡面所以把外邊境界都攬取

進來如人無端忽憶及生平經歷境界就夢魂中陡然現出舊

時光景於是觸境而動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

不是境能引誘我乃是我識情自去攬取他此乃識情之性靈

覺之性是我生來具足如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情人皆

有之觸之即露可見仁義禮智聖原是性所自有的此乃靈覺

之性這就如一碗水原是清的被泥水在裡面攪渾了要分別

他那一邊是清水那一邊是渾水而其為水則一就性中分一

個覺性一個識性別白他開來命有稟氣之命有賦理之命人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五

得氣以生氣就賦在他身上有旺氣有衰氣有得氣多有得氣少所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有受用的有沒受

用的有畧受用而不全的這都是命中制定此乃稟氣之命賦理之命天生我這人就望我克全人道參贊化育在天為乾元

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聖理之流行有偏全純備全而純者仁義禮智聖渾然其備偏而雜者不能克全都在好一邊而但

有差等此乃賦理之命這就如父之於子或與之以養有衣食豐足有衣食缺欠或與之以教有師保義方全備有師保義方

不全備皆是父之所命就命中分一個稟氣一個賦理別白他開來是這等樣說性與命各有兩個所以千古學術多端皆起

於此孟子獨一言以剖決之說耳。目口鼻四肢。這也分明是性。但有個命爲限制。君子不謂性。也不把他算做性。奉命作主。將性撇在一邊。仁義禮智聖。這也分明是命。但有個性完具於我。君子不謂命。也不把他算做命。要克全這性。將命撇在一邊。所以孟子一生論性。獨以性善爲宗主。而不以情識爲夾襖。論命獨以天賦爲順承。而不以稟受爲推委。性命端的是一個。惟剖析得精。方主張得定。孟子學問。獨得千古聖學之真傳。端在此也。智之於賢者。不必改作否字。只是智有到不到。聖人之於天道。在聖人原與天相合。但有先天而天弗違的聖人。有後天而奉天時的聖人。只是安勉之不同。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九

商鄭向友問情識之性。是不好的。所以別他不謂之性。靈覺之性。是好的。所以別他有性焉。其分別之故。易見。若稟氣之命。是不好的。何以反說有命焉。賦理之命。是好的。何反說不謂命。其分別與論性不合。似不可解。答曰。此乃將命與性對治。命當聽之天。提稟氣之命爲主。則情識之性。不與命爭衡。而命乃可安。是以命制性者也。故雖不好的命。亦不敢違。性當盡之已。提靈覺之性爲主。則賦理之命。不將性限制。而性乃可盡。是以性制命者也。故雖好的命。亦不敢聽。蓋各因所重而畸勝之者。○張殷甫問。性與命原無兩個。故以口耳等推之。以至於命。以父子君臣等攝之以入於性。此正性命合一之旨。答曰。一性耳。而於

耳口鼻等。說性也。於父子君臣等。又說有性焉。一命耳。而於耳口鼻等。說有命焉。於父子君臣等。又說命也。既同是性。同是命。孟子何不總言之。而乃各各指點。正欲於同中辨異。務令分別得清。乃能取舍得當。於是撇下了一處。說不謂性。不謂命。單提起了一處。說有命焉。有性焉。是命雖有二。而止認一稟氣之命。性雖有二。而止認一靈覺之性。則二而仍歸於一矣。然豈惟命與性各歸於一。卽命與性更可同歸於一。只要認得一個靈覺之性。所謂有性焉者。則轉識成智。合性爲一者在是。以人達天。合命與性爲一者。亦在是。子所謂合一之旨。未嘗不可。蓋惟剖析得開。方纔湏合得儼故也。○劉日職問。性與命各有兩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八十九

個。乃如真心妄心之說。合了真心。安覓妄心。答曰。依真起妄。妄心原都從真心變現。故可分爲二。亦可合爲一。○姚思孝問。靈覺一動而後有情識。情識熾然而靈覺仍不變不動。是靈覺與情識原非可相對。卽如水喻。水與泥豈可相對之物。今仰靈覺以對情識。竊未解。答曰。只因本覺之性。被情識攪在裏邊。不得清楚。所以要別白他出來。說這是情識之性。不謂之性。泥水之喻。原非相對。定去了泥水。復還清水。就是除去了情識。復還本覺。究竟止得一本覺之性。○張鷟舉問。聖人皆德造其極。如何於天道又有不同。答曰。爲夙根各有獨重。如清任和與時中原自相別。葛孟真曰。若說夙根連天也。恐難盡。主曰。若盡露得天

世人個個皆聖賢。纔是上帝降衷之意。而其實不能可見。不特富貴福澤有命。卽做聖賢也有命。但只認定一個性。則自我作主。造物可移。故說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然甚說得有主張。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測可欲乃解釋善字。不是訓樂正子之爲人大。凡不該欲卽是不好的。惟該欲方是好的。是毋自欺之本體。故謂之善。有諸已未嘗無功夫。乃善實有諸已。是誠意的學問。故謂之信。充實是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一

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美在其中。故謂之美。充實而有光明輝映。乃誠而至於形著明。發越將開來。故謂之大大而化。其大之迹。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德造其極。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乃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神妙不測。謂之神。此章與中庸誠之者。進道之等級一例。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是善信之中。美大聖神之下。造道之程。有此數種。如登九級之臺。當步步向不可得少爲足也。

問。衝中問。善信原是本體。美大以後。逐步充拓。方是用功夫。答曰。這要看逐句之謂字。乃是釋其名。不必說功夫。亦不必說本體。只要就造詣上。分別個地位出來。充實以後。自然有功夫。

難道有諸已。絕無功夫。總之在此處。原不道及。○陳仕茂問。大而化之。云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云不見而章。此俱是至誠。何以如是。分別答曰。大而化之。只在身造詣上。故配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便將天地民物氣運。都自我轉旋了。故配不見而章。在中庸原是一樣的至誠。因所言境地有別。借來分證。就說兩樣。也不妨。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註曰。逃者去也。去也。如追放逸之豕豚。還之入欄也。

測楊墨謂何要逃。蓋墨子兼愛。他力量做不來自覺煩苦。料他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二

要逃去了。楊子只是自爲。簡而易行。故必歸於楊。楊子爲我。於世上終行不去。不得通達。又要逃去。儒者人已兩利。故必歸於儒。歸是他來歸向。斯受之。合爲一家就罷了。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入苙而又招。招者。招呼。把他既往的復聲言其非。反失了大道爲公的氣象。

商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趙註曰。征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錢。錢也。鐵。鐵也。甲之。鐵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廩餼之役也。

測布粟力役等征。必用一緩二。若併用之。則民有殍。父子離。利

皆立判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之取也。

商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殃必及身。

測

商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測

孟子湖南講

商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註曰：上宮，樓上也。業，織之有次者而未成也。牖，上置之窓。屨，之上屨也。以是學道之心來，至則斯受之，不保其與心也。

測

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

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朱註曰：穿，穿穴；窬，窬陷。穿窬，謂穿窬之類也。事也。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必有餽，然而不肯受之，實餽都取之也。今人以言取物曰餽。

〔測〕此論擴充其本心，最為直截痛快。仁義原是人的本心，就是極殘忍的人，也不無惻隱之心；皆有所不忍，就是極卑污的人，也不無羞惡之心；皆有所不為，這但是一隙之明，就一隙處通到那全體，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就是仁義了。無欲害人，是不忍之最重者；無穿窬是不為之最重者。又舉此二端，以申明上意：人再沒有要害人的心，就是在那裡做害人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欲害人的心，正是以所不忍達之所忍，仁便不可勝用也；人再沒有要做穿窬的心，就是在那裡做穿窬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穿窬的心，正是以所不為達之所為，義便不可勝用也。仁是本體，宗主惟一，義乃作用，岐路多端，故又把義的隱情推究出來。爾汝稱呼，人當面只得受了。本心畢竟不欲，這是他實處，充無受爾汝之實，方纔於一切隱忍，者俱不做心，到處光明，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不但常人就是為士的。一語嘿之間，未該言而言，是把我的言去，餽取人隱情，該言而不言，是把我的不言去，餽取人隱情。這都是竊人之意，與竊財一般，是皆穿窬之類也。而充無穿窬，是極重的，此充無受爾汝，言不言餽，是極輕的。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九十三

充而仁之能充自不言可知。

商高允升問：不忍不為說達，無害人無穿踰說充，有何分別？答曰：達是足此通彼，充是踰虛積實，惟達乃能充，惟充乃能達，亦不妨互見也。○張國縉問：爾汝之實實字，還指無可輕賤說，蓋爾汝是名，我實有可受處是實。答曰：這又在道理上論了。如此必須聖賢纔能充，孟子正要在人情淺近處撥動，卽如庸常人那不甘受爾汝的念頭，個個定有只消從此處充去，更覺得心下懇切。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

孟子湖南講

藝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孫毓日：帶者，服之近也。於人身者也。故取論

不下帶，田所以喻人之身也。

測大凡人之言行，一樂近且約，不免失之淺陋；一樂遠且博，不免失之荒唐。惟是所言淺近而指意悠遠者，這方是好的言語。叫做善言，所守簡約而設施廣博者，這方是好的道理。叫做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帶，這等切近於身而道理無不存焉。此卽言近而指遠者。君子之守，修其自己之身，人人亦各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卽守約而施博者。言是虛的，守是實的，所言不離於所守，故單把守來反說一番。人病舍其自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要人去修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自己反不去修。

身。此又爲不守約而務博施者，作一叮嚀耳。

商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憂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誥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朱註曰：經常也。同曲也。

測性者與性之不同。性之是論造詣，性者是論人品。然究竟只一樣。堯舜本體渾全，不假修習，現成是一個性。故說性者，湯武雖克己復禮，反轉來的，故說反之。下面正發明性反處。動容周旋中禮，是舉動容止之間，周圍旋轉，無不中禮，乃是性反之功。已造其極盛德之至也。就如那哭死而哀，非感於生者而自

孟子湖南講

然哀的，經常之德，不圓互，非以于求而祿而自然不圓的言語。必定信實，非以端正其行事而自然信的。自哭死至此，皆發明

動容中禮之意。總是歷指其無爲而爲，不假勉強，纔見是性上的作用。性者固得於現成，反之亦必造詣到此方爲與性相合。如有一毫勉強，便爲五霸假之，叫不得性反之聖人了。君子乃指後之學者，以一定之則，卽上文動容等。學問到了證性，方沒走作。可以言法。君子但照這個法遵行用功，以俟其天命之自至而已矣。這是學問的事。謂何說到命上？蓋人的所遇不齊，則所行亦各別。就如堯舍子而立舜，非以要輕天下之名也。舜孝親而瞽瞍底豫，非爲自己之玄德可以升聞也。湯武之放伐，

非以利天下也。皆所值之不同。以各盡其當爲之事。是命不徒爲後之君子立法程。且以發明堯舜湯武的心事。

〔商〕唐琳問。動容中禮。舊主性者說。行法俟命。舊主反之說。今以性反都在動容內行法。另指學者何也。答曰。反之。乃反情合性。少不得要到無所爲而爲。合着性的本體。纔是若尚留些地步。不到那自然處。便說不得個反之。所以動容周旋。總是發明性。反的聖人下文說個君子。分明指後來學者。行以俟命。分明教人用力。若湯武則止宜就現成說。語氣恐不相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

孟子湖南講

卷之六
九十六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趙註曰。大人當時之尊貴者也。方丈。食列於前方一丈也。古制。古聖人所制之法。謂宗廟也。朱註曰。榱。榱也。題。頭也。

〔測〕

〔商〕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測〕養心。照下存不存看。乃謂存心也。心只爲有欲。引之使動。不得自在。要養心。常用何法。莫有善於寡欲。蓋欲之寡不寡。即關存心之寡不寡。其爲人寡欲。心雖有不存。亦寡。其爲人多欲。心

雖有存亦寡。數寡字相應。總以欲與心互爲低昂。彼低一分。則此昂一分。論其消長之大較耳。若究到極盡處。則須如聖人之無欲。而心自無不存。不得以寡言矣。至養其存之別。心原不是硬挽得住的。必優游恬養。使之安適。方能有存。故於欲亦只言寡而不遽絕。總皆養之之法也。

〔商〕陳剛問。欲字若說是耳目之欲。是不能寡的。若說是非禮之欲。是不待寡。直須盡克云云。今止說寡字。正恐一欲方遏。一欲旋起。欲之塵根。如何得斷。答曰。這不要把欲字死煞看。只就心與欲的分數低昂處較量。故各用寡字相爲呼應。大凡人一時不能無欲。絕之又恐逆心。且只寬說個寡。寡之又寡。則至於無

孟子湖南講

卷之六
九十七

故曰。理雖頓悟。事則漸修。但此段意。且不論及。○包元錫問。絕欲則心枯槁。多欲則心紛馳。乃較量斟酌。而云莫善於寡。正養心之要訣。似不必又推到無欲田地。答曰。若謂欲不要盡無。只說個寡。難道心也不要盡存。謂何亦只說個寡。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朱註。羊棗。小果而圓。肉韌而切之爲膾。

〔測〕

〔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仁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魯頎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
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何為踴躍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
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卷之三
九十八

測這發明孔子思狂狷猶鄉原只在真似之辨萬章從孔子

陳思狂士說起進取不忘其初謂進而取法永不忘其初願孟
子引孔子嘆中行之言見思狂狷為中行地耳何如斯可謂狂
矣是問人何以謂之狂也是問行嘐嘐乃誇張之意古之人古
之人乃動稱古人不肯自安儕俗及平常考其行事却又不能
掩蓋其言也屑訓動作切切又訓輕不屑不潔是不切切於不
潔乃不瑣屑輕犯之意要亦不能盡免也狂訓病狷訓福急都
是不好字眼考行不掩不屑不潔都從他不純全處見任其所
為不假蓋藏正心事光明所在若有一些作偽便是鄉原了所
以又引孔子惡鄉原相形萬章因問鄉原孟子把他譏狂狷的

孟子

言語來說踴躍是獨行涼涼是冷落善斯可矣只要人道好就
是闕然媚世如閑寺的人只求媚悅於世原訓愿乃謹厚之稱
故萬章又疑而直窮到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要從他身上舉
出一端來非刺他實無可非刺這也不見他不好就是聖人亦
是無非刺的他的不好只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流俗汙世君
子正該去變化他即不能亦須中立不倚謂何與之合同這反
是引誘他不好了似忠信似廉潔他自己身上實能忠信廉潔
只是待人同流合汙便沒有實心為人之意以此欺世即為不
忠信以此盜名即為不廉潔止可謂之似耳人見他居身既沒
破綻處世又極寬容眾皆歡喜他他見世人都被哄過自為得

卷之三
九十九

計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以爲德之賊狂狷譬如低銀雖大
襍銀鉛還可煎成真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盡是
精銅所以引孔子惡似而非譬出一個真似來如莠如莠如利
口如鄭聲如紫如鄉原各有所亂便都屬可惡總爲他似是而
實非反經者經如絲之有經秩然條理之不紊要不外乎一真
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正庶民自興起向
道則似是而非的不能惑他故無邪慝此可見立教者不可不
澄其源也

商朱熹問狂者慕古狷者不屑不潔還重在好處一邊答曰還
重在全好一邊人非聖人不能無過一毫掩蓋便昧本心狂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與僇俱是不好字孟子偏道他是好人愿原是個好字孟子偏
道他是不好人只在真與假處分別○何位問鄉原的人果然
無舉無刺忠信廉潔乃是十全人品併狂狷也不如孔子如何
惡他答曰若是可非可刺如何不非刺他若是不忠信廉潔又
如何無可非刺此俱說不通大凡聖賢發念都是萬物一體爲
着世上那鄉原只同流合汙自己身上未嘗不乾淨完好於他
人不好一味隨順縱有十分好處總成得一點媚世的心腸所
以說德之賊千古來惟馮道一生真是忠信廉潔却又同流合
汙最爲酷肖其餘雖有亦只效尤而未到家者○錢洋問伎
與利口有何分別答曰照下義信看伎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

口似所言無欺故亂信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也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趙註曰萊朱一曰仲虺爲左相散
宜生文王四臣之有文義言則亦
者非實無者也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測千古慧燈相續總不外於一知而知有見與聞則承先啓後
之脈絡也那個創道統的人只率自己所行無意表著於世有
一個見知的替他闡明愈覺彰著如禹謨皋陶謨伊訓太公太
韜皆是爲堯舜湯文發明學問然後湯文孔子得繼起焉大畧
氣運隔五百餘年自古不爽今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不相遠近聖人之居鄉魯又若此其近意欲以見
知自認者然孟子實不曾見知所以不免有費軒旋說然而無
有乎見知則後亦無有乎聞知千古慧命豈竟斷絕而遂斬其
脈也蓋諒聞知之必有而信見知之不吝多讓以爲全書之總
結焉

商湯汝輯問然而無有乎爾還是指聞知若以見知自任則頗
滑諸人置之何地答曰聞知必待五百有餘歲說個世近居近

則然而無有乎爾明指見知矣若稍而細語氣頂上不來且聞
知的人只是單傳見知的人若禹臯陶等必不得有幾個孟子
正明白附於顏曾一流

四書湖南講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錢塘人萬曆辛丑進士是書分
標三例凡剖析本章大義者曰測就經文語氣順
演者曰演與其門人問答辨難者曰商間有引証
他書及先儒之論則細書於後大抵皆其口授於
門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載寅亮四書湖南講二十
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
之誤歟抑或別有續編也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十卷(一)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重刻四書正學淵源序

婺郡名儒繼東萊而起者
爲何王金許四先生東萊
與紫陽同時紫陽四書集
註東萊實贊其成而四先

周序一

生又承東萊之緒羽翼紫
陽著爲正學淵源一編以
昭示後世然則四先生之
有功于紫陽也豈少耶余
韶年初就外傳從事四子

書句讀紫陽集註後遍閱
諸儒闡發因及四書正學
淵源而知婺郡之有四先
生也獨是大道之傳以人
而聖聖相承賢賢相授生

周序二

不必其一地出不必其一
時故雖高山大川宿稱都
會地非不廣時非不久而
問其足以續斯道之緒者
或不得一二焉甚矣傳人

之難也今婺郡數百里耳
其間相去又不過二百餘
年而東萊倡率於前四先
生踵武于後傳人之盛天
下未有過之者豈山川秀

周序三

異實鍾靈歟抑居民上者
禮樂爲教而涵濡長養以
至于此歟憶歲在戊辰余
視學兩浙以次按婺校士
之餘輒爲訪求文獻願因

屢經兵燹者舊無聞散逸
銷亡遺書殆盡卽以四先
生之行誼卓卓而疏解全
編亦碩果蒙泉僅有存者
每欲重加考訂蒐而輯之

周序四

而巡歷有期匆促就道未
遑也辛未返命入都其
明年膠西趙君鹿友以名
進士領婺首邑下車之始
日以講明

聖諭振興學校爲婺而又
以時加惠凡所以端士習
敦民行者莫不釐然具舉
乃于公餘之暇留意四先
生之遺帙搜覈校讐計三

周序五

閱歲而後彙合成書梓之
以行于世是四先生之有
功于紫陽者固多而趙君
之有功于四先生又豈少
耶匪特此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于上賢
有司如趙君者日率其所
屬子弟講明正學于下俾
婺郡數百里內風俗淳古
而彬彬有君子之風從此

周序六

涵濡長養山川更效其靈
安知無東萊暨四先生其
人者相與鼓吹邳隆使正
學之傳益光且大乎余向
見趙君之文并慕趙君之

品於其宰婺也又習聞其
廉能著聲不苟隨俗而專
以禮樂爲教心竊嚮往久
之迄今乙亥之冬始獲瞻
其丰采聽其言論深喜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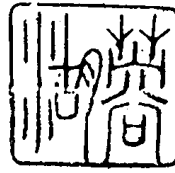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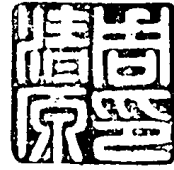
周序七

道之君子臨蒞茲土爲婺
郡士民幸而又喜其留意
正學彙梓是編能大有功
于四先生也故爲之序云
時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

仲春晉陵年家弟周清

原頓首拜撰并書



周序八

重刻四書正學淵源序

余自入塾後習舉子家言並
集諸儒講說參考互訂思所
以貫通之而未能有得

家大人囑之曰學必窮其本

非咕嗶能竟也爰自濂溪橫

序一

渠豫雒紫陽而下歷溯其源
流以及分支衍派殊塗同歸
之由始恍然有會於心既而
讀東萊呂成公書洎金華四
先生文卓識精義闡前賢所
未及顧以來獲盡窺其秘輒

快於中歲壬申奉

簡命宰茲土婺地素號小鄒
魯以淳熙咸淳年間諸賢接
踵而起也下車後謁呂成公
祠為更新丹堊之自惟以東
萊之人獲拜東萊先生之像
序二

辨香暇依此自有夙緣非苟
然也因博訪諸賢遺書僉謂
屢經兵燹後湮沒無所傳中
心仍耿耿然甲戌秋迺得北
山魯齋仁山白雲四先生所
註四書正學淵源歎其窮源

竟委於聖人之道顯微闡幽
炳若日星也夫天地之大六
合之廣其繁變靡所紀極自
有四子之書道乃有所統歸
顧自漢儒以後越千有四百
年宋儒迭出而紫陽朱子集

序三

厥大成金華之學由東萊開
之當時麗澤書院為朱呂諸
公講學談道之地故自有紫
陽而東萊翼贊其成自有東
萊而四先生分承其緒此則
正學淵源四子為朱呂之功

臣而實先聖先賢之功臣也
第原板銷毀苦無兼本爰重
加輯梓以付剞劂自秋徂冬
越三月告竣際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昌明正學
諸鉅卿先生羽翼經傳為斯

序四

文主持所望海內君子廣羅
聞見兼總條貫以金聲而玉
振之俾是書之成垂諸不朽
此則余之素志也若叅訂校
讐則余癸酉浙闈所得士洎
滋蘭書院諸生咸與其勞竝

列名于後云

肯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嘉平朔

旦膠西後學趙泰姓鹿

爻氏拜題於金華之清

風署



序五

四書正學淵源序

道之在天下也雖有明晦續絕之不一而能使之常明不晦常續不絕者則必得人焉以翊其統也惟得人以翊其統則晦爲能使之明絕爲能使之續而道統之傳得至於今不墜者雖天主之而聖賢之

正學淵源序

功端不可誣矣孟氏序道統之傳而深致意於見知聞知蓋必前有啓而後有承是前之資於後猶後之賴於前均之不可以無人也孔子不云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其承在茲之文而得統於羣聖以集其成也是天以斯文之統畀

之也繼孔子之後者有孟子嘗曰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夫謂私淑諸人則聖學淵源固有所自豈必親受業於門而後爲得其統哉自是之後寂寂寥寥聖學相傳之統綿綿一脉不絕如綫至宋程氏兩夫子始有接孟氏不

正學淵源序

二

傳之緒而其門人龜山楊氏載道而南一傳而得羅豫章李延平先生再傳而得朱晦菴先生而諸儒之說始大集其成矣勉齋黃氏親授業於朱子之門金華何文定先生雖後朱子生而口傳心受得之勉齋自是而傳之王文憲金文安

許文懿僅二百年間四先生傑然
踵武相承凡四子之書悉爲之註
疏開其微詞奧義以翊朱註國朝
曾採集大全書中邇其淵源所自
謂非朱氏之適傳不可也夫道非
文不顯文非人不彰文之彰者道
之顯也今四先生之註疏昭然在

正學淵源序

三

也上以發明聖言下以嘉惠後學
而皆生於一郡相繼而興意者文
其在茲乎文其在茲乎然世代既
遠遺書散逸元江章先生乃哀而
輯之章分句釋以附於朱註而傳
註益以顯明則先生之用心誠勤
矣先生司訓於漳清脩恬澹一惟

以明道淑人爲已責而尤究心於
理學其殆紹乃祖楓山之家學乎
其殆聞四先生之風而興起乎吾
於是益信茲郡之多賢也予受四
先生之書讀之卒業乃敬爲之序
以弁其端云

賜進士戶部員外郎溫陵後學見心

正學淵源序

四

蕭復陽撰



錢四書正學淵源後序

夫道在天地間等之水然支分派別不啻
幾萬緒是豈汜然靡所淵源試觀宇內滌
汔於岷山汪渤於桐柏滌迴於積石溫汾
於嶓冢浩瀚於滄溟與夫駕軼者擢拔者
揚汨者豈不奇觀哉哉邇其自總發源
於崑崙而已鴻蒙既闢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流注於洙泗一泓湛澄千聖淵涵嗣是
子輿崛起以七篇登假聖域障狂瀾而廻

四書正學淵源序

之歷秦漢迄唐宋千有餘歲風流波蕩伊
於底幸而天佑斯文濂洛雙清紫陽浴
德鳩靈殫精嘔出孔孟千百年以上肝藏
俾洙泗波光霑溉萬古萬古下望洋蠡測
者無難登復維時東萊呂成公與紫陽南
軒講學婺城麗澤書院所以濬發泗水之
淵源者深矣於是間氣毓祥北山何文定
公親承紫陽高弟黃文肅公之業傳諸魯
齋王文憲公魯齋傳諸仁山金文安公仁

山傳諸白雲許文懿公號金華四賢爲朱

學世適是已夫宋敎旣南文公毅而任道
推擴延平豫章龜山之學以翊贊孔孟不
絕之緒四先生者又鼎峙一郡踵武繩繩
機箭相印是故孔孟未發與指得朱註而
明於日星朱註未盡意義又得四先生闡
明殆盡雖疏義考証與夫叢說圖解著自
金許而微詞奧義口傳心授實本諸何王
邇何王金許之流而窮其源則洙泗一泓

四書正學淵源序

二

注不盈酌不竭之崑崙也濂洛紫陽以及
於何王金許又宇內之江淮河漢滄溟巨
漚也後此雖有觀瀾之士披揚流灑節汨
潺湲亦不過江淮河海之餘波細潤焉爾
豈能外此正學淵源而別爲異流殊沫以
濫觴吾道也哉第四先生生丁艱棘終
世屏居不仕著作纍纍雖蒙

賜祀於鄉猶未得列廟廷享膾食焉昔謂道
之顯晦有時豈其然乎迨今世遠道榛遺

書散逸舍此弗輯則四先生之所以羽翼
聖真者必至於漸滅無傳矣陽生也晚未
得學海一勺昔嘗纂脩家乘而知宗先人
楓山文懿公之所私淑者惟四先生用是
廩廩於四先生之無傳是愚敬忘固陋搜
輯其在宋者梓之以識不磨云萬曆甲辰
孟夏之吉金華後學章一陽謹序

趙先生重刊四書正學淵源序

天之生聖賢非偶然也或以繼天立極或以
紹往開來其精神之所貫注莫不有以窮天
地徹古今而不可一日磨滅至於道之顯晦
有時書之傳否有數在聖賢反不能以自主
雖然書存卽道存爾藏之名山而以俟乎其
人心心相印後際與前際之人兩情交迫而
其書之傳而幾絕者亦若自躍自露于耳目
之前豐城出劍合浦還珠俱不足以喻其奇

金序一

也若是者其氣志天人之說乎昔胡文定公
傳春秋於西狩獲麟則曰河出圖洛出書而
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
其理則一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
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
天時氣壹之動志也夫子作春秋明王道正
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
成而麟至宜矣緣是言之

先生之重刊淵源實無異此 先生生長膠西

爲聖賢叢聚之所其於理學本有淵源自壬申來宰長山治尚清簡惟以整學校興教化爲急凡屬先賢祠宇一一賴其鼎新又設滋蘭書院隨時教育俾諸生皆有所成與麗澤書院後先輝映而是書忽出而應之

先生初有是書而未獲其全因備牲醴至蘭陰祭拜先太祖仁山祠而隨得全集于蘭邑殿中尊之署殿中尊先不知有是書仇子石濤道經潞水盛稱是書而殿中尊因得於相

金序二

之家仇子與相交最厚言及四先生輒以未獲從祀爲憾借其仲滄桂先生屢商疏請故相得是書而樂以相告今書之幸遇賢侯仇子與有力焉而友生之識者咸以得書失書爲相罪謂先生官清如水無力付鐫愛書又若珍寶欲思反璧事不可知相曰不然凡事各有其機先生崇儒重道祭拜先賢一片真誠法結則仇子贊揚殷公借閱適足以爲先生訂正之資若謂愛書匿書使先

賢之子孫不能復觀其遺卷理學中人決無是事迨不數月而是書果成天若攸之人若助之其於氣志感應卽以上媿伏羲氏之八卦舜孔子之鳳麟亦不可謂言大而夸也先生之序文有曰辦香飯依此自有夙緣豈其誣哉豈其誣哉

皆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陽月至前二日仁山後裔金其相薰手拜題於讀書之尋樂處

金序三



金華四先生姓氏併序

北山何文定先生

魯齋王文憲先生

仁山金文安先生

白雲許文懿先生

南渚趙先生曰澂溪之蒞婺女之墟世有大儒曰

東萊先生呂成公北山先生何文定公魯齋先生

王文憲公仁山先生金文安公白雲先生許文懿

公成公乃與朱文公並時同志首倡道學於婺文

圖書正學淵源

姓氏序

一

定則親承文公高弟勉齋黃文肅公之業傳諸文

憲文憲傳文安文安傳文懿稱金華四賢爲朱學

世適是已方米軌既南文公起而任道其學推擴

延平豫章龜山直趨程周以上接孟氏之絕而成

公同南軒張宜公又以所聞濂洛之說與公質辯

講磨率疾於正一時學者翕然師尊之世謂三公

爲南宋斯文鼎峙信哉張呂早世文公晚以其道

及書屬之文肅再傳而有金華四賢之學後懷孟

許文正公私淑文公臨川草廬吳文正公學

宗朱陸皆仕於元而行其教學於北方其視金華

則固爲朱學南北之派也然許吳仕元爲混一之

初又在帝王中州之域故其爲學易顯而爲教易

明四賢出偏安叔季之後屬時艱棘甘於儉避而

卒老不售自今雖有稱說雖亦蘇平仲所謂不

過風承響接而非灼然寒知者斯道顯晦固不有

時哉道之顯晦不足爲賢者軒輊然自成公下迄

文懿僅二百年爲五鉅儒赫然鼎立一郡之間踵

武相接機籥相須考亭一緒益昌益熾造化所被

圖書正學淵源

姓氏序

二

至於間閭皆右儒業而先禮教海內目其郡殆與

鄒魯將不其盛哉成公與許吳二公舊列從祀成

化間有以四賢請者

賜正學祠准龜山例祀於本郡今龜山已秩從祀而

郡未及爲四賢再請議者歎焉侍郎一山張先生

按浙屬鶴考述婺之文獻鶴用是忘其蕪陋遵文

公伊洛淵源錄稽訂五公言行著爲此編又倣王

魯齋五先生文粹取其文之關於道源教本者附

諸後用率諸生讀之爲高山景行之則且將請

侍御推校四賢正學本末及因失之授何之承見

文肅傳道統脈併爲君子上論于

朝俾與楊昌許吳諸公並從廟庭得列版食是其於

熙代表正儒宗崇廣道術之治豈小助哉稱又有

楊與立潘叔度徐僑爲文公門人張潤之爲北山

高弟而東萊弟子聞者亦多以俱未得其著述行

事之詳故不列云

正德辛未仲冬上吉後學趙鶴敷題

侍御威雄曰紫陽邇遼洛之統其後分爲二大

圖書正學淵源

三

派南派吾葵何王金許四先生親承勉齋橋堂

之緒爲朱門適傳北派吳許吳許仕元爲美官

迹者名重世遂以道統歸之列祀孔廟及謝鳴

治鐸始動罷祀之請四先生隱居不仕著書立

言考其造詣真不規於伊洛諸大儒而從祀之

議訖幸劉二疏之後無聞焉說者徒謂一郡四

賢難以服乎天下不知鄭魯多賢未聞以其生

於一邦而有所遺也嗚呼斯文之顯晦信有幸

不幸哉 威雄號雪崖金華人

大學朱子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

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矣此言得於

言得於天之稟或不能齊此言言得於

理人人皆同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此言言得於

皆異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

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離

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

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

各各不同又曰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

有所謂是以談者多是先說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却

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

本善而全皆可以爲聖賢即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

不等是人皆可以學反又不可不學也又曰陰陽五

行合下齊有非是先天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

來往便立陰陽之名又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

行之名康節推天地自開闢至于復闢十有二萬九

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之間只是一個大來往而已

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

之來爲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往爲

陰一元十二會一月三十日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

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一月三十日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

日將大而元會運世只一般今于一歲之氣上易見

冬至之日陽氣生于九泉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

舒布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復起于九泉矣

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此然

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

五行矣又曰水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

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開闢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

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船所以運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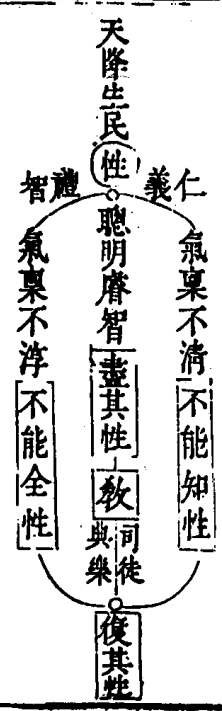
此所謂神即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是以不能皆有

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是以不能皆有

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許氏曰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遍此聖人之資質也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實之稱天命為君師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親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既歸即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化而可推充者也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許氏曰極字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今匠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為父子則極于慈孝為兄弟則極于友恭至于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于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與起而效之矣書舜典曰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教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教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胥子曰國子弟而成就均又國學之名則典學主國學之教也此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為聖人目然能盡其性于是繼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者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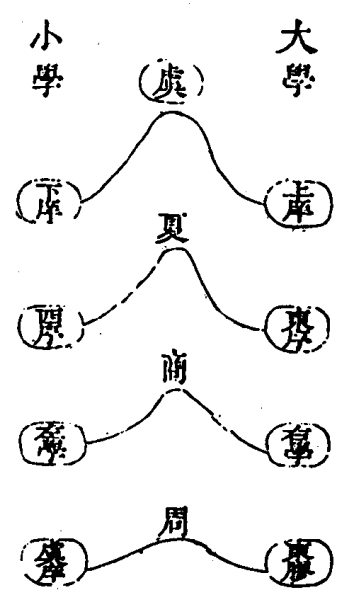
復性之圖



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許氏曰三代之隆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典必修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以及二字包庠序在中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序 三

大學小學之圖



(送)五聯
進炎出秀(縣)
羅三炎(郎)
蘇陸主(鄉)
柳市古(里)
畢華士(陣)

萬王五。百家。三五百家。五百家。官來。

○主東

○五求

(鄉)五州
鄉六火和(州)
州常秀(鄉)
雲幸炎(族)
旗龍主(閭)
閱第七(比)

比長下士

按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庶老少師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于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隣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燎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按陳祥道禮書曰坐上老庶老于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隣長于此所以教之耕也疏又曰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法鄉飲酒義云序鄉學也此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竊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又曰黨有庠疑夏殷遺也

右鄉學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鄉七十里國九里之鄉五十里國三里之鄉許氏曰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鄉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也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

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酒室中握手酒之節也如爲長者奠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嚮而扱之如拊席不以鬣

執箕膚屬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敵之類是擗之節也吸音汲拚弗連反斂力輒反

帝也。搗又作操舌也。並以涉反。執箕以舌自向也。如先生問焉。終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又

四書王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序 五

如長者不及母。僂言毋勦。說接雷同六。繫應對之節也。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如侍坐于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筯澤劒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許氏曰洒掃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教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

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

芝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狹之之術

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

王三食得日不謂之放山而其所必尋則三十二

之人君身行心行之食不行之其日月變位

外許氏曰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體道而行理是以

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

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許氏曰性分是

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此古昔聖時

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許氏

此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自篇首至非後

代之隆以下言第一節前段原三皇五帝立教之始三

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

而傳之以詒後世許氏曰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

對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

裔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

餘末之裔也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

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

之詳者也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

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爲綱

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爲

工夫行至于極然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

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

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許氏曰俗儒是害

于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端者皆異端此是

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爲道

而其用專以清靜爲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

本性而以寂滅爲期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

實事全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

出乎其間許氏曰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

民所以人皆眩背奔馳之不能行也雅出乎其間是俗

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雅出乎其間是俗

儒異端之問蓋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

又無慮俗勢利之趨故被他立得根基牢此則必

須依傍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閒漢藝文志權謀

方技家乙藥之類也此文層階五行者龜雜占刑法也

盡用彼名而所該者或廣使君子不幸而不得聞

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

塞許氏曰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反覆沈痼

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沈痼

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底意沈如物以及

沒于水而不可浮猶如病著于身而不可愈以及

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許氏曰戰國以來固是治少

易代八易姓于時天下分裂爲十餘國爭地殺人無

日無之至于秋父殺君篡竊傾軋變詐無所不

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有甚于此時故

曰季世○自及周之衰至此爲第二節前段言上無

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教于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
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教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
政教止及于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界付華之子書而
傳之于萬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與者可復振俗
儒記誦以下言人亡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
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
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許氏曰私淑者私善于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
徒而私善于三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
李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附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序

人

固陋采而輯之問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
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許氏曰自天
終為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
接孟子後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淳熙己酉二
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一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託

膠西後學趙泰銓輯梓

大學 朱子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
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
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附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

一

程子曰親當作新金氏曰以傳文追改古
文二字相似所以致誤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許氏曰凡言道有二意天理
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
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
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
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大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
學中教人修為之方爾

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許
氏

曰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
道有得于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處言則是
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于已然後有下
意又曰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
靈不昧解明字具眾理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
不昧反說作一貫看下惟虛故靈虛是體靈是用
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
故能具眾理虛靈不昧是體具眾理是用惟其具

衆理故能應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又但
分看惟虛靈故能具衆理惟不昧故能應萬事
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許氏曰氣稟是內根物欲是外染氣稟濁駁有甚微則物欲所乘有淺深明則日增用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廓氣稟使通暢是皆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許氏曰人之所得至訓下三轉却是說上明字但爲氣稟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體至未嘗息者證其有所明下言明之方復其初言明之效又曰人之初生稟天地之氣以爲形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理無有不善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其萬物之理而可應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清濁渾駁之不同得清者爲智得濁者爲愚渾者爲賢駁者爲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稟所拘及其有知又爲物欲牽引于外內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欲所蔽也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曰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學者當憑開發磨瑩之功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又曰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于心者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是有此心即有此理也得此性存于心其本則盡具萬物之理其用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橫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離氣言之然不可離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新者革其舊之謂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

去其舊染之污也許氏曰人之生同得此理與我及人使亦如我之用功無異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明其德此新民之意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金氏曰前云人欲所蔽底人欲後是細底人欲前人欲是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與夫情欲利害之私而已後人欲是孟子所謂智聲與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程伯子所謂自而爲者蓋有一毫人力私智之爲便不是天理之極聖賢分畫理欲界限甚嚴甚細叔子又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是聖賢理欲之辨不可不知先師魯齋王文憲柏曰至善即欲之辨不可不知先師魯齋王文憲柏曰至善即
是中先師北山何文定基曰聖人之道只是至善此義理精微之極聖人所以爲聖者皆做到此自古聖人或相去五百年而曰以爲聖者皆做到此孟子謂舜文相後千餘歲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只是皆到至善處故一撥爾文公註此三句分作三節每節又自有兩重一重是字訓一重則意義且如明明之也此是字訓又重說因其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是明之之意義新者革其舊之謂此是字訓又重說使之以明之之意義新者革其舊之謂此是新之之意義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此是字訓又重說必有以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是止于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許氏曰三句網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重對舉而新德中事

疏義金氏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或問曰對小
之子弟年八歲則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
皆入大學八歲則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
謂之小學十五歲則皆入大學以其為小之學故
謂之大學小學者養其良心也而謹其大學之學故
學者充其知識而措諸事業也所謂大學之道
者謂大人所以為學之理也在明明德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以三在字訂之則所以為學在是
三者外是三者非所當學焉而不足于斯三
之學亦非所以為學也序之所謂俗儒記誦詞章
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是其為學
皆不知所在者也或謂所謂有不容明其明德
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則新者又有愛身獨
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新者又有愛身獨
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
不求止于至善者是其為學皆不足于所在者

也是三在者固俱為大學綱領而又自相為綱
領在明明德所以起下兩在止于至善又所
以總上兩在明明德也明之也者拂拭開啟之
謂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心也而心之所謂天者天而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得乎天者何也謂其全具天地之氣以形而
全得天地之理也所謂性也夫所謂氣者何也
陰陽五行之氣也所謂性者何也即健順仁義
禮智之理也理即氣之所性氣即理之所乘夫
自其始而言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蓋以太極
之妙生陰陽五行之化也自其中而言則有是
氣而理即在焉如陽則健陰則順木則仁火則
禮金則義水則知土則信也故健順五常在是
陰陽五行譬之猶臟之在體固無多寡彼此之
之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固無多寡彼此之

殊而氣之運行操而往來交感萬化則不能無
正偏通塞之異故氣正則理之在是者正氣偏
則理之在是者偏氣通則理明氣塞則理蔽其
正通者賦而為人其偏蔽者鍾而為物則理相
去遠矣惟人得正通之氣故其體質全義理
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融通
而未嘗昧焉是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具
眾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眾理即萬事之理
萬事即眾理之事萬事然在中隨感而發者也
有美惡之異就通之中而或有清濁之殊此其
所以又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焉惟上智大賢乃
能全其清美而無少不肖之別焉惟上智大賢乃
美或美而不清或惡或濁各有等分而通蔽厚
薄隨之此所謂氣稟所拘就其有生之初言之
也人欲所蔽就其有生之後言之也有生之初已
有美惡清濁之殊而有生之後又有血氣耳目
口體無窮之欲故明之在我者拘之于其先而
蔽之于其後拘者束而不得開之謂蔽者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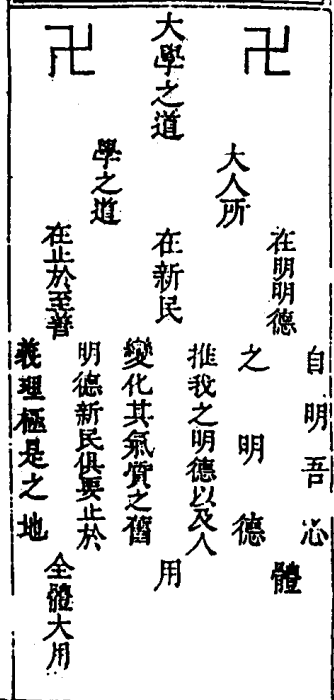
不得見之謂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蓋
其中虛靈昭徹溶溶溢溢終有不可得而昧者
而亦無時不發見于日用之間故學者當因其
一事之感一念之覺窺見其本明之機初未嘗
息而加拂拭開啟之功焉格致知以擴其端
而誠意正心修身以會其實則拘者開蔽者微
而自復其本然之初矣新民者推己之明德以
覺人也當推己以及人而使之有以去其舊染
明德又當推己以及人而使之有以去其舊染
之汚也夫明德之得于天者我與人有同也而
拘于氣稟蔽于物欲者亦人己之通病幸而我
之能覺已足以充其本然靈明之體則視夫彼
之未覺顧方且病于昏迷汚濁之中豈不惻然
思所以救之况天理流行渾同無間在我者非
可挾之以自私而在人者初非強人以其所未
有則夫推我己明之德而覺其舊染之迹以理
論其所以新之者則有二道焉曰表倡曰感也

曰教化開導之也禮樂法度刑政整齊之也如下文身修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用功之也然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用功之也然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用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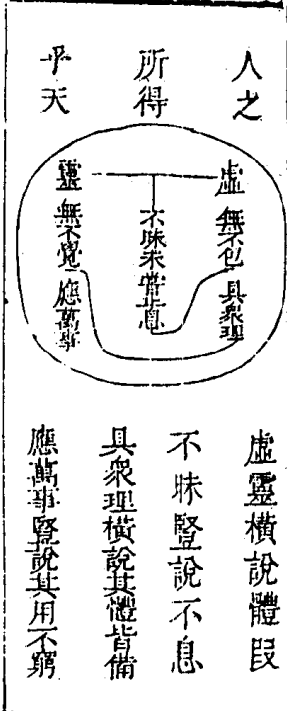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 六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而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者止于至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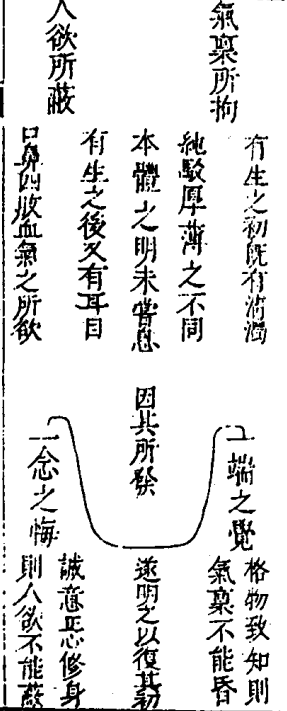
綱領體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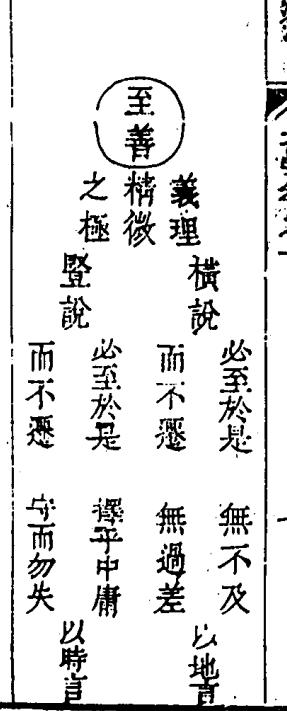
明德圖



復初圖



至善圖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詳得謂得其所止 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行

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
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固若一般今且備
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
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
以應之如俗語孟施舍曾子皆是就席應事上說按
子論北宮黝孟施舍曾子皆是就席應事上說按
此安字與朱子所言
略有不同然亦意通

疏義 金氏曰在止于至善既總說明德新民之
夫蓋至善所不能格物窮理而慎知其所止
則迷實膠發必不能處得其止矣止者所當
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自人言之則曰所當
止之地自理言之則曰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則
于萬物庶事莫不見其各有定理而心之所
皆有定向矣既有定向則異說不能搖異見不
能惑而其心靜而不動矣能不動其心則隨其
所處而安焉能安則事物之來從容審處而能

四書王學淵源

本學卷之十

入

慮矣能慮則隨事而處得其理莫不各得其所
當止之地而止之矣夫既知其止則必能得
其所止其間四節蓋推言知
止之功效得止之工夫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始能得為終

言有根則有表有明德則有新民事指用功言有
始則有終能知止則能得止許氏曰物即事也事
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新民以
已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近道微得方是道此結上

文兩節之意

疏義 金氏曰物與事一也自其為事言之則曰
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本者木之根

也傳所謂桑本者是也末者木之表也履所謂
本末者是也明德新民固為兩事然必先明其
明德而後可推以新民由根以達表也知止得
止固為一事然必先知其止而後能得其所
止先知而後行也學者欲知本始之在所以而
未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循序而至道近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金氏曰首三句雖是綱領而明明德一句又為
統綱領故獨舉之包八條目此上明字又似是

四書王學淵源

本學卷之十

九

推明之明謂推明我所明之明德于天下則心者
新明即明德內事于天下則新民之全功也心者
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
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金氏曰

也至旁及音推謂推
之至也惜音當作致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
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金氏曰物事物也即心身
事物之理理無形而物有迹窮理者此八者大學
不可懸空觀理須即事物以窮其理此八者大學
之條目也金氏曰諸條工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
序惟致知在格物不分前後蓋致知之道在格物
之理而格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但物之理既格

疏義

德而推之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前曰在明明德，在新民。而此曰明明德于天下，蓋有以見其體用之一。後曰平天下，而此曰明明德于天下，蓋有以見其平治之原。然天下之本在國，未有其國未治而天下之能平者。故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未有家之未齊而國之可治者。故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使其身之未修，則私欲牽蔽，言行無常，未有能齊其家者。故必先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則心也，所謂心者，身之主也。者夫四體百骸，塊然而已，血氣運動蠢然而已，而所以靈異于物者，以心爲之。知覺脗攝也不正，其心則血氣之軀，惟欲之動，何可擇于異類也哉？故欲修其身者，必先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十

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所謂意者心之所發也者蓋有心則必有意心之本體固靜正而意之所向有善惡惟夫意之所發者不實于善而每容邪惡于其間則心始不能全其本體之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或曰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則是心體而意用心君而意臣宜于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何哉蓋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于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譬之木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煙罩之煙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然而意誠則心正是意誠卽所以正心也今而經傳之文自爲兩節言之不曰正心在誠意如下文致知在格物之例而曰先誠其意亦如上文天下國家之例何哉蓋誠意者舉其萌動之時言之也正心者以其平時全體言之也萌動之際固當致其好惡自慊之實而平時全體未嘗可無存養密察之工特誠意之功未如

則念慮混淆意向未實而存養密察之功非惟不可加抑亦不能加耳此其所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誠實也實真實之謂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者謂此心之發真于爲善由中達外極盡無餘初非含忍兩向始以徇外牽強而中實不然也然使其見理有未明則其爲善必不實故又必先致其知焉致推極也所謂推極者言推之而至其極也知猶識也所謂知識者言人心之靈覺者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者蓋心之一覺莫不有知在乎推極其知使凡所知者無不至于盡而已大抵推之不極則知之不真知之不真則其爲之也必不實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致知之方則在格物不曰先格物而日在格物者蓋心之所知者卽事物之理而事物之理本具于吾心之知惟夫不能格事物之理則不能充吾心之知耳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卽所以致知而非二事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四書五學端源

大學卷之十一

士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
蓋格物者窮理也所謂極處無不到者蓋極處
者至善也所謂事物之理者蓋事物者卽身心
家國天下之事物也自大學之規模大矣而致
知格物也正心誠意也二者爲大學之大關鍵
蓋誠意正心身家國天下之本出焉致知格物
則心身家國天下之理具焉然則所謂格物者
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自其心而論之
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
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
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于家則
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
交凡其爲事皆所當格也推之于國則國之事
不異于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義事長使衆
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制使
之慶至于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于
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于國也而所以爲網常
經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學卷之一

士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

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

下新民之事也。許氏曰此結八條目前節工夫而上至于明德新民二綱物格

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許氏曰此結入條目後節效驗上貫知止能得五
句而總于至善之綱○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

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

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
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

心知于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
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契合將

應天下之事矣

疏義金氏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上文自外推
效以究其本此段則由本達末以充其用

所知無不盡也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吾心之

實矣蓋見理也真則其好善惡惡也實意既實

體純于善而私欲不能動矣條身以上正心誠

意致知格物皆所以明明德也齊家以丁至治
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物格如至則于心身
家國天下之理皆如近上民意誠而則于心

家園天下之理皆然所止亦意而止則于心
身家國天下自各得其所止也○右此兩節特
反覆而言之以盡意此則未至則可以未盡

其意身未修則可以未齊其家也蓋聖人固

知既至則意不待省而自誠家既齊則國不待

理而自治也蓋入者之目既逐節自爲體用則

學者之功當隨在而卽加推充凡若是言者有以見治之有本而不在智謀功利有以見學之

有用而不可苟且躐等此所以爲儒者之道也

知

明明德	正心	修身	齊家	行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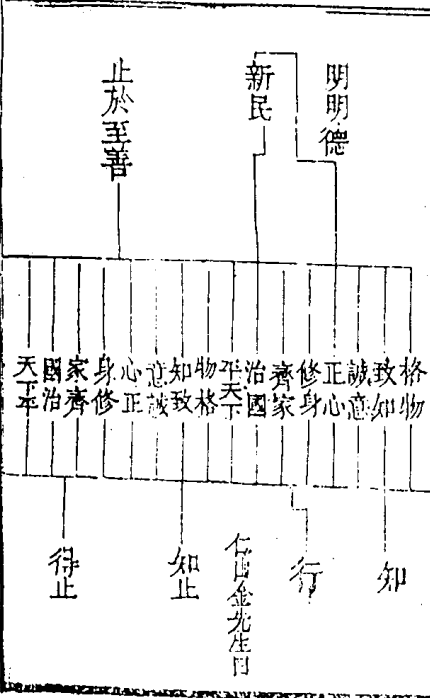
新民
養家
治國
平天下
仁山金先生曰

物格	致知	知止
----	----	----

止於至善

家齊	得止
國治	

圖一合目條八領綱三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

則舉此而措之耳金氏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

則不必學大學諸條之工夫故又總之曰自天

子以至庶人皆以此身有誠意以正其心格物致知

故須着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皆是成就修身之事不問上下皆用以

此為本領而于家于國于天下則

異日隨其職分力量舉而措之耳

疏義金氏曰蓋壹者齊也是者此也猶言齊如

知誠意正心皆所以為吾身自修之事故獨舉

修身而言之自天子以至庶人雖其所施有

能行者固不以貴賤大小而有以誠也齊家以

下則舉此而措之耳蓋其本既立則舉而施之

于家于國于天下唯其所施而各得其所止也

大抵大學之條目分為八事合則兩節自修身

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為己也自齊家以

下治國平天下皆推所以為己者為人而為天

者明明德也為人者新民也明德者得之于天

是皆以修身為本新民者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壹

勢有廣狹故齊家治國平天下隨其所施而已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本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薛氏曰其本亂而末治者

誠意正心下該家國天下厚謂家薄謂國與天下

人薄于遠正是教人厚于近也君子之學只是教

明得分輕重之分既明則家厚而國薄自不容已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疏義金氏曰本謂身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

與天下而言則此為親彼為疎其家也以家對國

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者也莫親于家而不

致厚焉未有能厚于國而天下者也莫親于家而

之意以修身以上為本則齊家以下治國平天

下皆為末矣然而一家之內天倫之至愛在焉

又不可同于國人天下之例而一以末視之也

苟以末視之而不過以先後之序而已焉則是

流于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說矣此經文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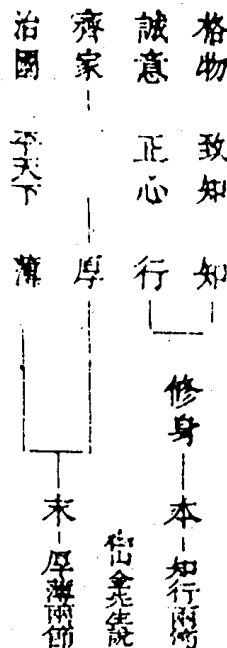
于本末之後而又發明所厚之義也故嘗謂大

學八事合而言之為兩節而統中析之又為四

節蓋自修身以上固一節也然格物致知則窮

此理誠意正心修身則體此理也齊家以下固

圖末本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金氏曰大

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是古先

末終始又似曾子總古聖王與夫子之意繼言
八條目而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為起語
玩古之二字則是孔子發明古先聖王大學之
次第也序所謂先王之法誦而傳之朱子所謂
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者也許氏曰明明德新
民止于至善及下遊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
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孔子其傳十章
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其傳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

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

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

見之今不盡釋也

圖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七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許氏曰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

明字即上明字

德字包明德字

疏義金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于衛而

告之之書也舊謂成王之書失之也克能

也克雖訓能而有勇猛之意焉夫人莫不有是

德亦莫不知明是德也而終于不能明者以其

無勇猛之功耳文王之聖固得于生知然其勇

猛之功則非常人之所及矣學者持不逮之資

而又為物之所蔽習之所變不加猛勇之功則

太甲曰頤誕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顧謂常日在之也誕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

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許氏曰頤誕動靜皆

毫才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

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于應事處

才有照管不到便損了此明命又曰顧誕天之明

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誕上明字明

命即明德就天付予處說謂之

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德

疏義金氏曰太甲者商之君王伊尹作書告之

太甲篇之文也顧謂常日在之也顧之訓視為

近之然不若顧字之力故章句依書註為常日

在之常日在之者義謂學心定察常在于此也

誕猶此也或曰審也若曰訓此則所以指天聖

之在者愈專若曰訓審則所以加省察之功言

愈密故誕之為是與其訓審二義所以兼存也

西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七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者蓋謂天之賦予以我而若此之靈明不昧所

謂明德也自天之予于人言之則曰明命自人

之得于心言之則曰明德其實一也常日在之

則無時不明者謂存養省察常有以見其天理

之在而日用常行皆有不雜以一天理之流行莫

不各有自然之則而不可雜以一天理之流行莫

之私者苟能若此則天理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許氏曰帝典即堯典克明

釋明明德峻

疏義金氏曰峻大也書作俊俊德者蓋聖人之

孔門學者引之以語自明之明又曰克明峻德

是總解明明德也此明德之全體明已之明德

而至于大此堯
明明德之極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許氏曰第一節平

是明之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
其德以至于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
上文自字有力明德
須是自去明之方可

疏義

金氏曰謂上所引康誥太甲帝典之書皆

明舉自之一辭而明德之謂也不曰明明德而曰自
之在我者皆已分之所當明而豈曰有所為而
後明
之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太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讀在沒世不忘
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金氏曰沐頭為沐以杓取水澆身
以盥承之則為浴玉藻曰浴用巾

二上稱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金氏曰銘只是
諸辭註名其器

是兼苟誠也

金氏曰苟誠也猶
今人言果能真能湯以人之洗濯其

心以去垢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金氏曰
因新潔

其身之器取自

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

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間斷也
許氏曰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曰
新是無間斷不已意此第一節

自新即明
德之意

疏義

金氏曰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
器亦或曰盥盥亦以槃則槃沐器也浴之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銘字從名而註曰名
其器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為名如周官所謂
書名者是也從今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之有

訓戒勸業者多刻之于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
世刻之于碑得也然則刻字書于金故曰銘古
時凡器必有銘故詩傳曰作器欲銘銘器為常
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其器之常用而

得觀其辭以常警也所謂荷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則成湯沐浴之銘也荷誠也古者書傳荷
字多是誠之意如論語曰荷志于仁矣謂誠志
于仁也此類非一然謂荷之訓誠不若謂荷之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尤

訓果其文意則一而訓義尤明白矣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猶人之沐浴其身以去垢故
銘其盤者此言其所以于沐浴之盤而銘以自
新之辭之意也湯以爲人之有是心猶其有是
身也心之易昏猶身之易垢也故于洗濯其心以去
其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其垢也故于洗濯其心以去
之謂也古者凡一沐浴亦曰新如楚辭所謂新
沐新浴是也故以其沐浴之新爲自新之新蓋
同一潔潔則其之意也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
染之污而自新焉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者滌者新之也
舊染之污對新言之也所謂舊染之污者言向
來此心汙染汙于人欲之中而己言汙之也
有能一日自覺其汙而滌去之以自新焉則當
乘其已新之機不可復容舊染之染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使吾心常新而不復蔽則人欲
無隙之可復容矣日日新之辭其義已足又加

之以又日新之辭則尤見其有加不已之意既
常新矣而又新之也夫大抵人無苟日新之機則
不復有後日之功無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
日之舊是故未覺之前苟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
又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又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
功猶如此况後之人持昏庸之質而所以自新之
加之汚俗之漸染則其汚濁之質而所以自新之
可勝言哉終于不覺者有之矣幸而能覺矣而
不能致其新之力幸而能新矣而不能續其
新之功則終不足以爲人矣此學者所當
朝警夕惕無時而不求新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許氏曰此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

四書王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字是前新字意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
明德于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
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金氏曰引周書
言新民之用卽以新民爲說亦可而章句以爲自
新之民蓋商民以歸周爲自新之民于是又振作
之使之鼓舞不倦則作字代新字爲日新之新之
意

疏義金氏曰鼓之者振發動盪而使不容遏舞

善之機新者革其源染之舊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
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許氏曰此第三節言

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疏義金氏曰傳之此章以釋新民耳而引其命

通以天命別作一件符瑞休徵之應耳却不
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所謂天人合一
之理夫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蓋自
王新其德于上而天下之民皆新于聖德之
無一人不自外者此即天命之維新也若以
之實事言之則自其克明厥德而推之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其家邦宮庭之內便若此
雖離朝廷之問便若此其齊濟田野交關之
當時氣象自是日開日新日明盛服其化而
之者浸潤自不容過卽此便是天命之新雖
子有餘年受封之國一旦便如此然却非別
有所謂符瑞識緯之命也善乎范文正公詠虞

四書王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舜之詩有日成都成
邑卽天開此之謂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許氏曰日新一節言

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新民功効第四節
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事
皆止于至善下接至善傳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
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
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
疏義金氏曰上文引盤銘以明自新引詩書以
民之事無一不求止于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

各有所當止之處

詩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邦畿

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于其地猶事中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金氏曰商頌本賦體傳文引來是此體邦畿王者之所止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

詩氏曰岑蔚之處是山岑銳蔚蔚之地岑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蔚蔚則鷹隼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

四書王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之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金氏曰小雅本與體傳文引是此體以明人當知所止

疏義

金氏曰丘隅岑蔚之處高大曰丘岑者其所至詩則有以自欲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于此也夫鳥者羽物之微也而身之所處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則人萬物之靈也而身之所處不能審其當止之理而止之則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所以止是人之不

如也孔子說詩之辭其所以警夫人者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也

熙光明也

詩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曰緝緝熙明其敬如此注就見得緝熙于純嘏曰使我待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注敬之學有緝于光明曰嘏而明之以至于光明而注此則曰緝緝也熙光

明也或問曰連緝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善也以三詩之注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之實乃緝之熙之是緝之光明之也其重在敬字帶緝緝熙熙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敬止言純嘏緝熙熙而此詩則緝熙其敬也

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

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詩氏曰緝熙與敬止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事得其當而止于至善也緝熙體上

四書王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官敬止用上言為人君以下是會子之意言文王

是五者之則即至善也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會子

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所以貴乎窮

理而力行五止是會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

學者效之亦無不敬而止于至善也如文王之視

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無凍餒之老

人不孥之類止于仁也崇侯諸文王欲叛紂怒

之里里文王數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

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

乃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止于敬也禮記言文王為世子事王季之

節及言文王之祭事也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

息日必哀解諱如見親之顏色然止于孝也君子

慈其子莫大于教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孝武

王周公為聖人康叔封紂季載為賢者畢公召公

亦以為文王之子則止于慈可見矣文王治岐耕耨

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

如大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又如汝墳詩如魴魚類尾王室如燬難則如燬
父母孔邇則止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
于信可見矣

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

無疑矣許氏曰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

之類知其類而推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

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又推

疏義金氏曰移移深遠之意此形容文王之氣

謂其與日俱新也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

自各安所止矣而其所謂止者何也若仁敬孝

慈信之類是也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

目之大者蓋天下之事一事必有一至善聖人

之于事則事各止于至善所謂一事有一至善

善者如仁爲君道之至善敬爲臣道之至善孝

爲子道之至善慈爲父道之至善信爲與人交

之至善也事事各止于至善者爲君則必止于

仁爲臣則必止于敬爲子則必止于孝爲父則

必止于慈與人交則必止于信是也然而五者

之止其事理之精蘊固非一語之可盡而天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金氏曰淇水出

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

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鉋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

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

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許氏曰嚴密是嚴厲殺密

恂慄釋瑟僖而朱子謂恂慄嚴敬存乎中金先生

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應疎武毅

是不顏情以此展轉體赫宣宜著盛大之貌諠忘

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

之功許氏曰講習討論是一串說既講之又重習

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恂慄戰懼也

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恂慄戰懼也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

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

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

也詩氏曰洪漢之詩美衛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瑳琢磨四字上章句治之有緒謂先切

瑳而後可瑳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

切瑳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

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

瑳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者省察克治至

于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是處處存心以下皆

以效言瑟今謂威儀是德存于外者

完赫今喧分會于謂威儀是德存于外者

疏義金氏曰上文既引玄鳥綽號之詩以言其

求止于至善之方與此復引淇澳之詩以明其

謂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者求其止于至善之方

也瑟今謂今瑟如瑟今瑟如瑟今瑟如瑟今瑟

者能止于至善之方也瑟今瑟如瑟今瑟如瑟

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言治之有緒而益

求其精也治之有緒者言先切而後瑳先琢而

後磨工夫之有次第也益致其精者謂既切而

復瑳既琢而復磨工夫之取其極至也骨角脉

理易尋故傳以為道學言其工夫之在于解剝

也玉石堅渾難攻故習以自修言其工夫之

貴于克治也學者講習討論之事格物致知之

謂也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誠意正心之謂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玉

得言之至善以理之所極言之盛德至善者

盛德之至善也切瑳琢磨求止于是而已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

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

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

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許氏曰

日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

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

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此兩節咏

者分并受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毛

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疏義金氏曰上文引切瑳琢磨之詩而以民不

之蓋上文推言明德至善之本以發新民之端

故此形容新民至善之效以證明德之用君子

謂後賢後王後賢者賢其賢者也後王者親其

親者也小人謂後民也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後民

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也賢其賢者高山景

行仰其道德無名之光親其親者祖功宗德尊

為百世不祧之廟樂其樂者聚族托處之類蓋

樂先王治安之澤利其利者耕食豎飲之類蓋

享先王生殖之恩大以先王盛德至善而達于

新民者亦莫非至善此所以當世尊之後世仰

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群黎百姓永賴之久而

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

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

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

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

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金氏曰會子為世之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天

為政者其于新民但知以聽訟為事而不知其本故引夫子之言而言蓋已德既明則民志自新故以此謂知本結之許氏曰聽訟是解齊家一條聽訟更用國平天下豈專在聽訟乎况齊家一條聽訟更用不著古人言語不急迫難是解齊家一條聽訟更用句來說一事以為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為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與眾人無異然為治者致民有所公方為之制斷亦未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有未發之意故孟子引之而能使人情實之人不敢以虛誕之辭欺人下事是非自有一一定為人不肯遂其虛誕之辭天下事是非自有一一定為人不肯認己之非而與人爭故致訟及至訟庭亦以非人為其所誣而亂事之真非則人無所忌憚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會說破何以

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又曰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即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致聽訟者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曲只是為聽訟者可聽故雖理屈者也不敢來爭若聽訟者德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敢欺其則不敢為惡不敢飾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疏義 金氏曰聽訟固亦新民之一事使無訟則盡其虛誕之辭以欺其上是必有以大服乎民之心者矣非明德之至而能若是乎有本者同如是也故承之曰此謂知本此章之傳所以然之本末之先後也而唯推言新民之功所以然之故隱然有以見本之在所當先而初未嘗費辭者古人所以善于發明經意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白雲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

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結句右見大全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金氏曰事有格始無傳然不過說知止為始而知止之義與致知之功相通無傳亦可但格物致知

為大學始事而傳之脫逸故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格物之義至程子始明其義散見于語錄朱子輯下七條于或問撮其要者以補傳文其文雖非禮記之文其意則是聖賢之意可謂明白簡盡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許氏曰大

學在禮記中其大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

未盡朱子重正之分為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

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大學工夫始于

格物若無傳則格物無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

之意為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惟極我之

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

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為二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即是格物一

事見在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字意明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許氏

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

與理之原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

氣稟拘物欲蔽是以大學始教許氏曰大學始

者不可不致格是言大學教

人以格物致知為始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許氏曰用

且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

格去忽然貫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

如生之道便知死之道又如曾子問一貫之說

便說山忠恕來盡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

在此事如此便通脫然無礙如在彼事亦如此到

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水消雲釋怡然

渙然處格物工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許

夫至此方極

曰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于一事之

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然後又

去格一物不可于一事之中做半箇工夫了便

且住譬如看文字且于一章中窮究其訓詁辭

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

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

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

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據見甚麼物來只

把這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符

大意開初破時逐節破致節之後一直破開去

更無疑滯此喻最切又曰表裏精粗事事皆有

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書

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

裏粗是節目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為禮節也

也金先生曰以大學一書言之部秩紙集其表

也經傳章句或問其裏也義理指起其精也句

讀音訓其粗也推按整統是格其精正句讀考音訓

是格其裏究極義理是格其精正句讀考音訓

是格其粗凡事皆然可以類推究其表者粗

者而不探其精裏固為淺陋探其裏者精者而

而不及其粗表亦是遺脫皆不可謂之格物而

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

之至也許氏曰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

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為先此章須兼看或

疏義金氏曰格物致知之傳不存而後世儒者

之而有不盡或不得其意而後之說遂使大學始教之目不明于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為學是以天下之理有未明吾心之體有不盡而所謂至善之所在者自孟子以後千有餘年罔然莫知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其本蓋在于此自程夫子始明其義以開大學之原而朱夫子又修其辭以補傳義之闕然後聖賢所以為學之方與其教人之法粲然復明于天下其辭明而盡其說精而密而其為法則功程有據而細太不遺工夫積習而貫通可至雖使聖人復生于其為說無以易此矣問嘗因是而難之所謂人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心之靈莫不有知者蓋人稟天地正通之氣則莫不有虛靈如覺之心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者蓋事物盈于天地之間則莫不各有精微至善之理也所謂理有未窮則知有不盡者蓋理在萬物而吾心虛靈之體本無不知知在吾心而氣稟物欲之昏已有有所蔽故欲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于窮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窮格乎物以極眾理之妙則無以推極吾知而盡心體之全矣所謂大學之始教者謂大學教人之目以格物致知為始也物有未格則知有不致而何以能誠其意以為大學之心修其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哉是以大學之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為始焉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者即格物者初未嘗有微然一定之目而亦未嘗有精粗巨細之間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無限而接于吾前者亦無窮故必隨其所遇巨細精粗小大幽顯莫不格之以窮其理焉所謂因其已知之理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三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夫格物所以致知也今而先之曰因其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體虛靈如覺固無所不知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以欲之耳然其本然知覺之體則有未嘗息者故其于事理形迹之顯有不得格而自致知者因其精微之極則必待格而後至也故致知者所以推盡吾心之知理而推之至于盡之謂格物也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格物者非謂格一物而萬物通亦非謂格一物而盡格而後通但積習既多則工夫日熟心知日廣而其推類觸長貫注融通天下之物自無遺照矣所謂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精者其妙理也全體無不具者也粗者其事也貫者也全體即大用之體大用即全體之用也眾物之表裏精粗有一未盡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為有欠缺故必有以窮萬物之理而盡其表裏之精者則吾心之全體無不周又有以究萬理之事而盡其表裏者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盡表裏精粗無不到者物格也全體大用無不明者知至也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其兼言而異于他傳者蓋致知在格物此物即此知初非二節也凡補傳之意既簡而精而或問之言復詳而悉非後世學者所能著語者今唯疏其傳義如上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許氏曰誠

以後事章句曰知爲善則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金氏曰惡惡臭喻務決去惡好好色喻求必得善

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許氏曰誠意只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者適害已不自慊者徒爲人曾子以母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使人知所趨又曰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焉

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爲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許氏曰章句于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言初動處又于

慎獨云審其幾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幾動便要實然心以體統言意即是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于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人未知時要誠及至事形之後却不誠可乎慎獨而謂之審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誠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已形見了此時工夫却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正心之目也

意則意字相開前後始終可謂分曉

疏義 金氏曰大學條目始于格物致知而誠意則以爲自修之首何也格物者知之始誠

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許氏曰銷沮出是用意大凡爲惡亦是有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旺爲是他已曉得惡不可爲故見君子之專爲善者一時慚愧前張旺之氣銷沮自不可留于是暫爲善以閉藏不善鄭氏讀厭爲厭註開藏貌未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鳥斯鳥華兩音說文歐威反釋曰中無也正是暗晦此言小人陰爲不善意思今宜讀從鳥斯反音暗

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金氏曰前所念之獨後慎獨兼言所處之獨

疏義 金氏曰夫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是其者是其天理差惡之發于此可以知良心之未嘗終泯矣迹其揜不善以著善之時此其初心亦豈欲之私所以日深日甚以至無所不至也夫

時以詐爲善之形然其形見之實揜之態動

于氣象之真偽見于辭色之虛實君子觀之一見而決固如肺肝之呈露有不可毫髮揜護者然則平時之過惡不改而一時欲揜覆何益哉此無他蓋其實有諸中則必然形見于外此君子所以必謹于平時之獨而不欺不力為善之實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疏義金氏曰引此以接上文之意也夫人之為不善在于人之所不見而其形見呈露終不能揜于人之所見則是閉居獨處之地非幽隱得肆之境乃衆人指視之場也豈不可畏之甚乎傳者引此所以警夫人之謹其獨者益切矣此其語意與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毛

者正相似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

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

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

結之金氏曰朱子謂母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

潤身心廣體胖自

疏義金氏曰潤浸漬灌注自然光澤之謂富之太寬平而體常舒泰心無愧怍者自慊之功也行有不慊于心則心有愧怍而氣候矣尚何體

胖之有乎此君子所以必實用其力于內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節善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慎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吳

疏義金氏曰誠意一章大要自欺是誠意是誠意之反說自慊是誠意之正義而謹獨者也一章之中分為四段合而觀之第一段之言最為切密其餘三段皆首段之反證耳何者首段之義以母自欺解誠意之本文復以自慊數語說母自欺之意態而以謹獨結之已為切密故第二段申明自欺欺漏之可畏此首段之反也第四段終言自慊功効之著此首段之意也此皆聖賢獎緊為人所以即首段之意而反復丁寧之也又以四段分而觀之前兩節一反一正皆所以謹獨為結語則後兩節一正一反皆所以言謹獨之形著耳何者首段正說君子誠意之工夫固當在于謹獨第二段反說小人自欺之極矣則不可不

先于謹獨第三段則申言幽獨之形見可畏第四段則接言謹獨之形著可樂而其間語意相續終始相連前後相應無一語不切者于諸章中工夫最為痛切朱子皆大盜而何以聰明才智祇小人設飾矯行其知則必不能誠其意而致知誠意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故朱子于此章之後復申明之謂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實實則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蓋其知之也糊塗則其行之也必苟且其見之不知切則其為之也必不痛快然世固有然亦其意之不能實故朱氏又曰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蓋致知者不過知之而已誠意則是果然行之乃為君子之實地故曰進德之基基者實地之謂也不誠其意則無以行之而其所知者亦徒知之而已矣又况知之明而心不實則下者耀明智以為誇高者玩道理以為易而其甚者明此則犯吾末如之何矣故朱子嘗曰未過此關猶有七分小人在是以為知之難明而未能保其不為小人也其所以此章之下附註之又復扣開而不可亂者蓋欲誠其亂其功不可闕序之不可亂者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非謂知未至而意可實也功之不可闕者蓋欲知而自誠也問嘗較攷知既至則意不待誠而自誠也問嘗較攷大學諸章之傳其首辭結語皆承上接下言之而其間亦發明一節生一節之意是以序言也獨誠意一章上不接致知為言曰所謂誠意致其知下不接正心為言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乃單言之至于致知補傳誠意本傳亦只各發本章之

下皆以序言而不自正心以上各是一節之事而致也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致也誠意二者同為心上之學心誠則身致知誠意乃正心之材料下而修身齊家治國推此獨不以序推也若自致知而下推其序以至誠意自誠意而推其序以至正心則是一心之中又是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却自分三次豈其理耶聖賢手此皆以序言子經而獨不以序言子傳蓋經言王序言子經而獨不以序言子傳蓋經言王經傳固互相發也所謂聖賢言皆指看無非道理是意也聞之先師詹素王丈憲北山何文定有為然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養則不得其正有所慊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慮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白有字當重讀忿懣怒懼好樂憂慮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之于心若一事有之于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即是心不得其正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傳是有二字為重事來感此心隨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于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則應之亦重如念至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至于思此是有所或固滯于心而以忿懣應當

喜者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
怒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懣怒也
但忿是怒之暴憤則怒而有忿結意好樂則喜與
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于欲恐懼憂患皆哀之
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金先生
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即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
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
事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
當亦情勝也

疏義金氏曰知既至矣而于正心之章復有所
意以前凡有病痛皆惡也既誠意以後凡有病
痛則過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心之用人
之所不能無者但或不能加密察之意則少
辟之功失節制之宜而心不得其正耳其原則
公過也然其為病則大害故此章之傳復推明
之大率看來誠意是善惡生死之關限自此則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聖

是點檢存養之工夫所謂四者心之用者蓋以
人之一心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所謂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所
謂發而中節之時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
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所不能無也則何惡于是
夫苟心之用而人之所以不能無也則何惡于是
四者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喜怒哀樂固所
以爲心之用而欲動情勝則深所以爲心之累
何者夫當怒則怒而欲動情勝則深所以爲心之累
爲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欲動情勝則深所以爲心之累
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即有所
之辭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
日忿懣懼而日恐懼好而日好樂憂而日憂患
即其重累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
深矣夫以心主于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其滯也
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者此也夫無所謂一有之而

而歸于寂滅固非此心之正體有所喜怒哀懣
而失之滯固亦非此心之正用夫惟事至而隨
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爲
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
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許氏曰

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
應當喜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
在所應事上謂身心至不相關所以
章句于前節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疏義金氏曰此承上段而爲言也夫心在于忿
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中則便不在腔子裏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聖

爲主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蓋此心一有不存則照管其身不及即此推之
事之所遺者多矣豈獨視聽飲食之間哉所謂
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
身無不修者蓋敬則此心主一而無適故直則
此心常正而不偏所以四肢百骸莫不順令動
靜周旋莫不中
禮而身修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
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
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
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白雲

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
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右載大全

疏義金氏曰正心一章分爲兩段前段所

言心不得其正之弊朱子于章後總注又

復發明誠意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

其意則真妄錯雜此心同累于邪惡之中

而未能正已誠其意而存亡不察則此心

將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是身不可得

而修矣此誠意正心相爲先後而功不可

關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

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邪心本

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

耳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聖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

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

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許氏曰親愛賤惡畏敬哀

相似作五句親愛畏敬哀矜是心上事敖惰賤惡

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不可去者但不

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先施金先生曰敖惰只

是常情之所忽如愚幼媳妾之類若一向偏于忽

之則亦有不知其善之弊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

正心章此五事在事上失故在修身章按誠意

正言工夫又及復言其弊正心修身兩章皆是反
說其病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既誠則所行都是

善一邊事但恐遇事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開防之耳

疏義金氏曰上章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病

無以異者然上章四者之病皆曰有所是于心

上失之也此章五者之病皆曰有所是于事

失之也失于事者由感于外然失于事則不復

能應乎外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失于事

者本發于外所以然失于事則不復能反于心

好不知惡惡而不知美也上章主于修身故以

失于事者言之此章主于修身故以接于事者

言之所謂五者之在人本有當然之則者此句最

是會合此段之意而鞭辟入情過不及之病夫

親愛也賤惡也畏敬也哀矜也敖惰也謂之各

有當然之則是過此則不及此則亦失其宜

也過此則者固流于僻不及此則者亦失其宜

故于親愛畏敬哀矜而過此則即阻焉而不知

其善是則過之之失也然使其于所當親愛畏

敬哀矜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親尊長幼者

常失之待疎惡不肖者反失之厚又豈得爲當其

所以待疎惡不肖者反失之厚又豈得爲當其

理哉常人之情盡其事則必至于僻而戒其僻

則又失之不及故朱子于此段因其僻之一字

生當然之則四字乃是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

不可輕看也而人多謂敖惰爲凶德豈以此而

本有當然之則哉是不然敖惰爲凶德豈以此而

只是常情所忽之意蓋以其人爲不足敬而不

加敬之謂也此則齊家之內所必有者如奴僕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聖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

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疏義金氏曰上段推其身不修之病以起家不齊之原此段即其家不齊之驗以明身不修之證夫僻于愛則雖其子之惡而不自知蔽于貪則雖其苗已碩而猶不足甚矣偏之為害而家之所

以不齊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

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許氏曰孝弟慈三字是自修身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疏義金氏曰孝者事親者也以之事君則忠弟者事兄者也以之事長則順慈者撫幼者也以之使衆則愛謂之

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釋其

端而推廣之耳

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

於國之效

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于僨事又只在

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疏義金氏曰仁讓積于一人而一國始有興起之風貪戾在于一人而一國便有作亂之

事此故所謂善必積而後形惡雖小而可漸者

然而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人情之難此而易彼

蓋可畏也是以其機之所在君子謹之一言僨

事一人定國此古語也故以此謂二字起之蓋

引以為喻也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

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

易尤為可

懼也已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

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許氏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句

只就榮紉上說榮紉雖惡其出令亦有善於已然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後可以貴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以天人之惡皆推

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矣喻曉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紉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以治國者若此故民從其

所好不從其所令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其推已處人非諸人者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是推已處人非諸人者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于已者未有可推以及人之意然所謂推己而後求諸人

意是發明推己及人之意然所謂推己而後求諸人

仁以已及物者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榮紉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好不忍者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已二句而言也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身許氏曰孝弟慈而為事君事長使眾之道是善

底不出家而成就于國仁讓食民而國皆從是善

惡兩端不出家而成就于國仁讓食民而國皆從是善

民從繼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榮紉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繼一人貪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民一國作亂而言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

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宜其

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

嫁曰歸宜猶善也許氏曰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

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傳引此以明學者德化行于閭

宜家進一步說矣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

詩曹風鵲鳩篇忒差也許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

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

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

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

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

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

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

教于國二節是推一所以是推如保赤子明立教

之本而言是推一所以是推如保赤子明立教

節是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反其好而化則推

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

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疏義金氏曰此章之傳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

其國而反金氏曰此章之傳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

三言之外未數數言也齊家工夫則自孝弟慈

引詩見之若所謂父子兄弟夫婦最齊家之大

端也所以能化其國人者也然其首引桃天之

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弟之辭何也家道睽始

于婦人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

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于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正四國

一節已開下章平天下之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許氏曰治國平天下

已有德人感而化于善者上也推此道而充廣者次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學中皆具此二意金先生說盡之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聖

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金氏曰管子曰六舉而絜知事變注者曰絜絜

度也蓋以絜絜而度之也絜知二字映此絜矩二字其辭義為近絜知者以此絜絜而知之絜矩者以此絜絜而取其方也或問所引莊子絜之絜絜絜子度長絜大故皆絜而度之謂然字出于莊子者從系其出于史記者從手蓋以系絜而度之則從系以手絜而度之則從手其義一也

所以為方也許氏曰矩以器言即木匠之曲尺也

方絜矩只是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

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

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

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金氏曰此章首三句是化絜矩是

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乎聚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許氏曰此章分作四大節自章首至失

在奪其利為一節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自楚書至繫泰以失之為一節自

生財有大道一節自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此第一大節傳反覆言絜矩中分五段此第一大段

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先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

于下與孝弟不倍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

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

度使各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然則上下無節不能均平齊

一也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孝

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又曰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

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修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動說上之人孝

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為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眾必有規模法制然後可以周備而公平故須度絜矩以處

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已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面在上

者已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各得其好惡至于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疏義金氏曰夫老老長恤孤之事行于上而見人心之同然者矣大人之心本無以異于已

則已之心當推以處乎人使為人心上者不能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所欲而不與之聚所惡而或以

以施之則天下之人將不得獲其所處之分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絮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五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體使之
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
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
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金氏曰以此度上則方而不越上以此度下則
方而不越下以此度左右前後則方而不侵四
旁設心處事每每如此使我之與人方方正正各
得分願則人人得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而天下
平矣又曰繁短怨字之意已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者怨字之義也但二句人已相對之辭不知繁短
則上下左右前後盡手人爾又曰六所惡已所不
欲也六毋以勿施于人也此處當繁六所惡設辭
六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處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許氏曰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使越出外上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循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且如君十鄉祿爲君者但于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于民我所得既多他所得必少此卽是不能絜矩凡事皆是如此

疏義

所以狀絜矩之本所以狀怨之形而此段又

惡于下母以事上則上下得其方矣所惡于前
母以先後所惡于後母以從前則前後得其方
矣所謂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
方者矣合此一段之意不過夫子所謂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兩言耳其所以積上下前後左右
而言之者以狀絜矩之所以爲方也所惡而母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

五

以者絜也上下前後左右者矩也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者也天下之大又安得人人度而處之哉其要不過在我不施其所惡耳在我惟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欲夫已不施其所惡是所操者約也人各得其所欲則所及者廣矣此平天下之要道故平天下第一章皆卽此意而反覆推明之然窮矩之義通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之則又處處可用人人可行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哉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

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

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

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許氏曰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憂心忡忡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大師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

五

三公懷燭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與兼此體下六句賦體言哉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巖巖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太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今乃暴虐無道下民憂之其心如火焚燄受之極而不安處也甚而至于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既已終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知下民因于尹氏之虐而爲此詩也大學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尤見分曉言爲人上者赫然如此則當謙下文看道不可稍有偏偏則爲天

疏義金氏曰傳引此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不能絜矩而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適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所戮矣以人心之公爲好惡則爲民之父母以不絜矩之分其效之相去若此可畏哉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

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

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

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已矣許氏曰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

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上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

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

五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

有人謂得衆有上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許氏曰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爲第一大傳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財用爲末財用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謂修德爲本絜矩而取

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疏義金氏曰上文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故此明德謹乎德固守其本然之明而力防其私欲

之累也惟其有德故能推已及人而人心歸之

則自有人矣人心所聚天命歸之則自有土矣土地既廣田野既闢則自有財而有財矣此則

推明謹德自然之效而謹德者固非為是而為之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

以切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

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許氏曰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修

德而絜矩取

民財有制疏義金氏曰德者其內之大本財者其外之至末皆以德為外而不知謹之于已以財為

西華正學淵源

本學卷之一

董

肉而必欲得之于已則為與民爭利而習其民

以爭鬪之風奪利于民而施其民以切奪之教

是使上下交征彼此不噤德兆之心交驚于利

不惟瓜剛者挾商強者囁舉一世為禽獸之歸

而丁之人集處富貴之大則又爭奪之所聚也

豈不危甚矣哉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人能絜

矩則推已度物人人各得其分而一人亦得以

保其分一人不能絜矩則爭民施奪人人皆失

其分而一人亦將失其分矣此絜矩所以為天下之要道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

而有人矣許氏曰第三段財聚民散兩句財聚民

散言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害財散言

只聚言能絜矩取于民有制之利散則不是要上

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盡土也

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疏義金氏曰財者民生之大命人情之同欲為

其欲者也故奪利而布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得

矣導利而散之于下則民心聚于上矣民聚則

父母民散則獨夫平夫聖賢之意非願奪其財

聚之實利而強之以民聚之虛名也要其效而

論之民聚則財必聚民散則財必散民聚則財

聚者有人有土有財之謂也民散則財散者

爭民施奪而

悖出之謂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

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

得失也許氏曰第四段言悖貨悖四句又以言之

出入此貨出入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

告

疏義金氏曰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其出

以逆理而出之則人將以逆理而應之貨以逆

理而得之則終亦必以逆理而失之此必然之

應也然悖出之言其應甚速人皆知之悖入之

貨其應或遲而人未必知之是以非義之得逆

取之貨則以為是而自富而不知其為禍亂之

始也故傳者即其悖言顯然之應以明夫悖貨

應必然之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

反獲之意益深切矣

許氏曰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疏義

金氏曰命之不常者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所謂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民有土者也不義則失之者外本而民散悖出者也善者能聚矩者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

金氏曰楚書者楚國之書也自左氏言集諸國之書為國語則謂之楚語

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許氏曰白楚書以下為第三大節言用人蓋治天下

之要專在于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此第一段會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

孝

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許氏曰第二段引檀弓蓋重耳出亡

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

金玉至于國家之利末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非所寶而惟寶人也

末之意

疏義

金氏曰此兩節明不外本內末之意然實文財貨之說而不生此寶字夫人知財貨之可寶也為人上者則不當以此為寶而其所當寶者

則善人仁親也蓋以貨寶為寶必參民以自富以善人仁親為寶則其所以及人者廣矣是以

下文遂推明泰誓好善之意又深惡夫媚疾之人而遂及于賢不善之進退也孟子謂諸侯之

賁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其辭事雖與此不同然此兩節文意正如如此

義之矩絜財理

先慎其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本也	本也	本也	本也	本也
善以此	則得之	所以聚財	散財內末	聚財
爭民	施奪	散民	聚財	仁親為寶
無以為寶	惟善為寶	無以為寶	無以為寶	無以為寶
此	見	不	以	此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十

美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

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許氏曰第三段引秦誓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當分作兩截看尚亦有

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每截當作三人休

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

容物者此以上為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則能

德言上而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者有德者則能

舉用而容之便可與國家而利及子孫黎民此一

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下截人之有技上自

然舍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誠一

寡不能繁知而

疏義金氏曰秦誓者秦穆公悔過之書也斷

聖通明也此猶六德知仁聖義之聖非大而化

好之則欲其存于己也忌色曰妬忌才曰嫉

疾者惡其才出于己故小人極于身而必欲去之

也者技者才不校故小人不遇違之使不通而

已才易以取禍而德可以全身于此亦可見傳

之引此章者以明繁矩與否者之利害也繁矩無

者繁矩者也不能容者不繁矩者也繁矩者無

人我之問故能令天下之善為天下之利不繁

矩者便一己之私故欲以一己之私而壞天下

之善其利害之分遠矣是以君子推繁矩之心

而知天下之所以利不利故下文必欲即媚疾

之人而逆諸四夷所以全善人以利天下後世

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

正如此也許氏曰第四段言能繁矩而惡惡得其

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

下文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繁矩者也

疏義金氏曰逆諸四夷使彼之惡無所施不與

則其所好惡者皆天下之公好惡此義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

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

未仁者也許氏曰第五段言繁矩而

疏義金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

小人者固俱為不得其當然之則而傳文曰慢

曰過則異其辭何也其實慢重于過而過輕于

慢夫見不善而不能退已退而不能遠則是

優游含洪之量而待小人是為失其宜耳故止

謂之過若賢人之不能先則是忽而不以為重不

之不能舉舉之不能先則是忽而不以為重不

幾于輕天下國家之甚耶故傳者特以慢名之

其實待小人猶不失其為寬而待君子則已至

于忽此傳者所以重其辭

而慢之所以重于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矣

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

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

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許

曰第六段言不能

繁矩而好惡之反

既之狗故人之所同惡者彼則以其便己私而好之此所以衆怒民叛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亡國亡此有所不免者矣自秦晉至此又皆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秦晉以言所好之公與所惡之私仁人放流之一節以明所惡之公與賢不能舉一節以言不能充吾心好惡之實而此節遂以好惡與人相反終之皆聚矩不聚矩之判耳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

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金氏曰此章言聚矩之怨然忠者怨之本

未有無忠而能怨者故發已自盡爲忠乃聚矩之本循物無違謂信循物之情而不拂則聚矩之義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奎

也又曰修身以上是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忠齊家以下是恕

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許氏曰第七

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聚矩者也驕泰則不聚矩者也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不善則事皆不善而不達于物聚矩之

疏義金氏曰忠信者盡已而不違于物聚矩之謂也驕泰者肆已而不平于人不聚矩之謂也

所謂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切者得衆失衆也

以人心言之善不善以事爲言之至于忠信驕泰則直指心術言之也天理存亡之幾決于此而

信則天理存驕泰則天理亡也幾決于此而得其

分遠矣且自其得者觀之有國家者有幸而得

人心者矣然事爲之間未可保也事爲善矣而發于其心容有未盡未實者焉亦安保其久而不變哉又自其失者觀之有不幸而失人心焉苟能轉移猶可格也其或事爲之不善苟能更張猶可及止也若乃驕泰則自其心術天理已亡其害于而政凶于而家而國者吾末如之何矣心術乃善惡治亂本原之地天下之本無以加于此推得失之本至此切實推得失之效自可移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佞位則食者

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奎

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

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

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許氏曰自生財有大道至篇

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

段此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常而朱子爲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務本也

食寡用舒

疏義金氏曰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生財爲

濟民肥已則爲爭民悖人之德而務本節用是

乃制國生財之道苟徒崇其爲聚財之政而不

示之以生財之端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于

橫取諸民遂使時君世主以財聚民散之戒爲

儒者之常談而以剝民自足之政為有國之實
利則是理財為諱者乃所以為聚財之張本
也故此節復以生財之道言之夫所謂生財者
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必非管商功
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為生財之道者則生者眾
食者寡為者疾用者裕而已天地間自有無窮
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
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
世理財之大法也呂氏之說降簡理盡而朱子
本註所謂務本者生聚為疾之說也所謂節用
者食寡用舒之謂也至于財恒足矣則所以足
財者非外本內末之致而君人者亦何必橫取
諸民哉是則生財之道乃厚民之本也嗚呼下
多遊民中多蠹吏上有偏聚之用之者無窮利源
之需生之為多民力有限取之益竭務本節用
狹而費之每多民力困而取之益竭務本節用
力曾幾何哉民之不散也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奎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薛氏曰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疏義金氏曰上言生財之道與財足之效故此

生財也夫仁者知生財之道而財足矣積而能

散故常以財發身不仁者不知生財之道而崇

貨焉則爭民施奪而終以身發財然則仁者唯

知散財以利民耳固非為發身而散之不仁者

唯知發財之利已耳而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薛氏曰第三段

效紫矩章本多是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

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薛氏曰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

四書正學淵源

大學卷之一

畜

共音恭鑑胡臨反甕大口者春夏祭時用鑑盛冰

而致祭物于其中以禦溫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

夾尸也夾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

其中而以尸床置其上所以寒人死之尸也

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

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

釋獻子之言也薛氏曰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禁

前不可與民爭而充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

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

君子能禁而遠此民言

疏義金氏曰孟獻子數言俱非春秋卿大夫之

亦得于師友相傳之緒論然以其好賢取友

賜為大夫始有車馬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者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者也豈伐者取之之謂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于公故謂之伐冰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其致仕而老者亦無不受焉畜馬伐冰爵祿貴富之家也雞豚牛羊小民產鬻之利也為專利以妨民是與民爭利者也然厚祿之家而畜雞豚牛羊之畜其害固已陰奪民之利百乘之家而畜聚斂之臣其害則必橫奪民之利故獻子于此又下一轉語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二臣者固非有國有家者之所宜有然而君子之心寬仁慈惠寧亡已之財而耳此章固無非聚斂之義然以君子之心推之則其所以聚斂者寧在我者有所損而無寧使在人者有所損不亦持心過厚之至哉至論其

以義為利則其取數亦固多矣義之一字終奚損利之一字終奚益有國家者所宜擇而取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苗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金氏曰上下下文雖有善者正相對○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許氏曰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人善人若用惡人至于天災見于上人害生于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詳也天災如日食星

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數寇賊先其變亂皆是此段言小人不能聚斂而生財之害疏義金氏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害利以自私乎夫為國非其所得私也家也君之原必起于小人小人雖得亦豈能自肆其毒者惟善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為善于體國以其任怨為善于忠君以其言利為善于理財是以任怨為善而國之苗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至而國家之苗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窮泉怨兵連盜起百姓呻吟于天變怒于上四隣因其怨伐其暴而謀取其國家者交至則家至此不可復為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蓋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回之勢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謂于其始而何以救于其終哉夫上之人以利為利則爭民施奪必有苗害並至之患此利之害也以義為利則上仁下義而可以保國家府庫之有此義之利也義之利如此利之害如彼有國者將安處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斂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理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驕惡皆得其正而能盡聚斂之道存于心者矜驕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疏義

金氏曰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

方執爲統御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以絜

矩之義反覆言之何也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

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率性而爲人

人皆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

天下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推而

度之絜而處之則各得其道而天下平矣此絜

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此章反覆推明二

十二節要其旨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卽

絜矩也二目則則財也君子小人而巳一綱卽

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

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

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又

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

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形絜矩之義第三節

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

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

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

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

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

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

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

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實十

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寶此善絜矩者

也十三節引泰誓能容之入君子之絜矩者也

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

人之決絜矩人心之所惡而存人得好惡之正也

十五節戒戒用君子之德而小人不能遠知

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

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

苗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

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

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卽財

利一目以指絜矩不絜矩之有道十九節卽君子

小人二目以論仁不仁者之干財二十節明仁

絜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

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

矩之反也兩結以義爲利之語卽上文以善爲

實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

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經而緯之

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該者大其辭詳而

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爲

人君者誠能卽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絕

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

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慨其所惡

親賢樂利各得其所

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

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

近而忽之也

中庸朱子章句序

中庸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中庸專言道德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
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孔子蓋自上
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天立極而道統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
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
關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
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
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為始
也又曰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
謂性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
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

中庸朱子章句序

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道德與天合之聖
人言動皆可為天下法則者為道統之始下此皆是
接傳其統者又曰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
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
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
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
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當在舜授子德非關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一尤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
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
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

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發之不正
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于不善而沒其善
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
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
是一心字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
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
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
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
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
是道心君子于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而所
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而所
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堯允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
見耳
添妙字是貼觀微字說不必重看
然人莫不

中庸朱子章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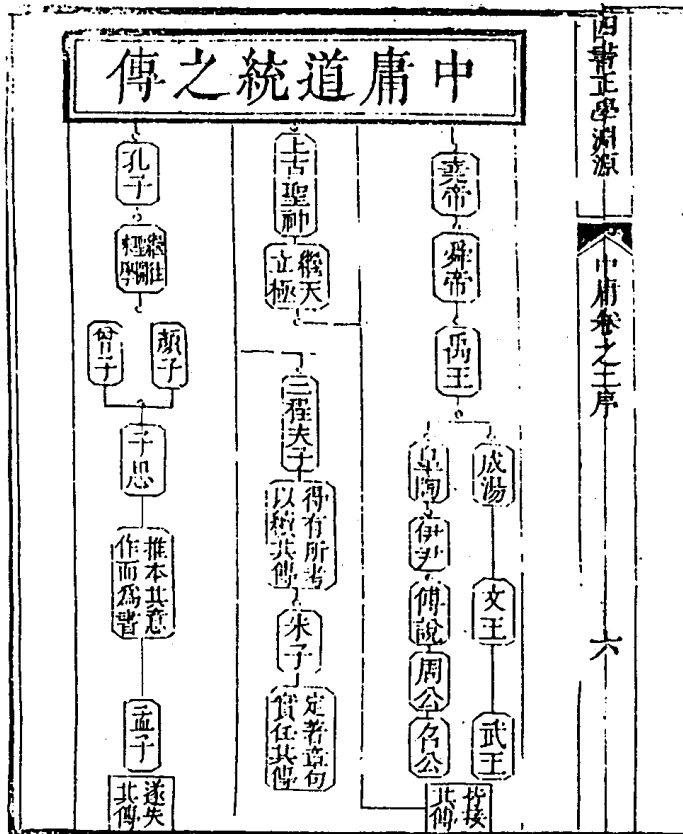
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
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難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
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
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
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
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
至善察然後可精其動處也私字就形氣上來言既
具此形氣而成人則此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于
外以濟乎已所以易流于欲下當與公宇對却用正
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易得之天者固與天地人物
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
其中而正字于已切

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許氏曰人心是所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于道心只是事皆順理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許氏曰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云自無過不及之體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大旨皆同而傳註與作安之體又曰危者既安則便是道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許氏曰繼往聖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繼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詒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復失也故說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之周而備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許氏曰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即中道惟君子爲能執之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許氏曰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幽微之理明言綱維之意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堯舜之統許氏曰孟子推明此書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許氏曰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亂真矣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蓋其說不令聖道者皆是也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然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

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盡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其能因其語
 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
 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
 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
 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
 即嘗愛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
 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
 之書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
 氏書圖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
 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
 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
 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薛氏曰章句輯略或問
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達中
 庸一書分為四大章如第一章言性理第二章言
 言其略而條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二十三章又二
 章之詳者詳略謂此巨細維細謂與諸說同異
 以下專言或問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章二十
 二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
 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
 四支三十三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

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此所謂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
 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懼慎獨分屬致中
 致和君子依乎中庸而進退不見知分屬索隱行怪不
 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
 如誠為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為一篇之大旨皆是也
 所謂詳畧相因者以此支言其畧繁為三十三章之
 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
 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大章之
 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雖於
 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
 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
 安朱熹序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二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駟輯梓

中庸 朱子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許氏曰偏則不中而在一邊

倚則斜過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

於中不偏不倚是豎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

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庸平常也

而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

許氏曰平如地之平而無坑垤危處常者一定

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其平正便

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橫豈常豎說

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

須可庸乃中庸之道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

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又曰中

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

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

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許氏曰程子謂不偏

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

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

倚者非傾倚于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

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于喜怒哀樂

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

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又曰不偏不

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此篇乃孔門傳授

定理兩句是科中庸之義

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

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許氏曰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

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

合為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

下是也究其極育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

是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

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

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許氏曰人物之生

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異氣通

者為人而得人之靈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

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

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

言理亦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

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許氏曰天生人物是氣

手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

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

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

善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于思專舉理以曉人

謂此理具于心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

已善者品節此而巳學者學此而巳自可欲之善

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

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于是

人物之生以下却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

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
何須教又曰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為健順五
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者是五行
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
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
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蓋
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
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又曰性中只有五常而此
加健順是本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
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
則中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
義斷智明非健順乎仁不忍而用之于愛禮分定而
節不可踰非順乎又曰動靜閑居往來屈伸只是
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
遠長暑必不能遠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
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
制以成物錯綜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

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
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是則所謂道也許氏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

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
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為教之後下面方說
工夫脩品節之也是品量節約性道雖同而氣稟

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許氏曰氣稟或異應
所以聖人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

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許氏曰人物所當行者固
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道唯聖人
所能者使人能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許氏曰須
理存于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若其可離
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若其可離
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須臾之頃也許氏曰戒懼不睹不聞謂但于不接

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
過故章句謂止于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
宇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獨兩事包括定心之
動靜又曰經中于不睹上用戒懼字不聞上用恐
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
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
敬字體戒懼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只是兼舉互見八宜先當分戒懼與慎獨
兩項界限蓋慎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
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慎獨境界無所忌而有

處說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不睹不聞是就
蓋心章句不動之時自有睹聞皆當敬畏然至于不
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

發矣恐嘗妄為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而
有主然又要看得真會得活若著前物字主字而
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

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曰
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于靜吾道動靜不違彼
以靜定為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
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
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靜故愈無
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

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為功而置心如牆
壁也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
自性上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
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也許氏曰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
身中庸前既言戒懼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謂

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
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言幽暗之中
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

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六

者許氏曰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
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于心則著見明顯莫

大乎此豈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
待人知之乎

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

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許氏曰不睹不聞已之
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
慎獨對說此言修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

即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
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

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七

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許氏曰章句前
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

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吾之心正則

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故其效驗至於如此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
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

地位萬物育之效驗致中是通向裏極底致和是
推向外盡頭又曰父母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

乃吾之大父母而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
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

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于行事中節此學問
而言不但在吾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

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

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許氏曰此章首言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人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八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夙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

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許氏曰章句曰隨時以處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皆應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是一事各于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君子知

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許氏曰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今詳朱子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九

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倚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中有君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觀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既有小人之心中而臨事為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益此小人非小人不知但是愚者而已章句二箇又字是眼目

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許氏曰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

章皆與此不同故于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為例則後章從可知入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之語不可同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

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

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五

十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許氏曰道不行不明

之是言道自不行于天下不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明于天下謂大道窒而勝也許氏曰知賢者之過

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當作兩層意看大率

道者極當中而已而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

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為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

合乎中稟偏于清者則為知者唯務于知既不

以行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于淳

者則為賢者唯篤于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

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遯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于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

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

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許氏曰

不足行正說知賢者之心蓋是他不肖者不及行

心唯通這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右第四章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五

十一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金氏曰第一章以來小人反中庸

有不及中庸總數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

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之三達德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

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許氏

原缺第十二葉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昔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也許氏曰其義在于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得獲陷弄以不知意

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中庸

卷之二

主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

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謂言能守也顏子蓋真

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許氏曰擇字兼知行惟知

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

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

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舜知

是全體之知如此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

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

月不違可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

見此意

也

右第八章

許氏曰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

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

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

所以至于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

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皙之

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

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

不專于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

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于行而

明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

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

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者不能及也許氏曰義精是知之極仁熟

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此時說條件如此則全

乎中庸矣又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前

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此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

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許氏曰七章能

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

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于

中庸

卷之二

古

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
之前蓋謂知仁當勇也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

容寬之量異順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

不報也

中庸卷之

中庸卷之

主

者亦以能含容異順故也上兩字以實言下兩字

以接物言下文在在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

道也

在在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在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

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于強者北方是過

于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

子字重君子之道中而正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

之強過于中國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

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

哉終是接着君子說又曰南陽方北陰方陽舒壯
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
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
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往金

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

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君子之強是常德之人又曰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

難然上節常貫在其中國有德必出而仕人于未

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

有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

或出或處必當合

于中庸者如此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

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法則而

防弊以教學者處又曰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

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

能守其前志不為富貴所淫則為事物所汨爾為所汨者知未盡為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為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挫窮感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于天耳推而論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

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許氏曰素隱是

知行怪是行人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中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七

七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

不用其中許氏曰素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不

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

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

者也許氏曰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

聖人自不能止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

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

是以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

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

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許氏曰是以君

則不為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于世

亦未嘗有所懈矣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

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任之故下文謙不

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

為者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

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又曰上兩吾字有吾

字第二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

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又曰前章言至死不

變強哉矯此又言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

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悴既窮而裕如者為尤難

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章第一節

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知也第二節行而

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二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

是不當強而強二不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勇而

裕如者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

三節弗為素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

能半塗而廢仁也邈世不知而不悔

仁之至也皆出于自然則不賴勇也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

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

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

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

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許氏曰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九

三字是就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許氏曰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為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而有憾對其能載破者為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無限故莫能載破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許氏曰體之微指理性言舉全體指能之全體言乃體段之體二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體字不同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勝者

則聖人必知得微行得極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

之類許氏曰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已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能

必能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許氏曰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正者

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十

謂費也許氏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為魚不在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許氏曰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于為魚也觀此則固于兩問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于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故程子曰此二節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于此哉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許氏曰活潑潑地此意無滯礙為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之意方可讀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前氏曰此章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是謂夫婦知能只是衣食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謂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于上見道之費為飛魚躍于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道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為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為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君子之道費

夫婦知能

君子之道

造端夫婦

為飛魚躍

察乎天地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三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許氏

曰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工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又曰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于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于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和以戒懼慎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則于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于誠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行者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厭其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之人厭其

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

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

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許氏

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言人斲柯伐木以為柯者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三

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

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

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許氏曰詩言伐

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

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須就眾人自身所有

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

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

其入之道還治其入之身其入能改即止不治蓋

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

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許氏曰此章句衆

只是天下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

衍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

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許氏曰此第三節

忠恕自此行之則可全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忠推已之恕

然非忠恕之事上言所悵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

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

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

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忠

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

此推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

於人者可故已之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

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圭

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

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許氏曰事父

三以字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于人者

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

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于已使必合乎道

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

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于人者矣此庸平常

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

力行有餘而初則謹益至許氏曰人倫有五夫婦

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開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

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當勉于言行

每有餘故當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

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

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許氏曰

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已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

道爾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故

每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

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能而言推而廣之于凡天

下之事皆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

也許氏曰第一節言修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

修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即言恕是推己及人上

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却就外面

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于及人必欲其能事

又就裏面推出也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圭

者固不可而位有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憚常守不變若有所不為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于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于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其從容無急迫滯鬱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顧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見或問又為下也仲義朱絃山節藻稅難為上亦三句無怨亦說已無怨既正已不求于人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于我而怨之哉故已有所固固不當得于外者天不界而無不平于天人不從而歸罪于人所以君子居易以矣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微作反此一句說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子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許氏曰射有三

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侯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子思引此孔子之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

言以結上文之意

放此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于遠大之事能

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于其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肅德肅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已不求于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下文引詩本是比喻說然于道中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

也帑子孫也

許氏曰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又次子孫之道皆不可也

又次之自內以及外仰大學三引詩之意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子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

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許氏曰人能處其家使

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章句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

言效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許氏曰

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
往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
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而消化去
以鬼而言是豎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
妙不可見至于鬼神往來始可見爾故曰造化之
迹又曰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
此施為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生于生成
見此是人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
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則于
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造化之迹鬼神天地
之功川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
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
迹皆有實是見如此之理賢通反又曰天地言其
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是其成敗
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許氏曰二氣
耳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
伸消息者良能二字精妙

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許氏曰鬼神者陰陽之
含著祭祀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
之鬼神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許氏曰二氣是開說前節是
冬是陰如有二物相磨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
共是一箇氣來則全來便是陽去則全去便是陰
鬼神于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為德猶言性情
這氣在人體認故曰實一物而已

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許氏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
陽散為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為陽為神氣反而
歸為陰為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

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鬼神無往不
在只要人看得活又曰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
氣二者相合生物為物之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
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即死為物之終是就一
物上說
陰陽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
體物猶易所謂幹事許氏曰體物者為物之體也
用之則體字幹
字俱是用字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許氏曰
統曰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
也防其邪物乾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

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君子之齊也專致其
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此齊
明之明猶潔也許氏曰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
說也明猶潔也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思慮之
不齊者而一于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
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于鬼神也 洋洋流動
充滿之意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
都是鬼神此是于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
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這是就祭祀人所
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許氏曰凡
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
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
木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
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

與鬼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于天求魄于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又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也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此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小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孔子曰其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爾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許氏曰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既下陰為野土陰與蒸同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修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念而

不敬也思語辭許氏曰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

厭念而不敢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祭

見之不可揜如此許氏曰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者也此章第一節總言鬼神之德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右第十六章許氏曰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

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

也以身言之也德為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

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為天子父尊之至矣以

天下養養之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難就舜言之然

欲于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

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又曰

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于

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

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却是就舜身上

說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

于虞舜封子均于商蓋禹啟封于虞後有虞思其

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

胡公滿于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

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故大德必得蔭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許氏曰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

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

游散則覆

許氏曰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

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絕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子榮紱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又曰栽培傾覆言天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圭

之千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榮紱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詩曰嘉樂君子

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

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于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

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詩感應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

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圭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

積功累仁之事也

許氏曰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美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

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却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窟即失其官守述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商太

王又為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述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圖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節至武王方

受命為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勞力不達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

家天命未絕之時已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太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太王實始剪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周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書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許氏曰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太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此說未字則與上文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都相貫穿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仁山金先生通鑑前編曰堯封棄于邵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篇失其官自夏或翟之問不篇生勳物生公劉始遷于商路史謂農生簫鬲繁鬲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放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爲倫公非辟方高固侯牟亞固雲都太公劉組紃號太公史記作叔祖類諸益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甫自後至夏父益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篇爲后稷子而又缺辭

方侯牟雲都諸益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組紃爲太王之父亦據疏文而言也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許氏曰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南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尊于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周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書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甸士

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

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文為始祖廟亦百世不遷

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廟而已蓋位卑者流澤

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采音榮章句適士天

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

二廟祭祖廟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

立一廟事祖廟却于廟并祭祖又曰修廟只是拚

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整潔拂塵

洒掃之類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

注修掃糞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

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

之乃垂玉天球河圖之屬也大貝發鼓兌之戈和

其中宛山先生亦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

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註疏亦刀寶刀赤刀削其

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

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璽琬

琰琬圭琰圭夷常也或以為東夷美玉天球雍州

所貢之玉也河圖伏義時龍馬負圖出于河胤

膏脂也香牛脂豚犬脂雞脂羊脂羔脂物生

而肥饋廟物成而充居饋饌熱而乾魚膾水瀝而

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物之弗勝

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

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按四

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于是見聖人制禮

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于食之祭莫不盡

其曲折其文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

用必自有深意註疏之言未必得之也其時食章

句引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天官冢宰庖

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脂膏香夏行腍醢脂膏

秋行犢麋膾膾膏腥冬行鱧羽脂膏又禮記內則

篇亦云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

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

焉許氏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舍兩義昭穆本

是希祭時太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

而立祖宗既以此為序則子孫由此皆一昭一穆

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為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中推至于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太孝孰能若此此皆費之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

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由於太廟而以太祖配

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

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

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許氏曰論語專為禘發其說精中庸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四

凡言祭祀其說詳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定為周制中問指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體而言祭中又只主于宗廟推及郊祀爾此皆舉一端言之于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于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費大可知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許氏曰春秋傳序大事書之于策字數行者書于方版所不容書于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名即字也蓋古者制竹為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于簡稍多則書于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而費之今章句但訓策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為簡者從古訓也

是政矣許氏曰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政乃其所行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之遺政固可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許氏曰敏樹是樹而蒲葦又易藝之樹是活字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四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

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

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

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

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

不舉矣許氏曰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修身至于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

道賢者樂從三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

意深體味之可見（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深

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

不過盡人道而已宋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

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

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

同宜行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

二者而已（許氏曰）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

能己者賢之高下其尊之心有不吝不重輕者

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

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許氏曰）章句欲盡

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又自尊賢親親之殺尊賢

則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

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許氏曰）章句爲政在

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修身故君子是兼上下言

之修身以道而修德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必先

于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

知事親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

理故又當知天此說著禮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

通綴上兩句說又曰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

不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

須用修身此不可以不修身乃平正說修身不可以

不事親言事親是修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修身

之有于衆日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

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

可以不知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

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又曰仁山金

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

爲一節右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

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修身修身須是

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

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是也（許氏曰）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

廣但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

大學言與國人交止于信此朋友之交是題起道

合之人說盡中庸是修德之事教知所以知此也

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知所以知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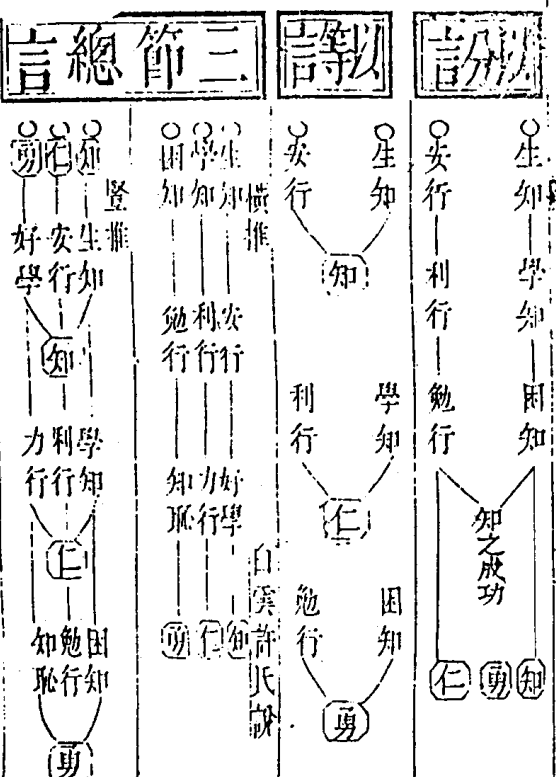
知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許氏曰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即仁義禮智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謂之達德者天遠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許氏曰德非其德上德字即上文所同得之理受之于天者下德字是誠之于己者德非其德謂雖得于天非我所）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十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許氏曰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語則自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却一也兩句今以三節總言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

知而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仁而安行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許氏曰若乃以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修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知勉行安得會至于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耳只是知行二者皆不勇正與自強至一者相反）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

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

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

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晉氏曰非知

日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

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

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

之端也晉氏曰有自天下達

道五至此爲第二節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

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晉氏曰孟

子註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

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士及商旅

徒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

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

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

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

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

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許

日呂氏曰體字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二意當

以朱子之說爲正文義相協呂氏作實字說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

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

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

故臨事而不眩也晉氏曰不疑于理不迷于事皆

于先知先覺講明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

之言問之則臨事即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

亦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

所為備兄朝廷乎朱子謂百工聚則事皆百工之

不足以及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

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闕如材字意亦兼貨財而

言之章句所謂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却是言舉天

下之財用是也蓋下民皆親上之所為而化舜命

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

大匠亞于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為輕凡此藝

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饒粟以養之則天下

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

又曰通功易事孟子註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

事功如功等使人之功勞相通不專為已作也易

謂彼之功通于此此之功又通于彼是農通于

末末通于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

意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

矣故曰天下畏之

許氏曰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

威之所制者廣則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

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咸服中國為一家中國

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

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許氏曰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
而言視聽言之類皆在其中聽讒言則知人之道
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財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
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
位爵位也此未嘗任以事蓋宗族自主于養若有
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却在官盛任使謂官屬眾
上下文賢與大臣上條內
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
者如此許氏曰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
任使謂足以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
任其使令
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許氏曰時使
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敏之既讀曰餽餽稟稍食
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許氏曰秋官環人掌
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註疏通賓客以常事往
來謂朝聘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來則禮
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來則禮
其委積以迎之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
以待羈旅十里有廩廬有食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是國用
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
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主郊與主

國使者交接即與之虞餽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窮
禁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飲
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
旬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送之外至王畿二百里
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聚
之物瓜瓞莠荦繫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過客之
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朝謂諸侯見於
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
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

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

辛

經之實也

許氏曰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骨子又曰右自凡爲天下九經至此爲第三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跲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疾病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

許氏曰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

不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

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

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

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達與

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

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遺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許氏曰自章前

至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就益修德之教反諸

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

妄也許氏曰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

實實而無妄此總存心應事凡百而言也若

中庸卷之

辛

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實

雖有事親之文却只勉強假爲也盡得此兩意方

是誠身方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

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許氏曰右自凡事豫至

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撕不可不

誠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文

推至于誠身而止然誠身又在乎明善明

善卽格物致知誠身卽意誠心正身修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

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

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許氏曰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真實無妄實則無

偽實則不虛是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

不真實其訓詁語意與主一無適意一般天理本

然人事當然本然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

當然字有力當看

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

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許氏曰擇善

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善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

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

善是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

知至

則所謂人之道也許氏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

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

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至乎誠之人誠固是真實

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

道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

以聖人之心而言然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

聖人之心即天也

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

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許氏曰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

學學須當博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問而知

之是自外入又須心思以得之思則必慎思既得

則辨於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處然後行之

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于人思辨是求之于己蓋

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

能誥心未為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方至矣程

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抹掠過有

過高恃才而不屑于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

者程子此語

提得極有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許氏曰博學

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學是總

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為

學規模不廣淺見諛聞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

之意至于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

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

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

遲問仁知既聞于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

此等者未必有樊遲之資而答者亦非孔門之徒
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
慎也思之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功
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于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
積習安能攀緣而上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
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此
知也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
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慎明篤勇也此
仁之知仁勇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勉強而行
者亦擇善之事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勉強而行
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
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

中庸卷之十

中庸卷之十

善

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
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
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
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
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
許氏曰大學章句以氣稟
物欲對言此却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于有生
之初物欲染于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
美者染欲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
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夫以不美之
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
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

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

仁甚矣
許氏曰右第六節言誠之目至于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右第二十章
許氏曰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入道之門而誠為之本學問五者乃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

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

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

中庸卷之十

中庸卷之十

善

賦于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
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
也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
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
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顏淵誠
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
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
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幽顯之皆誠
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修
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尊尊賢誠之施也殺等
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
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
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
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
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
章又言誠之方也二十八章為下不倍二十
九章為上不驕亦誠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
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于至誠復言

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

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

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

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

而有者也天道也

許氏曰德無不實之德貌 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

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許氏曰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

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

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是所性而有下句却言

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

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

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于可以至于字上

見四明字亦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其實無妄之

德而推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

理而至于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箇明字與第一

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不

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

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于誠此則字意慢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

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

許氏曰此

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

是能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

內了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

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

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

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

無人欲之私又覆說一語如言真實無妄也若微

我者是說其字用孟子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

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

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蓋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已之性即能盡人

物之性矣然三盡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

所謂親疎近遠淺深先後不容無別但聖人與聖

者工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

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許氏曰此章重

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致推致也曲

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朱

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許氏曰三誠字不同

也誠則形積累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于極知行兼

舉此句承上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蓋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則有下文之驗蓋

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

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

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許氏曰章句善端發見

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

乎其極也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欲行此事便當就此致之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欲重子容

必欲恭皆是蓋此致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曲兼知行言之也

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許氏曰說文徐諧

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詳字兼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朱

禎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詳專指善者妖孽

字當作祲孽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祲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草木謂之妖兆朕兆萌萌蓍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

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許氏曰此言聖人盡已

合于天其于事未形亦如鬼神之神知以明至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

于卜筮四體上見此亦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

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

鬼神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于動處見所謂幾者

有靈異也故為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竊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

重疊蓋災祥明著上益無非明自者人亦能知之但述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而足見至誠之如神也第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故此章又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于事未形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亘宇宙固可一以貫之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不至

將與必有祿祥

將亡必有妖孽

至誠前知。

故至誠如神

福至必先知善

禍至必先不善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本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許氏曰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

第二誠字專言理二四五誠字皆言心誠者自成也此句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

物也下誠者物之終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已必其心真實無妄乃能爾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

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

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

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

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許氏曰誠者物之終始

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聽人言之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

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

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習性

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

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

兩自字不同成物知也對成已仁也說二者是合

外內之道外指成物內指成已既合外內如此所

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已成物

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

言時措之宜謂既得于已則施之于事無不當也

須看故字時措之宜即時中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本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

無息乃見誠之至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後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曰所謂至誠之德

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

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

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許氏曰此章言聖人久于

中庸卷之十

者如此至誠積于中者久則徵驗于外者自然悠

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

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

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為甚善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

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許氏曰

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

博厚之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

之類也字養其民聖人載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

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

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許氏曰不

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一句地未嘗有意于

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繁然可觀是不見

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

生之類皆稟合于天是不動而變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

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

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止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

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眇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

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

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氏曰）自無為而後大觀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是形容天地

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足以見聖人之德亦積而後盛下文引詩則以天地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應前至誠無息又曰天地山川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帝

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

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詩氏曰）二十一章言

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

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

息配天地以起頭者箇故字是繼二十二章

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

人道三十三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詩氏曰）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

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此

喻正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動化無大不舉禮儀

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

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

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

下文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學者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

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奎

曰此一節章首至至道不疑焉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

敦加厚也許氏曰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格物

以致其知即見于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尊

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

西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朱

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

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許氏曰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才有一毫之私則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私欲

欲所累則心便卑汚而不高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

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

屬也許氏曰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

皆是行意蓋窮問學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為致知之

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之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為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耶故章句蓋主于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許氏曰大言上五節德性道問學一

者宜盡心焉許氏曰此節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

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只說得此道問學三字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

西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朱

行著却只是中庸溫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厚又須是崇謹其節文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

自厚又從而敦之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許氏曰前面

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

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適是字而已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

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

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于上故曰裁及其身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

制文書名

許氏曰書名者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

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軌迹之度

許氏曰車軌行于地有迹謂之

轍兩轍中間相去濶狹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濶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机檻不可行有

可得罪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

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

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

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常世之法

許氏曰中庶所記聖言過于論

精之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

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

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十

矣

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

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

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節謂有德之君子行此三節之道必本于此身之有德則自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是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一

三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許氏曰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許氏曰行已見于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于事而其言可爲準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今近之則不厭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然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

下六事而言許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

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

終竟其聲譽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

之有聲之意在此無射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一

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

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

該本末而言也許氏曰祖述憲章同于聖人即所謂天地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

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許氏曰上節兩辟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豎說天地覆載之間萬物並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物類推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敗各有其序而當生之時物有死者當成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其序而不亂此節並行不相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兩句應上兩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體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于今日者一要相合但以所以不害不悖者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一

三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

豚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

大而出無窮也許氏曰小德大德因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敦化指心川流指事

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許氏曰二

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

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此言仲祖述
尼之聖憲章
仲尼上律
小德大德
德之充十
夫覆囿
地持載
大德
小德
敦化
川流
可見聖人之德
西時行
日月明
道並行一不相背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許氏曰中庸一書分為

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為首顯路則皆孔子之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之六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聖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于天道入道前既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德得時得之宜垂萬世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一

三

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論語堯曰章歷叙堯舜禹湯武王之聖人必以孔子終張問政繼之孟子每叙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濟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實則主于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臨謂居上而臨下也此謂聖人自臨下由庶物然後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

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庸者無所不通知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至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德乃大強自力剛不屈致莊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章句詳訓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五也字上一也總下四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德已備諸其中分而枚舉之則仁義禮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于下言五者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中庸卷之三

中庸卷之三

堯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

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

經綸之也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率聯相合

蓋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

中庸卷之三

中庸卷之三

堯

盡其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于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修道之教

即在其中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

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

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

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

非特如之而已

許氏曰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

聖之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知天知淵是衆人見聖人之博淵泉以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許氏曰上章至聖是

發見于外者故衆人見皆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能知此聖人也

此言聖人經綸大經致和天下至誠立大本致中焉者所修之淵淵其淵淵其淵非聖孰知大德教化知化育窮理盡性

中庸卷之十

中庸卷之十

五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

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

此而無以加矣許氏曰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

積于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于

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

雖見于外實博淵泉積于中者之所發也知

化育立大本雖主于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

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章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

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許氏曰前言

極矣此章又總一篇之要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至

于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吳自內說向外

外說向內至下極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

錦裘衣裘綢同彈衣也許氏曰綢裘同字書榮也

布蓋用此布爲襪衣彈從衣從單音丹錦有文之

衣也古者內服袍然後服裘又如衣謂之襪彈者

即彈衣也爲錦衣有文大著故尚加也古之學者

用疏布以爲之不欲揚其文也

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

之實許氏曰今詩衣錦裘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

所以以下即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即尚絀意

闇然言君子修德只是觀其文之著也闇然即尚絀意

露表襮之意雖然却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漸漸章

著若以爲不顯露不求人知只是向內却無積累

之實終是昏暗安能有成又曰闇然之貌淡簡溫綢之

晦貌的明也光的然小明昭的之貌

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許氏

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爲

道不可離也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然然有片簡奏

詳密故有文溫是溫厚溫厚是渾淪不分曉而條

理斯然章句綢之襲于外凡加于衣裳之上者謂

中庸卷之十

中庸卷之十

五

之獨加勗上者謂之襲襲則禮服也綱則當為弼此言襲只是為重襲在衣裳之上者非弼襲之襲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之心許氏曰有為已之心指兩君子之道而又知此三者許氏曰三者指近自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附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夫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于淵可謂伏藏之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于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又曰潛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于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之地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許氏曰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已亦自

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承上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聞致戒慎之意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許氏曰人居屋漏之中自觀其身尚

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于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于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也此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學者慎獨久而熟方能成懼于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齊修並舉然難易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附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二

夫

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鉞斧也許氏曰君子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為兩途今我之誠既能感幽而況與我同明者乎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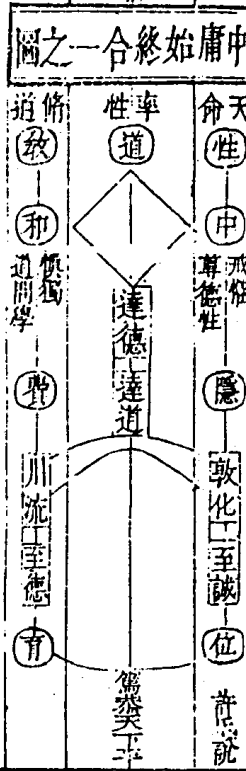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

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許氏曰不顯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致至此已盡下段只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是形容不顯之妙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許氏曰不顯其敬謂自厚于恭教未嘗見于言動之間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燕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于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于不睹不聞而戒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

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許氏曰此章雖是下學立心入德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慎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官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論語集註序說

山金氏曰漢太史令司世家曰金氏曰史記

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

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先宋人父叔梁紇仲五傳而後子姓自微子微

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

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

嘉別為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

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自

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為鄒大夫至宋真宗祥符中追封齊

國母顏氏金氏曰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元文

公母顏氏宗至順中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加

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率觀

人文敷求往哲推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

道統則堯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

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

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

仍既襲于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太素王之爵於戲

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敘倫

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

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以魯

王魯國大夫又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

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

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野之賦飲薪芻凡蔬材木

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特羈旅餘

聚待頒賜其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

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

所以貴于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

室有委委吏掌之史記李氏史及為司職吏畜蕃

下文司職吏皆當以孟子為正

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機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

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

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堂之則察廟朝之度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

齊

季孫意如不克遜于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問節問政二事公欲封以

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

曰晏嬰字仲嬰以賢聞于諸侯孔子亦賢之景公

欲封孔子而嬰不可此必有說史記載其言朱子

削之以其未可信也至夾谷之會史記亦言其與

謀朱子亦削之晏子墨者或道不同夫子雖嘗病

其隘而未嘗不以為賢與彼子西不同則論晏子

者當以夫子之言為正故史記二說朱子皆不取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

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

陽貨虎貨聲通

定公五年季氏家臣陽虎

執季桓子囚之專魯政

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

書禮樂弟子聚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

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

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金氏曰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賁夾谷孔丘相

卒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土兵之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配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而于會

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

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戰者曰齊師出

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

茲無還掛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人來歸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

郭謹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

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閭之不克金氏

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

寇為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

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

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

叛侯犯以辟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

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

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日

使孔子而久于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

為則雖不墮成亦可甚矣非如季氏之強而成

亦邊齊之城也孔子用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

不盡則蕃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

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于孔子

豈干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

國政將其年而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其年而始

知矣孟子謂孔子于此為見行可之事蓋謂其或

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其

則未可也學者急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

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誅皆未為知

亦非知事勢者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

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雝由適陳過匡匡人以

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金氏

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

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

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司

馬云陽虎暴于匡顏刻時與虎俱至是刻為孔子

御匡人識之又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共圍之莊

子云孔子被歌不報圍者進曰昔以為陽虎也而

今非也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

辭而退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

路及未見好德之語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

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金氏曰史記佛肸為

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註引孔安國註晉大

夫趙簡子之邑宰按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召孔

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

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

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而所記有異同耳金氏曰史記季桓子病革華而見魯城謂然歎曰昔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與顧謂其嗣康子曰我欲名仲尼公之魯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孔子如誰名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召冉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阻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金氏曰按孔子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于盜國遷于吳民分于楚而如蔡不幾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子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疆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于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常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果有際可之禮而冉主遽伯玉之家當去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

之主而陳侯亦有言義之適故爲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子西所沮楚昭王將以書社地沮反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金氏曰史記楚令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疆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建三王之法問周名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陳土襄賢弟子爲佐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非楚之禍也昭王乃止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侯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金氏曰按子路有言當衛輒之時以度日是謂君子于此一日不可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時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在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亦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于丙辰昔孔子自陳至衛于丁巳昔自衛反魯而可以訂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金氏曰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師役
魯冉求師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戰于郊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戰于郊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戰于郊

及康子語然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金氏曰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師役

曰王文憲曰不求仕非所以言聖人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

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王文憲曰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師役

記三字可疑仁山金氏曰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書大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大愚

于武王成王之編皆考正之矣金氏曰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師役

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固未必

諸篇相為次第也然或謂書本有次第而孔安國

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書序作首尾後漢書言

衛宏作詩序書序義自前首以詩書之序皆出孔

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高序之偽矣獨書序疑

而未斷方漢初時書序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且孔

傳古文其出最晚則附會之作有確不免若書序

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氏弟藏書

之時上雖孔子歿二百六十七年其間可成者論語

五季之訓而維引詩書旁取他記之書而合諸儒

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為附會成書

不足徵也禮記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証成之足則吾能証成其
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南傷之又終
于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
盛其間見于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
之說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
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金氏曰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師役
子端沐賜冉求仲由言偃上商顏回冉雍曾參
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
冶長南宮公析哀顏山商瞿漆雕開公良備秦商
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丘寧冉儒顏幸伯度公
孫龍曹邱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滋廉潔蘧
瑗宰父黑公西鐵懷昭赤冉李石處左郭伏黑商
浮任不齊榮旂顏齊秦冉冉泰非漆雕從燕級林放
申黨步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思

漆雕多客儀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

凡七十七人恩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

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

不載于家語而秦冉陳亢不錄于史記二書既不

可偏廢而秦張陳亢又見于論語故不錄之凡一

七十九人今依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

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語孔子作春

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金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舊名則公之封于魯祝

史典冊皆備故魯國之史謂之春秋韓宣子適魯

觀書于大史見魯春秋深歎周公之德與制之所

以王則春秋之史書一國之事及諸侯赴告者本

伯政迭與諸所赴告關係既大而春秋舊法又失

是非不明善惡差謬故夫子晚道不行遂因魯史

王法于是喪也既彰善惡難掩亂明年辛酉子路

賊知懼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

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

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

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集註序

九

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金氏曰此段進

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

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注三論始合為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金氏曰已上二條言論語本○讀論

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

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

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

曾讀○顧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藏之
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集註序

十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三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生輯梓

論語 朱子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以復其初也白雲許氏曰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

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能知之未嘗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仁山金氏曰古人為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為是其行事踐履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覺之所為也朱子於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蓋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知能也其間語意並合二意而效先覺所為一句尤明猶夫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為而效之蓋於其言行制作而體認之也白雲許氏曰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

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故說謝氏曰

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

習也許氏曰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

當生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止而安頭

容必能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

必如齊齊則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

敬主於中而容見乎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

旋事親敬長核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

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

之如齊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却推就凡所為上

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要提出二事作標準
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

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許氏曰朋來之樂有二意

而朋友之來亦皆知之能之志同道合同我無間

自是朋友之來亦皆知之能之志同道合同我無間

學果同乎人心而可信亦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

可樂上是及人之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樂下是為已之樂故曰在心此字為說蓋古字通用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含怒意金氏曰何大定曰有一朋友言愠訓作

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為是如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

耳薰風則能解人之愠悶也下君子成德之名尹

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

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

能之許氏曰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

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金氏曰學至

其應不窮其教不困故及人而樂及人而樂則其

心不私其量能大所以進於君子此各舉其字

則有君子之成德本註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

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許氏曰本經三節以

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說說樂君子是

一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之

能致若但不愠即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之

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

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

王先生曰學習與大學小學而言學而為樂則

字最重指此理而言明善而復其初是大學明

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

而或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曾子述夫子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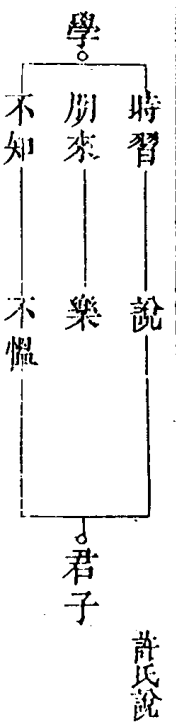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金氏曰門人尊之不以字行

雖孟子亦名之宜史記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



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金氏曰何

文定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心之德是專言之仁

孟子言章是專言之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

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

有當也王文憲曰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

見第五篇第十二篇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

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

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許氏曰上節

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爲仁而先引世人自有

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孝弟者然不止於孝弟亦

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大

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

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

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

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

爲仁而已如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不是

如上好資質方可爲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

以爲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程子曰孝

愛物皆自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

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

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

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始始金氏

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

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

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

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

曰爲仁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

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治之說通詳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

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

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金氏曰此洛

弟事行在裏猶言倉中只有穀粟何嘗有稌禾在

裏仁發出方爲孝弟穀粟發出方是稌禾一時記

錄者欠修似覺語險須通上下文看則反覆開闢

方見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

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許氏曰集註以專言

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

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人是不

知義外飾欲欺人而終爲識者聖人辭不迫切專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六

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又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仁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國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七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金氏曰參所金反字與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與蓋詞中何也若曾子而字子與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矣家語作子與蜀本坊本並同博物志字敬伯又曰三省集註不訓詰語錄謂即官省之省按字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視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盡已之謂忠以實狀反借作省察之省悉非反之謂信金氏曰忠信字義發例於此程伯子曰發程叔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朱子謂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如此則轉伊川之語嚴故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許氏曰忠信是處心處事之主而曾子惟

於為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備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則已之未及者皆當日省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許氏曰集註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忠信為傳習之本非謂為人謀交朋友為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為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傳習無此則非為已之學矣然此是本註故只就章內說讀者又當推出凡事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皆以忠信為本也

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金氏曰按韓文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又商瞿及野臂子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八

為荀卿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許氏曰所謂方三百六十里有時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湖十里却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却分為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父於東南上有闕却又用將方十六井去清欽

方該二百五十六井十六箇十六計二百五十六
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
二十四井難以分爲方故曰有時若分開計一千
二百九十六夫亦分不夫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客
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包氏曰古者井田
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
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
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許氏曰三代之禮不
能詳矣所以集註只混言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
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
公侯之封能客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
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此上
數爲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百三十家賦一乘其
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族未可曉
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
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

得而
持矣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
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
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者若推其極堯
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
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
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
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不被其澤矣然此特
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
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
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金氏曰此
意胡氏以敬爲主固是本原然又須節節加意論
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
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許氏曰謹信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為行之大故言於先其
人以謹信二事貫於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
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
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
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
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
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
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然而所行或出於
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程子曰說行重尹
說學重何文定曰文勝其質者虛文勝而實德亡
也質勝而野者有實行而無文也聖賢有見成
之條法不考之則無以爲入道之方事物有當然
之至理不窮之則無以爲明善之要故雖盡力於
孝弟謹信待人接物之間而不知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或以善爲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必
人欲之私甚則陷父爲孝誤兄爲悌無禮之謹復
有不可勝言者有餘力而不肯學文者其病亦豈小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

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
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
如是而已金氏曰賢賢與朋友交若共是一倫然
三言所以能致其極者專在此一言爾賢賢易色
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是也人
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於孝弟忠信之君子夏言
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故子夏言
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
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
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
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
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
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
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平外者必不能堅平
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許氏
章是學者最先用工夫處心主忠信貌存忠厚內
相應方可爲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
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入資質稍聰俊者最要
戒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是實理至

重至大如何被輕
聯人磨當得去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

者必以是為主焉（許氏曰）忠信是用功於內乃內外相養

工夫雖然欲親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

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為主

總修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為主是出言制行待

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必首尾主於誠實也

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十三

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許氏曰）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

而存即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必

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

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

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

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

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許

氏曰）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

故取在（程子曰）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

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十四

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

歸於厚也（金氏曰）親之終也悲痛之意固厚而倉

敬之意固厚而歲月之久思慕如存之念薄於常

情所易薄者不薄焉則已德可謂厚矣民德安得

不趨於厚哉（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

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

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有心則如於此終終既盡

身者必誠必信非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懷於之

心而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慎矣

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

于厚又曰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興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

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解氏曰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

友私相誦益者疑其為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

於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

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

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

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

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

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許氏

曰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

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又公此句

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

篇各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

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真學者之勸戒過化

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

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

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

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至者爾不願乎外也

是開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體貼經

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匪讀須仔細把註字一

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刺字放過此是讀朱子

法之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

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

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

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

炙之者乎金氏曰何文定於通釋之上記錄勉齋

語今過化存神何故突入外來一句於此章是說

那裏或曰若論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能使人樂告

以政者固不待見其容貌而自如此矣先生久之

曰看來也是不足於子貢之所云故如此說亦引

而不發之意子貢只說得禮恭處不說得德盛處

是他只見得到此若聖人之在當時能使所至之

邦莫不樂告以政者其過化存神之妙恐非子貢

所知也又問如此則潛心勉學之語如何曰必竟

五者是備好德履辭按第十九篇子貢所言夫子

緩求動和之化則過化存神之妙非其知不能知

此但此章緣子禽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

處言之而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爾

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

而不計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張

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

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

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金

曰委國而授聖人以政則已不得以行其欲故終

不能也然私欲各不同如季桓子則始欲振其弱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終又恐失其柄如楚子西又疑夫子之得國以正其僭齊景公衛靈公則苟且自適其欲而已爾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七

未改者耳凡例如此章者亦必有為而言之也其意主于觀人其事蓋主于改而觀三年無改可以謂孝亦如觀過可以知仁亦僅辭事亦常事耳非謂善惡之相懸若若夫不善不可以不改則夫子于孟莊子嘗稱其難能矣此又各一凡例也此義不可不明哉游氏曰此章主于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何文定曰勉齊一句作用看然又須參錯看蓋天理節文是體中之用在體中固有自然之節然不因發見于外之

文則何以見其有節故言節而併及於文故曰禮中之用人事儀則是用中之體就用上言則有然之儀然所以有是條理者皆原于自然之品節故舉儀而必本于則故曰用中之體蓋節與則皆體上字此所謂參錯者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八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金氏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流而同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宜示慈惠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祭然有文之中每有儼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歡也而邊豆有數筵祭有儀服異藏福祿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洽之意而

賂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
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延之
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
推先王制禮之意然于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
泰和節之說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
則該之矣

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

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許氏曰此章有子

正意後節是防微禮之體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

一于和而失敬敬之本則疏而不可行一也此未

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

捉掇起說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樂記二語

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禮之所以立和

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細

玩可見朱子又進一步說禮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所以人不能說樂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看

合同交通雖是就制禮處言然所行即所制之禮

也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自然禮之全體也

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

均矣金氏曰有子指事而言禮與和相對則禮是

是全體之禮嚴而泰說上截和而節說下截該盡章旨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金氏曰信約信也如左傳所謂五會之

近字去聲乃比近之近猶云義之義者事之宜也

與此故朱子徑以合中二字補之

復踐言也金氏曰左氏欲復言好復恭致敬也禮

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金氏曰上二節各只

近久淺深輕重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故以亦字通過

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

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

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許氏曰始者信也

言也遠耻辱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也然則

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得其親也然則

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許氏

言必合于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于禮之節

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

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三事各開看非相固

之辭上頭節言行是修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

三者皆明理者能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

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許氏曰敏

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即為如

恐不及又不但主于行事而已至于學文明理之

事亦欲敏速所謂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

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金氏曰不求安飽

與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同意謂心在勤學不暇求安飽又
能敏于事謹于言非不好學也然惟就有道之人
而取正乃可謂之好學苟自足而不取正于有道
之人則所好何學所學何道乎學而不取正于有道
勤安得謂之好乎許氏曰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
而辭之未得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者固正也
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與凡言道者皆
起得以達其辭善其事者亦正也
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金氏曰道字
此然既在此章發例則當繼之曰尹氏曰君子之
有道者知此理而能由之者也
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
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
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許氏曰有道而正本註
只說正其是非蓋上面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語卑屈也驕矜肆也許氏曰此章貧富二者相對
者見貧者則矜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
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與肆反屈與矜反此
二者由盡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目擊一
事真有類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
弟每以錢財周其兄實無閭閻之事但一日二人
相遇于途兄揖其弟其弟亦揖其兄甚僞竟若

易置兄弟然獨人之中彼此皆安之而無愧色以
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能安
分之罪固無足道者第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
必至兄弟尚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
者之病許氏曰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
所不用驕亦不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幾
擇貧富而施矣許氏曰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
乎貧富之外也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富人富者
亦常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着
力持守不肯放慢至于樂則知命樂天安于道義
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豈知所謂貧禮非富足者
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惟忍行之不逮
何暇顧其富是謂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
趨貧富之外者

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許氏曰集註無諂無驕知
胖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
守又何以進于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理之地必
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深
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
驕知天理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
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體認兩節意可見又曰樂
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
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
行事安于處善蓋其心樂于循理也此由外以原
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于事上
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禮體既安舒烏得
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
見得未若子貢貧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
兩字意

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
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

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

以明之許氏曰引詩固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

禮之後然關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琢之事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三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許氏曰往者

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瑳琢磨言義理無窮也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

方才可以讀詩非謂足以然不切則瑳無所施不

瑳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

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

病也金氏曰有無諂無驕之節而後可謂樂而好

輕子貢之說此非善學者也正如玉未脫璞而遽

求光瑩之器木未嘗斲而遽求繩墨之中可乎所

以朱子章末之言切實周備學者不可不審許氏

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

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於文求意
是一事金氏曰學而一篇記夫子之意爲書之首

而弟子之言凡四人惟曾子之言直而簡有子之

言曲而中子夏言激而易廢學子貢言外而不由

內此曾子所以傳道而有子之言所以似

夫子也末章子貢之言其進宜未易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

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許氏曰此

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

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

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

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

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

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

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

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論

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

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于心何必欲人盡知吾

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士

而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不分朋

傾亂而亂亡至矣又曰集註是非以事爲言邪正

衡言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許氏曰此章

爲治不必把政字重看看箇法制禁令來都說不

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予此立訓而於

後章見之此既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
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不足感人若一出于德則
心說誠服興起德之為言得也金氏曰德是本譬
向化自然歸仰仰德之為言得也金氏曰德是本譬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金氏曰德字訓誥發例于此
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收從此蓋道固
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
能存之于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于北辰北極天
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
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
而歸向之也金氏曰樞如樞軸謂天體斜倚而左
轉惟北極不動也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
極之舍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四星後宮庶
子帝星太子也許氏曰極是四方合奏至中恰好
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天全體皆
運行惟此處為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
而此星亦動北辰却在極星運圍之中星屬陽辰
屬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
極卑而隱于地故不言
下歸之其象如此金氏曰北辰非徒喻為君意
居其所不動而眾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如萬物自正天下
此意集註三無為字皆就其所上發政即法制
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
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違于政者故不必
用智作為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為而民不化
矣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然後無為若以才
智苛察術數勇功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
則不能無為矣
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

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金氏曰
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此言感通之妙
也不動不言無為也化而信者成也簡以理言靜
以心言靜以身言也煩以事言動以物言眾以民
言也此言統理之要也令二說盡無為之義履祥
按至簡者惟循一理自可以御事物之繁至靜者
惟正一心自足以制天下之動至寡者惟修一身
自可以服人心之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
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
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其用歸於使人
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
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
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
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金氏
子謂世入固有脩飾于外而其中未必純正者故
言無邪亦未見得誠惟是心無邪則合內外之道
表裏如一方可謂誠程子之言不可不深思也許
氏曰言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
誠是實理在入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
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
之所思一于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
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
稱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

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詩三百。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改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

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

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季

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

有所親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有禮以一之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許氏曰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

謂政者為政之具則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

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

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

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

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許氏曰夫子言為政當以德

為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

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

不能遍流于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紮矩之道有法

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施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

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

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于周

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為一所謂

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公法度本末之

謂也金氏曰記編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

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季

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

矣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

說所以朱子于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

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

牛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

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王文憲曰

矩雖繫心之天則也程子二條皆聖人爲學者設

胡氏一條發明從心不踰矩朱子極以爲好二條

卽程子勉進及成章二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

意張思誠以爲意周

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

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

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

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

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

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

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

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

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

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

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許氏

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

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

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爲後

學者甚切胡氏二條兩說前說卽程子後條意後

說卽程子前條意以其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

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

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

以自名金氏曰朱子于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

其終總說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

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

常情所可窺測耳蓋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

純亦不已已則非聖人矣其實三十而立聖人之

爲聖人者已成此後但愈妙愈熟所謂借其近似

以自名猶夫子一貫而曾子借忠恕以名之也學

是聖人之學立則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

之質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化知性知理可以

知天命者大德之敦化是于一本處觀萬殊耳順

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

此亦因聖人借近似以自名者而彷彿之在于心

體難以言語形容王文憲曰自聖人生知之稟而

言固未必有等級自聖人體道之心欲學者以是

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許氏

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茲

聖人之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鑒空撰出

許多節次以欺學者金先生謂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而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此似以自名者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

孫也許氏曰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

為君而大夫不敗宗諸侯故以庶長為孟而諸弟

宗之慶父為孟孫氏牙為叔孫氏友為季孫氏是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手

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

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

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是時三家僭禮許氏曰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

之者如三家視桓楹喪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僭

舞于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

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玷黼黻丹

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處服御無非僭

也處已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金先生曰僭

禮以處其親將以尊親而不知陷親于不義也按

葬禮諸侯用桓楹謂於梓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

穿其中而為鹿盧以緯貫其中以下指雙桓謂之

桓蓋立碑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緯貫二碑大夫則

二緯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緯貫大楹也

緯音律撥者引喪車之紼也禮諸侯執紼而設撥輅

輅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輅輅諸侯執紼而設撥輅

俗雅微二者皆僭天子禮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

之後旅道也屏謂之樹繡讀為綰綰也繡黼丹朱

以為中衣領緣皆是諸侯禮緣越綰反其當時大

夫多不得禮之中如曰管仲錢簋朱紱山節藻梲

君子以為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

以為隘隘者僭于已奉親可知隘者祭不及于禮

他亦或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

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許氏曰夫子生

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于禮而不苟此是就

禮之中正處說過于此不可及于此亦不可夫

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于所當為者豈皆盡善

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

專為三家發者謂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

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金氏曰分所得為者

不能盡爾不必求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

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雖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

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
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
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曰集註前說發父母之至愛警人子之守身懇切
深長所該甚大舊說亦在其中然皆爲衆人言之
誠善矣若爲武伯言則恐舊說爲切故程子止依
舊說而集註兩存之也未子始疑舊說不正言而
爲是迂昧不子之語然須究武伯之爲人與當
時之辭氣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于
塗問之曰吾將死乎而曰子不知其傲暴之氣如
此子君殆然況他事乎觀其儀爲武則爲人可知
矣程子嘗言人有四不疾病皆不由自家只是身
與心不可不由自家疾病聖賢所不免但爲人子
者父母唯憂其病而他無憂焉則其爲人可謂能
守身而不遺親憂矣今有人焉非子弟求益之素

而其傲暴可憂不可獲數卒然有問何以爲孝夫
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共疾爲憂焉斯孝矣其辭
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教初非不子之
語使其惕然收斂不爲不義爲父母者唯憂其疾
病之不由已者而不必憂其爲之由已者則其
爲人豈非天下之孝子哉集註于舊說始去而終
存之殆有意矣舊氏口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爲人
子者須當謹疾慎起居節飲食皆謹疾之事而疾
子又以一兀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
病或爲六氣所感自外而來非人所能謹事爲乃
自我作人所當制兩說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
正說唯字後反說唯字前說則爲凡學者切後說
則于武伯身上切蓋
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
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
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
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金氏曰至於二字其上
所該亦多謂自骨肉于
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役孟子曰食而弗愛交之也愛而弗敬獸
畜之也大抵辭氣不以貴賤尊卑懸絕者爲言則
無以見其不敬之罪重以不敬爲無別益充類至
義之盡也有一老人見龍養者朝夕伺直心力備
至因歎曰若養父母如此豈非至孝一學古問之
遂悟此章之旨蓋彼數小人不能養而養焉此責
學者但能養而不能敬也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作
一句有養之養作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
上聲讀意自明

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
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
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心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
也饌飲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

色者志者也。不曰養志而曰色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于外者。狀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其愛之積于中者，深然後見于容色。若始無一毫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纖悉之未至，則形于外者，決無愉婉之色。則事親者，其色豈非難乎？能盡此者，其子養志固不難。而事親者，其色豈非難乎？惟體之而後知，知為不易也。服勞奉養，固非愛親者，不能然。愉色婉容，則尤其愛之深者。服勞奉養，或可以勉而為之。愉色婉容，則無所不順，而心與父母為一矣。豈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金氏曰：告衆人以其所該者廣也。然孟子告之者，且正其大病。游夏孝養服勞已無不至，但意色幾微之間，有所不足。蓋仰恩特愛者，漸流于不敬。而嚴威嚴恪者，非所以事親。故夫子告之深戒。子游之漸流于不敬，為大不孝。子夏之疏節，而以服勞奉養不足為孝，皆所以責其盡善也。王文憲曰：告門人皆切直告，餘人皆深婉。各有當也。許氏曰：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程子曰：言盡矣。然學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于身，事親必盡禮。毋過于節，而陷親于惡。毋不及于節，而不能悅親之心。修其身而不至于不義，謹其身而不至于有疾，以貽親憂。養親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進于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為句。愚校張連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為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金氏曰：與言終日，固無所不發。謂發明所言之理，言矣。惜不盡傳于世也。私是

人所易忽之地，而亦足以發其餘。可知顏子是從

承教時也。其聖人是于此處見顏子。許氏曰：如愚

既無于夫子之言，心領神會，却不曾見于言，但

實踐于行，故聖人着箇亦字，謂雖不言而可行，亦

足以及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愚與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金氏曰：顏氏本出

人回為最賢，回字象水之退，故字子淵。何文定曰：深潛純粹，粹此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也。蓋雖一般聖賢，各有資稟氣象，如湯武自有湯武氣象，文王又自有文王氣象，且以此深潛純粹四字着在孟子身上，固不得便着在曾子身上。亦不得惟顏子便有此資稟氣象也。程子亦曰：顏子于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于孔子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槩相類。今且以顏子聖人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槩相類。今且以顏子平日常觀之，如不違如愚，此大槩相類。今且以顏子實若虛，此亦可以見他深潛處。如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又如程子言其如和風慶雲，此亦可見他純粹處。下面體段粗說，如骨節字，相以曾兩

人相比，甲人骨節比乙人差小些，此即孟子具而微之語，體段已具，曾曰：骨節四肢已圖全，但

未與那人一般爾又曰深潛淳粹四字若分開看
深潛兩字便帶了知見意淳粹兩字便帶了踐行
意劉頤曰深潛淳粹文公師友模寫顏子資稟氣
象可謂體貼然集註語意多在經文之內非自外
來如此四字亦在此章之內深潛是于不違如愚
見之淳粹是于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
篇所謂于吾言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其於聖人
上氣象後篇所謂三月不違仁者也

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
有條理終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
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
夫子之道坦然內之而無私欲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毒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
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許氏曰第二句
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爲君子難爲小人易人只是
善惡二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
便是小人更無可議論只是爲善却有淺深不同
須是自源頭用意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
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
爲雖君子其心只小人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
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許氏曰古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
溫也鄭註中庸溫故曰溫讀如焯溫之溫則尋是
溫尋舊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註曰尋
繹也是兼取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
古註下句說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美

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
可以爲人師許氏曰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
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
又溫亦有得時兼衆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註中
活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許氏
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
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
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
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又問于
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于
心而所知有限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
應亦有窮矣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
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

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許氏曰體無不具謂明盡

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

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

魏老膝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

道綏勳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同如黃霸長

于治民爲相則功名損于治郡時罷統

長于治中別駕而不能爲令體不具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

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許氏曰聖人以言行對舉教

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慎言

也此章因于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

人其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

于行既行得微然後言范氏曰子貢之愚非言之

之是言即所行事也

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

比私爾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

曰王文憲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欲學者察乎兩同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已上見

固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許氏

曰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

必有此事但習其事而不思其理則昏罔而無得

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于臨事其程子曰博學

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

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

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

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

學者當如潘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

其中矣許氏曰集註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

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澆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

之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言超越多趨之者至

于大而天地萬物內而身心皆作提妄而理則謂

之降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其于應事顛倒錯亂

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何文定曰異端之

害云云人之攻治其說者其蔽固之深者固無足

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過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

益深爲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

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于顛冥之地其為人切矣王文憲曰范氏條指害道而害程子條指害心術而言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許氏曰章內六

附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聖

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子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知已知之者與第二知字雖相類而該不盡上知字意集註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為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却是從不知上來推要上看上面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一句為主則下面知字自有着落勉齋黃氏曰與集註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總分別得知與不知之分明這便是知若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異不把六箇知字妄說子路言子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臣而為有臣皆是以不知為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戒此故集註著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章意皆明

○子張學子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許氏曰殆危也思相近只是于事危疑處決未破程子曰尤罪自若行必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許氏曰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災禍也悟其非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許氏曰子張學干祿之道于孔子孔子答之曰于古

附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聖

今之言多有所聞有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言必當理人少有不怨于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有悔心能謹言行至于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舉而用之豈舍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干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

也。困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靜。

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神
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災則飢
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
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
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

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

論語卷之三

四

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

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金氏曰謝氏此章親切明備聖賢爲學之要法不但施之此章也王文憲于上蔡書堂閒講舉此爲

上蔡第義何文定曰居微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真見而枉直不難知此合內外之

道又蘆柱直之要者也語氏曰居敬窮理爲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敬

又窮理之木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

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

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

善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季康子問何以使民敬

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專對他使字

忠勸三者說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

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儒稱民不名字者稱官時人稱

不然張南軒恐觀者失聖言之旨故發明無所爲

在則字上金氏曰康子之問爲欲使民如此而夫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四四

子之符皆循其子曰求之善其存曰民自化若
爲欲使民如此而爲之則爲之必不實亦不足以

有愿矣故集註取邪僻夫之說以明之然無所爲而爲有所爲而爲善利之分此自張宣公法門要

詩書民巨弭宣公詩在上者但爲所當爲則下民自應此舉凡例說在上所當爲不止三者而已其

說稱竄故置在圖外不然其謗首尾皆
備何不收在本註耶可見集註精擇如此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

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輶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輶端上曲鉤銜以駕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望

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金氏曰輓輶是車與馬牛交接處信是已與人交接處交接處無輓輶則車不能行交接處無信則事不能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

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

仁義禮智信許氏曰天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爲五曰水火木金土

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爲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

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

本神發生全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直宇宙常文

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許氏曰忠實也夏代

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

在此但末十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

禮只是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節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果

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許氏曰十二

四維天運于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之

樞紐居其所不動圓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

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

所以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方則謂之建

昏建者約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又曰自有天地

至于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月日時紀

數少言之則爲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爲元會運世

皆以十二三十起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

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戌會生卯會生酉會生辰會

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在寅

爲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爲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

類故有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爲歲首建

寅爲首取生物也丑爲歲首取生地也子爲歲首

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

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

以新視聽殿以人依地而生選用地上周又以地
備天而度則天爲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
言蓋黃鐘應于大呂應丑太族應寅律管黃鐘九
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六寸又三分益一上生太
族八寸以其得全寸無分毫釐忽之數所以統餘
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鐘之位在未故以對衡之
大呂爲統東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尚矣蓋自上古
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爲歲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
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
夏之時言萬世不可易之道三綱五常之大體三

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太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

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

四書王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聖

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註謂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太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兩故中二可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圈外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爲亦是上面天叙天秩之制度文爲爾又曰章肉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來而言聖人所以知來者蓋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

如此非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

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
過如此而已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哭

元一知歲一以

一元

十二會

以歲言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開天	開地	開生人								開人物	開地及天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居我以地因天立故用天統以十月為歲首	殷統以八月為歲首	殷統以五月為歲首	夏統以正月為歲首	夏統以三月為歲首	夏統以四月為歲首	夏統以五月為歲首	夏統以六月為歲首	夏統以七月為歲首	夏統以八月為歲首	夏統以九月為歲首	夏統以十月為歲首

元會運世歲日月時

會運世歲月日時

[illegible]

四書正源

謝詩卷之三

四九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諛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譖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八
俗
第
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

大夫四士二每僧人數如其僧數或曰每僧八人

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

注季氏謂桓子盍與孔子同時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爲周公故以賜魯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孔子言其此事尚忍

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

之辭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宿用天子之禮樂于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忍爲

之禮樂于廟庭其罪下可勝誅此事若可客忍而

不諫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
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范氏曰樂舞

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

而下故
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

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

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

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撤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公）取齊女（生）

子曰同又生友謚曰成季死曰季友死有庶子二人長曰慶父謚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謚倍故曰

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爲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嫡叔

姜生子開莊公姜虜屈生子申死魯竊與之葬立
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于叔牙叔牙欲立

慶父公又問季友對曰以死奉殷季友殺叔牙而為置後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辛戌季子般十月慶父弑子般而立開是為閔公成慶父出閔公立乃季友歸二年哀姜與魯人欲誅父而殺之亦為之置後立仲孫氏者次子稱仲與長稱孟而慶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敵故以慶父本庶子之長故曰孟孫氏倍公賜季友田以之為相其後為季孫氏遂世執魯政

莊公

孟子史記作班
威公名申問公
於其子名申史出避魯齊諸故曰名問

魯桓公

慶父

叔牙

季友

其母弟

後為季孫氏

後為叔孫氏

後為仲孫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至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金氏曰堂廟室也上文庭亦是廟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許氏曰奔走無辟公之相取此章聖人有惡之之意焉有憫之程子曰周公之意焉至于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

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許氏曰此章重在

意故為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

其本在文者禮則玉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

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

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為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却

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洽只是具文而已禮

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做去如何會感鬼神程子曰仁者

敬與和只依本做去如何會感鬼神程子曰仁者

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

如之何哉金氏曰將如之何言不奈得禮樂何也

者必不奈一車何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

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

矣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不能為本註程子就凡

禮樂何哉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子就凡

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則不能用心言禮樂程子是

不仁則事無禮樂不仁是主于心言李氏是主

人言故程李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却接得

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至

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

不在是也故以爲問許氏曰本字昔日作本始說

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未流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

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省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奎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用晦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

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許氏曰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于死之禮

如飯舍飲頌之節辨踊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

情益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

會得哭泣哀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

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

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節過于骨肉之恩似不相

節辨踊之數哀麻冠屏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爲

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禭皆是屏交涕反又禮貴得

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

禮許氏曰禮貴得中而四句爲此章之主

須看與其寧三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

字是聖人正意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

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許氏曰范

此章相類故取以爲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釋文

而祭則禮之者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

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也儉者物之質戚

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

尊而抔飲尊而抔飲許氏曰楊氏取禮運汗尊抔飲之言說

飲謂以手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

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

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

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金氏曰泰山東嶽也在今兗州慶府奉符縣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

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改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

四書章句淵源

論語卷之三

聖

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屬冉有也薛氏曰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

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叔各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

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行事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欲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

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于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

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棄季氏范氏曰冉有從季氏之惡則如問子辭其仕可也夫子豈不知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薛氏曰不輕絕人句絕盡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救衛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金氏曰射下並去歸几在下上辭下之者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薛氏曰射有三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

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

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

射也射必有不耦天子八歲內諸侯四歲外諸侯六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歲內諸侯四歲外諸侯六

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禮決遠而立堂下昨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

序而立于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

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薛氏曰樂

作射者容體欲比于禮其節欲比于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

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羹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

四書章句淵源

論語卷之三

美

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

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之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金氏曰後去聲凡前後之後上聲後之之後去聲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許氏曰子夏只是疑素以絢采為飾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堯

意故問按字書采成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川素以為絢謂先有素却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在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註添此一層說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金氏曰夫子隨疑而夏觸類而長因知禮後之說聖人之知非待子夏而後發聖人之意又因子夏而及此故言此以進也子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金氏曰國在今宋殷之後今宋州大名應天府許氏曰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皇王大紀曰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堯

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于武庚于殷此事實也與尚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監邊兵及天動威彭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于是武庚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宋為故毫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微證也文典籍也獻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

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金氏曰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一代制度文為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

重之意必欲得典藉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
者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後人訖不見其成書之
盛也其間見于禮記者又多
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金氏曰唐儒林傳啖助門人趙匡陸質助卒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為春秋集傳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春秋纂例匡字伯衡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曾為趙夫子集註以犯廟諱舉其字說且春秋纂例宜州有版本朱子載其言于或問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而入其要于集註

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許氏曰王言言始祖之廟百諸說亦有始祖廟而于不還宗廟之故者也然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於廟者又得姓

受命之始也世既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名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于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祫蓋以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助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堯

公配之然非禮矣（許氏曰成王命魯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于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將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灌者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灌者

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許氏曰灌用秬黍醴

以指林以梧以構之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而始祭之時灌之于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又曰鬼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註氣謂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致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魄之所為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魄所為即氣也故鬼與魄合則能運用而為人魂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散之魄魂而求其氣也故祭以黍稷以養魄也黍稷養魄肝醢以養魂也故以求魂各養其類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卒

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

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許氏曰：集註載本，追遠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然惟禘為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為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讀過。）又曰：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又曰：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于禘，仁誠開之于天下，禘者，孝敬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事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許氏曰：祭而鬼享，則誠為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三

（感格之故，非仁孝誠敬不足以與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感此神，則以此而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

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買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買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許氏曰：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奧，東北為室，西北為屋，西南為與，入戶日之所視，先見室，次轉屋漏以及。）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三

（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日與奧音杏，音有頤。）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許氏曰：禮記月令五祀法陽也，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于竈，從熱類也。中需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故名室為需。秋陰氣出祀之于門外，陰也。冬陰盛寒于水祀于行，從辟除之類也。注又引逸禮中需禮曰：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土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之東，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欲之，更陳俎設饌于庭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與設主于竈，俎乃制脾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祭黍肉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需之禮設主于廟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祭肉他皆如尸禮祀門。

之禮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
南設盛于俎東他如竈禮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軼
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于軼上乃制腎及
脾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他如門禮以
上皆中霤禮文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堂之中先
設席于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
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于初設奧之筵上乃出
戶迎尸入卽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
奧也竈陞竈邊承器之物以上爲之鼎當陳于廟
門室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就鼎載肉入設于筵前
盛則設于俎南中霤之主設于廟室牖內之下又
按五祀之主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
主西向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
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
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
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
人立一祀或戶或竈

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金氏曰古者祭必有
之服居鬼神之位使鬼神馮之而饗飲食也竈者
老婦之祭或是老婦爲尸朱子謂竈尸恐是膳夫
爲之故時俗之語金氏曰上二句蓋當時俗因以與
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金氏
文定曰所謂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者蓋五祀四
時之祭皆于此乎成禮是其有常尊也然不專主
于一而若戶若竈若中霤若門若行皆先祭其本
所而後設饌迎尸于此是其非祭之主也若竈雖
卑賤不尊然在夏時則專主祭竈當喻自結於君
夏時而專用事者故曰當時用事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
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
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
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
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
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
太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
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
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
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
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韋於其中以爲的所謂

鵠也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槩謂侯人射中也從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如鳥鵠凡射必有其總名曰侯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諸侯大夫士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麋侯士三侯凡射有三侯射實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爲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于中爲射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朱正白正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正白正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一正則白質而畫其鵠面皆侯丹質而畫其鵠

頭謂先就布上上顏色了却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布爲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以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禮中又有主皮之射庶人之于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註內料等也古者射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軍旅用之料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金氏曰樂記武王散軍而郊射射息也神冕捐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郊射謂爲射官于郊左東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劍而服釋冕將笏也說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聽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許氏曰古者以竹簡爲書蓋十二月作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朔之爲言蘇也謂日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許氏曰玉藻天子立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氏註南門謂國門也夫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此

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乃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天子也周禮大史頒告用于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考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註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廟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餼生牲也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正言諸侯之禮餼生牲也金氏曰餼猶今言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金氏曰料也本作氣俗加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金氏曰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金氏曰告口之楷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告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詩氏曰周禮記文及諸儒之說大

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神而以勾龍配勾龍者古諸

侯共工氏之子也平水土之功王為羣姓立社

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社立社曰

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

置社王之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

則受其方色之土天子而直以茅其位則中門

之右其道則北而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

來其主則不為之其說具唐書張齊賢詩戰栗恐

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刑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

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充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

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

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金氏曰告君之說與告他人不同如夫子對哀公

好學之問乃以顏子不遷怒讓過之德告之顏子

無爵無位非有可怒過為之事權而獨舉此蓋哀

公為人躁妄故借顏子之德以藥哀公之病今其

問社宰我乃以使民戰栗告之哀公躁妄豈不生

事所以夫子深咎之然此三言亦或當時方言而

夫子備

果之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

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金氏曰本註聖賢大學之

規模卑狹是器小形象如大學之格致致知則能

有以盡心量之全知大學之誠意正心則能有以

全道德之實故局量不褊淺所謂正身脩德也知

脩身齊家以及治國平天下故聖賢不狹所謂

致主王道也惟其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脩德惟

其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王道惟其局量褊淺故

其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王道惟其局量褊淺故

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則行事自然件

中節不致踰禮犯分今管仲如左只是格物致知

氏曰三歸臺名三歸第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
若干尺高若干尺而其頂廣袤若干尺取上下之
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宮一
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許氏曰攝官者
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
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
足供之此二事皆言仲
之奢以答或人之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
孰不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主

於門以蔽內外也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
之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于門外諸侯大夫
士設于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
侯之屏
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於其上許氏曰古註國說玷以木為之高八寸足
尊于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導于東楹之西
若兩君相敵則尊于兩楹之間故玷在兩楹間也
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于玷上西階
上拜主人降階上答拜賓于玷取爵洗爵酌以酢
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于玷上主人降階上拜
賓答拜又曰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
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玷于堂兩楹間延賓升
堂以爵酌酒獻酢畢覆爵于玷上管仲大夫本無
此禮今亦設之金先生謂當時齊霸而管仲富國
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親于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許氏曰此
管仲之僭以答
或人之知禮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肯
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

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
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

可見矣許氏曰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
所謂乃疑為儉及夫子言仲者又疑為知禮夫子
雖不明言器小乃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
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乃器小中之
○程子曰奢而
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
則自知禮而無此失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主

矣此言當深味也許氏曰何文定曰竊詳仲器
俠二語覺已盡其理然則器小之效驗惟其局
之本相規模以施焉蓋器乃器小之效驗惟其局
量之福後所以規模之不致致下文說不能正身修
德是指局量福後不能致致下文說不能正身修
之所以小者只為其大也而後不肯安于小管仲
而又無聖賢之學以充之才雖高而識實陋氣雖
銳而志實卑所以局量容受不得而規模展拓不
開不過成就得些小霸業以上更去不得了夫子
以小器斥之可謂一言以蔽之而朱子復明之以
兩言而器之所以小者無復餘蘊蓋局量福後者
器小之體規模卑狹者器小之用欲識仲之為小
器者觀諸此足矣然亦須將此一語考驗管仲之
生方見得此二語說得他着且如仲始與桓公
論治國公辭以已要奢焉恐妨為治為仲者便
就桓公心術上整頓然後事乃可為而仲亦謂

不善霸是他被些才使急于自見惟恐若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意媚縫至于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其官塞門反坫者僭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被這些功業動了包藏不住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濶而不切于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只有尊王攘夷兩事是時周室尚有可爲爲仲者正當至公盡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盛今乃挾公府私私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至若楚人僭王爵夏此是其大罪過乃置之不問却守得包茅路上下節目實他大意只是要他略服使微收殺在我且自可以自大抵皆不急丁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其久遠難成判斷不做此非現慢甲疾而何而朱子只直指其不知學者緣貪慕自是定了若知聖賢大學之道則福淺者可以變而宏深甲疾者可以擴而寬廣益量隨識長學進則識長識長則量自充是既充則規模不患于不大且以管仲言論風旨觀之說得話

堯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譽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

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許氏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大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全聲最高竹律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入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高不相合意思不期聯屬故又曰繹如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前意謝氏之說意皆具而

置圖外朱子必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爲樂三節翁及純嘏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入音重起其聲急促翁然以合此樂之始也及入調既深則放令悠緩却要入音和合如出于一所謂入音克諧雖是合一却又要每器之聲各各明敏其間不可高掩下濁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有紉繹相續不絕之音此樂之終也大抵翁之後繼之以純嘏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翁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六律爲主以翁純嘏繹爲指此言而見于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于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圖外其爲是歟又曰入音也笙等也箏等之下用匏上却用竹土埙也塤也也木祝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圭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也

許氏曰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攝相事與問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

此時歟

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

原缺第七十六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金氏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朱子謂點之凡例又曰此章結語虛難看蓋人亦須有本領方可看其分數此是尚有可觀者若舉無其本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圭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爲好而必欲得之也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濫許氏曰

約必濫久樂必濫二字皆以水喻濫是泛濫如水散漫收殺不得底意濫是水過滿而流出之意蓋

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詭譎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

節度分之事與約者日流于卑下樂者日過于僭踰是濫與濫意象惟仁者則安其

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

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
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
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
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
一利仁則二許氏曰上蔡之說形容安仁者非
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
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

困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十一

夫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全氏曰王文憲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是無私也此章要緊兩能字其次要看兩人字說許氏曰此章要緊兩能字其次要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誠爲不同須是察得他真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纖毫不差故曰能好惡人如大學中言可見太綱集註無私心當于理是合內外言之必謹二者然後謂之能又曰凡仁者必智非智不能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者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

爲惡之事矣金氏曰集註必無爲惡之事平○楊

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許氏曰

曰爾去字皆當作去聲讀謂遠去仁即下文違仁也

作上聲讀者非上聲讀者是除去之義仁是心德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而得之金氏曰不以其

困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十一

夫

前句冠一苟字後句冠一雖字文義即易見或問論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文定王文憲二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先生令人兼看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許氏曰我既不而得之是命分所遭君子則安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却是不以道得富貴逆天違命何足爲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惟遵正理而行則不以道得之富貴貧賤自無不處不去此上是取舍大分下面終食造次顛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只是隨事隨時存養工夫集註審富貴貴要見義明安貧賤要守命固此章雖富貴貧賤對說其實總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審義不去貧賤是安命進則由義退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貧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

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

取捨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

取捨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

而不用其力也然取捨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十

全

存養之功密則其取捨之分益明矣

許氏曰圖外要

其四字蓋君子先要取捨分明若取捨不明失則此身所處全在非義之中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

厝者禮佛偈家講經耳故曰然後若平日存養纖悉必當理至過當矣其自自然明決故曰則其前密

字亦緊要謂身之居居既正則存養者始皆無漏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

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

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

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許氏曰其爲仁矣此

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如經史毋以也字起下句一般此皆成德之事故難

得而見之也許氏曰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行仁

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則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明

行事常常照頭不使一毫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

與好仁而務于行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

附故孔子總曰未見而朱子亦曰皆成德之事也

不可將惡不仁者輕看又要看其爲仁矣字

重庶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不較遠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

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許氏

此三未見字不同前未見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

此人中未見謂無是事此節未見其人之意却在

有能乎蓋爲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許氏曰志如大將一殿指揮一出三軍皆

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

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

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

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

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復

而歎息之也許氏曰四等人前好仁惡不仁皆是用力行仁者未見後是昏弱欲

力而行仁者未見後是昏弱欲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

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許氏

註以太過二字釋經過字失是錯誤過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全

祐謂揀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許氏曰受汗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

言私罪及錢仁言市衣進父益膏夫賦民錢時未

始有汗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罪祐既聞之

言故從而赦之汗辱之名則不可泯矣然終是為

父之故故曰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

詳之汗辱本傳作汗戮揀屬吏也音緣去聲蓋謂

官之屬猶衣之緣也漢時鄉官主督租賦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何足語峻蓋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

遺恨矣許氏曰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

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者在其

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又曰

聞道非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于天下

事物之理逐一窮究積累之多至于天理流行融

會貫通處如曾子問一貫而唯顏子聞竟

已復證之說而諸事漸細之時乃是聞道朝夕所

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

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

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許氏曰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

下條死生之說本註生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

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耻其識趣之

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金氏曰識趣謂識見

以惡衣惡食為耻只可責志又曰此志於道不

如第七篇志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心欲求道○程

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許氏曰前

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耻可見

前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于道必不

為外物所動矣此見聖人言諸一字之嚴而學者

不可以不識也金氏曰聖人言未足語平集註兩

切于警學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全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金氏曰當作此志反如此周比義射者比此其反皆此志反如此死者此化者皆必二反朱子嘗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許氏曰集註專對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

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金

所倚乎許氏曰心無所住佛氏之學正欲如此此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寂然無纖毫點染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不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下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水火自不可和入又曰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看義在何處非二者之間是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許氏曰德者人得于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

子常別思懷念不忘欲至于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懷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于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也集註此章之問字與上章之問不同却是公與私二者之間義微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土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間上川功使心路勿可流向私邊去○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佚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金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字有抑抑之義許氏曰所謂敬讓是也非遜也禮何以祭祀論有齊蒙之實非特可以感神而亦可以感動得人凡

讓者禮之實也許氏曰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言有禮之實以爲尚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

雖無窮却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
于天在天地雖渾然至大而事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
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
天理一箇大原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
但理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
萬事萬物上皆是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
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
熟積累得多夫只是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
片段若于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
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却又窒塞
又曰一貫貫萬事固是說事物之理只是說一箇道
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
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
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就萬理一原却是論造
化云爾與此章意不同

子出門入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全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金氏曰此程叔子語乃
借此以體一貫使學者知用力之方耳但一貫以
道言忠恕以心言夫子之心即道故自一以貫之
學者以心體道故曰忠恕蓋必盡已之心以體道
而推已之心以處物使各合于道也讀此章者且
須看此分明愚按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
此是學者之忠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
許氏曰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
忠恕體一貫真可以見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真可
以達其境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
日用功于忠恕今既造一貫之理矣則門人勉夫
忠恕豈不足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
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

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金氏曰此以天道形
至誠無息故忠可以名之貫即萬物各得其曾子
所說總可以名之此一貫之所以為忠恕也
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

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許氏曰集註推已二字是
之事曾子曰門人未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所
明忠恕二字以發一貫之旨大凡忠恕仁只是
安生者是忠安者是仁忠恕推已以己推度他人
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
得熟亦至于安行故忠恕解一貫最切近又曰曾
子平日于夫子所言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
一理猶甚着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理以
貫萬事是使曾子達此理而見之行是以身先者
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此心了悟洞見
天地萬物原委渾然之大而纖悉燦然散見之中

而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一尚何問
之有即舉此忠恕以告門人夫子告之一貫而曾
子明之忠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真矣此言
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告門人見之行事也蓋至
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
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
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
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以天地之
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
無息者道之本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
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
為道之用各有指當細玩之金氏曰至誠無息
者夫子之忠也所以為一也萬物各得者夫子之
恕也所以為二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為貫也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許氏曰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借非中庸本義中庸謂誠者天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之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體統言即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盡其義即前泛應曲當之意故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每事上貫之若中庸之大本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全體真實非獨未發者也然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論語卷之三 允

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此與違而已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許氏曰第一條作四節看聖人之事推已至不遠是也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回以已及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會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許氏曰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

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許氏曰因外一條言聖人之條總言一貫忠恕而以學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却言忠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終類而發明之言學者忠恕是勉強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以忠恕言又過于曾子高一級說方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可謂忠恕即一貫則學者與聖人無異自古未嘗以忠恕言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為截然一定之論故程子盡力發明以伸其義學者且于門人問曾子言時說始則以忠恕可體聖人之一貫行之一條伯子諸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諸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此是提起一級明曾子之道下學學上達此是放下一級明曾子之意

四書正學淵源 中庸卷之三 論語卷之三 卒

忠 天道無妄一體一不命不已

聖人 天

恕 貫之即人道行忠用達道物性命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為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

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入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所謂諫君不人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全

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

已之恩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

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

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

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金氏曰集註愛日之誠四字章

指方見深切然此意具在不可不知之中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

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

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全

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

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

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

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

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

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胡氏曰事君交友之道

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諍說金

氏曰何文定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

不聽則有去義導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

更強語不置則是失之煩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

定之說也按子游之言多有偏弊如此章者必得文

而後備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

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

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金氏曰弟子傳曰公冶長名長字子長史記齊人家語魯人范

公族也則當是魯人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

幕城東南五里墓極高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

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

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金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

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又言其

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

妻也金氏曰雖嘗陷於縲紲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

罪則縲紲不足并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紲非罪上

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註有又言兩字

極分得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

榮辱哉金氏曰集註雖字下入嘗字子謂公冶長

中非其罪也謂其雖嘗一陷于囚辱而實非其罪

則固不妨也蓋古者有罪之人不齒于鄉嫁娶無

所售長無罪而嘗被囚夫子不以其爲妨且明言

以解內外之惑于以見聖人取人在其立心制行

之實初不以自外至者爲取舍也夫縲紲而無罪

者不足爲辱則富貴而無德者亦不足爲榮矣此

論昏姻者所當知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謚敬

叔孟懿子之兄也

許氏曰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适字子容鄭

註縚南宮縚南宮闕也然則名縚字适又各闕左傳容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履之子懿子何忌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

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金氏曰兄孔子前見孟皮也叔梁紇前娶

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古音庶長字孟長字伯此必孔子伯兄也其兄子孔

忠字子夷作七十子之列

事又見第十一篇○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

於兄而薄於已也

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

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

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

聖人乎

許氏曰此章兩節要見不是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金氏曰姓宓當作處

補注引顏之推說處子賤即伏義之後而其碑說伏生又子賤之後古字伏處通用弟子傳曰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

曰子賤少孔子三十歲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金氏曰子賤爲

者三人兄事者七人所友者十一人又曰此地有

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受皆教不齊以

道孔子對曰其大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

者于此乎有矣

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

多賢也

許氏曰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

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璚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璚周曰簠簋皆宗

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貴重而華美者也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

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

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曰才也仲弓爲人重

厚簡然而時人以佞爲賢

許氏曰重厚簡默四字

并南面章內猶畫出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有

口才爲賢故見其重厚卽以爲仁而稱之見其簡

默以爲不佞而少之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食

樂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

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

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許氏曰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

知其人而句是言不用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

而以焉用佞繼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

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

當之事非仁也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

全體橫說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

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

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雕開已見

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

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

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老

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

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

所以說之也許氏曰曾點之志知言開只就見地

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于信字上說得重程子

前條說開已見道體恢廓而反身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于已知

之理則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問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

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

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

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許氏曰隨身所在以

獨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待已之言居中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

今聖人忽焉然去此而取彼即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于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

子路之許已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

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矣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也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九

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衛氏曰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

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爲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爲仁某事爲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爲宰爲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處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許氏曰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其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百

及故喻之如此夫十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問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毀也言其

許氏曰朽木糞牆比志氣昏惰教無所施

可雕朽是比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誅教無所施

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

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

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

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

故夫子責之謝氏曰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

故自晝用事夜則休息晝則收斂神氣以爲晝之用蓋

不收斂則無以發揚晝則動于事爲何況君子尤

不可晝而息也宰予晝寢宜乎深責之胡氏曰宰

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

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

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

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

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金氏

文定曰養士朽木庸家以爲賢不美之譬朱子嘗

破其說看來只是譬學者志不立則學無其本而

教無所施爾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強弱而其勤怠

則在于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于精明雖弱

而必強志不立則日入于昏惰雖強而亦弱是故

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米有質如樹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

見許氏曰君子之心所有惟禮義故堅強不屈于

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爲事物所屈是心秉見他好

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爲主我心爲客是心

柔了安

得爲剛申根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

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

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

於萬物之上爲物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許氏

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于物者

謂之慾剛只是勇于行義申根想是倔强好勝之

人故爲慾大意見事合義處勇于必行有一毫不

合義處決不爲又曰集註志字當爲看此章之主

有志于理義則不爲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

勝字揜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

之辨根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

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金氏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一幸之方且化爲繞指之柔矣或人稱其剛觀其
外也夫子斥其怨察其微也程子二語簡直明切
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
以是而樂其未至觀人者可以是以而察其所安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
子貢所及金氏曰何文定曰子貢地位語恕罔可
勉爲論仁則非所及而達以此自任論
道既爲躍等省已則亦太踈夫子恐其便如此據
當了不自醒覺則無復勉強充廣之功故折而教
之欲其且退一步做工○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
大所以進之者遠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軍

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
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
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
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

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
門教不躐等金氏曰躐越也等階之級也子貢至
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

子之至論而歎美之也金氏曰王文憲曰此理在
天未賦于物故曰天道此
理具于心未應于事故曰性此理至微而難言文
章至顯而易見張宜公曰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
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問也蓋是實不可得而問故蓋夫子之言無非天
道性命之流行也至孟子時異說並興孟子懼學
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
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闊廣故高明之士往往
樂聞而喜趨之一遊其門則喪其本心情弛萬事
廢諸先生于此又烏得而忘言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萬

夫子

以所得聞者言

性

人所受天理之自然

學者所共聞

所以

以不可聞者言

天道

天理本體之自然

子貢始得聞

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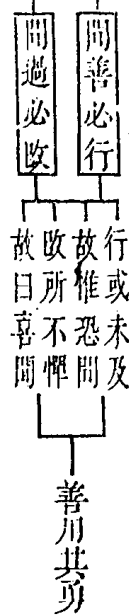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
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

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金氏曰何
文定曰未
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倦于聞也此特形
容其汲汲于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速惟
恐其善之或遺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
此進善其有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

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百倍于
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

子路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耻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許氏
逸周書謚法篇是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
學勤好問爲文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章

以此而已許氏曰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
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謚以答子貢之疑
耳于已何預況孔相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
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天資敏銳必視學爲易而不
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于耻下問節口尤多貴
者恃位耻問賤富者恃財耻問貧年高者耻問幼
能者耻問不能多耻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
急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
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于禽獸益
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
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尚得謚
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
世又可知矣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
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而皆可以進德矣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
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

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
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
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
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
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
又師鄭建旌縣鄭建旌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
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章

尊卑上下有服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
也藏而不取服故有取田有封金氏曰封疆溝洫
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
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
止侵越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勞所以有
作封洫之議有取我田時而伍之之勞盧井有
伍之類金氏曰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
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
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其子產治國
之才非當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
其要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
都鄙及邊都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
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
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

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
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
時皆非也許氏曰臧氏之言未盡公恐斷當不殺
始二人相與子只是取以爲觀聖人論
人之言
之法爾

取合善否
以爲善者
以爲不善者
不知善者
不知不善者
不知善者
不知不善者
不知善者
不知不善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
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太夫臧孫氏名辰居魯也蔡大龜也
許氏曰古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
有二寸今按因以爲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
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
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
所自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果上短柱也蓋
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飾蓋藻於梲也當時以文

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
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金氏曰爰海
駒故口爰居亦作爰駒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
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
哉臧孫之爲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
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多煖又祀爰
居事亦同歸於不知宜矣

知

以爲善者言一務民之義欲見神而遠一可以謂知
以讓文仲者言一不務民義誦瀆鬼神一安得爲知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五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
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闕名穀於菟
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闕班殺子元闕
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三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
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爲
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闕般爲
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
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
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其後
子玉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文之問子文大幸執
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
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于栢
穀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蔣杜氏謂子文欲委重
于子玉故略其事為賈曰子文傳政于子玉以靖國
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歲何按此傳政之說亦
舊政告新之証但子文之傳政于子玉乃以令尹賞
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
好戰而致敗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
他事益可想矣 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
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
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
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也

論語卷之三 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出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
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
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金氏曰古者車馬出于
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
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
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
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
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

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懸聞之師
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
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
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
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許氏曰
子文文子事實為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
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之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
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二事之仁亦不許因外
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其失然終在無
喜慍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子
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要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
惡看恐于聖人之言難體認又曰子文非文子所
及于無喜慍上見之此難于容偽集註言其忠盛

論語卷之三 章

矣可謂清矣固有間矣子文盡心于本國自是忠
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故未仁文子
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
此而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
全體則二人之身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為
仁也本註及國外今以是以下至其無私心是就
子張所問事上論二人之未仁德書考之以讀者
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未仁讀者
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金氏曰仁道至大非全
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
之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金氏曰仁則
金氏曰同出于側但至誠之意故不拂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各得其本心夷齊
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之正而即人心之安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

謀者無非僭王。僭夏之事。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

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公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

公爭諸侯連年侵伐。于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

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于名陵。而明年子文

身有滅弦之師。以憾黃道。相又明年楚人圍許

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

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斐林。及齊桓

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

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

伐宋。又明年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

陳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頃而子文以

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

子文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

皆僭王也。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金氏

夏之事也。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金氏

行之。試君申鮮虞。貴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

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爲大

夫。其不僭正君。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金氏曰

討賊安得無罪。君又數歲而復反於齊焉。金氏曰

出入皆不見。春秋左傳史記亦不載襄公二十

五年夏。經書齊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

轉書莊公諸嬖臣或死或奔。而不及陳文子之出

其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

文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

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于齊。預其大政。而傳

公。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無喜慍。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集註。當理而無私心。未嘗出於私理。一而無欲之私。私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子文。一仁。已告新尹。一忠。一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舊政

恩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

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

焉金氏曰左氏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

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宣

公叔仲不可仲仲于齊侯而請許之仲殺惡及視

惡太子視其母而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

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

市人皆哭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于平州以定公宣公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

立公故有寵與公謀而聘晉欲去三桓公薨季文

子言于朝曰彼我殺適立庶以朱大援者仲也

宜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于欲去之

遂逐束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

門氏

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于是則宣公之短

莒僕之貴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

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述之始終無

非私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

意矣

尚

金氏曰窮理則不待三思果斷則不待三思惟

意安作乎不窮理而徒三思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諸氏曰困外察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步處

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

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

思之後

○子曰衛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

衛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

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

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

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

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

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

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金氏曰愚謂

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

不可及也

族少師衛武子是九世公族那無道之時皆當正

被難持衛武子以沈晦能持危能濟而免患但

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不輕重耳之時審已自失諫文

失諫之過益父公不體重耳之時審已自失諫文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公昔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

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

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

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爲尚亦有所不當者故

又出此千一條

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金氏曰

凡三至陳始適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

宋魘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

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

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

此言蓋發于三在陳之時也明年即歸魯此章當

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之說觀之則意極明

備矣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猗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金氏曰孤竹一作豚竹湯所封墨胎氏今平之

四書正學淵源

夏

盧龍東有孤竹城地道記云在肥如南十二里漢爲令支縣今營州亦皆其地孤竹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孤竹炎帝後義姓之國一云墨氏蓋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地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詞蓋緯書附會也

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求乞時

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

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

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日非有謂

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

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

不謹也詩氏曰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之直則是不生行事無一件私曲

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以此事

之不直便不可言直了又曰本註就本事上言程

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介取

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

四書正學淵源

夏

高看來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

之可耻有甚於穿窬也謝氏曰謝氏謂二者之可耻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

莫夜穿窬猶有畏人之心此二者自違通衢對

面設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之可耻之甚左

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

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

以直也謝氏曰朱子曰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微此等可耻事來此亦是戒學者于細微事

不可不識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
緊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惡人學者
工夫皆是如此若凡小善件件致力則行
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君子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
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三

亦不以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

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

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

哉亞於浴沂者也

全氏曰此章與第十一篇之末
皆為言志是問所用之能此章

言志是言及人之事蓋亦行仁之事也曰必自
所因而言者而語不載季路顏淵與夫子之志其
粗大小之等固不在言但學者豈能觀等至孔
顏之地哉切已省察則子路之勇為義豈可以
勢利拘之所以程子深重之謂亞於浴沂子路言
志亞於浴沂則會然言志亞於顏子矣但顏子是
德行曾點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如同於人故
是見趣耳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

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

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制牛人皆知羈

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牛人之

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三

三

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

聖賢氣象許氏曰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

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于有已故離衣服飲食之

間此意未嘗不存益仁者心體廓然我無間程

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已于衣服車馬所

常限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于是者固可知

故子路于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

他亦無住而不弘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

拘亞於浴沂辭氣看子路
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

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矣
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啓學
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

十室小邑也金氏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
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邑
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
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
美質易得至道難開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

四書章句

論語之三

冕

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金氏曰天下豈無
天資之美者但習
所移而志不立不能好學以充其資耳然但言忠
信而不言知庸知庸之資固未易得但聖人之于
人尚忠信而不尚知庸終然忠信爲基本知庸或
難保也世人多以聖人生知之資掩不可及而自
棄故聖人以
好學勉之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三終



ZW 2118188542881